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THE THORN BIRDS

荆棘鸟

[澳大利亚] 考琳·麦卡洛 /著

曾 胡/译

译林出版社

版权声明

经作者和 HarperCollins Pubishers, Inc. 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由博达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Copyright © by Colleen McCullough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Yili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一曲美丽而凄婉的爱情悲歌

——读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长篇小说《荆棘鸟》自1977年问世以后，不仅走红美国，与《教父》同为美国十大畅销书；而且迅速成为风靡全球的“国际畅销小说”，先后改编成电影，拍成电视连续剧，灌制成盒带，是整个80年代最佳畅销书之一，一直有读者请求作者为之作续。不久前，作者应有关方面之邀与作曲家合作，亲自将之改编成面向德语观众的音乐剧。时至今日，虽21年过去，《荆棘鸟》的魅力依然不衰，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小说原作，仍打动着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心。加拿大魁北克的一位读者写道：“我有几本时常重温的书，《荆棘鸟》就是其中之一。窃以为，它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堪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比肩。我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发现。”美国加州一位读者写道：“我无法放下这本书。我零零星星看过电视连续剧，但一直未看过小说。后来在一次野营途中渴望弄点什么看看，便在营地的一个书摊买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啊。考琳·麦卡洛神奇的手笔……我已经读过三次了，它仍然是我最喜爱的。”另一位读者说：“书是你不能释手的书，电视剧是你不忍不看的电视剧。”黎巴嫩一位观众认为：《荆棘鸟》是“迄今写出的、拍成电影的关于失去的爱的最美丽的故事。”英特网上《烧心问题》栏目主持人则说：“考琳·麦卡洛写了一部空前伟大的禁爱小说《荆棘鸟》，我们将永远热爱她。”

读者“永远热爱”的考琳·麦卡洛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1937年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西部。除了小说，她还写传记（如为新南威尔士原州长罗登·卡特勒爵士作传），写散文或杂文（如著名的《我为什么反对安乐死?》），甚至写音乐剧。而就小说本身来说，她也并非局限于一种类型，既有为她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广泛读者的《荆棘鸟》那样的家世小说，也有使她在学术界获得崇高声誉的《罗马主人》那样的历史小说，还有《密萨龙基的淑女们》那样的言情小说，《第三个千年的纲领》那样的理念小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考琳·麦卡洛的创作领域广泛及所取得的成就巨大，也许得益于不倦的探索精神和她的经历。她永不满足、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尝试新的文学样式，同时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对每一部作品的题材都进行深入研究，每每数易其稿。她本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医科学生，以理学优等荣誉学位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时，已显露出在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特长。她后来获得了儿童健康研究所（伦敦）硕士学位，继而领导美国纽黑文耶鲁医学院神经学系研究实验室的技术工作。她是数家神经科学研究所和基金会的赞助人，还担任皇家悉尼北岸医院临床神经生理学顾问。

作为神经生理学家的作家麦卡洛迄今发表了11部小说，销量达三千余万册。除《荆棘鸟》外，最主要的作品还有“罗马主人”系列。这一系列小说是作者耗费13载心血潜心研究罗马帝国衰落史的结晶，计6部，已问世的5部是：《罗马第一人》(1990)、《草冕》(1991)、《命运的宠儿》(1993)、《恺撒的女人》(1996) 和新近付梓的《恺撒》。1993年因其在“罗马主人”系列中对历史的出色研究和准确把握而被悉尼的马夸里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不久前，她又与出版商签订了版税数额达七位数字的三本书的出版合同，其中一部是“罗马主人”的压卷之作，另两

部则是家世小说。据莱昂内·拉蒙特吐露，第一本可望2000年问世。

《荆棘鸟》的常销不衰证明了它的确是一部富有魅力的小说。这魅力首先来自它的主题：爱和命运。它讲述的是克利里家族传奇式的家世史。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叶，结束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帕迪·克利里应无儿无女的老姐姐贵夫人玛丽·卡森之召，携妻子菲奥娜和七个子女从新西兰迁居澳大利亚的德罗海达牧羊场，到帕迪唯一幸存的孙辈、才华横溢的演员朱丝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爱情归宿，整整讲述了克利里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梅吉与拉尔夫神父之间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有人认为考琳·麦卡洛“将人生全部的方方面面都浓缩进了一本杰出的书里。”她试图通过克利里家的沧桑和感情历程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正如小说的结尾所写的那样：“鸟儿胸前带着棘刺，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但是，当我们把棘刺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

《荆棘鸟》魅力的第二个源泉是其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作为一部家世小说，《荆棘鸟》里的人物并不算多，但极富个性。作品里生息着的是各式各样的奇妙人物：忠厚温雅的帕迪，始终以含蓄的方式深爱着“从天上掉下来”的妻子；外表冷漠的菲奥娜，一生未走出早年遭受爱的背叛的阴影；暴烈而备受苦恼折磨的弗兰克，在监狱里埋葬了出人头地的梦想；克利里家其他勤劳的儿子们，将别的男人留给女人的精力和热忱献给了广阔无垠的德罗海达土地；温良内向而又倔强坚强的梅吉，欲爱不能、欲罢

也不能的拉尔夫神父，骄横张狂、满腹尖酸的玛丽·卡森夫人，还有温和的戴恩和古怪的朱丝婷……个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今天看来，作者表现这一个个性格复杂的人物时，使用的虽然大多还是传统的技巧，但用得娴熟自如，丝毫没有斧凿的痕迹——精彩的人物对话，细腻的心理描绘，出神入化的动作描摹，恰如其分的外貌勾勒；再就是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或设计冲突，或进行对比、反衬，以此烘托、凸显其性格、其本质。

小说富有个性的叙事结构也增添了作品的丰富性和表现力。《荆棘鸟》在结构上分为七部，每部以一个主要人物为中心进行叙述，而将这七个部分贯串在一起的，正是梅吉和拉尔夫神父之间的爱情纠葛；为全书定下基调的，是作为题记的那个凄婉的传说，全书以荆棘鸟那凄婉歌声开始，又在那凄婉的歌声中结束。这种叙事结构具有复线结构的性质，避免了单线结构叙述的单调；而有了那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和那笼罩全文的基调，又避免了松散和凌乱。各部之间相互依存，故事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为作者埋伏笔、多侧面揭示人物和主题提供了方便，使得故事的叙述自然、可信；加之作品中杂糅了言情小说的因素，增添了阅读的乐趣。难怪一位美国读者称，《荆棘鸟》的“爱情事件奇特，且随着阅读的展开而改变你。”

《荆棘鸟》里富有诗意的环境描写不仅为塑造人物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而且增强了阅读的美感，使读者获得了对人物所处环境的人文地理的丰富知识，因此也是其魅力源泉之一。读着那一段段勾勒环境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澳大利亚风情，深深体会到不仅作品里的人物，就连那片土地也是奇特的。亚马逊网上书店在介绍这本书时是这样描述那广漠荒凉的土地的：“饱受着轮番而至的旱涝侵蹦；索取时，残酷无情；花开时，绚丽烂漫；造化慷慨的年节，又不失丰饶。天底下再没有哪一个地方如此怪诞离奇。”书中生息于斯的一切均笼罩在那种独特的氛

围里，可感可触，隐隐中不由得令人生发出许多对命运的慨叹。

总之，《荆棘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畅销小说佳品，结构严谨，语言流畅生动，饱含激情，富有诗意，不时有警言妙语散布其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今借美国一位名叫凯丽的少年朋友的话结束本文："我乐意向任何一个识字的人推荐。"

刘　锋

1998年7月1日于望山楼无无居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棘刺上，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反正那个传说是这么讲的。

——作者题记

目　　录

第一部　1915—1917　梅吉 …… (1)
第二部　1921—1928　拉尔夫 …… (63)
第三部　1929—1932　帕迪 …… (209)
第四部　1933—1938　卢克 …… (277)
第五部　1938—1953　菲奥娜 …… (421)
第六部　1954—1965　戴恩 …… (521)
第七部　1965—1969　朱丝婷 …… (653)

第一部

1915—1917

梅吉

1

1915年12月8日，梅吉·克利里过了她的第四个生日。妈妈收拾好早饭的盘碟，不声不响地把一个褐色的纸包塞到了她的怀里，叫她到外面去。于是，梅吉便蹲在前门旁边的金雀花丛背后，不耐烦地扯了起来。她的手指不灵活，那包包又扎得挺结实。它有几分像是波利尼西亚人开的杂货店里的东西，这使她觉得，不管它里边包的是什么，反正不是家里做的，也不是捐赠的，而是买来的。这可真了不起。包的一角露出了一个好看的淡金色的东西。她更加起劲地扯着那纸包，扯下的长长的纸条乱成一团。

“艾格尼丝，啊，艾格尼丝!”她无比爱怜地说，朝在扯得稀烂的套子里躺着的布娃娃眨眨眼。

真不简单啊。梅吉有生以来只进过一次韦汉的杂货店，那是远在5月间的事了。因为她已经是个像样儿的姑娘了，所以她就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妈妈身边的小车里，激动的心情使她对满架货物目不暇接，记不胜记。但那个放在杂货店柜台上的、穿着粉红色锦缎裙子、上面缀满了米色花边的布娃娃艾格尼丝，她却看得清楚，记得真切。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心里就管它叫艾格尼丝了，这是她所知道的唯一的足以配得上这个无与伦比的小东西的漂亮名字。然而，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她空怀惆怅地思念着艾格尼丝。梅吉没有布娃娃，也不知道小姑娘总是和布娃娃联系在一起的。她高高兴兴地玩着她哥哥们丢下的哨子、弹弓和玩旧了的兵偶，两手弄得肮里肮脏的，靴子上沾满了泥点。

她从来没想过和艾格尼丝一块儿玩。现在她轻轻抚弄着那粉

红色裙子的褶边，这裙子比她所见过的女人身上穿的都要华丽。她温情脉脉地将艾格尼丝抱了起来。这布娃娃的胳膊腿儿是接榫的，可以随意扳动。甚至连她的脖子和纤细、匀称的腰肢也是接榫的。她那金色的头发梳成了漂亮的高高的发髻，上面插满了珠子，别着珠花别针的米黄色三角披肩围巾上隐隐地显露出她白色的胸脯。画在骨灰瓷上的脸蛋儿非常美丽，瓷面没有上釉，这使那精心画出的皮肤显出一种天然的、无光泽的肌理。那对闪耀在真毛发制成的睫毛之间的蓝眼睛栩栩如生，虹膜周围画着深蓝色条纹和色晕。看得着了迷的梅吉还发现，当艾格尼丝向后倾倒到一定程度时，她的眼睛就合上了。在她的一侧微红的面颊上方，有一颗黑色的美人痣，她那颜色略深的嘴微微张开，露出了洁白的小牙齿。梅吉把布娃娃轻轻地放到膝盖上，舒适地交叉起双脚，坐在那里一个劲儿地瞧个没完。

当杰克和休吉沙沙地穿过靠近栅栏的那片长柄镰割不到的草地走过来时，她依然坐在金雀花丛的背后。她的头发是典型的克利里家的标志，克利里家的孩子们除弗兰克以外都长着一头微微发红而又浓又密的头发。杰克用胳膊肘轻轻地捅了一下他的兄弟，兴奋地指了指。他们相互龇牙咧嘴地笑了笑，分成了两路，装出正在追赶一个毛利叛逆者的骑兵的模样。可是梅吉一点儿也没听见，她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艾格尼丝，自顾自地轻声哼唱着。

“梅吉，你拿的是什么呀?”杰克大喊一声，扑将过去，“给我们看看!”

“对，给我们看看!”休吉格格地笑着，包抄了过来。

她把布娃娃紧紧地搂在胸前，摇晃着脑袋：“不！她是我的！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给我们看看，快！我们就看一眼。”

骄傲和喜悦占了上风。她举起了布娃娃让她的哥哥们看。

“你们看，她漂亮吗？她叫艾格尼丝。”

“艾格尼丝？**艾格尼丝**？”杰克毫不留情地取笑道，“多傻气的名字呀！你干吗不叫她玛格丽特或贝蒂呢？”

“因为她就是艾格尼丝嘛！”

休吉发现布娃娃的腕节是结棒的，便打了声口哨。“嘿，杰克，看哪！它的手能动！”

“哪儿？让我瞧瞧。”

“不！”梅吉又紧紧地搂定了布娃娃，眼泪汪汪，“不，你会把它弄坏的！噢，杰克，别把她拿走——你会把她弄坏的！”

“呸！”杰克那双小脏手紧紧地抓住了梅吉的腕子，“你想来个狗吃屎吗？别哭哭啼啼的，不然我就告诉鲍勃去。”他将她反转过去，直到她的皮肤变得青白。休吉抓住了娃娃的裙子，拉着它说：

“给我，要不我真使劲儿啦！”

“别！别这样，杰克，求你别这样！你会把她弄坏的，我知道，你会弄坏的！哦，你别动她吧！别把她拿走，我求求你！”她也顾不得被粗暴地攥住的手腕，只是紧紧地抱着布娃娃，一边哭着，一边乱踢着。

“拿到喽！”当布娃娃从梅吉交叉的前臂中滑落下来时，休吉欢呼了起来。

杰克、休吉和梅吉一样，也觉得那布娃娃迷人极了，他们脱下了她的外衣、裙子和长长的、带花边的内裤。艾格尼丝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任凭男孩们拉拉扯扯。他们一会儿把她的一只脚强扭到脑后，一会儿又叫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脊背，所有想得到的柔软术他们都让她做遍了。梅吉站在一边哭着，他们根本就不加理睬。她没想到要寻求什么帮助，因为在克利里家里不为自己去争斗的人是得不到什么帮助和同情的，女孩子们也概莫能外。

布娃娃的金发被掀掉了，那些珠子转眼间就飞到了深深的草

丛里，不知去向。一只肮脏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踩到了被丢弃的衣服上，使那缎子面上沾满了从铁匠铺子里带来的油污。梅吉跪了下来，发狂似地在地上扒找着，收集着那些小巧玲珑的衣裤，以防它们再受损害。然后，她开始在她认为珠子可能散落的地方拨草寻找。她泪眼模糊，这是她心中从未体验过的痛苦，因为到目前为止，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值得悲伤的事呢。

弗兰克“嗞”的一声将蹄铁扔进冷水里，然后直起了腰，这些天来腰已经不疼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对打铁已经习惯了吧。以前，他的父亲总是说，六个月以后就不会疼了。可是弗兰克很清楚，他与锻炉和铁砧打交道已经有很长的时日了。他怀着憎恶与怨恨的心情掐指度日。他把锤子扔到工具箱里，用颤抖的手将又长又直的黑头发从前额掠开，把破旧的皮围裙从脖子上拽下来。他的衬衫放在角落里的一堆稻草上，他步履沉重地向那角落走去，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凝视着那铺子的龟裂的墙壁，就好像它不存在似的。他黑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出了呆滞的神色。

他个头很矮，还不到 5 英尺 3 英寸，依然瘦得像个少年，不过，那裸露的肩头和双臂却由于操锤劳作而显得肌肉发达；那又白又光滑的皮肤上有一层汗水在闪闪发亮。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颇有异国的风味，双唇丰厚，鼻梁宽阔，不同于家里人的模样，不过他母亲那方面有毛利人的血统，这在他的身上表现了出来。他已经快 16 岁了，而鲍勃刚够 11 岁，杰克 10 岁，休吉 9 岁，斯图尔特 5 岁，小梅吉 3 岁。这时，他想起来了，今天是 12 月 8 日，梅吉该 4 岁了。他穿好衬衫，走出了铁匠铺。

他家的房子坐落在比铁匠铺和厩棚高出一百来英尺的小山顶上。像所有的新西兰房子一样，那房子是木头的，零零散散地占了很大一片地面。那是一座只有一层楼的房子，从理论上说，如果来一次地震的话，还有一部分可能会保持不垮的。房子四周长

满了金雀花丛，眼下，正怒放着一片艳丽的黄花，草地葱绿而繁茂葳蕤，像所有的新西兰草地一样。即使是在仲冬季节，背阴处的白霜有时终日不化，草地也不会变成棕褐色，至于那漫长温暖的夏日则只能使它更加郁郁葱葱。那缓缓飘落的细雨不会伤害所有滋生着的植物所散发出来的柔和的芳香。这里没有雪，阳光充足，恰到好处，使万物滋长而从不蔫萎。新西兰的惊雷与其说是自天而降，倒不如说是拔地而起。这里总是潜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等待的气息，那不可捉摸的战栗和锤击，事实上像是从脚板底下传来的。因为在大地的下面，潜藏着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这力量在30年前曾使整整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无害的山峰边缘的裂缝里蒸汽咆哮着奔涌而出，火山的浓烟直抵云天，山间的河川淌着热气腾腾的水流。巨大的泥浆湖油锅似地沸腾着。海水神出鬼没地拍击着悬崖峭壁，当下一个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这些峭壁或许已经不复存在，而不能前来迎候了。在某些地方，地壳表面的厚度只有900英尺。

然而，这是一片温厚的、景色优美的土地。房子的远方，伸展着一片迤逦起伏的平原，它像菲奥娜·克利里定婚戒指上的绿宝石一般翠绿，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成千上万的黄白色的团状物，走近时方才看出那是成群结队的绵羊。蓝天衬托着起伏的丘陵，高达10，000英尺的埃格蒙特山拔地而起，它那斜插入云的山坡上依然白雪皑皑，两麓的对称是如此的完美，甚至像弗兰克那样每天都能看到它的人也总是赞叹不已。

从铁匠铺子到自己的家要走一段颇为费力的路，但是弗兰克却走得相当快，因为他知道慢走是不行的，他父亲的吩咐是不容含糊的。就在他拐过屋角的时候，他看到了金雀花丛旁边的那帮孩子。

梅吉的布娃娃是弗兰克撺掇他妈妈到波利尼西亚的杂货店里买来的，可到现在他也不甚明白是什么驱使她去那样做的。她并

不热心于生日赠送礼物，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没有钱去买。以前，她也从来没给哪个孩子买过玩具，给他们买的全是衣服。过生日和圣诞节是他们添置少得可怜的衣服的机会。然而，梅吉显然在她唯一的一次进城的机会里看见了那个布娃娃，菲没有忘记这一点。弗兰克曾经问起过她，她只是嘟囔着，说女孩子应该有个布娃娃，随后马上就改换了话题。

杰克和休吉在门前的小路上争夺着那布娃娃，他们无情地摆弄着她的榫头。弗兰克只能瞧见梅吉的背影，她正站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哥哥们亵渎艾格尼丝。她那整齐洁白的短袜滑脱下来，皱皱巴巴地缠在她那小黑靴子上，她那粉红色的腿在棕色的丝绒礼拜服下露出了三四英寸。一绺绺精心梳理的鬈发在背后耷拉着，在阳光中闪闪发亮。那头发的颜色既不是红色的也不是金黄色的，而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用来扎住额前的鬈发、防止它们挂到脸上来的白塔夫绸蝴蝶结肮脏地、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衣服上也沾满了灰尘。她一只手紧紧地抓着那布娃娃的衣服，另一只手徒然地推着休吉。

“你们这些混账小杂种！”

杰克和休吉慌了手脚，拔腿就跑，布娃娃被丢下了，在弗兰克咒骂之际开溜是再明智不过的了。

“你们这些小混蛋，要是再敢碰一碰这布娃娃，让我抓住，我就他妈的打烂你们的屁股！”弗兰克在他们身后大喊大叫。

他弯下身子，双手抱住梅吉的肩头，轻轻地晃着：

“好了，别再哭了！好了，他们已经跑了，我保证他们再也不敢碰你的娃娃了。今天你过生日，对我笑一笑，好吗？”

她鼓起了脸蛋，眼睛眨巴着，她凝视着弗兰克，一双凄然的大眼睛充满了悲伤，这使他觉得嗓子发紧。他从裤兜里抽出一条肮脏的手绢，笨手笨脚地替她擦脸，然后又叠起手绢去拧她的鼻子：

“擤一擤！”

她照他的话做了，泪水虽然快干了，但却还大声抽噎着。“哦，弗—弗—弗兰克，他们把艾格尼丝抢—抢—抢走了！”她哼哼着说道，“她的头—头—头发全掉了，上面那里好看的‘条’[①]珠—珠儿也都丢—丢—丢光了！全都掉到草—草—草里去了，我找不着了！”

眼泪又涌了出来，沾湿了弗兰克的手。他望了一会儿被泪水打湿的手，才将那些泪珠舔掉。

“好了，我们得找到它们，对吗？可你知道，哭着是什么也找不到的。你刚刚说错话了吧！我有六个月没听见你把‘小’说成‘条’了！来，再擤擤鼻子，把那可怜的……艾格尼丝捡起来。要是你不给她穿上衣服，她会晒黑的。”

他叫她坐在路边，把布娃娃轻轻地递给了她，然后他趴在草丛里四处寻找着，终于欢呼着举起了一颗珠子。

“看！这是第一颗，我们会全找到的，你等着瞧吧。”

在他拨草寻珠，把它们一粒一粒捡起来的时候，梅吉敬慕地望着她的大哥。后来，她记起艾格尼丝的皮肤一定特别娇嫩，很容易被晒伤，于是就聚精会神地给布娃娃穿起衣服来。看来布娃娃并没受什么真正的损伤。她的头发松散蓬乱，胳膊腿儿叫秃小子们拉扯得非常肮脏，不过还活动如常。梅吉的耳朵上方各卡着一把玳瑁梳子，她拉下来了一把，开始给艾格尼丝梳起头来。那头发是真正的人发做成的，灵巧地编结起来，用胶粘在薄纱的底基上，漂染成稻草般的金黄色。

在她生手生脚地动手梳一个大发髻的时候，可怕的事发生了。那些头发一下子全掉了下来，七零八落，乱成一团地卡在梳子的齿牙间。艾格尼丝宽宽的额头上瞬时间什么也不见了，既没

① 梅吉由于哭泣而发音不清把“小”字说走音了。

有头发，甚至连光脑壳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个可怕的张着口的窟窿。梅吉恐惧地颤栗着，俯身向布娃娃的脑壳里看着。那颠倒的脸颊和下巴的轮廓黯然无光，张开的双唇之间透出一缕光亮，牙齿像是一个黑色的野兽的阴影。这一切的上面是艾格尼丝的眼睛，那是两个咔咔作响的、可怕的小球，一根金属丝无情地刺穿她的脑袋，从眼球上穿过。

梅吉的叫声又高又尖，不像是孩子的叫声了。她一下子扔掉了艾格尼丝，一个劲儿地喊叫着，双手捂住了脸，摇晃着，颤抖着。这时，她感到弗兰克拉开了她的手指，把她抱在怀里，把她的脸按到他的脖子下面。她双手勾着他，从他身上得到了安慰，直到他的亲近使她镇静下来。她感到闻着他身上的气味是那么地舒服，尽管这气味夹杂着马臊、汗臭和铁屑味。

当她平静下来以后，弗兰克叫她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捡起了那布娃娃，迷惑不解地盯着那空空如也的脑袋内部，试图记起他在孩提时代是否受过奇特的恐惧的困扰。但是，在他心头留下了不愉快的阴影的却是人，是他们的窃窃私语和冷眼；是妈妈那消瘦、皱缩的面庞；她拉着他的那双颤抖的手和她的双肩。

梅吉到底看到了什么，使她成了这副样子？他想，要是可怜的艾格尼丝在头发被撕落的时候流血的话，那梅吉就不会如此懊丧了。流血是实实在在的事，克利里家里至少每个礼拜都有什么人要大流其血的。

“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梅吉喃喃地说道，她不愿再去看那布娃娃了。

“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了不起的东西，梅吉。”他咕哝着说道。他的脸紧紧地贴着她的头发。那头发多么柔美，多么丰厚，多么光彩照人啊！

他费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哄她去看艾格尼丝，又用了半个钟头去说服她从那娃娃头顶的窟窿往里看。他指给她看那对眼睛是怎

样做成的，怎样仔细地排成一线，既装得妥帖，又能开合自如。

“来吧，现在你该进屋去了。”他对她说道，一把将她抱了起来，把布娃娃插进他俩的胸口之间。“咱们去叫妈妈把她修好，好吗？咱们把她的衣服洗一洗，熨一熨，再把她的头发粘上，我还要用这些珠子给你做几个合用的发卡，这样它们就不会掉下来了，你爱怎么给她梳头就可以怎么梳。”

菲奥娜·克利里正在厨房里削着土豆皮。她是一个略矮于中等个子的非常端庄、相当漂亮，然而却面无笑容、神情严肃的女人。她身段优美，尽管下身已经怀过六个孩子，但纤细的腰肢还没有变粗。她穿着灰洋布的衣服，裙裾拖在一尘不染的地板上，胸前围着一条硕大无朋的、浆得发硬的套头白围裙，上腰背后打着一个简洁的、挑不出一点毛病的蝴蝶结。她从早到晚都在厨房和后园子里转，她那双结实的黑靴子踩出了一条从炉台到洗衣房，到那小片菜地，到晒衣绳，再回到炉台的巡回小路。

她把刀放在桌子上，凝神望着弗兰克和梅吉，她那美丽的嘴耷拉了下来。

“梅吉，今天早晨是叫你不许把衣服弄脏才让你把最好的衣服穿上的。看看，你都成小邋遢鬼儿啦！”

“妈，这不怪她，”弗兰克不服气地说道，“杰克和休吉拿了她的布娃娃，他们想弄明白娃娃的胳膊和腿是怎么活动的。我答应了她要把娃娃修得和新的一样，咱们能办到，对吧？”

“让我看看。”菲伸手接过了布娃娃。

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不喜欢随意多讲话。谁也不知道她脑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就是她丈夫也不清楚。她把管教孩子的事交给了他，除非情况极不寻常，她总是毫无非议、毫无怨言地照他说的去做。梅吉听见那些男孩子偷偷议论过，说她和他们一样惧怕爸爸，但是，即使这是真的，她也是把这种惧怕隐藏在那难

以捉摸的、略显忧郁的平静之中的。她从来不哗然大笑，也从来不怒气冲冲。

菲检查完毕后，把艾格尼丝放到了炉子旁边的橱柜上，望着梅吉。

“明天早晨我把她的衣服洗一洗，再把她的头发做起来，我想弗兰克可以在今天晚上喝过茶以后，把头发粘好，再给她洗个澡。”

这话与其说是安慰，毋宁说是就事论事。梅吉点了点头，勉强地笑了笑。有时候她极想听到她的妈妈笑出声来，可妈妈是从来不这样的。她意识到，她们分享着某种与爸爸和哥哥们毫无共同之处的、非同寻常的东西，但是除了那刚毅的背影和从不得闲的双脚以外，她并不明了那非同寻常的东西是什么。妈妈总是边听他们说话边心不在焉地点着头，将她那长长的裙裾往上一撩，老练地在炉台和桌子之间奔忙着。她总是这样不停地干哪，干哪，干哪！

孩子们中间除了弗兰克以外，谁也不知道菲总是疲劳得难以缓解。有这么多事要做，但又几乎没有钱和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有的只是一双手。她盼着梅吉长大，能帮一把的那一天，尽管这孩子已经能干些简单的活儿了，但是年仅四岁的孩子毕竟不可能减轻这副担子。六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所有认得她的人都是既同情她，又羡慕她，但这丝毫不能减少她要干的活儿。她的针线筐里没有补完的袜子堆成了山，编针上还挂着一双 休吉的套衫已经小得不能穿了，可杰克身上的却还替换不下来。

梅吉过生日的这个星期，帕德里克·克利里是要回家来的，这纯粹是凑巧。现在离剪羊毛的季节还早，而他在本地又有活干，像犁地啦，播种啦。就职业而言，他是个剪羊毛工，这是一

种季节性的职业，从仲夏干到冬末，而这以后就是接羔了。通常，在春天和夏天的头一个月中，他总是设法找许多的活计来应付这段时间，像帮着接羔呀，犁地呀；或者为本地的一个经营奶场的农民替班，把他从没完没了的两天一次的挤奶活儿里替换出来。哪儿有活干，他就去哪儿，让他的家人在那又大又旧的房子里自己照顾自己。这样做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对他不关痛痒。他没有福气拥有自己的土地，因而只能四处游荡。

太阳落山后不久，他回到了家中，这时灯火已经掌起来了，影子在高高的天花板上摇曳不定。除了弗兰克以外，其他的男孩子都在后廊里扎作一堆儿，玩着一只青蛙。帕德里克知道弗兰克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听见从柴堆那个方向传来了不绝于耳的斧头的啪啪声。他在后廊里稍停了会儿，照杰克的屁股踢了一脚，在鲍勃的耳朵上扇了一巴掌。

“帮弗兰克劈柴去，你们这些小懒蛋。最好在妈妈把茶端上桌以前把活儿干完，要不我就把你们打个皮开肉绽。”

他朝着在炉边忙个不休的菲点了点头。他既没吻她也没拥抱她，因为他认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情爱只适于在卧室里表露。他用鞋拔子把满是泥块的靴子拽了下来，这时，梅吉蹦蹦跳跳地把他的拖鞋拿来了。他低头向她咧嘴一笑，带着一种奇特的惊异感。他每次见她都有这种感觉。她长得如此俊俏，头发是那样的美。他摸起她的一缕鬈发，把它拉直，然后又松开，为的是看看那发卷缩回原位时卷跳的样子。他一把抱起她来，向厨房里那把唯一舒适的椅子走去。这是一把温莎椅，座位上系着一个靠垫。他把椅子拉近炉火，轻轻地叹了口气，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抽出烟斗，漫不经心地把吸剩的烟丝轻轻地嗑到地板上。梅吉蹉缩在他的膝头，两手勾着他的脖子。她凝视着亮光透过他那修剪得短短的、金色的络腮胡——这是她每晚一成不变的乐事——她那张冰冷的小脸向他凑了过去。

“你好吗？菲？”帕德里克·克利里问他的妻子。

“很好，帕迪[1]。今天下牧场里的活儿都干完了吗？”

“干完了，全干完了。明天一早就可以开始干上牧场的活儿了。天啊，我真累啦！”

“保准是这样。是不是麦克弗森又把那匹脾气古怪的母马交给你了？”

“太对了。你不认为他会自个儿去摆弄那牲口，而让我去驾那花毛马吧？我觉得我的胳膊像是被扯脱下来了似的。我敢说他妈的那母马是安·扎隆最难对付的母马。”

“没关系。老罗伯逊的马可都是好马，你用不了多久就会到那儿去了。”

“没那么快。”他装了一斗劣等烟草，从火炉边的罐子里抽出一根点烟用的蜡芯，飞快地往火门里一撩，点着了。他靠回椅子上，深深地抽了一口烟，烟斗发出了啪啪的响声。

“到了四岁觉得怎么样呀，梅吉？”他问他的女儿。

“啊，不错，爸。”

“妈给你礼物了吗？”

“噢，爸，你和妈怎么知道我想要艾格尼丝？”

“艾格尼丝？”他马上把头转向菲，微笑着，挤着眉和她开起了玩笑：“她的名字叫艾格尼丝吗？”

“是的，她很美，爸，我一天到晚都想看着她。”

“她有东西好看可真算幸运了，”菲苦笑着说道，“可怜的梅吉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那娃娃，就叫杰克和休吉抢去了。”

“哦，秃小子总是秃小子嘛，损坏得厉害吗？”

“都能修好。没到太严重的地步，弗兰克就把他们给制止住了。”

---

① 帕德里克的爱称。

“弗兰克？他怎么会在的？他得整天打铁才对。亨特等着要门呢。”

“他一天都在铺子里来着。他回来是来拿什么工具的吧。”菲很快地答道。帕德里克对弗兰克太严厉了。

“哦，爸，弗兰克是天下最好的哥哥！我的艾格尼丝没死，就是他救的。喝完茶以后，他还要把她的头发粘上呢。”

“那好。”她爸爸懒洋洋地说道，把头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火炉前面很热，但他似乎并没感觉到，前额冒出的汗珠在闪闪发光。他把两只胳膊枕在后脑勺下，打起盹来了。

正是从帕德里克·克利里的身上，孩子们继承下来了深浅不同的发红的鬈发，尽管他们中间谁的头发也不像他的头发那样红得刺眼。他是个矮小而又结实的人，长着一身铁骨钢筋，一辈子和马打交道使他的腿罗圈了，多年的剪羊毛生涯使他的手臂变得很长。他的胸前和臂膀上布满了浓密的金色茸毛，倘若他是黑皮肤的话，那一定是很难看的。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总是眯缝着，像一个注视着远方的水手。他的神情是愉快的，脸上时不时显出一丝笑意，使别人一看就喜欢他。他的鼻子很有气派，是一个地道的罗马人的鼻子，这一定叫他那些爱尔兰同胞感到困惑不解，不过爱尔兰的海岸是发生过船只失事的地方[①]。他说话的时候仍然带着柔和、快捷而含糊不清的高尔韦[②] 腔，把结尾处的“痴”音念成“呲”音。不过，在地球的另一面的近 20 年的生活经历，已经使他的口音变得有些南腔北调了。因此“啊”音成了“唉”音，讲话的速度也稍微慢了些，就好像一台用旧的钟表需

① 这里指帕德里克回爱尔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爱尔兰同胞对他鼻子与众不同而感到困惑不解也就无从谈起了。

② 高尔韦，爱尔兰一地名。

要好好上一上弦了。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他设法使自己比大多数人更愉快地度过他那艰难沉闷的岁月，尽管他是一个动不动就用大皮靴踢人的严厉的循规蹈矩的人，但在他的孩子中除了一个孩子以外，都对他敬慕备至。如果面包分不过来，他自己就饿着不吃；如果可以在给自己添置新衣和给某个孩子做新衣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自己就不要了。这比无数次廉价的亲吻更能可靠地表明他对他们的爱。他的脾气极为暴躁，曾经杀过一个人。那时他还算幸运：他杀的是个英国人，事发后他赶上了敦·劳海尔港泊着的一条准备顺海潮开往新西兰的船。

菲走到后门口，喊了一声："吃茶点啦！"

孩子们鱼贯而入。弗兰克走在最后，抱着一捆木柴，扔进了炉子边上的一只大箱子里。帕德里克放下梅吉，走到了放在厨房最里面的那张独一无二的餐桌的上首位置就坐，孩子们围着两边坐了下来，梅吉爬到爸爸放在最靠近他的那张椅子上的木箱上面。

菲奥娜直接把食物分到了那些放在厨桌上的餐盘里，她那股敏捷和利索劲儿比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一次给他们端来两盘，第一盘给帕迪，接着是弗兰克，再往下是弗兰克的弟弟们，然后是梅吉，最后才是她自己。

"厄克尔！斯杜！"斯图尔特说道，他一面拿起刀叉，一面沉下脸来。"你干吗非得叫我斯杜[①]？"

"吃你的饭。"爸爸吼了一声。

盘子都是大号的，里面着着实实地装满了食物：煮土豆、炖羊肉和当天从菜园里摘来的扁豆，每一份的量都很足。所有的人，连斯图尔特在内，都无心去顾及那没有说出来的斥责和表示厌恶的话语，而是用面包把自己的盘子蹭了个一干二净，接着又

① 英语中斯杜（stew）有炖和煨的意思，与斯图尔特的爱称斯图谐音。

吃了几张涂着厚厚的黄油和土产醋栗果酱的面包片。菲奥娜坐了下来，匆匆地吃完了饭，然后立刻站起身，又向厨桌奔去，往大汤盘里放了许多加糖饼干，上面涂满了果酱。每个盘子里都倒进了大量的、热气腾腾的牛奶蛋糊汁，又一次两盘地把它们慢慢地端到餐桌上。最后，她叹了口气坐下来，这一盘她可以安安稳稳地吃了。

“啊，太好了！卷果酱布丁！”梅吉大声嚷着，用匙子在牛奶蛋糊里东舀西捅，直到黄色的蛋汁里涌出一条条的粉红色的果酱。

“喂，梅吉姑娘，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妈妈给你做了你喜欢吃的布丁。”她爸爸微笑着说道。

这次没有人想发牢骚。不管布丁做得如何，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克利里家的人都喜欢吃甜食。

尽管他们淀粉类吃得很多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身上多长一磅肉。在干活和玩耍中他们耗尽了吃进去的每一盎司食物。吃蔬菜和水果有益身体，可要保持体力却少不了面包、土豆、肉类和热面布丁。

在菲从她那把硕大的茶壶里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之后，他们又坐了一个多钟头，聊天、喝茶、或者看看书。帕迪一边拿着烟斗喷云吐雾，一边埋头看着一本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菲不断地斟茶，鲍勃沉浸在另一本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里，这时候小一点的孩子们在计划着明天干些什么。学校已经开始放漫长的暑假了，孩子们也都闲下来，急于着手去干分派给他们的园前屋后的零杂活儿。鲍勃要给所有外表需要修饰的地方上油漆，杰克和休吉负责砍柴、搞屋外的修建活儿和挤奶，斯图尔特照看蔬菜。这些活儿与念书这件可怕的事儿比起来，可以说是像玩儿那样轻松了。帕迪时不时地把头从书上抬起来，给他们再加上些活儿；菲奥娜一言不发；弗兰克疲乏地倒在椅子上，一杯又一杯地呷着

茶。

最后，菲招呼梅吉坐到一把高凳上，在打发她、斯图尔特以及休吉去一起睡觉之前，用手帕扎起她的头发，这是每晚必做的事。杰克和鲍勃打了个招呼，就到外面喂狗去了。弗兰克把梅吉的娃娃拿到工作台上，把头发重新粘了上去。帕德里克伸了个懒腰，合上书，把烟斗放进了一个巨大的、彩虹色的贝壳里，这东西是用来当烟灰缸的。

“哦，孩子妈，我要去睡了。”

“晚安，帕迪。”

菲奥娜收拾起餐桌上盘碟，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一只大的镀锌铁盆。她把盆放在弗兰克用着的案台的另一头，再从炉子上提下那个敦敦实实的铸铁水壶，往盆里倒热水。兑进冒着热汽的热水中的冷水是从一只旧煤油桶里倒出来的。随后，她把一个装着肥皂的铁丝篮在盆里来回涮了涮，便开始洗盘子，涮盘子，把它们靠着杯子摞好。

弗兰克头也不抬地修着那个布娃娃，可是在盘子摞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他默不作声地站起身来，取下一条毛巾，把盘子擦干。他往返于工作台和碗橱之间，带着对这种劳作久已熟悉的轻松忙碌着。他和他的妈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偷着这样做的，因为在帕迪统辖的天地里，适当的分工是一条最严厉的法规。家务活是女人家的事，这是没二话的。女人的活不许家里的男人沾手。可是，每天晚上，在帕迪上床睡觉以后，弗兰克总要帮帮他妈妈。菲为了能让他这样做，就故意拖延洗盘子的时间，直到他们听见帕迪的拖鞋落在地板上的沉重的声音。他脱了拖鞋就决不再到厨房里来了。

菲温柔地望着弗兰克。“我真不知道没有你，我该怎么过，弗兰克。可你不该干，到早晨你会疲乏至极的。”

“没关系，妈妈。擦几个盘子累不死我。你够辛苦了，给你

帮的忙也够少的了。”

“弗兰克，那是该我干的事，我不在乎。”

“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咱们能富起来，那样你就可以雇个女佣人了。”

“那是痴心妄想！”她将那双沾着肥皂的发红的手在洗碗布上擦了擦，然后往腰间一插，叹道。她的两眼停在了她儿子身上，隐隐地流露出忧虑的神色。她意识到，他那强烈的不满，超过了一个劳动者对命运的正常的抱怨。“弗兰克，别心比天高了，这只会招来烦恼。我们是干活吃饭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富不了，也不会有女佣人。满足于你的现状和你现有的东西吧。在你说那种话的时候，你是在辱没你爸爸，这不是他应得的，这个你心里明白。他既不喝酒，也不赌钱，辛辛苦苦地干活儿都是为了咱们。他挣的钱连一个子儿也没进自己的腰包，统统都给咱们了。”

他那肌肉发达的肩膀不耐烦地耸了起来，那张黝黑的脸变得严峻而又冷酷。“为什么期望过上比做苦工更好些的日子就如此要不得呢？我不明白，想让你使上个佣人有什么不对。”

“错就错在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们没有钱供你上学，要是你上不了学，你怎么能过得比其他卖力气的人更好呢？你的口音，你的衣服，你的双手都说明你是个靠干活挣饭吃的人。可是手上长茧子并不丢人。就像你爸说的，一个人手上有茧子，你就知道他是个老实人。”

弗兰克耸了耸肩，不再说什么了。盘子都已经放好，菲取出了针线筐，在火炉边那把帕迪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弗兰克又回去修布娃娃了。

“可怜的小梅吉！”他突然说道。

“怎么了？”

“今天，那些讨厌的小鬼头拉扯她的布娃娃时，她站在那儿哭着，像是她的整个世界被扯成了碎片似的。”他低头看着那布

娃娃，她的头发又重新粘上去了。“艾格尼丝！她是从哪儿找来这样一个名字的啊?”

“我猜她一定是听我说起过艾格尼丝·福蒂斯丘—斯迈思。”

“我把娃娃还给她的时候，她往它的脑壳里望了一眼，几乎给吓死了。不知道娃娃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吓着她了，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梅吉老是看见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没有钱让小孩子们去上学，真是可怜。他们多聪明啊。”

“哦，弗兰克！要是想啥就是啥，叫化子也就成了财神爷啦。”他妈困乏地说道。她用手揉了揉眼睛，颤抖了一下，把补衣针深深地扎进了一个灰色的毛线团。“我什么也干不了了，累得眼都看不清了。”

“去睡吧，妈，我会把灯吹熄的。”

“我添上火就去睡。”

“我来添吧。”他从桌边站起来，将那雅致的瓷娃娃小心翼翼地放到碗橱上的一个糕饼桶后面，这儿可以使它免受糟踏。他并不担心它会再遭孩子们的蹂躏，他们害怕他的报复更甚于怕他们的父亲，因为弗兰克的脾气大。和妈妈或妹妹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没发作过，可那些秃小子全吃过苦头。

菲奥娜望着他，为他感到伤心。弗兰克身上有一种狂野的、不顾一切的东西，这是麻烦的预兆。要是他和帕迪能更好的相处就好了！可是他们的意见总不能一致，老是有争执。也许他太关心她了，也许做妈妈有些偏爱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她的过错了。不过这表明他有一颗爱母之心，也是他好的地方。他只是想叫她的日子过得更松快些罢了。这时，她又觉得她在盼着梅吉长大，接过哥哥肩上的重担。

她从桌上拿起一盏小灯，接着又放了下来，向弗兰克走去，他正蹲在炉子前，往那个大炉膛里添木柴，拨弄着风门。他那白

白的胳膊上布满了凸起的脉络，那双好看的手脏得该洗一洗了。她胆怯地伸出一只手去，轻轻地把落到了他眼前的直挺的黑发理顺，她这样做已经是近于爱抚了。

“晚安，弗兰克，谢谢你。”

在菲蹑手蹑脚地穿过通往前屋的门的时候，影子转着向前伸去。

弗兰克和鲍勃合用第一间卧室。她无声无息地把门推开，将灯举高，灯光泄在角落里的双人床上。鲍勃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嘴微微地张着，像狗一样颤抖着、抽动着。她走到床边，趁他还没开始做噩梦的时候，把他的身子扳过来；侧着躺，然后她站在那里，低头看了他一会儿。他多像帕迪啊！

在隔壁的房间里，杰克和休吉几乎抱到一起去了。这一对够呛的小淘气！他们没有不调皮的时候，但是却没有恶意。她枉然地想把他们俩分开，多少整理一下他们的被褥，可是这两个红鬈毛小子不愿分开。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作罢了。她想不通他们俩像这样睡了一夜醒来以后，怎么能够恢复体力，可是，他们却似乎越来越壮实了。

梅吉和斯图尔特住的房子对这两个小家伙来说是太邋遢，太缺乏生气了。屋里漆的是沉闷的棕色，地面上铺的是棕色的油毡，墙上没有画片，和其它卧室没什么两样。

斯图尔特在倒着睡，他几乎全蒙进了被子里，只看得见穿着小睡衣的屁股撅在本来应该是脑袋所在的地方。菲发现他的头挨着膝盖，奇怪的是，他依然像平时一样，并不感到窒息。她小心地把手伸到被子里面，一下怔住了。又尿床了！啧，要是等到天亮，无疑连枕头也会尿湿的。他老是这样，颠倒过来，再尿上一泡。唉，五个孩子只有一个尿床还不算太糟呢。

梅吉蹉成了一小团，大拇指含在嘴里，扎着手帕的头发全散

开了。这是唯一的女孩子。菲在离去以前，只顺便瞟了她一眼。梅吉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她是一个女性，菲知道她的命运将会如何，她既不羡慕她，也不怜悯她。男孩子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奇迹，是从她女性的身体中幻化出来的男性。没有人帮她料理家务是件倒霉事，但是值得。在与帕迪同类的人中间，他的儿子们是他所具有的品性最好的证明。让男人去养儿子吧，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她轻轻地关上了自己卧室的门，把灯放到了镜台上。她用灵巧的手指飞快地把外衣从领口到髋部之间的许多扣子解开，从胳膊上脱了下来。她把胳膊从衬衣里褪了出来，非常小心地把衬衣抵在胸前。然后她轻轻地扭动身体，穿上了一件法兰绒长睡衣。只是在这时，在得体地把身子护住以后，她才丢开了衬衣，脱掉内裤和宽松的胸衣。扎得紧紧的金发散了下来，发卡全都放进了镜台上的海贝壳里。但即使连那头柔美、厚密、又直又亮的头发，她也不许它们随随便便。她把双肘举到头上，两手弯到脖子后面，很快地把头发编了起来。然后她转过身向卧床走去，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帕迪已经睡着了，于是她深深地松了口气。这倒不是说帕迪有兴致是一件坏事，因为他是个腼腆、温柔、体贴的爱人。不过在梅吉再长大两三岁之前，再要孩子就太苦了。

2

星期天，当克利里一家到教堂去的时候，梅吉不得不和比她稍大的一个小哥哥留在家里，盼着自己长大，也能去教堂的那一天。帕德里克·克利里认为，年幼的孩子除了在自己的屋里呆着以外，不宜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按着他的这个规矩甚至连礼拜堂

也包括在内。等到梅吉上了学，让人相信她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的时候，才准她去教堂。在这以前是不行的。因此，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她都凄凄然地站在大门边上的金雀花丛旁，眼巴巴地看着全家人挤上那辆破旧的两轮轻便马车，那个被指定照看她的哥哥则竭力装出能逃脱做弥撒是一大幸事的样子。克利里一家人中，真正乐于不与家里其他人同行的只有弗兰克。

帕迪的宗教信仰是他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和菲结婚的时候，天主教会是在很勉强的情况下同意的，因为菲是英国教会的信徒。尽管她为帕迪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可是她拒绝改信天主教。阿姆斯特朗家是纯正的英国教会出身的老世家，而帕迪是个来自爱尔兰的、身无分文的移民，除此以外，很难说清楚这其中的原委了。在第一批“官方”的移民到达新西兰之前，阿姆斯特朗家族就早已定居在这里了，这是殖民贵族的证明。从阿姆斯特朗的观点来看，只能说菲奥娜缔结了一个门第极不相称的婚姻。

罗德里克·阿姆斯特朗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创立了新西兰家族。

这个发现是以一个事件开头的，这个事件在 18 世纪的英国引起了未曾料到的反响，那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在 1776 年以前，每年都有一千多名英国的轻罪犯被运到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纳，被卖去做比奴隶强不了多少的契约苦役。当时的英国法律是冷酷无情、毫不通融的。杀人犯、纵火犯、令人难以理解的“冒充埃及人犯”和偷窃超过一先令的盗窃犯均被处以绞刑。轻微的犯罪则意味着要被终身发配美洲。

可是，美洲这条出路在 1776 年被堵死了，英国发觉国内的犯罪人数在迅速增加，而且没有地方可安置。监狱已经塞得超

员，其余的被塞进了泊在河口的朽坏的囚船上[①]。有什么需要，就有什么行动。阿瑟·菲利浦舰长受命启航前往南半球的大陆。此举是十分勉强的，因为它意味着要花费数千英镑。那一年是1787年。他的11艘船的舰队载着一千多名犯人，再加上水手、海军军官和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这不是一次光荣的奥德赛寻求自由的航行。在1788年的1月底，从英国启碇的几个月之后，这支船队到达了植物港[②]。狂妄的乔治三世陛下找到了一块倾倒他的罪犯的新疆土——新南威尔士[③] 殖民地。

1801年，罗德里克·阿姆斯特朗刚满20岁的时候，就被判处了终身发配。阿姆斯特朗的后代坚持认为他出身于萨默塞特的一个由于美国革命而损失了家产的名门望族，并且认为加之于他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然而他们谁也没费心去认真追溯他们这位杰出的祖先的经历，他们只是享受着他的荣耀，并且还即兴做些编造。

不管他在英国生活时的出身和状况如何，反正年轻的罗德里克·阿姆斯特朗是个强悍、暴戾的人。在驶往新南威尔士的一言难尽的八个月的全部航程里，事实表明，他是一个顽固的、难以对付的犯人，而且以拒绝去死而博得了他同船军官们的青睐。1803年，当他到达悉尼的时候，他的行为更不像话了，于是他被遣送到了诺福克岛上的一所关押难以管教的犯人的监狱里。然而，他劣性不改，无可救药。他们饿他，把他关进不能坐、不能站立、也不能躺卧的单间小牢房里；他们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把他用链子锁在海中的岩石上，让他半泡在水里。而他却嘲笑他们，他瘦得就像一把骨头包在帆布里，满口没有一个牙，身上没

① 当时英国把废船用作监狱，监禁犯人。
②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早期英国犯人的居住地，该地因植物品种多样而得名。
③ 澳大利亚东南的一个州。

有一寸好皮，但是他的内心燃烧着炽热的反抗之火，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将它扑灭。每天早上，他立下不死的决心，每天晚上，他为看到自己依然活着而洋洋得意地笑。

1810年，他被送到了文·德曼陆地①，他被用铁链和一帮囚犯锁在一起，在霍巴特市② 背后的硬得像铁的砂石地里修路。在头一次机会中，他就用镐把带领队伍的骑警的胸膛开了个窟窿，他和其他10个犯人一起把另外5个骑警也残杀了。他们把警察的肉从骨头上一片片地剐下来，直到他们在痛苦的叫喊中死去。他们和看守他们的兵士都是野兽，是一群感情已经退化到低于人类的蒙昧生灵。罗德里克·阿姆斯特朗是不会不去触动那些折磨他的人或者让他们尽快死去而逃之夭夭的，就像他决不会当个顺从的犯人那样。

这11个人带着他们从骑警那里得到的朗姆酒、面包和干牛肉，艰难地穿过了几英里的寒冷的雨林地带，出现在霍巴特的一家捕鲸场里，他们从那里偷了一艘长艇，在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帆的情况下，启航漂渡塔斯曼海。当这艘长艇被冲上新西兰南岛的荒蛮的西海岸时，罗德里克·阿姆斯特朗和另外两个人还活着。他从来没有谈起过那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但隐约听说，这三个人是靠杀害同伴中的弱者而生存下来的。

这是发生在他被遣送出英国以后仅仅九年的事。他依然是个年轻人，可看上去却像60岁了。头一批由官方批准的移民于1840年到达新西兰的时候，他已经在南岛的富饶的坎特伯雷区开垦出了土地，和一个毛利女人“结了婚”，生了13个漂亮的半波利尼西亚血统的孩子。到1860年，阿姆斯特朗家成了移民贵族，他们把男孩子送回英国，在名牌学校念书，他们以自己的诡

①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旧称。

②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南端的一个城市。

诈和贪得无厌充分证明了他们不愧是这位非凡的、令人生畏的人的地地道道的后裔。1880年罗德里克的孙子詹姆斯生了菲奥娜，她是他15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

如果说菲奥娜依然怀念她童年时代那较为严格的新教徒的教会礼仪的话，那她也从来没有明说过。她容忍了帕迪的宗教信仰，和他一起去做弥撒，注意叫孩子们去朝礼至高无上的天主教的上帝。可是，由于她从来没有皈依天主教，因此有些日常敬神的细枝末节也就免去了，譬如饭前的祷告和睡前的祈祷。

梅吉除了在18个月以前到韦汉的杂货店里去过一次以外，还从来没到过比洼地里的库房和铁匠铺离家更远的地方呢。在她上学的第一天早晨，她激动得直恶心，把饭都呕了出来，这使她不得不急急忙忙地回到卧室里，又是洗脸，又是换衣服。她脱下了那件有又大又白的海员领的漂亮的海军蓝新衣服，穿上了她那件棕色的、不入眼的棉绒衬衫，这件衣服的纽子很高，围着她那小小的脖子，好像要把她闷死似的。

“梅吉，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下回你觉得要吐的时候，别光坐在那儿，等到吐出来才说话。我有一大堆东西要收拾，还有好多别的事要干呢！现在，你得赶快啦，要是你赶不上打钟，迟到了，阿加莎嬷嬷会用藤条揍你的。要规矩点儿，留心你的哥哥们！”

菲终于把梅吉推到门外的时候，鲍勃、杰克、休吉和斯图尔特在前门那儿蹦蹦跳跳得正欢呢。她午餐吃的果酱三明治放在一个旧书包里。

“来呀，梅吉，要迟到了！”鲍勃喊叫着，朝路上奔去。

梅吉奔跑着追赶哥哥们逐渐缩小的背影。

现在是早晨7点过一点儿，柔和的太阳已经升起好几个钟头了。除了草荫深处以外，草上的露水都已经干了。韦汉的道路是

一条满是辙印的土路，两边是深红色的路面，中间隔着一片宽阔的浅绿色草地。道路两旁，白色的水芋百合和桔黄色的旱金莲花在深深的草丛中争相怒放。那里的整整齐齐的木栅栏，划出了所有权的界限，警告别人不得擅入。

鲍勃总是踩着右首的木栅栏上学，他的书包总是摆平了顶在头上，而不是背着的。左首的栅栏是属于杰克的，这样，这条路就成了其他三个小克利里的领地了。在长长的、陡峭的小山顶上，他们得从打铁铺子所在的洼地爬上罗伯逊路和韦汉路相交的地方。他们逗留了一会儿，喘着粗气，五个明亮的脑袋在云海漫漫的天空闪着光。下山的那一段路是最愉快的了，他们手拉着手，在路边的草丛里飞跑着，直到那草丛消失在一片花丛之中。他们希望能有时间从查普曼先生的栅栏底下溜进去，像圆石头子儿一样一路滚下山去。

从克利里家到韦汉有五英里，当梅吉看到远处的电线杆的时候，她的两条腿抖了起来，袜子也滑下来了。

鲍勃一边用耳朵听着集合的铃声，一边不耐烦地瞟着她。她吃力地向前走着，提着衬裤，时不时苦恼地喘着粗气。她那浓密的头发下的脸蛋是粉红色的，但却又出奇的苍白。鲍勃叹了口气，把书包递给了杰克，双手叉在自己灯笼裤的两侧。

“来，梅吉，剩下的路我背着你走吧。”他狠狠地说道，瞪着眼望着他的兄弟们，免得他们错以为他的态度软下来了。

梅吉爬到他的后背，抬起两条腿勾住他的腰，把头舒舒服服地枕在他那瘦削的肩膀上。现在她可以痛痛快快地看看韦汉镇了。

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韦汉镇比一个大村子大不了多少，一条柏油路两旁零散地分布着一些建筑物。最大的建筑物是那座两层楼的地方旅馆，遮阳篷使阳光照不到人行道上。沿着路边的沟渠，有一排柱子支撑着那遮篷。百货店是第二大的建筑物，也因

其遮阳篷引以自豪，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凌乱堆放的货物，窗户下放着两张长木条凳，可供过往行人歇息。共济会的门前立着一根旗杆，杆顶上有一面破旧的英国国旗在疾风中飘动着。由于在那个时候，这里还没有修车铺，非马拉车辆的数量寥寥可数。可是在共济会的附近却有一家铁匠铺，它的后面是马厩，靠近料槽的地方直挺挺地竖着一个油泵。这块殖民地上唯一真正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是那座独具一格的艳蓝色的商店，这与不列颠的风格大不相同，而其它的建筑物则一律油漆成深棕色。公共学校和英国教会的教堂并排着，恰好与天主教圣心教堂和教区学校面面相对。

在几个克利里路过百货店的时候，天主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公共学校门前柱子上的大钟也跟着低沉地响了起来。鲍勃连忙小跑起来，当他们走进满地砾石的院子时，五十来个孩子正在一个挥舞着藤条的小个子修女面前站队，那藤条比她的身子还要长呢。用不着吩咐，鲍勃就带着弟妹们站到了队伍的一边，眼睛一个劲儿盯着那藤条。

圣心女修道院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可是因为它坐落在离开道路较远的一道栅栏后面，所以不容易一眼就看清楚。担任学校教职的慈悲修女会的三位修女和第四位修女住在楼上，这第四位修女担任管家，从来没有露过面。楼下有三间大屋子，是上课的地方。这座矩形的楼房有一圈宽阔而阴凉的走廊，遇上阴天下雨，修女们就允许孩子们在游戏和吃午饭时间斯斯文文地坐在那里，天晴的日子，是不允许孩子们落脚的。几棵高大的无花果树遮盖住了宽阔场地的一部分，学校后面，有一片坡地伸向一块圆形的草场，它被委婉地称为“板球场”，因为打板球是那块地方所进行的主要的活动。

正当小学生们随着凯瑟琳嬷嬷在学校的那架小钢琴上所奏出的“忠于我们的上帝”的乐曲声走进屋时，鲍勃和他的弟兄们不

去理会那些已经站着队的孩子所发出的窃笑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阿加莎修女只是等到最后一个孩子的身影消失以后，才收起她那刻板的姿势。她迈着大步走到克利里家的几个孩子们等着的地方，她那厚实的哔叽裙子专横地把地上的砂石扫向一旁。

梅吉以前从没见过修女，因此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她看到的情况的确少见：阿加莎嬷嬷的身上只露出了脸和双手，其余就是浆得雪白的修女头巾和胸巾了，它们在其黑无比的衣服的衬托下，无比耀眼。阿加莎修女那粗壮的腰上围着一条宽皮带，皮带套在一个铁环上，环上挂着一大串用结实的绳子串起来的木念珠。阿加莎嬷嬷的皮肤永远是红的，一来是因为它过于干净，二来是因为头巾裹着她的头，只露出了前面中间的一部分，形如刀片般的褶边勒着她的皮肤，她的脸因而显得过于超凡拔俗，难于称之为脸了。她的下巴上长满了一撮撮的汗毛，它们被头巾毫不留情地挤压着。她的嘴唇干瘪得成了一条细缝，几乎看不见了，这是由于她五十多年前在基拉尔尼修道院的温暖怀抱里立下誓言，到这季节颠倒的穷僻的殖民地来当修女的艰苦生活所造成的。她鼻子的两侧各有一块绯红的疤痕，这是她那副圆形眼镜的钢框压出来的，眼镜的后面闪着一双浅蓝色的、严厉而又疑心重重的眼睛。

“喂，罗伯特·克利里，你怎么迟到了?”阿加莎嬷嬷用带着爱尔兰腔的、干巴巴的嗓音厉声喝道。

“对不起，嬷嬷。”鲍勃毫无表情地答道，他那双翠蓝的眼睛仍然死死地盯着那前后挥动着的藤条尖。

“你为什么迟到?”她又问了一遍。

“对不起，嬷嬷。”

“罗伯特·克利里，这可是新学期的第一天早晨，我以为在这一天早晨你是会尽量准时到校的，即使在别的时候你不这样做。”

梅吉发着抖，但还是鼓起了勇气，尖声说道：“哦，对不起，

嬷嬷，这是我的错！”

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离开了鲍勃，好像想要把梅吉的灵魂彻底地看个透似的。这时，她天真无邪地站在那里，仰脸望着，她没有意识到，她破坏了师生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激烈的对话中那首要的行为准则，即决不要自动打报告。鲍勃飞快地在她的腿上踢了一下，梅吉莫名其妙地斜眼看了看他。

“为什么是你的错？”嬷嬷用一种梅吉闻所未闻的最冷冰冰的声调问道。

“嗯，吃饭的时候我一直恶心，把吃的东西全都吐在衬裤上了，所以妈妈只好给我洗了洗，换了身衣服。是因为我，我们才都迟到了。”梅吉天真地解释道。

阿加莎嬷嬷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不过她的嘴却像个拧得过紧的弹簧似地紧绷着，藤条尖也压低了一两英寸。“这是谁？”她喝问鲍勃，仿佛她所问的对象是一种从未看到过的特别令人生厌的昆虫。

“哦，嬷嬷，她是我妹妹梅格安①。”

“那么，以后你得让她明白，罗伯特，假如我们是真正的绅士淑女，有些东西我们是从来不提起的。无论如何我们也不提我们里面穿的任何衣裤的名称，这一点，正派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不用说都明白。伸出手来，你们都把手伸出来。”

“可是，嬷嬷，这是我的错呀！”梅吉一边伸出手心，一边呜咽着说道，因为她在家里看到她的哥哥们做过无数次这样的动作。

“不许出声！”阿加莎嬷嬷转身冲着她责骂道，“你们该由谁来负责对我来说完全无关紧要。你们全都迟到了，所以你们都得受罚。每人六下。”她单调而又幸灾乐祸地宣布了这个判决。

① 梅吉是梅格安的爱称，梅格安是正式称呼。

梅吉心惊胆战地望着鲍勃那一动不动的手掌，看见长藤条以她两眼都跟不上的速度，嗖哨着抽打下来，“啪”的一声打在他那又软又嫩的掌心上，立刻就冒出了一道紫痕。第二下打在手指和掌心的连接处，这地方更加敏感，最后一下打在了手指尖上，十指连心，除了嘴唇以外就数这里最敏感了。阿加莎嬷嬷拿藤条抽人是百发百中的。在她依次去打杰克以前，又在鲍勃的另一只手上抽了三下。鲍勃脸色煞白，可是他既没哭出声来，也没动一动。轮到他的弟弟们时，他们也是如此，甚至连沉静、纤弱的斯图尔特也不例外。

当梅吉看见藤条举到了她的手上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所以没有看见那藤条的下落。可是，爆裂、灼烫、炮烙般的疼痛从她的皮肉直透筋骨。在疼痛蔓延到前臂时，第二下打了下来，疼痛达到她的肩膀，打在指尖上的最后的一下顺着原路彻骨而来，像是直接抽打在她的心上。她的牙齿紧咬着下唇，几乎都咬进肉里去了，羞惭和自尊使她不愿哭出声来。对这种做法的不平和愤恨使她敢于睁开眼睛望着阿加莎嬷嬷，这次教训在给她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尽管她并不真正明了阿加莎嬷嬷教训她的实质。

在吃午饭的时候，她手上的疼痛才渐渐地完全消失。整个上午，梅吉都是在恐惧和昏昏然的状态中度过的，对周围的一切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她坐在小班教室后排的一张双人课桌旁，但直到在操场的一个冷僻的角落里缩在鲍勃和杰克的身后伤心地吃完那顿午饭之前，她甚至连是谁和她同坐在一张课桌上都没注意到。她只是在鲍勃的严厉的催促和劝慰之下，才把菲做的醋栗果酱三明治吃下去。

当下课的钟声敲响，梅吉站在队伍里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开始能看清楚周围的事物了。受藤条抽打的耻辱和痛楚依然十分强烈，但她却昂首挺胸，对她旁边的小姑娘们的推来搡去和窃窃

私语装作不闻不见。

阿加莎嬷嬷手执藤条站在前面，德克兰嬷嬷在队伍的后面来回踱着步，凯瑟琳嬷嬷坐在小班教室刚一进门处的钢琴旁，开始以强重音的四分之二拍弹起了《前进，基督的战士》。恰当地讲，这是一支新教徒的圣歌，但是战争使各国的宗教信仰相互渗透了。凯瑟琳嬷嬷颇为自豪地感到，这些可爱的孩子就像小士兵一样踏着乐曲的节拍迈步前进。

在这三位嬷嬷中，德克兰嬷嬷和阿加莎嬷嬷如出一辙，只不过年轻了 15 岁而已，而凯瑟琳嬷嬷则仍然保持着淡淡的尘世之情。她仅有三十多岁，当然，是爱尔兰人，她的热情之花还没有完全凋谢。她仍然能感到为人师表的欢乐，仍然能在那一张张极其敬慕地转向她的小脸蛋上看到天主不朽的形象。不过她教的是年龄最大的孩子，尽管他们的主管老师年轻而又温和，阿加莎嬷嬷却认为这些孩子是打够了才懂得规矩的。阿加莎嬷嬷亲自负责塑造年龄最小的孩子的头脑和心灵，而把中班的学生留给了德克兰嬷嬷。

梅吉平安无事地坐在最后一排的书桌后面，这使她敢于斜眼瞟着坐在她旁边的那位小姑娘，她用她那缺了牙齿的嘴对梅吉战战兢兢的凝视报以浅浅的一笑。她的脸黑黑的，有些闪闪发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坦率地盯着她。她使看惯了白皮肤和雀斑的梅吉着了迷，因为，甚至连黑眼睛、黑头发的弗兰克的皮肤比起她来也显得相当白，所以梅吉最后得出了结论，和她同桌的同学是她所见到过的最美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那黑美人嚼着铅笔头，将碎木屑吐进她的空墨水池里，动了动嘴角，轻声问道。

“梅吉·克利里。”她小声地答道。

“喂!”教室前面传来了干巴巴的、严厉的呼喝声。

梅吉跳了起来，不知所措地四下看着。咔哒几声，20 个学

生全都放下了手中的铅笔。当他们把昂贵的纸张往旁边一推，以便把胳膊肘偷偷地放到书桌上时，响起了沉闷的沙沙声。梅吉意识到大家都在瞪大眼睛望着她，她的心似乎都快沉到底了。阿加莎嬷嬷快步从甬道走了过来。梅吉害怕得要命，要是有什么地方可逃的话她一定会逃之夭夭。可是她身后是与中班教室之间的隔墙，两边有书桌围着她，而前面就是阿加莎嬷嬷。当她带着令她窒息的恐惧抬头望着那嬷嬷的时候，她那张缩成一团的小脸几乎只剩下一双大眼睛了。她的手紧紧地抓着桌面，随后又松开。

“你说话了，梅格安·克利里。”

“是的，嬷嬷。”

“你说什么了?”

“说我的名字，嬷嬷。”

“你的名字!”阿加莎嬷嬷冷笑着，回头望了望其他的孩子，仿佛他们也一定和她一样对梅吉嗤之以鼻似的。“喂，孩子们，难道我们不感到荣幸吗？我们学校里又多了一个克利里，她迫不及待地要播姓扬名啦!”她转向梅吉，“**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应该站起来**，你这个笨头笨脑的野丫头！请把手伸过来。”

梅吉从她的座位里跨了出来，她的长鬈发在脸上飘散着，她紧紧地攥着双手，使劲地绞动着。可是阿加莎嬷嬷却纹丝不动，只是一个劲地等着、等着、等着……后来，不知怎么的，梅吉竭力迫使自己把手伸了出去，可是当藤条往下落的时候，她又迅速地把手抽了回来，恐惧地喘着气。阿加莎嬷嬷用手抓住了梅吉头顶上的一把头发，把她拖近了一些，她的脸离那副可怕的眼镜只有几英寸了。

“伸出手来，梅格安·克利里。”这话讲得彬彬有礼，冷酷无情而又不容更改。

梅吉张开嘴呕吐起来，吐了阿加莎嬷嬷一身。当阿加莎嬷嬷站在那里，令人作呕的呕吐物从她的黑褶裙往地板上嘀嗒的时

候，愤怒和惊讶使她的脸都发紫了。教室里的每个孩子都毛骨悚然地倒吸了一口气。接着，藤条没头没脑地抽打在梅吉的身上。她举起胳膊护着脸，继续干呕着，退缩到墙角里。阿加莎嬷嬷的胳臂累得再也举不起藤条了，这时，她朝门口一指。

“滚回家去，你这个反叛的、没家教的小缺德鬼！”她说着，掉转脚跟，走出教室，进了德克兰嬷嬷的教室。

梅吉发狂似地看着斯图尔特。他点点头，像是告诉她，她必须照办不误。他那对温柔而翠绿的眼睛里满含着理解和同情。她用手绢擦了擦嘴，蹒跚地走出了教室的门，到了操场上。离学校放学还有两个小时，她拖着沉重的步子索然无趣地在街上踽踽而行，她明白哥哥们是不可能赶上她的，过度的惊吓使她找不到一个地方停下来等候他们。她不得不独自回家，独自去向妈妈供认一切了。

当菲提着满满一篮子湿衣服摇摇晃晃地从后门走出来的时候，差点儿撞倒在梅吉的身上。梅吉正坐在后廊最高的一级台阶上，她低着头，闪亮的鬈发梢黏糊糊的，衣服前襟也脏了。菲放下了沉重的衣篮，叹着气，将一束散乱的头发从她眼前撩开。

“哎呀，怎么啦？”她疲倦地问道。

“我吐了阿加莎嬷嬷一身。”

“啊，天啊！”菲双手叉着腰，说道。

“我也挨了藤条。”梅吉小声说着，热泪盈眶。

“这可真乱套了。”菲提起篮子，摇晃了一下才保持住平衡，“唉，梅吉，我不知道该把你怎么办才好。我们得等你爸，看他怎么说吧。”她穿过后院向已经挂满了一半的、被风吹动着的晾衣绳走去。

梅吉疲倦地用手擦了擦脸，朝她妈妈的身后出神地望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顺着小路向铁匠铺走去。

弗兰克刚刚给罗伯逊先生的栗色马钉完掌，当梅吉出现在门

口时，他正在将马关回厩中。他转过身来，看见了她。他自己上学时的那些可怕的痛苦记忆像潮水似地向他涌来。她是如此幼小，如此可爱、天真烂漫，可是她眼睛里的光芒却被无情地熄灭了，那眼中隐含着的某种表情使他恨不得去把阿加莎嬷嬷干掉。干掉，干掉她，真的干掉她，卡住她的下巴，送她见阎王……他放下手里的工具，解下了围裙，快步向她走去。

“怎么了，乖乖?”他弯下腰，和她脸对着脸，问道。他从她的身上闻到一股像瘴气似的呕吐味，可是他抑制住了自己想转过身去的冲动。

“哦，弗—弗—弗兰克!”她呜咽着，脸蛋儿扭歪了，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她张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激动地贴在他的身上，叫人难以理解地痛苦地饮泣着。克利里家的孩子们一过幼年就都是这样的。它使人不忍目睹，其伤痛不是几句宽慰的话和几个亲吻所能解除的。

在她重新平静下来以后，他把她抱了起来，放在罗伯逊先生的母马的一堆散发着香味的干草上。他们一起坐在那里，让马唇轻轻地触动着他们的草铺的边缘，把一切都置之脑后。梅吉的头紧紧地依偎在弗兰克那光滑、裸露的胸膛上，她愉快地哼哼着，鬈发随着马儿喷到稻草上的一阵阵的鼻息而飘动着。

“她干吗让我们全都挨藤条呀，弗兰克?”梅吉问道，“我跟她说了，那是我的错。”

弗兰克已经习惯她身上的那股味儿，不再在意了。他伸出一只手来心不在焉地摸着那母马的鼻子，当它兴头上来的时候，就又将它推开。

“我们穷，梅吉，这是主要的原因。修女们总是恨穷学生的。你只要在阿加莎嬷嬷那所破烂学校里再呆上几天，你就会看到，她不仅拿克利里家的孩子撒气，而且也拿马歇尔家和麦克唐纳家的孩子撒气。我们都是穷人呐。要是我们有钱，像奥布里恩斯家

那样驾着大马车去上学，她们就会跟着我们的屁股转了。可是我们捐不起风琴给教堂，捐不起金法衣给圣器收藏室，或者把一匹马和一辆新的轻便马车送给修女们。因此，我们就什么都算不上了。他们对咱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记得有一天，阿加莎嬷嬷冲我撒疯，她一个劲儿地尖叫：‘为了对上苍的爱，你哭吧！闹吧！弗兰西斯·克利里！要是你能哭得叫我满意，我打你就不会打得那么狠，那么多了！’

“这是她恨我们的另一个原因。这正是我们比马歇尔和麦克唐纳家强的地方，她没法叫克利里家的人哭。她认为我们该舔她的靴子、拍她的马屁的。我告诉过孩子们，不论哪一个克利里家的孩子挨了藤条，哪怕是呜咽了一声，我都不能允许。对你也是一样，梅吉。不管她打你打得多狠，你哼都别哼一声。今天你哭了吗？”

“没哭，弗兰克。”她打了个呵欠，眼皮耷拉了下来，大拇指在脸上摸来摸去，找着她嘴。弗兰克将她放在干草堆上，回去干他的活了。他哼唱着，微笑着。

帕迪走进来的时候，梅吉还在睡着。清理贾曼先生家的牛奶房弄脏了他的手臂，他的宽边草帽低低地压在眼睛上。他看见弗兰克正在铁砧上打一根车轴，火星在他脑袋周围飞舞着，随后，他的眼睛落到了他女儿蹉身而睡的干草堆上。罗伯逊先生的那匹栗色母马的头在她那张熟睡的脸庞上方。

“我想，她该是在这儿。”帕迪说道，他放下了马鞭，把那匹花毛老马牵进了与铁匠铺相连的马厩。

弗兰克略微点了一下头，用充满狐疑的眼神抬头望着他的父亲，这种眼神常使帕迪感到十分恼火。然后，他又转向了那根白热的车轴，汗水使他裸露的两肋闪闪发亮。

帕迪给花毛马卸下鞍子后，将它牵进了一个隔栏。他给水槽倒满了水，然后把麸子和燕麦搀了点儿水，作为它的饲料。当他

往槽里倒饲料的时候，这牲口对他打着感激的响鼻。在他向铁匠铺外面的大水槽走去，脱去衬衫的时候，那马的眼睛紧随着他。他洗着胳臂、脸和身上，浸湿了他的马裤和头发。随后，他用一条旧麻袋擦干身子，探询地望着儿子。

“妈妈告诉我说，梅吉丢脸了，被赶了回来。你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那车轴的温度降低了，他扔下了车轴。“这可怜的小傻瓜吐了阿加莎嬷嬷一身。”

帕迪脸上的笑容即刻就烟消云散了。他向远处的墙壁凝视了一会儿，定了定神，然后转向了梅吉。“都是因为上学兴奋的缘故吗?”

“我不知道，今天早晨他们还没离家的时候她就吐了，这把他们拖晚了，没赶上打钟。他们每个人都挨了六下，可梅吉心里特别乱，因为她觉得应该只惩罚她一个人才对。午饭后，阿加莎嬷嬷又揪住她不放，而我们的梅吉就把面包和果酱一股脑儿地吐到了阿加莎嬷嬷那件干干净净的黑长袍上了。”

“后来呢?”

“阿加莎嬷嬷用藤条着着实实地饱抽了她一顿，让她丢尽了脸，赶回家来了。”

“噢，我得说，罚她也罚够了。我对修女们是非常尊敬的，也知道我们无权对她们所干的事提出疑问，不过我希望她们对藤条还是少热衷一点的好。我明白，她们得把读、写、算这三条基本功打进咱们那些不开窍的爱尔兰人的脑袋里去，不过，今天毕竟是梅吉头一天上学呀。”

弗兰克惊异地望着他的父亲。在此之前，帕迪还从来没和他的大儿子像大人对大人那样交换过看法呢。这解除了弗兰克对他的父亲常常怀有的怨恨，他认识到帕迪爱梅吉甚于爱他的儿子们。他觉得他自己都有些喜欢他的父亲了，因此，他微笑了，其

中毫无不信任的意思。

“她是个顶刮刮的小妞儿，对吗?”他问道。

帕迪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正出神地看着她呢。那匹马扭动着，嘴唇一阵阵地向外喷着气。梅吉动了动，翻了个身，睁开了眼睛。当她看见爸爸站在弗兰克身边时，便腾地坐了起来，脸都吓白了。

“喂，梅吉姑娘，这一天挺难熬吧?”帕迪走上前去，将她从干草堆里抱了出来。她身上的味道冲得他喘不过气。他耸了耸肩，紧紧地搂住了她。

“我挨藤条了，爸爸。”她坦白道。

“噢，和阿加莎嬷嬷打交道，这不会是最后一回的，”他笑着，将她放在肩膀上，“我们最好去看看妈是不是在铜炊里烧好了热水给你洗澡。你身上的味比贾曼先生的牛奶房还难闻呢。”

弗兰克走到门前，看见小路上突然冒出了两个红脑袋，接着，他转过身去，看见栗色母马那温和的目光牢牢地盯着他。

“喂，你这个老骚货，我要骑着你回家了。”他对它说道，一把拉过了笼头。

梅吉的呕吐倒成了件好事。阿加莎嬷嬷依然经常叫她吃藤条，不过，打她的时候总是离得远远的，免得自食其果，这减轻了她胳膊的劲儿，也使她难遂其愿。

坐在她旁边的那个黑黑的女孩子是韦汉开黄色酒吧的那位意大利人的最年幼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特丽萨·安南奇奥。她不很活跃，因此她能逃过阿加莎嬷嬷的注意，但却又并不呆笨，不至于成为阿加莎嬷嬷讥笑的对象。当她的牙齿露出来的时候，她是非常漂亮的，梅吉很喜欢她。课间休息时，她们俩相互搂着腰在操场上散步，这标志着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别的人甭想前来插一杠子。她们谈哪，谈哪，没完没了地谈着。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特丽萨把她带到酒吧去见她的妈妈、爸爸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哥哥、姐姐。他们对梅吉那一头金发的着迷不亚于她对他们那黑皮肤的赞叹。当她把那双大大的、闪着美丽的光芒的灰眼睛转向他们时，他们都把她比作一位安琪儿。她从妈妈那里继承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极有教养的神态，这种神态每个人都能立刻感到，安南奇奥家也是这样。他们都像特丽萨一样渴望得到她的欢心。他们让她吃又大又腻的、在咝咝作响的羊油锅里炸出来的土豆片，还有一块味道鲜美的蘸过鸡蛋糊的、与土豆片在烟气腾腾的油锅里一起炸出来的去骨鱼，只是炸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铁丝篮里隔开炸就是了。梅吉还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饭菜呢，她希望她以后能常常到酒吧来吃午饭。不过这是难得的乐事，需要得到妈妈和修女们的特殊允许才行。

她在家里谈话的时候总是一个劲儿地讲“特丽萨如何如何说”以及“你知道特丽萨干什么来着吗”，直到帕迪吼道，关于特丽萨他已经听得太多了的时候才算罢休。

“我不以为与达戈人[①] 过分亲密就这么好。”他嘟囔着。他也有英国人对所有黑皮肤或地中海沿岸人的本能的不信任。“达戈人脏，梅吉姑娘，他们不常洗——”他拙劣地解释道，在梅吉受了伤害的、责难的目光下，他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

弗兰克带着强烈的嫉妒心赞同父亲的意见。因此，梅吉在家里就不那么经常谈起她的朋友了。可是家人的非难并没有影响她们的关系，只不过是由于两家离得较远，交往被限制在上学的时间罢了。鲍勃和别的男孩子们瞧见她和特丽萨摽在一起，真是求之不得。这使他们能在操场上满处疯跑，就好像他们没有她这个妹妹似的。

阿加莎嬷嬷在黑板上写的那些难懂的东西梅吉也开始逐渐明

① 对肤色浅黑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等的蔑称。

白了。她懂得了“+”是指把所有的数合在一起得出的一个总数，“-”是指从上面一个数中去掉底下的那个数，所得的数小于头一数。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要是她能克服对阿加莎嬷嬷的恐惧，那么她即使成不了最好的学生，也可以成为优等生的。可是当那锐利的目光转向她，那衰老而又干巴巴的嗓音出其不意地向她抛出一个过于简单的问题时，她就只有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也动不了脑筋了。她觉得算术很容易学，可是把她叫起来进行口算的时候，她连二加二等于几都记不住。读书把她引进了一个极其迷人的天地，她怎么也读不够，可是当阿加莎嬷嬷叫她站起来高声朗读一段的时候，她几乎连“猫”字都读不上来，更甭提“喵喵叫”这个词了。看来，她要永远在阿加莎嬷嬷的挖苦下颤栗不止或满脸通红了，因为班上别的同学都在笑她呢。阿加莎嬷嬷总是把她的石板举起来加以嘲笑，也总是用她辛辛苦苦地写了字的纸来说明潦草的作业是多么要不得。阔一些孩子中有人有

橡皮，这是幸运的，而梅吉却只好用手指尖当橡皮。她舔舔手指头，去擦她由于紧张而写错的字，把写的东西擦得一塌糊涂，纸上滚出许多像细小的香肠一样的团团。这使纸上出现了许多破洞，因此用指尖当橡皮被严格地禁止了。可是，她为了逃避阿加莎嬷嬷的责难，是什么事情都敢于做出来的。

在她到学校以前，斯图尔特是阿加莎嬷嬷的藤条和泄愤的主要目标。然而，梅吉这个靶子要合适得多，因为斯图尔特带着令人反感的镇静和几乎是圣徒般的冷漠是难以对付的，即使对阿加莎嬷嬷来说也是这样。相反，梅吉却吓得瑟瑟发抖，脸红得像甜菜，尽管她努力想遵循弗兰克给克利里家所定下的行为准则。斯图尔特深切地同情梅吉，他有意使修女把怒火发泄到他的头上来，以便使梅吉的日子好过一些。但是修女立刻就看透了他的把戏，便重新发起火来，非要看看克利里家族的通性在这个女孩子身上是否也像在男孩子们身上那样明显。要是有人问她，她到底

为什么如此嫌恶克利里家，她也答不上来。但是对于像阿加莎嬷嬷这样被一生所走过的路弄得怒气冲冲的老修女来说，要对付像克利里这样傲然而棘手的家庭又谈何容易。

再糟糕不过的是梅吉是个左撇子。在第一堂写字课上，当她小心翼翼地拿起石笔开始写字的时候，阿加莎嬷嬷就像恺撒攻击高卢人那样向她冲了过来。

“梅格安·克利里，把石笔放下！”她吼道。

梅吉是个令人束手的不可救药的左撇子。当阿加莎嬷嬷用力扳着梅吉右手的手指，使它们正确地握住石笔，移到石板上的时候，梅吉就晕头转向地坐在那儿，一点儿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那受折磨的肢体按照阿加莎嬷嬷所坚持的样子去做。她在智力上变得又聋、又哑、又瞎了。那只毫无用处的右手与她的思维过程的联系还不如她的脚指头呢。她在石板上画线出了边，因为她没法让它弯曲过来。她像瘫了似地扔掉了石笔。阿加莎没有一点儿办法能叫梅吉用右手写出一个“A”字来。后来，梅吉偷偷地把笔换到了左手，用胳臂笨拙地从三面护定了石板，准备在上面写出一行漂亮的铜版体的“A”字。

阿加莎嬷嬷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在早晨站队的时候，她用绳子把梅吉的左臂绑在身上，直到下午 3 点钟的放学钟声敲响时，才许解开。即使在午间，她也得带着被绑得动弹不得的左半身去吃饭。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她终于学会了按照阿加莎嬷嬷的信念来正确地书写了，尽管她写的字始终就没有漂亮过。为了确保她不再旧病复发，她的左臂在身上又继续绑了两个月，然后，阿加莎嬷嬷把全校的人都集合在一起，向万能的天主祈祷致谢，感谢他的智慧使梅吉认识到了她的错误。上帝的孩子全都是用右手的人，左撇子孩子是魔鬼的小崽子，尤其是红头发的。

在学校的头一年中，梅吉虽然长高了一点儿，但是她那孩童的丰满不见了，变得十分清瘦。她开始咬指甲盖，都咬得触到指

甲下的嫩肉了。阿加莎嬷嬷因此逼她伸着手在全校的每一个课桌前转了一圈，这样好让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到被咬过的指甲是多么难看。要知道，在学校里 5 到 15 岁的孩子中间有差不多半数的孩子的指甲咬得和梅吉的一样惨。

菲拿出了一瓶苦芦荟，将这可怕的东西涂在梅吉的指甲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调动起来注意她，保证她没有机会把苦芦荟洗掉。当学校里别的女孩子们注意到这一无法遮掩的棕色痕迹时，她心里感到了屈辱。如果她把手指放进嘴里，那味道是难以形容的，不但令人作呕，而且黑得像洗羊用的消毒水。她拼命往手绢里吐着唾沫，狠命地擦着，擦到皮肉破裂，直到把那苦玩艺儿擦得差不多尽净方才罢休。帕迪拿出了他的鞭子，这家伙比阿加莎嬷嬷的藤条要讲情面得多，他用鞭子把梅吉打得在厨房里到处乱蹦。他打孩子不打手、脸或屁股，只打腿。他说，打腿和打别处一样疼，但不会打伤。然而，不管苦芦荟也罢，嘲笑奚落也罢，阿加莎嬷嬷和帕迪的鞭子也罢，梅吉还是继续啃她的指甲盖。

她和特丽萨·安南奇奥的友情是她生活中的乐趣，是她赖以忍受学校生活的唯一的东西。坐在那里听课的时候，她渴望娱乐的时间快点到来，以便可以和特丽萨相互搂着腰，坐在高大的无花果树下说个没完没了。她们谈的是特丽萨作为外国侨民的与众不同的家庭，谈的是她那多得数也数不清的布娃娃，以及关于她的那些货真价实的柳木纹茶具。

在梅吉看到那套茶具时，她折服了。这套茶具共有 108 件，包括细巧的茶杯、茶托和盘子，一把茶壶、一个糖罐、一个奶罐和一个奶油罐，还有大小正适合于布娃娃用的小刀子、小勺子和小叉子；特丽萨还有数不清的玩具。她出生于一个意大利人的家庭，而且年龄比她最小的姐姐还要小得多，这意味着她受到家里人的热情的、毫不掩饰的宠爱。从金钱上说，她父亲对她的要求

是有求必应的。每个孩子都是带着敬畏和羡慕来看待别的孩子的，然而特丽萨从来也不羡慕梅吉的卡尔文教派[①] 的禁欲主义的教养。相反，她同情梅吉。难道她连跑去拥抱和亲吻她的妈妈都不允许吗？可怜的梅吉。

至于梅吉，她简直没法把特丽萨满脸笑容、矮矮胖胖的妈妈和她自己那面无笑容、颀长苗条的妈妈相提并论，所以她从来也没想过：我希望妈妈拥抱我，吻我。她所想的是：我希望特丽萨的妈妈拥抱我，吻我，虽然关于拥抱和亲吻的概念在她的脑子里远不如对那套柳木纹茶具的概念来得清晰。那套茶具是如此精致，如此细薄，如此美丽！啊！要是她能有套柳木纹茶具，用那青花托盘里的青花茶杯给艾格尼丝喝茶该有多好啊！

在装饰着惹人喜爱的、奇形怪状的毛利雕刻和毛利画的天花板的旧教堂里举行星期五祝福礼的时候，梅吉跪在那里祈求能得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柳木纹茶具。当海斯神父高高地举起圣体匣时，圣体透过那中间的宝石镶嵌、闪闪发光的匣子上的玻璃，隐隐看见了所有那些向它叩头致意的人们，并为他们祈福。可是梅吉不在此列，因为她甚至没看见那圣体。她正在忙于回忆特丽萨的那套柳木纹茶具到底有多少个盘子哩。当毛利人在风琴席上突然引吭高唱颂歌的时候，梅吉的思绪正盘旋在与天主教和波利尼西亚相去十万八千里的一片茫茫的青色里。[②]

学年就要结束了。腊月和梅吉的生日预示着盛夏的来临[③]，就在这个时候，梅吉懂得了一个人想要实现自己的心愿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她正坐在火炉边上的一个高凳上，菲在把她的头梳成

① 指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卡尔文（1509—1564）创立的教派。

② 指梅吉一心想着青花茶具。

③ 新西兰是在南半球，12月、1月、2月是夏季。

平常上学时的样子。这是件复杂的事。梅吉的头发生来就有鬈曲的趋势，她妈妈认为这是很幸运的。直头发的女孩子长大以后要想把又软又细的头发做成光亮蓬松的鬈发那就有苦头吃了。夜里睡觉的时候，梅吉得把快长到膝盖的头发费力地缠在用旧白被单扯成的一条条的带子上。每天早晨，她都得爬上高凳子，让菲解开旧布条，把她的鬈发梳好。

菲用的是一把旧的梅森·皮尔逊梳子，她用左手抓起一把又长又蓬乱的鬈发，熟练地围着食指梳理着，直到整缕长发都卷成一个闪闪发亮的粗卷。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将食指从发卷中间抽出来，再摇摇，将发卷展成一条长长的、浓密得叫人生羡的鬈发。这样大约要重复 12 次，然后将前面的鬈发束在一起，用一条刚刚熨出来的白塔夫绸打个蝴蝶结，系在头顶，这一天的头就算梳好了。其他的小女孩除了在特别的场合卷一下头发外，都是扎着辫子到学校来的，但是在这一点上菲是不动摇的：那就是梅吉无论什么时候都得梳鬈发，不管每天早上要挤出这点时间来是多么的困难。菲没有意识到她的这份好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她女儿的头发在整个学校是最漂亮的，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每天都梳鬈发给梅吉招来了许多人的妒忌和厌恶。

这种卷头发的方法是很疼的，但是梅吉已经很习惯，不在意了，她从来不记得有不梳头发的时候。菲有力的胳膊狠心地拉着梳子，梳通缠住的发结，直到梅吉的眼睛含满了泪水。她不得不用双手紧紧地抓住高凳，以防从上面掉下来。那是她学年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星期一，她的生日刚刚过去两天，她紧紧地抓住凳子，出神地想着那套柳木纹茶具。她心里明白，这不过是梦想罢了。韦汉的杂货店里倒有一套，可是她知道它的售价远远超过了她爸爸那微薄的财力。

突然，菲喊了一声，这一声是那样的特别，以致使梅吉从冥想回到了现实。坐在早餐桌旁的男人们也都莫名其妙地转过脸

来。

“天哪!”菲喊道。

帕迪跳了起来，他的脸惊得发呆。以前他从来没听到过菲这样束手无策地呼天喊地过。她手里攥着梅吉的一把头发站在那里，梳子悬在半空，抽动的面部露出一种恐怖和感情突变的表情。帕迪和男孩子们一下子围了过来，梅吉想回身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遭到刷梳带毛的那一面的一击，把她的眼泪都打出来了。

“看哪!”菲敛声屏息地说着，将鬈发举到阳光下，好让帕迪看得见。

那头发在阳光下闪着一片金亮亮的颜色，起初帕迪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发觉有一个小生物正从菲的手上爬下来。他自己也抓起了一卷头发，在闪亮的光线里他看清了，有许多小生物正在顾自忙个不休。每一缕头发上都密密麻麻地粘满了这种白色的小东西，这些小生物正在干劲十足地产出更多的一团团的小东西。梅吉的头发成了它们熙来攘往的繁忙场所了。

“她长虱子了!”帕迪道。

鲍勃、杰克、休吉和斯图尔特都来看了一眼，而且像他们的爸爸那样退到了一个安全距离，只有弗兰克和菲留在原地盯着梅吉的头发，茫然不知所措。而梅吉则可怜巴巴地弯着身子坐在那里，不明白做了什么错事。帕迪在他那把温莎椅中沉重地坐了下来，直愣愣地望着炉火，使劲地眨着眼睛。

“准是从那个该死的达戈女孩那儿传来的!”他转身瞪着菲，终于开口说道：“该死的杂种，这帮不干不净的猪猡!”

“帕迪!”菲喘着气，愤慨地说道。

“对不起，我不该骂人，孩子妈，不过我一想到那个该死的达戈人把她的虱子传给了梅吉，真恨不得马上就到韦汉那儿把那个脏得流油的酒吧砸个稀巴烂!”他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自己的膝

盖，怒火冲天地说道。

“妈，那是什么呀！”梅吉终于挣扎着说道。

“看，你这个小邋遢鬼！”她妈答道，一下子把手伸到梅吉的眼前，“你头上到处都是这些玩艺儿，都是从那个和你要好的意大利姑娘那儿来的！现在我该把你怎么办才好呢？”

梅吉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些在菲光溜溜的皮肤上瞎撞着、要想找到一个多毛的地方的小东西。接着，她哭了起来。

当帕迪在厨房里踱来踱去高声怒骂的时候，弗兰克没用吩咐就拿来了铜盆。帕迪每看梅吉一眼，他的怒火就增加一分。最后，他扣上了帽子，走到后门内的墙上钉着一排钩子的地方，从钉子上取下了马鞭。

“我到韦汉去，菲，我要告诉那该死的达戈人，他的油煎鱼加土豆片干了什么好事！然后我要去见见阿加莎嬷嬷，告诉她我对她都有些什么看法，竟然允许满身虱子的孩子呆在她的学校里！”

“帕迪，小心点儿！”菲恳求道，“要万一不是那意大利女孩子怎么办？即便她身上有虱子，也可能是和梅吉在一起的别人传给她的。”

“废话！”帕迪轻蔑地说道。他步履沉重地走下后台阶，几分钟之后，他们听到他那花毛马的蹄声在路上嗒嗒响起。菲叹了口气，一筹莫展地望着弗兰克。

“哦，我想，要是他不进大狱的话，就算咱们走运了。弗兰克，你最好把小子们都带进去，今天不上学了。”

菲把孩子们的头逐个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然后又检查了一下弗兰克的头，又叫他照样检查了她的头发。没有证据说明其他人传上了可怜的梅吉头上的那种玩艺儿，可是菲不想碰运气。当洗衣用的大铜盆里的水烧开时，弗兰克取下了挂着的洗碟盆，倒进了一半热水，一半凉水。然后他走出门，到棚屋取来了一听

没启口的五加仑装的煤油，又从洗衣房拿来了一条碱性肥皂，就开始从鲍勃头上干了起来。每个人的脑袋都先在盆里浸了浸，倒上了几杯煤油，并在又湿又油腻的乱糟糟的头发上涂满了肥皂。煤油和碱性肥皂起作用了，孩子们连哭带嚎，把眼睛都揉红了。他们抓挠着又红又痛的头皮，狠狠地威胁着要向所有的达戈人报复。

菲走到针线篮那儿，从里面拿出了一把大剪子。她回到梅吉身边。尽管已经过了一个多钟头了，但梅吉还坐在凳子上，没敢动弹。菲手拿剪子站在凳子边上，注视着那飘垂着的美丽的头发。接着，她动手剪了起来——喀嚓喀嚓——直到所有的长鬈发闪着亮光蓬乱地堆在地板上，梅吉那雪白的头皮深一块、浅一块地从头上露出来。这时，她眼中闪动着疑惑的光芒转向了弗兰克。

“我得把头发都剪光吗?”她嘴唇绷得紧紧地问道。

弗兰克伸出了一只手，不以为然地说道：“哦，妈，不一定非得这样吧？要是用煤油好好浸一浸也就可以了。别剪光了吧!”

于是梅吉被带到了案桌的旁边，她端着盆，他们往她的头上一杯一杯地倒着煤油，用那有腐蚀性的肥皂在她剩下的头发上搓洗着。在他们终于觉得满意了的时候，她那为了防止皂碱流进去而紧紧闭着的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的脸上和头皮上起满了一排排小疱。弗兰克把掉在地上的鬈发扫到了一张纸上，扔进了铜火炉里，然后把扫帚杵进一盘煤油中。他和菲也把自己的头发洗了，碱皂烧灼在皮肤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接着弗兰克拿出了一个桶，用洗羊药水刷洗厨房的地板。

当厨房像一个医院似地消过毒以后，他们来到了卧室里，揭起了每张床上的被单和毯子。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花在煮、拧和晒晾家里的单子上了。褥垫和枕头都挂在后栅栏上，用煤油喷过。起居室里的小地毯也彻底拍打了一遍。所有的男孩都被叫来

帮忙，唯独免了梅吉，因为她的脸都丢光了。她慢慢地走开，躲到了谷仓的背后，哭着。擦洗、灼热感和水疱使她的头皮直跳。她羞愧难当，在弗兰克来找她的时候都不敢看他一眼，他也没法把她劝回屋里去。

最后，他不得不使出蛮劲，连拖带拽地把她拉了回来。傍晚前，帕迪从韦汉镇回来的时候，她躲在一个角落里。他看了一眼梅吉那剪过的头，泪水夺眶而出。他坐在他那把温莎椅里，摇晃着，两手捂住了脸，而全家人都站在那里，交替地换着脚，恨不得自己是在别的地方。菲泡了一壶茶，在帕迪缓过劲来的时候，给他倒了一杯。

“在韦汉出了什么事儿?”她问道，“你可去了好长时间了。”

“我用马鞭抽了那达戈人一顿，把他扔进了马槽里，这是一件事。接着，我瞧见麦克劳德站在他的铺子外面看，于是我就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麦克劳德招来几个小酒店里的小伙子，我们把那些达戈人全都扔进了马槽，女人也不例外，又往里面倒了几加仑洗羊药水。然后我赶到学校里去找阿加莎嬷嬷，我跟你说，她一口咬定，她什么都没瞧见过。她把那个达戈女孩儿从座位上揪了出来，查看她的头发。那真是再定准不过了，她满头都是虱子。于是她就把她赶回家去了，并且告诉她，头发不弄干净就不许回来。我离开了她，而德克兰嬷嬷和凯瑟琳嬷嬷把全校每个人的脑袋都检查了一遍，结果找出了好多长虱子的人来。那三个修女在自以为没人看到她们的时候，也发狂似地抓挠着自己的头发。”他一边咧嘴笑着，一边回忆着。接着他看见了梅吉的头，便又冷静了下来。他严厉地瞪着她。“至于你，小姐，再也不准和达戈人或你哥哥们以外的任何人在一起了。他们太坏了，不配和你玩。鲍勃，你听着，在学校的时候除了你和咱们家的孩子以外，不许梅吉和其他人在一起，听见没有?”

鲍勃点点头：“听见了，爸。”

第二天早晨，梅吉惊恐地发现，她也得像平日一样去上学。

“不，不，我不能去！”她呜咽着，双手捂住了脑袋。“妈妈，妈妈，我不能这个样子到学校去见阿加莎嬷嬷！”

“哦，可以的，可以去的，”妈妈答道，毫不理会弗兰克那恳求的目光，“这会给你个教训。”

于是梅吉出门上学去了。她拖着两腿，头上包着一块棕色的印花大手帕。阿加莎嬷嬷根本没注意她，可是在玩的时候，别的女孩子抓住了她，扯掉了她的毛巾，看看她是副什么模样。她的脸只是略微受了些影响，但她那去了遮盖的头却难看之极，发炎肿痛的伤口流着分泌物。就在这时候，鲍勃瞧见了这情形，他赶了过来，把妹妹领到了板球场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别理她们，梅吉，”他粗鲁地说道，拙笨地用头巾把她的头围了起来，轻轻地拍了拍她那倔强的双肩，“这些可恨的小丫头片子！要是我想到从你的头上抓出几只虱子留着就好了。我相信，虱子还会有的。等到人人都忘记了这事的时候，我就往几个人的头上撒它一把。”

其他几个克利里家的男孩都围在梅吉的身边，他们坐在那里保护着她，直到钟响。

吃午饭的时候，特丽萨·安南奇奥到学校来了一会儿。她的头也被剃了。她想要打梅吉，可是那些男孩子轻而易举地就把她挡开了。她退走的时候，用力向空中举起了右臂，拳头握得紧紧的，左手用一种迷惑人的、神秘莫测的手势拍打着二头肌。这手势无人懂得，可男孩子们都费尽心机地把它记了下来，以备将来派用场。

“我恨你！”特丽萨尖叫着，“因为你爸整了我爸，他只好从这个区搬出去了！”她转过身去，哭嚎着从操场上跑走了。

梅吉抬起了头，两眼冷冰冰的，她是在学着做人呢。别人怎么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无关紧要的。别的女孩子都躲着

她，一半是因为她们害怕鲍勃和杰克，一半是因为她们的家长都听说了这件事，所以吩咐她们躲远一点儿。和克利里家搞得太热了常常是要惹麻烦的。这样，梅吉在校的最后几天，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在处处受人冷眼的情况下度过的，也就是说她被完全排斥在外了。甚至连阿加莎嬷嬷都尊重这一新的策略，她转而向斯图尔特发泄她怒火了。

就像生日恰好在要到学校上课的所有孩子一样，庆祝梅吉的生日也推迟到了星期日，那一天她得到了她朝思暮想的那套柳木纹茶具。这套茶具摆在一张做工精致的漂亮的深蓝色桌子和几把椅子上，它们是弗兰克在他绝无仅有的空余时间里做成的。艾格尼丝坐在两把小椅子中的一把里，穿着菲在绝无仅有的空余时间里制做的深蓝色的新衣服。梅吉忧郁地望着每一件器皿周围的蓝白相间的图案；望着那奇形怪状的树，上面挂着滑稽可笑的、蓬蓬松松的花；望着那装饰华丽的小宝塔；望着那对奇怪的一动不动的鸟儿和那些不断地从拱桥上飘渡的小人。它的迷人之处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她模模糊糊地懂得家人为什么要倾其囊箧给她买来这些他们以为她最喜爱的东西。因此，她尽其职责，在小方茶壶里给艾格尼丝泡茶，表现出欣喜若狂的样子。这套茶具她后来又继续用了几年，从来没有打碎过一个，也没碰出过一个缺口。谁都根本没想到她讨厌这套柳木纹家具、那蓝色的桌椅和艾格尼丝的蓝衣服。

1917 年圣诞节的前两天，帕迪带着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星期的报纸和一摞书回到了家里。但是这一次报纸比书显得更重要。它的编辑们已经从极其偶然才能到达新西兰的五花八门的美国杂志中获得了新的构思。整个报纸中间都是战争的特辑，上面

有一些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强攻加利波利[①] 的那防守严密的悬崖的模糊不清的照片；热情赞扬对阵士兵勇猛无畏的长文；自从开始颁发维多利亚勋章以来，所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受勋者的特写，以及一幅很有气派地占了一整版的蚀刻画，画的是一位澳大利亚轻骑兵骑在他的战马上，马刀在握，他的垂边帽翻边上插着长长的、闪闪发亮的羽毛。

弗兰克一有空就抓起报纸，贪婪地读着那特辑，沉浸在他的好战的无聊议论之中，眼中闪动着可怕的光芒。

“爸，我想去！”他一边恭恭敬敬地把报纸放在桌子上，一边说道。

菲猛地转过头来，炖着的食物溅了一炉顶，帕迪从他那把温莎椅中直起腰来，连书都忘记了。

“你还太小，弗兰克。”他说道。

“不，我不小了！我都 17 岁了，爸，我是个男子汉了！为什么当德国鬼子和土耳其人像宰猪似地残杀我们的人的时候，我却稳坐在这里？这是一个克利里家的人尽点本分儿的时候了。”

“你不够岁数，弗兰克，他们不会要你的。”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他们会要的。”弗兰克马上反驳着，他那双黑色的眼睛盯着帕迪的脸。

“可是我极力反对，眼下，你是家里唯一干活儿的人，我们需要你挣来的钱，这你是知道的。”

“可在军队里他们会付我饷金的！”

帕迪大笑起来：“兵老爷挣的钱吗？在韦汉当个铁匠比在欧洲当兵挣的钱多得多啊。”

---

① 加利波利是土耳其南端半岛。1915 年，英法军队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军队进攻该半岛并登陆成功，但由于土耳其军队有德国人的精明指挥而且弹药充足，联军阵亡约十万，未能攻下该岛。

“可是我会升上去的，也许我能有机会干得比一个铁匠更有出息呢！爸，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扯淡！老天爷呀，孩子，你不知道你净在说些什么。战争是可怕的。我是从一个经战千年的国家来的，所以我知道我正在说些什么，你听到过人家谈起过布尔战争吗?① 你到韦汉镇去得够多的了，下次听着点儿。不管怎么讲，我有这样的印象，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利用澳新军团当炮灰，送到敌人的枪口下，放到他们不想浪费他们自己的宝贵军队的地方去。看看穷兵黩武的丘吉尔是怎样把咱们的战士送到像加利波利那种没用的地方去的吧！五万人中间阵亡了一万！是十个人中阵亡一个人的两倍啊。

“你干吗要替老祖国英格兰的战争打仗去呢？她除了叫殖民地的白人移民去流血送命之外，她给了你些什么？要是你去英国的话，他们会因为你是个移民而看不起你的。安·扎隆没有什么危险，澳大利亚也没有危险。胜利了也许对老祖国有很大的好处；但现在是有人为它对爱尔兰的所作所为而给它点儿颜色看看的时候了。要是德国皇帝一直打到河滨街② 去，我保准连一滴眼泪也不掉。”

“可是，我想去当兵，爸！”

“什么你都可以想，弗兰克，但是，不准你去当兵，所以你最好是把这个想法全忘掉算了。你还不够当兵的个头儿呢。”

弗兰克的脸刷地涨红了，嘴唇抿了起来。个子矮小正是他的痛处。在学校的时候，他一直是班上最矮的学生，因为这个他打了比别人多一倍的架。最近，一种可怕的怀疑开始侵入他的身心，因为他到了 17 岁，他还是 5 英尺 3 英寸高，和 14 岁的时候

① 布尔战争是 1899 年到 1902 年布尔人（非洲南部荷兰人的后裔）与英国人的战争，布尔人战败。

② 英国伦敦一街道。

一模一样。也许他不再长个儿了。他所知道的只是他的身体和精神所忍受的痛苦、过度的紧张、锻铁以及徒劳无益的希望。

打铁的这个行当使他获得了与他的身高不相称的体力。如果帕迪不是有意识地为弗兰克这样性情的人选择了这个职业的话，那他就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了。17 岁的时候，他个子矮小，气力过人，打起架来从未败过北，这在整个塔拉纳基半岛上已经是有了名的了。在他打架的时候，愤怒与他所遭受的挫折就一古脑儿地发泄出来，加之他体格健壮，头脑敏捷，性子暴烈，并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就连当地个头最大、体力最强的人也无法与之抗衡。

那些个子越大、越是强壮的人，弗兰克就越想看到他们败倒在地，威风尽失。与他不相上下的人对他退避三舍，因为他好寻衅是尽人皆知的。近来，由于他总是四处找人挑战，因此他在年轻人中离群了。当地的人至今还在谈着他当年把吉姆·柯林斯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的事，尽管吉姆·柯林斯有 22 岁了，不穿靴子站着也有 6 英尺 4 英寸高，连马都举得起来。弗兰克的右臂打断了，肋骨打折了，可他还是接着打下去，直到把吉姆·柯林斯打得血肉模糊地趴在他的脚下方才罢休。他费了好大劲才克制住自己，没把吉姆失去知觉的脸踢扁。弗兰克的胳膊刚一痊愈，肋骨上的绷带刚一解下，他就到镇上去了一趟，把一匹马举了起来，这仅仅是为了说明并不只是吉姆才有这个能耐，能否把马举起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高矮。

作为这种特技的老手的帕迪很清楚弗兰克的名声，也颇为理解，弗兰克之所以打架是为了博取别人的尊重，尽管当弗兰克打架影响了铁匠铺里的活计时，他会发火儿。帕迪自己也是个矮个子的人，他也曾经用打架来证实自己的勇气。但是，在他的爱尔兰老家，他是不算矮的，在他到达新西兰的时候——这地方的男人个头高一些——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因此，他从来没像弗兰

克那样为自己的高矮而伤过脑筋。

现在，他仔细地打量着这孩子，试图去理解他，但却理解不了。不管他如何努力避免对他的歧视，但在几个孩子中，弗兰克还是最不讨他喜欢的一个。他明白，这使菲很伤心，也明白她在为他俩之间的这种无言的对抗而忧心忡忡，然而，即使是他对菲的爱也无法克服他对弗兰克的恼怒。

弗兰克张着他那双短短的、好看的手护着那张摊开的报纸，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帕迪的脸，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既恳求、又倔强得不屑于恳求的、傲慢而古怪的神色。这简直是一张外人的脸！既没有克利里家的特征也没有阿姆斯特朗家的特征，也许他眼睛周围那点像菲的神态是个例外，如果菲的眼睛是黑色的，并在遇到小小的刺激时就能像弗兰克的眼睛那样闪闪发光的话。有一点这小伙子是不缺乏的，那就是勇气。

帕迪一提到弗兰克的个子，这个话题也就戛然而止了。全家人在非同平日的沉默中吃着炖兔子，就连休吉和杰克在这场尴尬而不自然的谈话中也蹑手蹑脚起来。梅吉拒绝吃饭，一个劲地看弗兰克，就好像他随时会从眼前消失似的。弗兰克不紧不忙地吃完了饭，一到能走的时候，就说了声“对不起”离桌而去。片刻之后，他们就听见从柴堆那边传来了斧子的沉闷的砰砰声。弗兰克正在劈着那些帕迪带回家存着过冬用的、燃烧缓慢的硬圆木。

在大家都以为梅吉已经上了床的时候，她悄悄地爬出了卧室的窗户，偷偷摸摸地来到了柴堆。这个地方对保持整座屋子的勃勃生气是非常重要的：大约有一千平方英尺的地面满满当当地铺着一厚层木片和树皮，一边是高大的圆木垛，那里是还没有劈小的木头；另一边是劈得大小适合于火炉炉膛的整整齐齐的木柴，堆在那里像是一堵拼花的墙。在这片空场的中央有三个根须犹在的树墩，那是劈不同的木材时用的。

弗兰克并没有在墩子上劈柴，他正在对付一根粗大的桉木圆

材，把它劈小以便可以放到最低、最宽的墩子上去。这根躺在地上的圆木直径有两英尺，两头钉着大铁钉，使它不能移动。弗兰克叉开腿站在上面，正在把脚下的圆木一劈为二。斧子在嗖嗖地飞舞着，斧柄在他那滑溜的掌心里上下滑动着，发出嚓嚓的响声。只见那斧子忽而被光闪闪地举过头顶，忽而银光一闪，直落而下，在其硬如铁的木质上砍出一个楔形口子，就像劈松木或落叶木那样轻而易举。劈下来的木片四处乱飞，汗水像小泉似地在弗兰克的光着的胸前和背后流淌着。他把手绢缠在额头上防止汗水迷住他的眼睛。站在木头上往下劈是个危险的活儿。错了节奏或劈偏了，就可能把一只脚砍下去。他的手腕上戴着皮腕带，吸收着从胳膊上流下来的汗水，可是他那灵巧的双手却没戴手套，它们轻巧地抓着斧把，表现出了精湛的掌握方向的技能。

梅吉在他扔在一边的衬衣和汗衫旁边蹲了下来，满怀敬畏地看着。旁边放着三把备用的斧子，因为即使用最锋利的斧子来劈桉木，用不了多少时间，它也会变钝的。她抓住了一把斧子的柄，将斧子拉到了膝盖上，希望自己也能像弗兰克那样劈木头。斧子沉得厉害，她几乎举不动。殖民地用的斧子是单刃的，锋利得吹发可过，这是因为劈桉木用双刃斧太轻了。斧背有一寸厚，十分沉重，斧把从中穿过，用外加的斜木片楔牢。松垮的斧子头使起来会脱落，像重磅炮弹似地凌空飞起的，能致人以死命。在越来越昏黄的光线中，弗兰克几乎是本能般地劈着柴。梅吉以长期练就的本领不费力气地躲避着飞来的木片，耐心地等待着他去发现她。圆木已经劈开一半了，他喘着气，转身到了另一头。接着，他又抡起了斧头，开始劈另一头了。为了少损失木料和加快进度，那劈缝又深又窄。在他劈到圆木的中心时，斧子头完全砍进去了，大块大块楔形的木头在离他身体越来越近的地方飞起来。他全然不顾，劈得反而更快了。突然，轰的一声那圆木断开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轻巧自如地跳到了空中，因为在斧子砍到

最后一下以前，他觉察到那圆木差不多就要断了。在那木头向内垮落下去的时候，他落到了一旁的地上，微笑着。然而这并不是快乐的微笑。

他转过身去，拿起一把新的斧子，这时他看见他的妹妹穿着整洁的睡衣耐心地坐在一边，一会儿解开扣子，一会儿扣上扣子。更为新奇的是看见她的头发并不像往常一样用手帕扎着，而是成了一团团短小的鬈发，不过他断定男童发型对她来说是适合的，希望她能保持这种发型。他向她走了过去，蹲了下来，斧子横在膝头上。

“你这个小蠢货，你是怎么出来的?”

“斯图睡着以后，我就从窗口爬出来了。”

“你要不注意的话，那你就会变成像男孩儿一样的调皮丫头了。”

“我不在乎。和男孩儿玩总比我自个儿一个人玩好呀。”

“我想是吧。”他背靠着一根圆木坐了下来，疲倦地把头转向她。“怎么回事儿，梅吉?”

“弗兰克，你不会真走，对吗?”她把那指甲盖咬得不像样的双手放在他的大腿上，急切地抬头望着他。她张着嘴，因为不想让眼泪流下来，鼻子已经堵死了，不能顺畅地呼吸。

“我也许要走的，梅吉。”他温和地说道。

“哦，弗兰克，你不能走，妈和我需要你！说实话，没有你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尽管这话使他痛苦，他还是笑了笑，因为她是在无意中说着与菲所说过的同样的话。

“梅吉，有时候事情并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这一点你应该明白才是。人家总是教我们克利里家的人，要为所有的人的利益而出力，决不能首先为我们自己着想。可是我不同意，我想，我们应该能够首先为我们自己着想。我想走，因为我 17 岁了，到

了我自己谋生活的时候了。可是爸说不行，为了全家人的利益，需要我留在家里。而且，因为我还不到21岁，所以我得按爸说的那样做。”

梅吉认真地点了点头，试图理清弗兰克对她所做的解释的头绪。

“哦，梅吉，我认真地考虑了很长时间。我是要走的，这是确定无疑的。我知道，你和妈妈会想念我。可是鲍勃很快就长大了。爸和弟弟们是一点儿也不会想我的。爸感兴趣的不过是我挣回来的钱。”

“那你还喜欢我们吗？弗兰克?”

他转身把她搂进了怀里，紧紧地搂着，抚摸着她，痛苦中掺杂着高兴，但更多的是伤心、悲苦和渴望。“哦，梅吉！我对你和妈妈的爱比他们全都加在一起还要多！天啊，为什么你不大一点儿，使我可以和你谈谈呢？也许你这么小反而更好吧，也许更好一些……”

他突然放开了她，努力控制住自己，他的头靠着圆木，前后摇晃着，他的喉咙和嘴在抽搐着。接着，他望着她说：“梅吉，你再大一点儿，就会更懂了。”

“求你别走，弗兰克。”她重复道。

他笑了，笑得像是在呜咽：“哦，梅吉！难道你听到了什么吗？哦，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的是今天晚上你看见我的事对谁也不能讲，听见了吗？我不想让他们认为你很清楚这些事。”

“我听清了，弗兰克，我全听清了，”梅吉说，“我一个字也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保证。可是，哦，我真希望你用不着走才好!”

她太小了，除了能告诉弗兰克像假如他走了，家里还能有谁之类不假思索的心里话之外，她也讲不出更多的东西。他是唯一公开钟爱她的人，是唯一举她、抱她的人。在她还小的时候，爸

倒是常常抱她的，可是自从她一上学，他就不再让她坐在他的膝头上了，也不让她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了。他说："梅吉，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而妈呢，老是那么忙，那么累，整个儿心都放在孩子们身上和家务上。和她最贴心的是弗兰克，弗兰克是她那有限的天空中的一颗灿烂的明星。他似乎是唯一能从坐着和她谈话中体会到乐趣的人，他用她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万物。

自从艾格尼丝掉了头发那天以后，弗兰克就无处不在了。管她遇到不少伤心事，但哪一件也没有伤透她的心。不管是条，还是阿加莎嬷嬷，或者是虱子，都是如此，因为还有弗兰能给她慰藉呢。

可是她还是站了起来，努力笑了笑："要是你非走不可的话弗兰克，那也没什么。"

"梅吉，你该睡觉去了。你最好在妈妈查铺以前回去。快走吧，赶快！"

这个提醒把她脑子里的事全赶跑了。她赶紧低下脸，提起了睡衣的后摆，把它从两腿之间抽了过来。她跑着的时候就像提着一条翻到了前面的尾巴，赤裸的双脚踩着木条和尖利的木片。

第二天清早，弗兰克走了。当菲把梅吉从床上拉起来的时候，她又严厉又干脆。梅吉像是让热水烫了一下的猫似地跳了起来，自己动手穿着衣服，甚至连那些小扣子都没用人帮忙扣。

在厨房里，男孩子们都闷闷不乐地围坐在餐桌旁，帕迪的椅子是空的。弗兰克的椅子也是空的。梅吉悄悄地溜进了自己的座位，坐在那儿，吓得牙齿打颤。早饭以后，菲声色俱厉地把他们全都赶到外面去了。在谷仓后面，鲍勃把这一新闻透露给了梅吉。

"弗兰克逃走了。"他吸了一口气。

"兴许，他只不过是到韦汉去了。"梅吉猜道。

"不会的，你这个笨蛋！他跑去参军了。噢，我希望我也长

得够壮实，跟他一块去！这个走运的老傻瓜！”

“嗯，我希望他还留在家里。”

鲍勃耸了耸肩：“你真是个丫头片子，我就知道黄毛丫头会这么说的。”

梅吉没有理会这句普普通通的挑衅话，她顾自走进家去找妈妈，想问问她能够做些什么。

“爸上哪去了？”在菲让她去熨手帕的时候，她问道。

“上韦汉镇去了。”

“他能把弗兰克带回来吗？”

菲哼了一下：“要想在这个家里保守个秘密简直是办不到。不，在韦汉是抓不到弗兰克的，他心里也明白，他到那儿是给旺加努伊的警察局和军队拍电报去了。他们会把他送回来的。”

“哦，妈妈，我希望他们能找到他！我不愿意让弗兰克走！”

菲把搅乳器里盛的东西噗地倒在桌子上，用两块木拍板使劲地拍着那堆含水的、黄色的奶油。“咱们谁都不愿意让他走。就因为这个爸才去想法让他们把他带回来的。”她的嘴颤抖了一会儿，更加用力地拍着那堆奶油。“可怜的弗兰克！可怜哪，可怜的弗兰克！”她叹息着，这一声叹息不是冲着梅吉的，而是冲自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们要替我们还孽债。可怜的弗兰克，事事不称心……”这时她发现梅吉停手不熨了，于是就闭了口，不再言语了。

三天以后，警察把弗兰克带了回来，送他回来的警士告诉帕迪说，他反抗得很厉害。

“你们倒真有个打架的好手！当他看到军队里的那些小伙子发觉了他的时候，他撒腿就跑。他奔下台阶，跑到了大街上，后面有两个士兵在追他。要不是他运气坏，正碰上一个巡逻的警官的话，我估计又得叫他跑脱了。他还狠狠地干了一架呢。用了五个人才把手铐子给他铐上。”

他边说着，边解下了弗兰克身上那沉重的铁链，粗暴地把他推到了前门。他被帕迪的身子绊住了，他马上往后退缩着，仿佛这种触碰刺痛了他似的。

孩子们躲在离大人20英尺远的房子边上，观望着，等待着。鲍勃、杰克和休吉直愣愣地站着，巴不得弗兰克再干上一架。哥图尔特只是文静地观看着，这文静出自那颗平和而又富于同情幼小的心灵。梅吉两手捂在脸蛋上，由于非常害怕有人会伤害弗兰克而揉搓着脸颊。

他首先转过身来望着他的母亲，那双黑眼睛和灰眼睛交流着一种从未用语言表达过的隐秘而又痛苦的感情，这是前所未有的。帕迪那凶狠而又阴沉的目光镇住了他，那目光充满了轻蔑严峻，仿佛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而弗兰克那耷拉着的眼皮使他更有理由怒气冲冲了。自从那天以后，除了普通的客套以外，帕迪不和弗兰克多说一句话。但是，弗兰克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面对那帮孩子了。他感到羞愧和窘迫，生气勃勃的鸟被从广阔无垠的天空赶了回来，翅膀被剪去，歌声被茫茫的沉寂吞没。

梅吉一直等到菲的例行夜间查铺过去之后，才爬出了敞开的窗口，向后院走去。她知道弗兰克会呆在什么地方，他高高地躺在谷仓里的干草堆上，平安地躲过了窥探的眼睛和他的父亲。

“弗兰克，弗兰克，你在哪儿?”当她拖着脚步走进了悄然无声的黑沉沉的谷仓时，她小声地喊道。她像个动物一样用脚趾敏感地探着前面情况不明的地面。

“我在这边，梅吉。”传来了他疲倦的声音，这声音简直完全不像弗兰克的声音了，既无生气又无热情。

她顺着声音走到了他四仰八叉地躺着的干草堆上，蹲伏着依偎在他的身边，双手紧紧地抱着他的胸膛。“哦，弗兰克，你回来了，我真高兴啊。”她说道。

他哼了哼，在草堆里往下滑了滑，直到身子滑得比她还低，

依偎把头放在她的身子上。梅吉抓着他那又厚又直的头发，低声地哼唱着。谷仓里一片漆黑，无法看见她，但这无形的同情使他的感情的闸门打开了。他流泪了，身子痛苦地扭动着，他的泪水打湿了她的睡衣。梅吉没有哭。在她那幼小的心灵中有些东西已经相当老成了，已经像一个女人那样能感到被别人所需要时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刺激的欢乐了。她坐在那里，轻轻地摇着他的脑袋，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直到他的悲伤烟消云散。

第 二 部

1921—1928

拉 尔 夫

3

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的那辆崭新的戴姆勒汽车[①] 在那穿越一片长长的、银白色的草地的小路上向前行驶着，路上布满了车辙的印痕，强烈的阳光刺得他半闭着眼睛。他思量着，这条通往德罗海达的道路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年轻时代的回忆。这不是爱尔兰那可爱的雾气弥漫的绿色草地。德罗海达会是什么样子呢？没有战场，没有权力的宝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这些日子他的幽默感有所收敛，但其强烈程度却不减往日。他在头脑里勾画出了一个克伦威尔[②] 式的玛丽·卡森的形象，她正在滥施她独特的、帝王般的淫威。其实也用不着这样夸张的比喻。毫无疑问，女人在行使权力和控制别人方面是丝毫不亚于往日那些强权在握的军阀的。

穿过一片黄杨树和桉树，最后一道大门已经在望了。汽车颤动了一下，戛然停住。拉尔夫神父把一顶破破烂烂的灰色的宽边帽戴到头上，遮挡阳光。他走下车来，慢慢地向木柱上的钢插销走去。他把插销往后一拉，不耐烦地猛然拉开大门。在基兰博神父邸宅和德罗海达邸宅之间总共有 27 道大门，每一道门都意味着他要停下来，走出汽车，打开门，再回到汽车里，驱车穿过去，然后再停车，再出来，返回去关上大门，然后再回汽车，向下道门开去。有无数次了，他都渴望能至少把这种程序省去一

① 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

② 奥列弗·克伦威尔（1599—1658），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首领。

半，一路开下去，让那些门像一串受惊的嘴巴似地张开着留在他身后。但是，尽管他有令人敬畏的职业，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一定会受到大门主人的重罚的。他真希望马匹能和汽车跑得一样快，一样有效，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从马背上开门关门，而用不着下来了。

“无一物无其弊啊。”他说着，拍了拍那辆崭新的戴姆勒汽车的仪表板，驶过了最后那一英里不见树木的草地，来到了这个围场府邸。大门在他身后牢牢地拴住了。

即使是对于一位看惯了巨宅和大厦的爱尔兰人来说，这座澳大利亚的府邸依然是令人赞叹不已的。德罗海达是这个地区最古老、最巨大的产业，它的那位老态龙钟的主人不久前在这片产业上建了一座能与之相匹配的宅邸。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是用东边五百英里外的采石场运来的、人工凿成的米黄色沙岩建造的。它的建筑结构是乔治王朝式的，质朴而又大方。它的底层有许多扇宽大的玻璃窗，以及带铁柱子的宽阔的游廊。每一扇玻璃窗上都装着黑色的木百叶，这不仅仅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实用。在炎热的夏天，把它们拉下来就可以使室内保持阴凉。

虽然眼下已经是萧萧金秋，但细长的藤条却依然一派葱绿。春天的时候，那棵 50 年前与这所房子竣工同日栽下的紫藤开满了密不透风的淡紫色的花簇，熙熙攘攘地爬满了外墙和游廊的顶棚。房子的周围是几英亩用长柄镰极其精心地修整过的草坪，草坪上点缀着一片片整整齐齐的花圃，即使是在眼下，它们也依然盛开着色彩缤纷的玫瑰花、香罗兰、大丽花和金盏花。一排高大的魔鬼桉[①]，树干浅白，拔地 70 英尺，遮住了楼房，挡住了无情的阳光。这排桉树的一些枝杈有时和紫茉莉的藤蔓缠绕在一起，露出了亮红的色彩。连那些不可或缺的内地怪物——贮水箱也厚

① 一种澳洲的桉树。

厚地长上了一层耐寒的、土生土长的藤蔓和紫藤，它们看上去与其说是实用的，倒不如说是装饰性的。多亏了已故的迈克尔·卡森先生对这个邸宅一片热心，他在贮水箱之类东西上是从不吝惜金钱的。据说，十年不雨，德罗海达邸内的草坪依然可以一片青翠，花坛里的鲜花也照样盛开不败。

当你走近这个围场府邸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幢房子和那些魔鬼桉，可接着你便会发觉它的背后和两侧有许多一层楼的黄色砂岩砌成的房子。加顶的坡道把它们和主体建筑连接在一起，坡道的顶上长满了爬山虎。满是辙印的小路的尽头是一条宽阔的砾石车道，它在那座大房子的一侧拐进了一片圆形停车场，继续往下延伸着，直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那儿是德罗海达的真正的干活场所。与遮蔽那座主楼的魔鬼桉树比起来，拉尔夫神父自己更喜欢那些巨大的花椒树，它们把附属建筑物和有关的活动统统都掩盖起来了。花椒树上长着厚密的、浅绿色的叶子，蜜蜂在嗡嗡飞舞着，这些懒洋洋地低垂着的树叶在内地牧场是典型的。

拉尔夫神父将车停在车场里以后，走上了草坪，这时，女仆已经在前廊上等着了，她那长着雀斑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早安，明妮。”他说。

“哦，神父，在这么个晴朗美丽的早晨看到您真是太高兴了。”她带着很重的口音说着，用一只手把门推开，又伸出另一只手去接他那顶破旧的、并非教士用的帽子。

镶着大理石方砖的大厅里光线昏暗，宽大的楼梯上装着黄铜扶手。他站在那儿，直到明妮向他点了一下头，他才走进客厅。

玛丽·卡森正坐在高背椅中，窗户敞开着，这是一扇从地面直抵天花板的落地窗，足足有 15 英尺高。对于从窗外吹来的冷风，她显然没有在意。她那浓密的红发几乎依然像她年轻时一样光亮，尽管年龄已经使她那粗糙的、多斑的皮肤长出了更多的斑

点。对于一位65岁的女人来说，她的皱纹并不算多，很像绗过的床罩上的细小的菱形褶皱。她那罗马式的鼻子两边各有一条深深的纹路，直通嘴角；那双浅蓝色的眼睛毫无表情——这些是显示性格倔强的地方。

拉尔夫神父默默地走过奥巴松地毯[①]，吻了吻她的手。这姿势十分适合于像他这样身高的、优雅的男人，特别是因为他穿着这身使他具有某种宫廷气派的平绒黑法衣。她那双毫无表情的眼睛突然露出了扭捏而又喜悦的样子，玛丽·卡森几乎是在傻笑了。

“你要喝点茶吗，神父?”她问道。

“这就要看你是否愿意听弥撒了。”他边说着，边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交叉起双腿，拱起的法衣下面露出了马裤和高统靴，这种打扮是当地教区特许的。“我给你带来了圣餐，不过，要是你想听弥撒的话，我几分钟以后就可以为你做，等一会儿再吃我并不在乎。”

“你对我太好了，神父。”她十分得体地说道，心里非常清楚，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所敬重的并不是她，而是她的钱。“请用茶，”她接着道，“有圣餐我就很高兴了。”

他克制着自己，使脸上不露出怨恨的神色。这个教区是他培养自我克制的好地方。假如有朝一日他有机会摆脱他的脾气给他招来的默默无闻的处境，他不会再这样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了。但要是他善用心机，能打好手中的牌，那这位老太太或许就能使他如愿以偿的。

“我得承认，神父，去年过得很愉快，”她说，“比起老凯利神父来，你让人满意得多了，愿上帝让他灵魂烂掉吧。”她说最后一句时，声音突然变得恶狠狠的，十分刺耳。

他抬眼看着她的脸庞，使劲眨着眼皮。“亲爱的卡森夫人!

---

① 法国奥巴松所产的地毯。

这可不很像是一位天主信徒的感情啊。”

“可这是实话。他是个喝起来没完没了的老酒鬼，我相信，上帝会让他的灵魂像他那酒鬼身子一样腐烂的。”她向前一倾身。“到现在为止我跟你相当熟了，我想，我有资格向你提几个问题，对吧？毕竟，你可以随意使用德罗海达，就像它是你自己的运动场一样——学学怎样做一个牧场主，把骑术练得更高明一些，超脱一下基里[①] 的人世沉浮。当然，这全是应我的邀请，可我的确认为我有资格得到你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是吗？”

由她来提醒他，他应该对她心怀感激，这是他所不情愿的，可是，他却一直在等待着她认为她有权向他提出一些什么要求的这一天的到来。“的确是这样的，卡森夫人。对于你让我随意出入德罗海达，还有你送给我的那些礼物——马匹、汽车，我是感激不尽的。”

“请问尊寿几何？”她开门见山地问道。

“28。”他答道。

“比我想的要小些。可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该派像你这样的神父到基里这种地方来的。你干了些什么使他们把你派到了这个偏远的地方来呢？”

“我冒犯了主教大人。”他笑了笑，镇静地说。

“一定是这么回事，我认为像你这样一位才华超卓的神父在基兰博这种地方是不会感到快乐的。”

“这是上帝的旨意。”

“扯淡！你是因为为人不当才到这儿来的——你本人为人不当。每一位主教大人都不例外，只有教皇才是十全十美的。基里和你的天赋格格不入，这一点我们都明白。这倒不是说我们乐意有像你这样的人来代替他们通常派给我们的那些授了圣职的懒

① 基兰博的简称。

蛋，而是说，你的天赋要涉足于教会的神权才如鱼得水，而不是在这里的羊马之间。穿上红衣主教的红袍，那你看上去就神气极了。”

“我恐怕没这个造化。我想基兰博虽算不上是教皇主教使节版图的中央吧，可还有更糟糕的地方呢。我在这儿至少有您，有德罗海达。”

她心领神会地接受了他那有意的、露骨的奉承，她欣赏他那堂堂的仪表，他那殷勤的关注和他那机灵敏锐的头脑。真的，他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红衣主教的。在她的一生中，她记不得见过比他更英俊的人了，也记不得见过用大体相同的方式来运用其英俊的魅力的人。他一定知道他自己的长相如何：高高的身材和匀称的体魄，英俊的富于贵族气派的容貌，身体的各个部分搭配得极其和谐。他是上帝的得意之作，在上帝创造万物中，如此慷慨的赐予是寥若晨星的。从他头上那蓬松乌黑的鬈发和那令人惊讶的湛蓝的眼睛，到他那小而纤细的手脚，都是完美无缺的。是的，他一定意识到他的一切。然而，他身上有一种超然的神态，这使她感到他从未被自己的美貌所奴役，并且永远也不会。倘若必要的话，他会若无其事地运用他的美貌去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不过，他好像并不沉醉于自己的美貌，他似乎认为受自己的美貌影响的是最不足挂齿的。她很愿意了解，在他往昔的生活中是什么使他变成这样的。

令人不解的是，偏偏有许多教士俊美如阿多尼斯[①]，风流如唐·璜[②]。他们奉行独身生活是为了逃避那其中的后果吗？

“你为什么甘心在基兰博呢？”她问道，“为什么不放弃教职，而宁可如此将就呢？以你的才能，你是可以在许多方面发财致

① 希腊传说中的神祇，相传为爱神阿芙罗狄蒂所恋的美少年。

② 西班牙传奇中的人物，是一个生活风流的贵族，屡见于西方诗歌、戏剧中。

富、有权有势的。你总不能对我说权力对于你毫无吸引力吧。”

他的左眉扬了起来。“亲爱的卡森夫人，你是一位天主教徒。你知道我立下的誓言是神圣的，我将至死做一个教士。我不能背弃我的誓言。”

她纵声大笑。“啊，得啦，你当真相信，要是你放弃了你的誓言，他们会追着你对你天打五雷轰、狗咬枪击吗?”

“当然不会啰。我也不相信你会傻到以为我侧身于教士的行列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

“嗬，真尖刻，德·布里克萨特神父！那么，是什么拴着你呢？是什么迫使你忍受尘灰、暴热和基里的苍蝇之苦呢？你完全明白，这也许是一种无期徒刑呀。”

一丝阴影片刻间掠过了那双湛蓝的眼睛，但是他微微一笑，垂怜地对她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安慰者，对吗?”他双唇张开，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我从小受的就是把我培养成教士的教育，但还远不止于此。对一个女人，我怎么解释才好呢？我是一个中空的躯体，卡森夫人，常常是由上帝来填充它的。倘若我是个更好一些的教士，那就根本不会觉得有空荡的时候。受上帝的填充，与上帝浑然一体，那是不受地点影响的。不管我是在基兰博或是在主教的殿堂里，全都一样。但是，要说明白是不容易的，因为，即使对教士来说，这也是一大玄秘。这是天赐神授，其他人是永远也无法了解的。也许，就是这么回事吧。放弃它吗？我做不到。”

“这么说是一种力量啰，对吗？那么，为什么它只被给予了教士呢？是什么使你认为，在叫人筋疲力尽的冗长的仪式期间涂抹圣油就能赋予任何人以这种力量呢?”

他摇了摇头。“这是多年的生活所获得的，甚至在授圣职之前就这样了。这是苦心经营的结果，它使躯体向上帝洞开。这是苦心挣来的！是日积月累而得到的。这就是誓言的目的，难道你

不明白吗？教士的心境不受红尘俗物的干扰——没有对女人的爱欲，没有对金钱的迷恋，也没有因为要听命于他人而于心不甘。贫穷于我毫不新奇。我并非出身于富有之家。抱朴守贞于我决非难事。服从又如何呢？对我来说，这是上述三条中最难办到的事。可是，我会服从的，因为如果我把自己看得比作为上帝的寄身更重要的话，那我就一无是处了。我是要服从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意毕生在基兰博受苦受难。”

“那么，你是个笨蛋，”她说，“我也认为还有比爱侣情人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当上帝的寄身可不在此列。真是怪哉。我从来没想到你是这样狂热地笃信上帝，我还以为你是个持怀疑态度的人呢。”

“我确实抱有怀疑。有思想的人对什么不怀疑呢？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感到空虚的原因，”他望着她背后的某种她所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我想，我为了能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教士，已经抛弃了我的一切抱负、所有的欲念，这你知道吗？”

“不论什么事，完美无缺总是枯燥难耐的，”她说道，“我本人倒喜欢少许带点儿瑕疵。”

他笑了起来，赞赏而又多少有些妒忌地望着她。她真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她已经孀居了 33 个春秋，唯一的儿子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死去了。由于她在基兰博的地位非同一般，因此她从来没考虑过她所熟识的几个雄心勃勃的男人向她做出的表示。作为迈克尔·卡森的未亡人，她无疑是个皇后，但一旦作为某人的妻子，她得把她对一切的控制权都交给了那个人。但玛丽·卡森的抱负并不是当个副手。因此，她发誓弃绝肉欲，宁愿舞权弄势。很难想象她会养上个把情夫，因为就流言蜚语而言，基兰博就像一根适合于传电的导线。但她既不通达人情也没有人的弱点。

而现在，她已经被公认到了老耄之年，不复有肉体上的冲动

了。倘若新来的年轻神父对她勤于职守，而她回赠给他诸如小汽车之类的薄礼，这根本没有什么不当。她一生都是教会的坚实后盾，一直以相称的方式支持她的教区和教区的宗教首领，甚至在凯利神父做弥撒时一个劲儿地打嗝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凯利神父的继承者心怀好感、宽厚相待的并不是她一个人。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也受到了他教区每一个教民的理所当然的拥戴，不管是富者还是穷人。如果住在较远的教区的教民不能到基里来见他的话，他就去看望他们。在玛丽·卡森没送他汽车之前，他是骑着马去的。他的耐心与仁慈使他博得了全体教民的喜欢以及部分教民的由衷的爱戴。布格拉的马丁花了不少钱修葺了神父的住宅。迪班—迪班的多米尼克·奥鲁尔克出钱雇了一名好管家。

因此，玛丽·卡森从她那受人尊重的年纪和地位出发，觉得她是可以安然无事地细玩慢赏拉尔夫神父的。她喜欢和一个与她同样聪明的头脑斗智，她喜欢智胜他，因为她对自己实际上是否智胜了他根本没有把握。

“让我们再回到你刚刚说过的、基里不在教皇主教使节版图中央的话题上来吧，”她说着，身子往椅子里陷了陷，“你认为有什么能把那位神父先生好好震撼一下，使基里成为他的生活的中心呢?”

神父哀婉地一笑。“这就不好说了。来个一鸣惊人吗？突然拯救了一千个灵魂，突然有了使病者健步、使盲者复明的本领……但是，出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哦，得啦，这我可怀疑！这只不过是上帝变了他的法子罢了。这年头他用的是钱。”

“你真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也许这正是我这样喜欢你的缘故，卡森夫人。”

“我的名字叫玛丽。请叫我玛丽。”

恰好在德·布里克萨特神父说“谢谢你，玛丽”的时候，明

妮推着茶点车走了进来。

玛丽·卡森一边吃着新做的糕饼和鳀鱼吐司，一边叹道："亲爱的神父，我希望你今天上午能特别卖力地为我祈祷。"

"叫我拉尔夫吧。"他说道。接着，他又调皮地说："我怀疑我是否能比平常更卖力地为你祈祷，不过我试试看吧。"

"哦，你真叫人着迷！或许这话是冷嘲热讽吧？我一般不喜欢一眼望穿的东西，可是对你，我始终没有把握，那显而易见的东西是否掩盖着更深一层的东西。就像驴子前面的胡萝卜。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你对我的真实看法到底如何，我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你非常圆滑，决不会对我讲的。这太有意思了，太使人着迷了。不过，你一定得为我祈祷。我老了，而且罪孽深重。"

"岁月偷逝，对你我都一样，而且我也是有罪孽的。"

她忍不住轻轻地干笑了一声。"我倒真想以很高的代价来知道你是怎样造孽的呢！真的，我确实想知道。"她沉默了片刻，然后改了话题。"眼下我的牧场里缺一个工头。"

"又缺人了？"

"去年就缺了五个。要找像样的人越来越难了。"

"噢，听人说你不是个慷慨大方、体谅别人的雇主。"

"啊，放肆！"她喘了口气，笑了起来。"是谁给你买了一辆崭新的戴姆勒汽车，你才用不着在马背上颠的？"

"啊，可是，瞧我为你祈祷得多卖力气呀！"

"要是迈克尔有你一半的才智和品格，那我也许就会喜欢上他了。"她出其不意地说道。她的面容为之一改，变得恶狠狠的。

"你认为我在世上无亲无眷，非得把我的财产和土地留给教会，是吗？"

"我不知道。"他平静地说着，给自己又倒了点儿茶。

"实际上，我有个弟弟，他家大口巨，人丁兴旺。"

"这太好了。"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结婚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我知道，在爱尔兰我是永远找不上一门好亲事的。在那里一个女人非得有教养、有背景，才能找上一位阔丈夫。于是，我用两只手没命地干活，攒够了盘缠，到有钱的男人没那么挑剔的国土上来了。我到这儿的时候，我所有的一切只是一张脸、一个身子和一个比人们认为女人应该有的更聪明的头脑。就凭这些，我就抓到了迈克尔·卡森。他是个傻阔老，一直到死都非常宠爱我。”

“那你弟弟呢?”他觉得她扯远了，便提醒道。

“我弟弟比我小 11 岁，算来现在也该有 54 岁了。现在活着的就我们两个人了。我几乎不认识他，我离开高尔韦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眼下他住在新西兰。如果他是为了发财而移居国外的话，他到如今也还未成功。

“可是昨天晚上，当牧场的工人给我带来消息，说是阿瑟·蒂维厄特已经打铺盖卷走了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帕德里克。我在这里，不会再年轻了，身边没有家人。我想到了帕迪是个经营土地很有经验的人，可是没有钱去买自己的土地。我想，干吗不给他写封信，叫他带着儿子们到这儿来呢？我死了以后，他就继承德罗海达和米查尔有限公司，因为比起那些在爱尔兰的堂表亲来，他是我唯一活着的近亲。”

她笑了笑：“等到现在也许显得有些愚蠢了吧，对吗？他早晚会来的，也会习惯在黑土平原上放羊的。我敢肯定，在黑土平原上放羊和在新西兰放羊大不一样。然后，在我死了以后，他就可以顺顺当当地继承我的事业。”她低下了头，凝神注视着拉尔夫神父。

“我不明白，你怎么早没想到呢。”他说。

“哦，我想到了。不过，直到最近我才想到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有许多贪婪的人急不可耐地等着我咽下最后一口气。只是在最近，我的寿终之日似乎比以往离我更近了，我才觉得……

哦，我不知道。有自己的亲骨肉围在身边，也许是很愉快的事吧。”

“怎么了？你觉得你病了吗?”他急忙问道，眼睛里流露出真心关切的神情。

她耸了耸肩。“我很好。但是年过 65，总会有些不祥之兆的。突然觉得衰老来到已经不是将来的事，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啦。”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对的。在这座房子里听到年轻人的声音，对你来说将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哦，他们不会住在这里的，”她说，“他们可以住在小河边的牧场工头的房子里，离我还挺远呢。我不喜欢孩子和他们的声音。”

“玛丽，就算你们年龄相差很大，这样对待你唯一的弟弟，不是太简慢了吗?”

“他将继承财产——那就让他挣吧。”她不加掩饰地说道。

梅吉在第九个生日的前六天，菲奥娜·克利里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除了有过几次流产之外，没发生别的事情，她自认很幸运了。9 岁的梅吉已经到了真正能帮上点忙的年龄了。菲奥娜自己 40 岁了，这把年纪再生孩子总免不了要经受大伤元气的痛苦。这个孩子取名叫哈罗德，是个身体娇弱的婴儿。医生定期到家里来，这在所有家人的记忆里还是第一次呢。

然而烦恼不饶人，克利里的烦恼也有增无减。战争带来的后果并不是兴旺发达，而是农村的萧条。活计愈来愈难找了。

一天，他们正在喝茶，老安格斯·麦克怀尔特送来了一封电报。帕迪双手打颤地将它撕开。电报从来不是报告好消息的。除了弗兰克以外，孩子们都围了过去，弗兰克拿起了自己的那杯

茶，离开了桌子。菲的目光跟随着他，但当帕迪哼了一声时，她的目光又转了回来。

“怎么啦?”她问道。

帕迪正出神地望着那片纸，就像它带来了噩耗似的。“艾奇鲍尔德不要咱们了。”

鲍勃用拳头狠狠地砸着桌子。他早就盼着能和父亲一起去当个剪羊毛的徒弟了，而艾奇鲍尔德的剪毛棚本来是他第一个要去的地方。“爸，他干吗要对咱们干这种狗屁事儿呢？我们本来明天就要动身了。”

“他没说原因，鲍勃。我猜是哪个混账王八蛋包工头挖了咱们的墙脚。”

“哦，帕迪!”菲哀叹着。

躺在火炉边上的大摇篮里的小东西哈尔[1] 哭了起来，可是菲还没来得及挪窝，梅吉已经站起来了。弗兰克也返回了门里，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茶杯，仔细地观察着他父亲。

“唉，我想我得去见见艾奇鲍尔德，”帕迪终于说道，“现在不到他那儿去剪，另找一家已经太晚了，不过，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他得给我个比这更说得过去的解释。在7月里威洛比的羊圈开工以前，我们只好指望能找个挤奶的活儿了。”

梅吉从放在炉子边上的一大堆白毛巾中挑出了一块四方的，暖了暖，在案子上小心地铺开，然后，把那啼哭的孩子从柳条摇篮里抱了出来。在梅吉像她妈妈一样一丝不差地、利索地给他换尿布的时候，孩子的小脑壳上长着的稀稀拉拉的克利里家的头发在闪闪发亮。

“小妈妈梅吉。”弗兰克逗着她说道。

“我才不是呢!”她愤愤地答道，“我不过是在帮妈妈的忙罢

① 哈罗德的昵称。

了。”

“我知道。”他温和地说，“你是个好姑娘，小梅吉。”他使劲地拉了拉她脑后的白塔夫绸蝴蝶结，把它拉得歪歪斜斜地挂在一边。

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抬了起来，敬慕地望着他的脸。她的身子又俯在了那正打瞌睡的婴儿的脑袋上。他觉得，看上去她像是已经到了他自己这样的年龄了，或者甚至比他还要老成。在她这样一个只该照看艾格尼丝（现在它已经被遗忘在卧室里了）的年龄，竟然要干这种事，不禁使他心里感到痛楚。要不是为了她和他们的妈妈，那他老早就走了。他愁眉不展地望着他的父亲，是他使这个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新生命出世的。他丢了剪羊毛的活儿，真是活该倒霉！

不知怎么的，其他的男孩子，甚至连梅吉也从来没像哈尔这样使他伤过神。这一回，当菲的腰身开始大起来的时候，他自己的年龄都已经足够成婚做父亲了。除了小梅吉以外，谁心里都对此感到不对劲儿，尤其是他的母亲。男孩子们的偷窥使她像兔子似地感到胆怯和畏缩。她无法正视弗兰克的眼睛，也无法掩饰自己目光中的羞愧。想起哈尔出生的那天晚上从她的卧室里传出来的可怕的呻吟和叫喊，弗兰克反反复复地对自己说，无论哪个女人也不该经受这样的痛苦。现在他已经成年了，可他还没像别的人那样离开家庭去自己谋生。现在你这个当爸爸的把剪羊毛的活儿都丢了，这是活该受罪。一个庄重的男人本来就不该再去碰她的。

他妈妈的头在崭新的电灯光下闪着金色的光彩，在她低头望着坐在长桌那边的帕迪时，她那纯洁的面部轮廓显示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像她这样一个可爱而文雅的人是怎样才嫁给了一个来自高尔韦沼地的巡回剪羊毛工的呢？真是糟蹋了她自己，糟蹋了

她的斯波底[①] 瓷器，她的缎子餐巾和起居室里的那些未曾示人的波斯小地毯，因为她和那些与帕迪地位相当的老娘们儿是格格不入的。她使她们强烈地感到她们的大嗓门儿俗不可耐，放在面前的餐叉超过一把，她们就不知如何是好了。[②]

有时在星期天她会走进那冷冷清清的起居室，坐在临窗的那架古钢琴旁，弹起乐曲，尽管她由于没有时间练习，指法早已生疏，除了弹一些最简单的小片段以外，再也弹不出什么别的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坐在窗下的丁香花与百合花前，闭目谛听着。那时，他的眼前便飘起一片梦幻似的情景，恍惚看见他的母亲身穿镶淡粉色花边的长撑裙，坐在一间宽阔的象牙塔似的屋子里的一架钢琴旁，身边环绕着一根根又长又大的蜡烛。这情景本会使他泪落不已。然而，自从警察将他送回家，在谷仓度过了那一夜之后，他再也不掉泪了。

梅吉把哈尔放回了摇篮里，走去站在妈妈的身边。这是又一个被耽误了的人。她有同样骄傲的、善感的面影。她那双手，那童稚的躯体，都有几分像菲。当她也成长为一个成年女子的时候，她会很像她妈妈的。谁将要她呢？另一个傻呆呆的爱尔兰剪毛工，或者韦汉那个牛奶场来的乡巴佬吗？她配有更好的命运，可是她生来时运不济，人人都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岁岁年年，他活着就好像为了证实这一点。

菲和梅吉突然意识到他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她们一齐转过身来，带着女人们只给予她们生命中最热爱的人的温柔冲他微笑着。弗兰克把杯子放到桌子上，走出去喂狗了。他恨不得能哭一场，或者去杀个人，去干能排解这痛苦的任何事情。

---

① 乔西亚·斯波底（1733—1797）于1770年在英国斯塔福德郡烧制成的一种细瓷器。

② 在体面人家用餐时每一道菜用一副刀叉，餐叉超过一把，表示菜的数量不止一道。这里比喻这些人未经世面。

帕迪丢掉了替艾奇鲍尔德剪羊毛的活儿之后三天，玛丽·卡森的信到了。他在韦汉邮局一拿到信，立刻撕开就看，并随即像个孩子似地蹦跳着回家了。

“咱们要到澳大利亚去啦!”他一边高声喊着，一边在瞠目结舌的家人面前挥着那几张贵重的仿羊皮信纸。

一阵沉默，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菲异常震惊，梅吉也是一样，可是每个男人的眼中都露出了喜悦的神色。弗兰克的两眼在闪闪发光。

“可是，帕迪，过了这么些年她怎么才突然想起了你呢?”菲看完信以后问道，“她不是新近才有钱的，不联系也有很长时间了。我从来也不记得她以前提过要帮我们什么忙啊。”

“看来她是怕孤零零地死去，”他说道，既是为了使自己，也是为了使菲更相信这一看法，“你看看她是怎么写的吧：‘我已经上了年纪，你和你的孩子们是我的继承人。我想，在我去世之前，我们应该见见面，再说，也到了你们学学怎样管理你们要继承的产业的时候了。我打算让你做我的牧场工头——这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你那些到了能干活年龄的孩子也可以受雇做牧工。德罗海达将成为一个家族企业，由家里人经营而无需外人插手。’”

“她说给咱们寄去澳大利亚的钱了吗?”菲问道。

帕迪一挺腰板。“我不会为这种事去麻烦她的!”他没好声气地说道，“用不着求她，我们也能到澳大利亚，我有足够的积蓄!”

“我想，她是应该为我们出盘缠的。”菲固执地说道，这使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她是不常发表意见的。“你干吗仅仅凭着信上的诺言，就要放弃这里的生活而跑去给她干活儿呢？她以前从来没帮过我们一点忙，我信不过她。我就记得你说过，你从没见过像她那样的铁公鸡。帕迪，看来你还是不大了解她。你们

俩的岁数差那么多，你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她就去了澳大利亚。”

“我不明白这对目前的情况有什么影响。如果她是个铁公鸡，那我们要继承的财产也就更多。不，菲，我们要到澳大利亚去，咱们自个儿掏盘缠。”

菲不再言语了。从她的脸上无法看出她是否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如此简单地不予理会而感到快快不乐。

“好哇，我们要去澳大利亚啦！”鲍勃抓着父亲的肩膀喊了起来。杰克、休吉和斯图尔特蹦来跳去的。弗兰克满面笑容，这屋里的一切他都已视而不见了，他的眼光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只有菲和梅吉感到惶惑不安，痛切地希望这事干脆作罢，因为他们在澳大利亚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只不过是在陌生的环境下过同样的生活罢了。

“基兰博在哪儿呀？”斯图尔特问道。

于是，那本旧地图册被翻了出来。尽管克利里家穷，可是厨房的餐桌后面还是有几格子书。男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在那发了黄的纸页上查看着，直到找着了新南威尔士。他们习惯于小小的新西兰的天地，是想不起来去查看一下地图左下角的以英里为单位的比例尺。他们只是自然而然地假定新南威尔士跟新西兰的北岛一般大。基兰博就在那左上角，它和悉尼① 的距离与旺加努伊② 与奥克兰③ 之间的距离相仿，尽管表示城镇的黑点似乎比北岛地图上的要少得多。

“这本地图册老掉牙了，”帕迪说道，“澳大利亚跟美洲一样，发展得很快。我敢肯定，现在那里的城镇要多得多。”

他们打算坐统舱去，好在毕竟只有三天的路程，还不算太糟

① 澳大利亚一海港城市。
② 新西兰一城市。
③ 新西兰一海港城市。

糕。不像从英国到南半球那样，得走好几个星期。他们能花得起钱带走的东西是衣物、瓷器、刀叉、被单、床单、炊具和那几格珍贵的书籍。家具不得不卖掉，以偿付菲卧室里的那几件东西——古钢琴、小地毯和椅子——的运费。

“我不愿意听你说不把它们带走的话。”帕迪坚决地跟菲说道。

“你肯定我们出得起这份钱吗?”

“没问题。至于其它的家具嘛，玛丽说她为我们准备下了牧场工头的房子，可能我们需要的那里都一应俱全。我很高兴，我们用不着和玛丽住在同一座房子里。”

“我也很高兴。”菲说道。

帕迪到旺加努伊给他们在“韦汉”号上订了八张统舱的铺位。令人奇怪的是，这艘船和离他们最近的镇子同名。他们定在8月底上路，因此，一到8月初，每个人都开始感到他们真的就要进行这次关系重大的冒险了。那几只狗得送人，马匹和轻便马车卖掉了，家具装上了老安格斯·麦克怀尔特家的大车，运到旺加努伊去拍卖。菲的那几件东西和瓷器、床单、被单、书籍以及厨房用具一起装进了板条箱。

弗兰克发现他母亲站在那架漂亮而陈旧的古钢琴旁，抚摸着那淡粉色的带条纹的饰板，呆呆地望着沾在指尖上的金粉。

“妈，它一直就是你的吗?”他问道。

“是的，是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不能从我这儿拿走的东西。这架古钢琴、波斯小地毯、路易十五时期的沙发和椅子、还有摄政时期① 的写字台。东西不多，不过它们理所当然地是属于我的。”那双灰色、忧郁的眼睛越过他的肩头，凝视着挂在他身后墙上的那张油画。由于年深日久，那画的色彩有些暗淡了，但那

① 英国摄政时期为1810年至1820年。

穿着镶有浅粉色花边、周围有 107 个褶边的长裙的金发女人却依然清晰可见。

“她是谁?”他转过头去，好奇地问道，“我一直想知道。”

“一位了不起的太太。”

“哦，她准定和你有亲属关系，她和你有点儿像呢。”

“她？我的亲戚?”那双沉思的眼睛离开了画像，讥讽地落在了儿子的脸上。“哦，我看上去像有她这样一位亲戚吗?”

“像。”

“你糊涂了。别胡思乱想了。”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妈。”

她叹了口气，合上了古钢琴，抹掉了手指上的金粉。“没什么可说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得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挪到屋子中间去，这样你爸就好包装了。”

这次航程是一场噩梦。“韦汉”号还没出惠灵顿港，他们就全呕吐了。在狂风大作，风雪交加的 1200 英里的航程中，他们吐了一路。帕迪也顾不上刺骨的寒风和飞溅不停的海水，把男孩子们都带到了甲板上，让他们呆在那里，只是在有好心人自愿照看那四个可怜巴巴的、干呕着的小子们时，他才下到底舱里去看他的女眷和婴儿。弗兰克尽管特别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还是自愿留在了下面，照顾女人们。船舱很狭小而且令人窒息，散发着油味儿，因为它是在水线以下，靠近船首，是船只颠簸得最剧烈的地方。

出了惠灵顿之后数小时，弗兰克和梅吉相信他们的母亲快要死了。一个发愁的乘务员从头等舱里叫来了一位医生，他悲观地摇着头。

“不过，这段航程很短。”他说道，吩咐他的护士给婴儿找些牛奶来。

弗兰克和梅吉在干呕的空隙里，设法用奶瓶喂哈尔，他不肯好好喝奶。菲已经不再挣扎着呕吐，而是陷入了昏迷状态，他们唤都唤不醒她。乘务员帮着弗兰克把她放到了顶铺上，那里的空气略微新鲜一些。弗兰克把毛巾举在嘴边，以便挡住依然在往外翻呕的稀胆汁。他坐在她的铺边上，从额头向后捋着她那黯无光泽的黄头发。他不顾自己的呕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坚持着。帕迪每次进来，都看见他和他母亲呆在一起，摩挲着她的头发，而梅吉则与哈尔蹉缩在下铺，嘴上捂着一块毛巾。

驶进悉尼海域后三个钟头，海面变得一平如镜，雾气悄悄地从南极飘来，团团地围住了这艘旧船。梅吉的精神稍微恢复了一些。她想象着可怕的浪击已经过去，但海洋仍在有节奏地、痛苦地狂吼着。他们缓缓地穿过浓重的灰雾，像一只被追赶的猎物那样胆战心惊地潜行着，直到那深沉而单调的浪吼声又从船的上部传来，这是一种茫茫然然、凄凄切切的难以形容的悲苦之声。随后，当他们滑行穿过那幽灵般的水雾进入港口时，他们周围的空中响起了一片痛苦的号声。梅吉永远也忘不了那雾号[1] 声，这是她第一次踏上澳大利亚的序曲。

帕迪抱着菲走下了“韦汉”号，弗兰克抱着小娃娃跟在后面，梅吉提着一只箱子，每个男孩都扛着一些行李，疲惫不堪地、磕磕绊绊地走着。1921 年 8 月底的一个大雾弥漫的冬晨，他们进入了皮尔蒙特。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含义的地名。码头的铁货棚外面，出租汽车排成了一排长龙，等在那里。梅吉目瞪口呆地四下张望着，她还从来没见过在一个地方一次停这么多小汽车呢。不知怎么的，帕迪把他们全都塞进了一辆汽车，那司机主动提出把他们送到“人民宫”。

“伙计，那是适合你们这样的人的地方。”他告诉帕迪，“那

① 船在雾中用来提醒其它船注意的号声。

是萨利夫妇为劳苦大众开的旅店。”

街道上挤满了似乎是从四面八方拥来的汽车，马却极少。他们从出租汽车里全神贯注地望着窗外高耸的砖楼，狭窄迂回的街道，拥挤的行人过往匆匆，仿佛是在参加某种稀奇古怪的都市仪礼。惠灵顿使他们感到敬畏不已，而与悉尼相比，惠灵顿却显得像个农村市镇了。

当菲在救世军[①] 称之为“人民宫”的许多鸟笼似的小屋中歇憩时，帕迪出门到中心火车站去，看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搭乘火车到基兰博去。已经差不多缓过劲儿来的男孩子们吵嚷着要跟他一起去，因为他们听说车站离得不太远，而且一路全是商店，其中还有一家卖棒棒糖的呢。帕迪真羡慕他们的青春活力，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经过三天晕船之后，他对自己的两条腿是否顶得下来，心里依然没把握。弗兰克和梅吉也想去，但他们更关心妈妈的身体，希望她好起来，于是就留下来陪菲和小孩了。确实，一下船，她似乎很快恢复了。她已经喝了一碗汤，慢慢地吃了一片烤面包，这是一位劳苦大众中的一个头戴帽子的天使给她送来的。

“菲，要是今天晚上咱们不走的话，那下一次直达车就在一周以后了，”帕迪回来以后说道，“你觉得你今天晚上走能挺得下来吗?”

菲坐了起来，身上发着抖。“我能挺过去。”

“我觉得咱们应该等一等，”弗兰克壮着胆子说道，“我想妈的身体还没缓过来，不能赶路。”

“弗兰克，你好像不明白，要是我们误了今晚的火车，就得整整等上一个星期，我口袋里的钱可付不起在悉尼呆一个星期的

① 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由牧师布斯于 1865 年创立于伦敦，1880 年正式定名。

账。这个国家大着哩，咱们要去的那地方可不是每天有火车。明天有三趟车，我们坐哪一趟车都只能到达博。这样，我们就得在那里等着转车，他们跟我说，要是我们那样走的话，那比我们想想办法赶今晚的车更受罪呢。”

“我能挺过去，帕迪，”菲又说了一遍，“有弗兰克和梅吉照顾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她两眼望着弗兰克，恳求他别再说了。

“那我现在就去给玛丽打个电报，告诉她明天晚上等我们。”

中心火车站比克利里家的人所到过的任何建筑物都要大，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玻璃大厅似乎在同时回响着、吸收着成千上万的人的喧声闹语。他们在横七竖八的捆着绳子的筐子旁等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一块巨大的指示板，它是由手拿长杆的人调整的。在愈来愈暗的暮色中，他们挤在这群人中间，眼巴巴地望着五号站台上的铁门。门虽然关着，但门上面有手写的几个字：“基兰博邮车”。在一号站台和二号站台上，紧张的活动预示着开往布里斯班和墨尔本的夜班快车即将发车，旅客们正在熙熙攘攘地通过检票口。不久，便轮到他们了。五号站台的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人们开始急不可待地挪动起来。

帕迪给他们找了一节空着的二等车厢，把大一些的男孩子安置在靠窗口的座位上，而菲、梅吉和那些小小孩则坐在通往车厢连接处的长过道的滑门旁。有人抱着找个空位的希望探进脸来，但一看见车厢里有那么多孩子，马上就被吓退了。有时候，家大口多也有它的长处。

夜里很冷，他们解下了所有的手提箱外面捆着的花格呢大旅行毛毯。尽管车厢里没有供暖，但地板上放着装满了热灰的钢箱却散发着热气。不管怎么样，谁也没盼着供暖，因为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任何地方都是从不供暖的。

“爸，还有多远呐?”当列车起动，车身轻摇，铿铿锵锵地向前方的目的地奔驰时，梅吉问道。

“比我们那本地图册上看到的路程要长得多，梅吉。610 英里。明天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到了。”

男孩子们惊得透不过气来，可是，窗外灯光初放，万家灯火所构成的仙境般的画面使他们把这一点忘在脑后了。他们全都凑到了窗前观看着，在列车驶出的最初几英里路程中，房子仍然不见少。随着车速的加快，灯光越来越稀少，终于完全消失，代替它们的是在疾风中不断掠过的火花。当帕迪把男孩子们领到外面，以便让菲给哈尔喂奶的时候，梅吉羡慕地望着他们的背影。这些天来，她似乎已经不被看作是男孩子中间的一员了，自从那婴儿搅乱了她的生活，使她像妈妈一样被紧紧地拴在家中以来，她就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了。她一片忠心地对自己说，这倒并不使她真正感到介意。他是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家伙，是她生活中主要的乐趣。妈妈把她当成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姑娘，这使她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妈妈生儿育女的，这她一点儿也不清楚，可结果倒是挺不错的。她把哈尔递给了菲。不一会儿，火车停下了，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响，看来它要停上几个钟头，好好喘口气。她极想打开窗子，往外看看，可是，尽管地板上有热灰，车厢里还是越来越冷了。

帕迪从过道里走了进来，给菲端来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菲把填饱了肚子、昏昏欲睡的哈尔放回到座位上。

“这是什么地方?”她问道。

“一个叫海兹谷的地方。为了爬上利思戈山，得在这儿加一个车头。这是小吃部的那个姑娘说的。”

“我得在多长时间内喝完?”

“15 分钟。弗兰克会给你拿些三明治来的，我要去照看孩子们吃饭。咱们下一次吃茶点是在一个叫布莱尼的地方，要在后半夜了。”

梅吉和她妈妈一起喝着那杯加了糖的热茶。当弗兰克拿来三

明治的时候，梅吉突然感到肚子饿得发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他让她躺在小哈尔下首的一张椅子上，用毯子紧紧地把她裹了起来，然后，又同样给菲裹上了毯子，让她舒展身子躺在对面的座位上。斯图尔特和休吉躺在座位间的地板上，可是，帕迪对菲说，他要带鲍勃、弗兰克和杰克到隔几节的那个车厢找几个剪毛工聊聊去，当夜就在那儿过了。坐火车比坐船舒服多了。谛听两个火车头所发出的“喀嚓、喀嚓”和“呼哧、呼哧”的有节奏的响声，谛听风吹动电线的声音，以及钢车轮在倾斜的钢轨上滑行，猛烈地牵动列车时发出的阵阵铿锵声，梅吉沉沉地入睡了。

早晨，他们瞠目结舌、满怀敬畏地望着那一片异国风光，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在与新西兰同存的星球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的确，这里有起伏的丘陵，但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能使人联想起故土的东西了。一切都是灰蒙蒙、黯苍苍的，甚至连树也是这样！强烈的阳光已经使冬小麦变成了一片银褐色，越陌连阡的麦田迎风起伏，唯有那一片片稀疏而修长的蓝叶树林和令人生厌的灰蒙蒙的灌木丛隔断了这一望无际的景色。菲那双淡漠的眼睛眺望着这一派景象，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可怜的梅吉却泪水盈眶了。这是一片可怖的、毫无遮挡而又广漠无垠的土地，没有一丝一毫的绿色。

随着太阳冉冉升上天顶，寒气彻骨的夜晚变成了灼热难当的白昼，火车没完没了地“咣当”着，偶尔在某个满是自行车、马车的小镇停一下。看起来，小汽车在这里是难得一见的。帕迪把两扇窗子全都开到了顶，也顾不得吹进车厢的煤灰落得到处都是了。天气热得叫人直喘，他们穿的那身厚重的新西兰的冬装，贴在身上直刺痒。看来除了地狱以外，在冬季再没有比这儿更热的地方了。

日薄西山的时候，基兰博到了，这是一个陌生的小地方，一条满是尘土的宽阔街道的两边，辏集着摇摇欲坠的瓦楞铁皮顶的

木房子，没有树木，令人厌倦。西沉的夕阳给万物涂上了一片金色，赋予这个镇子以一种极为短暂的金碧辉煌的尊严，甚至于当他们还站在月台上眺望的时候，它就已经在渐渐地消褪了。这是一个遥远的边缘地带典型的殖民地，一个位于雨量稳定递减的雨林地带的最边远的村落，在它西边不远的地方即是纵深 2000 英里的、雨水不到的荒漠之地——内弗—内弗[①]。

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小轿车停在车站广场上，一个教士穿过灰土盈寸的地面，表情淡漠地大踏步向他们走来。他那件长法衣使他显得像个古时候的人物，仿佛他不是像常人那样用双脚走路，而是像梦幻中的人，飘然而来。扬起的尘土在他的周围翻滚着，在落日的最后余晖中显得红艳艳的。

“你好，我是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他说着，向帕迪伸出了手，“你一定是玛丽的弟弟吧，你简直是她的活肖像。”他转向了菲，把她那柔弱的手举到了唇边，带着毫不掺假的惊讶神态微笑着。没有人比拉尔夫神父能更迅速地看出谁是上等女人来了。“嚯，你真漂亮！”他说道，仿佛这句话是一个教士能说出的世间最自然不过的话了。接着，他的眼睛转向了那些挤作一团站在那里的男孩子们。有那么一阵工夫，那双眼睛迷惑不解地停留在弗兰克的身上，他抱着小娃娃，挨个儿地申斥着那些越来越缩成一团的男孩子们。梅吉独自一人站在他们的背后，张着嘴，像是瞧着上帝似地傻呆呆地瞧着他。他似乎没注意到自己的哔叽长袍拖在尘土之中，迈步越过了那些男孩子，蹲下身来，用双手搂住了梅吉，那双手坚定、柔和，充满了友爱。“啊！你是谁呀？”他微笑着，问她。

“梅吉。”她说道。

“她的名字叫梅格安。”弗兰克绷着脸说道，他讨厌这漂亮的

① 指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地区。

男人和他那令人惊讶的高大身材。

“梅格安，这是我最喜欢的名字。”他站起身来，但仍拉着梅吉的手。“今晚你们最好在神父宅邸落脚，”他说道，领着梅吉向汽车走去，“早晨我开车送你们去德罗海达。从悉尼坐了一路火车，再跑这段路就太长了。”

在基兰博，除了帝国旅馆、天主教堂、教会学校和女修道院之外，神父宅邸就是唯一的砖瓦楼房了，甚至连那所很大的公共学校还是木框架结构的呢。现在，夜色已经降临，空气变得奇冷，可是在神父宅邸的客厅里，烧圆木的炉火燃得正旺，客厅外的什么地方飘来怪馋人的饭菜香味。女管家是一个形容枯槁但却精力过人的苏格兰老太太。她一边东奔西忙地指给他们看自己的房间，一边用她那浓重的西部苏格兰高地腔喋喋不休地说着。

克利里一家由于习惯了韦汉的教士们的傲慢和冷漠，因此对于拉尔夫神父的平易爽快以及和蔼可亲倒反而觉得难以应付了。只有帕迪一个人的神态慢慢地自然了起来，因为他回想起了老家高尔韦的教士们的友善的态度，和他们与地位较低的人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其余的人则小心谨慎，一言不发地吃着晚饭，并且尽快地溜到楼上去了，帕迪也勉强地跟了上去。他的宗教信仰对他来说，是一种温暖的慰藉，可是，对他家别的人来说，这是某种出于恐惧并为了免进地狱而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计。

他们都走了以后，拉尔夫神父伸开手脚，坐进了他那把心爱的椅子。他抽着烟，呆呆地望着那炉火，微笑着。他脑子里回想着在车站广场第一次见到克利里一家的情景。那男的真像玛丽，但却让繁重的劳动压弯了腰，很显然，他的性格也不像玛丽那样刻薄；他那慵倦而楚楚动人的妻子看上去倒像是应该从雪白的骏马拉的四轮马车里跨出来的人；黑黑的弗兰克性情乖戾，长着一双黑眼睛，一双目光阴郁的眼睛；其他的儿子呢，大多数都像他们的父亲，但最小的斯图尔特却很像他的妈妈，长大以后他会成

为一个美男子的。那个小娃娃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那就难说了；还有梅吉，她是他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甜美、最可爱的小姑娘了。她头发的颜色令人难以描绘，既不是红色的，又不是金色的，而是集两种色彩之大成。她那双仰望着他的银灰色的眼睛像熔融的宝石，闪烁着柔和、纯洁的光芒。他耸了耸肩，把烟蒂丢进火中，站了起来。年龄已经不小了，他居然想入非非起来。熔融的宝石，真是怪哉！很可能是他自己的眼睛被漫漫的黄沙蒙住了。

早晨，他开车送在他那里过夜的客人们去德罗海达，现在，他们对这里的景色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评论使他觉得有意思极了。最近的山峦坐落在东边 200 英里的地方。这儿嘛，他解释说，是黑土平原。这是一片长着稀疏的森林的草原，极目望去，简直是一马平川。今天白天的天气和昨天一样炎热，可是坐着戴姆勒小汽车赶路要比坐火车舒服得多了。今天是斋日，他们很早就动身了，拉尔夫神父的法衣和圣餐面包仔细地装在一只黑筐子里。

“这些绵羊真脏啊！”梅吉注视着那数百头用鼻子在草地上拱来拱去的红褐色的绵羊，非常难过的说道。

“啊，我明白了，我该选择去新西兰才对，”神父说道，“那里一定跟爱尔兰一样，有乳白色的绵羊。”

“是的，好多地方都像爱尔兰。有和爱尔兰一样美丽的绿草。不过，比爱尔兰荒僻一些，开垦的程度也远远不如爱尔兰。”帕迪答道。他非常喜欢拉尔夫神父。

正在这时，一群鹞鹞突然晃动了一下站立起来，开始奔跑。它们快如疾风，那姿态不雅的腿隐隐约约地看不真切，而脖子却伸得老长。孩子们喘着气，爆发出一阵大笑，如痴如迷地望着那以迅跑代疾飞的巨鸟。

“要是用不着下车去开那些破门该多好啊。”当最后一道门在

他们身后关上，替拉尔夫神父下车去开门的鲍勃爬回汽车里的时候，拉尔夫神父说道。

当澳大利亚这片国土上的种种事物以令人措手不及的神速接二连三地使他们感到惊骇不已以后，德罗海达宅院那雅致的乔治王朝时代的门面，蓓蕾初绽的紫藤花和成千上万的玫瑰花丛，似乎给他们某种到了家乡的感受。

“我们要住在这里吗?”梅吉尖声问道。

“也对也不对，”神父很快地说道，“你们要住的房子大约离这儿有一英里，在小河的下游。”

玛丽·卡森正坐在那间宽敞的客厅里等着接待他们，她并没站起来去迎接她的弟弟，而是坐在她的高背椅中，非要他到她身边去不可。

“哦，帕迪。”她还算高兴地说道，眼睛越过他，盯着臂上抱着梅吉的拉尔夫神父。梅吉的那双小胳膊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玛丽·卡森吃力地站了起来，却没有与菲和孩子们打招呼。

“让我们马上听弥撒吧，”她说，“我肯定德·布里克萨特神父急着要走呢。”

“完全不是这样，亲爱的玛丽。”他笑了起来，湛蓝的眼睛炯炯有光。“我先做弥撒，接着我们要在你的餐桌上吃一顿香喷喷、热腾腾的早饭。然后，我答应了梅吉，要带她去看看她住的地方。”

“梅吉。”玛丽·卡森说道。

“是的，这是梅吉。可这不成了头尾颠倒，反着介绍了吗?玛丽，请让我从头开始介绍吧。这是菲奥娜。”

玛丽·卡森随便地点了点头。在拉尔夫神父一一介绍男孩子们的时候，她几乎没怎么听。她过分地忙于观察神父和梅吉了。

4

牧场工头的房子建在支撑桩上，比下面的那道狭窄的干谷高出三十来英尺，干谷的周围有一片高大、稀疏的桉树林和许多袅袅垂柳。看过了壮观的德罗海达宅院以后，这里未免显得十分光秃和过于着眼于实用了，但从屋子里的东西看，它和他们在新西兰时住的房子所差无几。满屋子结实的维多利亚朝代的家具多得用不了，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细细的红色尘土。

“你们在这儿很运气，有一间浴室。”拉尔夫神父领着他们踏上通往前廊的厚板条台阶时，说道。这段台阶够爬一气的，因为这平平稳稳地建在支撑桩上的房子拔地 15 英尺。“要是那条小河涨水，”拉尔夫神父解释道，“你们在这个高度就正合适，我听说，它一夜之间能涨 60 英尺呢。”

他们的确有一间浴室。在后廊的一头用墙隔出的一个凹室里有一只旧的马口铁制澡盆和一个满是缺口的热水器。可是，使女人们感到极不满意的是，她们发觉厕所在离房子大约两百码的地方，它除了地面上有个洞之外，就别无所有了，而且还臭气熏天。这还不如新西兰呢，真是太原始了。

“不管是谁在这儿住过，都不是个干净人。”菲一边用手指抹着餐具橱上的灰尘，一边说道。

拉尔夫神父笑了起来。“你要想消灭灰尘那是要白费力气。”他说，“这里可是内地，有三样东西你永远也休想战胜，那就是暑气、灰尘和苍蝇。无论你怎么办，它们总是缠着你。”

菲望望神父。“你对我们真好，神父。”

“为什么不对你们好呢？你们是我的密友玛丽·卡森的唯一的

亲戚嘛。”

她耸了耸肩，丝毫也没被他的话感动。“我还不习惯和一位神父友好相处呢。在新西兰，他们总是独往独来。”

“你不是个天主教徒，对吗?”

“对，可帕迪是天主教徒。自然啦，孩子们是按天主教徒来抚养的，连最小的那个也是，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的话。”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你对此感到不满吗?”

“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实在觉得无所谓。”

“那你没有改信天主教吗?”

“我不是个虚伪的人，德·布里克萨特神父。我已经不信自己的教了，而也不想去信奉另一个不同的、但同样是毫无意义的信条。”

“我明白了。”他望着站在前廊下的梅吉，她正在凝望着通往德罗海达那幢大宅的道路。“你女儿长得真俊俏啊。你知道，我喜欢金红色的头发。她的头发会使那位艺术家① 迫不及待地去操笔作画的。我以前确实从未见过这种颜色。她是你的独生女儿吧?”

“是的。男孩子们遗传了帕迪家和我家的特点，女孩子则出落得与众不同。”

“可怜的小东西。”他含混不清地说道。

板条筐从悉尼运到后，屋子里就摆上了那些书籍、瓷器和小摆设，显得亲切得多了。客厅里放满了菲的家具，一切都渐次安顿妥当。帕迪和那几个比斯图尔特年龄大的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和玛丽·卡森没有辞退的两个牧工呆在一起，向他们讨教新南威尔士西北部的绵羊与新西兰绵羊之间的诸多差别。菲、梅

① 指以画妇女金发著名的威尼斯画家蒂齐阿诺·维赛里奥（1477—1576）。

吉和斯图尔特发现，住在德罗海达牧工头的住宅里和在新西兰操持家务大不一样。这里有一种默契，即他们决不去打搅玛丽·卡森本人，但是，她的女管家和女仆们却很热心地来帮这里女人们的忙，就像她的牧工热心地帮这些男人的忙一样。

尽人皆知，德罗海达是个自成一统的天地。它与文明世界的隔绝是如此之深，才过了没多久，就连基兰博也仅仅成他们的一个遥远的记忆了。在圈起来的一片家宅围场内有马厩、一个铁匠房、车库和数不清的库棚，里面堆放着饲料以及农机等杂物，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里有狗窝和饲养场；有迷宫般的牲畜围栏和一个庞大的剪毛房，它有 26 个工位，真能让人吓一跳，而它的后面又是一片星罗棋布的围栏。这里还有家禽场、猪圈、牛栏和牛奶场，26 个剪毛工的住房，牧羊场杂工的小棚屋和两幢和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很相似的、但要小一些的房子，供牧工居住；还有一间供牧场新手住的临时工棚，一个屠宰场，以及一些木料垛。

所有这些都坐落在一个直径为三英里的没有树木的圆形空场，即家宅围场的中部。只是从牧工头房子所在的地点起，密集的建筑物才刚刚触及场外森林的边缘。但是，在棚屋、围栏和饲养场的周围却树木蓊郁，布下了受人欢迎的、必不可少的荫凉地。这些树大部分都是胡椒树，高大、耐寒、浓密、宁静而又可爱。远处，在家宅围场的牧草地上，马儿和奶牛在懒洋洋地吃着草。

牧工头房子边上的深深的溪谷底部，浅而混浊的河水在缓缓地流着。谁也不会相信拉尔夫神父那河水一夜之间能涨 60 英尺的信口开河，看来那是不可能的。河里的水用人工压上来后，供浴室和厨房使用。女人们过了很长时间才习惯用这种黄中透绿的水来洗澡、洗碟子和洗衣服。六个大瓦楞铁皮的水箱高耸在吊杆似的木塔上，它们承接房顶上流下来的雨水，供他们饮用。但

是，他们认识到，必须极其节约使用才行，决不能用它来洗洗涮涮，因为无法保证下一场雨能将水箱注满。

羊和牛喝的是自流井来的水，这儿的地下水的水位不浅，是从地表以下 3000 英尺的地方取上来的真正的自流井水。达到沸点的水从所谓的钻口处的一根管子喷出，流过两边长着有毒的青草的沟渠流向这片产业中的每一个围牧场。这些沟渠是钻井时的排水沟，沟里的水含有大量的硫磺和矿物质，是不适宜人使用的。

起初，德罗海达之大使他们感到震惊，它有 25 万英亩。最长的一边延伸 80 英里。家宅周围长 40 英里。从基兰博进来得穿过 27 道大门，是唯一的接近 106 英里的拓居地。狭窄的东边以巴温河为界，这是当地人对达令河北流的称呼。达令河是一条上千英里长的、混浊的大河，它最终与墨累河在南澳大地上汹涌澎湃 1500 英里之后流入南太平洋。牧场工头住房旁边溪谷中的基兰河在家宅围场以外两英里处注入巴温河。

帕迪和孩子们喜欢这地方。有时候，他们骑着马在离家宅数英里远的地方连续消磨数日，夜晚露宿在星斗阑干的无垠苍穹之下，仿佛他们恍惚成了天上的神仙。

灰褐色的大地上，生机勃勃。成群结队的袋鼠蹦蹦跳跳、络绎不绝地穿过树林，不费吹灰之力地越过篱栅。它们优雅健美、自由自在之态以及数量之多，使人心旷神怡。鸸鹋在平展展的草地中筑巢，像巨人一样在它们的领地里高视阔步。任何陌生的东西都会使它们大吃一惊，一溜烟地从它们那深绿色的、足球大小的蛋旁飞逃而去，比马还跑得快。白蚁构筑的棕色的蚁冢像是小小的摩天大楼。咬啮东西极其凶猛的巨蚁源源不断地顺河而下，在地下营造洞穴。

鸟类多不胜数，新品种似乎层出不穷。它们不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而是千千万万地成群营巢。有一种绿黄相间的长尾鹦

鹉，菲奥娜一直把它们叫做情鸟，而本地人则称之为牡丹鹦鹉；另一种有红有蓝的小鹦鹉，叫做红鹦鹉；还有一种胸脯、翅下部和头部鲜红的浅灰大鹦鹉；而那种纯白的、脸上有黄色肉冠的大鸟，名叫硫磺冠白鹦鹉。小巧的雀科鸟儿上下翻飞着，麻雀和燕八哥也不甘落后。深褐色鱼狗鸟欢歌高唱着，或是向它们最可口的食物——蛇——俯冲下去。所有的鸟儿几乎都通人性，毫无畏惧地成百上千地栖息在树上。它们四下转动着明亮、聪慧的眼珠，尖叫着、啁啾着、欢唱着，模仿着能发声的万物的各种各样的声响。

五六英尺长的吓人的蜥蜴在地面上沉重地爬行，轻巧自如地往高挂着的树枝上跳去，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上，它们都感到同样安闲和自在，它们就是澳洲大蜥。这里还有许多别的蜥蜴，虽然小一些，但却同样吓人，不是颈部长着角质的三觜龙式的翎颌，就是长着膨起的艳蓝色的舌头。至于蛇，它的种类也多得数不胜数。克利里家的人听说，最大的、貌似最危险的蛇倒常常是危害最小的，而外表像树桩、一英尺长的小蛇却可能是致命的毒蛇，譬如锦蛇、铜头蛇、树蛇、赤腹黑蛇、褐蛇、毒虎蛇。

还有昆虫呢！蚱蜢、蝗虫、蟋蟀、蜜蜂，各种大小不同、种类各异的蝇子、知了、蚊蚋、蜻蜓、巨大的蛾子和许许多多的蝴蝶！有的蜘蛛大得吓人，全身毛茸茸的，腿胯就有好几英寸。有的躲在厕所里不显眼的地方，看上去又黑又小，实际却能致人死命；有的盘踞于像车轮一样张挂在树与树之间的巨大的蛛网上；有的则稳坐在挂在草叶上的蛛丝密织的宝座里；还有的钻进地下的小孔里，然后用东西把小孔盖好。

这里照样也有食肉动物：无所畏惧的野猪，凶猛嗜肉、一身黑毛、高大得像成年的母野牛；土生土长的澳洲野狗紧贴着地面潜行着，隐身在草丛里；成百上千的乌鸦令人厌烦地、凄凉地在死树的白色枯枝上聒噪着；秃鹫乘着气流在空中张着一动不动的

翅膀翱翔着。

羊群和牛群必须采取保护措施，以防这些凶禽猛兽的袭击，尤其是在它们丢失幼仔的时候。袋鼠和兔子吃珍贵的牧草，野猪和野狗捕食羊羔、牛犊和病畜，乌鸦则啄食眼睛。克利里家的人不得不学会打枪了，因此他们骑马的时候，身上总是带着步枪。有时候，他们让一只落难的野兽超生而去，有时就打上个把公野猪或野狗。

男孩子们欣喜若狂地想，这是生活。他们谁也不怀念新西兰。当成群的蝇子密密麻麻地爬满他们的眼角、鼻子、嘴和耳朵时，他们便学着澳大利亚人的做法，在帽檐边上的一圈细绳头上垂下一串串的软木。为了防止爬虫钻进他们鼓鼓囊囊的裤腿里去，他们用一种叫“裤扎”① 的袋鼠皮条扎在膝盖下面。他们禁不住嘲笑着这个听起来傻里傻气的名字，但它的必不可少都使他们感到敬畏。和这里相比，新西兰就显得乏味了。这才叫生活。

女人们被束缚在家里和房子的附近，她们觉得生活远不那么令人喜爱，因为她们既不得空闲，又没有可以骑马出门的借口，更没有从事各种活动的刺激。干女人的活儿总是更辛苦一些的：做饭、打扫屋子、洗洗涮涮、熨熨烫烫，还要看孩子。她们得和炎热、尘土、苍蝇较量，得和许多级台阶以及污泥浊水较量。几乎一年到头都缺少男人来扛东西、劈柴、泵水和杀鸡宰鸭。酷热尤其叫人受不了，眼下才刚刚是初春，外面游廊背阴处的温度计已经天天都达到 100 度了②；在安着炉子的厨房里，温度达到了 120 度③。

他们穿的内外衣服都是贴身剪裁的，适合于新西兰的气候，在那儿，屋里差不多总是凉飕飕的。玛丽·卡森在一次把安步当

① 这是澳大利亚的劳动者在膝盖上扎住裤子的一种绳子或皮条。

②③ 指华氏温度。

车作为一种锻炼时，来看她的弟妹。她对菲穿的那件高领、拖地印花布裙衫极不以为然。她本人穿着一身时新的米色真丝女装，长度只到小腿的一半，宽松的半截袖，没有收腰，领口开得很低，胸颈袒露着。

“说实在的，菲，你真是老派到家了。”她说着，四下瞟了瞟这间会客室。它的墙上是新刷的米黄色，地上是波斯地毯，室内还安放着那形状瘦长的、极其贵重的家具。

“我不得闲，只好如此啊。”菲说道。她当女主人的时候，说话总是那么简洁。

“男人们老在外边，饭也做得少多了，你会有时间的。把衣服改短点儿，别穿衬裙和紧身胸衣啦，不然夏天你会热死的。你知道，夏天温度还要高 15 到 20 度呢。”她的目光停留在那张穿着尤金妮亚女皇时期[①] 裙子的、美丽的金发女人的画像上。“那是谁?”她指着，问道。

“我的祖母。”

“噢，真的？那这些家具和地毯呢?”

“是我的，我祖母给我的。”

“噢，真的吗？亲爱的菲，你们家道中落了，是吗?”

菲从来没发过火，因此，眼下她也没动怒，但是她那薄薄的嘴唇变得更薄了。“我不这样认为，玛丽。我有个好丈夫。这个你应当明白。”

“可是他一无所有，你出嫁前姓什么?”

“阿姆斯特朗。”

“噢，真的吗？不是罗德里克·阿姆斯特朗家吧?”

“他是我的长兄。他与我曾祖父同名。”

玛丽·卡森站了起来，用阔边帽挥赶着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① 尤金妮亚女皇（1826—1920），法国女皇，拿破仑三世的妻子。

的苍蝇。“哦，你的出身比克利里家要高贵，即使是我也得这样讲。你是爱帕迪爱到了放弃这一切的程度，是吗?”

“我的所作所为自有我的道理，”菲淡淡地说道，“这是我的事，玛丽，不是你的事。我不议论我的丈夫，就是对他的亲姐姐也不。”

玛丽·卡森鼻子两旁的两道皱纹更深了，眼睛也有点儿鼓了出来。“哎哟，哎哟!”

她没有再来过，但她的女管家史密斯太太却常来，反反复复地告诉她们玛丽·卡森对她们衣着的建议。

“瞧，”她说，“我屋里有一台缝纫机，我从来没用过。我会找两三个打杂的把它给抬来的，要是我确实要用的话，就到这儿来用。”她的眼光转到了在地板上撒欢乱跑的小哈尔身上，“我喜欢听孩子们的声音，克利里太太。”

邮件每六个星期一次由马拉的大车从基兰博送来，这是和外部世界的唯一接触。德罗海达有一辆福特卡车，一辆底盘上带水箱的、结构特殊的福特卡车，一辆 T 型福特小汽车和一辆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但是，除了玛丽·卡森去基里时外，似乎谁也没动过它们。40 英里像是远在天边。

布鲁伊·威廉姆斯承包这个地区的邮路，每六个星期到他负责的这个地区来一趟。他那辆配着十英尺车轮的平顶马车是由威风凛凛的 12 匹马拉着的，装载着边远牧场所订购的所有物品。除了皇家邮政局的邮件以外，他还运送食品杂货、44 加仑一桶的汽油、五加仑方筒装的煤油、干草、成袋的玉米、白布袋装的糖和面粉、木箱装的茶叶、成袋的土豆、农业机械、从悉尼的安东尼·霍登的店里邮购的玩具和衣服，还有其他一切得从基里或外界运来的东西。他以每天 20 英里的速度前进着，无论在哪儿驻足都受到欢迎。人们向他打听新闻和远处的天气；递给他用写

着潦草字迹的纸仔细包好的钱，让他在基里买东西；把好不容易才写成的信件交给他，塞进有“皇家政府乡村邮政”标记的帆布袋里。

基里两边的路线上只有两个牧场，近一些的是德罗海达，远一些的是布格拉，布格拉以远则是每六个月才能送一次邮件的地区了。布鲁伊的大车在曲曲弯弯的道路上兜一个大弧形，路过西南、西边和西北边的所有的牧场，然后返回基里，再出发往东。东边的路程要短一些，因为往东有 60 英里归布鲁镇管辖。有时，他让来访者或是想找活儿干的人和他并排坐在没有遮挡的皮座上把他们带进来；有时，他也把来访者、对工作不满意的牧工、女仆或杂工带出去；在极偶尔的情况下，也带家庭女教师。牧场主们自己有小汽车，但是，那些给牧场主们干活的人不论是旅行还是购买物品或寄信都是依靠布鲁伊的。

菲在接到邮购来的几匹布以后，就在别人赠送的那台缝纫机旁坐下来，开始用薄绵布为自己和梅吉缝制宽松的衣服，为男人们做轻便的裤子和外衣，为哈尔选做了件罩衫，还做了几个窗帘。脱去了内衣和紧身的外衣以后，无疑凉快得多了。

梅吉的日子过得很孤单，男孩子中只有斯图尔特留在家里。杰克和休吉跟着爸爸去学怎样当牧工了，也就是去当“杰卡鲁”——这是人们对没有经验的小牧工的称呼。斯图尔特没有走杰克和休吉的道路，他生活的天地里似乎别无旁人。这么一个不大的男孩子，宁可几个钟头地坐着观察蚁群的活动，也不愿去爬树。而梅吉却喜欢爬树，她觉得澳大利亚的桉树十分奇伟，品种无穷，也很难爬。这倒不是说他们有很多时间去爬树，或者去看蚂蚁。梅吉和斯图尔特的活儿很重。他们得劈柴、搬木头、挖坑堆垃圾、管理菜园，还要照看家禽和喂猪。他们也学会了怎样消灭蛇和蜘蛛，尽管他们对这些东西一直都很害怕。

这几年里，降雨量一直不是太多，小河的水很浅，不过，水

箱倒都是半满的。草长得还不错，但要比它们茂盛肥美的时候差远了。

“也许还会更糟糕呢。”玛丽·卡森夫人恶狠狠地说。

但是，还没来得及真旱，他们却遭了洪水。一月过了一半的时候，西北季风的南缘刮到了这个国家。阵阵大风简直是蛮不讲理，爱怎么刮就怎么刮。有时，它们只给大陆的北端带来一场夏季的透雨；有时，它们却远远地吹过内地，给温雅而不幸的悉尼送去一个潮湿的夏天。那年一月，暴风云遮盖了天空，又被风撕成了饱含着雨水的碎块。天开始下雨了，那可不是一场平平常常的大雨，而是一场连绵不断、经久不息的狂风暴雨。

他们已经得到了警报。布鲁伊·威廉姆斯赶着他那装得冒顶的大车来到了，后面跟着 12 匹备用马，因为他打算在下雨以前赶着走完这一趟，以免那些牧场得不到它们所需要的东西。

“季风就要来啦，”他卷了一支烟，用鞭子指着那一堆堆他额外捎来的食品杂货，说道，“库珀、巴科和迪阿曼蒂纳的水真是流成了河，溢水镇也真格儿地溢水啦。整个昆士兰州的内地水深到了两英尺，那些可怜的家伙全都想找个高岗子，好救他们的羊呢。”

立刻，这里便产生了一种压抑着的恐慌。帕迪和孩子们像发了疯似地干着活儿，把羊从地势低洼的围场里赶了出来，尽量使羊群离开小河和巴温河远一些。拉尔夫神父来了，他架上马鞍，带着一群最好的狗和弗兰克一起动身沿着巴温河前往两个尚未清过的围场，而帕迪和那两个牧工则各带领一个男孩子向别的方向走去。

拉尔夫神父本人就是个出色的牧工。他骑着玛丽·卡森送给他的那匹良种栗色牝马，穿着做工考究、无可挑剔的黄牛皮马裤，蹬着一双锃光雪亮的棕黄色长统靴，身穿一件洁白如雪的衬衫，袖子在他那肌肉发达的胳膊上卷了起来，脖领敞开着，露出

了光滑的、褐色的胸膛。弗兰克穿着鼓囊囊的旧斜纹布裤子，扎着“裤扎”，上身是一件灰法兰绒内衣。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穷亲戚。难道不是这样吗？他自觉没趣地想着，跟在一个骑着好马的、腰直背挺的人的屁股后面，穿过小河远处的一片黄杨和青松。他自己骑的是一匹难以驾驭的杂色牧羊马，这是一匹脾性暴戾的牲口，不但好自行其是，而且对别的马也极为仇视 。狗在激动地吠叫、跳跃着，互相撕咬着、嗥叫着，直到拉尔夫神父不客气地挥着牧羊鞭，轻抽下去，它们才分开。看来，这个人是无所不能的，他熟悉对狗发号施令、让狗去干活的信号口哨，他的鞭子比弗兰克使得还好，尽管他还正在学习这种奇异的澳大利亚的技艺。

带领狗群的那只蓝色的昆士兰大猛犬对这位神父非常亲近，绝对服从，这意味着弗兰克毫无疑问地处于次要地位。弗兰克半点儿也没在意，在帕迪的几个儿子中他是唯一的不喜欢德罗海达的生活的人。他当时别无所求而一心想要离开新西兰，但并不是为了想到这儿来。他厌恶无休无止地在围场里逡巡，厌恶大部分夜晚都睡在硬邦邦的地面上，他讨厌那些不能当作宠畜来驯养的凶猛的狗。它们一旦不能干活儿，就会被一枪打死。

但是，骑马跑进正在聚集的云海还是有几分新奇冒险的，就连迎风弯腰、噼啪作响的树木也像是在带着一种稀奇古怪的喜悦狂舞着。拉尔夫神父像着了魔似地奔忙着，唆着狗去追赶那些毫无防备的羊群，把那些毛茸茸的傻东西吓得蹦来跳去，咩咩地叫着，直到那些体型低矮的狗飞奔着穿过草地把它们紧紧地赶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赶走。那为数不多的男人只有靠养这些狗才管得了德罗海达这么大的产业，这些狗经过赶羊、赶牛的训练，聪慧得令人惊异，极少需要加以指导。

夜幕降临的时候，拉尔夫神父和那群狗与跟在他们身后尽力协作但却效果欠佳的弗兰克的帮助下，把一个围栏里的羊全都赶

了出来。这在通常情况下，是要付出几天的劳动的。他在第二个围场门边的一片树林附近，给他的牝马卸了鞍，并且乐观地说，他们可能赶在下雨之前把羊都赶出围栏。那些狗平躺在草地上，伸着舌头，那头昆士兰大蓝狗摇头摆尾，蹉缩在拉尔夫神父的脚下。弗兰克从马褡裢里掏出了一大块看着让人恶心的袋鼠肉，抛给了那些狗。它们扑过去争夺着，相互忌妒地撕咬着。

“该死的畜生，”他说道，“他们哪像是狗，简直是群豺狼。”

“我想，这些狗也许与上帝造狗的意图更接近吧，”拉尔夫神父温和地说，“警觉、聪明，喜欢攻击而又几乎从不驯服。就我自己来说，我宁可要它们，也不喜欢供家里宠养的那些品种。”他笑了笑。“猫也一样。你没发觉它们在棚子边转悠吗？像豹子一样狂野不驯、不让人们接近它们。可是它们捕猎的本领棒极了，谁也当不了它们的主人，谁也养不了它们。”

他从自己的马褡裢里掏出一块冷羊肉和一包面包及黄油，从羊肉上切下了一大片，把剩下的递给了弗兰克。他把面包和黄油放在了他们中间的一段圆木上，津津有味地用他那雪白的牙齿咬着羊肉。帆布水袋里的水给他们解了渴，随后他们卷起烟来。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孤零零的芸香树，拉尔夫神父用烟指了指它。

“到那儿去睡觉吧。”他说着，解开了毯子，拾起了马鞍。

弗兰克跟着他走到了那棵树下，在澳大利亚的这一地区，这被普遍认为是最美丽的树了。树叶浓密，呈浅绿色，树形几乎是正圆形的。叶子离地面很近，连绵羊都能轻而易举地够着，结果，每一棵芸香树的底部都像修剪过的树篱似的边缘平直。要是下起雨来，他们躲在这种树下会比躲在其它任何树下都能得到更好的庇护，因为澳大利亚树木的簇叶一般来说不如潮湿地带的树木长得稠密。

“弗兰克，你感到不幸福，对吧？”拉尔夫神父叹了口气躺下

来，又卷了一支烟，问道。

弗兰克在离他几英尺的地方转过身来，疑虑重重地望着他。“什么是幸福呢?”

“眼下，你父亲和你弟弟是幸福的。可你、你母亲和你妹妹不幸福，你不喜欢澳大利亚吗?”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想到悉尼去。在那儿兴许能有机会干出点名堂来。”

“悉尼吗？那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拉尔夫神父笑了笑。

“我不在乎！在这儿，我还不是跟在新西兰一样被钉得死死的。我没法摆脱开他。”

“他?”

可是，弗兰克是无意中溜出口的，因此不愿再多说了。他躺了下来，望着头顶的树叶。

“你多大了，弗兰克?”

“22。”

“噢，这么大了！你离开过家里人吗?”

“没有。”

“你去跳过舞，交过女朋友吗?”

“没有。”弗兰克不想和他深谈自己的事。

“那他留你不会太久了。”

“他要把我拴到死。”

拉尔夫神父打了个呵欠，定下心来睡觉。“晚安。”他说道。

早晨，云层压得愈加低了，但是整个白天雨却没有下下来，他们把第二个围栏也清完了。从德罗海达的东北到西南有一条不高的山脊，牲畜全部都集中到了这一带的围栏里。要是小河和巴温河的水涨过河槽的话，在这里还可以找到更高一些的地面。

天快黑的时候，雨下来了。这时，弗兰克和神父正匆忙地往牧羊工头屋下那条河中可以涉水而过的地方紧赶着。

“现在担心跑垮了马是没用的!”拉尔夫神父喊道，“你踩稳了，小伙子，要不你会淹死在泥塘里的!”

顷刻间，他们都透湿了，硬结的地面也湿透了。土质微细而板结的土地变成了一片泥乡泽国，淤到了马的跗关节，使它们步履踉跄。他们设法努力趱行。草地还可以走，但是，来到小河附近那片被踩得光秃秃的地面时，他们不得不下马了。马匹一旦解除了负担，倒没什么麻烦了，可是，弗兰克却发觉无法保持自己的平衡。这比在滑冰场里还要糟心。他们手脚并用地慢慢往小河的河岸顶上爬去，并且像投石似地滑下了河岸。通常被淹时只有一英尺深的潺湲流水的铺石路面现在翻滚着高达四英尺的泡沫。弗兰克听见神父在哈哈大笑着。在叫喊和湿透的帽子的拍打驱策下，马匹总算安然无恙地爬上了远处的河岸。但是弗兰克和拉尔夫神父却上不去，每次试着往上爬，都滑了下来。正当神父提议爬到一棵柳树上去的时候，那没人骑的马匹跑去惊动了帕迪，他拿着绳子来抛给了他们，把他们拉了上来。

拉尔夫神父微笑着摇摇头，谢绝了帕迪的殷勤相请。

“我得到大宅里去。”他说道。

玛丽·卡森的仆人们还没听见他的唤门声，她就听到了，因为他绕道转到了前门，认为这样到自己的房间方便一些。

“你可不能像这样进去啊。”她站在回廊里，说道。

“那就行行好，给我拿几块毛巾来，再把箱子也拿来。”

她毫无窘态地看着他脱去了他的衬衣、靴子和马裤，当他用毛巾擦掉身上的烂泥时，她靠在通往她客厅的那扇半开的法式门上。

“你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她说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教士长得都很漂亮呢？因为是爱尔兰人吗？你们爱尔兰人可真是一个俊美的民族。要不就是漂亮的男人发觉教士的职位是逃避他们相貌所引起的后果的避难所？我敢打

赌，基里的姑娘们为你把心都想碎了。”

“我早就学会不拿正眼去瞧那些害相思病的姑娘了。”他笑了起来，“无论哪一个 50 岁以下的教士都是她们某些人的目标，而 35 岁以下的教士则常常是她们全体的目标。不过只有耶稣教的姑娘才公然地试图勾引我。”

“你从来不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的问题，对吧?”她直起身来，把手掌放在他的胸口上，不动了，“你是个爱奢侈、好享乐的人，拉尔夫，你的条件很有利啊。你全身的皮肤都这么黝黑吗?”

他微笑着，低了低头，随后又冲着她的头发大笑起来，两手解开了棉内裤的扣子，内裤落在地上以后，他一脚将它踢开，像个普拉克塞泰力斯① 的雕像似地站在那里，而她则围着他转，不慌不忙地看着。

这两天他很兴奋，突然意识到她也许比他原来想象的更脆弱，这使他兴奋不已。但是他了解她，觉得问问也无妨：“你想让我跟你做爱吗，玛丽?”

她注视着他两腿中间那松垂的东西，高声笑了起来。“我不愿意太难为你了！你需要女人吗，拉尔夫?”

他轻蔑地把头往后一扬。“不!”

“男人呢?”

“他们比女人更糟糕。不，我不需要。”

“那么需要你自己吗?”

“最不需要了。”

“有意思。”她把法式门全推开，穿过门走进了客厅。“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大人!”她挖苦道。但是，她躲开了他那双富于洞察力的眼睛，坐进了高背椅中。她紧紧地攥着拳头，抱怨着阴差阳错的命运。

① 普拉克塞泰力斯（前 370? —前 330?），著名雅典雕刻家。

拉尔夫神父一丝不挂地走出了回廊，他两臂高高举过头顶，合上双眼，站在修剪过的草坪上。他任凭温热的瓢泼大雨冲刷着他，激打着他，在他光溜溜的皮肤上激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他身上却软塌塌的，毫不为之所动。

河水爬上了小河的堤岸，悄悄地没过了帕迪家房子的木桩，漫过了远处的家宅围场，向大宅流去。

“水明天就会退下去的。”帕迪赶去报告时，玛丽·卡森忧虑地说道。

一如既往，她是正确的。下一个星期里，水退了下去，最终退到了它原先的河槽里。太阳出来了，阴凉处的温度迅速地上升到 115 度。草地似乎和天空连成了一片，草深没膝，一派光灿，异常炫目。被雨水洗去了尘土的树木在闪闪发光，一群群的鹦鹉也从它们所去之处飞了回来，在雨点落到它们隐没在树林中的彩虹般的身上时，它们比以往更加饶舌地啁啾着。

拉尔夫神父回去帮助他的那些受了怠慢的教民了，他知道他是不会受到斥责的，因此心情泰然。他那朴素的白衬衫下面，贴胸放着一张 1000 镑的支票，主教大人会欣喜若狂的。

羊群回到了它们以往的牧场上，克利里一家不得不学习内地午睡的习惯了。他们 5 点钟起床，中午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帖，然后便大汗淋漓地倒身睡去，直到下午 5 点钟。在家的女人和围场上的男人全都一样。5 点钟以后，他们便干那些早些时候无法干的零杂活，太阳西沉以后，就在走廊外的一张桌子上吃饭。所有的床铺也搬到了外面，因为通夜都炎热难耐。几个星期以来，似乎不论是白天或黑夜，温度计的水银柱都没下过 100 度。吃牛肉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吃的只是小块的、在吃完前不至于腐烂的绵羊肉。他们希望能换换口味，不再吃那老一套的烤羊排、炖羊肉、绵羊肉做的羊倌馅饼、咖喱羊肉、烤羊腿、水煮腌

羊肉和蒸羊肉了。

但是，2月初，梅吉和斯图尔特的生活有了突变。他们被送到了基兰博的女修道院寄宿，因为再没有比这更近的学校了。帕迪说，等哈尔够了年龄，可以接受悉尼“黑色男修士”学校的函授教育，但在此期间，由于梅吉和斯图尔特一直习惯有老师教他们，于是玛丽·卡森就慷慨解囊，供他们在“圣十字架”女修道院寄宿和就学。再说，菲因为要忙着照看哈尔，也无法监督函授的课程了。杰克和休吉不能继续受教育，这在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德罗海达需要他们在工地上出力，而这正中他们的下怀。

经过了德罗海达，尤其是在韦汉的圣心修道院里的日子，梅吉和斯图尔特发觉“圣十字架”修道院里的生活是陌生而又平静的。拉尔夫神父曾经用心良深地告诉过修女们，这两个孩子是由他保护的，他们的姑妈是新南威尔士最富有的女人。于是乎，梅吉的腼腆也就由恶习而变成了一种美德，斯图尔特的孤僻以及他那一连几个钟头凝望悠悠长空的习惯则为他赢得了“圣洁”的美誉。

生活的确十分宁静，因为这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寄宿生。这个地区有钱供得起子女上寄宿学校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宁可把子女送到悉尼去。女修道院里散发着上光漆和花的香味，黑暗而高大的走廊里笼罩着宁谧和极为神圣肃穆的气氛。声静响息，生活是在一层薄薄的黑纱背后进行的。没有人用藤条打他们，没有人冲他们大呼小叫，事事都有拉尔夫神父呢。

他常常来看他们，并且定期让他们留住在神父宅邸里。他决定用精美的苹果绿来油漆梅吉住的房间。他买来了新窗帘和床上用的新被褥。斯图尔特继续住在那间用米黄色和棕色重新漆过两遍的房间里。斯图尔特是不是快乐，拉尔夫神父似乎从来就没有操过心。他是避免得罪那些不得不邀请而请了又叫人后悔的人的。

拉尔夫神父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喜爱梅吉，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伤这个脑筋。喜爱出于怜悯，这是那天在灰飞尘扬的车站广场上，他看到她落在后面的时候开始的。他敏锐地猜到是她女性的贞淑才使她区别于家人的。至于弗兰克为什么也索然离群，他根本就不感兴趣，也没有感到要怜悯弗兰克。弗兰克的身上有某种使人温情顿消的东西：一颗阴郁的心，一个黯淡无光灵魂。可是梅吉呢？梅吉使他无法遏制地深为动心，他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她头发的颜色使他心旷神怡，她眼睛的色彩和样子像她的母亲，非常美丽，但却更加可爱，更加传神。至于她的性格，他认为那是完美无瑕的女性的性格，温良内向而又极其坚强。梅吉不是一个叛逆者。相反，她将毕生顺从，不越女性命运雷池一步。

但是，所有这些并未改变事情的全貌。也许，如果他更深刻地剖析一下自己的话，他会明白，他对她的感受是时间、地点和人所产生的奇怪的结果。谁也不觉得她举足轻重，这就意味着，在她的生活中存在着能让他插足并把握她、赢得她的爱的空间。她是个孩子，因此，对他的生活道路和教士的声誉没有任何危险。她楚楚动人，而他则以美为乐。他最不愿意承认的是：她填补了他生活的空缺，这是他的上帝所无能为力的，因为她是一个有情有爱的血肉之躯。倘若他送给她礼物，她的家人会感到窘迫，他不能这样做，因此，他就尽量地多和她在一起，用重新装修她在神父宅邸里的房间来消磨时间和精力：这与其说是为了使她高兴，毋宁说是在搞个镶嵌物来衬托他的瑰宝。为梅吉所做的一切都是货真价实的。

5月初的时候，剪毛工们来到了德罗海达。玛丽·卡森对德罗海达的一切情况，事无巨细，都是了如指掌的。在剪毛工到来的几天以前，她把帕迪叫到了大宅。她坐在高背椅中连身子都没动，就准确地告诉他应当做什么了，连细枝末节都交待得清清楚

楚。帕迪习惯的是新西兰的剪毛活儿，有26个工位的巨大的剪毛场当初还真使他吃惊不浅呢。现在，在和他的姐姐谈过话以后，情况和数字便在他的脑子里翻腾开了。要在德罗海达剪毛的不仅是德罗海达的羊，布格拉、迪班—迪班和比尔—比尔的羊也要在这里剪毛。这就意味着这里的每一个人，不论男女，都要苦干一场。集体剪毛是这里的习惯，使用德罗海达剪毛设施的各个牧场自然要派人来全力帮忙，可是，干那些零星活计的担子就必不可免地要落在德罗海达人的肩头上。

剪毛工们自己带做饭的人来，从牧场的商店里买食物，但是这一大批食品得有人去搞。摇摇欲坠的、带厨房的临时工棚和附设的简陋的浴室必须冲刷、清理，并且备好褥子和毯子。并不是所有的牧场对剪毛工都是像德罗海达那样慷慨大方的，但是，德罗海达是以它的好客和“棒得累死人的剪毛场”的声誉自豪的。由于这是玛丽·卡森参与的一项活动，因此她不吝惜金钱。它不仅是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剪毛场之一，而且它也需要雇佣最能干的人，有杰基·豪那种能力的人。这些剪毛工在把行李包扔上包工头的那辆蓝福特卡车，消失在他们去另一个剪毛场的路上之前，得剪完三十多万头绵羊的毛。

弗兰克有两个星期不在家了。他和老牧工比尔巴雷尔·皮特带着一群狗、两匹牧羊马和由一匹不愿拉车的小马架辕的一辆轻型单座两轮马车，载着他们最起码的必需品，到西边远处的围场去了。他们得把羊逐渐地赶到一起，进行挑选和分类。这是一个既缓慢又乏味的活计，与洪水前的那种猛轰猛赶不可同日而语。每个围场都有自己的畜栏，部分分级和打印记的工作在畜栏里就进行了，分好的羊群留在那里，直到被送进剪毛场为止。剪毛场的畜栏一次只能容纳一万头羊，所以，剪毛工们在那里的时候，活儿是不会轻松的，老是得紧张地忙着把没剪毛的羊群和剪过毛的羊群赶进赶出。

弗兰克走进厨房的时候，他母亲正站在洗池边干着她那没完没了的活儿，削着土豆皮。

“妈，我回来了！”他说道，声音里充满了快乐。

她转过身来的时候，显出了凸起的肚子。离家两个星期使他的眼光敏锐了。

“噢，天哪！”他喊道。

她那望着他的双眼失去了欢愉之色，脸羞得通红。她伸出双手捂住了她那鼓起的围裙，好像那双手能遮住衣服所遮不住的东西似的。

弗兰克颤抖了起来。“那个下流的老色鬼！”

“弗兰克，我不许你说这种话。现在你是个男子汉了，你应当理解。这和你自己到这个世上来没什么两样，应当受到同样的尊重。这没什么的。你侮辱你爸爸的时候，你也在侮辱我。”

“他不该这么做！他早就不该碰你了！”弗兰克气呼呼地说道，揩去了正在哆嗦着的嘴角上的唾沫星儿。

“这没什么丢脸的，”她没精打采地重复道，用她那明显疲倦的眼睛望着他，仿佛她突然决定将羞愧永远掩藏起来似的，“弗兰克，这没什么丢脸的，连让它出来的那种事儿也不丢脸。”

这次轮到他脸红了。他无法继续面对她的注视，于是，他转过身去走进了他和鲍勃、杰克、休吉同住的房间。这房间空荡荡的四壁和几张单人小床在嘲笑着他，它的枯燥无味和毫无特色的外观也在嘲笑他。这里缺少一个能使它生气勃勃的人，缺少一种能使它超凡入圣的目标。她的脸庞呢，她那被金发的光晕衬托着的美丽而疲倦的脸庞，正因为她和那个毛茸茸的老色鬼在这暑热炎炎的夏天里所干的好事而感到火辣辣的。

他无法摆脱这件事，无法摆脱她，无法摆脱他心灵深处的种种思绪，无法摆脱他的年龄和男子的本能的饥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是设法把这些念头压下去，但是在她将她的色欲的实实

在在的证据堂而皇之地展示在他眼前的时候，在她把她和那个老色鬼所干的好事当面对他说出的时候，他能怎么去想呢？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呢？怎么能容忍这种事呢？他希望能把她看作如同圣母一样的神圣、纯洁、而又白璧无瑕，看作一个能超脱于这种事情的人，尽管世上所有的姐妹都犯这样的罪孽。看到她证实了他认为她做了不当的事的想法，简直叫他快发疯了。想象她绝对贞洁地和那个丑陋不堪的老家伙躺在一起，在一处睡觉，但夜里又决不相向而卧或挨在一起，这已经成了支持他神智正常的必需了。啊，上帝呀！

一种喀嚓的声响使他朝下望去，他发觉他已经把床脚的黄铜杆扭成了S形。

“你为什么不是我爸呢？”他问着那铜杆。

“弗兰克。”母亲站在门口叫道。

他抬起头来，一双黑眼睛熠熠闪光，就像是被雨水打湿了的煤块。“我早晚会宰了他的。”他说道。

“你要是那样干的话，我也会去死的。”菲说着，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不，我要让你自由！”他充满希望地、任性地反驳道。

“弗兰克，我永远不会自由的，我也不想自由。我倒想知道你这无名火是打哪儿来的，可我不知道。这既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你爸的错。我知道你不顺心，但你用得着拿我或拿你爸来出气吗？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紧张呢？为什么？”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又抬起头来看着他。“我不想说这些话，可是我想我非说不可：现在是你找个姑娘的时候了，弗兰克，结婚吧，自己成个家吧。德罗海达有房子。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为别的男孩子担忧过，他们好像和你的天性完全不一样。可是，你得有个妻子，弗兰克。你有了妻子，就不会有时间来想我了。”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不愿再转过身来。她在床上约摸坐了

五分钟，希望他能说些什么。随后，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

5

剪毛工们走了以后，这个地区笼罩着一片冬日的沉闷的景象，就在这时，一年一度的基兰博娱乐会和野餐赛马开始了。这是社交日程表中的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持续两天的时间。菲觉得不舒服，因此没有去，于是帕迪开着那辆罗尔斯—罗伊斯汽车载着玛丽·卡森进城去了。他的妻子不在身边，帮不了他的忙，这也无法使玛丽的舌头规规矩矩的不随便乱讲。他已经注意到了，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菲在场的时候，他姐姐就矮了一截，气势也不那么嚣张了。

别的人全都去了。男孩子们被告诫要规规矩矩，否则就要他们的命。他们和比尔巴雷尔·皮特、吉姆、汤姆、史密斯太太以及女仆们一起坐上了一辆卡车，而弗兰克却独自一个人驾着那辆T型福特卡车早早就去了。参加活动的成年人都要留在那里过夜，等着第二天的赛马会。玛丽·卡森出于自己心里非常明了的原因，谢绝了拉尔夫神父请她在神父宅邸住宿的邀请，但却怂恿帕迪和弗兰克接受了邀请。两个牧羊工、汤姆和花园杂工钻到什么地方去了，谁都不得而知，不过史密斯太太、明妮和凯特在基里有朋友，她们就住到朋友那里去了。

上午 10 点钟的时候，帕迪把他姐姐安顿在帝国旅馆最好的房间里，自己则下楼到了酒吧间。他看见弗兰克站在柜台边，手里拿着一大杯啤酒。

“下一杯我来买吧，伙计，”帕迪和蔼地对儿子说道，“我得

送玛丽姑姑去参加赛马会的午餐会，如果要我在你妈不在的时候去受这份洋罪，我得有点精神食粮才成。”

习惯和畏惧心理的克服比人们实际想去一反多年形成的惯常行为要困难得多。弗兰克发现他干不出他渴望干的事，他不能当着酒吧的许多人的面把杯子里的酒泼到他父亲的脸上去。于是，他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有点儿不痛快地笑了笑，说，“对不起，爸，我已经答应到娱乐场去会几个哥们儿了。”

“哦，那就去吧。不过这个你拿去，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吧。痛痛快快地玩一玩，要是你喝醉了，可别让你妈发觉啊。”

弗兰克瞪眼瞧着他手中那张蓝色的、皱皱巴巴的五镑钞票，恨不得把它撕成碎片，摔在帕迪的脸上。然而，习惯又一次占了上风。他折起那张票子，放进他的表袋里，谢了谢他父亲。他无法做到不去接这张钞票而大步走出酒吧。

帕迪穿着他那件最好的蓝色西服，背心扣得整整齐齐，金表上拴着一条金链和一个劳伦斯金矿出产的天然金块做成的坠子。他拉了拉他的赛璐珞硬领，看了看酒吧间里是否有他熟悉的面孔。在他到德罗海达以来的九个月里，他不常到基里来，但是他作为玛丽·卡森的弟弟和显而易见的继承者的地位就意味着他无论在城里什么地方，都会受到殷勤备至的接待，人们也清楚地记得他的面孔。有几个男人在冲他微笑着，大声喊叫着要请他来一杯啤酒。不一会儿，他便混到那一小群兴致勃勃的人中间去了，把弗兰克忘在了脑后。

这些日子，梅吉的头发梳起了辫子，因为没有一个修女情愿去侍候那头鬈发（尽管玛丽·卡森有钱），鬈发被编成了两条粗辫子垂在肩头，上面扎着两条海蓝色的丝带。她穿着“圣十字架”学校学生的那套素静的海蓝色制服，一位修女陪着她从修道院穿过草坪，把她交给了拉尔夫神父的女管家。她很喜欢这姑娘。

“哎哟，这小姑娘的头发长得真好看，简直和希兰的一模一

样。”有一次神父问到她的时候，她高高兴兴地向他解释道。安妮一向是不怎么喜欢小姑娘的，并且还曾为神父宅邸与学校太近而感到遗憾。

“得啦，安妮！头发是没有生命的。你不可能仅仅因为她头发的颜色就喜欢她呀。”他故意逗着她说道。

“啊，哦，你明白，她是个纯洁的小姑娘——挺哏儿的。”

他根本不明白，但他既没问她“挺哏儿的”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对这个词与梅吉的名字念得一样顺溜发表什么评论。有时候，最好不要把安妮的意思弄得水落石出，或者是对她的话过分注意而使她更来劲儿。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她是个能掐会算的人，倘若她怜惜这孩子，他可不想听她说她怜惜的是她的将来，而不是她的过去。

弗兰克来了，他还因为在酒吧间偶然碰到他父亲而浑身哆嗦着，他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

“喂，梅吉，我带你赶集去。”他说着，伸出了一只手。

“干吗不让我带你们俩一起去呢?”拉尔夫神父问道。他也伸出了一只手。

梅吉夹在两个她所崇拜的人中间，紧紧地拉着他们的手，她真是快乐极了。

基兰博娱乐场设在巴温河畔，挨着赛马场。尽管洪水已经退去六个月了，但泥浆仍然没有干透，急不可耐的捷足先来者已经把它踏成了烂泥塘。在绵羊、牛、猪、山羊和那些第一流的、无可挑剔的为夺标获奖而竞争的牲畜围栏之外，有许多摆满了手工艺品和吃食的帐篷。他们看着那些牲畜、糕饼、钩针编织的围巾、针织的婴儿装、刺绣的桌布、猫、狗和金丝雀。

在这一切的远处的另一侧是赛马场，那里，年轻的男女骑手们正在裁判员的面前慢慢地踱着他们的截短了尾巴的坐骑，在格格笑着的梅吉的眼里，那些裁判员本身看上去就很像马。女骑手

们穿着漂亮的哔叽女骑装，高高地坐在高头大马的鞍子上。她们的大礼帽上缠着一束撩人干着急的轻纱。在梅吉看到一个了不起的姑娘骑着一匹活蹦乱跳的马做出一系列难度很大的腾跃动作，并且一如开始那样无可挑剔地结束她的表演之前，梅吉是想象不出一个人怎么能那么玄地骑在马背上，戴着那样的帽子，以比蹓花蹄快得多的速度奔驰而又稳坐马背，安然无恙的。这时，那姑娘性急地用马刺刺了一下她的坐骑，碎蹄穿过潮湿的地面，在梅吉、弗兰克和拉尔夫神父的面前勒住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勾在鞍上的、穿着雪亮的黑色长统靴的一条腿脱开了，那姑娘坐到了鞍子的一侧，傲然地伸出了戴着手套的双手。

“神父！劳驾帮我下来！”

他向上伸出两手搂住了她的腰，她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轻巧地一转身把她抱了下来。她的脚跟刚一沾地，他便撒开了手，把她那匹坐骑的缰绳拿在手中，往前走去。那姑娘和他比肩而行，毫不费力地大步跟着他。

“卡迈克尔小姐，赛马你会夺标吗?”他用极其冷淡的声调问道。

她一噘嘴。她时当韶年，貌美容艳，他那叫人难以捉摸的、超凡脱俗的脾性使她恼火。“我希望能赢，可是我没把握。霍普顿小姐和安东尼·金太太也都参加比赛。不过，驯马我能赢，所以，要是赢不了赛马，我也不会发牢骚。”

她说话时，那圆润的元音非常悦耳，满口是一个经过精心培养教育的年轻小姐的妙语隽言，她的嗓音中没有丝毫兴奋和土语的痕迹。拉尔夫神父和她说话的时候，他自己的声音也变得圆润起来，连那令人愉悦的淡淡的爱尔兰味儿也没有了。仿佛她把他引回了他也同样有过的岁月之中去了。听着他们轻松但却谨慎的措词，梅吉感到迷惑不解。她皱起了眉头，不知道拉尔夫神父身上起了什么变化，而只知道他有了变化，而且是她不喜欢的变

化。她松开了弗兰克的手，确实，这情形使他们继续并肩而行变得别扭起来了。

这时，他们来到了一个宽阔的水坑前，弗兰克已经落在了他们的后边。拉尔夫神父望了望水面，他的目光在闪动着。这水坑几乎是个浅塘，他转向了一直紧紧地和他拉着手的孩子，带着一种特别温柔的表情向她弯下腰去。这是那位小姐决不会看错的，因为在他和她的彬彬有礼的交谈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柔情。

“我没有穿披风来，亲爱的梅吉，因此我不能当你的沃尔特·雷利爵士[①]。亲爱的卡迈克尔小姐，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他把缰绳递还给了那位小姐，“我不能让我最喜爱的姑娘弄上满鞋泥浆，对吗?”

他抱起了梅吉，毫不费力地把她夹在后腰上，听任卡迈克尔小姐一手提着她那笨重的、拖到地面的裙子，一手拉着缰绳，在没人帮一帮的情况下，溅着泥水走过水坑。弗兰克在他们的后面大笑着，这笑声真是火上浇油。到了水坑的对面，她马上便离开了他们，扬长而去。

“我打心眼里相信，要是她能做到的话，她会宰了你的。”在拉尔夫神父把梅吉放下时，弗兰克说道。这次邂逅相逢，以及拉尔夫神父处心积虑的狠心的做法真是使他开心极了。在弗兰克的眼中，她长得如花似玉，一身傲气，似乎没有一个男人会简慢她的，哪怕是一位神父。可是，拉尔夫神父却肆无忌惮地粉碎了她的自信心，粉碎了她当作武器来使用的娘儿们迷人的法宝。弗兰克觉得，神父似乎讨厌她。能讨厌她所代表的所有的女人，这是一个他还没有机会领略过的微妙而又神秘的天地。由于他母亲的话刺痛了他，他希望卡迈克尔小姐能注意到他这个玛丽·卡森的继承者的长子，但是她却连存在着他这么个人都不屑于承认，纵

① 沃尔特·雷利（1554? —1618），英国军人，探险家，政治家。

使他身体粗壮，皮肤黝黑，眉清目秀，可她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到了那个清心寡欲、似男若女的神父身上去了。

“别担心，就是再来这么几回，她也还是会凑上来的，”拉尔夫神父冷嘲热讽地说道，“她很有钱，因此，下个星期天她会风头十足地把一张 10 镑的票子放进教堂的奉献盘里。”他针对弗兰克的表情笑着。“我比你大不了多少，小伙子，尽管我从事这个职业，可我是个很世俗的人。别为这个见我的怪，就把它看作是我的阅历所致吧。”

他们已经远离了赛马场，走进了娱乐场里。梅吉和弗兰克对这个地方都很着迷。拉尔夫神父给了梅吉整整五个先令，而弗兰克自己有五镑。有足够钱去付所有吸引人的棚场的入场费，真叫人开心。这地方人群拥来挤去，孩子们四处乱钻，睁大眼睛望着摆在破破烂烂的帐篷前那些不甚高明的、庸俗不堪的传奇画：“天下最胖的太太”，“跳蛇舞的伊斯兰公主”（“请看她怎样惹眼镜蛇发火”），“印度的橡胶人”，“世界最强壮的男人格里厄斯”，“美人鱼赛蒂丝”。每个棚场前他们都付钱，然后全神贯注地看着，没在意美人鱼赛蒂丝的鳞片已经黯然无光，微笑的眼镜蛇连一个牙齿都不剩了。

娱乐场的另一头有一个巨大的帐篷，它是如此之大，独霸一方。它的前面有一条高高的木板走道，背后挂着一幅与走道一样长的、像幕布似的起绒粗呢，上面画着几个居高临下、气势汹汹的人像。一个手拿麦克风的汉子正在对聚拢来的人们高声叫喊着。

“先生们，这里是吉米·沙曼著名的拳击班！敝班有八名世界最棒的拳手，哪位好汉愿意上来比试比试，打赢了取得奖金一笔！”

女人和姑娘们从听众中退了出去，男人和小伙子们从四面八方迅速地拥来。他们密不透风地围挤在走道的下面，围观者越来

越多。八个拳手像古罗马大竞技场上列队行进着的角斗士一样，威风凛凛地排成一行站在那里，他们两腿分开，双手叉腰，对着啧啧赞叹的人群摆开了架式。他们穿着又黑又长的紧身衣裤和背心，灰色的紧身衣从腰部到大腿中部，紧贴在身上，梅吉还以为他们穿的是内衣内裤呢。他们的胸前用白色的大写罗马字体写着：吉米·沙曼拳击班。他们的个头儿全不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适中，但体魄都极其强壮。他们轻松地相互闲谈着，大笑着，好像这场面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似的。只见他们活动着肌腱，做出不屑于卖弄的样子。

“嗨，朋友们，谁来较量较量?”那个招徕顾客的人粗声粗气地喊道，“哪一位想来比试比试？来斗一场吧，赢一张五镑的票子呀!”他敲着大鼓，一个劲儿地喊个不停。

“我来!”弗兰克喊道，“我来，我来!”

他甩开了拉尔夫神父想阻挡他的手，周围人群中凡是能看见弗兰克那小小个头的人全都笑了起来，好心地把他推到了前面。

可是那个招徕顾客的人却十分认真。这时拳击班里的一个人友好地伸出了手，把弗兰克拉上了梯子，站到了已经站着八条汉子的走道的一侧。“请不要笑，先生们，他个头儿虽然不太高，但他是头一个自告奋勇站出来的！大家知道，斗拳不看个头儿，要看斗得怎样！嗨，这位小老弟要试试身手——你们这些大高个的朋友怎么样，呃？来露一手，赢一张五镑的票子呀，和吉米·沙曼拳击班的哪位拳手较量较量吧!”

慢慢地，自告奋勇的人增加了。这些年轻小伙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捏着自己的帽子，望着站在他们边上的那帮经过精心挑选的职业拳手。拉尔夫神父很想留下来看个究竟，但终于不情愿地断定，现在再也不能让梅吉留在附近了。于是，他把她抱了起来，随即转身离去。梅吉尖声叫了起来，他走得越远，她就越叫得响。人们都在看他们了。认识他的人太多了，这是很伤脑筋的

事，更甭提这是多么有损尊严了。

“喂，梅吉，我不能带你进去！你爸爸会剥我的皮的，没错儿！”

“我要和弗兰克在一块儿，我要和弗兰克在一块儿！”她扯足了嗓门哭喊着，又蹬又踢，还想咬人。

“哦，真缠人！”他说道。

他不得不屈服了，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了所需的硬币。他向大帐篷掀开的进口走去，用眼睛溜着，看是否有克利里家的男孩子。可是哪儿也看不到他们，于是，他推测他们准是在赛马场上碰马蹄铁的运气，或者是在大吃肉馅饼和冰淇淋。

“神父，你不能带她进去！”拳击班的领班十分惊讶地说道。

拉尔夫抬眼望着天空。“只要你告诉我，咱们怎么能把她从这里带开，而又不至于因为有意作难孩子惹得基里所有的警察出来制止咱们，我倒乐得走呢！但是，她哥哥自愿来打擂台，不看到她哥把你的那些弟兄打个落花流水，她是不会走的。”

领班的耸了耸肩。“好吧，神父，我不跟你争了。你请进吧，可是别让她闯进去，你——你做做好事吧。不行，不行，神父，把钱收回兜里去吧。吉米会不高兴的。”

帐篷里似乎满满登登的都是成年男子和小男孩，他们围着中间的一个圆圈打转转。拉尔夫神父在人群的后排靠着帆布帐篷找了个地方。他拼命地抓着梅吉。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儿和撒在地上的吸泥浆的锯末的香味。弗兰克的手上已经戴上了拳套，他是这一天的第一个挑战者。

从人群中出来的人击败某个职业拳手尽管不是常有的事，但却也不是从未有过的事。大伙儿都承认，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拳手，但他们中间确实有几个是澳大利亚最好的拳手。由于弗兰克身材的缘故，他被指定与一个体重 120 磅以下的最轻量级拳手比赛。他第三拳就把对手打倒在地，并且提出愿和另一个拳手

再战。在他和第三个职业拳手较量的时候，消息传开了，帐篷里挤得水泄不通，要想再放进一个心急火燎的观众来都不可能了。

他几乎没挨上一拳，而他已经打出的可数的几拳反倒激起了他久已郁结在心头的怒气。他怒目圆睁，他的每一个对手都仿佛长着帕迪的面孔。人群发出的喊叫和喝彩声冲进他的脑子，好像有一个洪大的声音在叫着：上！上！上！哦，他是多么渴望能有打架的机会啊。自从到了德罗海达，他还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呢！因为打架斗殴是他所知道的唯一能发泄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方法，当他打出使对方倒地的一拳时，他觉得耳朵里听到的沉闷的喊声变成了：杀！杀！杀！

随后，他们让他和一个真正第一流的拳手对垒。这是一个次轻量级的拳手，他奉命和弗兰克保持一定的距离，看看他是否除了猛打狠揍以外还会拳术。吉米·沙曼的两眼闪着光。他总是在注意发现第一流的拳手，在穷乡僻壤里进行的对垒中他已经发现了几个。那轻量级拳手在照着吩咐行事，尽管他在力量上胜过一筹，但却仍被步步紧逼着。弗兰克紧随不舍，一心要打死那个跳跳蹦蹦、躲来闪去的人。除了那人以外，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从每一次扭打和拳来拳去中摸熟了这个即使是在盛怒之下仍能思考的陌生的对手。尽管他饱尝了对手打出的拳头，他到底还是占了上风。他一只眼睛肿了，额头和嘴唇也破了。但是，他赢到了20镑，也博得了在场的每一个男人的尊敬。

梅吉从拉尔夫神父已经放松的怀抱中挣了出来，他还没来得及抓住她，她就冲出了帐篷。当他在外面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吐了一阵，正打算用小手绢擦她那双溅脏了的鞋子。他一言不发地把自己的手绢递给了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光亮的头发。她正在啜泣着。刚才帐篷里的气氛也不合他的胃口，使他感到难受，他希望他职业的尊严能使他当众流露出这一点，从而减轻这种痛苦。

“你是要等弗兰克呢，还是愿意我们现在就走?”

“我要等弗兰克。”她依在他的身边喃喃地说道，对他的镇定和同情充满了感激。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牵动我那像一潭死水般的感情?”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尽管他相信她吐得很厉害，伤心得无心去听他说话，但他却需要像许多生活孤独的人那样，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思想。“你别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我从来没有过姊妹，但愿我能了解你和你那不幸的家……你的日子难过吗，我的小梅吉?”

弗兰克从帐篷里走出来，一只眼睛上贴着膏药，破了的嘴唇上涂着药。自从拉尔夫神父认识他以来，他头一次显得喜气洋洋。教士觉得，这神态就和大家知道的多数男人与一个女人在床上度过了一个良宵以后的样子是一样的。

“梅吉在这儿干吗呢?”他粗声大气地说道，拳击场上的兴奋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呢。

“就差绑住她的胳膊腿儿啦，更甭提想哄住她。我可没法让她呆在外边。”拉尔夫神父尖刻地说道，虽然不得不为自己辩解使他感到不快，但他对弗兰克会不会冲着他来也毫无把握。他一点也不怕弗兰克，但他却怕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得不可开交。“她是因为你才受了惊吓的，弗兰克，她想尽量离你近一些，好亲眼看见你没事儿。别生她的气，她已经够难受的了。”

“难道你不怕让爸知道你到这种地方来过吗?”弗兰克冲着梅吉说道。

“把咱们的观光缩短一下怎么样?”神父问道，“我想，咱们大家可以到我的宅邸去休息一下，喝杯茶。”他拧了一下梅吉的鼻尖。“至于你，小姐，可以好好地洗一洗。”

帕迪在他姐姐那儿遭了一天罪，对她唯命是从。菲还从来没这么支使过他呢。她的脚上穿着进口的吉皮尔花边鞋，穿过基里

的泥沼地。她事事挑剔，动不动就发脾气。她仪态庄重地和谁打招呼，他就得对谁赔笑，谈上几句。当她给“基兰博杯”的获奖者颁发祖母绿手镯时，他就得侍立在一旁。他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把所有的奖金都花在买这么一个女人的小饰物上，而不是发一只金奖杯和一大扎票子。这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赛马会完全是业余性的，不明白那些参赛的人并不需要俗不可耐的金钱，相反，却可以漫不经心地把所得的钱扔给这个矮小的女人。骑着栗色马胜了金·爱德华的霍里·霍普顿把那只祖母绿手镯赢到了手。前几年，他已经赢得了一只红宝石手镯、一只钻石手镯和一只蓝宝石手镯。他有一位太太和五个女儿，并且说，在赢到六个手镯之前他是不会罢手的。

帕迪那件浆过的衬衫和加了赛璐珞硬衬的领子真磨人，蓝色的外套穿在身上太热，午餐招待会上的悉尼鲜海味加香槟酒也不对他那惯于消化羊肉的胃口。他觉得自己是个傻瓜，或是说看上去像个傻瓜。他的衣服料子很好，但缝制费很便宜，式样也土气。他们和他不是一类人。他们是粗鲁的、穿着苏格兰呢衣的牧场主，有身份的主妇，露齿而笑的、爱骑马的年轻女郎，是那些被新闻报纸称为“牧场霸主”中的精英。他们尽量忘记他们曾在上个世纪中霸占了这里的大片土地，将它们据为己有。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得到了联邦政府法令的默认。他们成了大陆上最受人羡慕的人，管理着自己的政党，将子女送进悉尼的高等学府，和来访的威尔士亲王饮酒畅叙。他，普普通通的克利里不过是个工人，他与这些殖民地的贵族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只能使他想起他妻子的家庭，使他感到不自在。

所以，当他来到神父宅邸，发现弗兰克、梅吉和拉尔夫神父正懒洋洋地围在炉子旁，似乎度过了美好的、无忧无虑的一天时，他便感到一股无名怒火从心头升起。他失去了菲那种有教养的支持是不堪忍受的。他依然不喜欢他姐姐，就像他在爱尔兰的

童年时代那样，他从来就不喜欢她。这时，他发现了弗兰克眼旁的膏药和肿起来的脸。这真是天赐的好借口。

“看你弄成什么样儿了！你怎么回去见你妈?”他吼道，“我一天不见你，你就犯老毛病，和路边多看你一眼的人打架!”

拉尔夫吃了一惊，跳起来，刚想说几句安慰话，可弗兰克比他还快。

“我靠这个挣到了钱!”他指着膏药，非常温和地说，“几分钟就赚了 20 镑，比玛丽姑姑一个月给咱们俩的工资还多。今天下午在吉米的帐篷里我打倒了三名出色的拳手，和轻量级冠军对阵时也挺了下来。我自己挣了 20 镑。我干的事可能不符合你的想法，但我今天下午赢得了每一个在场观众的尊敬。”

“打倒乡村集市上的几个无精打采、头脑发昏的老家伙，你就在这些人中间充好汉吗？弗兰克，长大些吧！我知道你的个头儿长不大了，但为了你妈，你的头脑应该成熟起来。”

弗兰克脸色惨白！就像是漂过的骨头。这是他受到过的最可怕的侮辱，而侮辱他的是他的父亲。他不能回击。他吃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双手，从肺腑深处吐着气。“不是不中用的老家伙，爸。你像我一样了解吉米是什么样的人。吉米亲口说过我要是当拳击手会大有前途的。他想让我进他的拳击班进行训练。他想付我工资！我可能不会再长个儿了，但我这个身材足以痛打世界上的任何人，也包括你这个可恶的老色鬼!”

帕迪明白这个词后面的含义，他的脸色顿时变得和他儿子一样惨白了。“你胆敢这样侮辱我!”

“你算什么东西？你真叫人恶心，比发情的公羊还坏！你就不能让她踏踏实实地呆着？你就不能对她放开你的魔爪?”

“别说啦！不！别说啦!”梅吉尖叫着。拉尔夫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痛苦地把她拉到了自己的身上。她涕泪交流，激烈而又徒劳地想挣扎开来，“别吵啦，爸，别吵了！噢，弗兰克，请别

吵啦！请别吵，别吵呀！”她尖叫着。

可是，只有拉尔夫神父听见了她的声音。弗兰克和帕迪面对着面，他们最终认识到，彼此之间既相互厌恶，又相互畏惧。共同爱菲的堤坝溃决了，对菲的令人心酸的竞争显现出来了。

“我是她丈夫。我们有孩子，是上帝的赐福。”帕迪努力控制着自己，镇定地说道。

“你比到处追着母狗的公狗强不了多少！”

“你也不比那个生你的老狗好多少，不管他是谁！谢天谢地，反正跟我没关系！”帕迪叫道，随即停了下来，“啊！亲爱的基督啊！”狂怒像旋风一样离开了他。他弯下身子，浑身颤抖，用手拼命地抠自己的嘴，好像要把说了不该说的话的舌头扯出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

帕迪的话刚一出口，拉尔夫就放开了梅吉，紧紧地抓住了弗兰克。他把弗兰克的右臂扭到背后，用左臂绕住弗兰克的脖子，勒住他。拉尔夫身强力壮，紧紧地夹住弗兰克，使他无力反抗。弗兰克想挣开身子，但他的反抗失败了。他摇摇头，表示屈服。梅吉扑在地上，跪在那里哭泣着。她的眼光无可奈何地从哥哥身上移到父亲身上。她苦苦地哀求着。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她明白，这件事意味着她再也不能同时保住他们两人了。

“你就是这个意思，”弗兰克嘶哑地说道，“我要是早明白就好了！我要是早明白就好了。”他吃力地把头转向了拉尔夫神父，“神父，放开我吧。我不会碰他的，上帝保佑，我不会碰他的。”

“上帝保佑你？上帝会让你的灵魂烂掉的！让你们俩的灵魂都烂掉！要是你们毁了这孩子，我就把你们宰了！”神父怒吼着，现在他是唯一发怒的人了。“你们知道吗？我是怕我不在你们俩会互相残杀，才把她留在这儿的，结果却让她听到了这番话！我真该让你们互相残杀，你们这两个卑鄙、自私的白痴！”

“好吧，我要走了，”弗兰克用奇怪的、无力的声音说道，

“我要去参加吉米的拳击班，我不会再回来了。”

“你一定得回来!”帕迪喃喃说道，“我怎么对你妈说呢？对她来说，你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重要，她决不会宽恕我的。”

“告诉她，我去参加吉米的拳击班了，因为我想出人头地。这是实话。”

弗兰克异样的黑眼睛闪着嘲讽的光芒。这眼睛还在神父初次见到时就使他感到惊奇。灰眼睛的菲和蓝眼睛的帕迪怎么能生出黑眼睛的儿子？拉尔夫懂得孟德尔① 定律。即使菲的灰眼睛也不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弗兰克拾起帽子和外套。“噢，这是实话！我早就该明白的。你没有妈妈在一间房子里弹钢琴的回忆！这表明你是在我后边得到她的。她先属于我。”他哑然而笑，“想想吧，这些年来我总是抱怨你拖她的后腿。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没人拖她的后腿，弗兰克，谁也没有!”神父喊道，想把他拉回来。“这只是上帝那难以捉摸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你应该这样想!”

“上帝那难以捉摸的伟大计划!”从门口传来了那年轻人嘲讽的声音，“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你当神父时，比应声虫高明不了多少！我说上帝保佑你，因为你是这里唯一不了解上帝的人!”

帕迪坐在椅子上，脸色灰白。他吃惊地看着跪在炉子旁哭得东倒西歪的梅吉。他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但拉尔夫神父粗暴地把他推开了。

“别碰她。你干得够可以的了！柜橱里有威士忌，去喝点儿吧。我先送她去睡觉，然后回来和你谈谈，你别走。伙计，听见我的话了吗?”

“我会呆在这儿的，神父。让她去睡吧。”

---

① 孟德尔，奥地利生物学家、遗传学家。

在楼上那间迷人的、苹果绿色的卧室里，神父替小姑娘脱掉了外衣和衬衫，让她坐在床边，然后再给她脱去鞋袜。安妮送来的睡衣放在枕头上。在脱她的内裤之前，他把睡衣拉过来，从她的头上轻轻套下。他一直跟她扯着不相干的闲话，比如扣子拒绝解开啦，鞋带顽固地紧缚着啦，缎带解不开啦，等等。她是不是在听，那就很难说了。烦恼、痛苦和难以言喻的童年悲剧，远远超过了她这种年纪可以接受的范围。她的眼睛越过他的肩头，忧郁地凝望着。

“现在躺下，亲爱的姑娘。安心睡吧，我一会儿就来看你。别担心，听见了吗？咱们以后再谈这件事。”

“她好吗？”当他回到客厅时，帕迪问。

拉尔夫神父伸手去拿柜橱上的威士忌，给自己倒了大半杯。

“我真的不知道。老天在上，帕迪，我想知道什么对爱尔兰人祸害更大，是酒呢？还是脾气？是什么使你说出那番话？不，别忙着回答！当然是脾气喽。当然，没错儿！我头一眼看见他时，就知道他不是你们的孩子。”

“没有什么能逃掉你的眼光，是吗？”

“大概是吧。反正我的教民遇上麻烦或有痛苦时，我不用费多大劲就看得出来。既然看出来了，尽力帮忙就是我的责任。”

“神父，你在基里是深受爱戴的。”

“毫无疑问，这靠的是我的脸和我的身材。”神父尖刻地说道。他本来想轻描淡写地讲这话的。

“你这样想吗？我不赞成，神父。我们喜欢你，是因为你在精神上是个很好的引路人。”

“嗐，不管怎么说，我好像完全卷进你们的麻烦中去了，”拉尔夫神父不安地说道，“伙计，你最好把心里话都倒出来吧。”

帕迪凝视着火光，在神父送梅吉睡觉去时，他尽量把炉火添

旺，并以极度的懊悔和狂暴做这件事。他手中的空杯不断地颤动着。拉尔夫神父站起身，把酒瓶拿来，把那杯子倒满。帕迪考虑了好一阵子，叹了口气，擦掉了脸上挂着的泪水。

“我不知道弗兰克的父亲是谁。这件事发生在我见到菲之前。她家人的社会地位在新西兰首屈一指。她父亲在艾希伯顿以外的南岛上拥有大片小麦地和众多的羊群。钱算不上什么东西。菲是他的独生女。据我所知，他为她安排生活——到故国去旅行，在社交界露面，找一个好丈夫。当然，她在家里从来不干活。他们有女佣人、男管家、马车和马匹，生活得就像贵族。

“我是个挤奶工，我常常从远处看见菲带着一个大约一岁半的男孩子散步。后来，老詹姆斯·阿姆斯特朗来找我。他说，他女儿玷污了他的门风，没结婚就有了孩子。当然，这件事被压了下来。他们想把她赶走，可她祖母唠唠叨叨，不肯答应，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把她留下，尽管这是件尴尬的事。现在，她祖母快死了，谁也拦不住他们把菲和那孩子赶走。詹姆斯说我是单身汉，要是我肯娶她，并保证把她带离南岛，他愿意付给我路费，外加 500 镑。

“是的，神父，这是我的运气，我厌恶单身生活了。但我一直是个腼腆的人，从没和姑娘好过。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个好主意，老实说，我才不在乎那个孩子呢。她祖母听到了风声，便派人来找我，尽管她病得很厉害。我敢说，她平时一定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但却是一位真正的贵妇人。她把菲的事给我透露了一些，但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我也懒得问。反正她要我答应对菲好——她知道，她一死，他们就会把菲从那地方赶走，于是，她建议詹姆斯为她孙女找个丈夫。我很可怜那老家伙。她太喜欢菲啦。

“神父，你相信吗？我第一次接近菲并向她打招呼，就是我娶她的那天。”

“哦，我相信。”教士屏着呼吸说道。他望着杯中的酒，然后一饮而尽，又伸手去拿酒瓶，给他们两人各斟一杯。“因此，你娶了一个地位比你高得多的贵妇，帕迪。”

“是的。起首，我怕她怕得要死。那时候她太漂亮了，神父，所以……我都傻眼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像那不是她，好像这事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她现在仍然很美，帕迪，”拉尔夫神父温和地说道，“从梅吉的身上我能看出她上年纪以前的样子。”

“对她来说日子可不轻松，神父，可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别的。至少，她和我在一起是安全的，没受过虐待。一直过了两年我才有勇气——呃，成为她真正的丈夫。我不得不教她做饭、拖地板、洗熨衣服。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神父，我们结婚这许多年来，她既不抱怨，也不笑不哭。只有在我们同床共枕时，她才显得有点儿情绪，但她从来不张口。我希望她说话，但又不想让她说，因为我一直在想，要是她说的话，一定是叫那人的名字。哦，我并不是说她不喜欢我或我们的孩子。但我太爱她了，不过我似乎觉得她一直没有动真感情，除了对弗兰克。我一直都明白，我们加在一起也赶不上她对弗兰克的爱。她一定爱他的父亲。可我一点儿也不了解那男人：他是谁？为什么她不能嫁他？”

拉尔夫神父低头望着自己的双手，眨动着眼睛。“哦，帕迪，真是活受罪啊！谢天谢地，我可没勇气去沾这个问题的边。”

帕迪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唉，现在我沾上了，神父，对吗？我把弗兰克赶走了，菲永远不会宽恕我的。”

“你不能跟她说，帕迪。不，你千万别告诉她。就跟她说弗兰克跟拳击手们跑了，就这样说。她清楚弗兰克一直不安分。她会相信你的。”

“我不能那样做，神父！”帕迪惊呆了。

“你必须这样做，帕迪。她经历的辛酸苦难还少吗？别再给她加码了。”他心里却在想：谁知道呢？也许她终将学会把对弗兰克的爱给予你，给予你和楼上的那个小东西。

“你真这么想吗，神父？”

“是的。已经发生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可梅吉怎么办？她全听见了。”

“别担心梅吉，我会照料她的。我想，她除了明白你和弗兰克吵了架，别的什么都不会明白的。我会让她明白，既然弗兰克跑了，再把吵架的事告诉她母亲，只能徒增悲伤。此外，我有个感觉：梅吉不会先对她母亲多说什么的。”他站起身来，“去睡吧，帕迪。你明天参加玛丽的舞会时，得显得若无其事，记住了吗？”

梅吉没有睡着。床边的小灯闪着昏暗的光，她睁着眼睛躺在那里。教士坐在她的身边，注视着她发辫上一动不动的毛发。他仔细地解开蓝缎带，轻轻地拉着，直到头发散落在枕头和床单上。

“弗兰克走了，梅吉。”他说。

“我知道，神父。”

“你知道为什么吗，亲爱的？”

“他和爸干了一架。”

“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和弗兰克一起走。他需要我。”

“你不能走，我的梅吉。”

“不，我能走。我本打算今晚就去找他的，可我的腿发软，我也不喜欢黑夜。但一大早我会去找他的。”

“不，你千万别这样做。你知道，弗兰克得有自己的生活，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了。我知道你不希望他走，但他很久以来就想走了。你千万别自私。你得让他过自己的生活。”千篇一律的重

复，他想，要继续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她。“我们一旦长大成人，自然就有权利希望离开自己生长的家，到外面谋生活。弗兰克是个成年人了。现在他应该有他自己的家、自己的妻子和家庭。你明白吗，梅吉？你爸和弗兰克吵架只是表明弗兰克想走了。这不是因为他们互相厌恶。许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种借口。这次吵架给弗兰克找到了一个去做他长期以来就想做的事情的借口，一个弗兰克离开的借口。你明白吗，我的梅吉？”

她的眼光转到了他的脸上，停在了那里。那双眼睛是如此疲惫，如此充满了痛苦，如此老气横秋。“我明白，”她说，“我明白。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弗兰克就想走，可他没走成。爸把他带了回来，强迫他和我们呆在一起。”

“但这次爸爸不会把他带回来了，因为爸爸现在不能强迫他留下来了。弗兰克永远走了，梅吉。他不会回来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我不知道，”他老老实实地答道，“当然，我愿意说你能再见到他，但没人能预言未来，梅吉，甚至连教士都不能。”他吸了口气。“你千万别告诉妈妈他们吵了架，梅吉。你听见我的话了吗？这会使她非常烦恼的，她身体不好。”

“是因为她又要生孩子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妈喜欢养孩子。她生了好多。神父，她生了那么多好孩子，就是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生。我自己就想生个像哈尔那样的孩子，那样，我就不会太思念弗兰克了，对吗？”

“单性生殖，”他说，“好运气呀，梅吉。那你干吗不想法生一个？”

“我还有哈尔呢，”她迷迷糊糊地说着，蜷起了身子。随后，她又说：“神父，你也会走吗？会吗？”

“总有一天会的，梅吉。但没那么快，我想，所以用不着担

心。我觉得我会在基里呆很久很久的。”教士答道，他的眼睛里充满了酸楚的神情。

6

梅吉总得回家，这是没法子的事。菲离开她就干不成事。这时，基里的女修道院只剩下斯图尔特一个人了。他绝了一次食，于是，他也回德罗海达去了。

时当8月，寒气逼人。他们来到澳大利亚刚好一年。不过，今年冬天要比去年冷。干旱少雨，空气干冷，于肺不利。大分水岭向东300英里，积雪之厚是多年未见的，但是，自前一个夏天下了一场瓢泼季雨以来，伯伦河口以西滴雨未落。基里的人们都说，天又要旱了。干旱不过是推迟了，但它一定会来的，也许就是这场干旱。

当梅吉见到她母亲的时候，觉得心情很沉重。这也许是一种告别童年时代，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女子的征兆吧。除了肚子大些以外，菲的外表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她的心却像是一只慢下来的疲惫不堪的旧钟，走得愈来愈慢，直到永远地静止下来。梅吉觉得永远不会在她妈妈身上衰竭的那股活泼劲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刚抬起双脚，便又放了下来，好像无法肯定怎样举步似的。步态上表现出来的现象说明她精神上乱了套。对即将出生的婴儿，她没有喜悦之情，甚至对哈尔的那种极其含蓄的满足之情也不复再见了。

那红头发的小家伙蹒蹒跚跚地满屋子跑，一刻也不肯闲地摸东碰西，可菲却压根儿不打算惩戒他，甚至连他干什么事她都不管。她闷头在炉子、案板、洗碗槽这些永远属于她的那摊东西之

间苦干着，好像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存在似的。于是，梅吉就别无选择了，她只有去填补那孩子生活中的空白，成了她的母亲。这是不必作出任何牺牲的，因为她非常爱他，觉得他孤弱无助，愿意将她打算全部慷慨奉献的爱都倾注给这个小家伙。他哭着要她，最先学会叫她的名字。他伸着胳膊要她抱。她心中充满了快乐，十分满足。尽管编织、补衣、缝纫、洗烫、喂鸡以及其他所有必须干的活儿都很苦，但梅吉觉得她的日子过得非常愉快。

谁也未曾提起过弗兰克，但是，每隔六个星期，当菲听到邮政车来到的时候，都要翘首西望，流露出片刻的生气。然后，史密斯太太便会把大伙儿的邮件带来。当她看到里面没有弗兰克来的信时，那瞬间一现的、枉费苦心的关注便烟消云散了。

家里又添了两条新的生命。菲生了一对双胞胎，又给克利里家添了两个红头发的男孩儿，洗礼时命名为詹姆斯和帕特里克。这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具备他们父亲那种开朗的气质和温和的脾气。他们刚一出生就成了毫不起眼的家庭成员，因为菲除了给他们喂奶之外，对他们毫无兴趣。不久，他们的名字便被简化成了詹斯和帕西。他们俩是大宅那边妇女们——两个老处女和孀居无子的女管家——的宠儿。她们对婴儿宠爱得要命。这就使菲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忘却了——因为他们有三个意切情深的母亲——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醒着的时候大都是在大宅那边消磨的，这已成了公认的事情了。梅吉在对付哈尔的同时，没有时间把他们揽在身边，哈尔太让人费神了。史密斯太太、明妮和凯特那笨手笨脚、毫无经验的讨好不对他的劲儿。梅吉是他的生活中充满慈爱的中心，除了梅吉他谁都不想要，除了梅吉他谁也不要。

布鲁伊·威廉姆斯用他那一套可爱的马和那辆大而重的马车换了一辆卡车，于是邮件便成了四个星期来一趟，而不是六个星期来一趟了。可是，弗兰克连一个字儿也没寄来过。渐渐地，有关他的回忆变得十分淡漠了。回忆就是这样的，即使是那些充满

深情厚爱的回忆也概莫能外，好像脑子里有一种无意识的愈合过程，尽管我们曾痛下决心永勿忘，但它依然能使创伤弥合。对梅吉来说，弗兰克的形象已经从影影绰绰的可敬的面容，变成了某种圣像。这模糊的圣像和真正的弗兰克已毫无关系，而是一个想当然是弗兰克的圣像。梅吉的拳拳追思就是这么淡漠下去的。而对菲来说，对弗兰克的思念已经被一种深不可及的缄默所代替。她的热情全熄，犹如死水，再也泛不起涟漪了。

这变化悄然而至，谁都没有发觉。菲是在毫不动声色的沉默中垮下来的。她内心的东西，除了那个她暗中注以钟爱的新对象之外，谁都没有机会得以窥见这内心的世界。这是深藏在他们之间的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是某种使他们的孤独得以缓解的东西。

也许这是势不可免的，因为在她所有的孩子中只有斯图尔特像她。他才 14 岁，便像弗兰克那样成了他父亲和兄弟们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人。但他与弗兰克不一样，他并没有造成相互间的敌视。他毫无怨言地按吩咐行事，像别人一样地苦干，根本没有在克利里家的生活中掀起任何波澜。虽然他的头发是红色的，但是他的肤色在男孩子中间最深，比他们都要显得赤褐，他的眼睛就像背阴处那澹泊的水一样清澈，仿佛这双眼睛能看到事情最初始的阶段，看透一切事物的真相。他是帕迪儿子中唯一的一个被认为成年之后会相貌出众的人，尽管梅吉私下认为她的哈尔长大之后一定能超过他。谁都不知道斯图尔特在想什么，他像菲一样，很少讲话，从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有一种完全一动不动的、令人纳闷的诀窍，一动不动的就仿佛他缩进了自己的躯体。在年龄和他最接近的梅吉看来，他似乎能云游到某个谁也无法随之而去的地方。而拉尔夫神父却有另一番见解。

“那小伙子简直不属于人类!”在梅吉走后只剩下他留在女修道院的一天，他把绝食的斯图尔特送回了德罗海达。他说道：

“他说过他想回家吗？他说过他想梅吉吗？没有！他只是停止了吃饭，耐心地等待着我们这些笨脑壳想出其中的原委来。他没有开口抱怨过一次，当我走到他面前，大喊大叫地问他是不是想回家的时候，他就那么笑了一笑，点了点头！”

但是，随着光阴的流逝，事情就不言自明地摆了出来：斯图尔特是不会与帕迪和其他孩子们出去到牧场干活的，尽管从年龄上看，他应该去。斯图尔特将留在家里看门、劈木柴、照管菜园、挤奶——干那些在家中要看三个孩子的女人没时间去干的活计。在这个地方留下个男人是明智的，尽管留下的是个半大小子，但这会证明其他的男人就在近处。因为这里常常会有些不速之客——后廊的台阶上会响起陌生人靴子的砰砰声，一个陌生的嗓音会问：

“喂，太太，能给过路人来点儿吃的吗？”

在内地，这种无业游民多如牛毛，背着蓝色的包袱，从一个牧场游到一个牧场。有从昆士兰州南下的，有从维多利亚州[①]北上的。这些人或是遇到了什么倒霉的事，或是想寻找一份定期的工作，宁愿步行流浪数千英里，寻找只有他们自己才晓得的东西。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是彬彬有礼的人。他们露面了，大口大口吃着肉，在包袱里裹上一点儿人家赠送的茶、糖和面粉，随后便消失在通往巴库拉和奈仁甘的小径尽头。斜挎的野餐铁罐颠个不停，身后颠颠地跟着狗儿。澳大利亚的浪游者们极少骑马，他们步行。偶然会有个把坏人来，专门注意那些家中男人外出的女人，其目的不是为了强奸，而是为了打劫。所以，菲在厨房的一个孩子够不着的角落中放了一枝顶着火的滑膛枪，并且保证一旦菲那双富有经验的眼睛确定了来人的品行，便能赶在来人之前拿到它。在家里把斯图尔特负责的任务派定之后，菲高兴地把枪交

① 澳大利亚最南部的一个州。

给了他。

尽管来人中大多数都是游民，但也不尽然，譬如，其中就有一个驾着老式的 T 型福特汽车而来的沃特金斯人。他什么都贩运，从马的涂抹剂到香皂。这种香皂和菲在洗衣的铜盆里用脂肪和苛性碱做成的那种硬如顽石的货色不可同日而语。他带来了薰衣草水和科隆香水，防止阳光灼伤脸部皮肤的香粉和雪花膏。有些你作梦也想不到能从任何人手中买到的东西，那沃特金斯人却有，比如他的药膏，比任何药房里的药膏或传统的药膏要好得多，这药对牧羊狗肋部的伤口到人皮肤上的溃疡，都有愈合的功效。无论他来到哪个厨房，女人们都会蜂拥而集，急不可耐地等他将他那百货箱“砰”的一声打开。

这里还有其他的买卖人，但是，他们都不如沃特金斯人那样定期地到这块边远地区来，但他们同样受欢迎。他们什么都兜售，从机制的烟卷到整匹的布料，有时，还有俗艳而又诱人的内衣和紧身胸衣。内地的妇女们极渴望他们的到来；因为她们很少出门，一年中兴许只到最近的市镇去一两次。她们离悉尼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店、离时髦货和花哨的女用装饰品太远了。

生活中似乎总是离不开苍蝇和尘土。很长时间滴雨未下，哪怕来一场稀疏小雨都能使尘土落下，淹死苍蝇。由于缺少雨水，所以苍蝇愈多，尘土也就愈多。每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松松垮垮地低垂着长长的、带粘性的、螺旋状的毒蝇纸，黑乎乎地粘着苍蝇的尸体。这是一天之中粘上去的。所有的东西都得时时遮盖，否则不是成了苍蝇狂欢之处便是成了苍蝇的葬身坟场。苍蝇留下的小黑点肮里肮脏地附在家具上，墙壁上和基兰博百货店的日历上。

噢，还有尘土！简直没法把尘土弄干净，那颗粒细小的棕色粉尘甚至能渗进紧紧盖着的容器里，把刚刚洗过的头发弄得毫无光泽，使皮肤粗糙，落满衣服和窗帘的褶缝，在刚刚掸过尘土的

光滑的桌面上落上薄薄的一层。地板上满是厚厚的尘土，这是人们漫不经心地擦靴子的时候留下来的，或是从敞开的门窗中随着又热又干的风飘进来的。菲不得不将起居室里的波斯地毯卷了起来，让斯图尔特用她瞒着人眼从基里的商店中买来的漆布将地毯包住。

人来人往最多的厨房铺上了柚木厚板，由于铁丝刷蘸碱皂液的没完没了的擦洗，柚木板被洗成了陈旧的骨头色。菲和梅吉想在上面撒一层锯末，于是斯图尔特便仔细地从木堆里收集来一些，将这些锯末掺上少许珍贵的水，撒在地上，然后将这些湿漉漉的、发着刺鼻香味的东西从门里扫出去，从后廊中撒到菜园里，任其在那里朽烂成为腐蚀质。

小河干涸成一连串的水洼之后，山凹里除了尘土什么也留不住，所以，从小河里已无水可汲来供厨房和浴室使用了。斯图尔特开着水槽车到远处，装满了水运回来，将水再灌入一只备用的雨水箱里。女人们不得不习惯用这种可怕的水洗碟子、洗衣服、给婴儿洗澡。这种水还不如那浑浊的小河水呢。这种腥臭的、发着硫磺味儿的矿物性的水，得小心地从盘子上揩净。这种水使头发变得像稻草一样干燥、粗糙。他们存下来的少量雨水被严格限于饮用和做饭。

拉尔夫神父温和地望着梅吉。她正在梳着帕西那红色的鬈发。詹斯乖乖地站在一边，但是却颇有些坚定不移地等着轮到他。他那对蓝眼睛敬慕地望着梅吉。她真像个小妈妈。他在沉思着：一定有一种东西，使女人特别着迷于婴儿。在她这个年龄，这种事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快乐，毋宁说是一种负担，人们本来会尽快干完以便去做更有意思的事的。而她却不慌不忙地从头做起，将帕西的头发在手指间卷着，把那些不听话的头发卷成波浪型。有那么一阵工夫，教士被她的动作陶醉了，随后，他用鞭柄

敲了敲满是灰尘的靴子的侧面，郁郁不乐地退到了走廊上，向着大宅方向张望着。大宅掩映在魔鬼桉和藤蔓之中，拥挤的牧场房屋和花椒树把牧场工头的住处与这个牧场生活的中心分隔开来。那个老蜘蛛，她在她那张巨网的中心又在搞什么鬼名堂呢?

“神父，你别张望啦。”梅吉责备着他。

“对不起，梅吉。我正在想事情呢。”他转过身来。她已给詹斯梳完了。在他把那对双生子一边一个地抱起来之前，他们三个人一直站在那里期待地望着他。“咱们去瞧瞧玛丽姑妈吧，好吗?”

梅吉拿着他的马鞭，牵着那匹栗色的牝马，跟着他上了路。他随便而亲昵地抱着那两个孩子，尽管从小河到大宅几乎有一英里的路，但他好像并不在乎。在厨房里，他将这对双生子交给了欣喜若狂的史密斯太太，然后将梅吉带在身边，顺着走道向上房走去。

玛丽·卡森正坐在高背椅中。这些年来，她很难得离开它走动走动。由于帕迪督办诸事甚得力，什么都不再需要她费心了。当拉尔夫神父抱着梅吉走进来的时候，她那恶狠狠的瞪视把这孩子搞得心慌意乱。拉尔夫神父感觉到梅吉的脉搏在加快，便同情地紧搂着她的腰。小姑娘对她行了一个笨拙的屈膝礼，含糊不清地嘟囔了几句问候的话。

“到厨房去吧，姑娘，和史密斯太太一起喝茶。”玛丽·卡森简短地说道。

“你为什么不喜欢她呢?”当拉尔夫神父坐在那把他逐渐认为是为他准备的椅子中时，问道。

“因为你喜欢她。”她答道。

“啊，得啦!”这是她头一次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她不过是个流浪儿罢了，玛丽。”

“你可不是这么看待她的，这个你自己清楚。”

那双蓝湛湛的眼睛讽刺地停留在她的身上。他从容得多了。“你认为我损害了一个孩子吗？我毕竟是个教士啊！”

“你首先是个男人，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当教士使你感到安全，就是这么回事。”

他吃了一惊，然后大笑起来。不管怎么样，今天他无法搪塞她了。就好像她在他的铠甲上发现了裂隙，将她那蜘蛛毒慢慢地从那里渗透进去了似的。在基兰博，也许他起了变化，变得老了，变得甘愿以和为贵了。他的激情正在熄灭，或许，现在这激情是为其他的东西而燃烧吧？

“我不是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个教士……也许，天气太热，到处是尘土和苍蝇……但我不是个男人，玛丽，我是个教士。”

“哦，拉尔夫，你的变化有多么大呀！”她嘲弄地说道，“让我听听，这样能成为德·布里克萨特主教吗？”

“这是不可能的，”他说道，眼中闪过一丝愁苦，“我想，我再也不想当主教了。”

她笑了起来，在她的椅子上笑得前仰后合。她望着他。“你不想了吗，拉尔夫？不想了吗？喂，我让你再多烦恼一会吧，但是你估计的那个日子快来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也许两三年还不行，不过这一天会来的。我会像撒旦一样，并且给你提供机会！但是，千万别忘了，我会让你苦恼的。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男子。你用你的英俊当面嘲弄我们，蔑视我们的愚蠢。但是，我会让你尝尝自己弱点的苦果，我要让你像任何一个描眉涂唇的妓女一样出卖自己。你对此表示怀疑吗？”

他往后一靠，微笑着。“我不怀疑你会一试。不过，我并不认为你像你自己想象的那样了解我。”

“我不了解你吗？时间会证明的，拉尔夫，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老了，留给我的除了时间以外就一无所有了。”

“那么你认为我有什么呢?”他问道，“时间，玛丽，除了时间我一无所有。只有时间、尘土和苍蝇。”

天空中浓云密布，帕迪开始觉得下雨有望了。

“这是干风暴。”玛丽·卡森说，“这种天下不了雨，我们会很长时间见不到雨水的。”

如果说，克利里家的人认为他们见到的是澳大利亚能够出现的最糟糕的气候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未曾经历过干旱的平原上的干风暴。由于失去了令人感到快慰的潮湿，干燥的大地和空气互相摩擦，使土地裸露、龟裂。一种令人恼火的摩擦力愈来愈大，只有到这种巨大的累积能量耗尽，才算完事。云层低压，天昏地暗，菲只得打开了室内的灯。在外面的牲畜围场里，马正在发抖，微微骚动地跳着；母鸡在寻找栖息的地方，忧惧地将头缩在胸前；狗在厮打着、吠叫着；牧场垃圾堆边上的猪把鼻子拱进土里，那闪闪发光的、胆颤心惊的眼睛往外看着。天空中黑云低压的力量使一切活着的东西都惊惶万状，厚密无垠的云层完全遮住了太阳，好像在准备让太阳的光焰突然喷射到大地上似的。

愈来愈响的雷声从远方传来，摇曳不定的闪光在地平线上闪动，雷声如涛，清晰地映出了起伏不平的地平线。漆黑、深邃的夜空中，令人惊骇的白色闪光在发怒，在舒卷。这时，怒吼的狂风卷起了尘土，打在人的眼上、耳上、口上，生疼生疼的。天地大变了。人们不再把这想象成《圣经》中上帝的天谴神罚，他们顶住了这场灾难。当惊雷炸裂的时候，没有人能不吓一跳——它轰然炸开，好像要狂怒地把世界炸成碎片——但过了一会儿，住在一起的这一大家子人就习惯了。他们提心吊胆地走到外面的走廊里，眼光越过小河，凝望着远处的牧场。闪电的巨大火舌像脉络似地漫天交叉闪动，天空中一刹那出现十几条闪电。倏忽即逝的链状闪光在云层里驰掣游动，时而飞出云底，时而钻入云中，

明明灭灭，蔚为壮观。草原中，被雷电击中的孤树散发着焦糊味，冒着烟。他们终于明白这些孤零零的牧场卫士为何死去了。

空中呈现出一种可怕的、神秘的色彩，尽管空气中没有火，但却不再是不可捉摸的了。它发出粉红、淡紫和硫磺色的幽光，弥漫着一股久留不去的甜味，和难以辨别的、不可言喻的香气。树林在发着微光，火舌在克利里家人的红头发上加上了一层光晕，他们胳臂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奇光异彩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直到太阳落山，才慢慢地消失在东方。他们从这可怕而又迷人景观之中缓过气来，感到心绪激动、紧张、烦躁、悒悒不乐。天上一滴雨也没有落下来，但是他们都觉得这简直像大难不死，又重返阳间，从天地的雷霆暴怒中安然无恙地活了过来。这件事他们大家差不多在嘴边挂了一个星期。

“还有更糟糕的呢。”玛丽·卡森厌烦地说。

确实还有更糟糕的。第二个干旱的冬季比他们想象的要冷，本来他们以为就是无雪而已。夜里，大地冰冻数英寸，狗蹓缩在窝里，冻得直筛糠，靠大吃袋鼠肉和庄园里杀牛剩下的脂肪来取暖。这种天气至少意味着人们用牛肉和猪肉代替了那永不改变的羊肉。他们在房子里生起了呼呼作响的火，男人们夜间在牧场里寒冷难耐，不得不尽量回家来。可是，当剪毛工们来到的时候，他们却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可以快点完事，少流汗水了。在宽大的羊圈中，每个人的剪毛架都是一个圆形的地板，这些地板的颜色比其它羊圈的地板都浅得多。50 年来，剪毛工们站在那里，汗水洒在木板上，使木板都变白了。

很久以前的那场洪水过去之后，这里依然有草，但是草长得很细，这是不吉利的。日复一日，天气总是阴沉沉的，光线昏暗，可就是不下雨。呼啸的风刮过牧场，天好像刚刚要下雨，它就旋转着把大片棕色的尘土刮到天上，让人误以为是漫天水汽，空受折磨。风吹起来的一团一团的尘土看上去活像是积雨云。

孩子们的指头上都长了冻疮。他们尽量不笑，因为嘴唇开裂了。脚跟和小腿在流血，他们不得不把袜子脱去。狂风尖厉，脸上简直暖和不起来。尤其这房子的设计，使得它把每一股流动的空气都兜了进来，而不是将其拒之门外。他们在寒可结冰的屋子里上床睡觉，又在寒可结冰的屋子里起床，等待着妈妈尽量从炉旁铁锅架上的那口大锅里省下的一点热水，这样洗脸就不会成为牙齿捉对儿打战的苦事了。

一天，小哈尔开始咳嗽，呼哧呼哧地直喘，接着，病情急转直下。菲调起了黏糊糊的热木炭敷糊剂，在他那吃力地喘着气的小胸脯上摊开，可这好像并没有使他好转。开始，她并不感到特别忧虑，但是一天拖下来，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梅吉坐在他身边，绞动着双手，不断地嘟囔着，祈祷圣父和圣母玛丽亚。当帕迪6点钟走进来时，从走廊里就听到那孩子的喘息声。他的双唇发紫。

帕迪马上就动身到大宅打电话去了。可是，医生远在40英里之外，出门看另一个病人去了。他们烧着了一盘硫磺，将它举在锅上，企图让孩子将那慢慢地窒息住他喉咙的粘痰咳出来。但是，孩子已无法使自己的肋骨收缩，粘痰咳不出来。他的脸色变得更加发紫了，呼吸发生了痉挛。梅吉坐在那里，抱着他，祈祷着。她的心痛苦欲裂，因为那可爱的小家伙每呼吸一次都挣扎一下。哈尔在所有的孩子中是和她最亲的一个，她就是他的母亲。以前，她从来没有这么渴望成为一个成年的母亲，认为那样她就成了一个像菲一样的女人了。不管怎么样，她有使他痊愈的能力。菲无法使他痊愈的，因为菲不是他的母亲。她慌乱而又恐惧地紧紧抱着那呼吸吃力的小身体，想帮助哈尔呼吸。

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死，甚至当菲和帕迪跪在床前祈祷着，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她也没想过。半夜，帕迪掰开了梅吉紧紧抱着那一动不动的孩子的胳膊，轻轻地将他放在一堆枕头

旁。

梅吉的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她已经是半睡半醒，平静下来了，因为哈尔不再挣扎了。“哦，爸，他好些啦！”她说道。

帕迪摇了摇头，他显得萎靡而衰老，他的头发上结起了点点霜花，一个星期没刮的胡子上也结满了点点霜花。“不，梅吉，哈尔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好些了，不过，他获得了安宁。他到上帝那儿去了，脱离了苦海。”

“爸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死了。”菲冷冷地说道。

“啊，爸，不！他不能死啊！”

但是，那枕堆中的小东西已经死了。她一看到这情形心里就明白了，虽然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人死去。他看起来像个玩偶，不像个孩子。她站了起来，到外面去找那些弯着腰围坐在厨房的火旁心神不安地守夜的男孩子。史密斯太太坐在旁边的一把硬椅上，照顾着那对孪生子。为了取暖，他们的摇床已经移到厨房里去了。

“哈尔刚刚死了。”梅吉道。

斯图尔特从思驰神驽的冥想中抬起眼来。“这样要好一些。”他说，“想一想那种宁静吧。”当菲从过道走出来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没有碰她。“妈，你一定累了，去躺躺吧，我会在你的房间里生个火的。来，躺一躺吧。”

菲一言不发地转过身，跟着他去了。他们两人向外面的过道走去。剩下的男孩子们坐在那里互相推让了一会儿，随后也跟他们去了。帕迪根本没露面。一言不发的史密斯太太将走道角落里的童车推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把熟睡的詹斯和帕西放了进去。她看了梅吉一眼，泪水挂在她的脸上。

“梅吉，我要回大宅去了，我得把詹斯和帕西一起带走。明天早上我回来，不过，要是这两个孩子能与明妮、凯特和我一起呆一会儿的话，是再好不过的。告诉你妈一声。”

梅吉坐在一张空椅子上，两手交叉着放在下摆上。哦，他是她的，可是他死了！小哈尔，她曾经照看过他，爱过他，像母亲般地保护过他。他在她心目中间占据的空间还是实实在在的，她依然能感到他那热乎乎、沉甸甸的身子靠在她胸前。当明白他永远也不会再在这里依偎着，真是太可怕了。她感受到他那沉甸甸的身体依偎在这里已经有四年之久了。不，这不是一件痛哭一场就能罢手的事！她曾经为艾格尼丝流过泪，为脆弱的自尊心受到损伤而流过泪，为永远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代流过泪。然而，这个重负她却得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人虽死了，但他的音容将继续留在梅吉的心中。有些人活下去的愿望十分强烈，有些人并不那么强烈。在梅吉身上，生的愿望就像钢缆一样顽强而又富于韧性。

当拉尔夫神父和医生一起走进来的时候，看到她已经打起了精神。她默默地指了指走道，但是并不打算跟他们去。由于玛丽·卡森给神父宅邸打了一个电话，教士久藏在心中的一桩心事才如愿以偿：那就是到梅吉身边来，和她在一起，把他这个局外人的某些话告诉那个可怜的年幼的女性，就告诉她本人。他怀疑，是否还有另外一个人能完全理解哈尔对她意味着什么。

但拉尔夫还是忙了半天才抽开身。在灵魂尚未离开尸体的时候，要进行最后的礼拜式，还要去看望菲，看望帕迪，给他们一些实际的建议。医生已经走了，尽管他情绪十分沮丧，但是，由于医生长期习惯于这种不幸，以及他那无所不包的业务，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是例行公事了。据人们说，无论如何，他是帮不上忙的，这里离他的医院和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医护人员太远了。这里的人们得碰运气，得面对着恶魔，硬挺下去。他的死亡证明书将写明是“哮吼”①。这是一个信手拈来的病名。

① 一种喉头炎，旧称格鲁布喉炎，或义膜性喉炎。

拉尔夫神父终于没有什么人可看望了。帕迪到菲那儿去了，鲍勃和其他的男孩子到木工房去做一具小棺材。斯图尔特呆在菲卧室的地板上，他那完美的侧影和窗外夜空衬托出的菲的侧影是如此相像。菲正躺在枕头上，抓着帕迪的手，压根没注视过投射在寒冷的地板上的杂乱的暗影。时间已经是早晨5点钟，雄鸡在昏沉沉地骚动着，但是天还要黑好一阵呢。

拉尔夫的脖子上依然绕着紫红色的圣带，他已经忘记还在戴着它了。他俯身把厨房里奄奄一息的火拨旺，燃起了熊熊的火苗，又把身后桌上的灯拧小，在梅吉对面的木凳上坐了下来，望着她。她已经长大了，穿上了一步能跨七里格[①] 的靴子。这预示着他将要被甩在后面，被她超过去。他望着她，这时，他感到一种强烈的不满足的感觉。在以前的生活中，他经常怀疑自己的勇气，但今天这股不满足感却比那种令人痛苦、困惑的怀疑来得更强烈。他到底怕什么？他不敢正视的到底是什么？他能够做到比别人都坚强，都无所畏惧。然而，恰恰在他最不希望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内心深处却偏偏期待着它的出现。它悄悄地溜进了他的意识，使他尝到了恐惧的滋味。可是，比他晚生18年的梅吉却不理会他的恐惧，径自长大成人了。

她并不是一个圣女，或是比最好的东西还要美好的什么。她只不过是从不抱怨，她具有善于容纳一切的天赋——或许这就是祸根？不管已经失去了什么，或将要遭逢什么，她都能勇敢地承受下来，将其储藏起来，投进她生存的熔炉中当作燃料。是什么教会她这样的？这本领能教吗？或许这只是他在幻想中臆造出来的她？这实际上有关系吗？有一点更为重要：她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他认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哦，梅吉。”他无能为力地说道。

---

① 一里格等于三英寸。

她转过身来，凝视着他，尽管她很悲痛，还是向他投来了毫不掺假的、充满了爱意的一笑。这是恣意纵情的一笑，在她的世界中，还没有成年妇女那种清规戒律和压抑收敛。这样的爱使他神驰意荡，魂夺魄消，使他渴望向自己时时怀疑其是否存在的上帝发誓，让自己成为任何一个人，但决不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这就是那未知的东西吗？哦，上帝啊，为什么他这样爱她？但是，像往常一样，谁也不能给他答案，而梅吉仍然坐在那里向他微笑着。

黎明时分，菲起来做早饭了，斯图尔特在帮着她。这时，史密斯太太和明妮、凯特回来了。四个女人一起站在炉旁，压低嗓音，用单调的声音交谈着。她们组成了一个充满了悲伤的小团体，这种悲伤梅吉和教士都无法理解。吃过饭之后，梅吉去给男孩子们做就的小木箱子铺衬里，想方设法将它弄得光滑一些，做些修饰。菲默默无语地给了她一件白缎子睡衣，由于年深日久，这件衣服已呈牙白色了。她将睡衣上的条带固定在那木箱内部的硬框上。在拉尔夫神父把一条毛巾布垫料放进去的时候，她用缝纫机将缎子块缝制成了衬垫，然后，他们一起将衬里用图钉固定在适当的位置。这些做完之后，菲给那孩子穿上了他最好的丝绒衣服，将他的头发梳好，放进了那柔软的小窝里。这小窝散发着菲的气味，而不是曾做过他母亲的梅吉的气味。帕迪将盖子合严，落泪了。这是他失去的第一个孩子。

多年来，德罗海达的那间接待室一直当作小礼拜堂使用。它的一端经过了改建，悬挂着玛丽·卡森为圣玛丽·杜梭修女们置办的金光闪闪的服装，花了数千镑在上面绣满了花纹。这间屋子是史密斯太太装饰的，祭坛上放着从德罗海达的花圃里采来的冬季的花朵，有香罗兰，早发的紫罗兰，迟发的玫瑰和石竹之类的一团一簇的花以及几幅褪了色的画。屋子里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香味。拉尔夫神父就是在这里穿着不带花边的白长袍和没有任何

装饰的十字褡做追思弥撒的。

与内地大多数大牧场一样，德罗海达死去的人都葬在自己的土地上。墓地在园地的外面，靠近小河的柳树成荫的岸边，周围是一圈上了白漆的锻铁栅栏。即使在这种干旱的时候，墓地依然一片葱翠，因为这里是由庄园的水箱灌溉的。迈克尔·卡森和他那个早夭于襁褓中的儿子就葬在这里的一座堂皇的大理石墓穴里。顶部的人字墙上有一个握着出鞘利剑的、真人大小的守护神，护卫着他们的安息地。但是，在这座陵墓的周围，大约有十来个不那么夸饰的坟，仅仅立着素白的木十字架，白色的槌球状铁环整整齐齐地拦出了它们的墓界，有些十字架上只孤零零地写着名字。这里埋着：一个在工棚的打架中死去的不知其亲戚是何人的剪毛工；两三个在有生之年最后一个落脚之处是德罗海达的游民；几个在牧场中发现的性别不明的无名氏的遗骨；迈克尔·卡森的中国厨师，他留下的坟墓上是一座古雅的红色飞檐式墓碑，忧伤的小铃似乎在不停地敲出他的名字："郗新，郗新，郗新"；一个买卖牲口的商人，他的十字架上仅仅写着："塔克斯坦德·查理。他是个好伙计。"此外还有一些女人的坟墓。但是产业主人的内侄哈尔的墓可不能这么寒伧。他们将那自制的箱子安放在陵墓内的一个架子上，把上面那扇锻制的青铜门合上。

过了一会儿，除了偶尔提上几句之外，他们都不再谈起哈尔了。梅吉将她的哀伤独自留在心头，她的痛苦有一种孩子们所特有的、莫名其妙的凄楚，既夸张又神秘。然而小小年纪的她却把这种感情掩藏在日常的活动之下，使它的重要性降低了。除了鲍勃之外，这件事对其他男孩的影响甚小，鲍勃已到了钟爱他的小弟弟的年龄了。帕迪深感悲伤，但是，谁也不知道菲是否伤心。她似乎离丈夫和孩子们愈来愈远，离一切感情愈来愈远了。正因为这样，帕迪对斯图关注他母亲的做法感激不尽。斯图对母亲充

满了一种深沉的柔情。只有帕迪才清楚菲对那天他没和弗兰克一起从基里回来是怎么看的。那时，她那双柔和的灰眼睛中没有情绪激动的光芒，没有冷酷之色，也没有责备之意，没有恨也没有悲伤。仿佛她就是束手等待着这一打击的到来，就像一条被判死刑的狗在等待着那致命的一枪，明知是命中注定，但又无计规避。

“我早就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她说道。

“他也许会回来的，菲，只要你尽快给他写封信。”帕迪说。

她摇了摇头，但是菲这个人是不会做出什么解释的。弗兰克远离德罗海达和她，去过一种新生活，这样倒好一些。她深深了解自己的儿子，确信她说一句话就会把他召回来，所以她决不能说那句话。即便她因感到生活失败而觉得时日悠悠、痛苦辛酸，她也决计要默默地忍受下去。帕迪不是她所要选择的男人，可是世上决没有比帕迪更好的人了。她不是那种感情强烈得无法自持而不欲偷生的人，她曾经有过严酷的教训。差不多有 25 年了，她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不使自己激动，她深信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这片土地上无穷循环的生活在有节奏地进行着。第二年夏天，雨来了。这不是季雨，而是季雨的副产品。雨水注满了小河和水箱，救活了干涸的草根，揩尽了悄然四落的尘土。男人高兴得几乎流出了泪水，他们做着这一季节中固定要做的营生。人们心里有了底，牲口再也用不着手工喂养了。草地绵绵延延，一直伸向长势茂盛的树林，在那里被矮树丛截断。草地要应付使用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但并不是基里的所有牧场都是这样的。一个牧场到底要养多少牲口，全要看放牧人如何进行管理。对于德罗海达这样广袤的牧场来说，它的牲畜饲养数量是不足的，这就意味着青草可以支持得更久。

接着，就是给母羊接羔，要乱哄哄地忙上好几个星期，这是牧羊日程上最繁忙的季节。每一头生下来的羊羔都得抓住，在尾巴上套上标志环，在耳朵上打上记号。如果是不打算让它交配的公羊，就得将它阉了。洗去羊羔身上的血是一件腌臜而又令人生厌的活儿，但它是在短时间内从成千上万只羊羔中吃力地阉割雄羔的唯一方法。羊的睾丸被手猛地捏住，用嘴咬掉，吐在地上。羊羔的尾巴用无法伸缩的薄箍带套上，这样无论是雄羔还是雌羔，它们的尾部都逐渐失去维持活力所必需的血液循环，于是便开始发肿、萎缩、脱落。

这里的羊是世界上毛最细的绵羊，其规模之大，用人工之省，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闻所未闻的。所有的一切都适合完满地生产出质地上好的羊毛。先是羊臀去毛工序：绵羊臀部的周围，恶臭的粪便、蝇卵和涂伤口的焦油黑乎乎地粘成一团，这一部位必须不断地仔细剪去，或加上T字型撑架。这是一种比较轻松然而却让人很不愉快的活儿；臭气熏人，苍蝇乱飞，因此，付的工资要多一些。然后是浸洗工序：成千上百只咩咩叫着的、活蹦乱跳的小羊被连赶带拉，弄得晕头转向。它们进进出出地经过苯溶液洗浴，消灭掉它们身上的扁虱、害虫和寄生虫。还有灌肠工序：所施用的药物，通过一个大注射器从羊的喉咙强行注入，以驱除其肚内的寄生虫。

羊身上的活儿永远是没完没了的，一件工作的结束也就是另一件工作的开端。它们被聚拢成群，分成等级，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有的进行交配，有的不进行交配；有剪毛的，有加支撑的；浸洗，灌肠；有的屠宰，有的运出去卖掉。德罗海达养了大约一千头与绵羊一样上好的第一流的菜牛，但是，绵羊要赚钱得多，所以在好年景，德罗海达差不多以每两英亩的土地养一只羊，大约共有12万5千只羊。由于这些羊都是美利奴细毛绵羊，所以从不当作菜羊出售。每年美利奴绵羊剪完毛之后，便将

它们变为皮张、羊毛脂、羊油和胶出售，这些东西只对制革者和无用家畜收买者有用处。

逐渐地，那些丛林文学作品① 变得有意义了。对克利里一家来说，读书比以往变得更重要了。由于德罗海达与世隔绝，因而他们与大千世界的唯一接触就是通过那些妙不可言的文学。但是，和韦汉一样，附近既没有借阅书籍的图书馆，也不可能每个星期到镇上去取一趟邮件和报纸，或借阅图书馆书架上新到的书籍。拉尔夫神父弥补了这一欠缺。他把基兰博图书馆、女修道院和他自己的书架搜罗一空。他惊讶地发现，他还没有把这些藏书全部搜罗完，就已经通过布鲁伊·威廉姆斯的邮政卡车搞起了一个流动图书馆。这辆卡车总是不断地装着书籍——这些破旧的、翻烂的书在德罗海达、布格拉、迪班—迪班、布雷恩·Y·普尔、坎南穆塔和伊奇—乌伊斯奇之间的道路上旅行着，吸引了那些渴望精神食粮和渴望逃避现实的人。珍贵的故事书总是有其去而无其还。不过，拉尔夫神父和修女们仔细地记下了哪种书在外面保持的时间最长，然后，拉尔夫神父就通过基里新闻社订购几套，并且若无其事地在玛丽·卡森那里报账，作为她对“圣十字丛林文学藏书协会”的捐赠品。

那时候，要是在书中发现一个纯洁的亲吻，就算是运气不错了。那是个性爱的情节决不会引起兴奋感的年代，因此，哪些书是给成年人的，哪些书是给大一些的孩子看的，其界线很难严格划分。帕迪这种年纪的人最爱读的书，孩子们也爱看。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例如《小不点儿和袋鼠》，描写吉姆和诺拉的丛书《死水潭》，伊尼丝·冈恩太太的不朽之作《我们在荒僻的北昆

① 19世纪80年代，《悉尼报》发动了一场“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运动。90年代，在生气勃勃的J·F·阿奇巴尔德的领导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力量，以边区丛林居民的民歌、民谣、民间传说为基础，在民歌、民谣和篇幅短小的小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个文学流派在澳大利亚被称为“丛林文学”。

士兰》。晚上，他们在厨房里轮流高声朗读班卓·帕特森和 C·J·丹尼斯的诗。节奏轻松自由的《从斯诺依河来的人》使他们激动颤栗；《多愁善感的家伙》使他们纵声大笑。约翰·奥哈拉的《欢笑的玛丽》使他们潸然泪下。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打探他的消息。
信儿寄到莱彻兰——几年前我认识他的地方；
认识他时，他在剪羊毛；噢，信儿快快飞去！
地址试写上“奥沃弗罗，克兰西”。
谁料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
（我想，回信定是用指甲蘸着柏油写成的）
写信的是他的患难兄弟。
我把它抄写下来，逐字逐句：
“克兰西到昆士兰赶牲口，
天知道他住在何地！”

在我飘忽的遐想中，克兰西悄悄向我走来。
他赶着牲口到了西行的必经之地，他到了库柏。
一队队牲口缓缓前行，
克兰西跟在后面，小曲儿唱了起来，
快活哟，赶牲口的生活，
城里人永远不会明白。
丛林是他的好朋友，
“沙沙”唱歌，迎接他的到来。
风儿飒飒吹，流水潺潺多欢快，
他眺望平川上的灿烂阳光，
夜晚，仰望一天星斗，闪烁着奇光异彩。

人们都喜欢这篇《住在奥沃弗罗的克兰西》。班卓是他们最喜欢的诗人。也许，这些诗不过是些蹩脚的打油诗，但这些诗本来就不是打算写给上等人看的。它们是为人民而写，属于人民。在那个时候，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能背诵这类诗歌。比起正规学堂里教授的丁尼生[①] 和华兹华斯[②] 的诗来，他们对这些诗要熟悉得多。这些诗之所以被戴上了打油诗的帽子，不过是因为它们把英国写成了一个远不可及的极乐世界罢了。丛生的水仙花和日光兰对克利里家人来说毫无意义，他们住的地方不长那些花。

克利里一家人对澳大利亚丛林泽影的理解胜于一切，因为奥沃弗罗就是他们的后院，诗里写的是游牧路线上放羊的生活实际。在巴温河畔，有一条曲曲弯弯的正式游牧路线，这是为了从东半部大陆的一端将生活用品运送到另一端的自由往来的官家土地。旧时，那些牲口商和他们那成群结队的、饥饿的、糟蹋草地的牲口群是不受欢迎的。当那些 20 头到 80 头一群的庞大阉牛队伍从牧场主们最好的牧草中间缓缓通过的时候，真是招人憎恨。现在，由于游牧官道已经从地图上消失，浪游者和本地居民的关系就和睦多了。

偶尔骑马而来，求一口啤酒，聊聊天，吃一顿家常便饭的牲口商是受欢迎的。有时，他们带着妇女，赶着由擦破了皮毛的、过了时的种马驾辕的轻便马车，车边挂着一圈壶啊、罐啊、瓶啊，叮叮当当地作响。这些在内地从基努瓦到帕鲁，从贡德温迪到甘达该，从凯瑟林到库里漂泊游荡的女人是最令人愉快的女人，也是最难相处的女人。这些奇怪的女人从来不知道头顶上该有屋顶，或觉得她们那铁硬的脊骨下该有木棉褥垫。没有男人能

① 艾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英国著名诗人。

②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著名“湖畔派”诗人。

胜过她们。她们吃苦耐劳、忍饥熬寒，永不停息地用双脚走遍了全国。她们的孩子就像沐浴着阳光的树林中野生的小鸟一样。他们的父母有时端着茶杯聊天，一边山南海北地扯着，一边交换着书籍。有时，他们答应把含含糊糊的口信捎给某某人，或没完没了地扯着格纳仑加的牧场生手“波米”① 的种种稀奇古怪的传闻。这时候，那些孩子羞涩地躲在马车轮子后边，或一溜烟跑到木堆后面藏起来。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浪迹萍踪的漂泊者将会为他们的孩子、妻子、丈夫或伙伴掘一个坟墓，把他们掩埋在运送牲口的道路上的桉树下。这些树看起来棵棵都差不多，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认出坟墓在哪一棵树下。

梅吉连“生活的实际”这种陈腐的词汇都不懂，因为环境把她的每一条学习之路都堵住了。她父亲在家庭男女成员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线：决不在女人面前谈论牲口繁殖育种和交配的事，男人们不穿好衣服也决不出现在女人面前。那种有可能透露出此类蛛丝马迹的书是决不会在德罗海达出现的。也没有与她同龄的朋友帮助她。她的生活就是为了这个家的各种需要而苦干。在这个家的周围，根本没有男女之事。家内圈地里的牲口几乎都不生育。玛丽·卡森不搞马匹的繁育，她的小马都是从布格拉的马丁·金那儿买来的。他干这一行。种马是多余的东西，除了对专事马匹交配的人有用。因此，德罗海达没有种马。不过这里有一头公牛，这是一头又野又凶的牲口，它的圈棚被严格地建在圈地之外。梅吉对它怕得要命，从不到它附近的地方去。狗都关在窝里，拴着链子。在帕迪或鲍勃的监视下，狗的交配是以科学方法进行的，但也得在圈地之外。这里也没有机会见到猪，梅吉对喂猪既厌又恨。事实上，梅吉除了照看自己的两个小弟弟之外，

① 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对刚刚从英国迁来的移民的贱称。

没有机会看到任何人。无知乃愚昧之本，一个未被唤醒的躯体和头脑对于那些本来能自动地使人明白事理的偶然事件是麻木不仁的。

就在梅吉 15 岁生日之前，暑热将要达到让人无法忍受的顶峰时，她在自己的内裤上发现了棕色的、不均匀的斑斑血迹。一两天之后，血迹没有了。但是，六个星期以后，血迹又重新出现，这使她的羞涩变成了恐惧。第一次的时候，她认为这是下体不干净而留下的痕迹。这使她感到耻辱。但是，当它们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则明明白白是血了。她想不通血是从哪儿来的，但她猜想是来自她的下体。这缓慢的出血三天之后便停止了，而且有两个月没再出现。她偷偷地把内裤洗了，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毕竟大部分衣物都是由她洗的。接踵而来的打击给她带来了痛苦，使她第一次冷静而严峻地考虑她的生命了。这次血流得很多，流得太多了。她偷偷拿了一些那对双生子的废尿布，垫在内裤下，生怕血会透出来。

死神像幽灵一样突然降临，带走了哈尔，但是这种慢慢消耗生命的出血更让人胆战心惊。她怎么可能去找菲和帕迪，将她下体得了这种极肮脏的、说不出口的病而将要死去的新情况向他们说破呢？只有去找弗兰克，才可能把她的苦水倒一倒，可是弗兰克已经远走高飞，不知到哪儿去了。她曾经听那些女人在喝茶闲谈时，说起过她们的朋友、母亲或姊妹，因为得了瘤子和癌而可怕地慢慢死去。梅吉似乎相信她一定是长了什么东西，在逐渐吞吃她的内脏，并悄然地向她那颗悸动的心脏一路吞吃下去。哦，她不想死啊！

在她的头脑中，对于死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不知道在进入另一个世界时将会是什么样子。宗教信仰对梅吉来讲，与其说是一种灵性感受，毋宁说是一堆条文戒律。宗教信仰对她毫无助益。塞满了她那莫名其妙的头脑中的片言只语，全都是由她的双

亲、朋友、修女、教士们喋喋不休地灌进去的。在书里，坏人总要遭报应的。她无法想象大限来临时是什么样子，她夜复一夜地惶恐地躺在那里，试图想象死亡就是永恒的黑夜；或者是通往远方金色乐土而要跳越过去的一个冒着火焰的深渊；或者是置身在一个巨大的圆球之中，里面站满了歌声直干云霄的唱诗班和从其大无比的彩色玻璃窗内透进来的淡淡的光线。

她变得异常沉默，不过，她的样子和斯图那种宁静的、如梦如痴般的孤独完全不一样。她的神态就像是一只在巨蛇怪[①] 的凝视下吓得一动不动的小动物。要是有人猛地和她讲话，她会跳起来。要是那一对婴儿哭着要她，她就会因为忽略了他们而深感痛苦，赶紧大惊小怪地乱忙一通，以补其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有片刻空闲，便要跑到墓地去看哈尔，他是她唯一认识的死者。

每个人都发觉了她的变化，但是他们仅仅认为这是因为她长大了。他们从未自问过她那不断加重的思想负担是为了什么。她把自己的抑郁之情掩藏得太好了。往日的教训已经被彻底接受，她具有非凡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强烈的自尊心。谁都不会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表面的不动声色会保持到底的。菲、弗兰克和斯图尔特已经是有例在先，而她身上也流动着同样的血液，这是她本性的一部分，是她继承下来的遗产。

但是，常常到德罗海达来的拉尔夫神父发现梅吉的身上起了深刻的变化，从一个俏丽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人。因此他的关怀便迅速地变成了担忧，随后又变成了恐惧。这种衣带渐宽、精神不振都是在他那锐利的双眼下发生的。她悄悄地从他的身边疏远，他无法容忍她变成另一个菲。那尖削的小脸瘦得只剩下一对呆望着可怕前景的眼睛，那从未被晒黑过或长过雀斑的凝

① 西方传说中一种一瞪眼或一叫便要死人的蛇怪。

脂般的皮肤变得半透明了。他想，倘若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她就会像吞下了自己尾巴的蛇那样，在自我折磨中把自己搞垮。

唔，他要想想他是否必须采取强制手段扭转她的这种状态。这些日子，玛丽·卡森盘问得极严，对他在牧工头家度过的每一刻都充满了嫉妒，而这位不动声色、城府甚深的男人只好用无比的耐心来对抗她那隐藏的占有欲。即使他在梅吉的身上格外倾注心力，也不能完全压住他在政治上的才智。当他看到自己的魅力在像玛丽·卡森这种火气大、脾气拗的人的身上发生了作用时，他感到了一种满足。长期以来，他对孤独的梅吉的幸福关怀备至，这使他焦躁不安，辗转反侧。同时，他承认还有另一个孤独的人与梅吉同时存在着：那就是这个被他击败的冷酷残忍的母老虎，这个被他愚弄的傲慢专横的女人。哦，他一直就打算这样干的！这个老蜘蛛决不会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好处。

终于，他设法摆脱了玛丽·卡森，和梅吉一起来到了小小的墓地中，站在那苍白的、表情平和、毫无复仇之心的守护神像下。梅吉的脸上透出畏缩恐惧的表情，抬头凝望着它那没有生气的平和的脸。他感到，在这有感情的人和无感情的神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对比。可是，这件事和他实在没有什么关系，而应当由她的母亲或父亲去查明她到底出了什么事。然而，他却像个格格叫的老母鸡一样追在她后面，他在这儿到底算是干什么呢？这仅仅是因为，她的父母什么都没看出来的事，或在她父母看来是不起眼的事，在他看来却是应当认真对付的。况且，他是一个教士，必须安慰精神上感到孤独或绝望的人。看到她的不幸，他无法忍受。然而，种种事情使他和她连在一起，也使他为之却步。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和回忆都是和她联系在一起的，他感到害怕。他害怕那个人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那个人。但是，他对她的爱和他的教士的本能使他获得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使他抵挡住了那股难以摆脱的恐惧。

当她听见他从草地上走来的时候，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两手叠放在下摆前，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他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抱着膝头，那件皱皱巴巴的法衣只有穿在这位大方从容的人身上，才能显得如此优雅。他断定，他用不着旁敲侧击兜圈子，如果那样的话，她可能会回避问题的。

“怎么回事，梅吉?”

“什么事也没有，神父。”

“我不信。”

“求求你，神父，求求你！我不能告诉你!”

“哦，梅吉，你不老实！你什么都可以告诉我，天底下的任何事都可以告诉我。这就是我为什么坐在这里的缘故。这就是我为什么当教士的缘故。我是上帝选派在这个地方的代表，我代表他去倾听申述，我代表他去给予宽恕。小梅吉，在上帝的天地里，他和我还没有发现我们心中有什么事情不可宽恕呢。我的宝贝儿，你必须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因为假使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你的话，那么就是我。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竭尽全力帮助你，守卫着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我当作守护神，我可比你头上的那个大理石块要强得多啊。”他吸了一口气，往后一靠，“梅吉，如果你爱我的话，就告诉我!”

她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手：“神父，我要死了，我得癌症了!”

他起先憋不住想纵声大笑，这简直是一场可笑的虚惊。后来，他看到她那发青的细嫩的皮肤，看到她那消瘦的小胳臂，又觉得很想痛哭一场，为事情的不公平而痛哭一场。不，梅吉是不会毫无理由胡思乱想的，其中必有道理。

“你怎么知道的，宝贝儿?”

为了说明这件事，她费了半天时间。在她讲的时候，他不得不低下头凑到她的唇边，不知不觉地做出了一种拙劣的听取忏悔

的姿势：一只手挡着自己的眼睛不去看她的脸，伸出他的耳朵去听不光彩的事。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六个月了，神父。我的肚子疼极了，可是和动肝火的疼不一样，而且——哦，神父——从我的下边还流出了好多好多的血呢！”

他的头一扬，这忏悔里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低头望着她那含羞低下的头，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脑子里乱糟糟的。他感到一种既荒谬又宽慰，一种恨不得把菲杀死才解恨的愤怒。这样一个孩子居然能不动声色地把这样的大事压在心里，使他既感到钦佩，又感到全身的不自在。

他和她一样，都是时代的俘虏。从达布林到基兰博，在他所知道的每个城镇，那些轻贱的姑娘要是真碰上哪怕是一件能引起他对她们兴趣的小事，都会故意跑来哭着忏悔一通的。她们嘀嘀咕咕地抱怨男人不放过任何玷污女人的空子，抱怨其他姑娘所搞的一些不正当的把戏。有一两个想象力丰富的姑娘居然对这位教士讲起了性关系的细节。除了感到厌恶和轻蔑之外，他能不动声色地听着。因为他受过神学院的严格教育，这套特殊把戏，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那些姑娘决不会讲述那些会使她们降低身份的秘事。

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竭力想阻止一股热潮在自己的皮肤下弥散开去，但是他办不到。他坐在那里，用手挡着的脸扭到一边去了，心里为他头一次脸红而感到羞愧。

但是，这样帮不了他的梅吉。当他确信他脸上的红潮已经褪下去之后，便站起身，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在那个大理石座上，使他们面对着面。

“梅吉，看着我。不，**看着我！**”

她抬起眼睛，看到他正在微笑着。她心里马上就有底了：要是她快要死了的话，他是不会这样笑的。她知道自己对他来说有

多么重要，他是从来不隐瞒这一点的。

“梅吉，你不会死。你没有得癌症。我没有责任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想我最好还是告诉你。你妈妈几年前就应该告诉你，让你有所准备的。可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没告诉你。”

他抬头望着那谜一般的大理石天使，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压抑的笑声：“亲爱的耶稣啊！胡为乎令我做这等事！”随后，便对等在那里的梅吉说道：“随着光阴的流逝，当你再长大一些，并且懂得更多世事的时候，也许你会禁不住以窘迫、甚至羞赧的心情来回忆今天的。可是你千万不要那样去回忆今天啊，梅吉。这件事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可羞愧、可发窘的。就像我做过的一切事情一样，在这件事上，我就是上帝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具。这是我在这块土地上的唯一作用，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接受。你感到十分恐惧，需要帮助，而上帝让你来接受我的帮助。仅仅记住这一点就行了，梅吉。我是上帝的教士，我是以他的名义讲话的。

“梅吉，你只不过遇上了每一个女人都会遇上的事罢了。每个月中你有几天要流些血，这种情况一般从十二三岁左右开始发生——你多大了，有这么大吗?”

“我 15 岁了，神父。”

“15 岁？你?”他摇摇头，对她的话半信半疑，“唔，要是你说已经 15 岁了的话，我就只好相信你的话了。不过，你比大多数的姑娘要来得晚。这种情况每个月都要出现，直到你 50 岁左右为止。有些女人的这种事，就像月相盈亏一样有规律，有些女人就不这么有规律。有些女人遇上这种事没有什么痛苦，而另外一些则疼痛难忍。谁也不知道这种事为什么女人和女人之间相差这么大。不过，每个月流血就是你已经成年的标志。你知道‘成年’是什么意思吗?”

“当然知道，神父！我在书上看见过！就是长大成人的意思。”

“对，这就行了。在流血不断持续下去的同时，你就具备生育能力了。流血是生育力循环的一部分。在亚当犯原罪以前的时代里，据说夏娃是不行经的①。它的正确名称叫‘月经’，就是行月相之经。但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上帝对女人的惩罚远胜于男人，因为他们的堕落实在是她的错。她引诱了男人。你还记得《圣经》上的话吗？‘尔等之忧伤将来自儿童’。上帝的意思就是，一个女人所做的一切与孩子有关的事，都要含有痛苦在其中。这是一大乐事，同时也是一大痛苦。这是你的命运，梅吉，你必须承受它。”

她不明白这些话，但是，在他处理不能过多地把个人牵扯进去的事情时，他正是这样对他的教民们进行安慰和帮助的，非常和蔼可亲，但是决不把自己卷进麻烦之中去。这也许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正因为他是这样做的，他才能给别人带来更大的安慰和帮助。他好像已经超脱了这些小事，因此这些小事便不足挂齿了。凡是向他求助的人既没有觉得他小瞧他们，也没有觉得他责怪他们的弱点，但他并不是有意这么做的。有许多教士让他们的教民感到自己有罪，卑微渺小或野蛮残忍，但是他从来不这样。因为他使他们觉得他自己也自有不幸和思想斗争。也许，他的不幸让人觉得奇怪，他的思想斗争让人觉得无法理解，然而，这却是事实。他既不知道也不会理解，他的大部分感染力和吸引力并不是由于他的外表风度，而是由于他精神上的这种冷淡的、几乎是神一般的、极富人情味的东西。

由于他时刻记挂着梅吉，因此他对她讲话的方式就像弗兰克一样：好像她和他是地位相等的人似的。然而，他比弗兰克年长

① 《圣经·创世纪》称，亚当是上帝用泥土造的第一个男人，上帝又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其妻夏娃，同置于“伊甸园”中。后因两人同时吃了禁果，遂相爱，被逐出“伊甸园”。此后，作为亚当与夏娃后代的人类便有了与生俱来的男女之爱，基督教称此为“原罪”。

得多，聪明得多，受过的教育高得多，是一个更合人意的密友。而且，他的声音多美啊，他讲的是略带着一点儿爱尔兰味的、圆润的英国本土英语。这声音能驱散一切恐惧和极度的痛苦。然而，她年龄太小了，充满了好奇心，渴望立刻便能了解一切能了解的事情。有些人不是自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不断地问着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人。这种人生哲学使他们感到困惑。但她可没有这种苦恼。他是她的朋友，是她心中所爱戴和崇拜的偶像，是她的天空中初升的太阳。

“为什么不该由你告诉我呢，神父？你为什么说这事应该由妈妈告诉我？”

“这是一件女人自己相当保密的事。可千万不能在男人或小伙子面前提到自己的月经或经期啊，梅吉。这是严格地限于女人之间的事。”

“为什么？”

他摇摇头，笑了起来。“老实讲，我也不真正明白是为什么。我甚至希望事情不是这样才好呢。不过，你得记住我说的这番话。除了你母亲以外，**决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也别告诉她，你和我商讨过这件事。”

“好吧，神父，我不会说的。”

当一位母亲真是太难了，在生活实际中有多少需要考虑的事情得记住啊！“梅吉，你必须回家，告诉你妈妈，你已经流血了，并且让她告诉你怎样照应自己。”

“妈妈也这样吗？”

“所有健康的妇女都这样。不过，当她们期望要个娃娃的时候，月经便停止了，直到她们生完孩子之后再开始。女人就是这样来表明她们想要孩子的。”

“为什么她们想要孩子的时候，月经就停止了呢？”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对不起，梅吉。”

“为什么血从我屁股里边流出来呢，神父?”

他抬起眼睛来瞪着那守护神，它正回头安详地望着他。他还从来没有为女人的麻烦事而费过神呢。对拉尔夫神父来说，事情来得太尴尬了。她平日沉默寡言，想不到竟是这样的固执，真是让人吃惊！不过，他认识到，他成了她在书本上无法找到的一切知识的来源。他很了解她，知道不能向她透露出丝毫的窘迫和不安。那样，她就会退缩回去，不再问他任何事情了。

于是，他耐着性子答道：“那不是从你屁股里流出来的，梅吉。在你下体的前部有一条隐藏着的通道，是管生孩子的。”

“噢！你是说，那是孩子出来的地方。”她说，“我一直纳闷他们是怎样出来的呢。”

他咧嘴笑了笑，将她从石座上抱了下来。“现在你明白了吧。你知道孩子是怎样形成的吗，梅吉?”

“哦，知道，”她煞有介事地说道，很高兴自己至少还知道点儿事情，“是你把他们养大的，神父。”

“是什么使他们开始形成的呢?”

“是你的祝愿。”

“谁告诉你的?”

“没人。我自己想出来的。”她说道。

拉尔夫神父合上了眼睛，告诉自己，让事情就这样算了吧，不会有人称他为懦夫的。他可以怜悯她，但他不能再进一步帮助她了。这就够了。

7

玛丽·卡森就要到 72 岁了，她正在策划着举办一个 50 年来

基兰博最盛大的宴会。她的生日宴会定在 11 月初，那时候天还热，不过还受得了——至少对基里的本地人是可以忍受的。

“记下来，史密斯太太!”明妮悄悄地说道：“你记下来了吗?她是 11 月 3 号生的!”

“你还要说什么，明[①]?”女管家问道。明妮那股凯尔特人[②]的神秘劲儿和女管家的那副沉着稳妥的英格兰人的脾气不相投。

“哟，这就说明她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难道不是吗?她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嘛!”

“我还是一点儿也不明白你想说什么，明!”

“亲爱的史密斯太太。女人最坏的德性在她身上都能找到。哦，她是魔鬼的后代，就是这么回事!”凯特说道，她睁圆了眼睛，在胸前划着十字。

“老实说吧，明妮，你和凯特愚蠢到家了。”史密斯太太说道。她一点儿也没动心。

可是，兴奋的情绪还在高涨，而且会更加高涨。那个高背椅中的老蜘蛛坐在她的网的正中心，不停地发出一串命令：这个要完成呀，那个要做好呀，从仓库里拿出这个或放进那个呀。两个爱尔兰女仆忙着擦亮银器，清洗上好的哈维兰[③] 瓷器，把小教堂改成会客厅，并且把隔壁的餐室收拾好。

克利里家的男孩子们与其说是帮忙，倒不如说是碍手碍脚。斯图尔特和一群牧场杂工用长柄镰在草坪上刈草，除去花坛上的莠草，在走廊上撒上潮锯末以便扫除西班牙花砖地面上的尘土，在会客厅里撒上白垩粉使它适合于跳舞。克拉伦斯·奥图尔的乐队从悉尼远道而来，同时带来了牡蛎、虾、蟹和龙虾。他们在基

① 明妮的爱称。

② 或译克尔特人，公元前 1000 年左右住在中欧和西欧的部落集团，其后裔今散布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

③ 法国利摩日生产的瓷餐具，始做于 1839 年。

里雇了几个女人作为临时助手。从鲁德纳·胡尼施到因尼斯莫瑞，从布格拉到奈仁甘，整个这一片地区都惊动了。

由于门厅内一移动东西或有人喊叫就会产生一种非同一般的回声，玛丽·卡森便从高背椅上移到了书桌旁。她把一张羊皮纸拉到面前，用钢笔在墨水池里蘸了蘸，开始写信。信是一气呵成的，甚至用不着费工夫停下来考虑一个逗号的位置。最近五年来，她已经在脑子里苦心盘算着每一个复杂的词组，直到它完全精确。她没用多长时间便写好了信，一共写了两页，第二页恰好空出四分之一。但是，在写完最后一个句子后，她在椅子里坐了片刻。这张带折叠盖的写字台靠着一扇大窗子，所以只要她一转脸就能看到外面的草坪。外面的笑声引得她转过头去。起初她还觉得没什么，随后便勃然大怒起来。让他和他的痴心梦想见鬼去吧！

拉尔夫神父教会了梅吉骑马。在这位教士给她纠正骑姿之前，作为一个乡下姑娘的梅吉，从来没有跨上过马背。贫穷的村野之家的女孩子们没有骑过马，这可真是怪事。骑马对于农村的富家年轻女子来说，是一种消遣，城市里也差不多。哦，像梅吉这样家庭背景的姑娘们能够赶轻便马车和一小队迟钝的马，甚至能开拖拉机，有时能开小汽车，但是，她们都极少骑马。让一个女孩骑上马背，开支是很大的。

拉尔夫神父曾把两帮富有弹性的短靴和斜纹骑马袜从基里带到克利里家，很响地放到厨房的桌上。帕迪吃完饭后正在看闲书。他抬起眼来，略有些吃惊。

“哦，你带什么东西来了，神父?”他问道。

“梅吉的骑装。”

“什么?”帕迪声震屋宇地说道。

“什么?”梅吉嗫嚅着说道。

“梅吉的骑装。老实说，帕迪，你是个天字第一号的白痴！

你继承了新南威尔士最大最富的牧场，可是你却从来没让你的独生女骑过马！她要是能和卡迈克尔小姐、霍普顿小姐和安东尼·金太太这样的女骑手平起平坐，你觉得怎么样？梅吉必须学会骑马，学会骑在马鞍上，你听见了吗？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我打算亲自教梅吉，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随你的便。要是碰巧影响了她干家务事，这实在是毫无办法的事。菲要设法每个星期给梅吉减少几个小时的工作，就是这样。”

帕迪有一件事是决不去做的，那就是与教士争执。于是，梅吉立刻就开始学骑马了。她渴望得到这个机会已经有好几年了。有一次，她战战兢兢地冒险请求她父亲允许她骑马，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她再也没有请求过。她觉得，这就是她父亲不同意的表示。在拉尔夫神父的保护下学骑马，使她非常高兴，但是她并没有流露出来，因为现在她对拉尔夫神父的崇拜已经变成了一种少女的迷恋了。她心里明白这种迷恋是行不通的，于是就让自己在梦中尽情地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欢乐，神驰思骛地想象着和他拥抱和接吻的滋味。再进一步的事她就无法梦到了，因为她不知道接下去是怎么回事，甚至想不到接下去还会有什么。即使她明白做一个教士的温柔梦是不对的，她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来约束自己不这么想。她能设想出的最好办法，就是确信他根本没有想到她的思想已经起了逾规越矩的变化。

当玛丽·卡森从客厅的窗口向外张望的时候，拉尔夫神父正和梅吉从大宅尽头的马厩那边走过来，再往远处就是牧场工头的住所。牧场工人骑的是一辈子也没有进过马棚的骨瘦如柴的牧羊马。当这些马圈起来准备使用时，就散放在院子里，当班的时候，便在家内圈地的草场上蹦来蹦去。但是，德罗海达是有马厩的，尽管眼下只有拉尔夫神父使用它们。为了让拉尔夫神父有好马骑，玛丽·卡森保留了两匹精良的骑用马。他从不骑那些骨瘦

如柴的牧羊马。当他向她询问，梅吉是否可以使用他的坐骑时，她并没有过分反对。这姑娘是她的侄女嘛，他是对的。她应当能够体体面面地骑马。

骄横张狂、刻薄尖酸的老玛丽·卡森本来希望梅吉会拒绝这个要求，或者自己与他们一起马上扬鞭。怎奈梅吉既没有拒绝，而自己也再不能翻身上马了。眼下看到他们一起走过草坪，不由使她怒火中烧。男的身穿马裤，白衬衫，蹬着高腰靴，就像舞蹈家一样优雅。姑娘穿着短马靴，身材颀长，稚雅俏丽。他们之间洋溢着和谐的友情。有无数次玛丽·卡森心中感到纳闷，为什么除了她以外，竟然没有一个人为他们这种密切的、几乎是亲昵的关系感到痛心疾首。帕迪认为这种关系好极了，菲——她简直是根木头——什么都没讲，像平常一样，而那些男孩子把他们当成兄弟姐妹。是因为她爱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才使她窥见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吗？或者这是出于她的想象，而这里除了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与一个还完全未长大成人的姑娘的友情之外，别无其他？废话！没有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连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也算在内——能对妍艳盛开的玫瑰花视而不见。就连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也概莫能外吗？哼！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尤其看得清，什么都逃不过这个男人的眼睛。

她的双手发抖了，钢笔中的墨水在信纸的下方洒下一串深蓝色的点子。那嶙峋的手指从文件格中抽出了另外一张纸，钢笔又在墨水池里蘸了蘸，不假思索地像第一回那样把那些词句又写了一遍。随后，她吃力地举步，移动着臃肿的身体向门口走去。

“明妮！明妮！”她喊道。

“老天爷呀，是她！”女仆的说话声从对面的客厅里清晰地传了过来。她那张总是显得年轻的、长满了雀斑的脸从门后伸了出来。“亲爱的卡森夫人，我给您拿些什么呀？”她问道，心里惊讶这老太太怎么没像往常那样，打铃叫史密斯太太。

“去找修篱工和汤姆。让他们马上来见我。”

“我是不是该先告诉史密斯太太一声?”

“用不着！就按吩咐去做吧，丫头!”

园丁汤姆是个形容枯槁的老头儿。当年他是个用棍子挑着包袱卷的流浪汉，17 年前在这儿当临时工。他后来爱上了德罗海达的花园，不忍离去了。修篱工完全是个天生的流浪汉，这时他被叫去在牧场里没完没了地用铁丝缠紧那些木桩，为这次宴会修理庄园的白色栅栏。这次召唤使他们诚惶诚恐，没用几分钟就赶来了。他俩穿着工作裤和法兰绒汗衫站在那里，两手紧张地搓弄着帽子。

“你们俩都会写字吗?”卡森问道。

他俩点了点头，咽了口唾沫。

“好。我想让你们看着我在这张纸上签字，然后，紧接着我的签名，签上你们的名字和住址。明白了吗?”

他们点点头。

“像往常那样把你们的签名写清楚，然后用印刷体清楚地写上你们的永久住址。我不管邮局的差役是否能把信送到那里，反正能通过那个地址找到你们就行。”

这两个人看着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她仅有的一次正正规规的签字。汤姆走上前去，把钢笔按得噼啪作响，吃力地在那张纸上签了名。接着，修篱工用又大又流畅的字写上了“蔡斯·霍金斯”，并且写上了悉尼的一个地址。玛丽·卡森毫不松劲地看着他们。他们签完字之后，她给了他们每人一张暗红色的 10 镑票子，随后，为了使他们不露出口风，便毫不客气地将他们解雇了。

梅吉和教士早就不见踪影了。玛丽·卡森沉重地坐在书桌旁，抽出了另一张纸，又开始写起来。这封信可不像上封信那样轻而易举地一挥而就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停笔想着，然后，毫无幽默

感地咧嘴笑笑，接着往下写。她好像有许多话要写，因为她写得很潦草，字都挤成了一堆，可是，她依然需要第二张纸。最后，她把她写的东西看了一遍，把两张纸叠在一起，塞进信封，用火漆在背面封了口。

去赴宴会的只有帕迪、菲、鲍勃、杰克和梅吉。休吉和斯图尔特被认为是小家伙，比他们自认为的要小得多。玛丽·卡森一生中只有这一次是慷慨解囊。每个人都穿得一身簇新，这些衣服是基里这地方能拿得出来的最好的衣服。

帕迪、鲍勃和杰克被浆过的衬衫、硬衬胸、高筒袜、白蝴蝶领结、黑燕尾服、黑裤子和雪白的背心裹得动弹不得。这是一次正规的宴会，所以男人得戴白领结，穿燕尾服，女人得穿拖地的长裙。

菲穿着一身绉纱礼服，色泽富丽的深灰，别具一格，和她很相配。柔软的褶层拖在地上，领口开得很低，礼服紧紧地裹在腰身上，缀满了珠子，颇具玛丽女王时代[①] 的风格。她像傲慢的贵太太那样，把头发高高挽起，掠到脑后，梳成蓬松的一团。她戴着基里商店里出售的一种仿造的珍珠短项链和耳环，它们几乎可以乱真，只有近看才知道是赝品。她手中的驼鸟毛扇子染成了和她的长裙一样的颜色，取得了完全和谐的效果，并不像第一眼看去的那样显得卖弄。天气依然十分炎热，晚上7点钟，气温还有华氏一百多度。

当菲和帕迪从他们的房子里一露面，那些男孩子都目瞪口呆了。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如此出众的漂亮，如此陌生。帕迪看上去还是61岁的样子，但是这种非同凡响的打扮使他俨然像个政治家。而菲则乍一看去，就像比她的48岁的年

① 玛丽女王（1516—1558），其在位时间为1553至1558年。

纪顿然年轻了 10 岁似的，楚楚动人，充满生气，一笑百媚。詹斯和帕西哭喊了起来，不肯望妈妈和爸爸。他们惊惶万状，大失体统。但妈妈和爸爸的举止一如往昔，不一会儿，这对孪生子也就赞羡地微笑起来了。

但是众所瞩目的却是梅吉。也许是因为基里的女裁缝依然对自己的少女时代萦怀难忘，并且对其他受到邀请的年轻女郎全都在悉尼定制自己的长袍怨恨不已，她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投进梅吉的这套服装之中去了。这是一套无袖、带褶、低开领的服装。菲曾经苦苦恳求女裁缝不要做成这种样子，可是女裁缝却向她担保，所有的姑娘都会穿这种衣服的——难道她想让她的女儿穿着过时的服装，土里土气，让人笑掉大牙吗？于是，菲便通情达理地让步了。这件用细薄绉纱和层层叠叠的雪纺绸做成的服装，仅仅在腰部稍微收紧了一些，但是在髋部却有一条用同样的料子做成的带子。这身衣服的颜色略有些发暗，灰中带浅粉，那时候，这种颜色被称为玫瑰灰。女裁缝和梅吉两人面对面地把这件长袍全部绣上了粉红色的小玫瑰花苞。梅吉把她的头发尽可能地剪短，做成了短发型，甚至连基里的姑娘们都对这种发型感到骇然。当然，鬈发更为时髦，不过，对梅吉来说，短发比长发更相宜。

帕迪张嘴喊出了声，因为她不是他的小丫头梅吉了。但是，他又无言地闭上了嘴。很久以前，他在神父宅邸中，在弗兰克那里他已经领教过这种情形了。不，他不能永远把她当作一个小姑娘，她已经是个年轻女郎，已经在镜中含羞地凝望自己的花容月貌了。为什么要让这可怜的小家伙过得苦上加苦呢？

他向她伸出了一只手，温和地笑着。“哦，梅吉，你真可爱啊！来，我要亲自陪你去，鲍勃和杰克会陪你妈妈去的。”

她只差一个月便 17 岁了，帕迪在自己的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垂垂老矣。可是，她是他的心头肉。什么也不能破坏她成年

后参加的头一次宴会。

他们缓缓地向庄园走去，比第一批来客到的要早得多。他们约好了和玛丽·卡森一起进餐，并且站在她的旁边和她一起接待客人的。谁都不愿把鞋弄脏，可是在德罗海达的尘埃中行走一英里，就意味着必须在厨房里站一站，把鞋擦亮，将裤脚和裙裾上的尘土刷去。

拉尔夫神父穿着他日常的法衣，这件法衣式样简朴，只有几道闪光的线条。法衣前身，数不清的小黑扣从袍边直扣到领口，扎着紫红边的教长饰带。这身衣服很适合他，任何男子的晚宴服装都抵不上这身服装的一半。

玛丽·卡森选择了一套白缎子服装，白花边，白色驼鸟羽毛。菲呆呆地盯着她，尽管菲养成了冷漠的习惯，也不能不为之震惊——她干吗把自己打扮成这副样子，就像一只昏庸的老蜘蛛玩弄出嫁的把戏一样呢？她老年发福，这对她是大为不利的。

可是，帕迪好像没发现有任何不当之处。他走上前去拿起了他姐姐的手，满面笑容。尽管拉尔夫神父半觉有趣，半觉超然地看着这不小的场面，但依然觉得帕迪真是个可爱的人。

“哦，玛丽！你显得多好看哪！就像个年轻姑娘！”

确实，她那副模样简直和维多利亚女王[①] 死前不久摄下的那幅照片上的神态差不多。专横的鼻子两侧各有一道深深的纹路，执拗的嘴显得不屈不挠；那双略有些凸出的、冷冰冰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梅吉。拉尔夫神父那双漂亮的眼睛从侄女的身上转到了姑妈的身上，又从姑妈的身上转到侄女的身上。

玛丽·卡森向帕迪微笑着，用手挽住了他的胳臂。“你陪我吃晚饭吧，帕德里克，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将陪着菲奥娜，男孩子

①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不列颠和爱尔兰女王，在位时间为 1837 至 1901 年。

们必须让梅格安坐在他们中间。”她转过头来望着梅吉。“你今晚跳舞吗，梅格安?”

“她太小了，玛丽，还不到 17 岁呢。”帕迪连忙说道。他记起了自己做父亲的又一条不是，他的孩子们全没学过跳舞。

“太可惜了。”玛丽·卡森说道。

这是一个壮观、豪华、侈糜、煊赫一时、欢天喜地的宴会。至少，四处都是这样传说的。罗亚尔·奥马拉偕妻子、儿子们和他的独生女从 200 英里以外的因尼斯莫瑞倾家而来。尽管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基里的人是很少想到跑 100 英里去看一场板球赛，更不用说是一次宴会了。还有从伊奇—乌伊斯奇来的邓肯·戈登，谁也不能说服他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把他自己那个远离海洋的牧场称之为“猎海马的苏格兰盖尔人[①] 农场”。与他同来的有马丁·金、他儿子安东尼和安东尼太太。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牧场主，由于玛丽·卡森是个女人，所以他无法常常登门造访。还有从被人们念成布雷基普尔的布雷恩·Y·普尔地区来的伊万·帕；有从迪班—迪班来的多米尼克·奥鲁尔克；从比尔—比尔来的霍里·霍普顿，以及其他几十位来宾。

他们之中大都是当今信奉天主教的新兴家族，能够以盎格鲁—撒克逊姓氏炫耀一番的家族是很少的。来宾中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差不多相等。不，倘若天主教徒在苏格兰或威尔士的话，他们既没有指望在那个国家中取得统治地位，也得不到世居其地的新教徒的同情。但是，在这里，在基兰博周围数千英里方圆的地区，他们这些贵族是可以公然蔑视英国贵族的，他们是他们所能看到的一切的主人。德罗海达这片最大的产业比一些欧洲公国的面积还要大。小心呀，摩纳哥[②] 的王侯们，列支

① 居住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区的苏格兰人。

② 摩纳哥是欧洲的一个小国，领土面积仅有 1．5 平方公里。

敦士登[①] 的君主们！玛丽·卡森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他们在打扮入时的悉尼乐团的伴奏下，随着华尔兹舞曲飞快地旋转着，或站在一边，随孩子们去跳查尔斯顿舞，大嚼着龙虾馅饼和冻生牡蛎，畅饮着保存了 15 年的法国香槟和保存了 20 年的苏格兰淡麦芽酒。如果让他们说心里话，他们倒宁愿吃烤羊腿或腌牛肉，宁愿喝廉价酒、烈性的邦达伯格产的兰姆酒或成桶的格拉夫顿苦啤酒。但是，体味一下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也不错，这正是他们所追求的。

是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遇上了歉收年。好年景的时候，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经过检验的羊毛收藏起来，以防恶劣气候的袭击，因为谁也无法预言是否要下雨。但是，气候不错已有一段时候了，而且在基里花销也很小。哦，一旦降生在大西北的黑壤平原上，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这地方了。他们并不恋旧，不想重返故国去朝圣。澳大利亚因为是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而饱受歧视，但是除了这种宗教信仰的歧视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不顺心的事。大西北就是他们的家乡。

再说，今天晚上的开销也都是由玛丽·卡森包下来的。花这笔钱对她来说算不上一回事。据说，她连英国的王位都能买下。她的钱以钢铁公司的形式存在着，以银矿、铅矿和锌矿的形式存在着，以铜币或金币的形式存在着，以数百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大部分这类东西都毫不夸张地意味着能变成钱。德罗海达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是她收入的主要来源了，它只不过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消遣之地罢了。

吃饭的时候，拉尔夫神父没有直接和梅吉搭话，吃完饭以后也没和她讲话。整个一个晚上他故意不理她。不管他在客厅的什么地方，她都拿眼睛找他，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发觉了这一

① 列支敦士登面积仅有 158 平方公里。

点之后，极想在她的椅子旁边站下来，向她解释，如果他在她身上集中的注意力超过了对卡迈克尔小姐、戈登小姐或奥玛拉小姐注意，那对她的声誉（或他的声誉）都是不利的。像梅吉一样，他不跳舞，也像梅吉一样，许多双眼睛都在注意着他。毫无疑问，他们俩是这间屋子里最漂亮的人。

他不理她一半是由于不喜欢她今晚的外表，那短短的头发，可爱的装束，和那双精巧的玫瑰灰色便鞋和两英寸高的后跟，她的个子长高了，身材发育得女性感十足；一半是由于她的丰采使其他所有的年轻女郎黯然失色，这使他备感骄傲而又不知所措。卡迈克尔小姐外表显得很有教养，但没有那橙黄色头发的特殊光彩；金小姐梳着优美的亚麻色发辫，却没有那柔软的身材；迈凯尔小姐身段极美，但那张脸却活像钻过铁丝栅栏偷吃苹果的马。但他总的反应却是失望的，有一种恨不能把日历往回倒翻的深感痛苦的愿望。他不希望梅吉长大，希望她是个小姑娘，能让他把她当作自己所珍重的孩子。在帕迪的脸上，他看到了一种与自己颇有同感的表情，便不禁会心一笑。哪怕他一生中将自己的感情仅仅表达出一次，该多好啊！可是，习惯、所受的训练和谨慎小心是根深蒂固的。

随着晚宴的进程，舞蹈越来越不受拘束，香槟和威士忌换成了兰姆酒和啤酒，晚宴的活动变得更像一次剪毛棚的舞会了。凌晨两点的时候，就连牧场工人和女工也完全看不出它和基里地区那种完全平等相待的一般娱乐会有什么区别了。

帕迪和菲仍然在场，可是，半夜的时候，鲍勃、杰克和梅吉迅速离去了。菲和帕迪都没有发觉，他们正在自得其乐。如果说他们的孩子不会跳舞的话，他们自己却会跳，而且跳了。基本上是他们俩在一起跳的。在拉尔夫神父看来，他们似乎突然显得互相协调了，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相互在一起松弛一下，快乐一下的机会太少吧。在他的记忆中，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们，身边总是

至少有一个孩子。他曾想过，大家庭的父母一定是很苦的，除了在卧室里以外，他们简直没有片刻机会能单独呆在一起。在他们的头脑中，觉得在卧室里谈一谈倒不如干些别的事。这也许是可以谅解的。帕迪还是那副和蔼可亲、兴致勃勃的老样子，可是菲今晚上确实是丰采照人。当帕迪应付差使地去邀请一位牧场主的太太跳舞的时候，她是不乏早就渴望与之一舞的舞伴的。这间屋子里有许多比她年轻得多的女人，因为没有什么人邀舞而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

但是，拉尔夫神父观察克利里夫妇的机会是有限的。他一看到梅吉离开了这间屋子，顿感年轻了 10 岁，变得生龙活虎了。他和霍普顿小姐、迈凯尔小姐、戈登小姐和奥玛拉小姐翩翩起舞，跳得好极了。他还和卡迈尔克小姐跳了布莱克·鲍顿舞①，这使姑娘们大为吃惊。可是在这之后，他又轮流和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未婚姑娘跳了一圈，甚至连可怜巴巴的、相貌丑陋的帕夫小姐也和他跳了一回。此时此刻，由于每个人都彻底放开了，洋溢着友善的气氛，谁都没有对教士有丝毫的责备之意。事实上，他的热情和友善反倒受到了交口称赞。谁也不能说他们的女儿没和德·布里克萨特神父跳过舞。当然，如果不是私人宴会，他是不能下舞池的，但是，看到这样一个漂亮的男人真正自得其乐了一次，是令人高兴的。

3 点钟，玛丽·卡森站了起来，打着哈欠。“不，别让这场庆祝活动停下来！要是我累了的话——我确实累了——我可以去睡觉。我真想睡了。不过，这儿有的是吃的、喝的，已经和乐队打好招呼了，只要有人跳舞，就伴奏。有一点儿吵闹声反倒能使我更快地进入梦乡。神父，你能送我上楼去吗?”

一出客厅，她没有向那威严的楼梯走去，却领着教士向她的

① 1926 年到 1928 年间流行在美国的一种踢踏加摇摆的舞蹈。

休息室走去。她沉重地依在他的胳臂上。这扇门是锁着的，在他用她递过来的那把钥匙开门的时候，她在一旁等着，随后，在他的前面走了进去。

“这是一次很不错的宴会，玛丽。”他说道。

“我的最后一次宴会。”

“不要这样讲，亲爱的。”

“为什么不？我活够了，拉尔夫，我要停止生活了。”她那冷酷的眼睛放着嘲弄的光芒。“你怀疑我的话吗？七十多年来，当我想做什么事的时候，我都毫无问题地办到了。所以，倘若死神以为他想让我什么时候死，我就什么时候死，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当我选择好时机的时候，我就会死去的，而且用不着自杀。活着保持我们的反击力，是我们的意志，拉尔夫，假如我们真的想停止生活的话，这并非难事。我厌倦了，我想要停止下来了。这非常简单。”

他也感到厌倦了，但却不是厌倦生活，而是厌倦无休无止地保持着表面的东西，厌倦这里的气候，缺乏具有共同志趣的朋友。这间屋子仅仅点着一只高高的、价值连城的红宝石玻璃油灯，光线昏暗。玛丽·卡森的脸上被投上了一层绯红色的半透明的阴影，恍恍惚惚地使人觉得她那种倔强的神情中带着些鬼气。他的脚和后背感到疼痛，有很长时间他没有这样大跳其舞了，尽管他为自己能够赶得上所有最新的时尚而感到骄傲。年已三十五，作为一个农村教士，他在教会中有影响吗？他还没有起步就已经收场了。啊，年轻时代的梦想啊！还有年轻人那种说话时的漫不经心，和年轻人暴烈的脾气。他还没有坚强到足以经受考验。但是，他决不会再犯那个错误了。决不会了，决不会了……

他烦躁地走动着，叹息着。这有什么用呢？时不再来了啊。到了坚定地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了，到了抛弃希望和幻想的时候了。

“拉尔夫，你还记得我说过，我要让你吃惊，要让你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那干涩、衰老的声音使他从由于碌碌无为而引起的沉思中惊醒过来。他向玛丽·卡森望去，微笑着。

“亲爱的玛丽，我决不会忘记你说过的任何一句话。过去的七年中，什么事情少了你都办不成。你的精明、你的怨恨、你的洞察力……”

“要是我再年轻一些的话，就会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得到你了。你决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想把我的年纪从窗户里扔出去 30 年呵。假如魔鬼走到我面前，以重返青春的代价买去我的灵魂的话，我会立即就卖出去，决不会像老白痴浮士德那样愚蠢至极地对这桩交易感到懊悔。可是，魔鬼是不存在的。你知道，我实在不能使自己相信有上帝或魔鬼。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实际存在的丝毫证据。你呢?”

“没见到过。但是，信仰并不建立在存在的证据之上，玛丽。它存在于信念之中，信念是教会的试金石。没有信念，就一无所有。”

“一个非常短命的信条。”

“也许吧。我认为，信念产生于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内心。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我决不会屈服的。”

“我倒愿意让你失败。”

他那双湛蓝的眼睛里充满了笑意，在灯光下变成了灰色。

“哦，亲爱的玛丽！这个我知道。”

“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一种可怕的敏感使他感到颤栗，要不是他拼命地抗拒的话，这种感觉几乎充溢了整个身心。“我知道是为什么，玛丽，请相信我，我甚感抱歉。”

“除了你母亲以外，有多少女人曾爱过你?”

“我母亲爱我吗？我怀疑。不管怎么样，她临终的时候是讨厌我的。大部分女人都是这样的。我的名字本来应该叫希波吕托斯[①]。”

“哦！这就向我说明了许多东西！”

“至于说到其他女人，我想只有梅吉爱我……可她是个小姑娘。要说有几百个女人想得到我，也许并不过分，但是，她们爱我吗？我对此甚表怀疑。”

“我爱过你。”她忧郁地说道。

“不，你没有爱过我。我是你暮年时期的刺激物，如此而已。当你看着我的时候，我使你想起了你由于年纪而不能干的事。”

“你错了。我爱过你。上帝，我是多么爱你呀！你认为我的年龄能自然而然地排除这种爱吗？哦，德·布里克萨特神父，我告诉你一些情况吧。在这个蠢笨的身体之内，我依然是年轻的——我依然有感情，依然有愿望，依然有梦想，依然生气盎然。这些东西由于受到了我躯体的束缚而焦躁难忍。衰老是我们那富于报复性的上帝加诸我们的最厉害的报复。为什么他不让我们的思想也衰老呢?”她靠在椅子上，合起了双眼，愠怒地露出了牙齿。“当然，我将要下地狱的。但是，在我下地狱之前，我期望我能够有机会告诉上帝，他是个自私的、满腹恶意的、可怜地为信仰进行辩护的人!”

“你孀居太久了。上帝给了你选择的自由，玛丽。你本来可以再婚的。倘若你没有选择再婚，结果使你处于无法容忍的孤独之中，这是你自己造成的，而不是上帝造成的。”

有那么一阵工夫，她一言不发，两手紧紧地抓住椅子的扶

① 希腊传说中雅典王忒修斯和希波吕托的儿子。忒修斯的第二个妻子淮德拉企图勾引他，遭到了他的拒绝。

手。随后，她渐渐放松下来，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在红色的灯光下熠熠闪光，但是没有泪水。只是由于某种难以忍受的情绪而显得更亮罢了。他屏住呼吸，心中感到恐惧。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蜘蛛。

“拉尔夫，我的写字台上有一个信封。你能把它给我拿过来吗?”

他觉得身上发痛，心里害怕。他站起来，向她的写字台走去，拿起了那封信，好奇地看了它一眼。信皮上空空如也，可是，信的背面却用火漆紧紧地封着，并且盖上了写着一个大“D”字的公羊图章。他把信给她拿了过去，放到了她的面前。可是她没有接那封信，而是向他挥挥手，让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这是你的，”她说着，格格地笑了起来，“拉尔夫，这是有关你命运的文件，就是这么回事。这是我对咱们之间长期争论的最后的、最有力的一击。我不能在这里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了，真是可惜。但是，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了解你，我对你的了解比你认为我对你的了解要深刻得多。你身上有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自负！在那个信封里放着你的命运和灵魂。我肯定把你输给梅吉了，但是我坚信她也得不到你。”

“你为什么这样恨梅吉呢?”

“以前我告诉过你一次。因为你爱她。”

“但**不是**那种爱！她是个我永远也不会得到的孩子，是我生活中的一枝玫瑰花。梅吉只是一个理想，玛丽，是一个理想!”

但是，那老太太轻蔑地一笑。“我不想谈你那宝贝的梅吉！我不会再见到你了，所以，我不想跟你谈论她而浪费时间。关于这封信，我希望你以一个教士的身份立誓，在你亲眼见到我的死尸之前不打开它，但是在我下葬之前，你一定打开它。起誓吧!”

“这没有起誓的必要，玛丽。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

“对我起誓，不然我就把它收回！”

他耸了耸肩。“那么，好吧。我以教士的名义起誓：在我没有见到你逝世之前，不打开这封信，然后，在你下葬之前打开它。”

“好，好！”

“玛丽，请不用担心。这只不过是你的想象罢了。一到早晨，你会笑话它的。”

“我不会看到早晨了。我今天晚上就要死，我已经虚弱到无法等待再见到你时的喜悦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急转直下啊！现在，我要上床去了，你能送我到楼梯上去吗?”

他并不相信她的话，但他明白，争论是没有用的，再说，她也没有抛开这个念头而高兴起来的情绪。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一个人什么时候死，除非他将一个人停止自己生命的自由意志交给这个人。但是她已经说过，她不会这样做的。于是，他便帮她气喘吁吁地爬上了楼梯，在楼梯顶上，他将她的手放在了自己的手中，低头吻了吻她的手。

她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不，今天晚上不能只吻我的手。吻我的嘴，拉尔夫！吻我的嘴，就像我们是情人一样!”

枝形灯上有 400 支蜡烛，照亮了整个宴会厅。借着这辉煌的灯光，她看到他脸上露出的厌恶的表情，一种本能的畏缩。这时，她盼望着能死去。她渴望一死了之，急切难耐了。

“玛丽，我是个教士，**我不能!**”

她刺耳地、令人毛骨悚然地笑了起来。“哦，拉尔夫，你多**虚伪啊！虚伪的男人，虚伪的教士！想一想吧，有一回你实际上**鲁莽地要向我求爱呢！你是这样自信我会拒绝吗？我多希望我当时没拒绝啊！要是我们能让那天夜晚再回来的话，我情愿出卖我的灵魂，来看看你是如何千方百计地摆脱那天晚上的困境的。**虚伪、虚伪、虚伪！**你就是这么回事，拉尔夫！一种软弱的、无用

的虚伪！软弱的男人，软弱的教士！我想，你在圣母玛丽亚的面前还能装模作样，并且装到底吗？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你一直就是这样装模作样的吧？虚伪！”

庄园的外面还没有透出曙色，没有一点亮光。夜色柔和，黑茫茫的，炎炎暑热笼罩着德罗海达。这场狂欢已达到了极其喧闹的地步，如果这座庄园有邻居的话，那警察就会因此而登门了。有人在廊檐下兜心翻腹地呕吐着。一片灌木丛的朦胧阴影下，两个模模糊糊的身影紧紧地拥在一起。拉尔夫神父避开了呕吐者和那对情人，踏着松软的、刚刚修剪过的草坪悄然无声地走着。他的心头十分烦乱，不知道也不在意他在向什么地方走去。他只是想离开她，那个可怕的老蜘蛛坚信她在这美好的夜晚正在织着自己的死亡之茧。已经是凌晨时分了，热气依然未消散，微风沉闷地拂过，芸香和玫瑰花丛悄然地散发出一股令人倦怠的香气。这种天地间的寂静只有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才能领略得到。哦，上帝啊，显显灵吧，快显显灵吧！拥抱这黑夜，拥抱生活，无拘无束地拥抱吧！

他在草坪的远处停住了脚步，站在那里仰望着天空，在一种本能的冥想中寻找着上帝。是的，就在天上的某个地方，在那星光闪烁的地方，是多么纯洁，多么神秘啊。漫漫夜空中到底有什么呢？白昼的蓝色天穹正在升起，一个人能看到永恒的闪光吗？除了目睹那远远地缀在天幕之上的繁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确信时间的无穷和上帝的存在。

当然，她是对的。这是一种虚伪，完全是一种虚伪。既不做一个男人，也不做一个教士。他只想做一个兼有二者的人。不！不会二者兼得的！教士和男人不能同时并存——要做男人就不能做教士。我为什么一度被她的网缠住了呢？她有强大的地位，也许比我猜想的还要强大。那封信里写的是什么？玛丽是多么愿意引诱我啊！她了解多少情况？她能直截了当地猜到多少情况？而

又有什么东西值得去了解，或去猜测呢？她完全是枉费心机。是孤独寂寞使她变得疑心重重，使她心中始终充满痛苦。可是你错了，玛丽。我可以产生那种感情。但是，我偏偏不愿意选择这种做法。多年来，我已向自己证明这是能够加以控制、压抑和克服的。因为唤起那种感情是一个男人的行为，而我是个教士。

有人正在墓地里哭泣。当然，这是梅吉。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种地方的。他提起法衣的下摆，迈过了锻铁横栏，觉得今天晚上不把梅吉对付过去是不行的。假如他在生活中曾勇敢地面对着一个女人的话，那么他也必须同样对待另一个女人。他那可笑的超然公正又回到他身上了。那个老蜘蛛，她的毒汁的作用是不会长久的。上帝惩罚她吧，上帝惩罚她吧！

“亲爱的梅吉，别哭了。”他说着，在她身边被露水打湿的草地上坐了下来，“喂，我敢打赌，你连一块像样的手绢都没有。女人总是这样的。把我的拿去吧，把眼泪擦干，要像个好姑娘。”

她把手绢接了过去，按照他的话擦着眼睛。

“你这身漂亮的衣服还没有换呐。你从半夜就坐在这儿了吗？”

“是的。”

“鲍勃和杰克他们知道你在这儿吗？”

“我告诉他们，我去睡觉了。”

“怎么回事，梅吉？”

“今天晚上你没有跟我讲话！”

“啊！我想也许是这么回事吧。喂，梅吉，望着我！”

东方透出了鱼肚白，揭开了沉沉的夜幕，德罗海达的雄鸡高啼着，迎来了熹微的黎明。于是，他看清了，即使是涟涟的泪水也无法掩住她那眼睛的秀美。

“梅吉，你是宴会中最漂亮动人的姑娘，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到德罗海达来得太勤了。我是个教士，因此我应该避嫌。不

过，我怕人们的想法并不那么纯洁。从教士的情况来看，我算年轻的，长得也不难看。”他顿了一下，想着玛丽·卡森会怎样欢迎这种略有些克制的说法，他无声地笑了。“要是我对你献一点儿殷勤，刹那间便会传遍整个基里。这个地区的每一条电话线里都会传播着这件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摇了摇头。那头剪短的鬈发在渐渐变亮的光线中显得更鲜明了。

“唔，要了解纷纭世事你还太年轻啊。可是你必须学会去了解，教导你好像总是我的本分，对吗？我的意思是，人们将会说我不是作为一个教士，而是作为一个男人对你发生兴趣的。”

“神父!”

“很可怕，是吗?”他微微一笑，“可是，我可以向你担保，这就是人们会讲的话。你知道，梅吉，你再也不是一个小姑娘，而是个年轻女郎了。但是，你还没有学会掩饰你对我的注意力，所以，我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和你说话。你是用一种也许会被人曲解的眼光盯着我的。”

她用一种古怪的眼光看着他，她的凝视中蓦然升起一种令人费解的表情。随后，她猛地转过头去，侧着脸对他说：“是的，我明白了。我没有明白这一点，真是太笨了。”

“你不认为现在到回家的时候了吗？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睡过头的，可是，假如有人像往常那样醒来，你可就说不清、道不明了。你不能说你是和我在一起的，梅吉，就连对你的家里人也不能说。”

她站了起来，低头看着他。“我走了，神父。我希望他们能更了解你，这样就决不会认为你有那种事了。你没有那种事，对吗?”

由于某种原因，这话是伤人感情的，比玛丽·卡森那冷酷的奚落话还刺伤他的灵魂。“没有，梅吉，你说得对。我没有那种

事。”他跳了起来，苦笑着。“要是我说，我希望有那种事，你会觉得奇怪吗?”他将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头顶上，“不，我根本就不想有这种事！回家吧，梅吉，回家!”

她面色凄楚。“晚安，神父。”

他拉住了她的双手，弯下腰，吻了吻。“晚安，最亲爱的梅吉。”

他目送着她穿过墓地，迈过横栏。她那穿着绣满了玫瑰花苞衣服的远去的身影十分优美，富于女子气，显得略有些缥缈。玫瑰是灰色的。“多么恰到好处啊。”他对那尊守护神说道。

当他漫步穿过草坪往回走的时候，许多汽车轰响着离开了德罗海达，宴会终于散场了。屋子里，乐队队员正在把乐器装进盒子。他们已经被兰姆酒和疲劳弄得摇摇晃晃了。筋疲力尽的女仆和临时工打算把屋子清理出来。拉尔夫神父向史密斯太太摇摇头。

“让大伙儿都睡觉去吧，亲爱的。你们精力充沛的时候对付这种事要容易得多。我保证不让玛丽·卡森发火。”

“您还想吃点儿什么吗，神父?”

“老天爷呀，不吃啦！我要去睡觉。”

将近傍晚的时候，一只手碰了碰他的肩头。他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去抓那只手，想把那只手贴在他的面颊上。

“梅吉。”他含混不清地说道。

“神父，神父！哦，请你起来好吗?”

一听见史密斯太太的声音，他的眼光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了。“怎么回事，史密斯太太?”

“是玛丽·卡森的事。神父，她死啦。”

他看了看表，已经是傍晚6点多钟了。极度的迟钝使他头昏眼花，摇摇晃晃，这是可怕的暑热造成的。他挣扎着脱去了睡

衣，穿上教士的衣服，匆匆忙忙地将一条很窄的、紫红色圣带往脖子上一套，拿上了临终涂油、圣水、那只大银十字架和乌木念珠。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史密斯太太的话是否对头。他知道那老蜘蛛已经死了。她到底吃下过什么东西没有？祈祷上帝，要是她吃过的话，那么，在这个房间中没有明显的迹象，医生也没有看出什么明显的可疑之处。他不知道，举行涂油礼能有什么用处。可是又非举行不可。他要是拒绝举行涂油礼，要求进行验尸，一切错综复杂的情况都会出现的。然而，这完全无助于他心中突然升起的有关自杀的疑云。让他把圣经放到玛丽·卡森的尸体上，简直让人厌恶透顶。

她已经彻底死去了，一定是在她就寝后几分钟之内去世的，足足有 15 个小时了。窗户都关得紧紧的，房间里由于有一些装着水的大平底盘而显得潮热。这些平底盘是她执意要放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以便使她的皮肤保持鲜嫩。空气中有一种奇特的声音，他愚蠢地纳了一会儿闷，才明白他听到的是苍蝇发出的嗡嗡嘤嘤的声音。它们很热闹地在她身上作乐，紧附着她，在她身上落脚。

“看在上帝的分上，史密斯太太，把窗子打开！”他喘了口气，向外面走去，脸色苍白。

她的僵硬已经过去，尸体又变软了，所以令人作呕。呆滞的眼球呈现出一种说不出的颜色，薄薄的双唇已经发黑。她的身上到处都落满了苍蝇。在他对她履行职务，轻声念着古拉丁文劝戒经的时候，不得不让史密斯太太在一旁轰着苍蝇。这是一场多么滑稽的戏啊，她太可憎了。这是她散发出来的气味！啊，上帝！比清新的牧场上的任何一匹死马都要难闻。他不愿意像她活着时那样碰她的身体，尤其是那苍蝇下了蛆的嘴唇。几个小时以后她身上恐怕就会生满密密的蛆了。

终于，职责履行完毕。他直起腰来。“史密斯太太，马上去

找克利里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他，让他的孩子们马上做一具棺材。没有时间派人去基里了，不然，我们会眼睁睁地看着她腐烂的。天哪！我觉得恶心。我要去洗个澡，把衣服扔在我的门外，烧掉。我再也不想从这些衣服上闻到她的气味。”

他穿着马裤和衬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时——因为他行李中没有带备用的法衣——他想起了那封信和他的诺言。已经打过7点了。当女仆和临时工们飞快地清理宴会的残羹剩汁，把客厅又改成小教堂，为明天的葬礼做准备的时候，他能听到一片压抑的嘈杂声。没办法，他只得今晚到基里去一趟，另取一件法衣和做追思弥撒的祭服。他到边远的牧场时，有几样东西是从不离身的，总是仔细地打在小黑箱子的格子中，那就是为生育、死亡、祝福、礼拜而用的圣餐，适合于一年中任何时候用的法衣。可是，他是个爱尔兰人，携带着黑色的、做追思弥撒用的法器是冒险。帕迪的声音在远处回响着，不过现在他不能和帕迪打照面。他知道，史密斯太太会把要做的事做好。

他坐在窗边，眺望着夕阳中德罗海达的景色。魔鬼桉镀上了一层金黄色，花园中，一丛一簇的红色、粉色和白色玫瑰都被染成了红色。他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了玛丽·卡森的信，捧在手中。她坚持要他在她的葬礼之前看这封信，但是，他头脑中有一个声音在喃喃地说，他必须**现在**看。不是在今晚见到帕迪和梅吉之后看，而是**现在**就看。除玛丽·卡森之外，他现在还没见到任何人。

信中装着四张纸。他将它们捻开，马上就看到下面的两张是她的遗嘱。上面两张是以一封信的形式写给他的。

我最亲爱的拉尔夫：

在这个信封中你看到的第二个文件是我的遗嘱。我早先写过一份十分完备的、经过签字、加封的遗嘱，存在基里的哈里·高夫的办事处。这里面封入的遗嘱所立的时间要迟得

多，自然，哈里处的那一份就失效了。

事实上，我是前几天才立下它的，并且由汤姆和修篱工作证，因为我知道，任何受益人都不许给遗嘱作证。这份遗嘱是合法的，尽管它不是哈里为我草拟的。我向你担保，世界上没有一家法院能否认它的合法性。

但是，如果我想要对我的财产处置加以改变的话，为什么我不让哈里起草这份遗嘱呢？非常简单，我亲爱的拉尔夫。因为我想除了你和我以外，不让任何人知道尚有这份遗嘱的存在。这是唯一的一份，你保管着它。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持有这份遗嘱。这是我的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你还记得福音书中魔鬼将我主耶稣基督带到了一座山顶上，用整个世界诱惑他的那段事情吗？[①] 当知道我拥有一点儿撒旦的力量，并用整个世界来诱惑我所爱的人（你怀疑撒旦爱基督吗？我不怀疑），该是多么愉快呀。过去几年中，我对你进退维谷的处境的观察使我心中十分快活，我越接近死亡，我的梦幻就变得越使人快活。

你读过遗嘱之后，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现在就知道，当我在阳界之外的地狱中被焚烧的时候，你依然留在阳间，但是，却在另一个地狱中忍受着比上帝可能制造出来的更为猛烈的火焰的焚烧。哦，我的拉尔夫，我能对你进行毫厘不差的评价啊！如果说，我根本不懂得其他的事情该怎么去做的话，我却始终知道怎样让我所爱的人受苦受难。而你是一个比我那已故的、亲爱的迈克尔好得多的目标。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

当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想得到德罗海达和我的钱财，对吗，拉尔夫？你想用它作为你的进身之阶。可是后来梅吉来了，你就把最初和我交往的目的排除出了你的头脑，对吗？我成了你拜访德罗海达的一个借口，这样你就可以和梅吉在一起了。我不清楚，你能这样快就改变你的忠诚吗？你对我的实际价值到底了解多少？你知道吗，拉尔夫，我认为你是根本不了解的。我想，在一个人的遗嘱中提到其确切的财产数字不符合贵妇人的身份，所以，此处我最好仅向你保证，当你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候，你手边会有一切必要的资料供你使用的。随你送人或取用区区几十万镑吧，我的财产数量大约有**一千三百万**镑吧。

第二页马上就要写满了，我不耐烦把这封信写成一篇论文。读一读我的遗嘱吧，拉尔夫。读完之后，你就会决定怎么处置它了。你是把它正式提交给哈里·高夫以接受法律检验呢，还是把它烧掉，永远也不告诉任何人，曾经有过这么一份遗嘱？这是你不得不做出的决定。我应当补充一下，哈里办事处的那份遗嘱，是我在帕迪来这里一年之后立下的，我把我拥有的一切都留给他了。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应当如何进行权衡。

拉尔夫，我爱你，因为你不想得到我，我多么想杀掉你啊；但除那样做以外，用这种办法进行报复要好得多。我不是那种高尚的人。我爱你，但是却希望你在痛苦中尖声呼喊。你知道，因为我**清楚**你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了解这一点，就像我身临其境，亲眼所见一样地有把握。你会痛苦叫喊的，拉尔夫，你会明白极度痛苦是怎么一回事的。那么，就接着读下去吧，我的英俊的、野心勃勃的教士！读一读我的遗嘱，决定你的命运吧！

这封信既没有签名，也没有缩写的签署。他觉得脑门上冒出了一片汗水，一直顺着头发流到脖子后面。有那么一瞬间，他真想站起来把这两份文件一烧了事，决不看那第二份文件的内容。但是，她对她追求对象的估计是准确的，这个臃肿的老蜘蛛。当然，他会接着看下去的，他好奇至极，难以抵御这种诱惑。上帝呀！他做过什么事使她这样对待他？为什么他不生得矮小、怪僻、丑陋不堪呢？倘若他是那副模样的话，他也许会很幸福的。

后两页纸也同样是用那种精确的、几乎是缜密的文笔写成的，就像她的灵魂一样刻薄、充满恶意。

我，玛丽·伊丽莎白·卡森，以我健全之头脑与身体在此宣布，此件是我最后的遗嘱与遗言，因此，先前由我所立之任何遗嘱均属无效，并作废。

除下述特别之遗嘱外，我在世间的一切动产、钱财及房地产均遗留给圣罗马天主教会，特此将遗赠条件阐述如下：

一、上述之圣罗马天主教会下文简称教会。请教会了解我对其教士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所持有的尊重与钟爱之感。**仅仅**由于他的慈善、宗教上的指导与永不辜负期望的支持，我才将我的财产做出如此之处置。

二、只要教会赏识上述之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之价值与才干，此项遗产则将继续支持教会的事业。

三、上述之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为掌管我财产的主要负责人，负责管理、指导使用我在世的动产、钱财及房地产。

四、上述之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去世之后，对于我的遗产的下一步之管理处置将合法地受他最后的遗嘱及遗言之约束。即，教会将继续拥有全部的所有权，但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将全权负责对他的管理继承人进行提名；

不得迫使他选择一位教士或教会的世俗成员作为他的继承人。

五、德罗海达牧场永远不得出售，不得再行划分。

六、我的弟弟帕德里克·克利里受雇为德罗海达牧场之管理人，并有权居住在我的房子中。他的薪水由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自由决定付与，而不得由其他人决定。

七、在我弟弟，上述之帕德里克·克利里死亡的情况下，其未亡人及子女将允许留在德罗海达牧场；管理人之职位将按顺序由其子罗伯特、杰克、休吉、斯图尔特、詹姆斯及帕德里克中之一人接任，但弗朗西斯除外。

八、在帕德里克或任何一子死亡，而弗朗西斯为留世之最后一子的情况下，同样权利得由上述帕德里克·克利里之孙享受。

特殊处理之遗产：

帕德里克·克利里，得继承我在德罗海达牧场之房屋内所有物品。

我的女管家尤妮斯·史密斯，得保留其所希望之优厚薪水，此外，即刻付与她 5000 镑；在她退休时，给予公平合理之退休金。

明纳妮·奥布维恩和凯瑟林·唐纳利，得保留其所希望之薪水，此外，即刻付与每人 1000 镑；在他们退休时，给予公平合理之退休金。

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只要他在世，则每年付与其 10000 镑作为其私人不受调查之费用。

这份文件是经过正式签名，签署日期及证人确证的。

他的房间面西。夕阳即将西沉。每年夏天，尘幕都在静静的空气中到处漂浮着，阳光穿过微细尘粉，世间万籁仿佛变成了金

黄和紫红色。变幻多端的云朵镶上了耀眼的亮边，云蒸霞蔚，掠过压在树尖和远方牧场之上的如血火球。

“妙啊！”他说道，“我承认，玛丽，你已经把我战胜了。精彩的一击。傻瓜是我，不是你。”

泪水模糊了视线，他看不清纸上的字了，他没等泪水打在纸上便把它们拿开了。一千三百万镑。**一千三百万**镑啊！这正是在梅吉来到之前的那些日子中他打算追逐的东西。而随着她的到来，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他不能冷酷地进行这种竞争，使她的继承付诸东流。但是，假使他曾经知道这老蜘蛛所拥有的财产的价值，他会如何呢？那样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连这笔财产的十分之一都没想到。一千三百万镑啊！

七年来，帕迪和他的家人住在牧场工头的房子里，狂热地为玛丽·卡森干活儿。他们为了什么？就为了她付给的那点可怜的工资吗？拉尔夫神父从来没有听到过帕迪曾抱怨过这种菲薄的待遇。他毫不怀疑，在他姐姐去世之后，看在他拿着普通牧工工资管理着这片产业，同时他的儿子们拿着打杂工的工钱干着牧羊工的活儿的分上，他们一定会得到丰厚的报答的。他凑凑合合地过着日子，对德罗海达的热爱愈来愈深，好像它是他的一样，理所当然地设想它将会归于他。

“妙啊，玛丽！”拉尔夫神父又说道，自从他少年时代以来，泪水头一次落在了他的手背上，不过没有落到纸上。

一千三百万镑，这也是成为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的机会。这不利于帕迪、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们——还有梅吉。她像魔鬼似地把他看透了！她把帕迪的一切都剥夺了。他要怎样做，本来是一清二楚的：他可以把这份遗嘱投进厨房的火炉，毫不迟疑地捅到炉膛里去。但是，她已经断定了帕迪是不会生妄念的，她死后他在德罗海达的生活将比她在世的时候要舒适得多，德罗海达简直不可能被人从他手中夺走。是的，这是件有利益，有权利的

事，但并没有得到土地的本身。不，他不会成为那笔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千三百万镑的拥有者，但是，他将备受尊敬，会有一笔相当不错的赡养费。梅吉不会挨饿，或光着脚流落世上的。她不会成为梅吉小姐，也无法与卡迈克尔小姐及其同等地位的那些人平起平坐。他们会受到相当的尊重，社会的承认，但是不会进入社会的最上层。永远也进入不了社会的最上层。

一千三百万镑。这是从基兰博脱身和脱离终生湮没无闻的机会，是博取教会行政统治集团中的一席之地，保证他得酬壮志，忝列上层的机会。如今他年纪尚轻，足以补偿他失去的地盘。玛丽·卡森怀着报复心理使基兰博变成了主教使节任命版图的中心。这震动会一直传到罗马教廷的。尽管教会十分富有，但一千三百万镑毕竟是一千三百万镑啊。即使是教会，也不能对它等闲视之。而且，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力量才使这笔钱得以来归，玛丽·卡森已经白纸黑字地承认了他的力量。他知道，帕迪是永远无法对这份遗嘱进行争议的，玛丽·卡森已经永远无法来争议了，上帝惩罚她。哦，当然啦，帕迪会勃然震怒，会永远不想再见到他或再和他讲话的，但是，他的恼恨不会发展成一场官司。

他决定了吗？在他读着她的遗嘱的那一刻，他已经知道他该怎么去做了吗？泪水已经干了。拉尔夫带着往日的风度站了起来，确信他整个衣裾上没有褶皱之后，便向门口走去。他必须到基里去取一件法衣和祭服。但首先，他想再看一眼玛丽·卡森。

尽管窗户洞开着，屋里依然弥漫着混浊沉闷的恶臭。一丝风也没有，无精打采的窗帘一动不动。他稳重地迈着步子走到了床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她面部每一处潮湿的地方，蝇卵已经开始孵化出了蛆，肿胀的胳膊变成了绿乎乎的一团，皮肤已经破了。噢，上帝呀。你这个令人作呕的老蜘蛛。你已经赢了，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胜利啊。这是一个行将化为粪土的漫画式的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胜利。你无法战胜我的梅吉，也无法从她那里夺走

你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我也许将在地狱中与你并排被烈火焚烧，但是我了解为你所准备的地狱：当你坚持要我们在无穷的永恒中一起腐烂的时候，你会看到我是不在乎的……

帕迪正在大厅的楼下等候着他，脸色苍白，手足无措。

“啊，神父!”他趋前说道，“这难道不可怕吗？多让人震惊呀！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这样就去了。昨儿晚上她还那么好啊！亲爱的上帝啊，我怎么办才好呢?”

“你见过她了吗?”

“苍天保佑，见过了!”

“那么你就知道必须做些什么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具尸体腐烂得这么快呢。假如你不在几小时之内把她体面地放到某种容器中，你就不得不把她倒进汽油罐了。明天上午的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把她下葬。用不着浪费时间给她做个漂亮的棺材，用花园里的玫瑰花或其它什么东西把棺材盖住。可是要赶快啦，伙计！我要到基里去取法衣。”

“请尽快回来，神父!”帕迪恳求道。

但是，拉尔夫神父此一去比单单到神父宅邸去一趟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在他将汽车向神父宅邸方向拐过去之前，先把车开到了基兰博比较繁华的侧街上，来到了一个坐落在花园之中的相当俗气的寓所。

哈里·高夫刚坐下来要吃饭，可是，当女仆告诉他来访者是什么人后，他便走进了会客室。

“神父，和我们一块儿吃点吧？腌牛肉、白菜、水煮土豆和欧芹酱，这次的牛肉不算太咸。”

“不啦，哈里，我呆不住。我只是到这儿来告诉你，玛丽·卡森今天早晨去世了。”

“圣耶稣啊！我昨天夜里还在那儿呢！她显得多好呀，神父!”

“我知道。3点钟左右我扶她上楼的时候，她还一点儿事都没有呢，可是，她一定是在刚就寝的那工夫死去的。今天傍晚6点钟，史密斯太太发现她去世了。到那时为止，她已经死了好长时间，人都变得不像样了。那房间关闭得就像是一个细菌培养室，一整天的热气都闷在里面。上帝啊，要是我能忘记见到她那副模样时的情景就好了！简直没法说，哈里，太可怕了。”

“她明天就下葬吗?”

“必须下葬。”

“什么时候？10点钟？在这种热天，我们得像西班牙人那样晚点用餐了。不过，不用担心，反正现在动手打电话通知人们已经晚了。你愿意让我替你效劳去办这件事吗，神父?”

“谢谢，这太承你的情了。我到基里来只是为了取法衣的。在我启程之前，根本就没想到会要做追思弥撒。我必须尽快赶回德罗海达，他们需要我。明天早晨9点钟开始做弥撒。”

“告诉帕迪，我将带着她的遗嘱前往，这样，葬礼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处理这件事了。神父，你也是一位受益者，因此，你留下读一读这份遗嘱，我将不胜感激。”

“哈里，恐怕咱们还有一点小问题。你知道，玛丽另立了一份遗嘱。昨天夜里她离开宴会之后，给了我一个加了封的信封，让我答应在我亲眼看到她的尸体的时候打开它。当我照办的时候，我发现里面装着一份新的遗嘱。”

“玛丽立了一个新遗嘱？没有通过我?”

“显然是这样的。我想，这是一件经过她长期仔细考虑过的东西，但是，至于她为什么需要选择对它保密，我就不得而知了。”

“你现在把它带来了吗，神父?”

“带来了。”教士把手伸进了衣裾，拿出了几页折得很小的纸。律师当即无动于衷地将它读了一遍。他看完之后，抬起了

头。拉尔夫神父没想到在他的眼睛中看到了错综复杂的表情：羡慕、愤怒和某种蔑视。

“唔，神父，恭喜恭喜！你终究得到这笔财产了。”他不是天主教徒，可以讲这样的话。

“请相信我，哈里，我看到它的时候，比你还要吃惊。”

“这就是唯一的一份吗?”

“据我所知，是的。”

“而她迟至昨天夜里才交给你吗?”

“是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把它毁掉，以保证可怜的老帕迪能得到他有充分权利应该得到的东西？教会根本没有权利得到玛丽·卡森的财产。”

教士那双漂亮的眼睛毫不为之所动。“啊，但是这事现在已成定局了，哈里，对吧？这是玛丽的财产，她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要建议帕迪起诉。”

“我想你会这样做的。”

话说到这里他们就分手了。等到大家在早晨赶去观看玛丽·卡森的葬礼时，整个基兰博及所有附近的地区都会知道这笔钱属于谁了。死者长已矣，一切皆无可挽回。

当拉尔夫神父穿过最后一道门进入家内圈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4时了，因为他并不急于开车返回来。一路上，他希望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愿意让自己思考。既不想帕迪、菲或梅吉，也不想那具他们已经放进棺材里（他虔诚地希望如此）的恶臭、臃肿的东西。相反，他让自己的双眼和脑子去看、去想这夜色。那孤零零地挺立在闪着微光的草地上的死树，幽灵般地闪着银白色。他要去看、去想那一堆堆的木材投下的黑魆魆的阴影，和那在天空中浮动着的、缥缈的一轮满月。有一次，他把汽车停

下，走了下来，走到了一段铁丝栅栏旁，靠在绷紧的铁丝上，在桉树和野花的醉人芳香中呼吸着。这片土地如此美丽，如此纯洁，对擅自控制它的人们的命运是如此的冷漠。他们也许能攫取它，但是在漫漫的岁月中却是它控制了他们。除非他们能够呼风唤雨，否则，总是这片大地统治他们。

他把汽车停在房后稍远的地方，慢慢地向房子走去。每一扇窗子都是灯火通明，在女管家的房间里，他隐隐约约听到史密斯太太正在指挥着玫瑰园里的两个女仆。紫藤架的黑影里有个人影在走动着。他蓦地站住了，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这个老蜘蛛变着法缠着他。然而，那不过是梅吉，正在耐心地等待着他回来。她穿着马裤和靴子，显得生气勃勃。

“你吓了我一跳。”他猛地说道。

“对不起，神父，我没有那个意思。不过，我不想和爹，还有那些小子呆在里面。妈还带着婴儿呆在家里呢。我想，我应该和史密斯太太、明妮和凯特一起祈祷，可是我不情愿为她祈祷。这是一种罪孽，对吗?”

他没有情绪勾起对玛丽·卡森的回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罪孽，梅吉，这反倒是一种虚伪。我也不愿意为她祈祷。她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脸上闪过一丝笑意，“所以，假如你觉得这样讲是有罪的话，那我也有罪，而且罪孽更深重。我被想象成是爱一切人的，你却没有这种负担。”

“你没事吧，神父?”

“对，我很好。”他抬头望着这幢房子，叹了口气，“我不想呆在这里面，就是这么回事。在她呆过的地方没有光明，黑暗之魔没被驱走之前，我不想呆在她呆过的地方。如果我跃上马背，你愿意陪我骑到黎明吗?”

她的手碰了一下他的黑袖子，又放了下去。“我也不愿进里面去。”

“等一下，我把法衣放到汽车里去。”

“我到马厩去。”

她第一次试图从他的立场，他那成年人的立场出发去和他相会。他确定无疑地感觉到了她身上的这种变化，就像确定无疑地嗅到了玛丽·卡森那美丽的花园中的玫瑰花香一样。玫瑰花啊。苍白的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处处开遍了玫瑰花。草原上的片片花瓣哟，夏日的玫瑰，红的、白的、黄的。玫瑰的的浓郁芬芳飘荡在夜空中。粉红色的玫瑰，溶溶的月光将它冲淡成了灰白的颜色。玫瑰的灰烬哟，玫瑰的灰烬。我的梅吉，我已经把你抛弃了。可是，难道你不明白，你已经变成一种威胁了吗？因此，我已经把你在我抱负的鞋跟下碾碎了，你对我不过是草原上的一朵被碾碎的玫瑰罢了。玫瑰的芳香。玛丽·卡森散发出的气味。玫瑰和灰烬，玫瑰的灰烬。

“玫瑰的灰烬。”他说道，翻身下马，“让我们像月亮那样远离这玫瑰的芳香吧。明天，这幢房子里将飘满玫瑰花香。”

他踢了一下那匹栗色牝马，赶到了梅吉的前面，顺着通往小河的道路慢慢跑去。他想哭一哭才好，在他嗅到玛丽·卡森那进一步装饰起来的棺材的气味之前，这种气味作为一个即将面临的事实尚未使他思绪如麻的头脑受到实际的冲击。他会很快就离去的。思如潮，情如潮，澎湃难遏。在得知了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遗嘱的条款之后，他在基里是无法摆脱这种状态的，这如潮思绪使他想马上到悉尼去。**马上**！他要逃脱这种折磨，好像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这种痛苦却紧追不舍。他无能为力。这并不是一件说不清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的事，而是马上就要临头的事，他几乎都能看到帕迪的面孔了：充满了嫌恶，掉头而去。此后，在德罗海达他不会受到欢迎了，再也不会见到梅吉了。

随后，惩罚就开始了。蹄声嗒嗒，令人觉得像飞一样。这样好些，这样好些，这样好些。疾驰，疾驰。是的，安安稳稳地躲

进大主教邸宅的一间小屋中，这样感情上的打击肯定会越来越小，直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终于消逝。这样要好一些。这样总比留在基里，眼巴巴地看着她长成一个大姑娘，然后有朝一日嫁给一个未知的男人要好一些。眼不见为净，心不想不烦。

那儿，眼下他和她做些什么好呢？驰过小河远处的那片黄杨树和橡胶树林吗？他似乎无法去想为什么了。只是感到痛苦。这并不是背叛的痛苦，已经没有感到这种痛苦的余地了。他只是为了将要离开她而痛苦万分。

“神父！神父！我跟不上你了！慢点儿，神父，求求你！”

这叫声唤起了他的责任感，使他回到了现实中。就像个动作迟钝的人一样，他猛地勒住了马头。那牝马原地打转，直到它兴奋地跳了个够，他才松开缰绳。他等待着梅吉赶上他，感到烦恼就在眼前。梅吉正在追赶着他。

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台钻孔机在隆隆作响。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冒着蒸汽的池塘，散发着硫磺味，一根像轮船上的送风管一样的管子从它的深处钻出了沸腾的水。这热气腾腾的池塘的四周，就像是从轮毂中伸出的轮辐。那钻孔机喷出的水，涓涓流过平坦的、毛茸茸的、宛若绿宝石般的草地。池塘的岸边几乎全是灰色的烂泥，烂泥中有一种叫做“亚比斯”的淡水鳌虾。

拉尔夫神父笑了起来。“梅吉，这味道像地狱的味，是吗？就在她的产业中，在她的后院中，有硫磺和硫磺石。当她装饰着玫瑰花到地狱里去的时候，她应该闻到这种味儿的，对吧？哦，梅吉……”

这些马受过训练，不拉着缰绳它们也会站着不动。附近没有栅栏，半英里之内也没有树木。但是，池塘边上，离钻孔机不远的地方有一根圆木，那里的水要凉一些，这是供冬浴的人擦脚擦腿时的座位。

拉尔夫神父坐了下来，梅吉和他拉开一点儿距离坐了下来，

转过身来望着他。

“怎么了，神父?”

这是她常向他提问的一句话，但这次听起来有些特别。他微微一笑。“我把你出卖了，我的梅吉，以一千三百万银币把你卖掉了。”

“把我卖掉了?”

“这是夸张的说法。别怕。来，坐得离我近些。也许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一起交谈了。”

“你是说，在为姑妈服丧期间吗?”她在圆木上扭了扭身子，坐近了他的身边，“服丧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梅吉。”

“你的意思是，我长大了，人们会背后说我们的闲话吗?”

“不完全是这样。我是说，我要走了。”

见面徒增烦恼，又要吞下一个苦果。她既没有大哭，没有啜泣，更没有激烈的反对。只是身体微微地抽动了一下，好像被一副担子压偏了，负重不均使她无法恰当地承受它。她吐了口气，但又不像是叹息。

“什么时候走?”

“就是几天的事了。”

“哦，神父！这比弗兰克走更难让人忍受!”

“对我来说，这比一切都难以忍受。我没有任何安慰，而你至少还有你的家庭。”

“你有你的上帝。”

“说得好，梅吉！你长大了!”

但是，作为一个固执的女子，她的脑子又转到了那个她深埋在心头、没有机会询问的问题上了。他要走了，失去了他日子将会很难熬的，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很重要的。

“神父，在马厩里你说过‘玫瑰的灰烬’。你指的是我衣服的

颜色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是。不过我想，我实际上是另有所指。”

“什么?”

“你根本不会理解的，我的梅吉。这个想法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没有权利诞生，更别说培育它成长了。”

“世上任何东西都有权利诞生，就连一个想法也不例外。”

他转过身去望着她。“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对吗?”

“我想是这样的。”

“不是任何诞生的东西都是好的，梅吉。”

“是的。不过，如果它已经诞生，那它实际上就存在了。”

“你争辩起来就像个耶稣会会士。你多大了?”

“再过一个月就是 17 岁了，神父。”

“你整整辛劳了 17 年。哦，艰苦的工作使我们早熟。梅吉，当你有时间思索的时候，你都在想些什么?”

“哦，想詹斯、帕西和其他的男孩子，想爹和妈，想哈尔和玛丽姑妈。有时候想生养孩子是怎么回事。我特别爱想这个。还想骑马和羊群，男人们谈的所有的事情，天气、雨水、菜园子、母鸡和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

“你想象过有一个丈夫吗?”

“没有，除非我想生孩子，我猜我会有一个丈夫的。婴儿没有父亲可不好。”

尽管他心中很痛苦，但他还是笑了，她真是个无知和美德的离奇的混合体啊。随后，他侧转过身来，一只手托着她的下巴，低头盯着她。怎么办才好呢？以前是怎么做的呢?

“梅吉，不久前，我明白了一些我本来早该明白的东西。当你告诉我，你曾经想过些什么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说实话，对吗?”

“我……”她刚要说，又哑口无言了。

“你没有说你想过我，是吗？如果不是心虚的话，那么在你提到你父亲的名字时应该提到我的名字。我想，我要离去也许是一个好事，你不这样想吗？比起那些女学生的热恋，你稍稍老成一点儿，但是你还不像个快 17 岁的人那样老成，对吗？我喜欢你没有那种精于世故的聪明，可是，我知道女学生的热恋有多么痛苦，我尝够她们那种迷恋的苦头。”

她好像要说什么，可终于合上了那双泪光莹莹的眼睛，一个劲儿地摇着头。

“喂，梅吉，这只不过是你将要成为成年女子的一个阶段，一个标志罢了。当你长成一个女人之后，你就会遇上一个注定要成为你丈夫的男人，你的生活会变得很繁忙，除了把我想成一个帮助你度过可怕的成长期的老朋友外，你就不会再想我了。你千万不能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来想我。我决不能考虑你希望我成为你的丈夫的愿望。我根本没有那样想过你，梅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是像男人那样爱你。我是个教士，不是个男人。所以，别让有关我的梦幻来充满你的头脑。我要离开了，而且，我非常怀疑我还会有回来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拜访的机会。”

她的肩膀垂了下来，好像担子太重了。但她的头却抬了起来，直瞪瞪地望着他的眼睛。

“我不会用有关你的梦幻来填充自己的头脑的，别担心。我知道你是个教士。”

“我并不认为我错误地选择了自己的职业。这职业使我心中充满了一种需要，这是人类，甚至连你都不可能有的。”

“我知道。当你做弥撒的时候我就感到了。你有一种力量。我想，你一定有一种像我们的上帝一样的感觉。”

“在教堂里的时候，我总能感觉到来自天上的气息，梅吉！

当每一天过去的时候，我便死去了，但在每天早晨做弥撒的时候，我又复活了。这是不是因为我是上帝所选中的教士，或者是因为我能觉察到那令人敬畏的气息，并且知道我的力量超过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有关系吗？事情就该是这样嘛。”

“这也许对你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对我却至关重要。”

她把话题转到了与她有关的事上。“神父，我不知道，失去了你我将会怎样生活下去。先是失去了弗兰克，现在是你。哈尔毕竟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可你和弗兰克却活在人间啊！我会永远记挂着你们在干着什么，你们是不是一切平安，我是不是能做些什么事帮助你们。甚至我会惦念着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对吗?”

“我也会有同样感觉的，梅吉，而且我相信弗兰克也会这样的。”

“不。弗兰克已经把我们忘在脑后了……你也会这样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梅吉，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我要是活得长久，这就是对我的惩罚。”他站起身来，把她拉了起来，轻轻地，充满深情地用双臂搂着她，“我想，这就是道别了，梅吉。我们不能再单独地呆在一起了。”

“神父，假如你不是个教士的话，你会娶我吗?”

这个称呼让人感到不愉快。“不要老这样叫我。我的名字叫拉尔夫。”所答非所问。

虽然他搂着她，但他没有吻她的打算。那张向他仰起的脸庞几乎看不清楚，因为月亮已经下山，周围一片漆黑。他能感到她那小而隆起的乳房贴着他的胸口，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使他心乱。更撩乱人心的是，她的双臂搂着他的脖子，紧紧地搂着，就好像在她的生活中天天扑在男人的怀抱中那样自然。

他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情人而吻过任何人，现在也不想这样，

就连梅吉他也不想吻。面对着她那即将离去的神父，她想得到的是一次脸颊上的热吻，一次热烈的拥抱。她是个敏感而骄傲的人。他一旦打破了她那珍贵的梦幻，并使这种梦幻变成冷静的客观态度，她的感情肯定深深地受到了伤害。毋庸置疑，她和他一样急于以告别来结束这一切。要是她知道他心中的痛苦比她还厉害，她会感到宽慰吗？当他向她的面颊低下头去的时候，她踮起了脚尖，与其说她是想方设法倒不如说她的嘴唇碰巧挨上了他的嘴唇。他就像尝到了蜘蛛的毒汁似的，猛地往后让了让。接着，他又把头向前俯去，舍不得推开她。他竭力想对那张柔情的、紧闭的嘴说些什么，而她在等待着，张开了自己的嘴唇。她的身子像酥了一样，软瘫了，像是一团温暖而又柔软的黑影。他的一只胳臂夹着她的腰，另一只胳臂抱着她的后背，托着她的后脑勺，手指插进了她的头发，把她的脸举向他的脸，仿佛深怕他还没来得及抱紧她，没来得及仔细看看眼前这个叫梅吉的人时，她就从他的身边消失了似的。她既是梅吉，又非梅吉，和他所熟悉的那个人是如此的不相容。因为他的梅吉不是一个女人，他没有感到她像个女人，对他来说，她永远不会是个女人，就好像他对她不是个男人一样。

这种想法使他战胜了那使他沉迷的感觉。他猛地扳开了她那搂着他脖子的双臂，将她推开，竭力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脸庞。可是，她的头是低着的，没有望着他。

“该走了，梅吉。”他说道。

她一言未发，转向了她的马匹，翻身上马，等着他。通常是他等着她的。

拉尔夫神父是对的。每年的这个时候，德罗海达遍地都是玫瑰，因此，房子里充满了花香。可是那天早晨8点钟的时候，花园里几乎没有一朵开放的玫瑰了。最后一朵玫瑰从花丛上采来后

不久，第一位送葬者就来了。早餐很随便，小小的餐室里摆着咖啡和新鲜的烤奶油卷。在玛丽·卡森置厝墓穴之后，将在大餐厅里举行一次更加丰盛的宴会，供赶远路回家的送葬者果腹。消息已经传遍了附近的地区，根本没有必要怀疑基里地区小道消息传播的效率，其快如电。在上下嘴唇一碰，说着些套话的同时，那些眼睛以及眼睛后面的头脑却在推测着、判断着、狡诈地微笑着。

“我听说，我们要失去您啦，神父。”卡迈克尔小姐不怀好意地说道。

那天早晨，他穿上那件没有花边的白长袍和带银十字的、暗淡的黑十字褡的时候，从来没显得如此冷淡，如此缺少人情味。仿佛在这里的只是他的躯体，而他的灵魂已经远去了。他漫不经心地低头看着卡迈克尔小姐，勉强使自己打起精神，扮出笑脸。

“卡迈克尔小姐，上帝的天机不可测啊。”他说着，又走去和别人讲话了。

他的脑子里正在想些什么，也许谁都能猜到。他正在想着由于遗嘱而即将面临的与帕迪的对抗，他既害怕看到帕迪怒火万丈，又需要帕迪的震怒与蔑视。

在做追思弥撒之前，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教民们。屋子里挤得水泄不通，玫瑰花散发出浓重的香味，即使窗户全都开着，也无法使这香气消散。

“我不打算致一篇冗长的颂词，”他用清晰的、略带着一点儿爱尔兰味的、相当地道的牛津音说道，“你们都认识玛丽·卡森。她是社会的栋梁，教会的支柱，她对教会的热爱超过了任何活着的人。”

话说到这儿，有些人敢起誓，他的眼睛里含着嘲弄，而其他的人则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由衷而持久的悲伤使他们变得迟钝了。

“她是教会的支柱，她对教会的热爱超过了任何活着的人，”他更加清晰地重复了一遍，他不是那种不敢面对挑战的人，“在她弥留的时刻，她是孤独的，然而她又是不孤独的。因为在我们弥留的时刻，我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在一起。他和我们在一起，替我们承担着极度的痛苦。最伟大的人和最卑微的人的死亡都不是孤独的。死是乐事。我们聚集在这里为她不朽的灵魂而祈祷，在活着的时候得到我们爱戴的她将享有公平的和永恒的报答。让我们祈祷吧。”

那临时凑合的棺材被玫瑰花严严实实地盖着，无法看到下面。它放在一辆带轮的轻便车上，这是男孩子们拆卸了农场一些设备拼装起来的。即使窗户大开着，玫瑰散发着浓厚的香气，他们依然能闻到她尸体的气味。连医生都这么说。

“我到德罗海达的时候，她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我简直忍不住要倒胃，”他在电话上对马丁·金说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我同情帕迪·克利里那样同情过任何一个人。这不仅是因为他被人骗到了德罗海达，而且因为他不得不把那一堆可怕的、乱糟糟的东西硬塞进了棺材里。”

“那我可不愿意当抬棺人了。”马丁说道，由于所有的话筒都不够灵敏，声音很微弱，医生不得不让他把话重复了三次才听明白。

多亏有了那辆轻便车，因为谁也不愿意扛着玛丽·卡森的遗体，穿过草坪抬到墓穴去，当墓穴盖在她的身上盖上，人们终于能正常呼吸的时候，谁也没感到有什么遗憾。

在送葬者们群集在大餐厅里吃饭，或尽力做出吃饭的样子的同时，哈里·高夫把帕迪、他的家人、拉尔夫神父、史密斯太太和两个女仆带到了会客室。送葬者中谁也没有回家的意思，因此，都装出吃东西的样子。他们都想就近看看在宣读完遗嘱后，帕迪走出来时的神态。为了对他和他的家人进行公道的评判，在

葬礼期间人们都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仿佛意识到了自己非同一般的地位似的。帕迪还是像往日那样好心，为他的姐姐哭了一场，而菲也显得和往日一样，好像对她身边发生的事情总是漠然处之。

“帕迪，我希望你起诉。”哈里·高夫用生硬的、愤怒的声音念完了那份令人惊愕的文件之后，说道。

“这个可恶的老太婆!”史密斯太太说道。尽管她喜欢这位教士，但是她更喜欢克利里家的人。他们在她的生活中带来了一对婴儿和其他的孩子。

可是，帕迪却摇了摇头。“不，哈里！我不能那样做。这笔财产是她的，对吧？她愿意怎样处理，完全有权利。要是她希望让教会得到它的话，那就按她的希望让教会得到它吧。我不否认，这有点儿叫人失望，可是，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所以，这也许是最好的做法。我并不认为我喜欢担负拥有德罗海达这样规模的产业的责任。”

“你不明白，帕迪!”律师用缓慢而清楚的声音说道，就好像他是在向一个孩子进行解释，“我所谈的不仅仅是德罗海达。请相信我，德罗海达不过是令姐遗产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她在上百个第一流的公司中都是主要的股东。她拥有钢铁厂和金矿，拥有米查尔有限公司，在悉尼有一幢 10 层的办公楼。这些全都是属于她的。她比澳大利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钱！真可笑，不到四个星期之前，她才刚刚让我与米查尔有限公司的经理们联系，查一查她财产的确切的规模。在她死的时候，她拥有的财产大概在一千三百万镑以上。”

“一千三百万镑!”帕迪就像在谈论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似地说道。他感到十分茫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哈里。我并不想为这种钱财承担责任。”

“这没有什么责任，帕迪！你还不明白吗？钱财是会自己关

照自己的！你根本用不着去下种或收割，只不过雇上几百个人为你照管它就行了。对这份遗嘱起诉吧，帕迪，**求求你**！我会为你聘请国内最好的律师，必要的话，我会为你在枢密院奋斗到底的。”

帕迪突然想到，他的家人一定和他一样关心此事，他便转向了迷惑不解地坐在一条佛罗伦萨大理石凳子上的鲍勃和杰克。“孩子们，你们怎么看？你们想要追回玛丽姑妈的一千三百万镑吗？如果你们想的话，我就打官司，没啥可说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可以住在德罗海达，遗嘱上不是这么说的吗?”鲍勃问道。

哈里答道：“只要你父亲的孙子中有一个人活着，谁也不能把你们从德罗海达赶走。”

“咱们将住在这儿的大宅里，有史密斯太太和姑娘们照顾咱们，还能挣上一笔优厚的工钱。”帕迪说道，好像他宁愿相信坏运气，也很难相信好运气似的。

“那咱们还求什么呢，杰克?”鲍勃问他的弟弟，“你不中意吗?”

“我觉得挺中意。”杰克说道。

拉尔夫神父不停地走动着。他既没有站下来脱掉追思弥撒的法衣，也没有找把椅子坐一坐。他就像一个黑色而又英俊的术士，孤零零地站在屋子后部的阴影中，两手放在黑十字褡下面，脸上十分平静。他那双冷漠的蓝眼睛的深处，有一种恐惧的、令人震惊的怨恨。他所期待的那种暴怒与蔑视的惩罚根本就没发生，帕迪用友善的金盘子把一切都拱手相送了，并且**感谢**他为克利里家解除了一个负担。

“那菲和梅吉的意见呢?”教士严厉地追问着帕迪，“你还没有想到和你家里的女人们商量一下吧?”

“菲?”帕迪焦急地问道。

“随你怎么决定吧，帕迪。我无所谓。”菲答道。

“梅吉呢?”

“我才不想要她的一千三百万镑银币呢。”梅吉说道。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拉尔夫神父。

帕迪向律师转过身去。“那就这样吧，哈里。我们不想对这份遗嘱起诉。让教会把玛丽的钱财拿去吧，欢迎拿去。”

哈里两手一击。“该死的，我讨厌看到你们被欺骗!”

“我为我的命运而感谢玛丽，”帕迪温和地说，“要不是她，我还在新西兰勉强混日子呢。”

当他们走出了会客室时,帕迪在那些群集在会客室门口的、着了迷的送葬者的众目睽睽下,叫住了拉尔夫神父,向他伸出手去。

“神父，别以为我们这方面有任何难以忍受的感情。玛丽一辈子也没让任何人支配过，不管是教士、兄弟、还是丈夫。你把财产从我这里拿走了，她做了她想做的事。你对她太好了，对我们也极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是问心有愧的。这是一种负担。拉尔夫神父几乎举不动步去握那只骨节嶙峋、污迹斑斑的手，但是，红衣主教的头脑占了上风。他热烈地抓住了那只手，脸上含笑，心里极为痛苦。

“谢谢你，帕迪。我会照顾你们，决不会让你们短吃缺用，这一点你尽可放心。”

就在那个星期里，他走了，没有再在德罗海达露面。这几天中，他都在收拾他那简单的行李，并且到这个地区每一个有天主教徒家庭的牧场走了一趟，除了德罗海达。

在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成为克卢尼·达克大主教私人秘书的同时，前任威尔士的教士沃特金·托马斯到任，担任基兰博区的教区教士。但是，拉尔夫神父的工作很轻松，他有两个副秘书。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查看玛丽·卡森拥有些什么，数量有多大，并使之集中于教会利益的支配之下。

第三部

1929—1932

帕迪

8

新的一年是在鲁德纳·胡尼施的安格斯·金恩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除夕宴会中到来的，而往大宅的搬迁依然没有结束。这可不是一件一夜之间就能干完的事，他们忙于打点七年以来积攒下来的什物。菲声称，大宅的客厅至少应该先收拾好。谁也没有着慌，尽管大家都盼望着能搬进去。在某些方面，大宅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它没有电，到处都厚厚地落满了一层苍蝇。但是在夏天，它要比外面凉爽二十来度，因为它有厚厚的石墙，魔鬼桉遮蔽着屋顶。浴室也着实豪华，整个冬天，从隔壁厨房的大火炉后面通过来的管子都能供应热水，而管子中的每一滴水都是雨水。尽管在这座大建筑里有十个小隔间，可以洗盆浴或淋浴，但是大宅中和小一些的房子中都不惜工本地修建了室内盥洗间，其豪华程度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嫉妒的基里居民称之为骄奢淫逸。除了帝国旅馆、两家客栈、天主教神父宅邸和女修道院之外，基兰博地区就只有一些小屋矮棚了。德罗海达庄园不在此列，这多亏了它那为数众多的水箱和屋顶可以收集雨水。规矩是严格的：不允许滥用冲洗水以及大量使用洗羊药水。但是，体会过在地上挖个洞就当厕所用的滋味后，这里的情况就像天堂一样了。

拉尔夫神父在头一年的 12 月初给帕迪寄来了一张 5000 镑的支票。他在信上说，这笔钱是给他们过日子用的。帕迪不知所措地惊叫了一声，把支票递给了菲。

“我怀疑我所有的工作都加到一起是不能挣到这么多钱的。”他说。

“我拿它干什么好呢?”菲问道。她望着那支票，随后抬眼望

着他，“这是钱哪，帕迪！至少这是钱，你明白吗？哦，我不在乎玛丽姑妈的一千三百万镑——这么多钱根本不现实。可这是实实在在的。我拿它干什么好呢?”

“花了它，”帕迪直截了当地说，“给孩子们和你添几件新衣服，好吗？也许，你愿意为大宅买些东西？我实在想不出咱们还需要什么了。”

“我也一样，这不是太愚蠢了吗?”菲从早餐桌旁站了起来，急切地对梅吉招了招手，“来，丫头，咱们到大宅去看看。”

尽管从玛丽·卡森死后那动荡不安的一星期以来，三个月已经过去了，但克利里家的人还没到大宅附近去过呢。不过，这回到那儿去，比以前那种勉勉强强的拜访要好得多。她和梅吉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史密斯太太、明妮和凯特也陪着她们。菲比梅吉要活跃得多。梅吉被她搞糊涂了。她一个劲儿地顾自叨念着，什么这个太糟糕啦，那个让人厌恶透啦。玛丽是不是色盲？难道她根本没有鉴赏力吗？

在会客室里，菲停留的时间最长，非常在行地打量着。这个会客室太大了，有 40 英尺长，20 英尺宽。天花板有 15 英尺高。它的装潢是最好的东西和最糟糕的东西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混合。房间里漆着一层均匀的奶白色，已经有些发黄了，根本不能突出天花板上那豪华的造型图案或墙壁上的雕花镶板。沿着走廊的一侧，一溜儿 40 英尺长都是巨大的落地窗，挂着厚实的棕色丝绒窗帘，深黑的影子投在失去了光泽的、棕色的椅子上。还有两只极漂亮的孔雀蓝的长椅和两只同样漂亮的佛罗伦萨大理石长椅，一个堂皇的带紫粉色纹理的奶白色大理石壁炉。在打磨得亮闪闪的柚木地板上，三块奥巴松地毯铺成了精确的几何图形，天花板上垂下一只 6 英尺高的沃特福德枝形吊灯[①]，周围是一串串的链

① 爱尔兰沃特福德地区所产的吊灯。

子。

“史密斯太太，真得好好夸夸你呀。”菲说道，“这里的装潢糟糕得要命，但是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会给你一些值得照看一下的东西的。没有一样东西能衬托出那些贵重的长椅——简直是丢脸！自从我见到这个房间的那天起，我就想把它好好收拾收拾，好让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要赞不绝口，并且舒服得让人舍不得离开。”

玛丽·卡森的写字台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东西，丑陋不堪。写字台上有一部电话，菲走到了它的面前，轻蔑地用手指轻轻地弹了弹那已经发暗的木头。“我的那张写字台会使这儿显得漂亮的，”她说道，“我要动手安排这个房间，把它收拾完，我才从小河那边搬过来。在这之前我可不来。这样，我们至少有一个大家能聚集在一起却又不感到气闷的地方。”

她的女儿和仆人们站在那里，挤作一小堆不知如何是好。她给哈里·高夫打了个电话。马克·福伊公司委托夜班邮车送来了布样。诺克·柯尔比公司将送来油漆样品，格雷斯兄弟公司将送来墙壁纸样品，悉尼的这种或那种商店将送来为她特别编制的商品目录，吹嘘他们的成套家具陈设。哈里哈哈大笑着，他保证能让家具商们，以及能符合菲那种苛刻要求的油漆工们来一场竞争。克利里太太真是好运气！她要把玛丽·卡森的影子从这幢房子里扫地出门。

电话一挂完，每个人都被指挥着立即去扯掉那些棕色的窗帘。在菲的亲自监督下，这些窗帘被扔到了外面的垃圾堆里。她甚至亲手点火把窗帘统统烧了。

“我们不需要这些窗帘，”她说，“我不打算在基兰博的穷人面前毁掉它们。”

“是的，妈。”梅吉目瞪口呆地说道。

“我们不需要任何窗帘。”菲说道，对公然与时下流行的装饰

品背道而驰没有丝毫的不安。“这些廊子太深了，阳光没法直接照射进来，所以我们干吗要挂窗帘呢？我要让这个房间亮一些。”

所有材料都到了，油漆工和家具商们也来了。梅吉和凯特被分派爬到梯子上，清洗和擦亮顶部的窗子，与此同时，史密斯太太和明妮处理下部的窗子。菲四处走着，用敏锐的眼光查看着一切。

到1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时，会客室全部收拾完毕。这桩新闻当然从电话线里传开去了。克利里太太把德罗海达的会客厅变成了宫殿。在欢迎人们参观大宅的时候，霍普顿太太陪着金太太和奥鲁尔克太太一起去了。这难道不是国内的头等大事吗？

菲一番努力的结果大获成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带浅粉色条纹、上面画着绿叶扶疏的红玫瑰的奶白色奥巴松地毯随意地点缀在光亮如镜的地板四周。墙上和天花板上涂了一层新鲜的乳白色油漆。每一个造型和雕花都涂上了金色，显得十分醒目。镶壁板上那大片的椭圆形平面间隔上覆盖了一层浅黑色的绸子，上面的图案和那三块地毯一样，是一串玫瑰花纹，宛如在乳白色和涂金的环境中挂上了几幅夸张的日本画。那只沃特福德吊灯被放低了，离地板只有六英尺半高，上面数千个小棱晶都擦得雪亮，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彩。吊灯上的黄铜链拴在墙上，不再盘在天花板上。在细长的乳白涂金的桌子上，沃特福德烟灰缸旁立着沃特福德台灯和插着乳白色、粉色玫瑰的沃特福德花瓶。所有那些宽大、舒适的椅子上又罩上了一层乳白色的波纹绸，屋角摆上与椅子配套的小巧的垫脚凳。每个垫脚凳上都铺着令人惬意的粗横棱纹绸。在一个阳光明媚的角落中，放着那架古雅的钢琴，上面有一只插着粉色玫瑰的乳白色大花瓶。壁炉上挂着菲祖母的那张穿着浅粉色、带撑架裙子的肖像。对面的墙上有一幅更大的肖像，是年轻时代的、红头发的玛丽·卡森。她的面部就像年轻时的维多利亚女皇，穿着一件时髦的、带裙撑的黑长裙。

“好啦，”菲说，“现在我们可以从小河这边搬过去了。有空的时候，我会把其它房间收拾好的。哦，有钱，并且花在一个体体面面的家上，不是很好吗?”

在他们搬家前三天，天色很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家禽院里的雄鸡就快活地喔喔高啼。

“可怜的东西，”菲说着，用旧报纸把她的瓷器包了起来，“我不明白它们干吗要乱叫一通。手边连个做早饭的鸡蛋都没有，搬家前男人们都呆在家里吧。梅吉，你得替我到鸡棚里去一趟，我太忙了。”她匆匆地看了看一张发了黄的《悉尼先驱报》，对一幅束腰的紧身衣广告嗤之以鼻。“我不明白，帕迪干吗要让我们订这么多报纸，谁都没时间去看。它们只是被摞起来，用炉子烧都来不及。看看这张吧！比咱们这所房子的租约还旧。唔，至少它们可以用来包东西。”

看到她母亲这么快乐，真是叫人高兴。当梅吉快步走下屋后的台阶，穿过灰飞尘扬的院子时，她想道。尽管每一个人都自然而然地盼望着住进大宅，可是，妈妈却好像更急迫，似乎这样她就能回忆起住高楼大厦的滋味了。她多聪明，鉴赏力多高啊！有许多东西以前谁都不了解其意义，因为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来使它们焕发出异彩。梅吉心中十分激动，爸爸已经被打发到基里的首饰店里去了。他要用 5000 镑中的一部分给妈妈买一串真正的珍珠短项链和一对真正的珍珠耳环，只有这些东西上面才有小钻石呢。他打算趁他们在大宅中吃第一顿饭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送给她。现在，她已经能看到她母亲脸上往日的那种郁闷之色已经不见了。从鲍勃到那对孪生子，孩子们都在急切地等待着这个时刻，因为爸爸已经把那只扁平的大皮盒子给他们看过了。打开那盒子之后，只见黑丝绒的底座上放着那闪着白色乳光的珠子。妈妈的心花怒放深深地感染了他们，就像看到下了一场喜人的透雨一样。直到眼下，他们还不理解这些年来他们所熟悉的她是多

么不幸。

鸡棚很大，里面养着四只公鸡和四十多只母鸡。夜晚，它们栖息在一个破烂不堪的窝里。在细心扫过的地面上，四周有一排装满了稻草的赤黄色板条箱，鸡可以伏在里面。鸡窝的后部高高低低地横着一些栖木。但是在白天，这些母鸡就在一个用铁丝网拦起的大饲养场里四处格格地叫着。当梅吉拉开饲养场的门，挤进去的时候，这些鸡急忙围住了她，以为她是来喂食的。但是，梅吉是晚上喂食的，所以她一边嘲弄着它们这种愚蠢可笑的样子，一边从它们身上迈过，向鸡棚走去。

“真是的，你们这群没出息的鸡!”她一边在鸡棚里翻弄着，一边一本正经地斥责着它们，“你们一共有40只，可是才下了15个蛋！连一顿早饭都不够，更甭说做蛋糕了。嗯，我现在警告你们——要是你们不赶紧干出个样儿来，你们的命运就是上砧板，那东西是专门对付鸡笼里的老爷和太太们的。别跟我伸尾巴，翘脖子，就好像我没把你算在内似的，先生们!”

梅吉用围裙小心翼翼地兜着鸡蛋，唱着歌跑回了厨房。

菲正坐在帕迪的椅子里，读着一张《史密斯周刊》。她脸色发白，嘴唇在颤动着。梅吉能听到男人们在屋里到处走动着，六岁的詹斯和帕西在摇床上笑着，在男人们离家之前，是从来不许他们起床的。

“妈，怎么啦!”梅吉问道。

菲没有回答，只是凝视着前方，上唇周围沁出了一片汗珠，两眼发呆，充满了一种克制的、绝望的痛苦，好像她内心在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不喊出来。

“爸，爸!”梅吉害怕地尖叫着。

她的这种声调把他唤了出来，他还穿着法兰绒内衣呢。鲍勃、杰克、休吉和斯图也跟在他身后出来了。梅吉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着妈妈。

帕迪的心好像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里。他向菲弯下腰去，抓起了她那软弱无力的手腕。“怎么了，亲爱的?”他用一种孩子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温柔的声音说道，然而不管怎么样，他们都知道，他们不在旁边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声音和她说话的。

她似乎还能辨别得出那特殊的声音，这声音足以使她从那令人吃惊的迷离恍惚中缓过劲来。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抬了起来，望着他的脸。这双眼睛和善而又憔悴，再也不显得那样年轻了。

“你看这里。”她指了指报纸下方的一条消息，说道。

斯图尔特刚才已经走到了他母亲的身后，站在那里，两手轻轻地扶在她的肩膀上。帕迪在看那篇文章之前，先看了他儿子一眼。斯图尔特的眼神简直和菲的一模一样。帕迪向他点了点头。曾经让弗兰克感到嫉妒的情形从来没有使斯图尔特萌生过嫉妒，好像他们对菲的爱只能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而不是使他们离心离德。

帕迪缓慢而大声地读着，他的声音越来越凄楚。那小小的标题是：《拳击家被判无期徒刑》。

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克利里，26岁，职业拳击手，因去年7月谋杀32岁的工人伦纳德·艾伯特·卡明，今日于古尔本地区法院被判刑。庭审只进行了10分钟，陪审团便做出了裁决，建议法院给予该犯最严厉的惩罚。贾斯蒂斯·菲茨休—坎尼里先生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一目了然的案件。7月23日，卡明和克利里在海港饭店的公共酒吧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嗣后，古尔本警察局的汤姆·比尔兹莫尔警官由两名警察陪同，于当夜被海港饭店业主詹姆斯·奥格尔维先生唤至该店。在饭店后面的胡同里，警察发现克利里正在击打已失去知觉的卡明的头部。他的拳上沾满了血迹和卡明的一簇簇头发。在被捕时，克利里虽已饮酒，但神智清

醒。他被指控为进行暴力袭击，企图造成人体严重损伤。但是，第二天卡明在古尔本地区医院因脑震荡死亡之后，指控被改为谋杀。

律师阿瑟·怀特先生进行了抗辩，以精神病为理由认为被告无罪，但是四位医学证明人明确声称，根据门纳夫登法律条文，克利里不能被认为患有精神病。在向陪审团的陈诉中，贾斯蒂斯·菲茨休—坎尼里先生告诉他们，不存在着有罪或无罪的问题，裁决是明明白白的犯罪，但是他请求他们认真考虑一下从宽或从严的两种建议，因为他将受他们的意见的支配。在对克利里进行宣判的时候，贾斯蒂斯·菲茨休—坎尼里先生将他的行动称之为“非人的残暴”，并且遗憾地认为，鉴于醉酒引起的未经考虑的犯罪性质，排除了绞刑的处罚。他说，克利里的双手就像真刀真枪一样。克利里被宣判为终生监禁，服苦役。该项宣判由古尔本监狱执行，该狱是为处理强暴囚徒而设计的。当问及犯人是否有什么话要讲的时候，克利里回答说：“千万别告诉我母亲。”

帕迪望了望报纸的上部，看清了日期：1925 年 12 月 6 日。“是三年以前的事了。”他无能为力地说道。

谁都没有答话，也没动一动，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房子的前面，传来了那对双生子欢快的笑声，他们不停嘴地说着，嗓门很高。

“千万——别——告诉我母亲，”菲木然地说道，“而且谁都没有告诉他母亲！啊，上帝！我那可怜的弗兰克！”

帕迪用手背擦去了脸上的泪水，然后在她的面前蹲了下来，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大腿。

“亲爱的菲，把你的东西收拾起来。咱们去找他。”

她刚刚站起来一半，又一屁股坐了下去，煞白的脸上，那双

眼睛呆呆地瞪着，闪着光，就像死了一样，瞳孔很大，闪着一层金色的光。

“我不能去。”她的话中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示。但每个人都感到了她的痛苦。“他看到我会伤心死的。哦，帕迪，那会害死他的！我太了解他了——了解他的傲骨、抱负、想成为重要人物的决心。让他独自承担这羞耻吧，他想要的就是这样。你念念吧。‘千万别告诉我母亲。’我们必须帮助他保守他的秘密。去看他，对他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帕迪依然在啜泣着，但他并不是为弗兰克哭泣，而是为菲脸上消逝了的生气而哭泣，为她那光彩熄灭的眼睛而哭泣。这个约拿[①]，这家伙一直就是这么个角色。这个满腹怨恨、带来毁灭的人，他永远站在他和菲的中间，是把菲从他的心中和他的孩子们的心中拉走的祸根。每次看上去菲的幸福似乎就要来到的时候，弗兰克就把它夺走了。可是，帕迪对菲的爱就像她对弗兰克的爱那样地深沉，那样无法断绝。自从在神父宅邸那个夜晚之后，他再也无法把这小伙子当作代人受过者了。

于是，他说道：“喂，菲，要是你觉得不和他见面为好的话，咱们就不和他见面吧。不过，我倒想知道他是不是安然无恙，能为他做些什么，就为他做些什么。我写信给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叫他照料一下弗兰克，怎么样?”

她的眼睛并没有露出愉快的神色，不过，她的面颊上却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好吧，帕迪，就这样办吧。只是要让他保证不能叫弗兰克知道我们发现了这件事。弗兰克肯定认为我们不知道，他会安心的。”

几天之内，菲恢复了她的活力，对装饰大宅的兴趣使她忙碌着。但是，她的沉默无言又变成了郁郁寡欢，只是倔强不屈的神

①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喻带来不幸的人。

态更少了，表现出一种呆滞的沉静。她好像对大宅最终的外貌如何的关切超过了对她家庭生计的关切。也许，她认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能照顾自己，而史密斯太太和女仆们会照顾他们的物质生活。

然而，发现了弗兰克的困境却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大一些的男孩子们为他们的母亲感到悲伤，整夜辗转，在那可怕的时刻她的那副面容时时映入他们的脑海。他们爱她，前几个星期中她的那种欢快给他们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一线光明，激起了他们想使这光明失而复得的热切愿望。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的父亲是他们的生活赖以转动的枢轴，那么，从那时候起，他们的母亲就与他同等重要了。他们一心一意地关心着她、体贴着她，不管她如何冷淡他们都不计较。不管菲想要什么，从帕迪到斯图，克利里家的男人都戮力同心地使她生活顺心，每个人都要求自己始终不渝地做到这一点。任何人都没有再冲撞过她或叫她伤心。当帕迪把那珍珠首饰送给她的时候，她只是简短而又干巴巴地说了一声谢谢，既没有感到快活，也没有兴趣仔细地看一看。但是，大家都在想着，要不是因为弗兰克的话，她的反映该是多么不同啊。

倘若不是搬进了大宅的话，可怜的梅吉不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因为梅吉还没有被接纳进完全由男人组成的保护妈妈的同盟(也许是考虑到让她加入显得有些勉强)。父亲和哥哥们希望她承担菲显然不愿做的一切事。结果，是史密斯太太和女仆们与梅吉一起分担了这个重负。菲最厌恶的事就是照看那两个最小的儿子。史密斯太太完全挑起了抚养詹斯和帕西的担子，那股热情劲儿没有使梅吉对她感到不安。她觉得，这两个孩子迟早总得托付给这位女管家。这反而使她感到高兴。梅吉也为母亲感到悲伤，但是并不像男人们那样全心全意，因为她的忠心受到了极为痛苦的考验。菲对詹斯和帕西的冷漠，深深地伤害了充满她内心的那

种母爱。她心里想，要是我有了孩子，我决不会偏爱他们中间的一个的。

当然，住在大宅的滋味和以前完全不同。首先，不习惯每个人都有一间卧室。他们根本用不着为里里外外收拾房子的活儿而操心。从洗衣、熨烫到做饭、打扫房间，所有的事情都被明妮、凯特和史密斯太太包下来了，谁要是帮她们一把，她们还感到惊慌失措呢。由于食物充裕，还能挣到一小笔工钱，络绎不绝而来的无业游民都暂时地作为牧场杂工记入了牧场的花名册。他们为庄园劈柴，喂养家禽和猪，挤奶，帮助老汤姆看管那些可爱的花园，干着所有的粗重活儿。

帕迪已经和拉尔夫神父通了信。

“玛丽财产每年的收入大约有 400 万镑，谢天谢地，米查尔公司是一家私人拥有的公司，它的大部分财产都投资在钢铁、造船和采矿工业上，”拉尔夫神父写道，“因此，我所转让给你的，不过是玛丽财产中的沧海一粟，不及德罗海达一年盈利的十分之一，用不着再担心坏年景了。德罗海达牧场盈利甚厚，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永远豁免你上缴的利息。这样，你所得到的钱就完全是你应得的，不会削弱米查尔公司。你得到的是牧场的钱，而不是公司的钱。我只需要你把牧场的账簿保存好，并诚实地记账，等候查账员。”

在帕迪接到那封非同一般的信之后，有一次趁大家都在家时，他在那间美丽的客厅里举行了一次会议。他那罗马式的鼻子上架着那副读书用的钢框眼镜，坐在乳白色的椅子里，把腿舒舒服服地放在与椅子相配套的垫脚凳上，烟斗放在沃特福德烟灰缸中。

“这封信太棒了，”他微笑着，愉快地环视了一下，“我想，我们对此应当向妈妈说声谢谢才是，对吗，小子们?”

“小子们”都咕咕哝哝地表示赞同。菲低下了头，她坐在当

年玛丽·卡森的那把高背椅中，这把椅子现在又罩上了一层乳白色的波纹绸。梅吉的双腿蜷在垫脚凳旁，她把它当作椅子用，两眼没有离开她正在缝补着的袜子。

“唔，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真是宽宏大量，”帕迪接着说道，“他已经在银行里以我的名义存了7000镑，而且给你们每个人都开了一个2000镑的户头。作为牧场经理，每年付我4000镑，作为助理经理，每年付鲍勃3000镑。所有干活儿的孩子——杰克、休吉和斯图——每年付2000镑，小男孩们每人每年可以拿1000镑，直到他们能决定自己想做什么事的年龄。

“在小男孩们长大以后，即使他们不打算在德罗海达干活儿，也将保证他们像德罗海达的整劳动力一样，每个人每年都可以得到一笔进项作为他们的财产。詹斯和帕西到12岁的时候，将送他们到悉尼的里弗缪学院寄宿，用这笔财产作为受教育的开支。

“妈妈自己每年有2000镑，梅吉也一样。家务管理开支保持在5000镑，尽管我不明白为什么神父认为我们管理一幢房子需要这么多钱。他说，这是防备我们万一有比较大的变动时用的。关于史密斯太太、明妮、凯特和汤姆的报酬，我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指示；我得说，这是十分慷慨的。其它的工资开支由我自己决定。但是我作为牧场经理所作的第一个决定是，至少要增加六名牧工，这样德罗海达才能管理得像个样儿。对这么一小群人来说，活计太多了。”关于她姐姐的经营管理，这是他说得最重的一句话。

得到这么多钱，是所有的人闻所未闻的。他们静悄悄地坐在那里，竭力想对他们的好运气习惯起来。

“帕迪，我们连一半都花不掉，”菲说道，“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花掉这笔钱的东西。”

帕迪温和地望着她。“我知道，孩子妈。但是，一想到我们

再也用不着为钱而发愁，不是很好吗?”他清了清嗓子。“现在，我似乎觉得，尤其是妈妈和梅吉将要松闲一些了，”他接着说道，“我对摆弄数字向来不在行，可是妈妈却像个算术老师，会加减乘除。所以，妈妈将要当德罗海达的记账员，而不是由哈里·高夫的事务所充当。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但是，哈里不得不雇佣人来专门管理德罗海达的账目，眼下他正好缺人手，所以，把这件事交还给我们，他是根本不会在意的。其实，提出妈妈可能是个好管账员的正是哈里。他打算特地从基里派个人来教你呢，孩子妈。显然，这是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你得让分类账、现金账和日记账保持平衡，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日志上，等等。够你忙的啦。不过，这工作不会像做饭，洗衣那样让你感到气馁的，对吗?”

话就在梅吉的舌尖上转，她直想喊：我怎么办？洗衣，做饭，我和妈干的一样多啊！

菲竟然露出了笑容，自从看到弗兰克的消息以来，这还是头一遭。“我会喜欢这份工作的，帕迪，我确实愿意干。这会使我感到自己是德罗海达的一部分。”

“鲍勃将会教你开那辆新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因为你得常跑基里，上银行，去见哈里。此外，这对你也有好处，会使你明白，你可以开车去你想去的地方，而用不着让我们跟在你身边了。咱们在这儿太孤陋寡闻了。我总是打算教你们这些女人学开车，可以前没时间。好吗，菲?”

“好，帕迪。”她快活地说道。

“现在，梅吉，我们得安排安排你了。”

梅吉把手中的袜子和针放了下来，抬起头，用一种既是询问又是抱怨的眼光望着她父亲。对他要说什么她已心中有底了：她妈妈忙于账簿，所以，管理房屋和附近的地方就是她的事了。

“我可讨厌你变成像我们认识的一些牧场主的女儿那样游手

好闲，势利眼的小姐，”帕迪微笑着说道，这笑容使他的话丝毫没有蔑视的意思，“所以，小梅吉，我打算让你干一项满时工作的活儿。你将替我们照管内部围场——鲍尔海德、小河、卡森、温尼莫拉和北坦刻。你还得照管家内圈地。你负责那些牧羊马。哪些得去干活儿，哪些得换班休息。当然啦，在羊群集中接羔的时候，我们全都会努力投入工作的，不过我想，其他方面你就得自己去对付了。杰克可以教你使狗和牧羊鞭。你还是个顽皮透顶的姑娘，所以我想，你是宁愿在牧场上干活儿也不愿意围着屋子转的。”他带着比往日更为厚道的微笑，结束了他的话。

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的抱怨和不满飞到九霄云外，他又成了那个爱她，为她着想的爸爸了。她刚才是怎么了，干吗要那样怀疑他呢？她觉得羞愧难当，真想用那根大针刺自己的腿。不过，她太高兴了，没有工夫去转那个自找疼痛的念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不过是为了表示她的自责而产生的一种过激的想法罢了。

她的脸上异彩大放。“啊，爸，我会热爱这个工作的。”

“爸，我呢?”斯图尔特问道。

“女仆们不再需要你在家里转了，所以，你也要出去，再到牧场上去，斯图。”

“好吧，爸。”他渴望地望着菲，但是什么也没说。

菲和梅吉学着驾驶那辆罗尔斯—罗伊斯牌新汽车，这是玛丽·卡森死前一星期买来的。在菲学习管理账簿的同时，梅吉学习使狗。

要不是因为拉尔夫神父总不在身边的话，梅吉一定是个十分幸福的人。骑着马到牧场上去干牧羊人的活儿，这一直就是她朝思暮想的。然而，她的内心依旧在为拉尔夫神父痛苦。回忆起梦境中他的亲吻，是如此珍贵，不由人不千百次地重温着。但是，

回忆无补于现实，它就像是一个徘徊不去的幽灵，现实的感觉是无法用魔法将其召来的。她千方百计地想这样做，但这幽灵却像是一片凄怆、缥缈的行云。

当拉尔夫写信把弗兰克的消息告诉他们时，她以为他会利用这个借口来拜访他们，但这个希望破灭了。关于他到古尔本监狱探望弗兰克的事，他的描述是措词谨慎的，淡化了这件事所带来的痛苦，丝毫也没透露出弗兰克的精神病一直都在恶化着。他徒劳无益地试图以精神病的名义把弗兰克送进莫里塞特精神病院，但是谁也不听他的。因此，他只好简单地凭空编了一段所谓弗兰克服从社会对他的过失所进行的惩罚。并且在加了重点线的段落中告诉帕迪，弗兰克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了解到真相了。他一再向弗兰克保证，这件事是通过悉尼的报纸传进他的耳中的，并且保证永远不让家中知道此事。说完这番话之后，弗兰克的情绪稳定多了。他说，那就这么办吧。

帕迪曾经谈起过要卖掉拉尔夫神父的那匹栗色母马。梅吉把以前她骑着玩的那匹四肢和身体细长的黑色阉马当了牧羊马，因为比起院子里那些性情暴躁的母马或准备阉割的马，它的岁口要小些，性情也要好。牧羊马都十分聪明，但极少有性情温和的。甚至在周围没有未阉雄马的情况下，也无法使它们成为非常温顺的牲口。

“哦，求求你，爹，我也能骑那匹栗色马！”梅吉恳求道，“想想吧，如果他对我们这样好心好意，把他的马卖掉该多糟糕呀。神父会回来看望，会发现我们把他的马卖掉的！”

帕迪若有所思地盯着她。“梅吉，我并不认为神父会回来。”

“可是他或许会来的！你怎么能保证他不来！”

那双和菲十分相似的眼睛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她的感情已经受到了伤害，他不能让自己再去伤害她了，这可怜的小东西。“那好吧，梅吉，我们就留下这匹母马吧。不过要说明白，你轮

流使用这两匹母马，因为我不愿意在德罗海达有膘肥体壮的马，你听见了吗?”

在这之前，她并不愿意使用拉尔夫神父本人的坐骑，但是此后，她改变了做法，厩中的这两头牲口都有机会去消化掉它们吃下的燕麦了。

由于梅吉到牧场上去了，菲几个小时地坐在客厅里的写字台前，也就只好由着史密斯太太，明妮和凯特去宠着那对孪生子了。这两个小家伙过得可美了。他们什么东西都碰，但是由于他们总是那样快乐，兴致勃勃，谁和他们生气都长不了。长期皈依天主教的史密斯太太，夜晚便在她那小屋中怀着感恩至深的心情跪下祈祷，这种感激之情她是秘藏心头的。她自己的孩子罗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使她这么愉快过，而且，许多年来，大宅里没有过一个孩子，它的占有者不许她们和小河那边的牧场工头住宅里的居民厮混在一起。但是，克利里一家人是玛丽·卡森的亲戚，他们来了以后，这里终于有了孩子。尤其是现在，詹斯和帕西将永远住在大宅里了。

冬天干旱，夏天就没有雨水。茂盛的、没膝高的草在炎炎赤日的照射下变成了茶褐色，甚至连叶片心都蔫了。要想放眼瞭望一下牧场，就得眯起眼睛，把帽檐低低地压在前额上。整个草地闪着耀眼的亮光，小旋风匆匆忙忙地掠过闪着微光的、蓝色的蜃景，把枯死的树叶和折断的草叶片从一堆带到另一堆。

啊，太旱了！连树都干枯了。树皮僵硬地从树干上脱落下来，吱吱嘎嘎地裂成碎片。但是羊群还没有饿肚子的危险——草至少可以支持到来年，也许更久——可是，谁也不愿意看到一切都干成这种样子。明年或后年不下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年景能下 10 到 15 英寸的雨水，坏年景降雨少于 5 英寸，也可能滴雨不下。

尽管暑热炎炎，苍蝇如麻，梅吉还是乐意呆在外面的牧场上，骑着那匹栗色牝马在咩咩叫着的羊群后面蹓跶。一群狗躺在地上，伸出舌头，让人误以为它们心不在焉，只要有一只羊窜出紧紧地挤在一起的羊群，离得最近的一条狗便会如离弦之箭一般飞跑过去，用尖利的牙齿咬那不幸的逃跑者。

梅吉策马跑到羊群的前头，打开牧场的大门。在呼吸了几英里的灰尘之后，这种解脱是可喜的。那些得到这个机会在她面前大显身手的狗连咬带赶地把羊群驱过围场大门的时候，她耐心地等待着。把牛聚拢到一起赶走要难得多，因为它们又踢又撞，常常把来不及防备的狗弄死。就是牧工干这个活儿的时候，也得做好费点儿气力和动用鞭子的准备。但是，狗却喜欢赶牛这种富于冒险意味的活儿。不过，赶牛的时候并不需要她，帕迪亲自参与这项工作。

但是，狗一直强烈地吸引着她，它们的聪敏是非同寻常的。大部分德罗海达的狗都是苏格兰种的长毛大牧羊犬，棕褐色的皮毛，爪子、胸脯和眉毛是乳白色的。但是也有昆士兰种的蓝犬，个头儿更大，皮毛是带黑斑的蓝灰色。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长毛大牧羊犬和昆士兰蓝犬的杂种。热天一到，就要对母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配种，使其繁殖、下崽。等到它们断奶、长大之后，便在围场内进行挑选。好的便留下或出售，不好的便打死。

梅吉吹着口哨，把狗唤到她的脚下，在羊群后面把门关上，拨转栗色牝马往家走。附近有一大片树林，都是桉树，桉树属植物和黄杨树，树林的边缘偶或有些柳树。她欣然地骑着马走进树林的荫翳之中，现在可以从容不迫地四下看看了。她快乐地眺望起来。桉树上都是虎皮鹦鹉，它们尖叫着，拙劣地模仿着鸣禽。雀鸟从这一个树枝飞到另一个树枝上；头顶黄绿色的美冠鹦鹉栖息在那里，歪着头，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目送着她；黄鹂鸽在松土中寻觅着蚂蚁，它们那可笑的尾巴上下跳动着；乌鸦永远是那样

让人心烦，使人生悲。它们的叫声在百鸟和鸣中是最令人反感的噪音，毫无乐趣，只让人感到一种凄凉。不知怎的，还使人心寒。这叫声使人联想到腐肉、污物和绿头蝇，根本不能令人联想到金铃鸟的鸣啭，要说像哭声倒是恰如其分。

当然，到处都是苍蝇。梅吉的帽子上戴着面罩，可是，她那裸露的双臂却遭了殃。栗色牝马的尾巴总是挥个不停，它身上的肉也总是抖着、动着。马通过厚厚的皮和毛也能感觉得到灵巧轻盈的苍蝇，这使梅吉惊愕至极。苍蝇是渴饮汗水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使马和人如此苦恼。但是，人决不会任其像在羊身上那样为所欲为的，所以，它们便把羊作为更熟悉的对象了。它们在羊臀部的毛周围下卵，或者哪里的毛又潮又脏，就在哪里下卵。

空气中充满了蜜蜂的喧闹声，四处都是闪闪发光的、急速飞动的蜻蜓，它们在寻找产过卵的阴沟。优美而色彩绚丽的蝴蝶和飞蛾上下翻飞着。梅吉的马蹄踏翻了一根朽木。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朽木的背面，身上直起鸡皮疙瘩。那朽木的背面满是吓人的蛴螬，又白又肥、令人作呕的树木寄生虫和鼻涕虫，大蜈蚣和蜘蛛。兔子从洞中连蹦带跳地窜出来，又闪电般地缩了回去，蹬起一股白色的土烟。随后它们又转身向外张望，鼻子急速地抽动着。再往前些，一只针鼹停止了寻找蚂蚁，在她身边惊惶万状、愕然失措。它飞快地打着洞，几秒钟之内就看不到它那有力的爪子了。它逐渐消失在一根大圆木的下面。在它刨洞的时候，那滑稽的动作引人发笑。它浑身上下的针刺都放倒了，以便能顺利地钻进地下，扬起的土堆成了一堆儿。

她从通往庄园的大路上走出了这片树林。灰尘之中有一片带深灰色斑纹的东西，那是一群胸脯粉红，脊背灰色的鹦鹉在寻找昆虫和蛴螬。不过，当它们听到她走来的时候，一起飞了起来。它们就像是一片铺天盖地的浅洋红色的浪潮，胸脯和翅背在她的头上掠过，不可思议地从一片灰色变成了一片粉红。她想，倘若

明天我不得不离开德罗海达，永远不再回来的话，在梦中我也愿意住在红翅背鹦鹉的扑打声中的德罗海达……干旱一定会愈来愈严重的。袋鼠都跑进来了，愈来愈多……

这里有一大群袋鼠，约摸有两千只。鹦鹉一飞，把它们从平静的凝视中惊起，大跨步地、优美地跳跃着，向远处跑去，其快如飞。在动物中除了鸸鹋，未有能望其项背者，连马都赶不上它们。

每当陶醉于这种粗浅的自然研究时，她总是想起拉尔夫。梅吉私下里从来没有仔细地思量过她对他的那种女学生式的热恋，或直截了当地称之为爱情，就像人们在书中写的那样。她的表现和埃塞尔·德尔的女主角没有什么差别。在他那从事的教士职业和她对于他的希望——使他成为她的丈夫的希望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樊篱，这似乎是不公平的。如果能像爸爸和妈妈那样与他住在一起，他一定会像爸爸对妈妈那样地崇拜她。这一切是如此的顺理成章。梅吉好像从来不觉得妈妈有什么值得父亲那样崇拜，然而他却对她崇拜至极。所以，拉尔夫不久就会明白，和她住在一起比他索居独处要强多了。可是，她还不明白，在任何情况下，拉尔夫神父都不会抛弃他的教士职业。是的，她知道找一个教士作丈夫或情人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她已经习惯于脱离拉尔夫的教职来考虑这个问题了。她那种正规的天主教教育尚未达到讨论教士誓约本质的地步，而她本人并没有信仰宗教的需要，因此，也就谈不上自愿地深入地研究它。梅吉在祈祷中并不能得到满足，她仅仅恪守着天主教的条文而已，因为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将万劫不复地在地狱中受到焚烧。

眼下，在她那白日美梦中，她尽享着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睡觉的无穷乐趣，就像爸和妈那样。这时，与他耳鬓厮磨的想法使她激动不已，在马鞍上不停地胡思乱想起来。她把这种亲近想象成了狂吻，除此之外就想不出别的了。驱策奔驰在围场上根

本无法使她的性教育有所长进，因为远处狗的鼻息声，使一切动物的头脑中都无法产生交配的愿望。其他的牧场也都一样，不加选择的交配是不允许的。当在一个特别的围场中将公羊送到母羊中去的时候，梅吉就会被打发到别的地方去。而看到一只狗趴在另一只狗的背上，那不过就是用她的鞭子抽打一下这对狗，不许它们“闹着玩儿”罢了。

也许人类不具备判断哪样更糟糕的能力：是带着烦躁不安和激动难耐的那种初生乍萌的渴望更糟呢？还是以一种顽强的劲头务求实现其独特愿望更糟呢？可怜的梅吉渴望着她不甚了了的东西。现实中有一种最基本的拉力，不可抗拒地把她往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那里拉。因此，她做梦想着他，如饥似渴地思慕着他，需要他。她感到悲哀，尽管他声称爱她，但是她对他是那样微不足道，他连看都不来看她。

策马而来的帕迪打断了她的思路。和她一样，他也是往庄园那个方向去的。她微笑着，勒住了栗色牝马，等着他赶上来。

“真是意外相逢啊。”帕迪说道，他那匹老花毛马和女儿那匹中年的牝马并辔而行。

“是的，太意外了，”她说道，“旱情是不是还要严重？”

“我想，还要旱。老天爷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袋鼠！除了米尔帕林卡那地方，一定都是旱透了。马丁·金谈起要来一次大会猎，但是我不明白，一队用机关枪的兵怎么能使袋鼠的数目明显地减少。”

他是如此和蔼，如此体贴人、谅解人，如此充满挚爱，而她极少在一个男孩子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和他呆在一起。梅吉还没来得及改变思路，便脱口问了一个拿不准的问题，尽管她内心一直在试图打消着各种疑虑，但是这个问题依然折磨着她，使她苦恼。

“爸，为什么拉尔夫神父不来看咱们呐？”

“他忙着呢，梅吉。”帕迪答道，但是他的声音变得谨慎起来了。

“不过，教士们也有假日，对吗？他以前是那样喜爱德罗海达，我肯定，他是想来这儿度假的。”

“梅吉，从某一方面来讲，教士们是有假日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们永远不离职守。譬如，他们一生中，每天都必须做弥撒，就算独居独处时也不例外。我觉得德·布里克萨特神父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明白，在生活中走回头路是根本办不到的。小梅吉，对他来说，德罗海达已经是有些时过境迁了。假如他回来的话，这里是不会使他得到往日的那种愉快的。”

“你是说，他已经把我们给忘了。”她干巴巴地说道。

“不，实际上并没忘。要是他忘记了的话，他的信不会写得这么勤，也不会打听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他在鞍子里转过身来，蓝色的眼睛中充满了怜悯，“我想，他不再回来是再好不过的，因此我也就没有邀请他，使他动归心。”

“爸！”

帕迪执意要冒一冒风险。“喂，梅吉，你梦想着一个教士是不对的，到了你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了。你的密保得挺不错，我认为其他任何人都不了解你对他的感情。但是，你向我提出疑问来了，对吗？尽管问得不深，但是足以说明问题了。现在听听我的回答吧，你必须停止这种想法，听见了吗？德·布里克萨特神父起过圣誓，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打破这种誓言的意思，而你却误解了他对你的钟爱。他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不过是个小丫头。喂，梅吉，就是到今天他也是这样看待你的。”

她既没答话，脸色也没变。是的，他想道，没错，她真不愧是菲的女儿啊。

过了一会儿，她绷着脸说道：“可是，他可以不再当教士。这就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他讲的话。”

帕迪大惊失色，简直不敢相信这话。尽管他的言语十分激烈，但梅吉相信他的表情比他的言语还要激烈。

“梅吉！哦，仁慈的上帝啊，这是地狱里最糟糕的话！你应该上学才是，孩子，要是玛丽姑妈死得再早些的话，我会及时让你去悉尼，至少让你在那里呆上两三年。可是现在你太大了，对吗？可怜的小梅吉，我可不愿意让他们拿你的年龄开玩笑。”他缓和了一些，接着往下说。他一字一顿地说着，使他的话显得尖锐，极其严厉，尽管他并不打算严厉，只是想彻底消除错觉，“梅吉，德·布里克萨特神父是**教士**。他绝对不能半路还俗，对这一点要放明白。他是诚惶诚恐地立下誓言的，庄严隆重，不可违背。一个人一旦成了教士就不能走回头路了。他在神学院的监督人绝对保证让他在宣誓之前就明了它的内容的。一个立过誓的人非常明确，一旦立誓就再也不能违背它。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已经立过了誓言，他决不会违背的。”他叹了口气。“梅吉，你现在明白了，是吗？从现在开始，你再做德·布里克萨特神父的白日梦就是无法原谅的了。”

他们是从庄园的前面进去的，因为马厩比畜牧围场更近一些。梅吉一句话没说，拨转了栗色牝马向马厩走去，孤零零地把她父亲甩在了后面。有那么一阵工夫，他一直扭头望着她的背影。但是，当她消失在马厩周围的篱笆中之后，他夹了夹花毛马的肋骨，慢慢地遛着马，埋怨着自己，埋怨着刚才他那番话是否有必要。男女之间的事真他妈可恶！似乎大家各有一套标准，而且相去甚远。

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的声音十分冷淡，然而比起他的眼神，这声音就算热情多了。当他说着那些刻板而又严加推敲的词句时，那双眼睛从没有离开过那年轻教士毫无血色的脸庞。

“你的表现尚未达到我主耶稣基督对他的教士的要求。我想，

你对这一点的了解比指责你的我们可能要清楚得多，但是我依然要代表你的主教来指责你。你的主教不仅是你的教会同事，而且是你的上级。你要完全服从他，你的地位不允许你对他的意见或决定讨价还价。

“你真正理解你给自己、给你的教区，尤其是给你声称最挚爱的教廷所带来的耻辱吗？你对贞洁所立下的誓言和你所立下的其他誓言一样庄严，一样具有约束力，违背它是极大的犯罪。当然，你将永远不得再见女人了，但是，在你与诱惑苦斗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因此，我们已经安排你即刻离开，到比特里托利的达尔文教区任职。今晚，你将乘快车前往布里斯班，再乘火车到朗里奇。在朗里奇你将搭乘‘昆塔斯’号飞机赴达尔文。眼下，你的行李正在打包，并且在快车发车之前送上去，因此，你没有必要返回你目前的教区了。

“现在，请你和约翰神父一起到小教堂去祈祷。在上火车之前，你就留在小教堂里。为了使你得到安慰，约翰神父将陪同你一起到达尔文去。你被免职了。”

教会行政机构的教士们是聪明而又清醒的，他们不允许这个宗教道德上的罪人有机会和作为他情人的那个年轻姑娘再进行接触。这已经成为他目前所在教区的丑闻了，他的处境十分糟糕。至于那位姑娘——就让她等待，守望，大惑不解去吧。从现在开始，直到抵达达尔文，他将受到能干的、已得到命令的约翰神父的监视。此后，他从达尔文所寄出的每一封信都将被打开，将不允许他打长途电话。她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去向，他也永远无法通知她。他再也不会得到与其他姑娘交往的机会了。达尔文是个边远的城镇，几乎没有什么女人。他的誓言是绝对的，他永远无法从这些誓言中解脱出来，倘若他过于软弱，无法控制自己，教会就必须对他实行控制。

当拉尔夫神父目送着那年轻教士和他所指派的监护人走出房

间之后，便从写字台旁站了起来，走进了一间内室。克卢尼·达克主教正坐在他通常习惯坐的那把椅子上。与他成直角的地方，默默无言地坐着一位身系紫红色腰带，戴着室内便帽的男人。主教是个身材魁伟的人，一头浓密而漂亮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十分热情。他是个生气勃勃的人，富有强烈的幽默感，极喜欢美食精馔。而他的来访者则恰好相反，长得又矮又瘦，便帽下是一圈稀疏的黑发，黑发下是一张骨瘦如柴的、苦行僧似的脸庞。略带菜色的皮肤上长着一圈络腮胡子，眼睛又大又黑。论年龄，从30岁到50岁，说他多大都行，但实际上他是39岁，比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长3岁。

“请坐，神父，喝杯茶吧，”大主教诚心诚意地说道，“我正想派人去换一壶新茶呢。在解除那年轻人的职务时，你是用适当的劝诫提及他的行为的吗?”

“是的，阁下。”拉尔夫神父简洁地说道。他在茶桌旁的第三把椅子上坐了下来。那桌子上摆着极薄的黄瓜三明治，粉白相间的、小巧精致的加糖霜蛋糕，一套银茶具，以及镀着精致的金叶的艾恩斯里瓷杯。

“亲爱的主教阁下，这种事情真是不幸。但是，就是我们这些给上帝的教士委任圣职的人也是软弱的，也是凡夫俗子。我发现我在内心里深深地为他惋惜。今天晚上，我要为他将来变得更坚强而祈祷。”来访者说道。

他带着明显的外国腔调，声音柔和，在发“S”的时候带着咝咝声。他的国籍是意大利，他的头衔是罗马教廷驻澳大利亚天主教会的教皇使节，他的名字叫维图里奥·斯卡班扎·迪·康提尼-弗契斯。他扮演一个联结澳大利亚僧侣统治集团和梵蒂冈神经中枢的微妙角色，这就意味着，他是世界这一地区中最势高权重的教士。

在得到这项任命之前，他当然是希望去美利坚合众国的，但

是思索再三，他断定到澳大利亚也相当不错。如果不计面积，仅看人口的话，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它也相当笃信天主教。和其它的英语国家不一样，天主教在社会上没有呈颓败之势。对于雄心壮志的政治家、商人或教士来说，这是一个富庶的国度，有力地支持着教廷。用不着害怕他在澳大利亚期间会被罗马遗忘。

使节阁下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人，他那双在茶杯金边上闪动的眼睛并不看克卢尼·达克大主教，而是盯着不久就要成为他的秘书的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达克主教极其喜爱这位教士，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但是使节阁下却不知道**他本人**对这样一个人将喜爱到何种程度。这两个爱尔兰—澳大利亚教士是那样身材高大，比他高得多，他得抬头才能看到他们的脸，这使他甚感不耐烦。德·布里克萨特神父的风度比他的上司更为完美无瑕：灵巧，毫无拘束，毕恭毕敬，但又坦率诚实，充满了幽默感。他怎样才能适应为一位完全不一样的主人工作呢？从意大利的教会人员中任命使节是通常的惯例，但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对梵蒂冈兴趣甚大。由于他本人十分富有，不仅使他声名卓著（与一般的见解相反，他的上司既没有被授权从他那里拿到钱，他也不自愿交出这笔钱），而且他单枪匹马地为自己在教廷里挣得了锦绣前程。因此，梵蒂冈决定，使节大人要任命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为他的秘书，悉心考察这个年轻人，并确切判定他的为人。

总有一天教皇将不得不给澳大利亚一顶红衣主教的四角帽作为酬劳的，但是这事还不一定。因此，责成他在德·布里克萨特这样年纪的教士中进行考察，而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在这些人中显然是名列前茅的候选人。事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让德·布里克萨特神父的勇气在一位意大利人面前接受一会儿考验吧。这也许很有意思。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的个子不能再矮一点儿？

拉尔夫神父文质彬彬地啜着茶，显得异乎寻常地沉默。使节阁下注意到他只吃了一小角三明治，对其它那些精肴美馔连碰都没碰，但是他却干渴难当地喝了四杯茶，既没加糖，也没加牛奶。唔，这正如他的报告中说到的：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这位教士饮食有度，唯一的弱点是他拥有一辆豪华的汽车（而且其速如飞）。

“神父，你的名字是法国人的名字，”使节阁下温和地说道，“可是，我却听说你是爱尔兰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么说，你的家族是法国人喽？”

拉尔夫神父微笑着摇了摇头。“大人，这是诺曼底人[①] 的姓氏，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受人尊敬的姓氏。我是拉诺夫·德·布里克萨特的一支后裔子孙，他是征服者威廉[②] 朝中的一位男爵。1066年，他随同威廉入侵英国，他的一个儿子在英国取得了封地，这个家族在诺曼底国王统治下的英国兴旺发达起来了。后来，在亨利四世时代[③]，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渡过了爱尔兰海，在爱尔兰岛上的英国领土上定居下来。当亨利八世[④] 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的权力控制时，我们保持着对威廉的忠诚，这就是说，我们感到我们应该首先效忠于罗马，而不是伦敦。但是，在克伦威尔[⑤] 的共和政体时期[⑥]，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土地和封号，我们的这些领地和封号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查理[⑦] 使英国人特别愿意以取得爱尔兰人的土地作为奖赏。你知道，爱尔兰人恨英国

① 10世纪定居在法国塞纳河口，接受了法国文化的一支诺曼人及其后裔。

② 指英王威廉一世。

③ 亨利四世（1367—1413），英国国王，在位时间为1399至1413。

④ 亨利八世（1491—1547），英国国王，在位时间为1509至1547。

⑤ 奥里佛·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

⑥ 指1649年克伦威尔处死英王查理一世至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这一段时期的共和政体。

⑦ 指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英国国王。

人不是没有缘由的。

“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下降为卑微之人了，可我们依然忠于教廷，忠于罗马。我哥哥在米思郡[①] 有一个兴旺的种马饲养场，希望养一匹能在德拜赛马会[②] 和利物浦障碍赛马会上夺标的马。我是次子，而只要次子希望能在教会里供职的话，便进入教会，这一直是我们家族的传统。你知道，我对自己的姓氏和血统是极其自豪的。德·布里克萨特家族已经有 150 年的历史了。”

啊，好极了！一个古老的贵族姓氏，一份备尝颠沛和迫害之苦而依然保持忠诚的、无可指责的履历。

“那拉尔夫是怎么回事?”

“是拉诺夫的一种缩写，大人。”

“明白了。”

“神父，我会十分怀念你的。”克卢尼·达克主教说道。他在半张烤饼上涂上果酱和掼奶油，一下子就囫囵吞枣地塞进了嘴里。

拉尔夫神父冲他笑着。“阁下，您真让我进退两难了！在这里，我坐在我们的主人和新主人之间，要是我的回答使一个人感到愉快的话，另外一个人就会感到沮丧。但是，我是否可以这样讲，在我切盼为这位大人服务的同时，我也对另一位大人恋恋不舍。”

这话讲得很得体，是一种外交式的回答。康提尼—弗契斯主教开始认为，有这样一位秘书，也许会干得不错。但是，瞧他那副英俊的容貌，那令人惊奇的面色，那健美的身体。他过于漂亮了。

拉尔夫神父又归于沉默了，视而不见地盯着茶桌。他正在人

① 在爱尔兰岛。

② 每年在英国埃普索姆举行的赛马会。

神地想着他刚刚处分过的那个年轻教士。当那教士明白他们不会让他去和他的姑娘道个别的时候，他的眼神是非常痛苦的。亲爱的上帝啊，倘若这是他，而那姑娘是梅吉，又该怎么样呢？要是一个人言行谨慎的话，可以短时间地侥幸逃脱惩罚。要是一个人能限制女人只在一年一度的假日里才见面，以避开教区居民的耳目，那就可以永远不受惩罚。但是，碰上了一个狂热的女人，人们总会发觉的。

有那么几次，只是由于他在小教堂那大理石地面上跪得太久，肉体的痛苦使他行动艰难，才阻止了他去赶下一班返回基里和德罗海达的火车的。他曾经对自己说过，他完全是孤独的受害者，他怀念在德罗海达体味到的人类之爱。他告诉过自己，在他屈服于瞬间的软弱，并且轻轻地抚摸过梅吉的后背之后，什么也没有改变。他对梅吉的爱依然停留在喜欢和赏心悦目的范围之内，还没有到使人烦躁不安的地步，憧憬也没有使整个身心发生紊乱。因为他不能承认有任何事情发生了变化。在自己的心中他把梅吉当作一个小姑娘，排除任何可能与此相反的幻想。

他想错了。痛苦并没有渐渐消失，似乎愈来愈厉害，并且来得更无情、更不祥。以前，他的孤独感只是一种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东西，根本谈不上在他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弥补这孤独感。但是现在，这孤独之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梅吉。梅吉，梅吉，梅吉……

他从沉思冥想中清醒了过来，发现迪·康提尼—弗契斯主教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望着他，比起现在的主人那双生气勃勃的圆眼睛，这双洞察一切的又大又黑的眼睛要危险得多。拉尔夫神父机智有余，没有不自然地装出自己没走过神的样子。他用同样敏锐的眼光望了他将来的主人一眼，随后淡淡一笑，耸了耸肩头，好像是在说：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偶或想一想并非大过。

“告诉我，神父，经济形势的突然不景气影响到你所掌管的

财务了吗?”这位意大利高级教士圆滑地问道。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值得忧虑的事，阁下。市场的涨落不会轻而易举地影响到米查尔公司的。我能够想象得到，那些财产投资不如卡森夫人谨慎的人就是丧失了其大部分利益的人。当然，德罗海达牧场的情况也不很好，羊毛的价格看跌。但是，卡森太太在把她的钱投资到农业方面是非常谨慎的，她宁愿把钱投资到可靠的金属工业方面。尽管依我之见，这是一个购置土地的良机，但我们不仅要购置农村的牧场，而且也要在主要城市购置房屋和建筑。价格低得可笑，但不会永远这么低的。倘若我们现在购进的话，我看不出在这几年里不动产方面会有什么损失。经济萧条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有理。”使节阁下说道。如此看来，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不仅是个相当不错的外交家，而且也是个相当不错的商人哩！真的，罗马对他垂青是不错的。

9

但是，就在1930年，德罗海达尝到了经济萧条的滋味。全澳大利亚的男人都出门找工作。在无工可做的时候，那些无力偿付租金的人都在徒劳无益地找寻着工作。人们纷纷抛儿弃女，自顾自了。那些住在地方自治地上的小棚屋里的妻儿老小排着大队领取施舍，那些当父亲的、做丈夫的出门四处流浪去了。男人在启程之前，将他的基本必需品打在毯子里，用皮条拴好，背在后背上，希望他所经过的牧场即使不能雇佣他，至少能搞到点儿饱口的吃食。他们背着包袱卷，从人们常来常往的道路上穿过内地，在悉尼市过夜。

食物的价格很低，帕迪把德罗海达的食品室和仓库都装了个满满登登的。每个人到了德罗海达之后，都能把自己的旅行食品袋塞满。奇怪的是，纷至沓来的流浪者们总是不断地变化着。他们一旦用热气腾腾的好肉填饱肚子，并装满了路上用的口粮以后，并没有恋栈不去的意思，而是四处云游，寻求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东西。无论如何，不是每个地方都像德罗海达这样乐善好施，这里的人只是对这些赶路的人何以没有留下来的意思而感到大惑不解。也许是因为无家无业、无处可去而产生的厌倦和漫无目的，才使他们不停地漂泊吧。大部分人都挣扎着活下去，一些人倒下去死了，要是乌鸦和野猪还没有把他们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人们便将他们掩埋掉。内地是一片广袤无垠而又荒无人烟的地方。

斯图尔特又被无限期地留在家里了，离厨房门不远的地方总是倚着一支猎枪。好的牧工很容易雇到，帕迪那本花名册表明，破旧的新牧工工棚里住进了九个单身汉，因此，斯图尔特可以从围场上腾出手来。菲无法保管那些到处乱放的现款，为了安全起见，她便让斯图尔特在小教堂的祭坛后面做了一个暗柜。流浪者中坏人很少。坏人宁愿呆在大城市和乡间大镇。对于坏人来说，赶路的生活太纯洁、太寂寞，缺少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而，帕迪不想让他家里的女人冒险，这是谁都不会抱怨的。德罗海达声名遐迩，对路上那些少数不逞之徒是很有诱惑力的。

那年冬季风暴十分厉害，有些是干风暴，有些是湿风暴。接踵而至的春夏两季，雨量十分丰沛，德罗海达的草场上的草长得比往年都要茂盛，都要深。

詹斯和帕西正在史密斯太太的厨房的桌子上刻苦地学习着相应的课程，眼下，他们在热热闹闹地说着当他们到将要寄宿的里弗缪学院时，会是个什么样子。不过，这种谈话会使史密斯太太大冒其火，他们已经学会了在她能听得到的地方不说离开德罗海

达的话。

天又旱了起来。在无雨的夏天里，没膝深的草全都干了，被炙烤得打了卷儿，发着银白的光。由于在这片黑壤平原上生活了十年，他们对这种反反复复忽干忽涝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男人们只是耸耸肩膀，四处走动着，就好像它不过是一件总要发生的事情一样。真的，这里主要的营生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好年景和下一个好年景之间设法生存下来，不管它将是什么样的气候。谁也无法预言雨水之事。布里斯班有个叫因尼格·琼斯的男人，在长期天气预报方面还算有两下子，他运用的是太阳黑子活动的新方法。可是，一来到黑壤平原，他的话便没人信了。让悉尼和墨尔本的小姑娘们毕恭毕敬地听他的天气预报吧，黑壤平原的人们是死抱着他们那种深入骨髓的陈腐观念不放的。

1932年的冬天，又刮起了干风暴，而且天气奇寒，可是茂盛的草地上的尘土却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苍蝇也不像往常那样多得数不胜数了。这对那些生气勃勃的、悲惨地被剪去了毛的绵羊可不是什么好事。住在一幢不甚豪华的木房中的多米尼克·奥鲁尔克太太很喜欢延纳来自悉尼的来访者。她的旅游日程中最精彩的项目之一就是拜访德罗海达庄园，向她的来访者表明，即使是远在这块黑壤平原上，有些人也在过着一种高雅的生活。话题总是要转到那些清瘦的、像落汤鸡似的绵羊身上。冬天，羊群被剪去五六英寸的羊毛，炎热的夏季一到便会长出来。但是，正如帕迪非常郑重地向一位这样的来访者所说的，这样有助于得到质地更好的羊毛。重要的是羊毛，而不是羊。在他发表了这番议论之后不久，《悉尼先驱晨报》发表了一封来信，要求敦促议会立法以结束其所谓“牧场主的残酷”。可怜的奥鲁尔克太太吓坏了，可是帕迪却笑得肚子发疼。

“这个蠢家伙还从来没有见过牧工划破羊肚子，用一根打包用的针缝起来的事哩，”他安慰着惶惶不安的奥鲁尔克太太，“这

不值得烦恼，多米尼克太太。他们住在城里，不知道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可以不惜花费地宠着他们的牲口，就像宠孩子似的。一离开城市可就不一样啦。在这儿，你从来没见过一个需要帮助的男人、女人或小孩会被置之不顾，可是在城里，同样是这些娇宠爱畜的人却对一个人求助的哭喊不闻不问。”

菲抬起头来。“他说得对，多米尼克太太，”她说道，“不管是什么东西，一多就不值钱了。这里羊多，城里人多。”

8月的一天，当一场大风暴平地而起的时候，只有帕迪一个人远在野外。他翻身下马，把那牲口紧紧地拴在树上，自己坐在一棵芸香树下，等待着暴风过去。五条狗都在他的旁边挤作一堆，浑身在发抖，而他本打算转移到另一个围场去的绵羊却心惊肉跳地、仨一群俩一伙地四散逃开了。风暴来得十分可怕，它积蓄着猛烈异常的力量，直到大旋风的中心逼到头上才开始发威。帕迪用手指堵住了耳朵，紧闭着双眼，默默地祈祷着。

在他坐着的地方，脱落的芸香树叶在上旋的狂风中不停地簌簌作响，不远的地方有堆死树桩和圆木，周围长着很深的草。在这堆发白的、枝枝杈杈的东西中间有一棵粗大的枯桉树，裸露的树干高耸40英尺，直指漆黑的云团，尖而参差不齐的顶端又细又长。

漫天乱闪的蓝色闪电极明亮耀眼，透过帕迪紧闭的眼皮灼疼了他的眼睛，使他倏地跳了起来，紧接又像个小玩偶似地被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倒在地上。他抬起脸来，看见最后一下壮观的闪电在那棵枯桉树的顶端四周跳闪着，发出耀眼的蓝紫色的光晕。随后，还没容他明白出了什么事，所有的东西刹那间都被烧着了。那些腐朽之物的组织中，最后一滴水分早已被蒸发殆尽，四处蔓生的草非常深，干得像纸。大地就像是给天空一种挑战的答复，那棵大树的顶端吐出长长的火焰。与此同时，它四周的圆木

和树桩也烧了起来。围绕着这个中心，一圈大火在旋风中向外席卷而去，一圈一圈地扩展着，扩展着，扩展着。帕迪连走到他的马前的时间都没有了。

被烤干的芸香树也燃着了，它那湿嫩的树心往外渗着树胶。帕迪放眼看去，四下都是厚厚的火墙。树林在熊熊地燃烧着，他脚下的草也呼呼作响，冒起了火苗。他听见自己的马在嘶叫着，这叫声使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他可不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可怜的畜生拴在那里，孤弱无助地被活活烧死。一条狗狂嗥了起来，这狂嗥声变成了像人一样的痛苦的尖叫。有那么一会儿，它狂窜乱跳着，就像一个跳动着的火把，随后，慢慢地倒在了火焰熊熊的草地上。其他那些惨叫着四散逃去的狗被飞速蔓延的火吞没了，大火乘风，比任何长眼生翅的东西都要快。当他正站在那里盘算哪条路离他的马最近的时候，席卷而来的大火刹那间就把他的头发烧焦了。他低头一看，只见脚下一大片美冠鹦鹉被烤得吱吱作响。

帕迪蓦地醒悟到，这就是末日了。在这个地狱里，他和他的马都没有出路。甚至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身后的那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已经是四面大火了，桉树在噼噼啪啪地爆着。帕迪胳臂上的皮肤已经在皱缩、变黑，头上的头发终于在其他更明亮的东西之下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样的死法是难以形容的，因为火是从外往里烧的。最后死去的是大脑和心脏，它们终将会被烧得失去作用的。衣服冒火的帕迪在这片火的大屠杀中跳着，不停地尖叫着，而那可怕的声声惨号都是在呼唤着他妻子的名字。

其他的男人都赶在风暴之前回到了德罗海达庄园，将马放进了牲畜围场。有人向大宅走去，有人向牧工工棚走去。在菲的那间灯火通明的客厅里，木柴在乳白和粉红相间的大理石壁炉里烧得啪啪作响。克利里家的小伙子们都坐在那里，侧耳倾听着风暴。这些天来，谁都不敢冒险到外面去看一看。壁炉里燃烧着的

桉木散发着好闻的辛辣味儿，午茶推车里堆满了蛋糕和三明治，十分诱人。谁都不指望帕迪能回来吃茶点了。

大约4点钟的时候，云层向东方滚滚而去，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尽管德罗海达的每座建筑物上都装了避雷针，可不知怎的，每逢干风暴来临，谁也无法泰然处之。杰克和鲍勃站了起来，说是到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但实际上是想去松弛一下压抑的神经。

“看！”杰克指着西边说道。

围绕着家内圈地的树林上正在升起一大股青铜色的浓烟，它的上缘被扯成了横向的烟带。

“耶稣呀！”杰克喊道。他跑进了屋里，直奔电话机。

“起火了，起火了！”他冲着话筒喊道。仍然留在房间里的人转过身来，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他随后又跑到外面观望去了。“德罗海达起火啦，火势很大！”接着，他便挂断了电话。这就是他需要向基里交换台，和沿线那些电话铃一响就习惯地抓起来听的人说的话。尽管从克利里家到德罗海达以来，基里地区从未发生过大火灾，但是，这种例行做法他们还是知道的。

小伙子们分头去骑马，牧工们从牧工棚里挤了出来。与此同时，史密斯太太打开了一间仓库，搬出了十几条麻袋。烟是在西边，而风正在从那个方向吹来，这就意味着，火将会向庄园推进。菲脱下长裙，穿上了帕迪的马裤，随后和梅吉一起向马厩跑去。现在需要每一双能搬动麻袋的手。

在厨房里，史密斯太太把炉膛里的火拨旺，女仆们动手从天花板的钩子上取下大罐子。

“亏得我们昨天杀了一条小公牛，”女管家说道，“明妮，这儿是酒库的钥匙。把我们所有的啤酒和兰姆酒都取来，然后，在我炖牛肉的时候，你们动手做饮料面包。要快，**快**！”

由于起了风暴而惶惶不安的马已经闻到了烟味，很难上鞍。

菲和梅吉骑上了那两匹又踢又蹬、难以驾驭的良种马，从马厩里来到了院子中，以便更好地控制住它们。当梅吉全力对付那匹栗色牝马的时候，从基里方向的路上两个流浪汉脚步沉重地赶来了。

“起火了，太太们，起火了！还有两匹多余的马吗？给我们几条袋子。”

“顺那条路到畜牧围场去。老天爷呀，我希望你们谁也别在那边被火烧着！”梅吉说道，她还不知道她父亲在那儿呢。

那两个人急忙从史密斯太太那儿抓来了几条麻袋和水袋，鲍勃和男人们已经走了有五分钟了。那两个流浪汉尾追而去，菲和梅吉是最后离开的。她们飞马向小河驰去，越过了小河，消失在冒烟的方向。

她们的后面是园丁汤姆，他用钻井泵灌满了那辆大水车，然后发动了引擎。由于老天没有下大雨，没有足够的水去扑灭这场大火，但是，他需要使那些麻袋保持濡湿，人们正在挥动着那些麻袋。当他挂着低档把卡车开到远处小河的岸边时，便踩住了闸，回头望了一会儿那人去屋空的牧工工头住宅。远处还有两座空房子，这里是庄园最薄弱的部分，这里是易燃物能接近小河远处那片树林的唯一的地方。老汤姆向西边望去，摇了摇头，突然下定了决心。他设法将卡车倒过小河，掉头来到了附近的岸上。他们根本无法阻止围场那边的火势，他们不得不退回来。他来到了紧挨着他曾经住过的牧场工头住宅的冲沟顶上，将水管和水箱接了起来，开始用水冲淋着这些建筑。接着，他又越过工头住宅向旁边的两座小一些的房子走去，也把它们浇湿了。这是他最能帮得上忙的地方，让这三座房子湿透，这样就不会起火了。

在菲和梅吉并辔而驰的时候，不祥的烟云在西边升起，随风扑来愈来愈浓的燃烧气味。天色渐暗，越来越多的野兽从西边逃窜过来，有袋鼠、野猪、发抖的绵羊和牛、鹌鹑、大蜥蜴以及成

百上千的兔子。当她策马从鲍尔海德进入比拉—比拉的时候，发现鲍勃把围场的门全都敞开了——德罗海达的每一个围场都有名称。绵羊竟会如此愚蠢，它们会慌里慌张地跑进一片围篱，站在离敞开的大门不远的篱脚下，可是却根本看不到大门。

人们到达火场时，大火已经向前推进了 10 英里，并且还在向两侧蔓延，每一秒钟大火都在向前延伸着。又长又深的草和疾风使大火从一片树林跃向另一片树林。她们骑在惊惶万状、被嚼子勒疼的马身上，无可奈何地望着西边。想在这边拦住火是办不到的，一支军队也休想在这里拦住。他们不得不撤回庄园去，保卫庄园，倘若办得到的话。火的前缘已经有五英里宽了，假若他们不催逼疲惫的坐骑的话，大火也会赶上他们，并且超过他们的。这情形对绵羊来说是太糟糕了，但是却无计可施。

当他们马蹄嗒嗒地从可涉水而过的地方穿过那浅浅的水流时，老汤姆仍在小河旁冲淋着房屋。

“好汉子，汤姆!”鲍勃喊道，“浇下去，让它们湿透为止，这样就能坚持很长时间了，听见了吗？你不是个莽撞地逞英雄的人，比有些榆木脑袋的人强得多。”

庄园的院子里停满了小汽车，从基里而来的道路上还有更多的汽车大灯在跳动着，闪着耀眼的光。当鲍勃拨马走进牲畜围场的时候，一大群人正站在那里等着他们。

“火大吗，鲍勃?”马丁·金问道。

“我想，火势太大了，没法救了，”鲍勃绝望地说道，“我估计火大约有五英里宽。风这么大，火延伸的速度几乎像飞跑的马那么快。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把这座庄园救下来，不过我想，霍里应该准备保卫他的地方去了。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扑灭这场大火。”

“唔，这样一场大火，我们已经晚了。上一次大火是在 1919 年。我将组织一批人到比尔—比尔去，不过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多

了，而且还要来更多的人呢。基里可以动员差不多 500 人来救火。谢天谢地，幸亏我在德罗海达的西边，我能讲的就是这些。”

鲍勃咧嘴一笑。“你真是个狠心的安慰者，马丁。”

马丁环视了一下。“鲍勃，你父亲在哪儿呢?”

“像你的布格拉牧场一样，在大火的西边。他到芸香树林那边，去把一些要生羔的母羊赶到一起。我估计，芸香树林离起火的地方至少还要往西五英里。”

“没有其他人让你担忧的吧?”

“谢天谢地，今天还没有。”

梅吉走进房子的时候，她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像是一场战争：有指挥的迅速行动，必须关心食物和饮料，保持力量和勇气。灾难的威胁迫在眉睫。其他人来到之后，便加入了已经在家内圈地中的人群，那些人正在放倒紧挨着小河岸边的零星树木，清除四周长得过长的草。梅吉回忆起她头一次到德罗海达的时候曾经想过，家内圈地以前一定优美得多。相比之下，它周围的树木显得葱茏蓊郁，而它却光秃秃的，十分凄凉。现在，她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家内圈地无非是一个巨大的圆形防火场。

每个人都在谈着七十余年来基里地区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火灾。真是太奇怪了，在长期干旱期间，火灾从来没有形成主要的威胁，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的草可以使火势向远处蔓延。有几次火灾和这回一样，伏雨过后一两年，草长得很深，茂茂盛盛地成了引火场，于是基里就有大火灾发生了。有时候，这样的火灾会失去控制，直烧数百英里。

马丁·金指挥着 300 个留下的男人保护德罗海达。他是这个地区年长的牧场主，与火灾搏斗了 50 年。

“我在布格拉有 15 万公顷的地。”他说，“1905 年，我那地方的羊和树损失殆尽。我用了 15 年才恢复起来，有那么一阵工夫，我以为我恢复不起来了，因为那年头羊毛和牛肉都卖不出好价

钱。”

风依然在号叫着，到处都可以闻到燃烧的气味。夜幕已经降临，可是，西边的天空被那可怕的火光照得通亮，低垂的烟开始呛得他们咳嗽了。没过多久，他们便看到了火的前缘，巨大的火舌在跳动着，扭曲着，腾起100码高，变成了浓烟，呼呼的声音就像足球场中观众那过分兴奋的狂喊声，震耳欲聋。围绕着家内围场那片树林的西边已经起火，变成了一堵厚厚的火墙。当梅吉呆若木鸡地在庄园的走廊下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大火映出了人们那渺小的身影，跳来跳去，就像是地狱中那些极其痛苦的灵魂。

“梅吉，你能进来一下，把这些盘子归置到餐具橱里吗？姑娘！你知道，咱们可不是在野餐呐！”传来了妈妈的声音。她勉勉强强地转身走了过去。

两个小时之后，第一批换下来的、筋疲力尽的人摇摇晃晃地来了，急不可耐地吃着、喝着，恢复一下耗尽的体力，再回去接着搏斗。牧场的女人们为此吃力地干着活儿，以保证充分供应炖肉、饮料、面包、茶、兰姆酒和啤酒，即使供300人吃也绰绰有余。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干着最适合于他或她干的工作。也就是说，女人要做出饭来，以保证男人们体力充沛。一箱一箱的酒被喝完了，又代之以新的箱子。男人们被烟灰弄得浑身漆黑，被疲劳弄得摇摇晃晃。他们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大块大块地往嘴里塞着面包。肉一炖好，便狼吞虎咽地吃下满满一大盘，将最后一大杯兰姆酒一饮而尽，便又返回火场去了。

在厨房里跑来跑去的梅吉惊惶恐惧地望着那片大火。火本身有一种超乎世间万物之美的壮观，因为它是一种来自天上的东西，一种无情地来自遥远的日光的东西，一种来自上帝和魔鬼的东西。火的前部已经迅速地推进到了东边，现在，他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梅吉什么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在这场范围难定的大燔

烧的前缘所过之处，什么东西都休想存活。黑、橙、红、白、黄，搅成了一团。一棵大树的黑色侧影四周镶上了一层橙色的外壳，缓缓地燃着，闪着刺眼的白光。红色的余烬就像嬉戏的幽灵一样在上空飘动着，旋转着。烧空了心的树木呈现出黄色，跳动着。一棵桉树就像爆裂了似的，令人目眩的深红色的树皮纷纷如雨下。突然从某个直到现在才烧着的东西上蹿起了橙黄和白色相混的火舌，它终于顶不住这场大火了。哦，是啊，在茫茫夜色中这景色实在壮美，她会一辈子记住这场面的。

风速突然加大，迫使女人们都顺着紫藤枝爬上了覆盖着麻袋的银色铁皮的房顶，因为男人全到外面的牲畜围场上去了。尽管她们已经用湿麻袋武装了起来，可她们的手和膝盖还是隔着麻袋被烧伤了。她们在炙人的房顶上打扫着余烬，深怕铁屋顶抵不住上面灰烬的积层而坍塌下来，冒着火苗的碎片会落在下面的木桩上。但是，最可怕的火势已经东移 10 英里，向比尔—比尔去了。

德罗海达庄园离这片产业的东界只有三英里，离基里最近。比尔—比尔与这片产业搭界，再往东是奈仁甘。当风速从每小时 40 英里增加到 60 英里的时候，所有这个地区的人们都明白，除非下一场雨，否则无法阻止这场大火继续烧上几个星期，使方圆数百英里的第一流土地变成一片焦土。

在这场大火中，小河边的房子被烧得最惨，尽管汤姆把他的水罐车灌满，去浇，再灌满，再去浇。可是眼下风速增加了，房子烧了起来。汤姆退到了卡车中，哭泣着。

“你最好跪倒在地，求求上帝，当大火的前缘在我们的西边时，风力不要加大了，”马丁·金说道，“要是风再大的话，不仅庄园要完蛋，咱们也得玩完啦。耶稣啊，我希望比尔—比尔别出什么事！”

菲递给他一大杯没掺水的兰姆酒。尽管他不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却在搏斗着，情况需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并且以主人般的风

度指挥着一切行动。

“真是太傻了，”她对他说道，“在一切都似乎要烧起来的时候，我却在不断地惦念着一些奇怪的东西。我并没有想到死，没有想到孩子，或想到这座华丽的房子将毁于一旦。我想到的不过就是我的针线篮，我那干了一半的编织活儿，还有几年前弗兰克给我做的那些心形的蛋糕盘。失去了这些东西我怎么能活下去呢？你知道，所有这些小东西都是些不可替代的、商店里买不到的东西。”

“实际上，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想的。头脑的反应很有意思，对吗？我记得，那还是 1905 年的事了，我就像发疯了似地高声喊叫着，跟在我妻子的后面逃回了家，可她却只是抓起了一只绷着一小块绣花活儿的绷子。”马丁·金咧嘴一笑，“虽然我们的房子完蛋了，可我们却及时逃了出来。当我建成了一个新家以后，她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她那块绣花活儿完成。那是一块老式的刺绣品，你是了解我说的这种东西的。那上面绣着：‘故乡啊，可爱的故乡。’”他放下了那只空杯子，摇了摇头，对女人不可思议的行为大不以为然。“我得走了。加里兹·戴维斯需要我们到奈仁甘去。如果我没猜错，安格斯的鲁德纳·胡尼施也会需要帮助的。”

菲的脸变白了。“啊，马丁，烧到那么远了吗？”

“已经传话了，菲。布鲁和伯克正在集中人马。”

大火又往东横冲直撞地蔓延了三天，其前缘在不断地加宽着。随后，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几乎连续下了四天，浇灭了每一块火炭。可是，大火已经横扫了数百英里，从德罗海达的中部向东，直到基兰博边界地区的最后一片产业鲁德纳·胡尼施，在这片地区之间烧出了一道宽 20 英里的黑色焦土地带。

直到开始降雨之前，谁都没指望能接到有关帕迪的消息，因

为他们以为他安然无恙、远远地呆在燃烧带的另一边，被地上的热气和依然在燃烧的树林隔开了。大火并没有使电话线受到损伤，鲍勃以为他们会接到马丁·金的电话，因为顺理成章的推论是，帕迪会努力西去，到布格拉庄园避难的。可是，在雨下过六个小时以后，依然没有他的消息，他们就开始着急了。四天以来，他们一直心安理得，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焦急的理由，以为他不过就是被隔开了，并且决定等待。与其到布格拉去找他，倒不如等他自己回家。

“现在他该回来了呀。”鲍勃说道。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其他人都望着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雨使空气变得阴冷，大理石炉膛里又烧起了熊熊的火。

“鲍勃，你怎么想?”杰克问道。

“我认为，该到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了。他也许受了伤，或者在徒步行走，得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家。也许他的马被吓坏了，把他抛了下来，躺在什么地方动不了了。他只带着隔夜粮，尽管他还不至于饿死，可是那些食物支持四天，无论如何也不够。眼下最好是不要制造大惊小怪的气氛，这样我就用不着把奈仁甘的人叫回来了。但是，假如我们在天黑之前找不到他的话，我就骑马到多米尼克那儿去，明天我们会到整个地区打听去的。老天爷呀，我希望电话总局的那帮家伙赶紧来修复电话!”

菲在发着抖，她的两眼发出了疯狂的光，几乎快狂乱了。“我要把长裤穿上，”她说，“坐在这里等，我受不了。”

“妈，呆在家里吧!”鲍勃恳求道。

“鲍勃，要是他在哪里受了伤，随时随地都会出事的。你已经把牧工们派到奈仁甘去了，这使我们出去寻找极缺人手。要是我陪梅吉一起去的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在一起都会有足够的力量对付的。可是，如果梅吉一个人去，就得由你们中间的一个人陪着她一起去寻找，那对她来说是一种浪费，更甭提我

了。”

鲍勃让步了。“那好吧。你可以骑梅吉的那匹阉马，你已经骑着它去过火场了。每个人都带上一枝步枪，多带些子弹。”

他们骑马出发了，越过小河，来到了那片被烧毁的地区的中心地带。无论何处都看不到一样绿色或灰色的东西，只有一大片湿透的黑色炭灰，在下了几个小时的雨以后，仍然在令人难以置信地冒着蒸汽。每一棵树上的每片叶子都成了柔软而卷曲的纤维。在以前曾是草地的地方，到处都能看见一小堆黑乎乎的东西。这是被火烧死的绵羊，以及意外被火烧死的阉牛或野猪这样大一些的动物。他们脸上的泪水和雨水搅在了一起。

鲍勃和梅吉走在这支小小队伍的前头，杰克和休吉在中间，菲和斯图尔特殿后。对菲和斯图尔特来说，这段路程是十分平静的。由于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心里感到了慰藉，他们没有说话，能以互相结伴而感到满足。有时，马匹因为发现了什么可怕的迹象忽而靠紧，忽而分开，但对最后这对骑手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泥泞使他们走得缓慢而艰难，但是地面上一簇一丛烧焦的草却像是一层粗纤维织成的地毯，使马有了落脚之处。在远处地平线上的每一个圈栏都使他们抱着能看到帕迪出现在那里的希望，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出现。

他们的心沉甸甸的，发觉起火的地点比他们想象的要远得多，是在芸香树围场那边。一定是风暴云将烟火遮盖住了，他们是在大火推进很长距离时才发现了它的。起火的分界区使人目瞪口呆。在一条清晰而歪扭的分界线的一侧只剩下了闪着光的黑焦油，而另一侧则是他们所习见的土地，呈现出浅褐色和青灰色，在雨中显得十分阴郁，但却生机勃勃。鲍勃停了下来，边往回退，边对大家说道：

“喂，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我从这儿往正西方向去，这个方向可能性最大，而且我的身体最壮实。每个人都带足弹药了

吗？好。要是你们发现了什么，就往天上开三枪，凡是听到枪声的人必须开一枪作为回答。然后就等着。不管三枪是谁打的，五分钟之后要再打三枪，而且每隔五分钟都要打三枪。听到的人打一枪回答。

“杰克，你顺着起火线寻找。休吉，你往西南方向去。我往西去。妈和梅吉，你们往西北去。斯图沿着起火线往正北去。每个人都走得慢一些。下雨天要看远不容易，而且这里到处都有树林。常喊着点儿，也许爸在看不到你的地方能听到你的声音。不过要记住，除非你看到了什么，否则不许开枪，因为他身边没带枪，要是他听见枪声，而他的喊声我们却听不见，这对他很不利。

“祝大家好运气，上帝保佑你们。”

就像香客到了最后一个岔路口一样，他们在灰蒙蒙的、连绵不断的雨中分头去了，彼此越离越远，身影越来越小，终于各自消失在预定好的道路上。

斯图尔特仅仅走了半英里，这时，他发现离起火线很近的地方有一片被烧焦的树林。那里有一棵小芸香树，又黑又皱，就像一个黑色的小拖把。紧挨着烧焦的分界线处，残留着一株高大的树桩。他所看到的是帕迪的马，四蹄平躺，和一棵大桉树的树干烧结在一起了。而帕迪的那两条狗变成了硬挺挺的小黑东西，四肢就像棍子似地伸着。他从马上下来，泥浆没到了靴子的踝部，他从鞍鞘中把步枪取了下来。他双唇在翕动着，一边滑滑跌跌地穿过硬木炭，一边在祈祷着。要不是看到马和狗，他会希望那是一个流浪者或是一个累垮的徒步旅行者被火烧着了，陷入了困境。但是，帕迪是骑着马，带着五条狗的，在这条路上谁也不会骑着马，带着一条以上的狗的。这是深入德罗海达腹地的地方，不可能认为这是赶脚的牲口商，或是从布格拉往西去的牧工。远处，是另外三条被烧焦的狗。一共是五条狗。他知道，他不会找

到第六条了，他也找不到。

离那匹马不远的地方有一根圆木，当他走到近前时，发现那里窝着一个被烧焦的人。这不会错了。那东西背靠着地躺着，在雨中闪着光。后背弯得像张大弓，中间凹，两头向上弯起，除了肩头和臀部，其他部分都不挨着地面。那人两臂张开着，扬了起来，肘部弯曲，就好像是在苦苦哀求着。皮肉尽脱，露出了焦骨的手指成了爪形，好像抓了一个空。两条腿也是张开的，但是两膝弯曲，黑乎乎的头部茫然地望着天空。

斯图尔特敏锐的视线呆呆地在他父亲的身上停了一会儿。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毁坏了的躯壳，而是一个人，就好像他还活着似的。他把步枪指向天空，开了一枪，又装上一粒子弹，开了第二枪，再装了一粒子弹，第三枪也打响了。他隐隐地听见远处有一声回答的枪响，接着，在更远的地方传来了极其微弱的枪声，这是第二个回答。随后他便想起，较近的枪声大概是来自他母亲和妹妹的。她们是往西北，他是往北。他没有等到规定的五分钟，便又往枪膛里装上了一粒子弹，把枪指向了正西方，开了枪。停顿了一下，重新上子弹，开第二枪，再上子弹，第三枪。他将武器放在了身后的地面上，站在那里望着南边，翘首谛听着。这一次，头一声回答是从西边来的，这是鲍勃开的枪，第二个回答是来自杰克或休吉，第三个回答来自母亲。他冲着步枪叹了口气，他不希望女人最先赶到他这里。

这样，他没有看见在北边的树林里出现了一头硕大的野猪，但是他闻到了野猪的气息。这头野猪体大如牛，笨重的躯干滚圆肥硕。当它低头拱着潮湿的地皮走过来的时候，那短而有力的腿在颤抖着。枪声惊动了它，它正在痛苦中挣扎呢。它身体一侧的稀疏的黑毛被燎光了，露出了鲜红的肉。当斯图尔特凝视着南边的时候，他闻到的正是那股烤猪皮的香味，就像是从锅里冒出的一股烤肘子的味道，被砍伤的表皮全都烤脆了。他琢磨着他以前

一定到过这个地方，这片湿透了的，黑色的土地在他降生之日就已经铭刻在他大脑的某一部分之中了。恰在此时，他从这种似乎早就体验过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平静的忧伤中惊觉了过来，他转过头去。

他弯下腰去摸枪，想起它还没有上膛。那头公野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发红的小眼睛由于疼痛而显得疯狂，黄色的獠牙十分尖利，呈半圆形向上翘着。斯图尔特的马嘶叫起来，它嗅到那畜牲的气味了。野猪转过笨重的脑袋望着它，随后放低姿势准备攻击了。在它的注意力转向那匹马的时候，斯图尔特找到了唯一的机会，他飞快地弯腰抓起了步枪，啪地拉开枪栓，另一只手从茄克衫的口袋里摸出一颗子弹。四面还在下着雨，那持续的嗒嗒雨声盖住了其他响声。但是，野猪却听到了枪机向后滑动的声音，在最后的一刻，它将攻击的方向从马转向了斯图尔特。当他一枪直射进那畜生的胸膛时，野猪已经快扑到他身上了，但是它的速度一点儿也没有减低。那对獠牙斜了一下，扑偏了，撞在了他的拱肋上。他跌倒在地上，血就像开足了的水龙头似地涌了出来，浸透了他的衣服，喷了满地。

当野猪感觉到吃了子弹的时候，便笨拙地掉过身来，它踉跄着，摇晃着，步履蹒跚地用獠牙刺他。那 1500 磅的身体压在了他的身上，将他的脸压进了满是柏树脂的泥浆之中。有那么一会儿，他的双手抓着两边的土地，狂乱而徒劳地挣扎着，试图挣出来。这种时刻也是他早就料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没有过希望、梦想和计划，只是坐在那里，沉迷于生气勃勃的世界，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命运而痛苦伤悲的原因。他在想着，“妈，妈！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妈！”甚至当他的心脏在体内爆裂的时候，他还在这样想着。

“我不明白，斯图为什么不再开枪呢？”梅吉问她妈妈。她们策马向着两次连放三枪的地方小跑着，在泥泞之中无法跑得再快

了，她们感到心急如火。

“我猜，他一定是认为我们已经听到了。”菲说道。但是，在思想深处她却在回忆着分头往不同方向去寻找时，斯图尔特的脸色。回忆着他伸手抓住她的手时的神态，和他向她微笑时的样子。“我们现在离得不会太远了。”她说着，逼着她的马不灵活地、一滑一跌地慢跑着。

可是，杰克已经先到了那里，鲍勃也到了。当他们从那最后一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向这大火燃起的地方奔来时，他们抢在了女人的前面。

“别过来，妈。”当她下马的时候，鲍勃说道。

杰克跑到梅吉的身边，抓住了她的胳臂。

那两对灰眼睛转到一边去了。当她们看到这情形的时候，并没有感到特别惶乱和恐惧，好像什么都无需告诉她们似的。

“是帕迪吗?”菲用一种不像是自己的声音问道。

“是的。还有斯图。”

两个儿子都不敢望她。

“斯图？**斯图！你说什么？斯图？**哦，上帝啊，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不会是他们俩吧——不会的！”

“爸爸被火围住了，他死了。斯图一定是惊动了一头公野猪，它袭击了他。他向它开了枪，可是，在它垂死挣扎的时候，倒在了他的身上，把他压住了。他也死了，妈。”

梅吉尖叫了一声，挣扎了起来，试图挣脱杰克的手。可是菲却像石头人般地站在那里，鲍勃那双肮脏的、沾满血污的手抱着她。她的眼睛呆滞无光，直勾勾的。

“这太过分了。”她终于说道，抬头望着鲍勃，雨水从她的脸上流下，一缕缕的头发披散在脖子周围，就像是金黄色的涓涓细流。“鲍勃，让我到他们身边去，我是其中一个人的妻子，是另一个人的母亲。你不能让我远远地站着——你没有权利让我远远

地站着。让我到他们身边去。”

梅吉一言不发，站在那里，依在杰克的怀抱中，两手抱着他的肩头。当鲍勃搂着妈妈的腰走过那片被毁灭的地方时，梅吉望着他们的背影，但是她没有跟他们去。休吉从迷蒙的雨中出现了。杰克冲着妈妈和鲍勃点了点头。

“跟他们去，和他们呆在一起。我和梅吉回德罗海达把大车赶来。”他放开了梅吉，帮着她骑上了栗色牝马，“快点吧，梅吉，天快黑了。咱们不能让他们在这儿呆一夜，在咱们回来之前，他们也走不了。”

要在烂泥中赶大车，或驾任何车辆都是不可能的。最后，杰克和老汤姆在两匹牵引马后面用链子拴上了一张瓦楞铁皮，汤姆骑在一匹牧羊马背上牵着它们，杰克骑马走在前面，擎着一盏德罗海达最大的灯。

梅吉留在了庄园里，坐在客厅的火前。史密斯太太极力劝她吃点东西。她泪流满面地望着这姑娘默默地忍受着这个打击，既不动也不哭。前门的门环响了起来，她转身去开门，心中疑惑到底是谁竟然能穿过这片泥泞到这里来。在各个相距遥远的庄园之间荒僻的道路上，新闻传播的速度总是让人惊讶不已。

拉尔夫神父正站在廊檐下，他浑身湿漉漉的，溅满了泥浆。他穿着骑马服和油布雨衣。

“我可以进来吗，史密斯太太?”

“啊，神父，神父!”她哭喊着，扑进了他伸出的双臂中，

“你怎么知道的?”

“克利里太太给我打了电报，我非常感激一位经理兼财产所有人的好意。我不得不离开迪·康提尼—弗契斯大主教，到这里来了。妙极了！你相信我一天得把这话说上一百遍吗？我是飞来的。飞机在着陆的时候陷进了泥里，机头插进了地皮，所以，我

还没有在地面上走，就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天哪，多美丽的基里！我把箱子留在神父宅邸的沃蒂神父那里，从帝国饭店老板那里讨了一匹马。他还以为我疯了呢，和我赌一瓶乔尼酒，说我根本穿不过这片烂泥。哦，史密斯太太，别这么哭了！亲爱的，世界不会因为一场火灾而完蛋的，不管这场火有多大！”他说着，微笑着拍了拍她那起伏不定的肩膀。“我在这里一个劲儿地解释，你却偏偏一个劲儿地不作声。千万别这么哭了。”

“这么说，你是不知道了。”她抽噎着。

“什么？知道什么？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克利里先生和斯图尔特死了。”

他的脸顿然失色，两手推开了女管家。“梅吉在哪儿？”他大声喊道。

“在客厅里。克利里太太还在围场上守着尸体呢。杰克和汤姆已经去接他们了。哦，神父，尽管我很虔诚，可有时候我忍不住想，上帝太残忍了！为什么他非夺去他们俩的生命不可呢？”

可是，拉尔夫神父站在这里只是为了知道梅吉在哪里。他向客厅里走去，边走边脱下了雨衣，身后留下了一串泥迹。

“梅吉！”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她身边，在她的椅子一侧跪了下来，把她那双冷冰冰的手紧紧地抓在他那湿漉漉的手中。

她从椅子里滑了下来，慢慢地倒在他的怀中，头枕在他那滴着水的衬衫上，合上了眼睛。尽管她痛苦、伤心，但是她感到非常幸福，希望这一刻永远也不要结束。他来了，这证实了她对他所具有的力量，她没有想错。

“我身上湿，亲爱的梅吉，你会沾上水的。”他低低地说着，脸颊贴着她的头发。

“没关系。你来了。”

“是的，我来了，我想肯定一下，你是否安然无恙。我有一种这里需要我的感觉，我必须搞清楚。哦，梅吉，你爸爸和斯

图！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爸被火赶上了，斯图找到了他。他是被一头公野猪弄死的。他射中了它以后，它压在了他的身上。杰克和汤姆已经接他们去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搂着她，轻轻地摇着，就好像她是个孩子，直到火把他的衬衫和头发的一部分烤干。由于她身体的重量，他感到有点儿发僵。这时，他用一只手托着她的下巴，把她的头托了起来，直到她仰脸望着他，但是他没有想到吻她。这是一种复杂的冲动，并不是出于他内心的愿望，而是他看到她那双灰色的眼睛中蕴藏的感情之后所产生的某种本能的冲动。这是一种生疏的、非同一般的神秘的感觉。她的胳臂悄悄地从他的胳臂下面抬了起来，扣住了他的后背。他忍不住缩了一下，他忍了忍，解释说后背觉得疼。

她往后退了一点儿。“怎么啦?”

“一定是飞机着陆时擦伤了我的肋骨。飞机的机身陷进基里陈年的烂泥中去了，这真是一次十分笨拙的着陆。我扑在前面的座椅背上保持平衡来着。”

“喂，让我看看。”

她手指沉着地解开了那件潮湿的衬衫的扣子，把衬衫从他的胳膊上褪下，又从他臀部后方拉了下来。在他那光滑的棕色皮肤上，有一条清晰而难看的紫红色斑痕，从肋骨下的一侧拉到另一侧。她屏住了呼吸。

“哦，拉尔夫！你就带着这伤一直从基里骑马来的吗？伤得多厉害啊！你觉得没关系吗？不觉得虚弱吗？你身子里也许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吧?”

“没有，我很好，没这种感觉。我急着赶到这儿，弄清你是不是安然无恙。我想，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把这伤当成一回事。假如我有内出血的话，我想，我早就会知道的。上帝呀，梅吉，

别碰!”

她已经低下了头，正在用嘴唇温柔地贴着那擦伤，手掌带着一种使他心旌摇荡的感觉，顺着他的前胸滑到了他的肩头。他呆住了，感到很恐惧，想不顾一切地挣脱出来，便用力扳她的头。可不知怎的，反而紧紧地抱住了她，仿佛有一条蛇紧紧地缠住了他的意志力，使他的意志窒息了。疼痛飞到了九霄云外，教会飞到了九霄云外，上帝也飞到了九霄云外。他寻到了她的嘴，迫使它拼命地张大，想要把她得到得越多越好。为了缓和他这种如饥似渴的狂劲，他把她抱得紧得不能再紧了。她把脖子给了他，袒露出了自己的肩膀。那里的皮肤冷冰冰的，比绸子还要光滑。这情形就像是越来越深地淹没在水中，透不过气，无能为力。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几乎把他完全压垮了，感官中突然之间好像恣肆洋溢地充满了带苦味的浓酒。他想哭泣，在这致命的重负之下，继续拥抱下去的愿望渐渐地泄了劲儿。他将她搂着他那受了伤的身体的胳臂扳开，一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头垂在胸前，似乎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膝头上发抖的双手。梅吉啊，你对我做了些什么，要是我让你随心所欲的话，你又会对我如何呢?

“梅吉，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可我是个教士，我不能这样……我真不能这样啊!”

她很快地站了起来，拉直了她的罩衫，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慌乱地微笑着，这只能使她眼中那失望的痛苦显得更加明显。

“好啦，拉尔夫。我要去看看史密斯太太是不是能给你搞些吃的东西，然后我给你把马匹用的涂抹剂拿来。它对促使擦伤结疤有奇效，我敢说，止痛的效力比亲吻要强得多。”

“电话能用吗?”他挣扎着问道。

“能用。他们在树上拉了一条临时线路，两三个小时以前就给我们接通了。”

但是，她走后好几分钟，他还不能使自己完全平静地坐在菲的写字台旁。

“交换台，请给我接中继线。我是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在德罗海达——噢，哈罗，多琳，我知道，你还在交换台。听到你的声音我也很高兴。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在悉尼交换台值班的是谁，只能听见她那叫人厌烦的声音。我想给呆在悉尼的教皇使节大人打个加急直通电话。他的号码是 1010—2324。多琳，在我等悉尼电话的时候，请给我接一下布格拉。”

在接通悉尼之前，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把发生的事告诉马丁·金了。但是通知布格拉方面有一句便够了。基里将从他这里，以及电话共用线上的偷听者那里知道所发生的事的，而那些敢于骑马穿越泥泞的人会赶来参加葬礼。

“是阁下吗？我是德·布里克萨特……是的，谢谢您，我已经安全抵达，但是机身已经陷在泥浆里了，我不得不乘火车返回了……是泥浆，阁下，**泥—浆**！不，阁下，这里在下雨，什么东西都寸步难行。我不得不骑在马背上从基兰博赶到德罗海达的，这是下雨时唯一可试的办法……这就是我给您打电话的原因，阁下。我还是来一下好。我想，我一定是有过某种预感……是的，情况很糟糕，糟透了。帕德里克·克利里和他的儿子斯图死了，一个是在大火中烧死的，一个是被公野猪压死的……**公—野—猪**，大人，一头野猪……是的，您说得对，在这里不得不讲一种有点儿稀奇古怪的英语。”

通过声音微弱的电话，他能听到沿线的偷听者的喘息声，他不由得咧嘴笑了笑。你总不能冲着电话大喊大叫，让所有的人都必须挂上电话——偷听是基里向它的急于交际的公民们提供的唯一乐趣，它具有群众性——不过，只要他们挂上电话，那使节大人就会听得更清楚些了。“阁下，蒙您的允许，我将留下主持葬礼，并且确保这位寡妇和遗孤们安然无事……是的，阁下，谢谢

您。我尽快赶回悉尼。”

交换台也在听着。他拍了拍电话叉杆，马上又说道：“多琳，请再接回布格拉。”他和马丁·金谈了几分钟，并且决定：由于时当8月，冬寒未去，葬礼将在后天举行。尽管遍地泥泞，还是有许多人愿意来参加葬礼，并且准备骑马到这儿来，但这是一件既缓慢又艰巨的事。

梅吉拿着马匹涂抹药回来了，但并没有替他涂抹的打算，只是默默地把药瓶递给了他。她突然告诉他，史密斯太太正在小餐厅里给他准备一餐热气腾腾的晚饭，还需一个小时，因此他还有时间洗个澡。他不安地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梅吉认为他使她大失所望了。但是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想，或她是从哪种角度来判断他的。她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她要生气呢?

在朦胧的晨色中，那小小的队伍护送着遗体来到了小河旁，停了下来。尽管河水依然没有漫过两岸，但是基兰河已经变成了一条涨得满满的、水流湍急的、有30英尺深的河流了。拉尔夫神父骑着那匹栗色牝马游了过去，和他们见了面。他的脖子上围着圣巾，他的职业用品装在一个马褡里。菲、鲍勃、休吉和汤姆围站在一边。他拉下了盖着遗体的帆布，准备给他们施涂油礼。给玛丽·卡森涂过圣油之后，什么也不能使他感到恶心了。但是，他发现帕迪和斯图的身上没有任何使人感到厌恶的地方。他们的外表都呈现出黑色，帕迪是让火烧黑的，斯图是由于窒息而发黑的，但是，那教士还是满怀着热爱和尊敬吻了他们。

那张粗糙的铁板拖在一套牵引马的后边，在地皮上发着刺耳的声音，蹦蹦跳跳地滑行了15英里，在泥浆地上留下了深深的沟槽。几年之后这些沟槽依然可辨，甚至在其他季节，地上长满了草的时候，依然看得出来。不过，他们似乎不能再前进了，打着漩涡的小河把他们远远地留在了它的一侧，虽然这里离德罗海

达只有一英里路。他们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魔鬼桉的树冠，尽管下着雨，但那些树冠依然清晰可辨。

“我有个主意。”鲍勃转身对拉尔夫神父说道，“神父，你是唯一骑着精力充沛的马的人，事情得靠你了。我们的马只能在这条小河里游个单程——它们在泥地和寒冷中奔波之后，已经没劲儿了。请你回去找几个 44 加仑的空汽油桶，把盖子密封住，使它们不可能漏水或松脱。如果必要的话，就把它们给焊上。我们需要 12 只，假如你找不到更多的汽油桶，十只也行。把它们绑在一起，带过小河来。我们把它绑在铁皮下面，像乘驳船一样漂过去。”

拉尔夫神父二话没说，就按他的嘱咐去办了。这比他能想出的任何一个主意都要高明。迪班—迪班的多米尼克·奥鲁尔克和他的两个儿子骑马来了。他是一位邻人，住得不远，用不着赶许多路。当拉尔夫神父向他们讲明应当怎样做之后，他们便迅速动起手来，在羊圈里到处找空油桶。雨依然在下着，不停地下着。不再下两天是不会住的。

“多米尼克，我极不愿意求你们办这件事，不过，这些人回来之后，恐怕也都快半死了。明天我们必须举行葬礼。虽然基里的丧仪承办人能及时地把棺材做好，可是我们根本无法把它们从这片烂泥塘里运出来。你们哪位能费心做一具棺木？我只需要一个人跟我一起游过小河。”

奥鲁尔克的两个儿子点了点头。他们不愿意看到让大火糟踏过的帕迪或公野猪糟踏过的斯图尔特。

“我们干吧，爸。”利亚姆说道。

拉尔夫神父和多米尼克·奥鲁尔克骑着马，把汽油桶拖在后面来到了小河旁，游了过去。

“对啦，神父！”多米尼克喊道，“咱们用不着在这该死的泥地上挖个大坟坑了！老玛丽为迈克尔在后院修大理石墓穴的时

候，我常常想，为这个窝囊废她也太有点儿破费了。可是，假如她眼下就在这儿的话，我会吻她的！”

“对极啦！”拉尔夫神父喊道。

他们把汽油桶绑在了铁皮的下面，一边绑六个，将帆布蒙在上面，捆紧，用绳子把它们套在游水而过的、筋疲力尽的牵引马身上。那绳子最终会拉着这筏子走的。多米尼克和汤姆跨着那两匹大牲口，在德罗海达一侧岸边和制高点上停了停，回头望着。这时，那些人仍然孤立无援地钩住那只临时拼凑而成的筏子，往岸边推着，猛地推进了河中。牵引马开始举步了。当筏子漂起来的时候，汤姆和多米尼克尖声吆喝着马。筏子跳动颠簸得十分厉害，但是它浮动着，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平平安安地拉过来。与其把这个临时凑成的筏子拆散，倒不如不拆散，索兴让两位驭手赶着他们的马顺着通向大宅的路走下去。铁皮在汽油桶上颠动比没有汽油桶垫着要好得多。

在通往堆满了羊毛包的剪毛棚一侧的大门前有一道大坡，于是，他们便把筏子和它所载运的东西放进了一间柏油味、汗味、羊毛脂味和粪便的臭气味冲鼻的大屋子里。明妮和凯特裹着油布雨衣从大宅到这边来守第一班灵。她俩分别跪在铁棺材架两侧，念珠串在咔咔地响着，念经的声调抑扬顿挫。她们很清楚，得不遗余力地追念死者。

邸宅里面挤满了人。邓肯·戈登从伊奇—乌伊斯奇来了，加里兹·戴维斯从奈仁甘来了，霍里·霍普顿从比尔—比尔来了，伊登·卡迈克尔从巴科来了。老安格斯·麦克奎恩搭了一辆当地的货车，和汽车司机挤在一起到了基里。在那里，他向哈里·高夫借了一匹马，并且和他一起骑马赶来了。一条路走不通，他们便再换一条路，足足在烂泥浆里走了200英里。

“我饥肠响如鼓了，神父。”七个人在小餐厅里坐定，吃起了肉片腰子馅饼之后，哈里对教士说道。“大火在我那里从这头烧

到了那头，几乎没剩下一只活着的羊和绿色的树了。我只好说，前几年年景不错，真是幸运啊。再重新进货我还付得起钱。要是雨能继续下的话，草地会很快恢复起来的。不过，神父，但愿老天爷保佑我们在下一个 10 年中避免另一次天灾吧，因为我不会再有积蓄对付另一次天灾了。”

“喂，哈里，你的损失比我小。”加里兹·戴维斯说道，他显然带着大享其乐的神态切着史密斯太太做的又轻又薄的的馅饼。一连串的灾难也决不会长时间地使黑壤平原的人胃口不佳的。戴维斯需要用食物来满足他的胃口。“我估计，我的土地大约一半受到了损失，也许还有三分之二的绵羊。真是倒霉透顶，神父，我们需要你的祈祷。”

“唉，”老安格斯道，“神父，我的损失没有小哈里和加里[1]那么大，可是也够糟心的了。我的土地损失了六公顷，我的小绵羊损失了一半。这年头儿就是这样，神父，这真使我希望自己像个年轻小姐那样，不离开悉尼就好了。”

拉尔夫神父微微一笑。“这是个过时的愿望啦，安格斯，这你自己很明白。你离开悉尼的理由和我离开克伦纳玛拉的理由是一样的。那地方对你来说太小了。”

“唉，别提啦。石南是不会像桉树那样引起这样一场大火的，对吗，神父?”

这将是一个奇特的葬礼，拉尔夫神父一边四下看看，一边想道。仅有的女宾就是德罗海达的女人们，因为全部外来的送葬者都是男人。在史密斯太太给菲脱了衣服，擦干了身子，把她安顿到她和帕迪合用的那张大床上之后，拉尔夫给她服了一付剂量很大的鸦片酊。菲拒绝喝那剂药，歇斯底里地哭泣着。他捏着她的鼻子，把药无情地倒进了她的嗓子眼儿。有意思的是，他根本就

① 加里兹的爱称。

没想到她的精神已经垮下来了。药很快就发生了作用，因为她已经有 14 个小时粒米未沾牙了。当发现她已经沉沉睡去时，拉尔夫也安心地休息了。他一直在注意着梅吉，眼下，她正在厨房里帮助史密斯太太做饭。男孩子们全都上了床，他们疲惫至极，连潮湿的衣物都没来得及脱便垮下来了。尸体被安放在一个无人居住的笼罩着悲伤气氛的地方。明妮和凯特已经完成了分配给她们的、风俗习惯所要求的守灵差使，加里兹·戴维斯和他的儿子伊诺克接了班。其他的人一边吃饭、说话，一边自行派了班，每班一小时。

年长的人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年轻人都不在场。他们都在厨房里做出一副给史密斯太太帮忙的样子，其实全都在盯着梅吉。拉尔夫神父发现了这一情形，他觉得既苦恼又宽慰。哦，她肯定要在他们中间挑选丈夫的，她不可避免地要这样做。伊诺克·戴维斯 29 岁，是个“黑色的威尔士人”，这就是说，他长着一头黑发，眼睛特别黑，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利亚姆·奥鲁尔克 26 岁，头发黄中带红，蓝眼睛，和他那 25 岁的弟弟罗利十分相像；康纳·卡迈克尔和他妹妹长得一模一样，他年龄大一些，32 岁了，虽然有点傲慢，但相貌着实英俊。要是依着拉尔夫神父的意思在这群人里挑选的话，他中意于老安格斯的孙子阿拉斯泰尔。他和梅吉的年龄最接近，24 岁，是个多情的小伙子，长着和他祖父一样的苏格兰人的眼睛，头发已经呈灰白色了，这是他的家族的特征。让她和他们之中的一个相爱，结婚，得到她朝思暮想的孩子吧。哦，上帝啊，我的上帝，倘使你能为我办到这一点的话，我将很高兴地承受爱她的痛苦，十分高兴……

棺材上没有覆盖鲜花，小教堂四周的花瓶也都是空的。那可怕的火的热浪所过之处——这火是两天前刚刚被大雨熄灭的——还有什么花能幸存下来呢？它们全都像被蹂躏过的蝴蝶一样，纷纷落在烂泥之中。甚至连一株问荆或一枝早开的玫瑰都没有。而

且大家全都累了，疲乏至极。那些为了表示对帕迪的热爱而在泥泞的道路上远途赶来的人累了；那些运回尸体的人累了；那些拼命地做饭、打扫卫生的人累了；拉尔夫神父已经累得好像觉得是在梦游似的；菲那绝望、苍白的脸上，两眼黯然失神；梅吉带着一副悲愤交集的脸色；共同聚在一起的鲍勃、杰克和休吉陷入了共同的哀伤……

他没有讲什么颂辞。马丁·金代表全体到会的人简短地讲了几句，随后，教士马上就做了追思弥撒。他理所当然地带着他的圣餐杯、圣餐和一条圣带，因为当一个教士去对人施以安慰或帮助的时候，不带这些东西他就无法活动。但是，他没有带法衣，而这幢房子里也没有这东西。可是老安格斯在路上的时候，曾到基里的神父宅邸绕过一个弯子，在油布雨衣裹着的马褡里装了一件参加追思弥撒用的黑丧服。于是，他便在雨水噼噼啪啪地打着窗户，咚咚地敲着二层楼上的铁皮房顶的声响中，合乎体统地装束了起来。

随后，他就走了出去，走到了令人凄然的雨中，穿过完全被热浪烤成了棕色的、枯萎的草坪，向围着白栅栏的墓地走去。这一次，抬棺者们都愿意把那朴素的长方形箱子扛在肩头了。他们在泥地上一步一滑地走着，雨水扑打着他们的眼睛，他们竭力想看清前进的方向。中国厨子坟上的那些小铃铛单调乏味地响着。

葬礼进行完毕，一切就绪。送葬者们骑上他们的马启程了。他们那油布下的脊背都驼着，有些人不胜凄怆地望着那一片被毁灭的景象，而另一些人则为他们能幸免一死，逃脱了火灾而在谢天谢地。拉尔夫神父把他那几样东西收拾了起来，他明白，趁他还能走的时候，他必须走。

他走去看望菲，她坐在写字台旁，低头呆呆地盯着自己的双手。

“菲，你会平安无事的吧?”他坐在能够看到她的地方，问

道。

她转向了他，她的内心显得如此平静、冷漠，使他感到害怕。他闭上了眼睛。

“是的，神父，我会平安无事的。我还有那些账簿，还有五个儿子——如果算弗兰克的话，是六个。不过，我想我们不能把弗兰克算在内了，对吗？为那件事，我谢谢你，我也就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得知你的人在照看着他，使他稍微安心地生活下去，真是一个安慰。哦，要是我能看看他就好了，哪怕就一次！”

她就像是一座灯塔，他想道，每一次那强烈的感情——这感情多得无法容纳——在她的心中复苏的时候，都要闪出哀痛之光。这是一道炫目的闪光，随后便是长时间的寂灭。

“菲，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些事情。”

“哦，是什么？”她的闪光又熄灭了。

“你在听我说话吗？”他厉声问道，心里感到担忧，感到一种比刚才更强烈的、突如其来的恐惧。

有好一阵工夫，他以为她深深地退入了自己的内心之中，就连他那严厉的声音也无法穿透。可是，那灯塔又一次闪出了耀眼的光，她双唇翕动着。“我那可怜的帕迪！我那可怜的斯图尔特！我那可怜的弗兰克！”她凄凄戚戚地说着，然后又恢复了那钢铁般的自我控制，仿佛她已经下定决心使那熄灭的周期延续下去，在她的有生之年不再闪光了。

她的眼睛茫然地在房间里扫视着。“是的，神父，我正在听着。”她说道。

“菲，你的女儿怎么办呢？你想到你还有一个女儿吗？”

那双灰色的眼睛抬了起来，望着他的脸，几乎带着一种怜悯的表情盯着他。“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想到这一点吗？什么是一个女儿？她只能使你回想起痛苦。她只是一个人年轻时的变体，将丝毫不差地重蹈另一个人的覆辙并且哭得泪流满面。不，神父。

我竭力忘掉我有一个女儿——倘若我真的想到她，也是把她当作我的一个儿子。做母亲的只记得她的儿子。”

“你会哭得泪流满面吗，菲？我只见你流过一次眼泪。”

“你再也不会见到了，因为我永远不会再有泪水了。”她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栗着，“神父，你想了解一些事情吗？两天以前，我才发现我是多么地爱帕迪，就好像我终生都在爱着他似的——太晚了。对他来说太晚了，对我来说也太晚了。要是你能明白我多么希望能有一次机会，把他搂在我的双臂之中，对他说我爱他，该有多好啊！哦，上帝，我希望没有人遭受过我这样的痛苦！”

他移开了眼光，不去看那突然之间神态大变的脸庞，给她时间以恢复平静，也给自己时间以理解这位谜一般的人。这人就是菲。

他说：“其他任何人都不曾体会过你的痛苦。”

她的一个嘴角抬了抬，露出了一丝严峻的微笑，“是的，这是一种安慰，对吗？这也许没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但我的痛苦是**我的**。”

“菲，你能答应我一些事情吗？”

“说吧。”

“你要照顾梅吉，不能忘记她。让她去参加地方上的舞会，认识几个小伙子，鼓励她多想想自己的婚姻大事和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今天，我看见所有的小伙子都盯着她。给她机会，让她在比这更欢快的气氛中和他们相见。”

“不管你怎么说，都依你吧，神父。”

他叹了口气，便随她去望着自己那瘦小而又惨白的手出神发愣了。

梅吉跟他来到了马厩。帝国饭店老板的那匹栗色阉马已经用草料和麸子填饱了肚皮，在这马的乐园里呆了两天。他把饭店老

板的那副旧马褡扔到了马背上，弯下腰系紧了马肚带和马褡的绳扣。这时，梅吉靠在一大捆稻草上，望着他。

“神父，看看我发现什么啦。”当他紧完马褡，直起腰来的当儿，她说道。她伸出了一只手，手中有一朵浅粉色的玫瑰花。“这是唯一的一朵了。我在水箱架下面的树丛背后找到的。我想，它没有受到大火热气那么厉害的烘烤，又受到了遮掩，没叫大雨淋着。所以，我为你把它采来了。这是能让你记住我的东西。”

他从她手中接过了那半开的花，他的手无法保持平静。他站在那里低头看着那朵花。“梅吉，我用不着再记住你了，现在用不着，永远用不着。你就在我的心里，这你是知道的。我无法对你掩藏这种感情，对吗?”

“可有时候，看得见摸得着的纪念品还是需要的，”她固执地说道，“你可以把它带走，看着它，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它会提醒你，要不然你可能会把所有的事都忘掉的。请带上它吧，神父。”

“我叫拉尔夫。”他说道。他打开了自己那小小的圣餐盒，将那本装订着珍贵的珍珠母的大部头弥撒书取了出来，这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这东西是 13 年前他的亡父在他接受圣职的时候送给他的。书页在夹着一条又厚又大的白缎带处打开了，他又翻过几页，把玫瑰花放在里面，用书把它夹了起来。“梅吉，你也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件纪念品，是吗?”

“是的。”

“我不会给你的。我希望你把我忘掉，希望你在自己周围的世界多看看，找一个好男人，嫁给他，得到你如饥似渴地想得到的孩子。你是个天生的母亲。你千万不要苦苦地恋着我，这是不对的。我永远不会离开教会。为了你的缘故，我要对你完全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离开教会，因为我对你的爱和一个丈夫将给予你的爱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忘掉我，梅吉!”

“你不愿意和我吻别吗?”

他的回答是翻身骑上了饭店老板的栗色马，还没来得及把老板的毡帽戴到自己的头上，便驱马向门口走去。须臾间，他那双湛蓝的眼睛闪动着亮光，随后，马儿便走进了外面的雨地中，不情愿地打着滑走上了通往基里的道路。她并没有打算去追赶他，只是呆在阴暗、潮湿的马厩里，呼吸着马粪和草料的气味。这使她想起了新西兰的谷仓和弗兰克。

30个小时之后，拉尔夫神父走进了教皇使节的房间。他穿过房间，吻了吻主人的戒指，便疲乏地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只是当他感到主教那双慈爱的、洞察一切的眼睛在盯着他的时候，他才发觉他的外表一定很特殊。难怪在中心站下火车的时候，那么多人都盯着他看呢。他根本就没想起沃蒂—托马斯神父替他在神父宅邸里保管的那只箱子，便在差两分钟就要发车的时候登上了夜班快车。他在冰冷的车箱里穿着衬衫，马裤和靴子走了200英里。衣服虽潮，但他根本就没发觉。于是，他带着沮丧的微笑低头看了看自己，然后走到了主教的身边。

“对不起，阁下。出了许多事情，我根本就没想到我这副怪样子。”

“不用抱歉，拉尔夫。”和他的前任不一样，他愿意叫他秘书的教名，“我觉得你的样子非常浪漫，也很帅。只是有点儿太世俗化了，你同意吗?”

“不管怎么样，确实是有些太世俗化了。至于说道浪漫和帅，阁下，这只是因为您还没怎么见过基兰博地区常穿的服装。”

“亲爱的拉尔夫，倘若你突然决定穿戴灰溜溜的粗麻袋布衣服，那你就是在想方设法使自己显得既浪漫又帅！骑马的嗜好和你很相配，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的。祭司的法衣也差不多是这样，你无须费力告诉我，你只是把它当作教士的黑色服装，而没有察觉到它和你十分相配。你有一种特殊的令人动心的力量，十

分迷人。你仍然保持着你那匀称的身段。我认为你一向是愿意如此的。我还想，在我被召回罗马的时候，我将带你和我同行。看到你置身于我们那些又矮又胖的意大利高级教士之中，一定会使我大大开心。”

罗马！拉尔夫神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很糟糕吗，我的拉尔夫?”主教接着说道。他那只戴着戒指的、温柔的手在抚摩着他那只心满意足地咪咪叫着的埃塞俄比亚猫的光滑的后背。

“好极了，阁下。”

“这里的人，你是很喜欢他们的。”

“是的。”

“你是同样热爱他们大家呢，还是对其中一些人的爱超过另外一些人?”

可是，拉尔夫神父至少和他的主人一样聪慧，现在，他跟着他主人的时间已经足以使他知道主人的脑子是如何想的了。于是，他用一种使人迷惑的诚实态度，一个他发现能够立即麻痹这位大人的疑心的诡计避开了这个滑头的问题。那难以捉摸的、狡猾的头脑根本就没想到，一种外表的坦率也许比任何一种规避都更虚伪。

“我确实热爱他们大家，但是，正如您所说，我对某些人的热爱要超过对另外一些人的热爱。我最爱的是一个叫梅吉的姑娘。我总觉得我对她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因为这个家庭是如此唯儿子的马首是瞻，忘记了她的存在。”

“这个梅吉有多大?”

“我说不太准。哦，我想，大概有二十岁吧。不过，我已经让她母亲答应，从她那些账簿里抽出身来，用充足的时间保证这姑娘能参加几次舞会，认识几个小伙子。寸步不离德罗海达会使她虚度光阴，这是一种耻辱。”

除了讲实话以外，他没有多说一句。主教那难以言喻的、灵敏的嗅觉马上就发现了这一点。虽然他只比他的秘书大三岁，但是他在教会生涯中所受的挫折没有拉尔夫多。不过，他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比拉尔夫要老辣得多。梵蒂冈扼杀了一些生气勃勃的精干之才，如果一个人才华早露的话。而拉尔夫身上这种灼灼才华是绰绰有余的。

不知怎的，他的戒备之心松弛了下来，继续望着他的秘书，结束了这个使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感到不痛快的、精心设计的有趣把戏。起初，他确信这里面有耽于肉欲而表现软弱的问题，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另一方面。那极其漂亮的外表和与之相称的身材肯定会使他成为许多人情欲的目标。这种事太多，对于保持清白是不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只看对了一半。毋庸置疑，这种事情他是能意识到的，可是，主教开始确信拉尔夫确实是清白无辜了。因此，不管拉尔夫神父热衷于什么事，都不存在着肉欲的问题。如果说拉尔夫有搞同性恋的嫌疑的话，那么，他曾经让这位教士和一些熟练的、不可救药的同性恋者在一起呆过，但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这个地方，他曾看到这位教士和一些最漂亮的女人在一起，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拉尔夫没有一丝产生兴趣或情欲的迹象，甚至在他根本没有发觉自己是处于被监视的情况下，也没有这种迹象。主教不能总是亲自去观察的，可是当他雇佣狗腿子去干这事的时候，是不通过秘书去办的。

他开始认为拉尔夫神父的弱点是以作为一名教士而傲慢和野心勃勃了，这二者作为个人性格的一部分，他是能理解的，因为他本人就具备这两个特点。和其他所有的伟大而不朽的机构一样，教会能够为抱负远大的人提供职位。流言蜚语传说，拉尔夫神父欺骗了他声称他极其热爱的克利里家，夺去了他们拥有充分权利的遗产。如果他确实是这样的话，倒是值得把这个人紧紧掌

握在自己的手中。当他提到罗马的时候，那双漂亮的蓝眼睛简直冒出了火花！也许，再使一个锦囊妙计的时候到了。他懒洋洋地抛出了一个能勾起交谈的话引子，不过，他那耷拉着的眼皮下的双眼却十分敏锐。

“拉尔夫，在你离开的时候，我从梵蒂冈方面获悉了一些新闻，”他说着，轻轻地放下了那只猫，“我的谢芭，你太自私了，把我的腿都弄麻了。”

“噢?”拉尔夫坐到了椅子上，他强睁着眼睛。

“是啊，你该上床睡觉了，不过，在你没有听到我的新闻之前还不能睡。不久以前，我给教皇寄了一封私人的信件。今天，我的朋友蒙泰沃迪主教给我带来了回信——我搞不清他是不是文艺复兴时代音乐家的一位后裔①，我见到他的时候，怎么就没问一问呢？哦，谢芭，你高兴的时候，就非得用爪子刨来刨去吗?”

“我正在听呢，阁下，我还没睡着。”拉尔夫神父笑了笑，说道。“难怪您这样喜欢猫呢。您自己就像猫，为了自己开心而折磨着捕得的食物。”他“啪”地打了一声响指，“喂，谢芭，离开他，到我这儿来！他太凶了。”

那只猫马上就从那紫红色的衣摆上跳了下来，穿过地毯，轻巧地跳上了教士的膝头，摇着尾巴站在那里。它嗅出了马和泥浆的陌生气味，便发起愣来。拉尔夫那双蓝眼睛带着笑意望着主教那棕色的眼睛，那双眼睛在半闭着，但非常警觉。

“你是怎么办到这一点的呢?”大主教问道，“一只猫是决不会到任何人那里去的，可是谢芭却到你那里去了，就好像你给它喂了鱼子酱和缬草似的。忘恩负义的东西!”

---

① 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有一位小提琴家、歌剧作曲家叫格劳迪奥·蒙泰沃迪(1567—1643)，因为他的名字与蒙泰沃迪主教一样，故教皇使节联想到他是音乐家的后裔。

“我在等着，阁下。”

“而你用这个来惩罚我，把我的猫从我这儿引走了。好吧，你赢了，我输了。你以前输过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亲爱的拉尔夫，得向你祝贺啊。将来，你会戴上主教冠，穿上长袍，被称为阁下的，德·布里克萨特主教。”

这话一下子使那双眼睛睁圆了！他喜形于色了。这回拉尔夫神父没有打算掩饰或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真正笑逐颜开了。

第四部

1933—1938

卢克

10

土地恢复的速度之快真叫人吃惊：没出一个星期，绿色的小草芽便钻出了黏糊糊的泥淖。不到两个月，被炙烤一干的树木便逐渐长出了叶子。如果说这里的人们坚韧不拔，恢复力强的话，那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这样的话就别无出路。那些心脏虚弱或缺乏一股坚韧的忍耐力的人在大西北是呆不久的。但要使这累累伤痕逐渐消失，尚需数年的时间。疮痍斑驳的树干必须长满树皮才能再呈现出白色、红色或灰色，而一部分树木则再也不能获得新生了，成了树干焦黑的死木。几年之后，朽解的残骨剩骸就像易逝的露水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逐渐被掩盖在尘土和来往的细碎的蹄印下面。知道这段故事的流浪者将泥浆地上留下来的那道从德罗海达延伸到西边的、被临时尸体架拉出的轮廓鲜明的深槽指给不知道这段故事的流浪者看，直到这段故事变成黑壤平原口头传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场大火中，德罗海达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受到了损失，并且损失了 2 万 5 千只绵羊，对一个由于近几年年景好而在临近地区储存着 12 万 5 千只绵羊的牧场来说，这个损失微不足道。抱怨命运的刻薄，或上帝的天罚是毫无意义的，那些受害者愿意把它当作一场自然灾害。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减少亏损，重新开始。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谁也无法断定它就是最后一次。

但是，德罗海达的花园却由于花的活力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而显得光秃秃的，一片褐色。仰仗着迈克尔·卡森的那些水箱，在大旱之年这些花园尚能幸存下来，然而在一场大火中一切都无法幸存。甚至连紫藤都不开花了。当大火烧来的时候，那刚刚成形

的一丛一簇柔嫩的蓓蕾便枯萎了，玫瑰花卷曲了，三色堇枯死了，紫罗兰变成了一堆深棕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背阴处的晚樱已经凋谢，不会再恢复活力了，幼小的植物在火中窒息而死，香豌豆藤已经枯萎，香气杳然。火灾期间从水箱里放出的水被随之而来的暴雨所提供的水取代，因此，德罗海达的每一个人都牺牲了他们那概念不清的业余时间，帮助老汤姆把花园恢复起来。

鲍勃决定继续执行增加人手管理德罗海达的方针，又多雇了三个牧工。玛丽·卡森的方针是，不雇佣非克利里家族的男人作长期工，宁愿在聚集羊群、接羔和剪毛的时候雇用额外的人手。但是，帕迪觉得，当人们知道他们有永久性的工作时，是会干得更卖力的，而且长期雇用也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差别。长期以来，大部分牧工都是脚板痒痒，在哪儿也呆不长。

小河背后稍远处的新房子是有家室的男人居住的。在马圈后面的一棵花椒树下，老汤姆得到了一幢崭新整齐的三开间小屋。每当他走进这幢房子时，都要带着一种主人的喜悦格格地笑上一阵。梅吉继续照料近处的围场，她母亲还是负责那些账簿。

菲把帕迪与拉尔夫主教通信的任务接了过来，可是菲除了告诉他有关牧场管理的事务以外，什么情况都不对他讲。梅吉渴望能拿到他的信件，贪婪地看一看，可是，菲却不让她得到这种机会。菲一搞清他的信件的内容便马上把信锁进一个铁箱子里。由于帕迪和斯图已经去世，菲什么事也不挂在心上了。至于梅吉的事，拉尔夫主教前脚走，菲后脚就把自己的诺言忘到了九霄云外。梅吉婉言谢绝了一些舞会和宴会的邀请。菲发觉了这一点，但从来没有规劝过她，或告诉她应该去参加。利亚姆·奥鲁尔克抓住一切机会驾车到这里来；伊诺克·戴维斯总是打电话；康纳·卡迈克尔和阿拉斯泰尔·麦克奎恩也是这样。可是，对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梅吉都是三言两语地打发了，一心想使他们丧失对她的兴趣。

这年夏天雨水很足，但是还不至于引起一场洪水。地面上总是一片烂泥，长达 1000 英里的巴温—达令河水又深又宽，水势汹涌。冬天来到的时候，继续下着零星小雨，天上飞过的褐色的云片是由水构成的，而不是尘土。因此，由于经济萧条而在这条道路上到处游荡的人逐渐减少了。因为在多雨的季节里在这条路上流浪是糟糕透顶的，湿冷交加，肺炎在那些无法在温暖的隐蔽处睡觉的人中间十分猖獗。

鲍勃担起心来。他说长此以往，羊群会发生腐蹄疫的。美利奴绵羊呆在过潮的地上，肯定会生蹄病。剪羊毛更是办不到了，因为剪毛工不会碰那些浑身透湿的羊毛。而且，除非在接羔前烂泥能变干，否则，在潮湿的地面上，寒冷的空气中，许多羊羔都会死掉。

两长一短的电话铃是德罗海达的电话，菲应答着，转过身来。

“鲍勃，是 AML 公司打给你的电话。”

“哈罗，吉米，我是鲍勃……是的，对……哦，好呀！证明书都弄妥了？……对，让他来见我……对，如果他真有这么好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他也许会找到工作的，不过，我还是想亲眼见见他；我不愿意不见兔子就撒鹰，也不相信证明书……对，谢谢。唔，唔。”

鲍勃又坐了下来。新牧工要来了，据吉米说，是个好样的。在西昆士兰平原的朗里奇和查尔威尔附近干过活儿。还是个好牲口商。证明书写得很好，人也实在。凡是四条腿、一条尾巴的，他都能骑。他曾经驯过马。在这之前是个剪毛工，是个好手。吉米说，他一天能剪一百多只。正是这一点让他有点怀疑。为什么一个剪羊毛的好手情愿拿牧工的工资？出色的剪毛工为了马鞍而放弃羊毛剪是不太常见的。不过，他的接羔叉用得很熟吗？

随着岁月的消逝，鲍勃说话的调子变得更慢，澳大利亚味儿也更重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一点，他说的句子变短了。他已经快30岁，而使梅吉大为失望的是，在他们为了面子而不得不去参加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喜庆活动上，他丝毫没有对任何一个合适的姑娘动心的迹象。在这件事上他腼腆至极，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似乎完全迷上了这片土地，一心一意地爱着它。杰克和休吉年龄越来越大，也更像他了。确实，当他们三个人一起坐在一条硬大理石长椅上的时候，会被人当成三胞胎。在大理石椅上坐一坐是他们在家中最舒适的消遣。实际上，他们宁愿在外面的围场上野营，而在家睡觉的时候，愿意四仰八叉地躺在他们卧室的地板上，害怕床会把身子睡软。太阳、风和干旱使他们的头发褪了色，长满雀斑的皮肤变得像一种杂色斑驳的红木，蓝色的眼睛闪着暗淡而平静的光，凝望着远方，凝望着银黄色的草地，眼角刻着深深的皱纹。要说出他们的年龄，或谁最大，谁最小，简直是不可能。他们个个都生着帕迪那罗马人式的鼻子和宽阔亲切的脸庞。但他们的身材都比帕迪壮实，这是多年弯着腰、伸着胳臂剪羊毛造成的。但是，他们都有着体魄清瘦、从容大方的骑手的健美。然而，他们并不渴望女人、舒适和生活乐趣。

“新来的人结婚了吗?”菲用尺子和红钢笔画着整齐的线，问道。

“不知道，没问。明天他来的时候就知道了。”

“他怎么到这儿来?”

“吉米打算开车送他，他们还得去看看坦克斯坦德的那些老阉羊。”

“唔，希望他能呆一段时间。要是他还没有家室，我想过几个星期他就会走的。可怜的人，这些牧工。”菲说道。

詹斯和帕西正在里弗缪学院寄读。他们发誓，只要一到14岁这个法定年龄，一分钟也不在那里多呆。他们渴望着和鲍勃、

杰克、休吉一起奔驰在围场上的那一天；渴望着德罗海达再次由家里的人自己经营，而外来者随他们自由来往。尽管他们也继承了这个家庭好读书的热情，但是他们一点儿也不喜欢里弗缪学院。书可以放在马褡里或茄克的口袋里，在芸香树的午荫下看书比耶稣会学校的教室要令人愉快得多。寄宿学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艰苦的过渡时期。那大窗户的教室、宽阔翠绿的操场，嫣红姹紫的花园和各种各样的设施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对悉尼和城里的博物馆、音乐厅和美术馆也毫无兴趣。他们和其他牧场主的儿子交朋友，在空闲时间里他们就想象，或是以夸耀德罗海达的辽阔、壮观去唬人，但听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伯伦河汇合点以西的任何人都听说过巨大的德罗海达。

几个星期过后，梅吉才见到这个新来的牧工。他的名字卢克·奥尼尔被正式地记入了花名册，并且在牧工们通常很少去的大宅里受到了接见。他拒绝住在牧场新手的工棚里，而是住进了小河那边的最后一幢空房子里。还有一件事，他对史密斯太太做了自我介绍，并且取得了这位太太的好感，尽管她平日并不把牧工们放在心上。梅吉在遇到他之前很久，就对这个人感到十分好奇。

由于她宁愿把她的栗色牝马和黑色阉马放在马厩里，也不愿意放在牲畜围场里，而且早晨的时候常常不得不比男人们动身晚，所以，她常常很长时间碰不上任何一个雇来的男人。但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树枝梢头残阳如血，长长的阴影逐渐没入悄然而至的夜色中的时候，她终于见到了卢克·奥尼尔。她正从鲍尔海德返回，从可以涉水的地方越过小河，而他正从东南方向过来，往远处去，也在那可以涉水的地方过河。

太阳正迎着他的眼睛，所以，他还没看见她，她就看到他了。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栗色烈马，这匹马黑鬃，黑尾，黑蹄。她非常了解这匹马，因为她的工作就是负责那些干活的马的循环使

用。她正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几天不常见到这匹独特的牲口呢。男人们都不喜欢它，要是没人帮一把的话，从来不骑它。显而易见，这个新牧工却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当然，这就说明他骑得了它。它是一匹能把骑手猛然摔在地上的烈马，赫赫有名，并且还有骑手下马的时候猛咬骑手头部的习惯。

当一个人骑在马背上的时候，很难说出他的身高，因为澳大利亚牧工用的是一种将美国式鞍子的后面弓形部和鞍头高度减低的小英国鞍。骑马的时候两膝弯着，身子笔直。新来的人似乎很高，不过有的人往往只是躯干高而已，两腿却短得不相称，所以，梅吉对她的判断是有保留的。可是，他和大部分牧工不一样，喜欢穿白衬衫和白色的厚毛头布裤，而不是灰法兰绒和灰斜纹布的衣服。有点像花花公子，她下了判断，真可笑。要是他不怕烦勤洗熨的话，那就祝他顺利吧。

“你好，太太!”当他们碰头的时候，他摘下了那顶灰色的旧毡帽，又像个浪子似地扣在了后脑勺上，喊道。

梅吉退到了一边。他那双含笑的蓝眼睛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赏望着她。

“哦，你肯定不是女主人，那你一定是这家的女儿喽，”他说道，“我是卢克·奥尼尔。”

梅吉含含糊糊地应付了几句，不愿意再看他了。她又慌乱，又生气，以至于想不出什么恰如其分的、轻松的对话。哦，这太不公平了！怎么还有其他人的眼睛和脸庞竟然和拉尔夫神父一样！不过，他看她时的那样子和拉尔夫神父不一样：那笑容是他自己所特有的，没有燃烧着对她的爱。她头一眼看见拉尔夫神父蹲在基里车站广场的尘土中时，梅吉就在他的眼中看到了爱。她窥视到了**他的眼睛**，而不是**他**！这真是一个无情的玩笑，一种惩罚。

卢克·奥尼尔没有发觉他同伴的种种思绪。他们溅着水花跨

过小河，尽管水花如雨，但他们仍然走得很猛。他让他那匹顽劣的栗色马和梅吉那匹娴静的牝马并辔而行。她是个美人，没错！瞧那头发吧！克利里家的男人一律是红头发，这个小家伙的头发也带着几分红。要是她抬起头来，让他有机会看看她的脸该多好呀！恰在此时，她抬起头来。一看到她的脸，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感到大惑不解。她好像并不讨厌他，这是没错儿的，可是她好像竭力想看到什么而又看不到，或好像看到了什么，但又希望没看到。反正是诸如此类的表情。不管怎么样，这似乎使她心烦意乱。卢克不善于被女人掂量来掂量去，让人家找弱点。自然，他被她那宛如落日一样金红的头发和柔媚的眼睛迷住了。不过，只是由于她的不快和扫兴才使他来了兴趣的。她依然在望着他，樱口微张，由于天热，上唇和额前的汗珠在闪着光，金红色的眉毛因为在纳闷地探求着什么而挑了起来。

他咧嘴一笑，露出了和拉尔夫神父一样的又大又白的牙齿。但是那微笑和拉尔夫神父不一样。“你知道你看起来就像个孩子吗？真是像啊！”

她转开了目光。“对不起，我没打算盯着你看的。你使我想起了一个人，就是这样。”

“随你盯着看吧。这总比看着你的天灵盖要强，尽管那样也许更好些。我使你想起了谁?”

“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只不过看到某个人这样的熟悉，又是这样的不熟悉，感到奇怪罢了。”

“你叫什么名字，年轻的克利里小姐?”

“梅吉。”

“梅吉……不够体面，和你一点儿都不相称。我倒宁愿你叫个比琳达或麦德琳之类的名字，不过，假如梅吉是你的非叫不可的最好的名字，我就这么称呼吧。梅吉是什么的缩称——梅格丽特?”

“不，是梅格安。”

“啊，这个名字就体面得多了！我就叫你梅格安吧。”

“不，不行！”她急冲冲地说道，“我讨厌这个名字！”

可他只是大笑着。“你太有自己的特点了，年轻的梅格安小姐。你要知道，假如我想管你叫尤丝塔西娅、索芙洛妮亚或奥格斯塔的话，我就会这样叫的。”

他们已经到了牲畜围场。他滑下了他的栗色马，在它张口想咬他时，对它脑袋来了一拳，这一下就把它制服了。他站在那里，显然是在等她把手伸给他，好让他帮她下马。可是她却用脚跟碰了碰那匹栗色牝马，顺着道路继续走了下去。

“你不让漂亮的小姐和普通的老牧工呆在一起吗?”他在她身后喊道。

“当然不!”她连身都没转地答道。

哦，这太不公平了！就连他两腿站在那里的样子都像拉尔夫神父。一样高的个子，一样宽的双肩，一样窄的髋部，而且，那股潇洒劲也多少有些相同，尽管从事的职业不同。拉尔夫神父走起路来像个舞蹈家，而卢克·奥尼尔像个运动员。他的鬈发也是那样浓密，那样黑，他的眼睛也是湛蓝湛蓝的，他的鼻子也是那样优美而笔直，他的嘴型也是那样完美无瑕。然而，只有一点他和拉尔夫神父不一样：拉尔夫神父像一棵魔鬼桉，是那样高大，那样雪白，那样气派堂皇；而他则像一棵蓝桉，但也是那样高大，那样雪白，那样气派堂皇。

从那次邂逅相逢之后，梅吉总是注意听着有关卢克·奥尼尔的看法和传闻。鲍勃和男孩子们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似乎和他处得也不错。显然，他身上没有懒筋，鲍勃是这样说的。有一天晚上，当评论起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时，就连菲也在谈话中提起了他的名字。

“他使你想起什么人了吗?”梅吉正趴在地毯上读着一本书，

懒洋洋地问道。

菲考虑了一会儿这个问题。“嗯，我想，他有点儿像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体格一样，肤色一样，不过，不是特别像。作为男人，他们相差很远。

“梅吉，我希望你能像个小姐一样坐在椅子里看书！正因为你穿着马裤，所以你千万不能忘记要端庄稳重。”

“啐！”梅吉说，“就好像谁看见了似的！”

事情就这样发展着。他们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两张面孔背后的男人是那样截然不同。只有梅吉为了这一点而辗转苦恼，因为她爱着他们之中的一个，为发现了另一个人的魅力而愤懑不平。她发现，他在厨房里是一个最受宠爱的人，而且还发现他何以穿得起奢侈的白衬衫和白裤到围场去。原来是史密斯太太替他洗熨的，她被他那机敏的、能哄人的魔力降服了。

“哦，他是个多漂亮的爱尔兰人哪！”明妮出神入迷地叹道。

“他是个澳大利亚人。”梅吉激怒地说道。

“也许是在这儿出生的，亲爱的梅吉小姐。但是叫奥尼尔这样的名字，就说明他就像帕迪的那些又脏又贪吃的手下人一样，是爱尔兰人。梅吉小姐，我没有任何不尊重你那慈善而虔诚的父亲的意思，愿他在平静中安息，和天使们一起欢乐吧。卢克先生要不是爱尔兰人，那他怎么会长着黑头发，蓝眼睛？古时候，奥尼尔家族还是爱尔兰的国王呢。”

“我想，是奥康诺家族吧。”梅吉顽皮地说道。

明妮那双小圆眼睛闪了闪。“啊，梅吉小姐，那可是个很大的国家呀。”

“看你再胡说！它的大小和德罗海达差不多！不管怎么说，奥尼尔是奥伦治[①] 地方的姓氏，你糊弄不了我。”

① 古时欧洲一都市，位置在现法国东南。

“就算是这么回事吧。但那是一个古老的爱尔兰姓氏，奥伦治人还没想到的时候，这个姓氏就已经有了。这是北爱尔兰地区的姓氏，所以，奥伦治有那么几个人姓这个姓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可是，亲爱的梅吉小姐，后来还有克兰波伊的奥尼尔和奥尼尔·莫尔家族呢。”

梅吉放弃了这场争论。明妮以前曾有过的那种芬尼亚式[①]的好斗的脾气早就没有了，而且，她连“奥伦治”这个词都不能一口气说出来。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她又在小河那边碰上了卢克·奥尼尔。她怀疑，他说他在等着她的话是撒谎。不过她不知道，假若他真是在撒谎，她该怎样对待他。

“你好，梅格安。”

“你好。”她从栗色牝马的两耳之间正直看过去，说道。

“下个星期日晚上在布雷恩·Y·普尔有一个剪毛棚舞会。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谢谢你邀请我，可是我不会跳舞。不会有意思的。”

“我会教你，一点不费力，所以没什么妨碍。我要是带主人的妹妹去，鲍勃即使不把那辆新罗尔斯—罗伊斯借给我，总会把那辆旧的借给我吧？”

“我说了，我不愿意去！”她咬着牙关说道。

“你说过你不会跳舞，我说我教你。你从没说过就是你会跳舞，也不愿和我去，所以我推想，你是反对跳舞，而不是我。你想食言吗？”

她火冒三丈，怒视着他，可他只是冲着她笑。

“你真是被宠得不像样儿了，小梅格安，不能由着你任性的时候到了。”

---

① 传说中的爱尔兰古代勇士。

“我没有被宠坏!”

“别瞎扯啦，跟我说点儿别的吧！难道你不是个独生女，这么多哥哥围着你转，拥有全部这些土地和钱财，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和仆人吗？我知道，这片产业归天主教会所有，可是克利里家也不缺钱。”

这正是他们之间的天壤之别！她得意地想道。这一点正是自打她遇到他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拉尔夫神父是决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而这个人却缺乏他那种敏感。这个人没有一种内在的感觉告诉他表面现象之下到底有着什么。他在马背上生活，而生活的错综复杂或痛苦他根本就不知道。

大吃一惊的鲍勃连一声都没吭，就拿出了那辆新罗尔斯—罗伊斯的车钥匙。他盯了卢克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讲，随后，他咧开嘴笑了。

“我从来都没想到梅吉要去参加舞会，不过，带她去吧，卢克，而且欢迎你带她去！我敢说，她会喜欢舞会的，可怜的小叫花子。她从来不出大门。我们本应该想到带上她，可不知怎么的，却从来没这样做。”

“你、杰克和休吉干吗不去呢?”卢克问道。显然，他是不情愿奉陪他们的。

鲍勃摇了摇头，惊恐地说：“不，谢谢你啦。在跳舞方面我们不太灵。”

梅吉穿上了她那套暗玫瑰色的服装，她没有其他服装可穿。她根本没想到过动用一些拉尔夫神父以她的名义存在银行里的钱去置办几件参加宴会和舞会的衣服。直到现在，她还在千方百计地拒绝别人的邀请，因为像伊诺克·戴维斯和阿拉斯泰尔·麦克奎恩这样的男人，一听到个“不”字便轻率地泄了气。他们没有卢克·奥尼尔那种大胆莽撞的劲头儿。

可是，当她在镜子中盯着自己的时候，她在想，下个星期妈妈到基里作通常的旅行的时候，她应该去一趟，去找老格特，让她帮着做几件新上衣。

她讨厌穿这身服装。倘若她再有一套哪怕稍微合适一点儿的衣服，马上就会把这套衣服脱掉的。以前，是另一个不同的黑发男人。这衣服和她的爱情与梦幻，眼泪与孤寂有着不解之缘，为了这样一个卢克·奥尼尔之类的人穿上它，似乎是一种亵渎。她已经逐渐习惯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了，总是显出一种镇静和表面的快乐。外表的自我控制变得比树上的树皮还要厚，有时，她会在夜深人静之际想到她的母亲，并且浑身发抖。

她有朝一日会变得像妈妈那样把一切感情都斩断吗？弗兰克的父亲存在的那个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开始的吗？假如妈妈知道梅吉已经了解有关弗兰克的真相，她会怎样做，怎样说呢？爸爸和弗兰克面对着面，抱着她的拉尔夫痛心至极。那些可怕的事被大喊大叫地说了出来。一切事情都对上号了。梅吉想，凡是她知道的，她总会懂得的。她已经长大了，足以认识到得到孩子不像她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除了结过婚的一对之外，任何人之间的某种身体接触是绝对禁止的。为了弗兰克，可怜的妈妈是怎样地露过丑啊。难怪她是这样与众不同。梅吉想，要是这事出在她身上，她会想到一死了之的。在书里，只有最低等、最下贱的姑娘才不结婚而生孩子呢。梅吉由衷地希望妈妈能向她讲讲这件事，或者她自己有勇气去挑开这个话题。也许，在某些微不足道的方面她还能帮上忙呢。但是，妈妈是那种既不要人接近她，她也不去接近别人。梅吉冲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叹了口气，希望那种事决不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然而，她正在豆蔻年华，在凝望着自己那穿着暗玫瑰色服装的身影时，她想体验到感情，希望激情像强劲的热风一样吹遍她的全身。她不想像个小机械人似地在沉闷的苦干中了此一生。她

希望有变化、有活力、有爱情。她需要爱情、丈夫和孩子。苦苦追求一个她永远得不到的男人有什么用呢？他不想得到她，永远也不会想得到她。他说过，他爱她，但不会像一个丈夫那样地爱她。因为，他已经将身体许给了教会。难道所有的男人都是那样，爱某种无生命的东西超过爱一个女人吗？不，肯定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的。也许，只是那些不好相处的男人，那些满脑子怀疑和总是持有反对理由的复杂的男人才是这样的。但是，世上还有头脑比较单纯的男人，爱一个女人胜于爱其他任何女人的男人。譬如说吧，像卢克·奥尼尔这样的男人。

“我想，你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姑娘。”当卢克发动了罗尔斯汽车的时候，说道。

梅吉不大懂得赞美之词。她吃惊地斜瞟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这样不好吗？”卢克问道，显然，他并没有因为她缺乏主动性而感到烦恼。“只要把钥匙一转，把仪表板上的按钮一揿，车就开了。在一个人筋疲力尽之前，是既不想捞个头衔，也不希望得到那该死而又愚蠢的利益的。这就是生活，梅格安，这是毫无疑义的。”

“你不会把我一个人丢下的，是吗？”

“老天爷呀，不会的！你是跟我一起来的，对吧？这就是说，今天这一夜你就是我的，我不打算让任何人得到机会。”

“你多大了，卢克？”

“30。你多大了？”

“快 23 了。”

“有这么大，呃？你看起来就像个孩子。”

“我不是孩子了。”

“嚯！那么，你谈过恋爱吗？”

“一次。”

“就这么多啊？在23岁的时候？老天爷呀！我像你这多大的时候，已经出入情场十几次啦。”

“我敢说，我本来也会这样的，可是在德罗海达我很少遇上可以谈谈恋爱的人。在我的记忆里，你是头一个见面不仅仅是羞羞答答说一声‘哈罗’的牧工。”

“唔，假如你是因为不会跳舞才不愿意去跳舞的话，那你只是站在圈外往里看了，对吗？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你就会跳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就会把你当作第一流好手的。”他迅速地瞟了她一眼，“不过，你不会对我说，其他牧场的那些牧场主没有试图让你和他们去参加他们那些奇特的舞会吧？我能了解那些牧工，你的地位要比那些普通牧工高一等，可是，有些牧场主一定向你送过秋波吧？”

“要是我比牧工们高一等的话，你干吗邀请我呢？”她避而不答。

“噢，我闯遍了全世界，”他露出牙齿一笑，“喂，别改变话题呀。基里周围一定有几个邀请过你的家伙。”

“有几个，”她承认了，“不过我的确一点儿也不想去。你是把我强拉来的。”

“这么说，其余的人比这些可爱的阿飞要傻喽，”他说，“当我明了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有好主意了。”

她不敢十分肯定她是否喜欢他这种说话的方式，但是，和卢克在一起的麻烦是，他是个从不让步的倔汉子。

人人都会来参加剪羊棚舞会的。从牧场主的儿子、女儿到牧工和他们的妻子——假如他们有的话；从女仆到保姆，以及各种年龄男女城镇居民。举例来说吧，当女教师们要找机会与牲畜及牧场代理商的徒工、银行的纨绔子弟和不属于牧场的真正的丛林居民亲热一番的时候，这种舞会就给她们提供了方便。

适合于正式场合的彬彬举止在这里根本就见不到。老米基·

奥布赖恩从基里赶来拉小提琴。拉键盘手风琴和按钮手风琴的人旁边总是有一些人在互相轮流替换着。他们给老米基伴奏。与此同时，这位老提琴师则坐在一只桶上或羊毛包上，一口气拉上几个钟头。他那垂下来的下唇在流着口水，因为他不耐烦去咽口水，这有碍于他的音乐速度。

但是，这里的舞不是梅吉在玛丽·卡森生日宴会上看到的那种舞。这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圆圈舞：谷仓舞、快步舞、波尔卡、瓜德利尔舞[①]、苏格兰双人舞、玛祖卡舞[②] 和罗杰·德·科弗利斯爵士舞——这种舞不过就是匆匆地拍一下舞伴的双手，或随随便便地挽着胳臂发疯似地转圈儿。这里谈不上什么过分亲密，也没有什么轻柔曼雅。每个人似乎都把各种举动当作是求欢不成后的胡闹。浪漫的私通都远远地跑到外面去了，远离了这片嘈杂和喧闹声。

没过多久，梅吉就发现自己大大地羡慕起自己那位英俊的同伴来了。许多挑逗性的或含情脉脉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就像以前对拉尔夫神父那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以前拉尔夫神父那样。就像以前那样。不得不用这种极其疏远的过去时态来想他，真是太可怕了。

卢克是说话算数的，只是在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才让她单独呆着。伊诺克·戴维斯和利亚姆·奥鲁尔克也在这里，他们心急火燎地想去填补他在她身边的那个位置。他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梅吉自己好像眼花缭乱了，没有想到除了他以外，接受其他男人的邀请完全是她的权利。尽管她没有听见那些窃窃嘲讽的评论，可是卢克听见了。这家伙真是死不要脸，一个普普通通的牧工，居然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把她勾到手了！卢克根本不在乎这些啧啧

① 一种旧式的四对舞。

② 一种轻快活泼的波兰舞。

非难。他们曾经各有机会，要是他们没有尽力地利用这些机会的话，活该他们倒霉。

最后一个舞是华尔兹。卢克抓起梅吉的手，胳臂搂着她的腰，把她贴在自己的身上。他是个出色的舞伴。她发现她无需多费力气，只要按照他推动的方向出步就行了，这使她十分惊讶。而且，这样被搂着，紧贴着一个男人，能感到他胸部和大腿的肌肉，吸收着他身体的温暖，使她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感觉。和拉尔夫神父那次短暂的接触，给她的印象如此强烈，以致她来不及去领略那些支离的东西。而且她天真地认为，她在拉尔夫怀抱里所领略到的东西，永远不会再从其他人那里领略到了。然而，尽管这次的感觉颇有些异样，但很让她激动。她的心跳加快，并且，从他突然带着她旋转，把她搂得更紧，将自己的脸颊贴着她头发的那股劲头中，她明白他也觉察到了这一点。

罗尔斯汽车引擎低沉地轰响着往家里开去，大灯照亮了崎岖的道路，路上的一切都显得清清楚楚。他们没说什么话。布雷恩·Y·普尔离德罗海达 70 英里，穿过几个围场，一路上既看不到一幢房子，也看不到人家的灯光，阒无人踪。横越德罗海达的高地只比其他的地面高出 100 英尺，但是，在黑壤平原上登上它的顶部，就像在瑞士登上了高山的顶巅一样。卢克停住了汽车，走了下来，绕过汽车，打开了梅吉身边的车门。她走下了汽车，站在他的身边，有点儿发抖。他是想不顾一切地吻她吗？这里非常安静，离任何人都很远！

在他们的一侧，有一道蜿蜒而去的朽木栅栏。卢克轻轻地扶着她的胳臂肘，怕她穿着那双时髦的鞋会绊倒。他帮着她走过了那片低洼不平的地面，躲过地上的兔子洞。她一言不发地紧紧抓着那栏杆，眺望着平原大地。起先，她感到恐惧，后来，由于他一动不动，不去碰她，她也就不再慌乱，而是迷惑不解了。

几乎就像在阳光下那样，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静穆、清淡

的月光照出了广阔无垠、一览无余的远方。微光扑朔的草地发出了一片低低的窸窣声，像是不肯停歇的低回浩叹。草原上闪动着一派银色、白色、灰色。当风向上吹动披着月光的树冠时，那片片树叶倏忽一闪，宛如点点火星。树林在地面投下了夹着无数光斑的黑黝黝的阴影，神秘莫测，就像地狱中张开了许多嘴。她抬起头来，想数一数天上的繁星，可是怎么也数不清。星空恰似一片转动的蛛网上结满了细密的露珠，这些小点在一闪一灭，一闪一灭。这节奏井然的闪动就像永恒的上帝一样，万劫不变地闪着。它们好像结成了一张网，高悬在她的头顶上，如此美丽动人，如此宁谧寂静，洞悉一切地探究着人们的灵魂。星光一闪，就像昆虫那宝石般的眼睛在聚光灯下那样，变得晶莹剔透。星光一灭，就像有表情似地合上了眼睛。星斗阑干，具有动魄惊心的力量。唯一的声响，就是草原上的热风。树林的飒飒响声，熄了火的罗尔斯偶或发出的铿锵声，和一只入睡的飞鸟从某个地方发出的抱怨声——因为他们打扰了它的休息。唯一的气味就是矮树丛发出的馥郁的杂香。

卢克在黑暗中转身抽出了他的烟荷包和一叠卷烟纸，开始卷烟。

“梅格安，你是在这里出生的吗?”他问道，手掌懒洋洋地来回搓着几根烟叶。

“不是，我生在新西兰。是 13 年前到德罗海达来的。”

他把弄好的烟末倒进了纸筒里，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捻着，随后将它舔好，把点火那一头露出来的几根烟丝往里捅了捅，划着了火柴，点燃了烟卷。

“你今天晚上很快活，是吗?”

“哦，是的!”

“我愿意带你去参加所有的舞会。”

“谢谢你。”

他又沉默了，静静地抽着烟。他回过头去，越过罗尔斯的车顶望那片树林，那只愤怒的鸟依然在抱怨地叽叽喳喳叫个不休。当他手指间那支噼啪作响的那根烟剩下一个烟头时，他将它扔到了地上，一直等到它燃尽，没有人像澳大利亚丛林居民那样把烟抽得这么干净。

梅吉叹了一口气，从那片月色中转过身来。他扶着她向汽车走去。他十分明智，不会在这种开始阶段吻她的，因为他打算，如果可能的话就要她。第一步让她先起吻他的念头吧。

夏季一天天地过去了，这里又举行了几次舞会。大宅的人对梅吉自己找了一个极漂亮的男朋友也逐渐习惯了。她的哥哥们避免拿她取笑，因为他们爱她，也很喜欢她。卢克·奥尼尔是他们雇用过的最能吃苦耐劳的工人。没有比事实更好的证明了。在本质上，克利里家的男人与其说是属于牧场主阶级，倒不如说是属于劳动者阶级。他们从来没有从他没财产这一点来看他这个人。菲也许已经对他做过更多的掂量与权衡，但她没有精力更多地关心这件事。不管怎么样，卢克那沉静的自负所产生的效果，使他显得和一般的牧工不一样。正因为这样，他们更像对待自己人那样对待他。

在晚上以及不去围场的时候，便在大宅的道路上出出进进，这已成为他的习惯了。过了不久，鲍勃便宣称，这么多人都围在克利里家的饭桌上吃饭，如果让他独自在一边吃饭是愚蠢的。于是，他便和他们一起吃饭了。此后，当他很想留下和梅吉长谈的时候，却要让他走一英里路去睡觉，这是不明智的。于是，他被允许搬进了大宅后面的一间客房。

到这时，梅吉对他已是朝思暮想，不是像一开始时那样瞧不起他，总是拿他来和拉尔夫神父相比了。旧日的伤痕已经愈合。不久之后，什么拉尔夫神父的嘴是那样笑，而卢克是这样笑，什么拉尔夫神父那生动的蓝眼睛有一种淡漠的沉静，而卢克的眼睛

总是不停地闪耀着激情之类的想法，她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她年纪轻轻，从未尝过饶有趣味的爱情。如果说她曾经尝过，那也是片刻而已。她想细品满口爱情的清香，让这清香沁透肺腑，使她的头脑为之晕眩。拉尔夫神父已经成了拉尔夫主教。他永远永远也不会回到她的身边了。他以一千三百万银币把她出卖了，这使人满腹怨恨。要是在矿泉边上的那天夜里他没有用过“出卖”这个词的话，她就不会为了它而伤脑筋了。可是他用了这个词，为了猜透他的意思，她曾冥思苦想了无数个夜晚。

一次舞会上，在他紧抱着她的时候，她感到挨着他后背的手痒酥酥的。她的心被他、他的触感和勃勃生气搅乱了。哦，她从来没想到过，倘使她再也见不到他，她会感到迷惘和枯竭。她从来没感到过心灵的抽搐和颤抖，因为他在望着她。但是，当卢克殷勤地护卫着她，越来越多地参加本地区的各种活动的时候，她就更了解伊诺克·戴维斯，利亚姆·奥鲁尔克和阿拉斯泰尔·麦克奎恩这样的人了。他们这些人都不能像卢克·奥尼尔那样使她动心。要是说他们个头儿很高，她须仰视才见的话，可他们都没有卢克那样的眼睛；要是说他们有和他一样的眼睛的话，却没有他那样的头发。他们总是缺点儿这个、短点儿那个，而卢克却什么都不缺，尽管她也不明白卢克到底拥有什么。除了他曾使她回想起拉尔夫神父之外，她也承认在他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能吸引她。

他们谈了许多话，但总不外乎是那些平平凡凡的事：什么剪羊毛啦，土地啦，绵羊啦，或者他生活中还缺少什么啦，要么就是他所见过的地方或某个政治事件。他偶尔读读书，但不像梅吉那样是个有读书积习的人，也不打算像她所希望的那样去看书。她似乎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劝他去看她觉得有意思的这本书或那本书。他既不把谈话往有知识深度的方面引，也从不对她的生活表现出什么兴趣，或问一问她生活中缺少什么。这是最叫人感兴趣

的，也是最叫人苦恼的。有时候，她渴望谈一些比绵羊或雨水更叫她关心的事，可她刚把话题往这上面引，他就熟练地把话题转到与个人生活无关的事上去了。

卢克·奥尼尔聪明、自负，极能吃苦耐劳，并且能勒紧肚皮攒钱。他出生在恰好处于南回归线上的南昆士兰州朗里奇城外的一个肮脏的、篱笆条围成的板棚里。他父亲出身于一个境况优裕，但家规甚严的爱尔兰家族，但他却是个败家子。他母亲是温顿的一个德国屠夫家的女儿。她执意要嫁给老卢克，因此便和家庭脱离了关系。这间棚屋里有 10 个孩子，他们连鞋都没有一双——在炎热的朗里奇不穿鞋不大碍事。老卢克有兴致的时候，就靠剪羊毛谋生。不过，他最有兴致的是喝伯明翰产的兰姆酒。小卢克 12 岁那年，他在布莱克奥小酒店的一次火灾中丧生。于是，小卢克很快就开始了自己四处剪羊毛的生活。他是一名涂柏油的小工。要是一位剪毛工因为疏忽，将绵羊的皮肉和毛一起剪下来的话，他就把熔融的焦油涂到那参差不齐的伤口上。

只有一件事卢克从不畏惧，那就是艰苦的活计。对苦活累活他干得生龙活虎。不知这是因为他父亲曾经是个泡酒馆的酒客和市井无赖，还是因为继承了他的德国母亲那种对勤奋的热爱。谁也不耐烦去把原因搞个水落石出。

当他又长大些时，便从涂油小工熬成了毛棚工。在羊身上的毛纷纷落下、垛成高高的一堆时，他便从台板上跑下来，抓起那又大又沉的羊毛包，扛到打卷工作台上进行整边。这期间，他学会了整边，把外表污损的羊毛边挑出来，送到由分等工负责的箱子里。分等工是剪毛棚里高高在上的人。他就像个品酒家或香水鉴定家，靠训练培养是学不出来的，除非对这项工作有直觉。可卢克不具备分等工的直觉。要是他想多挣钱的话，只能去当压毛工或剪毛工，而多挣钱是他理所应当的希望。他有当压毛工的力

量，把分过等级的毛压成又大又重的包，可是能干的剪毛工挣得更多。

现在，他是个好工人的名声在西昆士兰已经尽人皆知了，所以，他不会碰上生手所遇上的麻烦。优雅、协调、力量、耐性，卢克身上具备了各种必要的素质。这种人一定会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剪毛工的。很快，卢克便可以在一星期六天中每天剪二百多只绵羊。一百多只可以挣一个金镑。这种速度比得上一种被称为蜥蜴的大剪刀手摇机。使用这种带有又宽又粗的梳子和切刀的新西兰大型手摇机在澳大利亚是不合法的，尽管它们使剪羊工效率成倍地提高。

这是一件极度紧张的工作。他用双膝夹住一头绵羊，弯下他那高大的身体，大剪刀急速掠过绵羊的身体，羊毛犹如盛开的花朵。他将羊毛整片剪下，尽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剪完，剪刀紧贴着长满了蓬松鬈毛的羊皮，这样羊圈工头就高兴了。工头随时会出现在任何一个达不到他那苛刻的标准的剪羊工身后。他不在乎暑热难当、汗流浃背，以及能让他一天喝上三加仑水的干渴，甚至连那些成群的、令人烦恼的苍蝇也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就出生在苍蝇成群的乡间。他也不在乎那些通常对剪羊工来说是异常讨厌的绵羊。它们中间有的身上涂着一块块的焦油，有的湿漉漉的，有的个头奇大，有的欺软怕硬，有的羊毛脏乎乎的，有的身上落满了苍蝇。但它们都是美利奴细毛羊，这就是说，除了蹄子和鼻子，浑身的羊毛都得剪下来，一整张涂着焦油的、易碎的羊毛便像一层颤悠悠的纸板一样拿到手了。

不，他并不在乎工作本身，活儿越苦，他的感觉就越好。他恼火的是嘈杂声，是被关在棚内干活，和那股恶臭。世上没有比剪羊棚更糟糕的地方了。于是，他决心成为一个趾高气扬的工头，当一个在一排弯腰曲背的剪羊工身边转来转去的人，看着那些属于他自己的羊毛被人用平稳的、极熟练的动作剪下来。

在屋子一头的藤椅间，
坐着羊棚的工头，他转着眼睛四处看。

一首古老的剪羊毛歌就是这样唱的，而这正是卢克·奥尼尔决心办到的。当个趾高气扬的工头，当个小企业主，当个牧场主，当个拥有牲畜的人。毕生当一个永远弯着腰、伸着胳臂的剪毛工对他是不适合的。他想要痛痛快快地在露天下干活，同时看着金钱滚滚流入腰包。也许，正是由于卢克有可能成为一名熟练的剪毛工，当一名使用窄刃剪刀的剪毛工，一天能剪 300 只美利奴羊，而且完全合乎于标准的少数几个杰出的人，才使他留在了剪毛棚中。此外，他们还靠赌博来敛财。遗憾的是，他的个头有点儿过高，弯腰低头需多用几秒钟，就是这几秒钟便使他在这一行中很难出人头地。

他的脑子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想出了另一个能够使他获得他朝思暮想的东西的办法。大约就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他发现自己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他初试身手是在格纳仑加当一名牧工的时候。那个牧场的继承人是个女人，非常年轻，十分漂亮。那次尝试把他撞了个头破血流。她最后看上了一个新近从英国移民而来的牧工，此人的辉煌成功已经成了这片未开垦的处女林地的传奇了。他从格纳仑加到了宾格里，找了一份驯马的工作，眼睛却盯着庄园里那位与其鳏居的父亲住在一起的芳华已过、相貌平平的女继承人。可怜的多特，他险些就要把她搞到手了。可是，她最后服从了她父亲的愿望，嫁给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毗邻的那片产业就是他的。

这些尝试耗费了他三年时间。他断定，在每一个女继承人身上花 20 个月的时间太长，太让人厌烦了，出门四处旅行一下对他来说要更适合一些。他不停地走动，希望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搜

罗到一个有希望的对象。他高高兴兴地赶着牲口踏上了西昆士兰的牧工之路。他到过库珀和迪阿曼蒂纳。到过新南威尔士最西边的巴科和布鲁·奥沃弗娄。他年已三十，可是他生财的机运还是没有丝毫头绪。

每个人都听说过德罗海达，可是，只是当卢克发现那里有一个独生女的时候，他的耳朵才竖起来的。她没有继承的希望，不过，他们也许打算至少会在基努那或温顿附近给她 10 万公顷的土地作陪嫁。这是基里附近一片相当不错的土地，但对他来说，它太狭窄，森林占的面太多了。卢克渴望得到昆士兰紧西边的那片广袤的土地。在那里，草原绵延伸向无边的远方，而人们只能影影绰绰地记得它的东边有些树林。那里只有草地，无边无际地延伸着，延伸着，在他的土地上，人们每走上 10 公顷的土地才有幸能看到一只绵羊。因为这里有时没有草，只是一片龟裂干涸的黑土荒地。草地、太阳、暑热和苍蝇，对每一个他这类人来说都是乐园。这就是卢克·奥尼尔心目中的土地。

他已经从吉米·斯特朗那里打探到了有关德罗海达的其他传闻轶事，吉米是 AML 公司牧工牧场代理人，头一天开车送他的就是吉米。当他发现天主教会拥有德罗海达的时候，这不啻是当头一棒。但是，他知道能够继承遗产的女继承人为数甚少。所以，当吉米接着说道，这位独生女自己有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现款和许多溺爱他的哥哥时，他决定按计划行事。

尽管卢克长期以来将自己一生的目标盯在基努那或温顿附近的 10 万公顷土地上，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狂热地干着活儿，但事实上在他内心深处，对实实在在的现款的热爱远胜于对这些钱最终会给他买来的东西的热爱。他关心的既不是土地的拥有权，也不是它的继承权，而是巴望在他的存折上，在他的名下，累积起一行行整齐的数目。他梦寐以求的不是格纳仑加或宾格里，而是与之等价的硬通货。一个真正想要成为小老板的男子汉

决不会满足于没有土地的梅吉·克利里的，也决不会热爱像卢克·奥尼尔所干的那种艰苦的体力活儿的。

在圣十字学校大厅里举行的舞会，是许多星期来卢克带梅吉去参加的第 13 次舞会。他们所去之处他是如何找到的，他又是怎样巧妙地邀请梅吉，谁都猜不出来。但是，他每个星期六都定期地向鲍勃借罗尔斯汽车的钥匙，把她带到 150 英里外的某处去。

今晚，天气很冷。她站在一道栅栏旁，眺望着一片没有月色的景致。这时，她感觉得到脚下结霜的地面在发出吱吱的响声。冬天到了。卢克伸出胳臂搂住了她，把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你觉得冷了，”他说道，“我还是送你回家吧。”

“不，现在好了，我暖和起来了。”她屏着呼吸答道。

她感到他有些变化，搂着她后背的胳臂变得松了，不带着感情了。但是，靠在他的身上，感觉着他的身体散发出来的温暖和他身上骨骼的不同结构，十分舒服。甚至隔着羊毛衫，她能感到他的手在微微地动着，划着圈，这是一种含糊试探的抚摸。要是在这种时候她说冷的话，那他就会停止这种抚摸的。要是她什么都不说，他就会认为这是默许他进行下去。她很年轻，极想尝一尝正正当当的爱情的滋味。除了拉尔夫之外，这是唯一的一个使她感兴趣的男人，因此，干吗不体味一下他的吻是什么样呢？但愿他的吻是不同的！让他的吻有别于拉尔夫的吻吧。

卢克认为她的沉默就是默许。他将另一只手放到了她的肩头，把她的脸转向他，弯下了自己的头。一张嘴实际上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吗？哦，不过就是一种压按！那么，她认为爱的象征是什么呢？她的双唇在他的唇下动了动，她又立刻希望她不要这样做。他往下压得越发紧了，嘴张得很大，用他的牙和舌头迫使她的两唇分开，舌头在她的嘴里转动着。真叫人反感。为什么这似

乎和拉尔夫吻她的时候大不一样？那时候，她没有感觉像这回这样湿乎乎的、微微有些恶心的感觉，她那时好像根本就没想到这些。当拉尔夫那熟悉的手触动了一种神秘的活力时，她的嘴就像个小盒子一样，只顾向他张开了。可卢克到底在干什么呀？当她脑子里恨不得把他推开的时候，她的身子为什么却这样颤动着，紧紧地贴着他？

卢克已经在她胸前的一侧找到了敏感点，他将手指放在上面，使她的身体扭动起来，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焕发出什么热情来呢。接吻中断了，他将嘴紧紧贴着她脸颊的一侧。她似乎更喜欢这样，一双手搂着他，气喘吁吁的。可是，在他将嘴唇向下滑到她颈前的同时，他的手企图把她的衣服从她的肩头推下。她猛地一推他，快步走开了。

“够了，卢克！”

那个举动使她很扫兴，有些反感。当卢克扶着她坐进汽车，并且卷了一根解饥解渴的烟卷时，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向颇自负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多情种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姑娘不乐意过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她们没有一个像梅吉那样是个大家千金。甚至连那个宾格里的女继承人，比梅吉富有得多的多特·麦克弗森也像那些丑姑娘一样粗俗不堪。她没上过时髦的悉尼寄宿学校，没有那些无用的东西。尽管卢克相貌堂堂，可是说起有关两性的经验，他与普普通通的农村劳动者相差无几。除了他所喜欢的东西外，对于玩弄技巧他知之甚少，而对于理论则一窍不通。许许多多和他搞过恋爱的姑娘很乐意向他保证，她们喜欢他这种水平。但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依靠某些个人的知识，并且并不总是可靠的个人知识。遇上一个像卢克这样富于魅力，吃苦耐劳的男人，姑娘会嫁给他的，因此，一个姑娘就很可能想方设法去取悦他。没有比告诉一个男人，说他是个前所未见的最好的人更能让他高兴的了。卢克从来

没想到过，除了他以外，有多少男人曾被这种话愚弄过。

他依然在想着老多特。在她的父亲把她在满是死蝇蛆的剪毛工棚里锁了一个星期之后，她屈从了他的愿望。卢克暗暗地耸了耸肩。梅吉是个行将裂开的坚果，吓着她或让她起反感是划不来的。陶然乐事必须靠边站，就是这么回事。他得按照显然是她所乐意的方法向她求爱，什么鲜花呀，献殷勤呀，不能来过分鲁莽的把戏。

一种令人不快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随后，梅吉叹了口气，颓然靠在了车座上。

“对不起，卢克。”

“我也很抱歉。我没有惹你生气的意思。”

“哦，不，你没有惹我生气，真的！我想，我对这个还不太习惯……我是害怕，不是生气。”

“哦，梅格安！”他将一只手从方向盘上拿了下来，放在了她那紧攥着的手上。“喂，这个用不着担心。你还带点儿小姑娘气，我进展得太快了。咱们忘掉它吧。”

“好吧，忘掉吧。”她说道。

“他吻过你吗？”卢克好奇地问道。

“谁？”

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吗？可是，她的声音里为什么会有恐惧呢？“你说过，你恋爱过一次，所以，我以为你是知道这种事情的内情的。对不起，梅格安，我本来应该明白，在一个你们这样处在这种地方的家庭，是完全闭目塞听，与世隔绝的。你的意思不过是说，你曾经对某个从来没有注意到你的家伙抱着一种女学生式的迷恋。”

是的，是的，是的！就让他这么想吧！“你说得很准，卢克。那不过是一种女学生式的迷恋。”

在宅邸的外面，他又把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给了她一个温

柔的长吻，没搞张嘴伸舌头那套把戏。她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但显然她喜欢这样。他向客房走去，对自己没有毁掉良机而感到满意。

梅吉慢腾腾地上了床，躺在那里，望着投射在天花板上的柔和的灯光。哦，有一件事已经证实了：卢克的亲吻根本就没有使她想起拉尔夫的吻。而且，在他的手指从侧面伸进衣服的时候，在他吻着她的脖子的时候，她最后有一两次感到了一种隐约令人惊惶的激动。像对待拉尔夫那样同等对待卢克是没有用的，但她无法肯定她不会再进行这样对比。最好把拉尔夫忘掉吧，他不会成为她的丈夫的，而卢克却能。

卢克第二次吻梅吉的时候，她的举动就不一样了。他们到鲁德纳·胡尼施参加了一次快活的宴会。那里是鲍勃为他们的短途旅行划下的界线的极点，这次晚会从头到尾都进行得十分愉快。卢克拿出了他的最佳风度，去的路上他讲了许多笑话，使她忍不住地一个劲儿大笑，随后，在整个宴会上都对她温情脉脉，频献殷勤。而卡迈克尔小姐下了多大决心想把他从她身边拉走啊！她走到了阿拉斯泰尔·麦克奎恩和伊诺克·戴维斯不敢露面的那个地方，和卢克、梅吉纠缠不休，公然向卢克卖弄风情，迫他出于礼貌也得邀她跳一次舞。卢克和卡迈克尔小姐跳的是一曲慢三步，跳得很拘谨，完全是舞场作派。曲子一结束，他什么也没讲，只是把两眼往天花板上一瞟，使卡迈克尔小姐明白无误地觉得，对他来说，她不过是个令人厌烦的人物，随后便立即回到了梅吉的身边。这一手梅吉很喜欢。自从这位小姐在基里娱乐会上妨碍了她的愉快那天起，梅吉就讨厌她了。她永远忘不了拉尔夫神父抱起一个小女孩，跨过水坑，把这位小姐甩在一边时的那种神态，今天晚上卢克也摆出了同样的脸色。啊，妙啊！卢克，你真棒！

回家的路又漫长又寒冷。卢克从老安格斯·麦克奎恩那里骗来了一包三明治和一瓶香槟。当他们走完了三分之二的路程时，

他把汽车停了下来。那时和现在一样，澳大利亚的汽车里极少有安暖气的，可是这辆罗尔斯车里却有。那天夜里，暖气大受欢迎，因为地面上的霜花已经有两英寸厚了。

“哦，在夜里像这样不穿外套地坐着，不是很美吗?”梅吉微笑着接过了卢克递给她的那只斟满了香槟酒的银白色折叠杯，吃了一块火腿三明治。

“是呀，很美。今晚你显得真漂亮，梅格安。”

她眼睛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呢？一般来说，他不喜欢那种灰色，太贫血了。但是，看着她那双灰色的眼睛，他敢发誓，在那蓝蓝的底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强烈的靛蓝，像晴天朗日的天空；有青苔般的深绿，还有一丝黄褐色。那对闪光的眼睛就像柔和、半透明的珠宝，周围是一圈长长的上翘的睫毛。那睫毛在闪着微光，好像在金色中浸过一般。他伸出手去，用手指轻轻地掠过她一只眼睛上的睫毛，然后一本正经地低头看着她的睫毛上端。

“哟，卢克？怎么啦?”

“我禁不住想看看在你的梳妆台上是不是放着一罐金粉。你知道吗？你是我见到过的唯一的一个睫毛上实实在在发着金色的姑娘。”

“哦!”她碰了碰自己的睫毛，看着手指，笑了起来，“这么说，是真有啦！可它一点儿也不掉下来。”香槟酒呛得她鼻子发痒，胃里直往上冒气泡。她觉得快活极了。

“真正金色的睫毛，它的形状和教堂的顶一样，真正金色的绝美的头发……我总是希望它能像金属那样硬就好了，然而它却又柔软，又纤细，就像婴儿的头发……你一定在皮肤上涂了金粉，它是那样闪闪发光……而那美得无与伦比的嘴，是为了接吻才造就的……”

她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他，那娇嫩的粉唇微微张开，就像他

们头一次碰见时那样。他伸出手去，将她手中的空杯子拿了过来。

“我想，你还需要一点儿香槟吧。”他说着，将那杯子斟满。

“我得承认，这太美好了，停在这里，在路途上稍稍休息一下。感谢你想起向麦克奎恩先生要了这些三明治和酒。”

罗尔斯的大引擎在一片静寂中轻轻地轰响着，温暖的空气几乎无声无息地从排风孔送了进来，他俩只能听见这两种不同的、缓缓的声音。卢克解开领带，扯了下来，将衬衣的领口敞开，他们的短上衣放在后座上，汽车里太暖和了。

“啊，这样就觉得好多了！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领带，然后一定让人们在穿正式服装时戴上一条。不过，假如我碰上他的话，我就用他的发明勒死他。”

他突然转过身去，把脸向她的脸低下去，似乎想用自己的嘴唇像片玩具拼板一样裹住她嘴唇的整个曲线。尽管他没有搂着她，或碰她身上的其他地方，但她觉得被他紧紧地吸引住了。在他向后靠去的时候，她的头也跟了过去，直到把头放到了他的胸膛上。他抬起双手捧住了她的头，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地吻她那令人惊讶地作出了反应的嘴，酣尝樱唇。他叹息了一声，便忘情地沉湎于其中了。这孩子般的、柔软的嘴唇终于和他的嘴唇接在了一起。最后，他随便怎样吻都可以了。她的胳臂搂着他的脖颈，颤抖的手指插进了他的头发，另一只手的手掌放在他前颈下那光滑的棕色皮肤上。尽管在递给她第二杯香槟酒的时候他的情绪已经起来，并且下定了决心，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着忙，只是望着她。他没有放开她的头，吻着她的面颊，吻着她那合上的眼睛，吻着她那眉毛下弯弯的眉骨。然后，他又返回去吻她的面颊，因为那面颊光洁如玉，又返回去吻她的嘴，因为它那稚气的形状使他发狂，自从他头一次见到她的那天起，就使他如狂如痴了……

“你最好嫁给我，梅格安，”他说道，眼睛中含着柔情和笑

意，“我认为，你的哥哥根本不会同意咱们刚才干的那事的。”

“是的，我也认为我最好嫁给你。”她赞同道。她的嘴唇垂了下来，两颊现出了淡淡的红晕。

“咱们明天向他们讲明吧。”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越快越好。”

“下个星期我开车带你到基里去。我们去见托马斯神父——我想，你是愿意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安排一下结婚预告，再买一只订婚戒指。”

“谢谢你，卢克。”

哦，事情就是这样的。她已经表了态，不可能再挽回了。几个星期之内，或不管还要多长时间，只要在教堂里一公布结婚者的姓名以征求意见，她就将嫁给卢克·奥尼尔。她将要成为……

卢克·奥尼尔太太了！多么陌生啊！她为什么要说同意呢？因为是他告诉我，我必须这样，他说过我应该这样做。可这是为什么!？使他脱离危险吗？为了保护他自己，或我吗？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啊，有时候，我觉得我恨你……

小汽车里的那一幕让人心惊肉跳，心绪纷乱。和上一次一点儿也不一样。有许多美好而又令人惊恐的感觉。哦，他那双手的触摸！

对于这桩新闻谁都没有感到十分意外，至于反对，连想都没想过。唯一让他们吃惊的是，梅吉斩钉截铁地拒绝把这事写信告诉拉尔夫主教。她几乎歇斯底里地拒绝了鲍勃认为他们应当邀请拉尔夫主教到德罗海达来，以及应当找个大房子举行婚礼的主意。不，不，不！她冲着他们大喊大叫，梅吉是个说话从来不提高嗓门的人呀。显然，她之所以发脾气，是因为她希望他永远不回来看他们；她的婚事是她自己的事。要是他毫无理由地到德罗海达来，因而失去了一般的礼貌的话，她就有责任不接待他，对此他是无话可说的。

于是，菲答应在她的信中只字不提此事，对事情应当这样办抑或是那样办，她似乎无所谓，对梅吉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好像也没有兴趣。管理像德罗海达这样大的牧场占用了她的全部时间。菲的纪录就好像是一位能完完全全地描述出一个绵羊牧场生活的历史学家，因为这些纪录不仅仅是数字和分类账。有关每一群羊移动的记述十分严格。季节的变化，每日的天气，甚至连史密斯太太每顿做的是什么饭，都记录了下来。1934 年 7 月 22 日的日志记录中写着：晴，无云，清晨温度为 34 度。今日未做弥撒。鲍勃返回，杰克带两名牧工在莫琳巴，休吉带牧工一人在西坝，比尔巴瑞尔将三岁阉羊从布金赶到温尼姆拉。3 时，温度升高，为 85 度。气压计稳定，为 30. 6 英寸。西风。食谱：腌小牛肉，水煮土豆，胡萝卜和白菜，及葡萄干布丁。梅格安·克利里将于 8 月 25 日，星期六，在基兰博圣十字教堂与牧工卢克·奥尼尔先生结婚。晚 9 时，温度为 45 度，下弦月。

11

卢克给梅吉买了一只钻石订婚戒指。这只戒指很朴素但十分漂亮，两粒四分之一克拉的钻石嵌在一对白金心形底座上。8 月 25 日，正午，在圣十字教堂进行了结婚预告仪式。仪式一结束，在帝国饭店举行家宴。史密斯太太、明妮和凯特自然也应邀参加了这个宴会。而梅吉坚持认为，她看不出詹斯和帕西从 600 英里以外的地方赶来参加一个他们并不真正明白的仪式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们便被留在了悉尼。她已经收到了他们的贺信。詹斯的信很长，信笔写来，充满了孩子气，而帕西的信只写了“祝好运气”四个字。当然，他们认识卢克，他们在假期曾和他一起骑着

马，奔驰在德罗海达的牧场之间。

对梅吉执意要把婚事的规模搞得尽可能小，使史密斯太太大为伤心，她本来希望在德罗海达唯一的姑娘结婚之时，能看到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狂欢数日的场面。但是，梅吉甚至过分到连结婚礼服都不要穿的地步了。结婚时，她将穿一身日常的衣服，戴一顶普普通通的帽子，这些衣物以后可以兼做她旅行用的全副行头。

“亲爱的，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度蜜月，我已经定下来了。”星期日那天，在他们商定了婚礼的计划之后，卢克滑坐到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上，说道。

“哪儿?”

“北昆士兰州。你在裁缝那儿的时候，我和帝国酒吧的几个家伙聊了聊。他们跟我说，要是一个人身强力壮、干活不怕吃苦的话，在那个甘蔗之乡是可以赚到钱的。”

“干什么呢?”

“收割甘蔗。”

“收割甘蔗？那可是苦活儿呀。”

“不，你错了。干苦力的身材不像白人收割工那样高大，干不了这活儿。此外，你也和我一样清楚，澳大利亚的法律禁止输入黑人或黄种人去干苦工，也不许他们干工资高于白人的活儿，免得把面包从澳大利亚人的口中夺走。现在，短少收割工，付钱丰厚。身材高大，能够割甘蔗的人还是不太多的。可是，我行，那个活儿难不倒我!”

“这就是说，你想让我们在北昆士兰安家了，卢克?”

“对。”

她越过他的肩头，穿过那排巨大的窗户，凝望着德罗海达：那些魔鬼桉，那家内圈地，那远方绵延不断的树林。不住在德罗海达！到某个拉尔夫主教永远也找不到她的地方去，从此再也见

不到他，无可改变地紧随着坐在她对面的这个陌生人，可能永远无法回来了……她那双灰眼睛盯着卢克那生气勃勃的、不耐烦的脸。她的那双眼睛变得更漂亮了，但却明明白白地充满了凄怆。他只是感觉到了这一点。她没有流泪，嘴唇或嘴角也没有拉下来。可是，梅吉为什么而悲伤，他并不在乎，因为他不打算让她在他的生活中变成举足轻重的人，以至于他还得为她担忧发愁。人所公认，对于一个曾试图娶多特·麦克弗森的男人来说，得到了梅吉真是额外占了便宜。但是，她那令人惬意的身体和温顺的天性反倒使卢克在内心深处提高了警惕。没有一个女人，哪怕是梅吉这样漂亮的女人，足以对他产生支配的力量。

于是，他定下心来，单刀直入地谈到了心中的主要想法。有些时候，是得要些手腕的，可在这件事上，玩手腕就不如直来直去了。”

“梅格安，我是个老派的人。”他说。

她盯着他，大惑不解。“是吗?”她问道，可她心里的声音却在说：这有什么关系?

“是的，”他说道，“我相信，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女方所有的财产都应当归男方所有。和旧时候处理嫁妆的办法是一样的。我知道你有一小笔钱，现在我告诉你，在咱们结婚的时候，你得签字，将它移交给我。在你仍然还是单身的时候，让你知道我心中在想些什么，并且决定你打算把它如何处理，是公平合理的。”

梅吉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她将守着这笔钱。她只是简简单单地设想，一旦她结了婚，这笔钱就是卢克的，而不是她的了。除了受过高深教育，极有地位的女人而外，所有澳大利亚的女人都受过这种熏陶，认为她们多多少少算是她们男人的一项财产。而梅吉对此尤其有切身体会。爸爸总是支配着菲和他的孩子们。自从他死了以后，菲就把鲍勃当作他的继承者，无所不从。男人拥有

钱财、房屋、老婆和孩子。梅吉从来没有对他的这种权力产生过疑问。

“哦!”她惊呼道，“卢克，我不知道需要签署什么东西呀。我认为，我们一结婚，我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归你所有了。”

“以前是这样的，可是，当堪培拉那些愚蠢的傻瓜给了妇女选举权以后，这规矩便被废止了。梅格安，我希望咱们之间的任何事情都公平合理，所以，现在我就向你讲明白事情将会怎样。”

她笑了起来。“好啦，卢克，我不在乎。”

她的做法就像个老派的贤妻一样；以前给嫁妆也没有这么痛快啊。“你有多少钱?”他问道。

“眼下，有 1 万 4 千镑。每年我还可以拿到 2000。”

他打了个口哨。“1 万 4 千镑！哎哟！这可是一大笔钱呐，梅格安。最好让我来替你照看着这笔钱。下个星期，咱们可以去见银行经理，提醒我把将来的每一笔收入也都准确无误地写在我的名下。我不会动一个子儿，这你是知道的，这是以后用来购买牧场用的。以后的几年里，咱们俩得苦一场，把挣下的每一文钱都节省下来。好吗?”

她点了点头。“好吧，卢克。”

由于卢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险些使婚礼半途而废。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当沃蒂神父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惊恐万状地举起了双手。

“仁慈的上帝啊，卢克，你怎么不早一些告诉我呢? 真的，老天作证，在举行婚礼之前，我们要竭尽全力让你皈依，并且给你做洗礼的!”

卢克目瞪口呆地望着沃蒂神父，惊讶至极。“谁说过皈依的话，神父? 我什么都不是，过得挺痛快，不过，要是你发愁的话，随便把我看成什么人都行。但是，把我当作一名天主教徒，

办不到!”

他们的申辩都是枉废心机。卢克根本就不接受皈依的主意。“我从来不反对天主教或爱尔兰自由邦，不过，我想，天主教徒在爱尔兰是很难混下去的。可我是个奥伦治人，而且不是个变节者。假如我是个天主教徒，而你想让我皈依卫理公会[①]，我的回答也是一样的。我反对当叛徒，我不会成为天主教徒的。因此，神父，你得把我和你的教民们区别对待，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你们不能结婚!”

“为什么不行？要是你不想让我们结婚的话，我认为英国教会的牧师，或律师哈里·高夫不会反对我们的婚姻。”

菲不痛快地笑了笑！她想起了她和帕迪与一个教士之间发生过的那些不幸的意外事件。而她平息了那场冲突。

“可是，卢克，我必须在教堂里结婚!”梅吉惊恐地抗议道，“要是不的话，我就要背着罪孽生活了!”

“哦，就我所知，在罪孽中生活也比变节好得多。”卢克说道，有时，他是个令人费解的、充满了矛盾的人。就像极力要得到梅吉的钱那样，那种鲁莽、执拗的脾气使他不肯稍让半步。

“喂，结束这种愚蠢争执!”菲没有冲着卢克而是冲着教士说道，“按照帕迪和我的那种做法办，结束这场争论吧！要是托马斯神父不愿意玷污他的教堂，他可以在神父宅邸为你们举行婚礼!”

大家全都惊讶错愕地盯着她，不过，这倒确实是一着妙棋。沃蒂神父让步了，同意在神父宅邸给他们举行婚礼，尽管他拒绝为结婚戒指祝福。

教会的不完全的认可使梅吉觉得她犯下了罪孽，不过，还不

① 基督教（新教）卫斯里宗的教会，是美国独立以后，美国卫斯里教派的教徒脱离圣公会而组成的独立的教会。

至于糟到要下地狱。神父宅邸的女管家、足智多谋的老安妮想尽了一些办法把沃蒂神父的书房装饰得尽量与教堂一样，摆上了几大花瓶鲜花和许多黄铜烛台。但这是一个让人心里不痛快的仪式，气鼓鼓的教士使大家觉得，他只是为了避免在别处举行世俗婚礼的窘迫局面，才进行这次结婚仪式的。既没有做婚礼弥撒，也没有祝福。

不管怎么样，事好歹算是办完了。梅吉成了卢克·奥尼尔太太。到目前为止，离原定到达北昆士兰和度蜜月的时间已经稍微有些迟了。卢克拒绝在帝国饭店度过星期六之夜，因为他要赶星期日从贡的维底到布里斯班的邮政列车的支线火车。这趟车每周只有在星期六夜里才开一班。这趟邮政列车将在星期一准时将他们带到布里斯班，赶上去凯恩斯的快车。

贡的维底的火车拥挤不堪，没有一个能让人不受干扰的地方。他们坐了整整一夜，因为这趟车没有挂卧铺车厢。一小时又一小时，列车毫无规律地、牢骚满腹地奔驰着。每当机车司机觉得该给自己来一铁罐茶的时候，或让一群羊沿着铁路漫步的时候，或和另一个司机扯皮的时候，便让列车没完没了地停在那里。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把贡的维底念成甘的维底，但又不愿意按这样拼写呢?”梅吉闲极无聊地问道。他们在那幢按制度要求漆成的、糟糕透顶的绿色候车室里等候着，候车室里摆着黑色的长椅。这里是贡的维底在星期日时唯一开门的地方。可怜的梅吉，她很紧张，心里忐忑不安。

“我怎么能知道?”卢克叹了口气，他不想说话，一个心眼想快点儿订立干活的合同。由于这天是星期日，他们连一杯茶都搞不到。直到星期一早晨邮车到达布里斯班吃早餐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填满了他们的辘辘饥肠，解了解干渴。布里斯班之后便是南布里斯车站。他们慢慢地穿过这座城市，来到罗马街车站，搭

上了去凯恩斯的火车。在这里，梅吉发现卢克订了两张二等车的硬板座票。

“卢克，咱们并不短钱用呐!”她疲惫而又恼火地说道，“要是你忘记在银行里取些钱的话，我的钱包里还有鲍勃给我的一百镑。你干吗不买一等卧铺票呢?”

他惊讶地低头望着她。“可是，到邓洛伊只有三天三夜的路啊！咱们俩都年轻力壮，身体健康，为什么要花钱坐卧铺呢！在火车上坐一会儿死不了，梅格安！你要明白，你嫁的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练的干活的人，不是一个该死的牧羊场主!”

于是，梅吉便在卢克为她抢占的一个靠窗子的座位上颓然坐下，用手托着发着抖的下巴，望着窗外。这样，卢克就不会发现她已经是泪水盈眶了。他对她讲话就像对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孩子一样，她开始怀疑，他是否确确实实是这样看待她的了。她心里产生了反抗的情绪，但这情绪只是微微露头。她的强烈的骄傲感不能容忍这种无理的责备。然而，她却暗自想，她是这个人的妻子，也许他对这个新情况还不习惯呢。得给他时间。他们将要住在一起，她要为他做饭、补衣、照料他，给他生儿育女，做他的好妻子。看看爸爸是怎样赏识妈，是怎样崇拜她的吧。得给卢克时间。

他们将要去一个叫作邓洛伊的镇子，离沿着昆士兰海岸线而行的铁路北端的凯恩斯只差 50 英里。他们在 3 英尺 6 英寸宽的窄轨铁路上前后颠簸摇晃了数千英里。车厢里的每个座位上都有人坐着，没有机会躺一躺，或舒展一下身子。尽管这地方村落比基里地区要稠密得多，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她怎么也提不起对这个地方的兴趣来。

她的头在痛，吃不下东西，暑热难当，比基里任何一次暑热都要厉害。那件可爱的、粉绸的结婚服装被窗口吹进来的煤烟弄得污秽不堪，皮肤被无法蒸发的汗水弄得粘乎乎的。而比身体上

的不舒服更令人烦恼的是，她几乎是在恨卢克了。显然，旅行根本没有使他感到疲劳或不舒服。他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和两个去卡德韦尔的男人东拉西扯。他只是在站起来，毫不在意地从她蜷缩着的身上俯向窗口时，才往她这边瞟一眼。他把一份卷起来的报纸向那些站在铁道边上的、急于了解时局大事的人扔了过去，那些人手执钢锤子，衣衫褴褛。他喊道：

“报纸！报纸！”

“是保养铁路的养路工。”他又坐下时，解释道。这是他头一次这样。

看来，他认为她和他一样感觉旅途愉快，舒适自在，以为飞掠而过的滨海平原让她入迷了。然而她却视若无睹地望着这片平原，在她没有真正踏上它之前，她就开始讨厌它。

在卡德韦尔，那两个男人下了车。卢克穿过车站前的道路，到卖油煎鱼加炸土豆的铺子里，带回了一个用新报纸包着的包。

“亲爱的梅格安，他们说，卡德韦尔的鱼非得亲口尝尝才能知道其中的妙处。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鱼。喂，来点儿。这是你尝的第一口地道的巴南兰食品。告诉你吧，没有比昆士兰再好的地方啦。”

梅吉瞥了一眼那一块块浸着奶油的、油腻腻的鱼，用手绢捂住了嘴，快步向厕所跑去。他在过道里等着，过了一会儿，她走了出来，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怎么啦？你觉得不舒服吗？”

“咱们一离开贡的维底，我就觉得不好受了。”

“老天爷呀！你干吗不对我说呢？”

“你为什么没发觉呢？”

“在我看来，你没啥事儿呀。”

“还有多远才能到？”她让步了，问道。

“三到六个小时，也许长点儿，也许短点儿。在这个地方，

他们不怎么按时刻表行车。现在那些家伙已经走了，有不少空地方，你躺下吧，把脚丫子放在我的膝盖上。”

“哦，别像对孩子那样跟我说话！”她厉声说道，“要是他们早两天在邦达伯格下车的话，就好多了！”

“喂，梅格安，拿出点儿精神来！快到了。过了图里和因尼斯费尔就到邓洛伊了。”

时近傍晚，他们走下了火车。梅吉使劲抓着卢克的胳臂，她心性高傲，不肯承认自己已经无法正常走路了。他向站长打听到了一家接待干活人的旅店，然后提起他们的箱子，向站外的街道走去。梅吉跟在他身后，像喝醉了酒似地摇摇晃晃。

“只要走到这条街那一边的尽头就行了，”他安慰道，“就是那个白色的二层楼房。”

虽然他们的房间很小，摆满了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显得有些拥挤，但在梅吉看来就赛似天堂了。她一头倒在了双人床的边上。

“亲爱的，吃饭前先躺一会儿。我到外面找找路标去。”他说着，便从房间蹓跶出去，看上去就像他们结婚的那天早晨一样生气勃勃，悠然自得。那天是星期六，而今天已经是星期三傍晚了。他们整整在喧闹的、纸烟和煤烟令人窒息的车厢里坐了五天。

当咔咔作响的火车钢轮走过铁轨连接点的时候，床就在单调地摇动着，可是，梅吉却欣然地扑在枕头上，放头沉沉睡去。

有人把她的鞋和长统袜脱了下来，给她盖上了一条被单。梅吉被惊醒了，睁开眼四下看了看。卢克坐在窗架上，蜷起一条腿，正在抽着烟。她一动，他便回过头来，望着她，他笑了。

“你是个多好的新娘啊！我正在这儿盼着度我的蜜月，可我的老婆却倒头睡了差不多两天！当我叫不醒你的时候，我还真有

点儿担心呢。不过，客店老板说，乘火车旅行和这种潮气就能把女人折腾成这样。他说，只要让你把疲劳睡过去就行了。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她身子发僵地坐了起来，伸了伸胳臂，打着哈欠。“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你。哦，卢克！我知道我年轻力壮，可我是个女人啊！我不能像你那样受这种身体上的折磨。”

他走了过来，坐在床沿上，用一种颇为动人的、后悔的姿态，抚摩着她的胳膊。“对不起，梅格安，真是对不住。我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女人，对身边带着妻子还不习惯，就是这么回事。你生气吗？宝贝儿?”

“我饿了。你没想到，自从上次吃过东西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吗?”

“那你干吗不洗个澡，穿上一套新衣服，到外面瞧瞧邓洛伊呢?”

客店的隔壁是一家中国餐馆，在那里，卢克让梅吉有生以来头一次尝到了东方食品。她饿坏了，什么东西都会觉得好吃的，可是，这种吃食却特别鲜美可口。她也顾不上那菜肴是老鼠尾巴做的，还是鱼翅或鸡鸭肚做的了。在基兰博就有这样风言风语的传说，说这里只有一家希腊人开的馆子，卖牛排和油煎土豆片。卢克从店里带来了几瓶两夸脱① 装的啤酒，非要她喝一杯不可，尽管她不喜欢喝啤酒。

“先喝点儿水就没事了，”他建议道，“啤酒不会让你身上发软的。”

饭后，他挽着她的胳臂，趾高气扬地在邓洛伊镇上散着步，就好像他拥有这个镇子似的。另一方面，卢克是个天生的昆士兰人，邓洛伊是个多好的地方啊！它的外貌和特点与西部的城镇迥

① 一夸脱，英制合1．136升，美制合0．946升。

然不同。也许它的规模和基里差不多，但是，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却永远不会看到那杂乱无章的建筑。邓洛伊是井井有条地建成的一个方形市镇，所有的店铺和房屋都漆成了白色，而不是棕色。窗户上都装着垂直的木气窗，大概是为了通风。凡是可能的地方，都省去了房顶。就说那座电影院吧，里面有一个银幕，有带气窗的墙和一排排船上用的帆布桌椅，但却完全没有顶棚。

镇子的四周有一片名副其实的丛林。到处都缠绕着葡萄藤和爬山虎——盘上了桩柱，爬满了房顶，攀附着墙壁。树木随随便便地长在道路的中间，或者把房子建在树木的周围，也可能树就从房子中间长出来。要想说清树木或人们的住宅孰先孰后，是根本办不到的。给人压倒一切的印象是，一切植物都在毫无控制地、蓬蓬勃勃地生长着。椰子树比德罗海达的魔鬼桉还要高大，还要挺拔，树叶在深远的、令人目眩的蓝天下摆动着。在梅吉看来，这里到处都闪动着强烈的色彩。这里没有棕灰色的土地。每一种树似乎都花朵累累——紫红、橙黄、鲜红、浅粉、莹蓝、雪白。

这里有许多中国人，他们穿着黑绸裤，黑白相间的小鞋，白色的短袜，马褂领的衬衫，背后拖着一条猪尾。男男女女长得都十分相像，梅吉发现要说出谁是男，谁是女，非常困难。整个城镇的经济命脉似乎都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这里有一家比基里任何一个商店都要货丰物盈的百货店。店名是中国名字，招牌上写着：阿王百货店。

所有的房子都建在很高的木基桩上，就像德罗海达的那幢牧工头住宅一样。卢克解释说，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周围的空气，并且保证在建成后一年不生白蚁。在每一根桩子的顶部，都有一块边缘下折的马口铁皮。白蚁的身子中间无法弯曲，这样，它们就无法爬过马口铁护板，进入房屋本身的木头了。当然，它们尽情受用那些木桩。不过，当一根木桩朽了的时候，可以把它

取走，代之以新的木桩。比起建造新房屋来，这方法既方便又省钱。大多数花园都像是丛林，长着竹子和棕榈，仿佛居民们已经放弃保护植物区秩序的打算了。

那些男人和女人使她感到吃惊。和卢克一起去吃饭和散步的时候，她按照习惯穿上了高跟鞋，长丝袜，缎子长衬衣和轻飘飘的、带腰带的半截袖绸外衣。她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手上戴着手套。最让她恼火的是，人们盯着她的那种眼光使她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她是个穿着不合时宜的人！

男人都是赤脚露背，其中大多数都袒胸露怀，除了土黄色的卡其布短裤之外，什么都不穿。少数遮盖着胸膛的人穿的不是衬衫，而是运动员式的背心。女人们更糟糕。少数仅马马虎虎地穿着棉布衣服，显然，她们把内衣全部省去了。她们不穿长衬衣，脚上马虎邋遢地蹬着便鞋。但大多数女人都穿着短衬衫，赤着脚，这种无袖的衬衫不雅观地遮着乳房。邓洛伊是个开化的镇子，不是个穿困的海滩。但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白人居民不知羞耻地光着身子，四处闲逛着，中国人反而穿得要好一些。

到处都是自行车，成百上千的。汽车很少，根本看不到马。是啊，和基里大不一样。这里天气很热，热不可耐。他们路过一只温度计，上面令人难以置信地仅仅指在华氏 90 度上。而基里有 115 度，可好像比这里凉快得多。梅吉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凝固的气体中走动着，呼吸的时候，觉得肺里充满了水。

“卢克，我受不了啦！求求你，咱们回去好吗?”还没走到一英里，她就气喘吁吁了。

“要是你想回，就回去吧。你觉得潮气逼人吧？不论冬夏，这里的湿度很少低于百分之九十，温度很少低于 85 度或高于 95 度。季节的变化很不显著，可是在夏天大暑的时候，季风能使湿度高达百分之百。”

“夏天下雨，冬天不下雨?”

“一年到头都下雨。季风总是光临此地，不刮季风的时候，就换成了东南风。东南风也带来许多雨水。邓洛伊的年降雨量在100英寸到300英寸之间。”

一年下300英寸的雨！老天要是给可怜的基里开恩下上50英寸的雨，人们就欣喜若狂了，然而离基里2000英里的此地竟多达300英寸。

“夜里也不凉快吗?”他们到了客店之后，梅吉问道；比起这种蒸汽浴来，基里炎热的夜晚又是可以忍受的了。

“不太凉快。你会习惯的。”他打开了他们房间的门，转过身站在那里，让她进去。“我要到酒吧间喝啤酒去，不过，一个半小时后就回来。这段时间对你来说应当是绰绰有余了。”

她吃了一惊，匆匆地看了看他的脸。“是的，卢克。”

邓洛伊地处南纬17度，因此，夜幕是在骤然之间降临的。前一分钟，太阳好像刚刚西沉，后一分钟浓重的夜色便笼罩了大地，伸手不见五指了。天气暖洋洋的。卢克回来的时候，梅吉已经熄了灯，躺在床上，被单拉在下巴下。他笑着伸出手去，把被单从她身上揭去，扔在了地板上。

“天够热的，亲爱的！咱们不需要被单。”

她能听见他在四处走动着，隐隐地能看见他正在脱衣的身影。“我把你的睡衣放在梳妆台上了。”她低低地说道。

“睡衣？这种天穿那个？我知道，在基里，他们对男人不穿睡衣的想法会感到意外，可这儿是邓洛伊！你真的穿着睡衣吗?”

“是的。”

“那就脱掉吧，不管怎么说，这该死的东西只会成为累赘。”

梅吉笨手笨脚地设法脱下了那件上等细布做的睡衣，为了她的新婚之夜史密斯太太好心好意地在上面绣了花。谢天谢地，屋里很黑，他看不见她。他说得对，光着身子躺着，让敞开的气窗里吹进的微风轻轻拂着她的全身，要凉快得多。但是，一想到另

一个热乎乎的身体要和她躺在一张床上，未免有些扫兴。

床上的弹簧吱吱嘎嘎地响着。梅吉感到那潮乎乎的皮肤挨着了她的胳臂，她吓了一跳。他侧过身来，将她拉到怀里，吻着她。起初，她顺从地躺着，竭力不去想那张开的嘴和那伸将过来的、粗野的舌头，但随后她就开始往外挣了。她不想紧贴着那热乎乎的身体，不想接吻，不想要卢克。这和从鲁德纳·胡尼施回来的那天夜里在罗尔斯汽车中的滋味一点儿也不一样。她似乎在他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为她着想的意思。他身体的一部分强行压着她的大腿，与此同时，一只手——那手上的指甲厚硬、尖锐——从她的臀部中间插了进去。她的害怕变成了恐惧，但是他身体的力量和决心把她制服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的心情。突然，他放开了她，坐了起来，似乎在他自己的身上摸索着，猛地拉下了什么东西。

“用不着担心，”他喘着气，“仰面躺着，是时候了。不，不是那样！分开你的腿，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就什么都不懂吗?”

不，不，卢克，我不！她想哭喊。这太可怕了，太令人厌恶了。不管你打算对我怎样，都不可能得到教会或人类法则的允许！事实上，他已经压在了她的身上，抬起了臀部，一只手按着她，另一只手牢牢地插在她的头发里，使她动也不敢动。她试图按照他的愿望去做。她嘴里发出了又长又响的尖叫声。

“闭嘴!”他哼哼着说道，把手从她的头发里拿了出来，提防地捂住了她的嘴。“你想干什么，想让这家该死的客店以为我在谋杀你吗？安静地躺着！**好好躺着**!”

她挣扎着，一心想摆脱这可怕而又痛苦的事，但是他身体的重量使她动弹不得。他的手捂住了她的喊叫声。他大发慈悲地从她的身上滚了下来，仰面躺着，气喘吁吁。

“下回就会好多了。”他吃力地说道。

那么，你为什么不事先体体面面地告诉我呢？她想咆哮，可

是，她已经完全没有力量说话了，只想快些死了才好。这不仅仅是由于疼痛，而且也是因为她发现她在他眼里毫无地位，只是一个工具罢了。

第二次疼痛依然如旧，第三次还是如此。卢克本希望第一次之后她的不舒适感能奇妙地消失（就像他说的那样），因此，他不理解她为什么还是要挣扎、喊叫。卢克很恼火，把后背对着她，睡觉了。泪水从梅吉的脸上流下来，流进了头发里。她仰面躺着，希望死去，或重新回到德罗海达的旧日生活中去。

一年前，拉尔夫神父告诉她的得到孩子的神秘方法，指的就是这个吗？没想到是通过这样一种微妙的方式才理解了他那番话的意思。难怪他不愿意亲口解释得更明白啊。然而卢克却老实不客气地用实际行动频频解释了三回。显然，他并不疼。因此，她发现自己在恨他，恨这种事。

梅吉又累又疼，一动就痛极难忍。她磨磨蹭蹭地侧过身去，背对着卢克，扑在枕头上饮泣着。她睡不着觉，尽管卢克睡得很熟。她那战战兢兢的微动连对他呼吸的节奏都没有影响。他睡觉没那么多毛病，很老实，既不打鼾，也不来回翻身。在她等待黎明来临的时候，她想道，倘若事情仅仅是一起躺躺的话，也许她会发现他倒是个好伴儿。黎明就像黑夜一样迅速而又令人悲哀地来临了。听不到雄鸡报晓声，以及另外那些唤醒德罗海达的羊叫、马嘶、猪哼和狗吠。这似乎有些奇怪。

卢克醒了，他转过身来。她觉得他在吻着她的肩膀，她已经如此疲乏，渴念故土，忘记了羞怯，顾不上盖住自己的身体。

“喂，梅格安，让咱瞧瞧你，”他命令道，一只手放在她的臀上，“转过来，就像个听话的小姑娘一样。”

今天早晨没有什么要紧事。梅吉转过身来，畏畏缩缩的，躺在那里呆滞地望着他。“我不喜欢梅格安这个名字，”她说道，这是她唯一能想出的抗辩，“我实在希望你叫我梅吉。”

“我不喜欢梅吉这个名字。不过，要是你真这样讨厌梅格安这个名字的话，我就管你叫梅格好啦。”他那目不转睛的眼光如醉如痴地上下看着她的身体。“你的线条多好啊。”他摸着她的一个乳房，粉色的乳头是瘪的，鼓不起来了。他把几个枕头摞了起来，靠在上面，微微笑着。“喂，梅格，亲我。该轮到你和我做爱了，也许你会更喜欢这个，嗯?”

只要我活着，我就决不想再吻你了，她想道。梅吉是在那些只要有女人在场就从不脱一层衣服的男人中间长大的，但是，在炎热的季节，从敞开的衬衣领口能看到他们那多毛的胸脯。他们都是汗毛很重的人，没有使她产生过厌恶感；可这个肤色黑黑的男人却很异样，令人生厌。拉尔夫也是有那样一头黑发，但她清清楚楚地记得他那光滑而又无毛的胸膛。

“按照我说的那样做，梅格！亲我。”

“哦，求求你，卢克，别再来了!”她哭着。“求求你，别再来了！求求你，求求你!”

那双湛蓝的眼睛若有所思地审视着她。“就疼得那么厉害吗?好吧，那咱们来点儿别的吧。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要来点情绪。”

男人是多奇怪的生物啊，就好像这种事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事儿似的，干得那样起劲。这种冒牌的爱情真是叫人恶心。要不是梅吉希望这种事最终会带来一个孩子的话，她早就直截了当地拒绝再进行下去了。

“我已经给你找到了一个工作。”在客店的餐厅里吃早饭的时候，卢克说道。

“什么？在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咱们安排一个舒适的家之前吗，卢克？在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个家之前吗?”

“咱们租一幢房子毫无用处，梅格。我要去割甘蔗，一切都

安排好了。昆士兰州最好的蔗工帮是一个叫阿恩·斯温森的家伙领导的。这个蔗工帮里有瑞典人、波兰人和爱尔兰人。你在旅途后蒙头大睡的时候，我已经见过他了。他是个矮个子，愿意考察我一下。也就是说，我要和他们一起住在工棚里。我们一个星期割六天，从日出到日落。不仅如此，我们还得在海岸地区来来去去，不管哪儿有活儿都得去。我挣多少钱，要看我能割多少甘蔗。要是我割得和阿恩的那帮人一样好，一个星期我就能挣回20镑！20镑一星期呀！你能想象得出那是什么劲头吗?”

“卢克，你是想对我说，我们将不住在一起吗?”

“不住在一起，梅格！那些男人不会让一个女人呆在工棚里的。你独自一人占一幢房子有什么用呢？你最好也去工作。这都是为了给咱们的牧场攒钱呐。”

“可我住在哪儿呢？我能干什么活儿呢？这里也没有牲口可放。”

“是啊，太可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找个住在雇主家的工作，梅格。你将免费用餐，我就用不着花钱养活你了。你到黑米尔霍克去当女管家，那是路德维格·穆勒的地方。他是这个地区最大的甘蔗老板，他老婆是个病人，没法亲自管家。明天早晨我就带你到那儿去。”

“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卢克?”

“星期天。路迪[①] 明白你是个结过婚的人，要是你星期日不在的话，他不会介意的。”

“哦！你当然是把事情安排得叫你心满意足了，对吗?”

“我想是的。哦，梅格，我们就要发财啦！我们要苦干一场，节省每一分钱。我们能在西昆士兰给自己买一片最好的牧场，这个日子不久了。我从基里的银行里提取了1万4千镑，每年能有

① 路德维格的昵称。

2000镑的利钱，咱们每年还能挣1万3千英镑。不会太久的，亲爱的，我保证。为了我而默默地忍受吧，嗯？现在咱们干得越苦，也就意味着你能越早地看到你自己的厨房。这种时候，为什么要躲在一幢租来的房子里呢?”

“如果这就是你的愿望，”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钱包，“卢克，你要拿走我的那几百镑吗?”

“我把它存到银行里去了，你不能把钱带在身边，梅格。”

“可是你一个不剩地都拿走了！我分文不名了！我花钱该怎么办呀?”

“你为什么还想花钱呢？上午你就要到黑米尔霍克了。而在那里你什么都用不着花。客店的账我会付的。该是你明白你嫁的是个干活人的时候了，梅格。你已经不是个花钱如流水的、娇生惯养的牧羊场主的女儿了。穆勒将直接把你的工资记在我的银行账户上，和我的钱存在一起。我自己也不花钱，梅格，这你是知道的。这笔钱咱们俩谁都不碰一碰，因为这是为了咱们的将来，咱们的牧场。”

“好吧，我明白。你是个聪明人，卢克，不过，要是我怀了孩子该怎么办呀?”

有那么一会儿，他打算告诉她实话，即在牧场没有成为实际之前是不会有孩子的。可是，她脸上的某种神态使他决定不告诉她了。

“唔，船到桥前自然直，好吗？在没有买到牧场之前，我宁愿不要孩子，所以，咱们就盼着没有孩子吧。”

没有家，没有钱，没有孩子，没有丈夫去干那种事了。梅吉笑了起来。卢克靠向她，举起了他的茶杯来了一句祝词。

“为如意袋[①] 干杯。”他说道。

① 避孕套的俗称。

上午，他们坐当地的公共汽车到黑米尔霍克去了。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窗上没玻璃，只能乘 12 个人。梅吉觉得好多了，因为，当她只让卢克吻她的乳房的时候，他就饶过她了，而且他似乎和喜欢那种可怕的事一样喜欢这样。她想要孩子时，心急火燎，可她勇气不足。兴许，就这样也已经有孩子了，她无须为此再烦恼了，除非她还想再要孩子。她目光闪闪地望了望周围，汽车沿着红色的、肮脏的道路咣咣作响地奔驰着。

这一带乡村和基里判然两样，让人透不过气来。她不得不承认，这里有一种基里所不具有的壮观、美丽。一望便知，这里不缺水。土壤是鲜明如血的鲜红色，没有休耕的田地里的甘蔗正好和土壤的颜色截然相反：与卢克胳膊一般粗细的、紫红色的蔗秆上，晃动着 15 或 20 英寸长的、绿油油的叶子。卢克热烈非凡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甘蔗都没有这里的长得高，出糖量多，它的产量是已知最高的。那鲜红的土壤层厚达一百多英尺，土壤含有多种丰富的养料，尤其是有充沛的雨水，甘蔗是非长得其好无比不可的。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这里一样，雇用白人来收割。这些白人都干劲十足，拼命想挣钱。

“看来你对街头演说倒很在行，卢克。”梅吉挖苦地说道。

他斜瞟了她一眼，感到很意外，但是他忍住了，没说什么，因为公共汽车停在了路边，该他们下车了。

黑米尔霍克是山顶上的一幢很大的白房子，周围长满了椰子树、香蕉树以及较矮的、美丽的棕榈树，它那向外张开的、大扇子似的叶子宛如孔雀的尾毛。一片 40 英尺高的竹林挡住了最令人头疼的西北季风。尽管那房子坐落在山顶上，但它的下面，仍然支着 15 英尺的木桩。

卢克扛着她的箱子，梅吉在他的身边吃力地沿着红土路爬着，气喘吁吁。她依然穿着那双正正规规的鞋和长统袜，帽子萎靡不振地扣在头上。那位甘蔗大王不在家，但是，在他们拾级而

上的时候，他的太太却架着两拐在外面的廊子里迎接他们。她笑容满面。梅吉一看到她那张慈祥和蔼的脸，便马上觉得好多了。

“请进，请进!”她带着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说道。

梅吉本来以为会听到一口德国腔呢，所以现在她心里感到无限快慰。卢克放下箱子，在那位太太从木拐上腾出右手以后，和她握了握手，然后，便急急忙忙地脚步咚咚地下了台阶，赶回程的汽车去了。阿恩·斯温森 10 点钟要在客店外面带他走呢。

“你叫什么名字，奥尼尔太太?”

“梅吉。”

“哦，好名字。我叫安妮，我宁愿让你叫我安妮。自从一个月前我的女儿离开我以后，真是孤独寂寞啊。不过，要找个好管家很不容易，所以我就自己对付着干。这里只有我和路迪要照顾，我们没有孩子。我希望你愿意和我们住在一块儿，梅吉。”

“我相信会的，穆勒——安妮太太。”

“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去吧。你对付得了这只箱子吗? 恐怕我扛东西不太行。”

就像这幢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个房子陈设简朴，但这是这幢房子中唯一的一间可以不受那道防风林的阻碍而能远眺的房间。这房间和起居室共用一条外廊。在梅吉看来，那间摆着藤条家具缺少窗帘之类纺织物的起居室似乎显得空荡荡的。

“在这里穿丝绒或印花棉布的衣服太热了，”安妮解释道，“我们只用藤条家具，并且在看得过去的情况下，尽可能穿得少。我不得不教教你，不然你会活不下去的。你穿得太多啦。”

她自己穿的是一件开领很低的无袖汗衫和一条很短的短裤，短裤下面是她那双可怜的、扭曲的腿，步履蹒跚。在说服卢克给她买新衣服之前，梅吉只好问安妮借衣服了，她很快就找到了相类似的衣服。她不得不解释手中无钱，这是件丢脸的事，可是，这样丢一下脸至少可以解脱她短衣少穿的窘境。

“唔，你穿我的短裤肯定比我要好看。”安妮说道。她继续发表她那轻松活泼的宏论。“路迪会给你弄来木柴的，你用不着自己去劈，或者把木柴拖上台阶。我希望咱们能像邓尼[①] 附近的那些地方一样用上电炉。政府的动作慢透了。也许来年电线能架到黑米尔霍克，但是在那之前，恐怕还得用这种可怕的老式火炉。不过，你等着吧，梅吉！只要他们给电，咱们就有电炉子，电灯和电冰箱用了。”

“我对没有这些东西过日子已经习惯了。”

“是啊，可是你来的那地方，热天的时候很干燥。这里就糟得多啦，我只是怕你的健康受到损害。对那些不是此地出生、迁居这里的女人，常常会这样的。血液会受某些影响。你知道，我们这地方和北半球的孟买、仰光在同一纬度上。除非在本地出生，人或牲口都适应不了这地方。”她微笑着，“哦，已经把你请到，真是太好了！我和你会过得愉快的！你喜欢读书吗？我和路迪有读书癖。”

梅吉脸上放出光来。“哦，我喜欢读书！”

“好极啦！你会感到很满足，不会想念你那漂亮的丈夫了。”

梅吉没有回答。想念卢克？他长得漂亮吗？她想，倘若她从此再也不见到他，她倒会十分快活的。但他是她的丈夫，法律规定，她必须和他一起生活。她是心甘情愿地走进这种生活的，除了她自己以外，谁也怨不得。也许，当挣足了钱，西昆士兰的牧场成为了现实的时候，就到了卢克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了，安家立业，互相了解，相敬如宾。

他不是个坏人，或者说不像是个坏人，只是他独身已久，不知道该怎么和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罢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冷酷地追求着一个专一的目标，百折不回。他想得到的是一种具

① 邓洛伊的简称。

体的东西，纵使是一个梦想也罢。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牺牲，肯定会得到实实在在的报答。为此，人们得尊敬他。她片刻也没想过，他会花钱让她过得豪华舒适。他是说话算数的。钱将留在银行里。

麻烦的是，他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去理解一个女人。他似乎不知道女人和男人是有区别的，需要他所不需要的东西，正如他所需要的东西她不需要一样。哦，这可能很糟糕。他也许会比安妮·穆勒更冷酷地、更欠缺考虑地让她去干活儿的。在这个山顶上，她反倒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哦，可是这里和德罗海达太不一样了！

她们巡视完了这幢房子，一起站在起居室的外廊上，眺望着黑米尔霍克。刚才的那种思绪又沛然涌上心头。人们无法把成片的甘蔗称为围场，因为它的范围很小，一眼可以望尽，随风摇摆，长势茂盛，不停地闪着光，呈现出雨水冲刷后的翠绿。蔗田从一个长长的斜坡上一直连绵逶迤到一条丛林莽莽的大河岸上，这条河比巴温河要宽得多。在河流的远处，又重新出现了蔗田，那令人不快的绿色和紫色的蔗秆杂然相处，一方一方经过精耕的田地一直延伸到一座大山的脚下，接着又是一片丛林。远方，在这座山峰的后面，耸立着另外一些山峰，在遥远的地方呈现出淡紫色。蓝色的天空比基里要瑰丽、深远，飘过一团团浓云，整个色调显得生气盎然，非常热烈。

“那是巴特莱·弗里尔山，”安妮指着那座孤零零的山峰，说道，“海拔6000英尺。他们说它蕴藏着丰富的锡矿，可是，因为丛林密布，无法开采。”

随着令人气闷的、徐徐吹动的风飘来一股强烈的、令人作呕的恶臭。自从梅吉下火车以来，她的嗅觉就一直没闲着过。这气味像是一股朽烂的味道，但又不完全像，带着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甜丝丝的味道，四处弥漫着，简直可以触摸得到，不管风吹得

多猛，似乎都无法使这种气味减少。

“你闻到的是糖蜜味儿。”安妮注意到梅吉的鼻子在翕动着，便说道。她点燃了一支机制的阿戴兹香烟。

“这味道让人恶心。”

“我知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抽烟。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你会习惯它的，尽管大部分气味永远也不会消失。日复一日，这里永远有糖蜜味儿。”

“河边那个有黑烟囱的建筑物是什么?”

“那是工场。那里把甘蔗加工成原糖。剩下的东西，就是残留有糖分的干剩余物，就叫作蔗渣。原糖和蔗渣被送到南方的悉尼，作进一步提纯。从原糖里，他们提炼出糖浆、糖蜜、红糖、白糖、金色糖汁和流汁葡萄糖。蔗渣用来制造成像梅索奈特[①]那样的建筑纤维板。什么都不会浪费的，一点儿都不会浪费。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经济萧条中，种甘蔗依然是一种很赚钱的买卖。”

阿恩·斯温森身高 6 英尺 2 英寸，和卢克一样高，而且同样清秀。他那裸露的身体由于终年暴露在阳光下而变成了深棕色，满头都是粗密的金黄色鬈发。那出色的瑞典人特征与卢克的特点如此相似，从中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在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血管里渗透着多少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血液。

卢克已经脱去了厚毛头布裤和白衬衫，穿上了短裤。他和阿恩登上了一辆陈旧的、呼哧直喘的 T 型通用卡车，动身到那帮正在贡底[②] 附近割甘蔗的人那里去了。他随身带着的那辆旧货店买来的自行车和他的箱子一起放在车厢上。他渴望开始干活儿。

① 这是一种用作绝缘体的纤维板的商标名。

② 贡的维底的简称。

那些人从一清早就开始割甘蔗，卢克跟在阿恩身边出现在工棚方向的时候，他们连头都没抬。割甘蔗时穿戴的工作服是短裤、靴子、厚毛袜和帆布帽。卢克眯起眼睛，盯着那些正在苦干的人。这是一幅奇特的景象。他们从头到脚都是漆黑的污垢，汗水在胸膛上、胳臂上和后背上开出了粉红色的细道。

“这是甘蔗上的烟垢和粪肥弄的，”阿恩解释道，“在收割之前，我们得烧一烧这些甘蔗。”

他弯腰拾起两件工具，给了卢克一件，他自己拿着一件。“这是甘蔗刀，”他说着，举起了他那把砍刀，“你就用这个割甘蔗。要是你知道怎么用的话，使起来很容易。”他露齿一笑，做起了示范，尽量做出轻松自如的样子。

卢克望着手中握着的那把毫无光泽的家伙，这东西和西印度的甘蔗砍刀截然不同。它是逐渐展宽成一个大三角形，而不是逐渐收缩成一个尖。它有两个刃端，其中一端有一个令人厌恶的弯钩，就像公鸡的后爪。

“对北昆士兰的甘蔗来说，西印度的那种砍刀太小了，”阿恩停止了他的示范，说道，“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合用的家伙，要让它保持锋利，祝你好运气。”

他走到了自己分管的那一段，留下卢克在那里踌躇不决地站了一会儿。随后，他耸了耸肩膀，开始干起活来。几分钟之内，他便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让奴隶和那些头脑简单得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容易一些的谋生方式的人种使用这种工具了。和剪羊毛一样，他带着一种讽刺性的幽默想道。弯腰，砍劈，直腰，牢牢地抓住那不好控制的、头重脚轻的甘蔗捆，从头往下一捋，劈掉叶子，有条不紊地放成一堆，再接着割另一束甘蔗秆。弯腰，砍劈，劈叶，将它放到那一堆上去……

许多毒虫害兽和甘蔗一起生长着：老鼠、袋狸、蟑螂、癞蛤蟆、蜘蛛、蚊子、黄蜂、苍蝇和蜜蜂。各种各样毒咬痛螫的东

西，无所不有。因此，蔗工们要先烧一烧甘蔗，宁愿把翠绿的、生气勃勃的甘蔗糟践得一塌糊涂，在干活的时候被那烧焦的庄稼弄得身上肮脏不堪。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免被咬、被螫、被割破。要不是卢克穿着一双靴子的话，他的那双脚就比手更糟糕了，但没有一个蔗工戴手套。手套会使人的速度慢下来，在这个行当中，时间就是金钱。此外，手套太女人气了。

日落时分，阿恩命令收工，并走过来，看看卢克的进展如何。

“嘿，好伙计！”他拍着卢克的后背，喊道，“5 吨，头一天这样就不赖了！”

回工棚的路并不远，可是，热带的黑夜来得真快，等他们到了工棚时，天已经漆黑了。在进工棚之前，他们脱光了身子，一起来了个淋浴，随后，把手巾围在腰上，成群结伙地进了工棚。不管哪个蔗工在这个星期当值做饭，也不管他擅长做什么饭，反正桌上的饭食已经摆得满满当当的。今天是牛排、土豆、湿乎乎的面包和果酱布丁卷。这些汉子一拥而上，狼吞虎咽，把最后一个面包渣都贪婪地吃了下去。

沿着瓦楞铁皮建成的长屋，是两排面对面的铁床。这些人用一种赶阉牛的人也会赞美不已的、创造性的话语咒骂着甘蔗，唉声叹气。他们光着身子，沉重地倒在未漂过的床单上，从铁环上拉下蚊帐，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纱布帐下，躺着模糊不清的身影。

阿恩把卢克留了下来。“让我瞧瞧你的手。”他检查着那血渍斑斑的割伤、水泡和螫伤，“先敷上风铃草，然后再用这种药膏。要是你接受我的建议的话，你就每天晚上用椰子油擦手，擦一辈子。你生就一双大手，所以，你的后背要是受得了这种活计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好蔗工的。一个星期内你就能练出来，不会这么疼了。”

卢克那健壮的身体上，每一块肌肉都在不同程度地疼着。除了感到浑身上下像钉在十字架上那样疼痛之外，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两只手都涂上了药膏，包了起来，伸直了身子躺在分配给他的那张床上。他拉下蚊帐，在那周围都是令人窒息的小洞眼的天地里，合上了眼睛。他要早知道不可避免地要忍受这种考验，他决不会愿意在梅吉的身上浪费他体内的精华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她已经成了一个凋萎的、多余的、不受欢迎的形象，被打入冷宫了。他知道，在他割甘蔗的时候，他会将她抛到脑后去的。

正像预言过的那样，一个星期之后他磨炼出来了，达到了阿恩对这伙人的最高要求，日割 8 吨。随后，他一心一意要赶过阿恩。他想得到这笔钱中的最大的份额，也许还能成为一个合股人呢。但是，他最想看到的是，在对他进行指导的时候，阿恩的神态和对其他人的神态一样。阿恩真有点儿神了，他是昆士兰最好的蔗工，这也许就意味着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蔗工。星期六晚上他们进城的时候，当地的男人没完没了地给阿恩买兰姆酒和啤酒，当地的女人就像一群蜂鸟似地熙熙攘攘地挤在他的身边。在阿恩和卢克身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于女人的盛赞艳羡他们既感到自负，又感到受用，但也就到此为止。他们什么都不曾给过那些女人，他们把一切都献给了甘蔗。

对卢克来说，这工作具有一种美好而又痛苦的感觉，好像他终生都在等待这种感觉似的。在这种常人力所不能及的活计中，那带着宗教仪式的节奏的弯腰、直腰、再弯腰，具有某种神秘的意味。在观看阿恩对他进行示范的时候，他想，能够胜任这种活儿，就会成为全世界体力劳动者最精干的队伍中的佼佼者；不管他走到哪里，都可以引为自豪，因为他知道，他所遇到的人，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顶不住在甘蔗田里干一天。英国国王也不比他强，要是英国国王认识他的话，也会对他赞不绝口的。他可以用垂悯和蔑视的眼光看待医生、律师、耍笔杆的人和老板们。渴

望金钱的白人就得去割甘蔗——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他愿意坐在铁床的边上，体味着他胳臂上那条条凸起的肌肉在发酸发胀，看着那双布满老茧和疤痕的手掌，那棕褐色的、线条优美的腿。他笑了。一个能干这种活儿的男人，一个不仅能忍受下来而且还喜欢这种活儿的男人，才真正是条汉子呢。他怀疑英国国王是否能明白这个。

梅吉见到卢克，是在四个星期之后。每个星期日，她都在自己那汗津津的鼻子上扑点儿香粉，穿上一件俏丽的绸子衣服——尽管她已经不再受长衬衣和长统袜的罪了——等待着她的丈夫。而他根本没来。安妮和路迪·穆勒什么都没说。每个星期日，当夜色突如其来地降临，就像灯光明亮、空荡荡的舞台突然落下了大幕的时候，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那一团高兴慢慢地泄了劲。确切地讲，并不是因为她需要他，只是因为他是她的，或她是他的，不管怎么说最恰当吧。想想吧，在她日复一日，一星期又一星期地等着他，无时无刻不挂牵的时候，他居然没有想到她。一想到这个，不由人不心中充满了恼怒、沮丧、辛酸、羞愤和凄惋。就像在邓尼小客店那两夜一样，她感到厌恶。那时她至少是头一次跟他在一起。现在，她发现自己实际上希望当时与其疼得叫喊，还不如把舌头咬掉呢。当然，事情就是这样的，她那受罪的样子使他对她感到厌倦了，破坏了他的快乐。由于他对她的疼痛漠然处之，她生过他的气，可现在她后悔了，最后，她感到这全都怨自己。

第四个星期天，她没有煞费苦心地打扮一番，只是穿着短裤、汗衫，光着脚在厨房里走动着，给路迪和安妮做了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他们每个星期享用一次这种与天气颇不协调的食物。当后台阶上响起脚步声的时候，她从咸肉嘶嘶作响的平锅旁回过头去。有那么一阵，她只是呆呆地盯着那站在门口的、高

大、多毛的汉子。卢克？这是卢克吗？就好像他是岩雕石刻而成的，不是人。可是那雕像却穿过厨房，咂咂地吻着她，然后坐在了桌旁的椅子上。她往锅里打着鸡蛋，又放了几片咸肉。

安妮·穆勒走了进来，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可心里却在生着他的气。这个坏小子，他是怎么了，把他新婚的妻子甩在一边这么久？

“看到你还记得你有一位妻子，我真高兴，”她说道，“到外边的廊子里去吧，和路迪、我坐在一起吃早饭吧。卢克，帮梅吉端端咸肉和鸡蛋。我能想法用牙齿把面包架拿出去。”

路德维希·穆勒出生在澳大利亚，可是他身上明显地带着德国人的遗传：由于总免不了喝啤酒，以及日光曝晒，皮肤又粗又红。四方脸，一头白发，浅蓝色的波罗的海人的眼睛。他和他的妻子非常喜欢梅吉，庆幸能由她来侍候他们。尤其是路迪，他高兴地看到，自从那姑娘的金发在这幢房子里闪动以来，安妮比以前快乐多了。

“卢克，割甘蔗怎么样?”他一边往自己的盘子里倒着鸡蛋和咸肉，一边问道。

“要是我说我喜欢这个活儿，你会信吗?”卢克笑了起来，往自己的盘子里倒了许多吃的。

路迪精明的眼睛停在那张漂亮的面孔上，点了点头。“唔，相信。我想，你的性情和身体都对路子。这活儿使你觉得比其他男人要强，能胜过他们。”虽然路迪被拴在了他继承下来的甘蔗地上，远离学术界，没有机会和其他人交往，但他是一位人类性格的热心研究者。他读过许多羊皮面的大部头书，书脊上印着弗

洛伊德①、荣格②、赫胥黎③ 和罗素④ 之类的名字。

“我开始认为，你是根本不打算来看梅吉了。”安妮说道。她用一把刷子把印度酥油在吐司片上抹开。在这个地方，他们只能吃到这样的奶油，不过这也比没有强。

“哦，我和阿恩定下来在星期天也要干一会活儿。明天我们要到因盖姆去了。”

“也就是说，可怜的梅吉不能常常见到你喽。”

“梅吉能理解。这种日子不会超过两三年的，而且我们在夏天也要歇工的。阿恩说，到那时，他可以在悉尼的殖民制糖公司给我找个工作，我也许会带梅吉一起去的。”

“卢克，你干吗非要这么苦干不可呢?”安妮问道。

“我要攒钱在西边的基努那附近买一片产业。梅格没提过这事吗?”

“恐怕咱们的梅吉在谈个人的事情方面不大在行，你跟我们说吧，卢克。”

三个倾听者坐在那里望着他，那棕色的、坚定的脸庞上神采飞扬，湛蓝的眼睛熠熠闪光。由于他是在早饭前到的，梅吉和谁也没说过话。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边区那奇妙的乡村，谈着平原，谈着在基努那唯一的道路上，大灰鸟在尘土上优雅地漫步着；谈着成千上万的飞跑的袋鼠，炎热而干燥的阳光。

“不久，那地方的一大片土地总有一天会归我所有的，梅格已经为这片土地投入了一些钱，剩余的空额，我们用不着干上四五年就会挣来的。要是弄到一片比较贫瘠的地方就能使我满足的话，那就更快了。但是，由于我已经了解到割甘蔗能挣来多少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创立了精神分析学。
②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首创人。
③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英国著名生物学家。
④ 伯兰特·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钱，所以我很想多割一些时候，搞一块真正像样子的土地。”他向前一探身子，满是伤痕的大手握住了他的茶杯，“你们知道吗？有一天我几乎超过了阿恩的纪录，一天中，我割了 11 吨！”

路迪由衷赞叹地吹了一声口哨，他们开始讨论起各种割甘蔗的纪录。梅吉啜着她那杯没加奶的浓茶。哦，卢克！起先，是用两三年，现在又成四五年了，谁知道下回他提到这段时间的时候，又会成多少年呢？卢克热爱这个活儿，这一点谁也不会误解。那么，当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他会罢手吗？为此她还能坐等着查明真相吗？穆勒夫妇心地十分善良，她根本谈不上劳作过度。不过，倘使她必须和丈夫一起过日子的话，德罗海达是最理想的地方。在黑米尔霍克逗留的一个月中，她连一天都没有真正感到好过。她不想吃饭，一阵阵痛苦的腹泻在折磨着她，似乎嗜眠症缠身，无法摆脱。对任何东西都不习惯，除非是最好吃的。隐隐的不适使她感到害怕。

早饭之后，卢克帮助她洗碗碟，然后，带着她到最近的甘蔗田转了一圈。他一个劲地大谈着甘蔗，谈着如何收割，以及在露天地里干活如何好；阿恩那帮人是些怎样的好伙计；这种活儿和剪羊毛有什么区别，割甘蔗要比剪羊毛好得多。

他们转了回来，又登上了小山。卢克带着她走进了屋子下面两桩之间的一个凉嗖嗖的洞中，安妮在洞外搞了一个暖房，立起一些长短粗细不一的赤陶管，然后在管中填上土，种上一些蔓生的、悬垂的东西。有各种不同颜色的兰花，蕨类植物、富于异国情调的爬山虎和灌木丛。地面软乎乎的，散发着木屑的清香；头顶上的托梁上挂着铁丝篮，里面种满了蕨类植物，兰花或月下香；树皮缝里长出的日荫葛爬满了基桩；这些管子的底部种了一圈五颜六色、绚烂多彩的秋海棠。梅吉喜欢隐身在这里，比起德罗海达来，这是黑米尔霍克所有的事物中唯一受到她赞许的。德罗海达根本没有希望在这样一小块地方中长着这么多的东西，这

只是因为那里的空气中湿度不够。

“这地方可爱吗，卢克？也许你认为在这里呆上两三年之后，能为我租一间房子让我住吧？我渴望给自己搞一块这样的地方。”

“你为什么想单独住在一栋房子里呢？这儿不是基里，梅格。这地方女人独居不安全。你在这里要好得多，相信我吧。你在这儿不快活吗？”

“我觉得住在别人家的快乐也就是这样了。”

“喂，梅格，在我们去西部以前，你必须对你目前的环境感到满意。咱们不能既花钱去租房子，让你过悠闲日子，又要省下钱。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卢克。”

他感到十分烦恼，他把她带到房子下面时，没有干成他想干的事，也就是吻她。他只是随便在她的臀部拍了几下，这对她没多大伤害。随后，他便顺着大路向停靠着他自行车的那棵树走去了。他宁可蹬20英里自行车来看他，也不肯花钱坐铁路公路联运车，或公共汽车。这就是说，他还得蹬20英里的车返回去。

“这可怜的小家伙！”安妮对路迪说，“我真恨不得把他宰了，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一月来而复去，对甘蔗收割者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闲的一个月，但是卢克却用不着发愁。他曾经悄悄告诉梅吉，要把她带到悉尼去。可相反，他没带她去，而是和阿恩一起去了悉尼。阿恩是个单身汉，在罗西尔大街有一个姑姑，他姑姑有一幢房子，到殖民制糖公司步行即可（用不着花电车费，能省钱）。在山顶上那座像堡垒一样的建筑物的高大混凝土围墙之内，一个有关系的蔗工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卢克和阿恩在那里修剪糖袋，业余时间就去游泳或玩冲浪板。

和穆勒夫妇一起留在邓洛伊的梅吉，在季风来到的时候，整

整苦干了一个雨季。从3月到11月是旱季，但在这块大陆的这个地区却并不那么干燥，然而比起雨季来，总算可以看到蓝天啦。雨季时间，天上总是雨水如倾盆，不是整天都下雨，而是时停时下。在暴雨间歇的时候，大地便蒸发着水汽，从甘蔗田上，从土壤上，从密林里，从高山上，升起一团团连绵透迤的白色水汽。

随着时间的流逝，梅吉越来越想家了。她现在已经明白，北昆士兰决不会成为她的家。举一个例子吧，她完全不适应热带气候，这也许是由于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干旱地带度过的。她厌恶这种孤寂的生活，这种没有朋友的生活，这种冷漠的感情。她厌恶这种昆虫和两栖动物多如牛毛的生活，每个夜晚都要受巨大的癞蛤蟆、塔兰图达毒蜘蛛、蟑螂和耗子的折磨，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它们赶出门外。她对它们恐惧至极。它们的个头儿是那样的大，是那样的放肆，又显得那样饥饿难耐。最让她讨厌的莫过于“邓尼”，它不仅是当地对厕所的土称，也是邓洛伊这地名的昵称。当地的蔗民百姓以这种称呼为一大乐事，总是没完没了地把它当作双关语来用。可是，邓尼的“邓尼”这种说法实在令人倒胃口，在这种炎热的气候中，由于人们得了伤寒和肠炎，那地上的洞洞简直就没法说了。邓尼的“邓尼”不是在地上挖个洞，就是放一个涂着柏油的臭气熏天的小铁桶，当铁桶满了的时候，便生出令人恶心的蛆和寄生虫。这种铁桶一星期运走一次，代之以一只空桶，可是一星期一次远为不够。

梅吉心里对随随便便的当地人能若无其事地接受这种东西，感到十分嫌恶。在北昆士兰生活的这段时间无法使她安然地接受这种东西。然而她忧郁地想到，也许要在这里过一辈子，或至少要生活到卢克的年龄使他无法再割甘蔗的时候。就像她强烈渴望回到德罗海达那样，她的自尊心也同样强烈，无法向家人承认她的丈夫置她于不顾。她非常难过地告诉自己，一旦承认这一点，

就等于承认被判了无期徒刑。

几个月过去了，随后一年也完结了，时光荏苒，已经接近第二年底了。只是由于穆勒夫妇那绵绵不断的厚爱才使得梅吉在黑米尔霍克住了下来，才使得她试图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中忍耐着。她曾写信向鲍勃打听家里的生活情况，并且要他一定回电答复。但是，可怜的梅吉不能把卢克使她囊中分文无有的情况直截了当地告诉家里人。她把这情况告诉他们的那一天，也就是她将要离开卢克，永远不再回到他身边的那一天。不过，她尚未下定决心走这一步棋。所有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阻止了她离开卢克，那就是：结婚誓约的威胁，也许有朝一日会得到一个孩子的期望，卢克作为丈夫和她命运的主人的地位。还有一些东西是出自她个人的天性：那种执拗的、不肯低头的自尊，缺乏自信，以为这种局面的形成，她的过错不亚于卢克。倘若不是她有过某些过错的话，也许卢克的行为就大不一样了。

她在18个月的离乡背井的生活中，只和他见过六次面。她常想——她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颇有同性恋之嫌——卢克按理说应该同阿恩结婚才是，因为他无疑是和阿恩住在一起，并且更喜欢他的同伙。他们建立了全面的合伙关系，在上千英里的海岸地区来回游荡着，寻找收割甘蔗的活计，似乎生活就是干活而已。在卢克来看望她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和她亲热一番的企图，只是和路迪、安妮围坐在一起扯上一两个小时的闲话，带着他的老婆散散步，给她一个表示友好的吻，便又掉头而去了。

他们三个人，路迪、安妮和梅吉，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比起德罗海达的那几架子书，黑米尔霍克有一个大得多的藏书室，书的种类要广博得多，男女之事的内容也多得多。梅吉在读书的时候，学到了许多东西。

1936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卢克和阿恩一起回来了。他们

喜气洋洋的。他们说，要真正让梅吉高兴一次，打算带她去参加一个不拘礼节的聚会。

澳大利亚总的发展趋势是使各个种族集团渐趋分散，使之成为纯粹的澳大利亚人，但住在北昆士兰半岛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却不愿顺乎这个大趋势，他们强烈地倾向于保留自己的传统。这个半岛人口的大多数是由这四种人组成的：中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当苏格兰人举行集会的时候，数英里之内的每一个苏格兰人都要赶来参加的。

让梅吉大吃一惊的是，卢克和阿恩穿上了褶裥短裙[①]。她屏着呼吸，一边看，一边心里想，这服装简直是太漂亮了。具有男子气的男人没有比穿褶裥短裙更富于男子气概了。当迈开匀称的大步走起来时，短裙就摆动起来。身后的褶裥频频波动，而前面的紧身褡却一动不动。前面的毛皮袋护着腰，在齐膝的褶边下，那健壮优美的腿上穿着钻石格的紧身长袜和带扣的鞋。天气太热，无法穿方格花呢披衣和短上衣。他们穿起了白衬衫，前面半敞到胸膛，袖子挽到肘弯之上。

“说来说去，这是一个什么集会啊?”等他们打扮停当，她便问道。

“是盖尔人的集会，一次盛大的社交聚会。”

“你们为什么要穿上褶裥短裙呢?”

“除非这样，不然不让我们进去的，我们太熟悉布里斯班和凯恩斯之间的这种聚会了。”

“是吗？我以为你们一定是不常去这种聚会的，此外，我也不明白卢克怎么舍得买一件短裙。不是这样吗，阿恩?”

“一个男人必须得有某些娱乐才成。”卢克有点儿招架地说

① 这是苏格兰高地的男子和苏格兰兵团的士兵穿的一种服装，通常是用格子呢做成的。

道。

聚会是在一间像谷仓似的棚屋里举行的。这棚屋已经歪歪斜斜、摇摇欲坠了，它坐落在邓洛伊河口附近的一片稀烂的红树沼泽地上。哦，这是什么样的一片杂味扑鼻的乡村啊！梅吉绝望地想道。她抽动着鼻子，然而，又飘来了一股说不出来的、令人作呕的气味。这里有糖浆味、霉味、“邓尼”味，现在又是一股红树味。所有这些海滨的腐臭气全都混成了一种味儿。

果然不假，每一个到棚屋来的男人都穿着短裙。当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梅吉四下看着。她理解到，当雌孔雀目瞪口呆地望着它那生气勃勃、华丽绚烂的配偶时，自己该是多么寒伧。女人们相形之下大为失色，几乎近于不存在。晚会随后的几项进程只能使人觉得这种对比更加鲜明。

在大屋的一端，有一个摇摇晃晃的台子，上面站着两名穿着图案复杂、淡蓝底色安德森花格呢的风笛手，吹奏着一曲亲切的苏格兰双人舞曲，与舞步十分吻合。他们那黄里带红的头发竖了起来，涨红的脸上，汗如雨下。

只有少数几对舞伴在跳舞，会场的中心似乎是在那些笑语喧声、传杯递盏地酣饮着地道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的男人那里。梅吉和几个女人缩在一个角落里，觉得这样神魂颠倒地看着，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一个女人穿苏格兰高地民族的格子呢衣服，因为苏格兰妇女确实是不穿这种短裙的，她们只披花呢披衣。天气太热，她们无法在肩头裹上这种又厚又大的料子。于是，女人们便邋邋遢遢地穿着北昆士兰州的棉布衣服，在男人的短裙面前，这种衣服显得皱皱巴巴，黯然失色。这里有孟西斯部族那耀眼的红色和白色，麦克利奥德部族那令人为之神爽的黑色和黄色，斯坎尼部族那种像玻璃格窗似的蓝色和红色织物，有奥基尔盛部族那生动活泼的复杂图案，有麦克弗森部族那可爱的红色、灰色和黑色。卢克穿的是一套麦克尼尔部族的服装，阿恩穿的是苏格兰低

地居民的那种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格子花呢服装。真是美不胜收！

卢克和阿恩对此显然非常熟悉，而且甚得其乐。那么，他们经常是不带着她到这儿来了？是什么使他们想到今晚带她来呢？她叹了一口气，靠在墙上。其他的女人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尤其注意她手指上套着的结婚戒指。卢克和阿恩成了女人们赞赏的对象，而她成了女人们嫉妒的对象。倘若我告诉她们，那黑黑的高个子是我的丈夫，在过去的八个月中只看望了我两次，看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同床睡觉，不知道她们会说些什么？人们望着他们俩，这一对服饰花哨的苏格兰高地的花花公子！他们俩口音中没有丝毫苏格兰方言，只是装腔作势，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穿上短裙之后显得十分动人，而且他们乐意成为人所注目的中心。你们这一对衣冠鲜明的骗子！你们太热衷于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太需要来自其他任何人的爱了。

半夜时分，女人们默默地沿墙站着。风笛手们嘹亮地吹起了《开伯·费德》舞曲，狂热的跳舞开始了。在梅吉后来的生活中，不管什么时候听到风笛声，都会使她回想起这间棚屋。甚至连那转动的短裙也能使人长相思。这声音和情景，充满朝气的生活和活力，像在梦中似地搅成了一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如此沁人心脾的、如此令人神迷心醉的记忆，这记忆将永远不会消失。

那些穿着麦克多纳德部族的斯利特短裙的男人在地板上跳起了对剑舞。他们把胳臂高举过头，双手像芭蕾舞演员那样轻拂着，显得十分危险，就好像那剑最终会刺进他们的胸膛似的，他们在刀光剑影之间往来穿梭。

一声又高又尖的喊声压过了轻盈颤抖的风笛声，两把长剑架了起来，屋里所有的男人都旋转着跳起舞来，胳臂忽而挽起，忽而松开，短裙张开了。他们跳着苏格兰双人舞，斯特拉斯贝

① 一种苏格兰舞蹈。

舞①，福令舞①。大伙全都在跳着，脚踏在木板地上的声音在椽间回响着，鞋上的扣带闪着光，每次变换队形时，总有人一仰脑袋，发出一种尖叫。这种大叫大嚷，引得其他人也亮开兴高采烈的嗓门叫喊起来。与此同时，女人们则观看着，忘记了一切。

接近凌晨4点钟的时候，聚会散伙了。棚外并不是一派严寒的布莱尔·阿多尔② 或斯凯岛④，而是热带之夜的浓烈的空气，星光闪烁的空旷的穹苍中挂着一轮昏黄的大月亮，空气里弥漫着瘴气和红树的恶臭。然而，当阿恩驾着那辆气喘如牛的老福特汽车离开时，梅吉最后听到的是逐渐远去的悲哀的歌曲《森林里的鲜花》。人们用这支歌送狂欢者们回家。家。家在哪里啊?

“喂，你喜欢这个聚会吗?”卢克问道。

“要是我也跳舞的话，就更喜欢了。”她答道。

“什么，在这种聚会上?算了吧，梅格!只有男人们才被认为能跳舞，所以，带你们来参加舞会算是对你们够好的了。”

“在我看来，似乎只有男人可以做许多事情，尤其是好事或享乐的事。”

“哦，原谅我!”卢克硬邦邦地说道，“我所想的，是你也许愿稍微改换一下生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你来的缘故。你要知道，我不是非带你来不可的!要是你不快活的话，我不会再带你来了。”

“不管怎么说，也许你没有任何这样做的打算，”梅吉说，“把我带进你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好事。刚才那几个小时中，我明白了许多东西，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你愿意让我明白的东西。卢克，要想糊弄我不会那么容易了。事实上，我对你，对我所过的日子，对一切，已经厌倦了!”

---

① 苏格兰高地流行的一种奔放的舞蹈。

②④ 均为苏格兰地名。

“嘘——”他感到震惊地嘘着，“旁边还有人呢!”

“有人怕什么!”她怒气冲冲地顶道，“我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单独和你多呆一会儿呢?”

阿恩在黑米尔霍克山脚下停下了汽车，同情地对卢克咧嘴一笑。“去吧，老弟，”他说，“和她一块儿上去，我在这儿等你。别急。”

“我就是这个意思，卢克!”他们一走到阿恩听不到的地方，梅吉便说道，“逼人太甚，兔子也会蹬两脚的，你听见了吗? 我知道，我答应过要服从你，可你也答应过爱我，保护我，所以咱们俩都是说谎者! 我想回家，回德罗海达去!”

他想到了她那一年 2000 镑的进项，以及这笔钱将不会挂在他的名下了。

“哦，梅格!”他无计可施地说道，“喂，心上人儿，我保证，不会永远这样的! 今年夏天我带你一块儿到悉尼去，奥尼尔说一句顶一句! 阿恩姑妈的房子里有一个套间空闲着，咱们可以在那里住三个月，愉快地度一段时光! 忍耐，忍耐，让我在甘蔗地再干上年把，然后咱们就买下自己的产业，安家立业，嗯?”

日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看上去显得很诚恳，心烦意乱，焦急如焚，追悔莫及，和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十分相像。

梅吉缓和了下来，因为她仍然想得到他的孩子。“好吧，”她说，“再等一年。可是，我可记着你带我去悉尼的诺言呢，卢克，记住!”

12

每个月梅吉都克尽本分地给菲、鲍勃和其他的兄弟写一封

信，全是说北昆士兰州的情况，谨慎而富于幽默感，丝毫也没露出过她和卢克的不和。这也是一种自尊心。德罗海达那边所了解到的就是，穆勒夫妇是卢克的朋友，她寄宿在他那里，因为卢克常常出门。当她写到这对夫妻的时候，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们的真正的挚爱，所以，德罗海达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可担忧的，除了对她从来不回家看看使他们颇为伤心之外。然而，她怎么能告诉他们，她无钱探家，嫁给卢克·奥尼尔是多么悲惨呢！

她偶尔会鼓起勇气插进一两句话，随随便便地问一问拉尔夫神父的情况，鲍勃难得能记起把从菲那里听到过的有关主教的一点点情况写下来。后来，来了一封通篇都是谈他的信。

“梅吉，有一天他突然来了，”鲍勃的信中写道，“看上去他有点心烦意乱，垂头丧气。我得说，他是因为在这儿没看到你才感到沮丧的。他都快气疯了，因为我们没有把你和卢克的事告诉他。但是，当妈妈说，你为这事胡思乱想，不想让我们告诉他的时候，他便闭了嘴，连一个字也不提了。不过我想，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想你。可是，我认为这是挺自然的，因为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要多。我想，他总把你看成他的小妹妹。他来回地走动着，好像无法相信你突然就不见了，可怜的家伙。我们也没给他看任何照片，你们根本就没照过什么结婚像，这真是可笑。直到问起照片以前，我根本就没发觉这一点呢。他问过，你是不是有孩子了。我说，我想不会有的。梅吉，你没有孩子吧？从你结婚到现在有多久了？过去两年了吧？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7月了。光阴似箭，是吗？我希望你不久就会有几个孩子，因为我想，主教听到这个会很高兴的。我提出要把你的地址给他，他说不必了，并说给他地址也没有用处，因为他将要和他为之工作的大主教一起到希腊的雅典去一段时间。那大主教的名字是某个达戈人的名字，我一直记不住。梅吉，你能想象得到他们是坐飞机去的吗？这是千真万确的！不管怎么说，他一旦发现

在德罗海达没有你和他在一起，他就呆不久，只是骑一两回马，每天给我们做做弥撒。他到这儿六天后便走了。”

梅吉放下了这封信。他知道了，他知道了！他终于知道了。他会想些什么？他会感到怎样地伤心呢？他为什么要逼迫她做了这件事？这并没有使事情变得更好些。她不爱卢克，永远也不会爱卢克的。他除了是个替身，是个能给她孩子——这些孩子的模样和她本来能和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一起生下的孩子十分相似——的男人之外，什么都不是。啊，上帝，真是乱套了。

迪·康提尼—弗契斯宁愿住在世俗的旅馆里，也不愿住在雅典正教会邸宅为他提供的房间里。某些时候，他的使命是十分微妙的。和希腊正教会的高级教士们所讨论的事情已经早过时了，罗马教廷对希腊正教和俄国东正教有一种偏爱，这种偏爱对新教是不可能有的。正教会毕竟是分立的教会，而不是异教。它们的主教和罗马的主教一样，可以不间断地追本溯源到圣彼得[①]。

大主教知道，这次委派给他的使命是一种外交检验，是为了罗马的更重要的大事打下基础。他的语言天赋又一次带来了好处，因为他那口流利的希腊语使他在博取好感方面得到了平衡。他们一直用飞机把他送回了澳大利亚。

他办事要是少了德·布里克萨特神父乃是不可思议的。这几年来，他愈来愈依靠那个令人惊异的男人了。此人是个玛扎林，一个真正的玛扎林。大主教阁下对玛扎林红衣主教的赞赏远远超过对里彻留红衣主教的赞赏，因此这种对比就是一件很值得荣耀的事。他的神学观点趋于保守，他的道德观亦是如此。他的头脑既快捷又敏锐。从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而且他还有一套懂得如何取悦一起相处的人的精湛技巧。不管他喜欢他

①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见《圣经·彼得书》。

们还是讨厌他们，也不管他是赞同他们的观点还是见解相左。他不是个拍马屁的人，而是一个外交家。要是有人经常使他引起梵蒂冈统治层的那些人的注意，他的声望的崛起是指日可待的。这将使迪·康提尼—弗契斯阁下感到高兴，因为他不想和德·布里克萨特失去联系。

天气很热，但是，在经过悉尼的那种潮湿之后，拉尔夫神父并不在乎干燥的雅典空气。他照常穿着靴子、马裤和法衣，快步沿着石面的坡道向卫城① 走去，穿过蹙着眉头的普罗庇隆，经过厄瑞克修姆，沿着倾斜的滑溜溜的粗石台阶登上巴台农神庙②，又往下向远处的那堵墙走去。

风吹乱了他鬓角染霜的黑色鬈发，他站在那里，越过这座白色的城市，望着那生机盎然的丘陵和清澈的、蓝中透绿的爱琴海。在他的正下方是普拉卡以及那里的咖啡馆的屋顶和波希米亚人的居住区，还可以望见一座岩石环形大剧场的一面。远处，是罗马圆柱，十字军的要塞和威尼斯人的城堡，但是却根本看不到土耳其人留下的踪迹。这些希腊人是多么令人神迷心醉的人啊。他们如此仇恨统治了他们700年的那个民族，以至于他们一旦获得了自由，连一座清真寺或一个伊斯兰教建筑的尖顶都没留下来。它是如此的古老，到处都是丰富的遗产。当配里克里斯③在这些基石上覆盖上大理石的时候，当罗马已经是个村野小镇的时候，他们诺曼底人还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呢。

只有现在，在1万1千英里之外的地方，他才能在思念梅吉的时候不想哭泣。即使这样，在他还没来得及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时，远处的山峦也模糊了片刻。既然他要她这样做，他怎么能埋

① 在旧希腊都城。
② 祭雅典娜女神的神庙。
③ 配里克里斯（前495—前429），希腊政治家。

怨她呢？他马上就明白她为什么决心不告诉他了，她是不想让他见到她的新婚丈夫，或使他成为她新生活的一部分啊。当然，他心中本来认为，不管她嫁给谁，抑或不和那人一起住在德罗海达，也会住在基兰博，继续住在他能得知她安然无恙的地方。这样既免使他牵挂，也没有什么危险。但是，现在他一旦想到了这一点，便明白这是她最终的愿望。是的，她是打算好要离去的，只要她和这个卢克·奥尼尔在一起，她就不会回来。鲍勃说过，他们正在省吃俭用，打算在西昆士兰买一块产业。这个消息无异于一记丧钟。梅吉打算永远不回来了。他所忧虑的是，她想要终老彼处。

可是，你幸福吗？梅吉？他对你好吗？你爱这个卢克·奥尼尔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使你从我身上移情于他？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牧羊工，而使你竟然喜欢他超过了伊诺克·戴维斯、利亚姆·奥鲁尔克或阿拉斯泰尔·麦克奎恩吗？是因为我不认识他，所以无法进行比较吗？梅吉，你是以此来折磨我，对我进行报复吗？可是你为什么还没有孩子呢？那个男人像个流浪者似地在那个州里到处漫游，让你和朋友们住在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怪你没有孩子，这是因为他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梅吉，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嫁给这个卢克·奥尼尔？

他转过身，从卫城上走了下来，在雅典那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漫步着，在埃夫利皮多大街附近的露天市场上徘徊着。这里的人群、在阳光下发着臭气的大筐大筐的鱼、蔬菜和一个挨一个挂在那里的、带金银丝的拖鞋吸引住了他。女人们在拿他打趣，对他说着不知羞耻的、赤裸裸的调情话，这是与他自己那种清教徒式的修养相去甚远的一种文化传统。她们不顾廉耻的赞美中充满了淫欲（他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词儿了），使他感到极其窘迫。但是，作为对非凡的体形美的一种赞赏，他在精神上还是能接受的。

旅馆坐落在奥基尼亚广场旁，极为豪华、昂贵。迪·康提尼—弗契斯大主教正坐在阳台窗边的一张椅子中沉思默想。拉尔夫主教走进去的时候，他转过头来，微笑着。

“来的正是时候，拉尔夫。我想要祈祷。”

“我想，一切都妥当了吧？有什么复杂的情况吗，阁下？”

“没有这种事。今天我收到了蒙泰沃迪红衣主教的一封信，转达了教皇陛下的意思。”

拉尔夫主教觉得自己的双肩一紧，耳朵周围的皮肤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刺痛。“请告诉我吧。”

“等这些会谈一结束——而它们已经结束了——我们就要动身到罗马去。在那里，我将被赐予红衣主教的四角帽，并且在教皇陛下的直接监督下，在罗马继续我的工作。”

“而我呢？”

“你将成为德·布里克萨特大主教，并且返回澳大利亚，继我之后就任教皇使节。”

那周围皮肤发疼的耳朵变得又红又烧，他的头在发晕，感到震惊。他，一个非意大利人，得到了教皇使节的殊荣！这是闻所未闻的！哦，然而靠着它，他会成为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的！

“当然，你得首先在罗马接受训练，并接受指示。这将需要六个月，这期间我将和你在一起，把你介绍给我的那些朋友。我想让他们认识你，因为我把你送到梵蒂冈帮助我工作的时候会来到的，拉尔夫。”

“阁下，我对您没齿难报！这次异乎寻常的机会全仰仗您鼎力玉成。”

“拉尔夫，当一个人足以超微出贱的时候，是上帝给予了我足够的智慧去发现他！现在，让我们跪下祈祷吧。上帝是十分仁慈的。”

他的念珠和祈祷书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拉尔夫主教的手颤

抖着伸过去拿念珠，把祈祷书碰落在地板上。书落到一半的时候打开了。离那本书较近的大主教将它拾了起来，奇怪地看着一个棕色的、薄如罗纱的东西，那东西以前是一朵玫瑰花。

“妙极了！你为什么要保存着这个呢？这是对你的家，或你母亲的一个纪念品吗？”那双能识透一切诡诈和装模作样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已经来不及掩饰自己的感情或恐惧了。

“不，”他做出一副苦相，“我不想纪念我的母亲。”

“可它一定是对你意义非凡，所以你才如此挚爱地把它夹在这本你最弥足珍贵的书页里。它说明什么呢？”

“一种像我对上帝一样抱有的纯洁的爱，维图里奥。它给这本书除了带来荣誉之外，什么都不会带来的。”

“这个我推断得出来，因为我了解你。但是这爱会危及你对教会的热爱吗？”

“不会的。为了教会，我摒弃了她，我会永远摒弃她的。我已经离开她迢迢万里了，我决不会再回去的。”

“这样，我终于理解这种悲哀了！亲爱的拉尔夫，这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糟糕，真的，不是的。你会在生活中为许多人做很多好事，你会受到许多人的热爱。她心中蕴藏着像这朵花一样陈旧而又芳香的回忆，是决不会再生妄念的。因为你在这朵玫瑰花上保持了你的爱。”

“我认为她根本不会理解。”

“哦，是的。倘若你这样爱她的话，那她就是个能够理解的女人。此外，你必须忘掉她，并且将这个长期保留的纪念品抛弃。”

“曾经有好几次，当我要从我的邮车上走下来，去看她的时候，我制止住了自己。”

主教悠闲地从椅子中站了起来，走过去跪在了他朋友的旁边。除了对他来说有不可分割的上帝和教会之外，这个俊秀的男

人是他所热爱的少数人之一。

“你不会离开教会的，拉尔夫，这一点你很清楚。你属于教会，你以前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永远会这样。这种使命对你来说是一项真正的使命。现在我们祈祷吧，在我的后半生，我将在我的祷文中加进《玫瑰经》。在我们走向永生的过程中，仁慈的上帝降与我们许多忧伤和痛苦。我们必须学会忍受它，我忍受的和你一样多。”

8月底，梅吉接到了卢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因为得了威尔病①，住进了汤斯威尔医院，不过他没有什么危险，不久就会出院。

“因此，看来咱们用不着等到年底再度假了，梅格。在我没有完全适应之前，无法回到甘蔗地干活了，我确信最好的办法是去度一个体体面面的假期。所以，大概一个星期后我将前去带你走。我们将到艾瑟顿高原上的伊柴姆湖去两三个星期，直到我身体恢复到能够回去干活儿为止。”

梅吉简直无法相信，也不知道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现在机会自己送上门来了。尽管治愈心灵的痛苦所需要的时间比治愈身体上的创伤要长得多，但蜜月期间在邓尼客店所受的折磨已经快淡忘了，失去了叫她感到恐惧的力量。由于读了不少书，现在她已经明白多了，那一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和卢克的无知。哦，仁慈的上帝，保佑这次度假将带来一个孩子吧！安妮不会在意身边有个孩子的，她喜欢这样，路迪也会喜欢。他们已经跟她这样说过好几百遍了，希望卢克哪怕有一回多呆上一阵儿，以改变他妻子那种不生育、没有爱情的生活方式。

① 这是由德国医生阿道夫·威尔发现的一种钩端螺旋体病，症状为全身发冷，发烧，肌肉疼痛。

当她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可私下里却表示怀疑。

“鸡蛋说到底还是鸡蛋，那个卑鄙的家伙会找到不带她去的理由的。”安妮对路迪说。

卢克不知从什么地方借了一辆小汽车，一大清早就把梅吉接走了。他显得很瘦，脸上皱皱巴巴的，发黄，好像落入了困境似的。梅吉大吃一惊，把箱子递给了他，爬上汽车，坐在了他的旁边。

“卢克，威尔病是怎么回事？你说你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依我看，好像你确实病得很厉害。”

“哦，那不过是某种黄疸病罢了，大多数蔗工迟早都会得的。这种病是蔗田里的耗子传染的，一个割口或发炎的地方都会使我们染上这种病。我的身体很健康，所以，和其他得了这种病的人相比，我的病并不太厉害。一个江湖医生说，我很快就会变得精神焕发的。”

他们往上开进了一个林莽苍然的峡谷，这条道路是通往内地的。下面有一条河，河水轰鸣翻滚，在斜过道路的右上方的某个地方，一道十分壮观的瀑布飞泻而下，直投河中。他们驾车在峭壁和瀑布之间的一条湿漉漉的、闪闪发光的拱道中穿过，这里闪动着奇异的光彩和幻影。他们越往上攀，空气就越凉。清爽异常，梅吉已好久未领略到沁人心脾的冷空气吹拂着她的感觉了。这片丛林倾斜着跨过他们的眼帘，密密层层的，无人敢走进去。茂盛的藤蔓从一个树冠爬到另一个树冠，纠缠盘扭，漫无边际，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绿色丝绒披覆在这片森林之上，沉甸甸地垂下来，树干都几乎看不见了。在这绿阴下，梅吉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花朵和蝴蝶。大车轮一般的蛛网上，漂亮的、像斑块一样的大蜘蛛一动不动地呆在网心。令人难以置信的菌类附生在长满苔藓的树干上。鸟儿拖着红色或淡黄色的长尾毛。

伊柴姆湖在高原的顶上，那未受到破坏的景色质朴宜人。在夜色降临之前，他们走到了寄宿处外面的游廊上，望着那静静的湖水。梅吉想看那些被称之为飞狐的巨大的食果蝙蝠。它们就像制造毁灭的急先锋似地盘旋着，数千只一齐向发现了食物的地方扑将下去。它们异乎寻常地大，令人厌恶，但是却极其胆小，非常温和。看到它们黑压压地、有节奏地鼓动着翅膀，铺天盖地地飞过时，倒真让人有些胆寒哩。梅吉在黑米尔霍克的外廊上从来没有错过观看它们。

这真是一件乐事啊。躺进软乎乎、凉爽爽的床上，用不着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地躺着，直到这地方被汗水溻了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换个新地方，那个老地方无论如何也不会干的。卢克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一个扁平的、棕色的小包裹，从里面拿出一把圆形的小东西，把它们在桌边摆成了一排。

梅吉伸手取了一个，仔细地看看。“这是什么啊?”她莫名其妙地问道。

“避孕套，”他忘记了两年以前自己决定不告诉她他已经实行避孕的事，“在我进你那里边之前，我先在自己身上把它戴上。不然的话，我也许会弄出孩子来的，在没有搞到自己的土地以前，咱们花不起这个钱。”他赤裸着身体坐立在床沿上，他很瘦，肋骨和髋骨突出。但是他那双蓝眼睛却在灼灼闪光，伸手攥住她那只拿着避孕套的手。“快了，梅格，快了！我估计再有 5000 镑咱们就能在恰特兹堡的西边买下一块最好的产业地了。”

“那你已经得到这笔钱了，”她声音十分平静地说道，“我可以给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写信，请他贷给我们这笔钱。他不会要我们的利息的。”

“你千万不能这样!”他气冲冲地说，“去它的吧，梅格，你的自尊心到哪儿去了？我们要靠干活得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靠借！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欠过任何人一分钱，现在我也不打

算开这个头。”

她几乎没有听他在说些什么，透过朦胧的红光怒视着他。她一生中还未曾这样愤怒过呢！骗子，说谎的人，自私自利的人！他竟敢对她做出这种事来，跟她要诡计，使她不生孩子，试图使她相信，这是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牧场主！他倒会自得其乐，与阿恩·斯温森和甘蔗在一起。

她不动声色地压下了自己的怒火，这使她都感到意外。她把注意力转到了她手中的那小橡皮圈上。“告诉我这些避孕套是怎么回事，它们是怎样阻止我怀孩子的。”

他走了过来，贴在她的身后，他们的身体贴在了一起，使她发起抖来。他认为这是激动所致，而她明白这是出于厌恶。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梅格？”

“是的。”她撒了谎。无论如何，对于使用避孕套来说，这是实话。她想不起在哪里见到过提起它们的文字。

他的两手抚弄着她的乳房，使她觉得痒酥酥的。“看，在我来事的时候，我就会射出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假如我什么都不戴就进你那里的话，它就会留在里边。当它在那里停留到足够的时间或留在那里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孩子。”

这么说，果不其然！他戴上了这东西，就像一根香肠蒙上了一层膜！骗子手！

他关上了灯，把她扯倒在床上，没用多大工夫，他就摸索着戴上了他那防止怀孩子的东西。她听见他弄出了和那天他在邓尼客店卧室里弄出来的同样的响声，心里明白这声音就说明他已经把避孕套拉上去了。这个骗子！可是，怎么才能智胜他呢？

她竭力不让他看到他把她弄得有多疼，咬牙忍耐着。假如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为什么非这么痛不可呢？

“这很不愉快，是吗，梅吉？”云雨过后，他问道。“第一次以后还是这么疼，你那里一定是太细小了。好吧，我不再来了。

要是我弄弄你的乳房，你不会介意的，对吗?”

“哦，这有什么关系呢?”她筋疲力尽地问道，“假如你的意思是不打算让我感到疼痛的话，那好吧!”

“你应该再来点儿情绪，梅格!”

“为了什么?”

可是，他的劲头儿又来了。

自从他有时间和精神干这个，已经过去两年了。哦，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真是妙极了，令人兴奋，像偷吃禁果一样。他丝毫也不觉得已经和梅格结了婚。这和在基努那旅店后边的圈地里搞一个小妮子，或者和趾高气扬的卡迈克尔小姐一起靠在剪毛棚的墙上胡闹一回没有任何区别。梅吉的乳房真吸引人，她骑坐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乳房显得那样结实。他就喜欢这种样子，打心眼儿里愿意从她的乳房上得到乐趣……

啊哈，我的好先生，我会惩罚你的！你等着瞧吧，卢克·奥尼尔！虽然这使我痛苦至极，但我会得到我的孩子!

由于离开了滨海平原的炎热和潮湿，卢克恢复得很快。他吃得很好，体重恢复到了能重操旧业的水平。他的皮肤逐渐从病态的黄色转变成了往日的棕色。由于热切的、反应灵敏的梅吉在他眠床上的诱惑力，劝说他把最初两周的假期延长到三个星期。尔后的第四个星期，是不太困难的。但是，一个月快结束的时候，他开始反对了。

“再也没什么借口了，梅格。我像以前一样身强力壮了。咱们高高地坐在这个世界顶峰上，像个国王和王后似地花着钱，可阿恩需要我。”

“卢克，你不愿重新考虑一下吗？如果你真想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牧场给你买下来。”

当然，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甘蔗对他的诱惑，某些男人绝对需要劳作的奇怪的爱好，这在他身上已经是深入骨髓

了。只要卢克身上仍然具备那种年轻人的力量，他就要保持对甘蔗的忠诚。梅吉所唯一能盼望的事情，就是迫使他改变主意，给他一个孩子，一个基努那附近的产业的继承人。

于是，她返回了黑米尔霍克，等待着，盼望着。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来一个孩子吧！一个孩子会解决一切问题的，有个孩子该叫人多高兴啊。事情果不其然。当她把这件事告诉安妮和路迪的时候，他们都大喜过望。尤其是路迪——他竟然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居然做出了精巧至极的童衣和刺绣品，还有两件工艺品。梅吉从来没有时间去掌握这种技艺。于是，在他用那双粗硬得不可思议的手捏着华丽的织物上上下下穿动时，梅吉和安妮一起收拾着儿童室。

唯一的麻烦是，那婴儿的胎位不正。梅吉不知道这是由于天热，还是由于她心绪不佳造成的。孕妇的晨呕整天地延续着，在呕吐应当停止的时候又持续了很长时间。尽管她的体重已经很轻，但她开始备受全身水肿的折磨，血压计到了让史密斯大夫感到忧虑的地步。起初，他说在剩下的妊娠期之中，她应当住进凯恩斯的医院。可是，因为她既无丈夫，又无朋友，经过再三考虑，他断定让她与路迪和安妮在一起，由他们照顾她，要好一些。可是，在她妊娠期的最后三个星期，她非得去凯恩斯不可了。

“要尽力让她丈夫回来照料她!”他对路迪喊道。

梅吉即刻写信告诉卢克，她已经怀孕，并且充满了女性的信心，一旦这个没有想到的事情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卢克会兴奋得发狂的。但是卢克的回信粉碎了这种错觉。他大发其怒。他所想到的是，他要是做了父亲，就意味着他就多了两张要吃闲饭的嘴，而不是其他什么。对梅吉来说，这无异于吞下了一丸苦药，但是她吞下去了。她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这即将出世的孩子就

像她的自尊心一样，把她和卢克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但是她感到了不幸，束手无策，完全失去了爱：就连这婴儿也不爱她，不想被她怀着或生下来。她能感觉得到这婴儿就在她的身体里，这无力的小东西孱弱地不肯长大成人。要是她受得了2000英里的火车旅行回家的话，她早就一走了之了，可是史密斯大夫坚决地摇着头。在这种身体衰弱的时候，坐一个星期的火车，那就会使这婴儿送命的。尽管梅吉感到失望、沮丧，但她还不至于糊涂到做出伤害这婴儿的事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有个属于她自己的人让她去照看的激情和渴望消失了、破灭了。那犹如负担似的孩子越坠得沉，她就越是满腹怨怼。

史密斯大夫说，得让她早些转到凯恩斯去。他不敢肯定在邓洛伊生孩子，梅吉是否能活下来。这里只有一家小诊疗所。她的血压很难对付，水肿依然不消。他说起了血中毒和惊厥症，以及其他一长串医学词汇，吓得安妮和路迪赶紧同意了，尽管他们极希望能看到这孩子在黑米尔霍克呱呱坠地。

到5月底的时候，离分娩只有四个星期了，离梅吉摆脱这个令人无法忍受的负担、这个令人生厌的孩子只有四个星期了。她正在学会讨厌这个婴儿，讨厌这个在未发现它将带来麻烦之前是如此望眼欲穿地想得到的生命。为什么她要假定，一旦它的存在变成现实，卢克便会盼望得到这个孩子呢？自从他们结婚以来，没有任何态度或举动表明他会这样。

到时候了！应当承认这是一场灾难，抛弃她那愚蠢的自尊心，并从这场毁灭中抢救出她所能抢救出的东西。他们结婚的原因完全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他是为了她的钱，而她是企图在逃避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同时，又能保住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爱情是不能矫揉造作的，只有爱才能帮助她和卢克克服在他们各自追求的不同目的和愿望方面所遇到巨大的困难。

真是怪透了，她似乎对卢克根本恨不起来，反而越来越经常

地恨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了。然而说到底，拉尔夫对她要比卢克仁爱得多，公平得多。他一次也没有怂恿她把他想象成任何角色，除了教士和朋友之外。甚至在那两次他吻了她，而她已经意马心猿的时候也没有这样。

那为什么这样生他的气呢？为什么要恨拉尔夫，而不是卢克呢？这只能怪她自己胆小、勇气不足。她感到强烈的、撕心裂肺的怨恨，因为在她狂热地爱着他，想要得到他的时候，他坚决地拒绝了她。只能怪她那愚蠢的冲动，就是这种冲动导致她嫁给了卢克·奥尼尔。这是对她自己和拉尔夫的一种背叛。假如她永远不能和他结婚，和他一起睡觉，给他生孩子，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假如他不想得到她——他**确实不想**得到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仍然是，她想要得到的是他，她根本就不应该退而求其次的。

但是，知错无补于事。和她结婚的仍然是卢克·奥尼尔，她怀的依然是卢克·奥尼尔的孩子。她想起这是他的孩子，而且是在他不想要她时怀上的，怎么能感到幸福呢？可怜的小东西。至少在她出生的时候，她应该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慈爱，应该能感受到这样的爱。只是……要是对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孩子，她有什么不愿意给呢？但这是不可能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他服务于一个宗教会门，而它坚持要全部得到他，甚至连他身上对它没用的那一部分，即他的男子身份，它都要得到。教会作为一个宗教会门，需要他为它的权力而做出牺牲。这样便把他浪费了，把他的存在打上了非存在的印记，以确保在他中途却步的时候，他也就永远停留在那里了。总有一天她要为她的欲望付出代价的。总有一天，再也不会有更多的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因为他们会珍视自己的男子气质，认为她对他们的这种要求是毫无用处的，没有任何意义……

她蓦地站了起来，摇摇摆摆地向起居室走去。安妮正坐在那

里看着一本秘密出版的禁书，诺曼·林赛的小说《红堆》。显然，对其中每一个禁忌的字眼儿她都感到其乐无穷。

“安妮，我想，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安妮心不在焉地抬起眼来。“什么，亲爱的?”

“请给史密斯大夫打个电话。我现在就要在这儿生这个可怜的孩子了。”

“啊，我的上帝！到卧室去，躺下——不是你的卧室，是我们的!”

史密斯大夫一边诅咒着怪诞的命运和妊娠推算的不准确，一边急急忙忙地开上他那辆破旧的汽车出了邓洛伊，车的后边是穿着黑衣服的本地助产士。他把他那间小小的诊疗所里能带得了的设备全都带上了。把她带到这儿来没有益处；他在黑米尔霍克能为她接生也一样。不过，她应该去的地方是凯恩斯。

“你通知她丈夫了吗?”他一边脚步很重地踏上前门的台阶，一边问道。助产士跟在他的身后。

“我打了一个电报。她在我的房间里。我想，在那儿你的活动余地更大些。”安妮道。

安妮步履蹒跚地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她的卧室。梅吉正躺在床上，睁大两眼，除了身子蜷着，两手偶尔地抽动一下外，没有痛苦的迹象。她转过头来朝安妮笑了笑，安妮看到她那双眼睛充满了恐惧。

“我很高兴没有去凯恩斯，”她说道，“我母亲从来没在医院里生过孩子，爸爸说过，她生哈尔那次很可怕。可是她活下来了，我也会这样的，我们克利里家的女人轻易死不了。”

几个小时以后，大夫和安妮在走廊里碰了头。

“对这个小女人来说，这是一件又长又苦的事。头一次生孩子很难得轻而易举，可这个孩子胎位不正，而她却一味拖延，哪儿都不去。她要是在凯恩斯的话，可以进行剖腹产，可是在这儿

就谈不上这码事了。她只好全凭自己把胎儿推出来。”

“她神智清醒吗?”

“唔，清醒。了不起的小东西，既没有叫喊，也没有抱怨。依我看，最好的人常常时运最不济。她一个劲儿问我拉尔夫是不是到这儿来了，我不得不向她乱七八糟地瞎编了一通。我想，她丈夫的名字叫卢克吧?”

“是的。”

“嗯——哦，也许这就是她为什么要问这个拉尔夫了，不管他是谁。卢克不是个能使人得到安慰的人，对吧?”

“卢克是个坏种。”

安妮向前一探身，两手扶在了外廊的栏杆上。从邓尼的路上正开来一辆出租汽车，拐了一个弯，爬上了黑米尔霍克的斜坡。她的好目力一下就辨别出汽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黑发男人。她松了一口气，高兴地嚷了起来。

“我无法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情，不过我想，卢克终于想起他还有个老婆了!”

“安妮，我最好还是回到她那儿去，让你去对付他。在没有搞清是否是他的情况下，我不会向她提起有人来了。倘若是他的话，就给他一杯茶，把不中听的话留着过一会儿再说。他需要听听不顺耳的话。”

出租汽车停了下来。让安妮大为吃惊的是，司机爬下车来，向后门走去，替他的乘客打开了门。经营邓尼仅有的一辆出租汽车的乔·卡斯梯哥赖恩通常不是这样谦恭有礼的。

“黑米尔霍克到了，大人。”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

一个穿着长而飘逸的黑法衣的男人走下车来，腰间缠着一条紫红色的罗缎圣带。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工夫，安妮糊涂了，以为卢克·奥尼尔和她玩了一个精心安排的鬼把戏呢。随后，她看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男人，足足比卢克大 10 岁。

我的天哪！当那优雅的身影一步两级地登上台阶的时候，她想道，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男人！是一位大主教，一点儿不错！一位天主教的大主教怎么会想起了像路迪和我这样一对老路德教① 教徒呢？

“是穆勒太太吗？”他低下头，用那双冷淡的含着和善的笑意的蓝眼睛望着她，问道。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他将要见而尚未见到的什么东西，而且在极力控制着旧日的感情。

“是的，我是安妮·穆勒。”

“我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大主教，教皇陛下驻澳大利亚特使。我听说，有个卢克·奥尼尔太太和你们住在一起吧？”

“是的，先生。”拉尔夫？**拉尔夫**？就是**这个**拉尔夫吗？

“我是她的一个老朋友。不知我是否能见到她？”

“哦，我相信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大主教。”不，不对，人们是不说大主教的，而是说大人，就像乔·卡斯梯哥赖恩那样——“在正常的情况下她会高兴的，可是眼下梅吉正在分娩，正难受着哪。”

这时，她发现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只不过他把这种感情约束在思想的深处，变成了一种深深的凄楚罢了。他的眼睛是那样湛蓝，她觉得自己能淹没在那双眼睛里。眼下她从这双眼睛里看到的表情，使她搞不清梅吉到底是他的什么人，而他又是梅吉的什么人。

“我**就知道**事情不对头了！有很长时间，我就感到有些不对头，可是，最近我的担忧变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感情。我不得不亲自来看看，让我见见她吧！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理由的话，那么我是一个教士。”

---

① 由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马丁·路德（1483—1546）所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新派。

安妮根本就没打算拒绝他。“来吧，大人，请从这里过来。”她架着双拐、拖着脚缓缓往前走，脑子里还在转着：房子里干净整洁吗？我灰尘满面吗？我们把那个发了臭的陈羊腿扔出去了呢，还是留在这地方到处散着臭味呢？像他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登门来访，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路迪，难道你就不肯把你的肥屁股从拖拉机上挪个窝，进来看看吗？这年轻人老早就看到你了！

他连理也没理跪在床边的史密斯大夫和那个助产士，就好像他们不存在似的，他的手向她伸了过去。

“梅吉！”

她从那缠身的恶魔中拔了出来，忧虑全消。她看着那张她所热爱的脸紧挨着她的脸，他那浓密的黑发已经是两鬓微微染霜了，那漂亮而高雅的脸庞上略有一些细纹。要是说他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显得更坚韧，那双湛蓝湛蓝的眼睛，充满了爱和渴望盯着她的眼睛。以前她怎么会把卢克和他混在了一起呢？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对她来说，也永远不会再有了。她背叛了自己对他的感情。卢克是镜子的背面，而拉尔夫却像太阳那样灿烂，那样遥远。哦，看到他有多好啊！

“拉尔夫，帮帮我吧。”她说道。

他动情地吻着她的手，随后把她的手拉到了他的面颊上。“我会永远帮助你的，我的梅吉，这你是知道的。”

“为我祈祷吧，为这孩子祈祷吧。如果说谁能救我们的话，那就是你了。你比我们离上帝近得多。没有人想要我们，以前就没有人想要我们，连你也不要。”

“卢克在哪儿?”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他在哪儿。”她闭上眼睛，头在枕头上摇动着，但手指却紧紧地攥着他的手，不愿放开。

这时，史密斯大夫碰了碰他的肩头。“大人，我想现在您该出去了。”

“要是她有生命危险，你会叫我吧?”

“我会的。”

路迪终于从甘蔗田里回来了，激动得像发了狂似的，因为这里谁都找不到，他又不敢走进卧室去。

“安妮，她好吗?”当他的妻子和大主教一起走出来的时候，他问道。

“到目前为止没什么事。大夫自己也没把握，不过我想，他是抱着希望的。路迪，咱们这儿来了一位客人。这位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大主教，梅吉的老朋友。”

路迪比他的老婆会来事，他单膝跪下，吻了一下那只伸向他的手上的指环。“请坐，大人，您先和安妮聊着，我去烧壶水，沏些茶来。”

“这么说，你就是拉尔夫了。”安妮说道。她把双拐靠在了一张竹桌旁。这时，那位教士坐在了她的对面，法衣的衣褶在他的周围散开，他交叉着两腿，那双锃亮的马靴光可鉴人。这动作对一个男人来说太有些女人气了，但他是个教士，所以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他的身上还是有一种强烈的男子气，不管他的腿是否交叉着。也许他并不像她起初认为的那样老，也许，他也就是四十刚出头。对一个极其动人的男子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浪费啊!

“是的，我就是拉尔夫。”

“自从梅吉一开始分娩，她就总是问起一个叫拉尔夫的人。必须承认，我完全懵了。我记不起以前她曾提到过谁叫拉尔夫。”

“她不会提起的。”

“你是怎么认识梅吉的，大人? 认识多长时间了?”

教士苦笑了一下，那双单薄的、非常优美的双手的手指紧紧地交叉在一起，就像是尖尖的教堂顶。“从梅吉 10 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那时她们刚刚乘船从新西兰来。事实上，你也许可以

说，我为了梅吉，是不惮赴汤蹈火，饱尝感情上的饥馑，经受生与死的考验的。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一切。梅吉是一面镜子，从中我被迫看到了自己必然死亡的命运。”

“你爱她！”安妮的声音十分惊讶。

“永远。”

“对你们俩来说这是一个悲剧。”

“我本来希望仅仅对我是个悲剧。请把她结婚以来都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吧。自从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已经有许多年了，可是对她的情况我总是不乐观。”

“我会告诉你的，不过，只能在你把梅吉的情况告诉我之后。哦，我指的不是个人私事，只是有关她来邓尼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路迪和我，我们对她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她曾住在基兰博附近的某个地方之外。我们愿意多了解一些，因为我们非常喜欢她。但是，她连一件事都不曾告诉过我们——这是自尊心，我想。”

路迪端进来一个托盘，上面有茶水和食物。他坐了下来。这时，教士把梅吉嫁给卢克之前的生活概括地向他们讲了一下。

“再有100万年我也决不会猜到一点儿的！想想吧，卢克竟然轻率地带着她离开了那一切，让她干一个管家妇的活儿！而且厚着脸皮约定把她的工资送到**他的**银行账户下！你知道这可怜的小东西自从到这儿以来，钱包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吗？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让路迪给了她一笔现款奖金，可是那时候她需要那么多东西，不到一天就把那些钱都花光了，而她再也没从我们这儿多拿到一分钱。”

“用不着为梅吉感到难过，”拉尔夫大主教有点儿苛刻地说道，“我认为她并没有为自己感到难过，自然也不会为缺钱而感到难过的。这里的生活毕竟给她带来了几分快乐，对吗？要是她缺少了这种快乐，混不下去的时候，她是知道该到哪儿去的。我

要说，卢克那种冷淡对她的伤害远胜于缺钱。我可怜的梅吉！”

安妮和路迪两个相互补充着，大略地描述了一下梅吉的生活，而德·布里克萨特大主教则坐在那里，两手依然像教堂尖顶似地那样交叉着，凝视着外面旅人蕉那摆动着的、可爱的扇叶。他脸上的肌肉连一回也没动过，那双漂亮的、超然的眼神也没有任何变化。自从他为维图里奥·斯卡班扎，即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服务以来，已经学会了许多东西。

当这故事讲完以后，他叹了口气，把凝神的眼光转到了他们那焦灼的脸上。“唔，由于卢克不会帮助她，似乎我们必须帮助她了。要是卢克真的不想要她，她最好离开这里，回德罗海达去。我知道你们不想失去她，但是为了她，应该尽力劝她回家去。我将为她从悉尼给你们寄一张支票来，这样，她就不必为张口向她哥哥要钱而感到为难。当她回到家中的时候，她就可以告诉他们她愿意怎么样了。”他瞟了一眼卧室的门，身子没有动，“仁慈的上帝，让这孩子生下来吧！”

可是，这孩子几乎过了 24 小时才落地，而梅吉由于筋疲力尽和疼痛，几乎死将过去。史密斯大夫给她用了大量的鸦片酊，以他那种老派之见，鸦片酊依然是最好的东西。她好像在随着飞速旋转的噩梦而晕眩着，梦魇中虚虚实实的东西在撕扭纠缠着，利爪抓、铁叉戳，号哭、哀鸣、狂吼，搅成了一团。有时，当痛苦的呼喊高起来的时候，拉尔夫的脸会在片刻间缩在一起，然后又舒展开来。但是她一直记着，他就在这里。她知道，有他在这里守望着，她和孩子都不会死的。

史密斯大夫暂时休息了一会儿，留下助产士独自在那里照应。他匆匆忙忙地吃了些东西，来了一点儿有劲头的兰姆酒，并且发现其他的人都还没有轻率地想到梅吉会死。他倾听着安妮和路迪讲述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认为把这些事告诉他是明智的。

“你是对的，安妮，”他说道，“那段马背上的生活也许就是

她现在碰上的麻烦的原因之一。对那些必须经常骑马的女人来说，跨鞍出行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分腿跨马使肌肉的发育不正常。”

“我听说，这是一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大主教温和地说道。

史密斯大夫恶狠狠地望着他。他不喜欢天主教教士，认为他们是一群假充圣人、满口胡言的傻瓜。

“随你怎么想吧，”他说，“不过，请告诉我，大人，如果事情到了非在梅吉的生命和婴儿的生命之间进行选择的关头，您的问心无愧的建议是什么?”

“大夫，教会在这一点上是不会动摇的。不能做什么选择。既不能以婴儿的死来挽救母亲，也不能以母亲的死来拯救婴儿。”他也对史密斯医生回报了一个恶狠狠的微笑，“但是，大夫，假如事情到了那种地步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挽救梅吉，让那婴儿到地狱去。”

史密斯大夫笑得喘不过气来了，拍了拍他的后背说：“你真了不起！放心吧，我不会把您说的话到处乱传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婴儿是活了，我也看不出要发生什么死人的事。”

可是，安妮心中却在暗想着：倘若这孩子是你的，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回答，大主教?

大约三个小时以后，当傍晚的太阳黯然地在薄雾弥漫的巴特莱·弗里尔山上空渐渐西沉的时候，史密斯大夫从卧室里走出来。

“唔，完事了，”他带着几分满意说道，“虽然梅吉还有许多麻烦，不过，她会安然无恙的。那婴儿是个皮包骨头的、虚弱的女孩子，5磅重，脑袋特别大。她那叫人极讨厌的头发和她那股脾气倒是很相配，以前我在新生婴儿中还从来没有见过呢。你就是用斧子也休想弄死那小家伙，这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差点就要试试了。”

路迪喜洋洋地打开了他保存的一瓶香槟酒。他们五个人手拿

着斟得满满的玻璃杯站在那里；教士、医生、助产士、农场主和跛子一起为那位母亲和她的那个尖叫着的、怪脾气的婴儿的健康和幸福而干杯。今天是6月的第一天，是澳大利亚冬季的第一天。

来了一位护士顶替助产士，并且留在这里，直到宣布梅吉完全脱离危险时为止。大夫和助产士走了，安妮、路迪和大主教则去看望梅吉去了。

她躺在双人床上，显得那样可怜、消瘦，拉尔夫大主教不得不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痛苦深深地压在心底——这种感情后来还是没有压住——他验证着这种痛苦，忍受着这种痛苦的折磨。梅吉，我那忍受着折磨、筋疲力尽的梅吉……我会永远爱你的，但是我不会给你像卢克·奥尼尔的那种爱的，尽管心里充满了嫉妒。

躺在墙边那个柳条摇篮中的小人儿只知道断断续续地号哭，根本没有理会那围站在一旁、低头凝视着她的那些人的关注。她不满地哭喊着，不停地哭喊着。护士把她和摇篮一起抬了起来，放进了指定作她的儿童室的那个房间。

“她的肺部肯定没有任何毛病。”拉尔夫大主教面带微笑坐在床边上，拿起了梅吉那没有血色的手。

“我想，她不是很愿意活的。”梅吉向他报以微笑，说道。他显得老多了！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结实，那样温和，但是老多了。她把头转向安妮和路迪，将另一只手伸了出去。“我亲爱的好朋友！要是没有你们，我该怎么办呢？卢克有信儿吗？”

“我接到了一封电报，说他太忙，来不了，但是希望你运气好。”

“真难为他了。”梅吉说道。

安妮很快地弯下腰去，吻了一下她的面颊。“亲爱的，我们让你留下和大主教说说话，我想你们有许多旧话要叙叙的。”她靠在路迪的身上，向那护士勾了勾手指。那护士正呆呆地望着这

位教士，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来吧，内蒂，和我们一块儿喝杯茶。要是梅吉需要你，大人会告诉你的。”

“你打算给你这个吵吵嚷嚷的女儿取个什么名字?”当门关上，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他问道。

“朱丝婷。”

“这个名字很好，可你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名字呢?”

“是在什么书里看到的，我喜欢这个名字。”

“你不想要她吗，梅吉?”

她的脸皱缩在一起，似乎只剩下了那对眼睛。那眼睛显得十分柔和，闪动着迷茫的光，既没有恨，也没有爱。“我觉得我想要她，是的，我很想要她。为了得到她我要过手腕。但是在怀她的时候，除了觉得她不想要我之外，什么都感觉不到。我觉得，朱丝婷将来不会是我的，也不会是卢克或其他任何人的。我想，她永远属于她自己。”

“我得走了，梅吉。”他和蔼地说道。

现在，这双眼睛更加凄楚，更加明亮了，她的嘴扭成了一种不愉快的样子。“我就等着这句话呢！真有意思，我一生中遇到的男人全都是匆匆离去，不是吗?”

他躲过了这个话题。“梅吉，别这样心酸。想到你这个样子，我真不忍离去。不管以前你遇到什么样的事，你总是保持着你的可爱，这是我在你身上发现的惹人喜爱的东西。为了这个，你不要改变这种气质，不要变得冷酷起来。我知道，当想到卢克毫不关心，来都不来的时候，一定是很可怕的，但是不要改变你的性格。你再也不会成为我的梅吉了。”

但是她仍然半带怨恨地看着他。“哦，别胡诌了，拉尔夫！我不是你的梅吉，从来就不是！你不想要我，把我送给了他，送给了卢克。你认为我是什么人，是圣人还是修女？哦，我不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你毁掉了我的生活！这些年来，我爱

着你，也想忘掉你，可是，当后来我嫁给了一个我认为有点儿像你的男人时，他却不想要我，也不需要我。去求一个男人，让他要我，得到我，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她开始啜泣起来，尽力在压抑着。她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细纹，以前他从来没见过。他知道，这些细纹不会留在她脸上的，只要她一恢复健康便会平复。

“卢克并不是一个坏人，甚至也不是一个不可爱的人，”她接着说道，“他只是一个男人而已。你们全都一样，就像是毛茸茸的大飞蛾，在一块透明得眼睛看不到的玻璃后面，为了追求一团令人眼花的火焰而撞得粉身碎骨。而假若你们真的想法飞进了玻璃之中，便落在火中烧死了。可是，留在清爽的夜空中，既有食物，又能生下小蛾子。你明白这些吗？想要得到这些吗？不！你们又回身去追求那火焰，毫无意义地扑打着翅膀，直到把自己烧死了事!”

他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她思想的这一面。她是一直就有这种想法的，还是由于她的这种可怕的困境和被遗弃才使她产生了这种想法的呢？梅吉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他几乎没有用心地听她说了些什么。她竟然说出了这些话，这使他心烦意乱，也无法理解这些话是由于孤独和内疚才说出来的。

“你还记得我离开德罗海达那天夜里你送我的那朵玫瑰花吗?”他柔声问道。

“是的，我记得。”那声音失去了生气，那双眼睛也没有凄婉之光。现在，这眼光就像一个失去了希望的人那样地盯着他，像她母亲的眼睛那样毫无表情，呆滞失神。

“我仍然保存着它，在我的弥撒书里。每一次我看到那种颜色的玫瑰时，就想到了你。梅吉，我爱你。你就是我的玫瑰，是我的生活中最美丽的人的形象和最美好的怀念。”

她的嘴角又往下一沉。眼中闪动着紧张而又激烈的眼光，这眼光里含有怨恨的神色。“一种形象和怀念！一种人的形象和怀念！是的，完全正确，我对你不过就是如此！你除了是个罗曼蒂克的、充满了梦想的傻瓜之外，什么都不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你对生活除了我称之为飞蛾的概念之外，什么都没有！难怪你成了一名教士！你过不了普普通通的生活，假如你是个普通人的话，你还不如普通人卢克呢！

“你说你爱我，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你只是嘴上说说你脑子里记住的那些词儿罢了，因为你认为它们说起来好听！我无法回答的是，为什么你们男人不想想办法，没有我们女人也过得下去。这正是你们愿意做的事，对吗？你应当想个办法解决互相嫁娶的问题，你就会快乐非凡了！”

“梅吉，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哦，去吧！我不想看到你！拉尔夫，你把那件东西，你那珍贵的玫瑰花忘掉吧——它是让人感到不愉快的、带刺的荆棘！”

他离开了房间，连头都没回。

对那封通知他已经光荣地当上了一个体重5磅、名叫朱丝婷的女孩的父亲的电报，卢克根本就没耐烦做一个答复。梅吉慢慢地恢复了，那孩子也长得壮了一些。也许，如果梅吉想法喂她的话，她和这个骨瘦如柴、脾气很大的小东西的关系能更和睦一些。但是，卢克如此喜欢吮吸的那对丰满的乳房却滴奶不出。她想，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公平。她只是按照风俗习惯所要求的那样，恪尽厥责地给这个红脸红头发的小东西换衣服，用奶瓶喂她，等待着心中开始产生某种美妙而激越的感情。可这种感情从来没有产生过。她觉得自己没有遍吻那张小脸的愿望，也不愿紧紧捏着那小小的手指或做些当母亲喜欢为婴儿干的那些无数种傻事。梅吉觉得她不像是她的孩子，这孩子也不想得到她或需要

她，正如她对它的感觉一样。它！它！她！她！她甚至连应该称它为她都记不住。

路迪和安妮决没有想到梅吉会不喜欢朱丝婷，她对朱丝婷的感情还不如她对她母亲生的那些小弟弟呢。不管朱丝婷什么时候哭喊，梅吉一定是在旁边，将她抱起来，低声地哼唱着，摇着她，没有任何一个婴儿的身上比她更干爽，更舒服了。奇怪的是，朱丝婷好像并不愿意被人抱起来或听着哼唱。要是把她独自撂在一边，她反倒很快就安静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外表也变得好看了。她那婴儿的皮肤上的赤红已经消失，变得透明了，可以看见那细细的蓝色的血管。这透明的皮肤和那红色的头发很相配，她那对小胳膊小腿儿长得胖乎乎的，十分可爱。她的头发开始鬈曲，变得浓密起来，从此便显出了和她的外祖父帕迪的头发一模一样的桀骜不驯的形状。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看看她的眼睛会变成什么颜色。路迪打赌说会变成她父亲那样的蓝色，安妮认为会变成像她母亲那样的灰色，而梅吉没有定见。可是，朱丝婷的眼睛却完全自成一格，一点儿也说不上是什么颜色。六个星期的时候，那双眼睛开始起变化，到第九个星期的时候，那双眼睛的颜色和样子最后定型了。谁都没见过任何东西像她那双眼睛。虹膜的最外边是一圈深灰色，但是虹膜本身却十分浅，既说不上是蓝色，也说不上是灰色。能够说得出来的最接近的颜色就是某种银白色。这是一双眼神专注，叫人不自在的，不像人的眼睛，颇有些像睁眼瞎；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显然朱丝婷的视力没有问题。

尽管史密斯大夫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当她出生的时候，他对她脑袋之大感到担心，在她生命的头六个月，他密切地注视着她的头。他感到迷惑，尤其是在看到那双奇怪的眼睛之后，不知她的脑子中是否也许有他依然称之为水的东西，尽管时下的教科书上称之为脑积液。可是，朱丝婷显然并未有任何大脑机能不全

或脑畸形之苦，只是头很大而已。随着她的成长，身体其他部分多多少少与之相匹配了。

卢克仍然呆在外面。梅吉曾三番五次地给他写信，但是他既不回信，也不回来看看他的孩子。从某种角度来说，她感到高兴。她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也不认为他会对这个是他女儿的古怪的小东西着迷。倘若朱丝婷是个大胖儿子，他或许会发发慈悲，但是梅吉非常满意的是，她不是个儿子。她的出生证明了了不起的卢克·奥尼尔并不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因为假若他是这样的人，那他肯定除了生儿子以外，什么都不会生的。

这孩子比梅吉要胖得多，从出生的磨难中恢复得也快。到四个月的时候，她不常哭了，当她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开始自己和自己开心了，乱拨乱捏着挂在伸手所及的地方的亮闪闪的彩色珠子。但是，她从来不对任何人笑，甚至煞费苦心地做出许多可笑的姿势也逗不笑她。

雨季提前在10月份就来了，这是一个十分潮湿的雨季。湿度升到了百分之百，并且停在了那里。每天总有几个小时大雨狂啸着，抽打着黑米尔霍克，使红色的土壤变得稀烂，淋透了甘蔗地，注满了又宽又深的邓洛伊河。但是河水并没有漫出来，因为这条河很短，水很快就流进了大海。朱丝婷躺在摇篮里，透过那双古怪的眼睛凝视着她的世界。梅吉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望着巴特莱·弗里尔山在密密的雨幕中时隐时现。

太阳出来了，地面上腾起了蜿蜒的水雾，湿淋淋的甘蔗闪着亮，像钻石一样折射出了七色。河流宛如一条金色的巨蛇。随后，突然现出一道双层彩虹，挂在天穹之上，两道弯弯的彩虹完美无缺，和阴沉沉的、深蓝色的云层相比，显得色彩绚丽。那云层只能使北昆士兰的景色显得暗淡，朦胧。在北昆士兰州，一切都摆脱不了一种淡淡的红色，梅吉认为她已经明白为什么基兰博的乡村是一片灰黄了。北昆士兰也是一种色彩独占上风啊！

12月初的一天，安妮走到了外面的走廊里，坐在她的身边，望着她。啊，她是这样的瘦，毫无生气！就连那头可爱的金发也显得枯涩了。

“梅吉，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干了什么错事，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干了，我希望在你说不之前，至少先听我说两句。”

梅吉从彩虹那里转过身来，微笑着。“安妮，你的话听起来这样一本正经！我必须听些什么呢?”

“我和路迪为你感到担忧。自从朱丝婷出世，你就没有完全恢复起来，而现在雨季来了，你显得更糟糕了。你不吃东西，体重也下降了。我一直认为这里的气候不适合你，但是，既然没做出什么让你厌烦的事，你就应该设法适应这种气候。我们现在觉得你面带病容，除非采取些措施，不然你就真会得病的。”

她吸了一口气。“所以我两三个星期之前，给我在旅游部门工作的一位朋友写了信，定下让你去度个假。别因为花销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这既不会使卢克也不会使我们破费的。大主教给我们寄来了一笔数目很大的支票给你用，而你哥哥给我们寄来了另一张支票，供你和孩子用——我认为他是暗示让你回家去呆一段——这也是德罗海达所有人的意思。经过我们的商讨以后，我和路迪断定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用这些钱的一部分让你去度个假。可是我认为回德罗海达的家中去度假不合适。我和路迪觉得你需要的是能有一段思考的时间。朱丝婷不去，我们不去，卢克不去，也不到德罗海达去。梅吉，你以前独身行动过吗？到了你独自行动的时候了。因此，我们已经在麦特劳克岛给你订了一所小别墅，两个月的时间，从1月初到3月初。我和路迪会照看朱丝婷的。你知道，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不过，哪怕我们有一点点为她担心，记住我们的话，我们都会马上通知你。那个岛上有电话，所以，把你叫回来用不了多长时间。”

彩虹已经消失，太阳也不见了。又要开始下雨了。

“安妮，过去的三年中，要不是因为你和路迪的话，我早就疯了。这你是知道的。有时候，我会在夜里醒来，心里在想，如果卢克把我和一些不厚道的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你们比卢克还要关心我呀。”

“废话！要是卢克把你和没有同情心的人放在一起，你大概早就回德罗海达了，谁说得准呢？也许那是最好的办法。”

“不。这种事对卢克来说是不愉快的，可是留在这里干活对我来说要好得多。”

雨已经开始缓缓地越过迷蒙的甘蔗田，就像是一把灰色的砍刀，刀锋所过之处一切都看不见了。

“你说得对，我身体不好，”梅吉说道，“自从怀上朱丝婷，我的身体就不行了。我极力想恢复起来，但我想一个人到了一个关头，就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了。哦，安妮，我厌倦透了，沮丧透了！对朱丝婷来说，我连个好母亲都不是，对不住她。我是把她带到世上的人，她并没有要求我这样。但是，最让我沮丧的是卢克连一个让我使他幸福的机会都不给。他不愿意和我住在一起，也不愿意让我为他置个家，他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我不爱他——我从来没有像一个女人应当爱她所嫁的男人那样爱过他，也许他从言语中觉察到了。假如我曾经爱过他的话，也许他的行动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怎么能怪他呢？我想，我只能怪自己。”

“你爱的是大主教，对吗？”

“哦，从我是个小姑娘的时候起，我就爱他了！他来的时候，我对他太无情了。可怜的拉尔夫！我没有权利说我对他讲的那番话，你知道，这是因为他从来都不赞成这件事。我希望他能有时间去理解当时我是处在痛苦中，筋疲力尽，十分不幸。当时我只是在想，按理说那应该是他的孩子，可那永远不会是，也决不可能是他的孩子。这不公平！新教的牧师可以结婚，为什么天主教徒就不行？用不着费劲告诉我，牧师对他们教民的关心和教士不

一样，因为我不会相信你的话。我遇到过没心肝的教士和杰出的牧师。但是，由于教士的禁欲主义，我不得不离开拉尔夫，和别的人建立家庭，过日子，给别人生孩子。安妮，有些事你知道吗？像拉尔夫那样的人认为打破誓言是一种可憎的罪孽。我恨教会认为我爱拉尔夫或他爱我是犯罪的。”

“出去一段时间吧，梅吉。休息休息，吃些东西，睡睡觉，不要发愁。然后，当你回来的时候，也许就能有某种方式劝卢克去买下那牧场，而不是口头说说了。我知道你不爱他，可是我想，假如他给你一个机会，你也许和他在一起就会幸福的。”

那双灰色的眼睛和落在房子周围的滂沱大雨的颜色是一样的。雨声渐大，到了震耳的地步，落在铁皮的屋顶上，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响。

“但那也不过如此，安妮！我和卢克到艾瑟顿高原的时候，我至少已经弄明白，只要他还有劲割甘蔗，就不会离开它的。他热爱这种生活，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喜欢和像他那样有力气的、不愿受束缚的人在一起，喜欢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开始这样想，他压根儿就是个流浪者。要是他被甘蔗弄得过于筋疲力尽，别的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他才需要一个女人，才需要欢乐。我怎么形容好呢？卢克是这样一种男人，如果他能从食品箱里吃到东西，能睡在地板上，他就实在是没什么可想的了。你不明白吗？人们无法像感染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那样去感染他，因为他不喜欢美好的东西。有时我想，他藐视美好、漂亮的东西。它们太柔和了，会使他变得软弱。我根本没有足够的魅力去改变他眼下的生活道路。”

她不耐烦地抬眼瞟了一下廊庑的顶棚，好像对那震耳的声音感到厌倦。“安妮，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坚强到足以忍耐未来 10 年或 15 年无家无业的孤寂，或者不管多长时间，直到卢克干不动的时候为止。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真是太好了，我不想让你觉得

我不知好歹。但是，我想要一个家！我希望朱丝婷有弟弟、妹妹，希望擦拭掉我自己家具上的灰尘，希望为我自己的窗子做窗帘，在自己的炉子上给自己的男人做饭。哦，安妮，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我没有抱负，没有智慧，也没受过教育，你是了解的。我所希望的就是一个丈夫，孩子，我自己的家，和来自某个人的一点点爱。”

安妮掏出了手绢，擦着眼睛，又竭力想笑。“咱们俩是一对多么爱流泪的人啊！可是我能理解，梅吉，真的能理解。我和路迪结婚 13 年了，这是我生活中唯一幸福的事。我在 5 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使我变成了这副样子。我确信没有人会来照顾我了。他们也不照顾我，上帝明鉴。遇上路迪的时候，我是 30 岁，靠教书过日子。他比我小 10 岁，当他说他爱我，想娶我的时候，我无法把他的话当真。梅吉，毁掉一个还很年轻的男子的生活有多可怕呀！有五年时间，我用一种你无法想象的直截了当的恶劣态度对待他，可是，他还是热心地往我这儿跑。于是，我就嫁给了他，我得到了幸福。路迪说他也感到幸福，可我不敢肯定。他已经做出了许多让步，包括孩子。这些年来，他显得比我还老，可怜的人。”

“安妮，这是由于生活和气候的缘故。”

雨就像它开始那样，又突然停了，水汽氤氲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七彩缤纷的彩虹。轻飘的云层里淡紫色的巴特莱·弗里尔山隐约可见。

梅吉又说道：“我会去的。我很感激你想到了这个，也许我需要的就是这个。可是，你肯定朱丝婷不会出现太大的麻烦吗?”

“天哪，不会的！路迪把一切都算计好了。安娜·玛丽亚——在你之前她常常给我干活——有个妹妹，叫安农齐亚塔，她想到汤斯威尔去干保育工作。但是 3 月份之前她还满不了 16 岁，最近几天就要从学校毕业了。因此，你离开的时候，她打算到这里

来。她也是一个有经验的保姆，在台梭里奥的苏格兰人那儿看过一大群孩子哩。”

“麦特劳克岛在什么地方?”

“就在大巴里尔礁的威斯特森底，在降灵节航道附近。是个非常清静幽僻的地方，我想，那是度蜜月最好的胜地。你是知道这类事的——不住中心饭店，而是住小别墅。你用不着非到喧闹的餐厅去吃饭，也用不着客客气气地和那些根本谈不来的人交往。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差不多阒无人迹，因为有夏季旋风的危险。雨季并不是个问题，但似乎谁也不愿意夏天到珊瑚礁上去。也许因为在珊瑚礁上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从悉尼或墨尔本来的，所以他们宁愿留在原地度过愉快的夏季。南方人早在三年之前就把6月、7月和8月岛上的度假别墅预定完了。”

13

1937年的最后一天，梅吉坐火车到汤斯威尔去了。尽管她的假期刚刚开始，但她已经感到好多了，因为她已经把邓尼的那种糖蜜的臭气甩在了身后。汤斯威尔是北昆士兰最大的拓居地，是一个繁荣的市镇，数千居民住在建于桩基上的白色房子里。由于火车和船衔接得很紧，她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这个城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往码头赶，来不及想什么，梅吉并不感到遗憾。经过16年前她跨越塔斯马的那次可怕的航行之后，她决不愿意坐比“韦汉号”还要小得多的船，进行36小时的航行。

但是，在碧绿的、风浪轻柔的水面上航行，其滋味大不相同，而她已经26岁，不是10岁了。空气正处在两个旋风之间，

海浪懒洋洋的。尽管刚刚日当中午，可是梅吉却放倒头，睡了一个没有做梦的好觉，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端着一杯茶和一盘普普通通甜饼干的服务员把她叫醒。

甲板上，又是一番不同的澳大利亚景致。高远晴朗的天空上发着柔和而暗淡的光，东方的海平线上泛起了一抹粉红的、珠光般的绚丽光芒，直到太阳离开了海平线。初升时的红光消散了，白昼来了。轮船无声无息地在清纯的水面上滑行着，水面半透明，能看到水下几摞[①] 处紫色的礁窟，鱼儿活跃的身影倏忽游过。远处的海面绿中透蓝，点点深紫色处是覆盖在海底的海藻或珊瑚。无论从哪一边看，它们都像是岸边长满了棕榈、铺满了耀眼白沙的岛屿，像礁石上会长出水晶一样浑然天成——就好像是覆盖着丛林的、山岭纵横的岛屿或平原。灌木丛生的礁岛略高出水面。

“平坦的岛屿是真正的珊瑚岛，”一个船员解释道，“如果它们呈环形或封闭成珊瑚湖，便叫做环礁，但如果只是高出海面的礁块，就叫做珊瑚礁。这些小山似的岛屿是山峰的顶部，但是，它们依然被珊瑚礁包围，并且形成了环礁。”

“麦特劳克岛在哪儿?”梅吉问道。

他不解地望着她。一个女人独自到像麦特劳克这样度蜜月的岛上去度假，在词语上是一种矛盾。“现在我们正驶向威斯特森底的降灵节航道，然后驶向太平洋边缘的岛礁。来自数百英里以外深太平洋的激浪就像直达快车似地冲击着麦特劳克岛的海岸，声若轰雷，你连想想事情都办不到。你能想象在这样的海浪上航行是什么滋味吗?”他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我们将在日落前到达麦特劳克岛，太太。”

日落前一小时，这艘小轮船在冲向岸边又退回来的浪中穿行

① 一摞合1．829米。

着。岸边浪花飞涌，在东边的天际腾起高高的水雾。细长的桩子上的栈桥从岛礁上伸出了半英里，任凭低海潮的冲刷。那些基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在摇晃着。栈桥后面是又高又陡的海岸线，它完全不像梅吉想象的那样充满了热带的绚丽景致。一个老头儿站在那里等候着，帮助她从船上走到栈桥上，从一个海员的手里接过了她的箱子。

“你好，奥尼尔太太，”他向她致意，“我是罗布·沃尔特。希望你的丈夫最终也能有机会到敝地。每年的这个时候，麦特劳克岛上的人不太多，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过冬的胜地。”

他们一起沿着摇动的厚木板走着，露出海面的珊瑚没入了残阳的夕照，没入了有点儿吓人的海，海面上反射出深红色的泡沫发出的驳杂缤纷的光。

“退潮了，不然你的旅行就要吃点苦头啦。看见东边那个水雾飞溅的地方吗？那就是大巴里尔礁的边缘。在麦特劳克这里，因为紧靠着它才幸免于难的。那边惊涛拍岸的时候，你会觉得岛身总是在晃动似的。”他帮助她上了一辆小汽车，“这里是麦特劳克的迎风面——显得有点儿荒凉、冷清，是吗？可是等你看到了背风面，啊！那里可妙极啦。”

他们上了车，车沿着麦特劳克岛上一条狭窄的道路，吱吱嘎嘎地碾着碎珊瑚，以毫无顾忌的速度飞驶着。对于本岛唯一的一辆小车来说，这种速度是自然而然的。他们穿过棕榈树和浓密的下层林丛，路的一侧耸立着一座山，这座山横跨岛背，约四英里长。

“哦，真漂亮啊！”梅吉说道。

他们已经驶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路沿着环礁湖岸边的松散的沙地环岛一周。这片湖水呈新月形，陷了下去。远处是飞溅的白色浪花，海在那里被环礁湖边缘上令人目眩神迷的地带阻隔开来，瑚珊礁怀抱里的水面却是一派宁静，波澜不兴，就像是一面

青铜色的光洁的银镜。

“本岛宽4英里，长8英里。”她的导游解释道。他们驶过一幢错错落落的白房子，它有着深深的游廊和橱窗式的窗子。“这是百货商店，”他带着一种主人的炫耀之情说道，“我和女主人住在那里，我可以奉告，她对于一个女人独自到这儿来是不太高兴的。认为我会勾引人家，她会这样说的。不过我们还是按旅游局的安排去办吧。你还是住在一处完全宁静幽雅的地方为好，把你安排得离我们住的地方远些，女主人就会平静一些的。你住的那个地方一个人也没有，仅有的一对夫妇住在另外一边。你可以光着身子在那里玩乐——没人会看到你的。你住在那里的时候，女主人不会让我走出她的视线之外。你要是需要什么，只要抓起电话就成了，我会给你带来的，但我决不会一直走到你住的地方去。不管女主人乐意不乐意，我每天日落的时候要来拜访你一次，只是为了确定你是否平安无事。你最好在那个时间呆在屋子里——穿上合适的衣服，以防女主人骑马赶来。”

这小别墅是一层三间的房子，独自占有一片白色的沙滩。两座陡然伸入海中的山尖夹峙着海滩，道路在这里到了尽头。房子内部十分朴素，但是很舒适。这座岛自身能发电，因此，这里有一只小电冰箱，有电灯，主人答应过有的电话，甚至还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呢。厕所是冲水式的，浴室里有新鲜水。舒适实用的现代化设备比德罗海达和黑米尔霍克还要多。梅吉饶有兴致地想着。一眼就可以看出，大部分主顾都是从悉尼或墨尔本来的，他们十分习惯过文明生活，无法离开这些东西。

在罗布急急忙忙赶回那位多疑的女主人身边时，只剩下梅吉独自一人。她没有打开行李，先查看了一下她的领地。这张双人床比她新婚之夜时的那张睡榻要舒服得多。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真正的蜜月天堂，顾客们所想要的一件东西就是一张体体面面的床。而邓尼客店的顾客通常都是酩酊大醉的，对凸凹不平的弹簧

也就不在乎了。冰箱和架空的食品橱里都塞满了食物，柜台上放着一大篮香蕉、西番莲果、菠萝和芒果。她没有什么理由吃不好，睡不好。

第一个星期，梅吉除了吃和睡以外，似乎无事可做。她既没有弄明白自己有多么疲劳，也没有发觉正是邓洛伊的气候伤了她的胃口。在那张舒适的床上，她一躺下就能睡着，伸直身子，一睡就是 10 到 12 个小时。从离开德罗海达以后，食物就没有过这样的诱惑力。她醒着的每一分钟几乎都在吃，甚至在海水里泡着时也在吃。说实话，除了浴缸外，那里是吃芒果的最佳场所。这些芒果汁水四流。由于她这片小小的海滩是在环礁湖之内，所以海面静如明镜，波澜不兴，非常浅。这一切她都喜欢。游泳她一窍不通，但是在盐分如此之高的水中，海水好像能把她浮起来，她开始实验起来了。当她一次能漂浮 10 秒钟的时候，真是欣喜若狂。摆脱地面拉力的念头使她渴望像鱼那样往来自如。

因此，倘若说她因为没有伴侣而感到沮丧的话，那只是因为她想求某人教她游泳而不得。除了这一点之外，她一个人独居独处，真是妙不可言。安妮太对了！在她的一生中，房子里总是有人的。而没有人在屋里是如此令人心怡神驰，感到绝对的宁静。她丝毫没有觉得孤寂，既不想安妮和路迪，也不想朱丝婷和卢克，而且是三年以来头一次没有怀念德罗海达。老罗布从不打扰她的隐居，只是在每天日落的时候，把车吱吱嘎嘎地顺着道路开到能看到她从游廊上友好地招手的地方，确信她没有不妙的迹象，然后便掉转车头，悠闲而去。他那位漂亮得惊人的女主人不祥地骑着马，挎着枪。有一次，他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准备用他那条玻璃钢底的船带住在这里的那对夫妇出海，并问她是否愿意一行。

透过玻璃钢看着下面那千姿万态、精巧优美的世界，就好像

买门票进入了一个耳目一新的陌生的星球。令人神爽、亲切宜人的海水中漂浮着各种精美优雅的生物。她发现，活珊瑚的颜色并不像商店柜台上当礼品摆着的那样鲜艳夺目。它们是淡粉色、米色和蓝灰色的，每一个球形部和枝杈的周围都摇曳着一种妙不可言的彩虹色，就像是一种清晰的辉光。12 英寸宽的大海葵的边缘飘动着蓝色、红色、桔黄或紫色的触手。带凹槽的白色海蚶子像石块一样大，逗弄着粗心大意的考察者们通过它们那多毛的唇部隐隐约约地观察它里面那色彩富丽、动个不停的东西，心里干着急。镶着红边的扇形生物在水流中歪向了一边。海藻那艳绿色的条带散乱而飘逸地舞动着。船上的四个人看到了一条美人鱼，谁都没有感到意外：它那光滑的胸部发着微光，拖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闪着亮的尾巴，松散低垂地披着云朵一般的、令人目眩的毛，*带着动人的微笑嘲讽地向着航海者们发出了使人心迷神摇的咒语。[①] 可是还有鱼呢！它们就像是活生生的闪光的宝石，成千上万地飞速游过。圆的像中国的灯笼；细长的像枪弹，披着五颜六色的鳞片，生气勃勃地闪着斑斓的光。可分解光线的海水也被搅得五彩缤纷，金黄和深红的鳞片像熊熊的火焰，银蓝色的鳞片显得阴冷，有些令人目眩的碎纹鳞囊比鹦鹉的皮色还要绚丽。这里有鼻尖如针的颌针鱼，扁鼻子的鲛鳚鱼，牙齿尖利的梭鱼。一条鱼泡呈海绵状的红鲳半隐半现地潜藏在洞穴之中。有一次，一条光滑、灰色的小鲨鱼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下方游动着，好像在那儿定住了似的。

“不过别担心，”罗布说道，“我们这里太靠南了，不会有青海蜇的，如果说在这片珊瑚礁地区有什么东西会使你丧命的话，最可能的就是一种小石鱼。不穿鞋可千万别在珊瑚礁上走。”

① 希腊神话传说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塞壬，常以美妙的歌声诱惑过往的海员，使他们迷航触礁而亡。后亦有传说此种海怪是美人鱼。

是的，梅吉很高兴她能出海。不过，她并不渴望再去，也不想和罗布带来的那对夫妻交朋友。她浸在海水中，在阳光下散步，躺着。真是怪透了，她甚至都不想找书读，因为这里似乎总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可看。

她已经采纳了罗布的建议，不再穿衣服了。起初，要是一个小树枝“啪”地响一声，或一只椰子像枪弹一样从树上落下来的时候，她就像一只在微风中嗅到了野狗气味的兔子，飞也似地在身上盖上一块东西。可是，经过几天独得其乐的索居之后，她开始真正感觉到不会有任何人到她的附近来了。确实像罗布说过的那样，这里完全是一个幽僻隔绝之地，害羞腼腆是多余的。在小路上散步，躺在沙滩上，在温暖而多盐的水中涉行。她开始感到就像是一只生来就关在笼子里的野兽，突然被放到了一个柔和的、充满阳光、广阔而又令人欢快的地方。

离开了菲，离开了她的哥哥，离开了卢克，离开了那支配着她整个生活的严酷的现实，梅吉发现了一种纯粹的悠闲。脑子里充满了五花八门的成形或未成形的新奇的念头。她一生中第一次在意识中没有记挂着要干这个活儿或那个活儿。她很惊奇地发觉，身体总是处于繁忙之中是对人类所能发挥出来的全面的精神活跃是最有效的阻碍。

几年前，拉尔夫神父曾问她想什么，她回答说：爸爸、妈妈、鲍勃、杰克、休吉、斯图、小弟弟们、弗兰克、德罗海达、房子、干活儿和降雨。她没有说到他，但是，在心里总是把他放在这串名单的第一位。现在，又加上了朱丝婷、卢克、路迪、安妮、甘蔗、思乡、降雨。当然，后来她发现永恒的安慰是在书里。但是这些东西只是在夹杂不清的、毫无联系的一团纷乱之中在脑子里浮现出来，又消失无踪。她没有机会，也没有这种训练，使她能安静地坐下来，想一想她梅吉·克利里，梅吉·奥尼尔是何许人？她想要得到什么？她认为她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

什么？她为她缺乏训练而感到哀伤，这是个疏忽，有她也没有时间矫正自己。但是，这里却有时间，有宁静，身体健康，闲散，百无牵挂。她可以躺在沙滩上，试着思索一下了。

哦，拉尔夫啊。一丝绝望的苦笑。这可不是个好开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拉尔夫就像是上帝。一切都与他相始终。自从他蹲在尘土飞扬的基里车站广场，双手抱起她的那天傍晚起，拉尔夫就存在了，尽管在她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但是，在她行将入墓的最后一刻，她想到的似乎很可能就是他。多可怕啊，一个人能意味着如此之多的东西，有如此之重要的意义。

她曾对安妮说过什么来着？她的愿望和需要十分一般——一个丈夫，孩子，一个自己的家，有个人让她去爱。这些要求好像并不过分。毕竟大多数女人都得到了这些。但是到底有多少女人是真正心满意足于得到这些的呢？梅吉认为她会满足的，因为她要获得这些是如此艰难。

承认它吧，梅吉·克利里。梅吉·奥尼尔。你想得到的人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而你却偏偏得不到他。然而，作为一个男人，他似乎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毁灭了你。那么，好吧。假如爱一个男人之类的事办不到，那么就得去爱孩子，而你所接受的爱得来自那些孩子。这也就是说，要轮到爱卢克和卢克的孩子们的了。

啊，仁慈的上帝啊，仁慈的上帝！不，不仁慈的上帝！除了从我身边夺走了拉尔夫，上帝为我做过些什么呢？上帝和我，我们互相不喜欢。而你对某些事情不了解吗，上帝？像过去那样，你并没有恐吓我。但我多么畏惧你，畏惧你的惩罚啊！由于畏惧你，我一生都在走着一条笔直而狭窄的小路。然而上帝给我带来了什么呢？一丝一毫也没有，尽管对你书中的每一条戒律我都凛遵不违。你是个骗子，上帝，是个令人畏惧的恶神。你把我们当

成小孩子一样来对待，在我们面前以惩罚相威胁。但是，你再也吓不住我了。因为我应该恨的不是拉尔夫，而是你。都是你的过错，不是可怜的拉尔夫的。他只是在对你的恐惧之中生活着，就像我以前那样。他居然能爱你，我真不理解。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可值得热爱。

然而，我怎么才能不爱那个爱上帝的男人呢？不管我如何艰苦努力，都似乎无法不爱他。他是一轮明月，我正在为他空抛泪。哦，梅吉·奥尼尔，你千万不能为这轮明月而哭泣了，它也就是这个样子了。你必须满足于卢克和卢克的孩子。你要不择手段地使卢克放弃那可恶的甘蔗，和他一起在那连树木都不见的地方一起生活。你应当告诉基里银行的经理，你将来的进项应当记在你自己的名下，你要用这笔钱在那没有树林的家园中获得卢克不打算向你提供的舒适和方便。你要用它来使卢克的孩子们得到正规的教育，确保他们永远不缺钱用。

也就是说一切就是这样了，梅吉·奥尼尔。我是梅吉·奥尼尔，不是梅吉·德·布里克萨特，连听起来都有些怪气。我倒情愿成为梅格安·德·布里克萨特呢，尽管我一直就讨厌梅格安这个名字。哦，我会为那些不是拉尔夫的孩子而懊悔吗？问题就在这里，是吗？一遍又一遍地对你自己说吧：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梅吉·奥尼尔，你**不会**耽于一个你永远得不到的男人和孩子的梦幻。

喂！就这样跟你自己说！回忆已经过去的事，那些**必须**埋葬的事是没有用的。将来就是这么回事，将来是属于卢克和卢克的孩子们的。它不属于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他属于过去。

梅吉在沙滩上翻了个身，哭了起来，自从她三岁以来还没有这样哭过听：嚎啕恸哭，只有螃蟹和小鸟在倾听着她那凄凉哀婉的恸哭。

安妮·穆勒是有意选择麦特劳克岛的，打算在她可能的时候把卢克送来。梅吉尚在路途上的时候，她就给卢克拍了一封电报，说梅吉极其需要他，请他回来。从天性上来说，她并不打算干扰其他人的生活，但是她爱梅吉，可怜梅吉，溺爱那个梅吉生的、父亲是卢克的、令人棘手而又任性的小东西。朱丝婷必须有个家，有双亲。看到她将会离开是令人伤心的，但这总比目前的局面要好。

两天之后，卢克来了。他是在去悉尼的殖民制糖公司的路上顺道来的，所以，中途弯一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到了该他看看这孩子的时候了。要是个男孩子的话，那这孩子一出生他就会来的。但是传来的消息是个女孩，他觉得晦气透了。要是梅吉坚持要生孩子的话，那至少得到买下基努那的牧场的那天再说呀。女孩子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只能把一个男人吃穷。等她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就会给其他什么人干活儿去，而不像男孩子那样，在他的老父亲晚年之时能助他一臂之力。

“梅格怎么样了?”他一边往前廊走，一边问道，“我希望她没什么吧?”

“你希望。不，她没什么毛病。我一会儿就会告诉你的。但是，先来看看你那漂亮的女儿。”

他低头凝视着那婴儿，嘻嘻笑着，觉得很有趣儿，可是没动什么感情，安妮想。

“她的眼睛怪极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呢，”他说道，“我不知道它们像谁?”

“梅吉说，据她所知，不像她家里的任何人。”

“也不像我。这个逗人的小东西，她是个返祖的人。她看上去不太高兴，是吗?”

“她怎么能显得高兴呢?”她气冲冲地说道，极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她没见过她的父亲，没有一个真正的家。要是你继续这

样干的话，在她长大之前是不会有这种可能性的。”

“我正在攒钱呀，安妮！”他抗议道。

“废话！我知道你已经有多少钱了。我在恰特兹堡的朋友们常常给我寄当地的报纸，我看到过一些广告，南边有比基努那近得多、富饶得多的产业。现在是经济萧条，卢克！你可以用比你在银行现存的钱少得多的数目买下一片非常棒的地方，这你是了解的。”

“就算是这么回事吧！现在经济萧条正在继续，而且西边从琼尼到艾德这片地区旱得出奇。干旱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可还是根本不下雨，一滴雨也没有。我立刻就敢打赌，德罗海达正在受旱灾的危害，因此，你认为温顿和布莱克奥一带的旱情会怎样呢？不，我想我应该等一等。”

“等到土地的价格在风调雨顺的季节里涨起来？算了吧，卢克！现在到买地的时候了！加上梅吉每年可以保证有 2000 镑的收入，就是一次十年大旱你也能等下去的！只要别在地上种牧草就行了。靠梅吉的 2000 镑过日了，一直等到雨下来，然后再把你的牧草种上。”

“我还没做好离开甘蔗的准备呢。”他依然在盯着他女儿那奇异的目光，固执地说道。

“终于说实话了，对吗？你干吗要承认呢，卢克？你不想结婚，倒挺愿意按目前这样子生活、吃苦，和男人们厮混在一起，干活干到把五脏六腑都累出来，就像我认识的每个澳大利亚男人那样！这个乱七八糟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男人在有老婆孩子的情况下，宁愿和另一些男人一起过日了吗？倘若他们真的需要的是单身汉的生活，那他们干吗要结婚呢？你知道在邓尼有多少被遗弃的妻子在孤独地过着一分钱掰两半花的生活，竭尽全力把她们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抚养成人吗？哦，他只不过是在甘蔗田里，他会回来的，你知道，这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时间罢了。

哈！每一次邮车来的时候，她们都站在前门，等待着邮件，巴望着那个坏种能给她们一点点钱。可大多数情况下，他没有寄来，有时也寄来一些——可不够用，但总算是有点儿东西能使生活继续下去！”

她大发其火，浑身直哆嗦，那双温和的棕色眼睛里在熠熠发光。“你知道吗？我在《布里斯班邮报》上看到，在文明世界，澳大利亚的弃妇的百分比最高。这是我们胜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纪录！”

“安静点儿，安妮！我并没有抛弃梅格。她很安全，也没有饿肚皮嘛。你是怎么啦？”

“我为你对待你妻子的方法感到恶心，就是这么回事！看在敬爱的上帝的分上，卢克，成熟一些吧，暂时负起你的责任吧！你有一个妻子和孩子！你应该为她们安个家——做一个丈夫和父亲，别做一个该死的陌路人！”

“会的，会的！可是现在还不行。我必须继续在甘蔗田里干两三年，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不想说我要靠梅格供养，这就是在情况变得好起来之前我所做的事情。”

安妮蔑然地撇了撇嘴。“哼，要看涨啊！你是为了她的钱才和她结婚的，是吗？”

他那张棕色的脸涨得紫红。他不愿看着她。“我承认钱能成事，但是，我娶她是因为我喜欢她胜过其他任何人。”

“你喜欢她！那么爱不爱她？”

“爱！什么是爱？除了女人在想象中臆造之外，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就是这样。”他从儿童床上和那双变幻莫测的眼睛上转过身来。他不敢肯定长着那样眼睛的人会不明白刚才的那番话。“要是你告诉我的话讲得差不多了的话，那么梅格在哪儿？”

“她身体不好，我把她送出去一段时间。哦，别慌！没用你的钱。我希望我能规劝你去和她碰面。但是我明白了，这是不可

能的。”

“这是办不到的。阿恩和我正在赶路，今晚要到悉尼去。”

“梅吉回来的时候，我对她说什么呢?”

他耸了耸肩膀，巴不得赶紧离开。“我管不着。哦，告诉她再多等一段时间吧。现在，在家庭事务上她已经先行了一步，要是儿子就好说了。”

安妮靠在墙上支撑着身子，俯向柳条摇篮，抱起了那婴儿，随后设法拖着脚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卢克没有动一动去帮帮她，或接过那孩子的意思。他看上去好像怕他的女儿。

“去吧，卢克！不要抛弃你已经得到的东西。我看着你不舒服。回到该死的阿恩、该死的甘蔗和累死人的活儿那去吧!”

他在门口停了停。“她管这孩子叫什么？我把她的名字忘记了。”

“朱丝婷，朱丝婷，**朱丝婷**!”

“无聊的名字。”他说着，便去了。

安妮把朱丝婷放在床上，老泪纵横。除了路迪，所有的男人都该死，他们该死！难道是路迪身上那种温柔、多情善感、几乎是女人般的性格才使他去爱的吗？卢克说得对吗？难道这只是女人想象中的虚构吗？或者这是某种唯有女人才能体会到的感情，还是女人对男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哪个女人也拉不住卢克，没有一个女人曾经办到这一点。他所需要的，女人无法给他。

可是第二天，她就平静下来了，不再觉得她是徒劳无益的了。那天早晨接到了梅吉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她对麦特劳克岛渐渐热心起来了，而且她身体如何如何好。从信里可以看出一些令人欣慰的东西。梅吉觉得好多了。当雨季开始好转时，她就会回来的，而且能正视她的生活了。可是，安妮决意不把卢克的事告诉她。

在安妮用牙叼着装满了孩子的必需品——干净的尿布，爽身

粉盒和玩具——的小篮子蹒跚地向外走去时，南希——这是安农齐娅塔的简称——便抱着朱丝婷走到了前廊上。她坐在一把藤椅上，从南希手中接过孩子，开始用南希已温好的莱克托根奶瓶喂她。这叫人心情愉快。生活是非常快乐的。她已经竭尽全力要使卢克明白情理，假如她失败了，那至少意味着梅吉和朱丝婷将在黑米尔霍克还能再呆上一段时间。她不怀疑，梅吉最终将认识到，要挽救她和卢克的关系是无望的，随后便会返回德罗海达。但是，安妮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一辆红色的英国赛车在通往邓尼的道路上轰鸣着，爬上了长长的、陡峭的车道。这是一辆崭新而昂贵的汽车，它的机壳上罩着皮套，银色的排气管和鲜红的漆面闪闪发光。有那么一阵工夫，她没有认出从低矮的车门中跳下来的男人是谁，因为他身着北昆士兰的服装，除了一条短裤外什么都没穿。天哪，这人多英俊呐！她想着，赞赏地打量着他。当他一步跨过两级台阶走上来的时候，她隐约地想起了什么。我希望路迪不要吃那么多，他就有可能和这个小伙子有几分相像了。现在，看上去他可不像是个毛头小伙儿了——瞧他那不可思议的染霜的双鬓吧——但是，在这种活计吃紧的时候，我还从没见过一个蔗工呢。

当那双沉静而冷淡的眼睛望着她的眼睛时，她知道他是何许人了。

“我的天哪！”她说道，婴儿的奶瓶落到了地上。

他将奶瓶捡起来，递给了她，然后靠在了走廊的栏杆上，面对着她：“没事儿。橡皮奶头没有碰到地面，你可以接着喂她。”

那孩子恰好因为失去了那个必需品而开始抖动，安妮把橡皮奶头塞进了她的嘴里，这才缓过劲儿来讲话。“哦，大人，真是太出人意料了！”她的眼睛上下打量着他，被逗笑了，“我得说，你看上去不怎么像一位大主教。你以前也不大像，即便是穿上了适合的衣装。在我的心目中，总觉得不管哪个宗教派别的大主教

一定是又肥胖、又自得。”

“眼下，我不是一个大主教，只是一个正在度假的教士，因此，你可以叫我拉尔夫。我上次在这儿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家伙让梅吉遇上了那么大的麻烦吗？我可以抱抱她吗？我想，我能设法以适当的角度拿着这个奶瓶的。”

他坐进了安妮旁边的一把椅子中，接过了孩子和奶瓶，继续喂她。他的腿随随便便地交叉着。

“梅吉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朱丝婷吗?”

“是的。”

“我喜欢这个名字。老天爷呀，看看她头发的颜色吧！完全和她外祖父的头发一样。”

“梅吉也是这么说的。我希望这可怜的小家伙将来别长满一脸雀斑，不过，我想她会这样的。”

“唔，梅吉就是那种红头发的人，可是她没有雀斑，尽管梅吉的肤色和纹理与她不同，更暗一些。”他放下了空奶瓶，让那孩子直直地坐在他的膝盖上，面对着他，让她弯腰致敬，并且开始有节奏地使劲抚摩她的后背。“在我执行任务时，有时不得不去访问天主教的孤儿院，所以，我和孩子们倒颇有些实际的交往。我所喜欢的那家孤儿院的冈萨修女说，抚摩婴儿的后背是让他打嗝的唯一方法。把孩子放在肩头上，孩子的身体就不能充分地向前弯曲，嗝就不会这么容易出来的，而且在打嗝的时候常常会带出许多奶来。让婴儿这样在中间弯着身子，就能把奶抑制住，而让气体出来。”好像是证实他的论点似的，朱丝婷打了几个大嗝儿，可是肚里的食物却没有出来。他大笑起来，又抚摩起来，当再也没什么动静的时候，便把她舒舒服服地抱在自己的臂弯里。“多么让人难以置信的怪眼睛啊！极其动人，对吗？梅吉确实生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娃娃。”

“那也无济于事。可是，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神

父?”

“我喜欢婴儿和孩子，一直都是这样的。欣赏他们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办到，因为我无需担负父亲们的那些不愉快的责任。”

“不，这是因为你像路迪。你身上有一点儿女人的东西。”

显然，平日性格孤僻的朱丝婷回报了他的爱抚，她已经睡着了。拉尔夫让她躺得更舒服一些，从自己的短裤口袋里掏出了一包开波斯坦牌香烟。

“喂，把烟给我，我替你点上。”

“梅吉在哪儿?”他问道，从她手中接过一支燃着的香烟，“谢谢。对不起，请给你自己取一支吧。”

“她不在这里。她还从来没像生朱丝婷的时候那样糟糕过呢，似乎是雨季的到来使她终于垮了下去。于是，我和路迪把她送到外面去住两个月。她大概在3月初回来。还要再住七个星期呢。”

在安妮讲话的当儿，她已觉察到他神色的变化。仿佛他的打算和得到某种特殊快乐的指望突然之间全都化为乌有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第二次没有找到她并说再见了……去雅典时一次，现在又是一次。那时，我离去了一年，那次本来是要在那里呆更长时间的。自从帕迪和斯图死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德罗海达。可是，当要离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能没见梅吉就离开澳大利亚。可她已经结婚了，走了。我想去追她，可是，我知道这对她或卢克都不合理。这次来，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伤害任何人。”

“你要去哪儿?”

“去罗马，去梵蒂冈。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已经接替了不久前去世的蒙泰沃迪红衣主教的职位。我早就知道他要召我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而且还不止这样。我无法拒绝前去。”

“你要离开多久?”

“哦，我想，很久。在欧洲，仗打得很激烈，尽管战争似乎离这里很远。罗马教廷需要召回它所拥有的每一个外交家，感谢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我被归入了外交家之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他们是一丘之貉。不知为什么，梵蒂冈却不得不把天主教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调和起来。这不是轻而易举能办到的。我的德语讲得很好。在雅典的时候，我学会了希腊语，在罗马的时候，学会了意大利语。我还能流利地讲法语和西班牙语。”他叹了一口气。“我一直有一种语言的天才，并且精心地修炼这种才能。我的调动是势在必然的。”

“嗯，大人，除非你明天就启程，不然你还是可以见到梅吉的。”

安妮还没来得及往下想想，话已经蹦出来了。在他离开之前为什么梅吉不能见他一面呢？尤其是在他——像他似乎认为的那样——行将离去很长时间的时候。

他的头转向了她。那双漂亮而冷漠的蓝眼睛显得十分聪慧，要愚弄他是难上加难。哦，是的，他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对她说的话，以及她思想深处想到的每一条理由都非常明白。她屏住呼吸，渴望听到他的回答。可是，有很久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外面那绿莹莹的蔗田，蔗田一直延伸到涨满了水的河边。他忘记了睡在他臂弯里的孩子。她入迷地盯着他的侧影——那眼睑的曲线，平直的鼻子，守口如瓶的嘴，意志坚定的下巴。在他凝望着这片景色的时候，心中有哪些力量正在你争我斗？爱情、愿望、责任、权术、意志力、渴望，怎样进行复杂的平衡？他正在头脑中进行权衡，哪种力量和哪种力量在进行抗争呢？他的手把香烟举到了唇边。安妮看见他的手指在颤抖，她无声地吁了一口气。那么，他并不是个冷漠的人。

大约有 10 分钟，他什么也没说。安妮又给他点了一支开波

斯坦牌纸烟，递给他，换下了那个已经燃完的烟蒂。他又沉着地抽了起来，他的凝视一次也没有离开远山和天空低压的雨季的云层。

“她在哪儿?”随后，他以一种完全平平常常的声音问道，在把第一个烟蒂从前廊的栏杆上扔出去之后，又把第二个烟蒂扔了出去。

这回轮到她考虑了。他的决定就看她是如何回答了。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推上这样的方向，这方向将导致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处于何种位置，或要得到什么——这样做对吗？她完全忠实于梅吉。老实讲，这个男人发生什么事，她是丝毫也不关心的。从他的情况看来，一点儿也不比卢克强。在干完那种男人的事以后抬腿就走了，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打算把一个女人放在心上。他们使女人无休无止地流连于某种梦想，也许这种梦想只存在于糊涂人的头脑之中。郁闷的、充满糖蜜味的空气中除了炼糖场冒出的烟在飘动之外，空无一物。但是他想要的正是这个，他愿意在追求这种虚空之中消耗自己和生活。

不管梅吉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并没失去敏锐的辨别力。安妮开始相信，除了他那古怪的理想之外，他对梅吉的爱是胜过一切的。但即使是为了她，拉尔夫也不愿危及他升迁的机会，这机会能使他有朝一日把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抓到手。不，即使为了她，他也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因此，假若她回答说，梅吉在某个人们熙来攘往的旅馆，在那里他有可能被认出来，他是不会去的。谁也没他清楚，他不是那种混在人群里可以不起眼的人。她舔了舔嘴唇，开口说道：

“梅吉在麦特劳克岛的一个小别墅里。”

“在什么地方?”

“麦特劳克岛。那是靠近降灵节航道的一个疗养胜地，那里是为隐居独处而特别设计的。此外，每年的这个时候，那儿几乎

没有一个人。”她忍不住补充了一句，“别担心，没有人会看到你的。”

“多让人放心呀。”他非常轻地将那睡着的孩子从怀里移了出来，递给安妮。“谢谢你。”他说道，向台阶走去。随后，他又转过身来，眼里闪着哀婉动人的光。“你错了，”他说道，“我只是想看看她，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任何可能危及梅吉，使她的灵魂不道德的事，我是决不会干的。”

“或者使你自己灵魂变得不道德，对吗？那么，你最好像卢克·奥尼尔那样吧。他巴不得这样做呢。这样做你肯定不会使梅吉或你本人出乖露丑的。”

“要是卢克突然出现该怎么办呢？”

“没有那种机会。他已经到悉尼去了，3 月以前是不会回来的。他能够知道梅吉在麦特劳克岛的唯一途径就是我，而我是不会告诉他的，大人。”

“梅吉盼着卢克去吗？”

安妮苦笑了一下。“哦，亲爱的，不。”

“我不会伤害她的，”他坚持说道，“我只是想去看望她一会儿，就是这样。”

“我完全明白，大人。但事实依然是，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话，那反倒会使她少受许多伤害。”

当老罗布的汽车噼噼啪啪地沿着道路而来时，梅吉正站在小别墅的廊庑下，扬起一只手，表示一切如意，什么都不需要。他停在了往日停车的地方，准备倒车。但是在他还未倒车之前，一个穿着短裤，衬衫和凉鞋的男人从车里跳了出来，手里提着箱子。

“嗨——奥尼尔太太！”当他走过来时，罗布大喊大叫着。

但是梅吉决不会再把卢克·奥尼尔和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

搞错了。那不是卢克，即使离得很远，光线也在迅速地暗下来，她也不会弄错。在他沿着道路向她走过来的时候，她默默地站在那里等着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他已经断定，他毕竟还是想得到她了。他在这种地方和她会面，并自称卢克·奥尼尔，这不可能有其他理由的。

她身上的任何器官似乎都不起作用了，不管是双腿，头脑，还是心脏。这是拉尔夫索求她来了，为什么她不能动感情呢？为什么她不顺着路跑过去，扑进他的怀里？为什么做不到见到他时除了欣喜若狂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呢？这是拉尔夫，他就是那个她想从生活中驱逐出去的人。她不是恰恰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试图把这个事实从她的头脑中抹去吗？他该死！他该死！为什么当她终于开始把他从思想中赶出去——如果说还没有从心中赶出去——的时候，他**偏偏**来了呢？哦，这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她不知所措，浑身冒汗，生气发怒。她木然地站在那里等着，望着那优美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大。

“你好，拉尔夫。”她咬着牙关说道，没有看他。

“你好，梅吉。”

“把你的箱子拿进来吧。你想喝杯热茶吗？”她一边说着，一边领着他走进了起居室，依然没有看他。

“那就喝杯茶吧。”他说道。他也和她一样不自然。

他跟着她走进了厨房，望着她。她把一只电热壶的插头插上，从放在水槽上的一个小热水器中往电热壶里倒满了水，自顾忙着从餐具柜里取出茶杯和托盘。她把一个装着阿落兹饼干的、5磅重的大铁罐递给了他。他从里面抓出了两三把家常小甜饼，放在了一个盘子里。电热壶开了，她便把热水全都倒了出来，用勺子往里放着松散的茶叶，又用沸腾的水将它注满。她端着放满了甜饼的盘子和茶壶，他跟在她身后，拿着茶杯和托盘，回到了起居室。

这三个房间是建成一排的，起居室的一边通往卧室，另一边通往厨房，厨房的旁边是浴室。这就是说，这幢房子有两个廊子，一个面向道路，另一个面向海滩。天完全黑了，热带地区黑得就是这样突然。但是，从敞开的滑门中穿过的空气却充满了海浪溅起的水点。远处，海浪拍打在礁石上，涛声阵阵，柔和而温暖的风穿过来，穿过去。

尽管两个人连一块饼干都吃不下去，但他们都在默默无言地喝着茶，沉默一直延续到喝完茶。他转过眼去盯着她，而她还是继续凝视着面向道路的那个廊门外的一株生气勃勃的、古怪的小棕榈树。

“怎么啦，梅吉?”他问道。他的话是那样的慈爱，温柔，她的心狂跳了起来，仿佛要被这种痛苦折磨死似的。这是一句成年男人对小姑娘的熟悉的问话。他根本不是到麦特劳克岛来看望这个女人的，而是来看望这个孩子的。他爱的是孩子，不是女人。自从她长大成人的那一刻起，他就讨厌这个女人了。

她的眼睛转了过来，望着他，充满了惊讶，痛恨和怒火。甚至现在他还是这样！时间停滞了，她就这样盯着他，而他则吃惊地屏住了呼吸，不得不望着这成年女子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梅吉的眼睛。哦，上帝啊，梅吉的眼睛！

他对安妮·穆勒讲的话殆非虚言。他只是想来看看她，别无其他意思。尽管他爱她，但是他不打算成为她的情人。他只是来看看她，和她谈谈，作为她的朋友，睡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与此同时，试图将她对他那种绵绵无尽期的迷恋之根挖掉。他认为，只要他能看到这条根完全暴露出来，他会获得精神手段把它彻底铲除的。

要使他自己适应一个乳房丰满、腰如杨柳、臀部腴圆的梅吉真是太难了。但他已经适应了，因为当他看着她的眼睛的时刻，就好像看见了一泓清水，在圣殿之灯的照耀下，映出了他的梅

吉。自从第一次看到她，就有一种愿望和一个幽灵紧紧地吸引着他，使他解脱不得。在她那令人苦恼地起了变化的身体之内，这些东西仍然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当他能够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这些东西依然存在的时候，他就能接受那已经起了变化的身体，使那身体对他有吸引力了。

检验一下他自己对她的种种愿望和梦想，他从未怀疑，在她生朱丝婷那天，对他变得就像一只发怒的猫之前，她也是同样对他怀有种种愿望和梦想。因此，在他的怒火和痛心消失以后，他还是把她的举动归之于她所经受的痛苦，这种痛苦对精神的折磨比对肉体的折磨更大。现在，看到她终于表现出来这种感情，他马上就明白当她摆脱了童年的眼光，而开始以成年女子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那一刻起，也就是在玛丽·卡森的生日宴会以后，在墓地发生的那一幕是怎么回事了。当时，他向她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对她表现出特殊的注意，因为这样人们会认为他对她表现出了一种男人的兴趣。她那时望着他，眼睛里有一种他没有理解的东西。随后她转开了目光，而在她的眼光又转回来的时候，那种表情就不见了。现在他明白了，从那时起，她就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了。在她吻他的时候，她的吻并不是那种仓促的、怯懦的亲吻，就像他吻她那样。后来，她又回到了思念他的老路上去了。他却一成不变地保持着自己心中的幻象，他培养着这些幻象，尽可能把它们塞进他那一成不变的生活道路，就像苦行僧穿着马毛衬衣那样，须臾不可离。而她始终把他当作女人爱情的对象，把她的爱给了他。

他承认，从他们第一次接吻的那时候起，他就想从肉体上得到她了，但是这种愿望从来没有像他对她的爱那样使他苦恼。他把这两者是分开来看的，是有所区别的，并不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她，这个可怜的、误解了他的意思的人儿，在这个特殊的怪念头上却从来没有死过心。

这时候，只要有任何办法离开麦特劳克岛，他都会像俄瑞特斯飞快地从复仇三女神身边离开那样离开她的[①]。但是他无法离开这个岛屿。他宁愿毫无意义地在黑夜里漫游，也没有勇气留在她的面前。我怎么办，怎样才可能补救目前的局面呢？我**确实**爱她！而且，假如我爱她的话，那一定是因为她现在这种样子，而不是因为她停留在青少年时的那种样子。我一直爱着的是她身上那些富于女子气质的东西。这就是压在他身上的重负。因此，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拿去你的蒙眼罩吧，她实际是怎样，就怎样看待她，而不是把她当做多年前的样子。16 年了，难以置信的漫长的 16 年啊……我已经 45 岁了，她是 26 岁。我们俩都不是孩子了，可是我还远未成熟啊。

在我走出罗布的汽车时，你就认为是这么回事了，对吧，梅吉？你以为我终于让步了。但是还没有容你缓口气，我就向你表明你是大错而特错了。我就像扯下了一块陈年破布似地扯下了你这种幻想的面纱。哦，梅吉！我对你做了些什么事啊？我怎么能这样鲁莽，这样以我为中心呢？我来看你别无其他意思，如果此行不会使你心伤欲碎的话。这些年来，我们完全是互相矛盾地相爱着呀。

她依然在望着他的眼睛，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愧怍、羞辱，但是，当他的脸上终于现出令人绝望的怜悯的表情时，她似乎发觉她大错而特错了，对此她感到恐惧。而且，还不止如此呢！她似乎发觉他已经知道她的过失。

走，跑吧！跑呀，梅吉。带着被他击破的自尊从这里跑开！她刚一想到这里，就拿出了行动，她从椅子中站了起来，赶紧逃

① 据希腊神话，阿加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俄瑞特斯为了给父亲报仇，杀死了他的母亲。黑夜的女儿、复仇三女神专门惩罚杀死母亲的人，她们追击着俄瑞特斯，使他到处狂奔，处于疯狂状态。

跑。

她还没跑到廊子里，他就抓住了她，奔跑的冲力使她猛地转了过来，撞在了他的身上，撞得他晃了两下。为保持他灵魂完美的令人苦恼的斗争，意志对愿望的长期压抑，全都不重要了。一辈子的努力在顷刻间冰消瓦解。所有那些力量都休眠了，沉睡了。他需要一种浑沌状态的生发、弥漫，在这种状态中，理智屈从于情欲，理智的力量在肉体的热情中泯灭。

她抬起了胳臂抱住了他的脖子，而他的双臂痉挛地抱住了她的后背。他弯下了头，用自己的嘴探寻着她的嘴，找到了。她的嘴不再是一种有害的、不愉快地留在记忆中的东西，而是真真切切的。她那搂着他的双臂就好像无法忍受他离去似的。她那样子仿佛连骨头都酥了。她就像沉沉大夜那样神秘莫测，纠缠着回忆和愿望，不愉快的回忆和不愉快的愿望。这些年来他一定是渴望着这个，渴望着得到她的；他一定是在竭力否认她的力量，竭力不把她当作女人来想的！

是他把她抱到床上的，还是他们走过去的？他想，一定是他把她抱过去的，不过他不敢肯定。只是她已经在床上，他也在床上了。她的皮肤在他的手下，他的皮肤在她的手下。哦，上帝！我的梅吉，我的梅吉！他们怎么能把我培养得只会从幼稚的观点来看待你，把你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时间不再以时、分、秒来计算了，而是开始从他的身边漂流而去，直到它变得毫无意义，天地间只剩下了一种比真正的时间更为真实的深沉的尺度。他能感觉到她，然而他并没有感到她是另外一个实体。他想使她最终并永远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成为他身上的一种嫁接物，而不是一种总让人觉得她是独立存在的共生物。从此，他再也不能说他不知道那隆起的乳房、小腹和臀部，以及那肌肉的褶皱和其间的缝隙是什么滋味了。确实，她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他的，因为他也是为了她而创造出来的。16 年

来，他左右着她，塑造着她，而根本没有想到他是在这样做，更没有想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忘记了他曾经放弃了她，而另外一个男人却把结局给予了她，这个结局本来是由他开头，并且是为了他自己，一直就打算由他自己来品尝这结局的。她是他垮台的根源，是他的玫瑰花，是他的创造物。这是一场梦，他情愿永远不从这梦境中醒过来。只要他是个男人，具有一个男人的身体，就情愿永远也不醒过来。**哦，亲爱的上帝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为什么在她已经长大成人，再也不是一种理想和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还长时间地把她当成一种理想和孩子。但为什么非得到这步田地才悟到此理呢？

这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目的至少**不是**成为一个男人。他的目的不是一个男人，永远不是一个男人；而是某种伟大得多的东西，某种超乎仅仅成为一个男人的命运的东西。然而，他的命运毕竟在这里，在他的手下，浑身微微颤抖着，被他、她的男人燃起了熊熊情焰。**一个男人，永远是一个男人。**老天爷啊，你就不能使我免遭这种命运吗？我是一个男人，永远成不了神。生活在人世间去追求神性，这不过是一种幻觉。我们这些教士都渴慕成仙得道吗？我们断然弃绝了一种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是男人的行为。

他用胳臂搂着她的头，用充满泪水的眼睛望着那平静的、微微发亮的脸庞，望着她那赛似玫瑰花苞的嘴，微微地张着，气喘吁吁，无法抑制地发出了惊喜的“哦哦”声。她的胳臂和腿绕在他的身上，就像是把他和她缚在一起的有生命力的绳索，柔滑、壮健，使他神荡魂摇。他把下巴放在她的肩膀上，他的面颊贴着她那柔软的面颊，沉浸在一个男人在与命运搏斗的那种令人发狂而又气恼的紧张状态之中。他的脑子感到晕眩、颓丧，变成了一团漆黑，失去了光明。因为有那么片刻，他好像置身于阳光下，随后那光辉渐趋暗淡，变成了灰色，终于消失了。这就是做了一

个男人，他不能再做了。但这并不是痛苦的根源。痛苦在于最后的那一刻，那有限的一刻，在于寂然而凄凉地认识到：这种痴迷狂喜正在消逝。他不忍心放开她，现在，在他占有她的时候不忍放开她。他是为了自己才造就她的。于是，他紧紧地抱着她，就像一个在荒凉的海中溺水的人紧紧地抱住了一根残桅断桁似的。过了一会儿，在一次相类似的、迅速到来的高潮中，他的情绪又活跃上涨起来，再次屈服于那谜一般的命运。这是男人的命运。

什么是睡眠？梅吉不知道。是一种生活中的幸事，一种暂息吗？是一种死的模仿吗？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讨厌事吗？不管它是什么，反正抵挡不住，睡着了。他躺在那里，胳膊搭在她的身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他甚至睡着了还在占有着。她也疲倦了，但是她不愿意让自己睡着。不知怎的，她觉得，她一旦放松了对自己意识的控制，那么当她再度恢复这种意识的时候，他就会从她的意识中消失。只有等他醒来，那寡言的、美丽的嘴首先说几句话之后，她才能入睡。他会对她说什么呢？他会后悔吗？她给他的快乐能抵得过他所丢弃的东西吗？这么多年了，他和这种快乐搏斗着，也让她和他一起搏斗。她几乎无法使自己相信，他到底屈服了。但是，由于今天这一夜，以及由于他长期拒绝她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而产生的痛苦，他还是有些话会讲的。

她幸福极了，比经历了记忆中的任何乐事都要感到幸福。从他把她从门边拉回来的那一刻起，事情就变成了一种富于诗意的身体接触，就变成了一种胳臂、手、皮肤的纯粹快乐的举动了。我生来就是为他的，只为他……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卢克如此情淡意薄！事实证明，由于他在她的身体上突破了忍耐力的界限，她所能够想到的就是，她要把一切都给他。这对她来说比生命还重要。他决不会后悔的，决不会的。哦，他的痛苦！有几次她似乎确确实实地体会到了这种痛苦，就好像这痛苦是她自己的一样，

以至于有助于她的快乐感。他的痛苦中有着某种公正的报应。

他醒来了。她低头望着他的眼睛，看到在那蓝色的眼睛中爱情依然如故。自从孩提时代起这种爱就温暖着她，给她以意志力量。他的眼光中还有一种深深的、隐约可见的疲倦。这不是身体的疲倦，而是灵魂的疲倦。

他正在想，在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醒来时看到有另一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比先前的性行为更使他感到亲切，着意地表明了和她感情上的联系，表明了和她的依恋。就像充满了大海气味的轻盈而虚渺的空气，就像阳光普照下的花草树木，如此的令人心醉。有那么一阵子，他就像插上了一对各不相同的奔放不羁的翅膀在翱翔着：一个翅膀是由于放弃了与她搏斗的戒律后产生的宽慰，另一个翅膀是放弃了这场长期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该死的战斗之后的平静。他发现投降比打仗要甜美得多。啊，可是我和你恶战过一场呀，我的梅吉！然而，最终我必须粘在一起的不是你的碎片，而是我自己那被割裂的整体。

你卷进了我的生活中，向我表明：一个像我这样的教士的骄傲是多么虚假，多么自以为是。我像金星那样渴望升到只有上帝才能存在的地方去，也像金星一样落下来了。在玛丽·卡森面前，我保持了纯洁、服从，甚至穷困。但是，在今天早晨之前，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谦卑。仁慈的上帝啊，要是她对我毫无意义，也许还容易忍受。可是，我有时觉得我爱她远胜过爱你。这就是你的惩罚的一部分。我从来没怀疑过她，而你呢？不过是一个骗局，一个幽灵，一个小丑。我怎能爱一个小丑呢？然而我却爱了。

“要是我能打起精神的话，我要去游个泳，然后做早饭。”他特别想说点什么话，于是便说道。他觉得她贴在他的胸前笑了。

“只管游泳吧，我来做早饭。在这里什么都不用穿，谁也不

会来的。”

“真是个天堂!”他两腿一转，离开了床。他坐了起来，伸了伸四肢，“这是一个美丽的清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兆头。”

只是因为他离开了床，就已经使她油然而生别离的痛苦了。当他向对着海滩的门走去，走到了外面，又停了一下的时候，她躺在那里望着他。他转过身来，伸出了一只手。

“跟我来吗？咱们可以一块儿吃早饭。”

涨潮了，礁石已经被淹没，凌晨的太阳很热，但吹个不停的海风却十分凉爽。草叶低垂在渐次消失的、已经看不出是沙滩的沙子上，在那里，螃蟹和昆虫匆匆忙忙地寻觅着食物。

“我觉得，以前我仿佛从来没有看到过世界似的。”他注目前方，说道。

梅吉抓住了他的手。她产生了一个念头，发现阳光普照下的一切比夜色中朦胧的现实世界更为莫测。她的眼睛停在了他的身上，感到很痛苦；心情不一样的时候，世界也显得不一样了。

于是，她说道：“以前的世界不是咱们的世界。你说呢？这才是咱们的世界，只要它持续下去。”

“卢克是个什么样的人?”吃早饭的时候，他问道。

她偏着头，考虑了一下。“外表不像我以前想的那样和你那么相似。那些日子我特别怀念你，还没有习惯没有你而过的日子。我相信，我嫁给他是由于他使我想起了你。不管怎么样，我当时打定主意要嫁给某个人，而他比别人都要强。我并不是指这个人有价值，长得漂亮，或其他任何一种女人们认为应该在丈夫身上发现的令人满意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很难确认什么。我能够确认的也许就是他长得很像你。他也不需要女人。”

他的脸抽动了一下。“梅吉，你是这样看我的吗?”

“我想是这样的吧。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在卢克和你的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认为需要

女人是软弱的表现。我指的不是一起睡觉，我是说需要，真正的需要。”

“就算承认这一点，那你还想得到我们吗?”

她耸了耸肩，略带着几分怜悯地笑了笑。“哦，拉尔夫！我并不是说那是无足轻重的，那当然会使我感到很不幸，可事情就是这样。我是个傻瓜，在无法根除你们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却偏偏空耗心思，试图去根除。我最好的办法是利用这种弱点，而不是无视它的存在。因为我也有愿望和需要。表面上看，我想得到和需要像你和卢克这样的人，或许我本不该像现在这样在你们两个人的身上消耗我自己。我本来应该嫁给一个像爸爸那样好心、厚道、朴实的人，嫁给一个确实想得到我，并且需要我的人。但是我想，每一个男人的身上都有一种参孙[①] 的特点。在你和卢克这样的男人身上也有这种特点，只不过在你们的身上显得更突出。”

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受了凌辱。他微笑着。“聪明的梅吉!”

“这不是什么聪明智慧，拉尔夫，不过是一般的情理罢了。我根本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这你是了解的。可是，看看我的哥哥们吧。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结婚，甚至找不到女朋友。他们腼腆得厉害，他们害怕女人的威力会凌驾于他们之上，而且他们是一个心眼关心妈妈的。”

光阴飞逝，日夜更迭。甚至连夏日的瓢泼大雨也是美好的。不管是裸体在雨中漫步还是倾听雨打铁皮屋顶的声音，夏雨也像阳光一样充满了温暖的爱抚。在乌云遮日的时候，他们也去散步，浪迹海滩，戏水作乐，他正在教她游泳呢。

有时，当他不知道他在被别人注视着的时候，梅吉就望着

① 《圣经》中的人物，以身强力壮而著称。

他，竭力想把他的面容深深地铭刻在她的脑子里。因为她想起，不管她如何爱弗兰克，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形象，他的容貌已经漫漶不清了。这里是他的眼睛、鼻子、嘴、黑发上那令人吃惊的霜鬓，高大硬朗的身体，那身体依然保持着年轻人的颀长、肌肉紧绷，然而却稍有些僵硬，不那么灵活了。他转过身来，发现她在注视着他，他的眼睛里便带着一种难以解脱的悲伤，这是一种在劫难逃的神态。她理解这含蓄的信息，或者说，她认为她能理解。他必须离去了，回到教会和他的职务上去了。也许，他的人生态度再也不会依然如故，但是对他更有用了，因为只有那些曾经失足堕落的人才明了荣枯兴衰之道。

一天，他们躺在海滩上。西沉的落日将海水染成了一片血红，珊瑚沙蒙上了一派迷离的黄色。他转向了她。

“梅吉，我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或者说，从来没有这样不幸过。”

“我明白，拉尔夫。”

“我相信你是明白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你的缘由吗？梅吉，你并没想怎么太脱离常规，然而你又完全非同一般。以前那些年我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我想，我一定是意识到了。瞧我那种对金黄色头发的迷恋吧！我很少知道它将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我爱你，梅吉。”

“你要走了吗？”

“明天，必须走。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的船将驶向热那亚[①] 了。”

“热那亚？”

“实际上是去罗马。要呆很久，也许是我的后半生。我不敢说。”

① 意大利一海港城市。

“别担心，拉尔夫，我会让你走，不会有任何大惊小怪的，我的时间也快到了。我将要离开卢克，回家，回德罗海达去。”

“啊，亲爱的，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吧?”

“不，当然不是，”她说了谎，“你来以前我就打定主意了。卢克不想得到我，不需要我。他一点儿也不会想我的。但是我需要一个家，一个我自己的天地。现在我想，德罗海达将永远是这样的地方。在我当管家妇的家里，对朱丝婷的成长是不适合的，尽管我知道安妮和路迪并不把我当做女管家来看待。但是我会这样想的。而且等朱丝婷长大，懂得她没有一个正常的家时，她也会这样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将永远不会喜爱那种生活，但我要为她尽我所能。所以，我要回德罗海达去。”

“我会给你写信的，梅吉。”

“不，不要写信。你认为有过这番经历之后，我还需要信吗?在我们之间，我不需要任何可能落到无耻之徒手中的、能危及你的东西。因此，不要写信。要是你能来澳大利亚的话，到德罗海达一访是自然的、是寻常事，不过我要提醒你，拉尔夫，在你这样做之前要三思而后行。世界上只有在两个地方，你是属于我的，胜过于上帝——在这里，麦特劳克和德罗海达。”

他把她拉到了自己的怀中，搂着她，遍吻着她那鲜亮的头发。“我由衷地希望我能娶你，再也不和你分开。我不想离开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永远也不能再摆脱你了。我要是没有到麦特劳克来就好了。但是我们已经无法改变我们现在的关系，也许还是这样好。我了解了我自身的许多东西。要是我没有来的话，恐怕我永远不会了解，或面对它的。在竞争中知己总比不知己要好。我爱你，以前一直是这样的，将来也永远是这样，记住这话吧。”

罗布先生自从把拉尔夫带到这儿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这里。在他们依依惜别的时候，他耐心地等待着。显然，他们不是一对

儿新婚夫妇，因为他比她来得晚，又去得早。也不是不正当的情人。他们已经结了婚。这情况已经全都表现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们相爱甚深，确实爱得深。就像他和他的女主人。年龄相差大，但却是一桩美满的婚姻。

“再见，梅吉。”

“再见，拉尔夫，注意自己的身子。”

“我会的，你也要注意。”

他低头吻着她。尽管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可还是紧紧地依偎着他，但是当他猛地拉她的手，让她搂他的脖子时，她却把手死死地放在背后，并且一直放在那里。

他走进了汽车，在罗布掉车头的时候，他坐在那里，随后，便透过挡风玻璃凝望着前方，一次也没有回头望她。罗布想，能够这样做的人真是少有的男子汉，连一句动听迷人的话都没听他说。他们默默无言地穿过了瓢泼大雨，终于来到麦特劳克的海边，上了栈桥。当他们握手的时候，罗布望着他的脸，感到十分惊讶。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于男子气，如此哀婉的眼睛。冷漠之情永远从拉尔夫大主教的眼神中消失了。

当梅吉返回黑米尔霍克的时候，安妮马上就明白，她将要失去梅吉了。是的，同样还是这个梅吉——可不知怎么回事。她变得好得多了。不管拉尔夫大主教在去麦特劳克之前是怎样在心里下定决心的，但是，在麦特劳克，事情终究是按着梅吉的愿望而不是按着他的愿望发展的。在时间方面，亦是如此。

她把朱丝婷抱在自己的怀中，仿佛她现在才理解生育朱丝婷意味着什么。她微笑着站在那里，一面环视着房间，一边摇晃着那小东西。她的眼睛碰上了安妮的眼睛，显得生气盎然、闪着热情的光芒，使安妮觉得自己的眼睛也由于同样的快乐而充满了泪水。

“我对你真是感激不尽，安妮。”

“呸，感激什么?”

“感激你送去了拉尔夫。你一定知道，那样就意味着我将要离开卢克了，所以我才这样感激你，亲爱的。哦，你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使我怎样吧！你知道，我本来已经打定主意和卢克过下去了。现在，我要回德罗海达，再也不离开那里了。”

“我真不愿意看到你走，尤其不愿意看到朱丝婷走。可是我为你们俩高兴，梅吉。卢克除了给你不幸之外，什么都不会给你的。”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他从殖民制糖公司回来过。现在正在因盖姆附近割甘蔗。”

“我得去看他，告诉他。而且，尽管我很厌恶这个想法，但还是要和他一起睡觉。”

“什么?”

那双眼睛在灼灼闪光。“不来月经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我的月经向来都很准的。那次月经不来，我就生了朱丝婷。我怀孕了，安妮，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我的上帝!”安妮目瞪口呆地望着梅吉，好像以前从来没看透过她似的。也许，她就是没有看透过梅吉。她舔了舔嘴唇，结结巴巴地说：“这可能是一场虚惊。”

但是梅吉自信地摇了摇头。“哦，不会的。我怀孕了。有些事情人们心里偏偏十分有底。”

“要是你有身孕，那可是遭罪了。”她讷讷地说。

“哦，安妮，别糊涂啦！难道你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永远不会得到拉尔夫的，我一直就很清楚，我永远得不到拉尔夫。可是，我得到了，得到了!”她大笑着，紧紧地抱着朱丝婷，安妮直害怕那孩子会叫起来，但奇怪的是，她没有叫，“我已经得到了教会决不会从拉尔夫身上得到的那部分东西，他的这一部分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通过我，他将继续活下去，因为我知

道那将是一个儿子！而那个儿子还会有儿子，他们也将有儿子——我将战胜上帝。我从10岁的时候起，就爱拉尔夫，要是我能活到100岁的话，我依然爱他。但他不是我的，可他的孩子是我的、我的，安妮，我的！”

“哦，梅吉！”安妮无可奈何地说道。

那激情和亢奋过去了。她又变成了那个熟悉的梅吉了，沉静、温柔，但却隐隐地显出一丝铁一般坚定的神态和承担许多不幸的能力。现在，安妮小心地走动着，心里才对她把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送到麦特劳克岛这件事感到惊讶。有谁能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呢？安妮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本来就是存在的，它隐藏得这样好，绝难让人起疑。梅吉身上有的远不止是隐隐约约的一丝铁一般的坚定，她通体是钢铸的。

“梅吉，要是你全心全意地爱我，能替我记住一些事情吗？”

那双灰眼睛的眼角皱了起来。“我会尽力而为的！”

“这些年来，在我读完了自己的书之后，也把路迪那些大部头的书基本上浏览过了。尤其是那些记载着古希腊传说的书，因为它们使我着迷。人们说，希腊人有一种能描述一切的语言，没有一种人类的处境希腊人没有描述过。”

“我知道。路迪的书我也看过一些。”

“那你不记得了吗？希腊人说，众神认为不可理喻地爱某个东西，是一种有违常情的事。你记得吗？他们说，当有人这样爱的时候，众神就会变得嫉妒起来，而且会在这爱的对象开出怒放的花朵时，将它摧折。梅吉，这里面有一种教训。爱得太深，是亵渎神明的。”

“亵渎神明，安妮，这话说在点子上了！我不会亵渎神明地去爱拉尔夫的孩子的，而是以圣母那样的纯洁地去爱他。”

安妮那双棕色的眼睛显得十分凄切。啊，但她的爱是那样纯

洁吗？她爱的对象[①] 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被杀死了，不是吗？

梅吉把朱丝婷放进了摇床。“是那么回事。拉尔夫我得不到，我能得到他的孩子。我觉得……哦，就好像我的一生有了目的，这三年半来真是糟心透了。我当时已经开始认为我的生活没有目标了。”她果断地粲然一笑，“我要尽一切可能保护这孩子，不管我要付出多高的代价。首要的事情就是，任何人，包括卢克在内，都没有权利来怀疑他是我唯一有权给他取名字的人。和卢克睡觉的想法使我恶心，但我会去这样做的。倘若能有助于这孩子，我宁愿和魔鬼睡觉。然后，我将回家去，回德罗海达，并且希望我再也别见到卢克。”她从摇床转过身来，“你和路迪会去看我们吗？德罗海达总是为朋友们敞开大门的。”

“一年去一次，只要我们活着，你就能每年见到我们的。我和路迪想看着朱丝婷长大。”

14

当小火车摇摇晃晃、颠簸着行驶在通往因盖姆的迢迢路程上的时候，只有拉尔夫的孩子这个念头才使梅吉没有丧失勇气。她深信此行不是为了新生活，再与卢克同睡一张床对她来说真是罪莫大焉。但是，为了拉尔夫的孩子，她确实愿意和魔鬼打交道。

从实际可行的观点来看，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她是明白的。但是，她已经就自己能够预见到的情况制定了自己的计划。说来也真奇怪，她还得到了路迪的帮助。要对他瞒得严严实实是不可能的，他十分精明，况且安妮又十分信任他。他悲伤地望着

① 指圣子耶稣，他是圣母的独子。

梅吉，摇着头，随后便向她出了一些极高明的主意。当然，路迪没有提起她此行的真实目的。但是，他就像大多数博览群书的人那样能熟练地进行推理。

“在卢克割完甘蔗，筋疲力尽的时候，你不能告诉他你打算离开他，”路迪体贴地说道，“假如你在他情绪好的时候告诉他要好得多，对吗？最好是在他值周做饭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见他。据传闻，卢克在割甘蔗的那伙人里是最好的厨师——他还是在干低级剪毛工的时候学会做饭的，剪毛工们吃饭要比砍蔗工挑剔。你知道，这就是说做饭不会使他发愁。他也许会发现这就像伐木一样容易。那时，你就会成功，梅吉。当他在工棚厨房干了一个星期之后，真正感到愉快的时候，你再随随便便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看来，梅吉早就不再是个动不动就脸红的人了。她镇静地望着路迪，连脸皮都没红一红。

“路迪，你能打听到哪个星期轮到卢克做饭吗？要是你们打听不到，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听到？”

“哦，她太天真啦，”他快活地说道，“我在那里有耳目，梅吉，我会打听到的。”

当梅吉在外表看起来最体面的因盖姆旅馆里登完记以后，已经是星期日那天的下午了。所有的北昆士兰城镇有一件事是很出名的：每一个街区的四角都有客店。她把她的小箱子放进了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又循原路回到了那间不惹人喜欢的门厅，找到了一部电话。旅店里有一个参加热身赛的橄榄球队，走道中全是光着膀子、喝得醉醺醺的运动员。他们在她身前身后喝着彩，充满感情地拍拍打打，显然是冲着她的。这时，她已经用上这部电话了。她吓得直发抖。这场冒险中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片喧声闹语和近在眼前的醉醺醺的面孔中，她努力地叫着布朗农场，卢克那伙人就在这个农场里割甘蔗。她请求转告

卢克，他的妻子在因盖姆，想要见他。老板看她感到害怕，便陪着她走回了她的房间，并且等在那里，直到听见她转动钥匙，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梅吉靠在门上，松了一口气，身上直发软。即使这就意味着在回到邓尼之前不能再吃到东西的话，她也不愿冒险到餐厅去了。很幸运，旅店老板正好把她安排在女浴室的隔壁，因此，如果有必要的话，她是能走完这段路程的。在她认为她的两腿足以支撑她的时候，便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坐在了床上。她低着头，看着自己那颤抖着的双手。

一路上，她都在想着把这件事办成的最好的办法，她心中的一切都在呼唤着，快些，快些！到黑米尔霍克定居之前，她从来没有读到过描写勾引人的书。即使是现在，已经读过了一些详细的描写，她对自己这样做的能力依然没有把握。但是，她不得不这样做，她知道，一旦她开始和卢克说话，这种忐忑不安就会过去的。她的舌头渴望把她对他的真实看法告诉他。但除此之外，带着拉尔夫的孩子返回德罗海达的愿望会使她谨慎地咽下了她的话。

闷热的、甜腻腻的空气使她发抖，她脱去了衣服，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希望除了想使拉尔夫的孩子安全而将要要的手腕之外，什么都不想。

当卢克在9点钟独自一人走进旅馆的时候，那些橄榄球运动员根本就没让他感到担忧。大部分运动员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少数几个还能用腿站住的人，除了他们的啤酒杯，什么事都注意不到。

路迪讲得对极了，在一个星期的炊事工作结束之后，卢克正在休息，极想改变一下生活，浑身上下，一团和气。当布朗的小儿子带着梅吉的口信到工棚去的时候，他正在洗着最后一顿晚餐的碟子，打算骑自行车到因盖姆去，和阿恩以及每星期日晚上定

期欢饮的伙伴们会面。和梅吉见面正是一件令人惬意的改变。从在艾瑟顿高原度假以来，他发现自己偶尔会想她，只是因为他害怕引起她哭诉什么咱们安个自己的家之类的话头，才使他每次到邓尼附近时，总是躲开黑米尔霍克的。可现在她自己找他来了，而他也一点儿都不反对同床过一夜。于是，他急急忙忙地洗完了盘子。他蹬着自行车出去不到半英里，就有幸地搭上了一辆卡车。可是，当他从搭乘的车上下来，骑着自行车走过三条街区，往梅吉落脚的地方赶去的时候，他原来的某种指望都落空了，所有的药店都打烊了，而他身边没有避孕套。他停了下来，盯着一个满是带着斑斑点点的巧克力和死绿头蝇的橱窗，随后耸了耸肩。哦，他必须抓住机会，那也就是今晚了。要是弄出孩子的话，那这次一定走运，会是个男孩的。

梅吉听到他的敲门声时，紧张地跳了起来。

“谁?”她问道。

“卢克。”传来了他的声音。

她转动着钥匙，把门开了一个小缝，当卢克将门推大时，她躲在了门后。在他进来的一刹那，她砰地关上了门，站在那里望着他，他也望着她，望着她那已经变大、变圆，比以往更加诱人的乳房，那乳头不再是浅粉色的了，而是由于怀了孩子，变成了紫红色。如果他需要刺激的话，它们是绰绰有余的。他伸手把她抱了起来，抱到了床上。

一直到天色大亮，她也没说一个字，尽管她的神色欢迎他把自己渴望的情绪弄到了以前他未曾体味过的狂热的程度。现在，她躺在那里，往旁边移了移，令人莫名其妙地离开了他。

他舒舒服服地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清了清嗓子：“梅格，什么事使你到因盖姆来的?”

她转过头来，那双充满了蔑视的大眼睛在凝视着他。

“喂，是什么事使你到这儿来的?”他着恼地重复道。

没有回答，只有那镇静而锐利的凝视，好像她不屑于回答似的。经过这一夜之后，这种表情委实荒谬。

她微笑着，张开了嘴唇。“我是来告诉你，我要回家，回德罗海达去。”她说道。

有那么片刻，他不相信她的话，随后，他贴近了她的脸，发现她的话殆非虚言。“为什么?”他问道。

“我告诉过你，要是你不把我带到悉尼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她说道。

他的惊愕之态是真真切切的。“可是，梅格！那是18个月之前的夸张的说法呀！而且我让你度过假了，在艾瑟顿阔阔气气地过了他妈的四个星期！除此之外，我花不起钱带你去悉尼呀!”

“从那时起，你已经去过两次悉尼了，两次都没带我去，”她固执地说道，“第一次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正怀着朱丝婷，但老天爷知道，自从去年1月的雨季以来，我是可以出去度假的。”

“哦，基督啊!”

“卢克，你是个什么样的小气鬼呀，”她温和地说道，“你从我这里拿去了完全属于我的两万镑钱，可是你却舍不得花上区区几镑钱带我去悉尼。你和你的钱！你叫我恶心。”

“我没有碰那笔钱，”他无力地说道，“钱全在，一分都没动，反而多出来了。”

“是的，很对，放在银行里，在那里总会这样的。你根本就没打算花它，对吧？你打算崇拜它，就像崇拜一头金牛。承认吧，卢克，你是个守财奴。在这笔交易中你真是个不可原谅的白痴！你用连对待两条狗都不如的办法来对待你的妻子和女儿，无视她们的存在，更不要说她们的需要了！你这个自鸣得意、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坏种!”

他脸色煞白，颤抖着，想从肚子里搜出些话来，尤其是经过昨夜之后，遭到梅格这样的攻击就像被一只苍蝇噎得要死过去似

的。她那不公正的谴责使他感到震惊，但是他似乎束手无策，没法使她理解他动机的纯正。她一个女流之辈只看得见表面的东西，就是不能欣赏在这一切背后的宏伟蓝图。

于是，他说道："哦，梅格。"声音里充满了惶惑、绝望、屈从。"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他补充道，"是的，从来没！谁也不能说我对你冷酷无情。谁也不能！你吃得饱，头上屋顶蔽身，你昨晚还很有激情呢——"

"哦，是的，"她打断了他的话。"在这件事上我能赞同你。我从来没这么有激情。"她摇摇头，大笑起来，"这有什么用？就像是在对牛弹琴。"

"我也许会说同样的话。"

"当然可以。"梅吉下了床，穿上了她的紧身短裤，冷冷地说道。"我不打算和你离婚，"她说，"我不想再结婚了。要是你想离婚的话，你知道去哪儿找我。严格地根据法律来讲，我也是个有过错的人，对吗？我遗弃了你——至少这个国家的法院会这样看的。你和法官可以互相倾吐女人的背叛和忘恩负义的苦水。"

"我从来没有遗弃你。"他坚持着。

"卢克，你可以拿着我的两万镑。但是，其他的钱你一分也休想拿到，我将来的进项将用来养朱丝婷，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假如我有幸的话。"

"原来如此！"他说道，"说来说去你是想再要一个该死的孩子，是吗？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要向我做最后的告别，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个最后的一件小礼物，然后带回德罗海达去！另一个该死的孩子，这不是我的意思！决不是我的意思，对吗？对你来说，我不过是个种人罢了！基督啊，这是什么样的欺骗！"

"大多数男人都在欺骗女人，"她毫不留情地说道，"你对我说出了最糟糕的话，卢克，它的严重性你永远不会理解的。高兴

起来吧！过去的三年半里，我给你挣的钱比你砍甘蔗挣的还要多。假如再有一个孩子的话，和你毫无利害关系。就是在眼下，我也决不想再看到你，只要我活着，就不想看到你。”

她穿上了衣服。当她拎起放在门边的手提包和小箱子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手握着门把。

“卢克，我给你一点儿忠告吧。在你老得再也割不动甘蔗的时候，给你自己再另找个女人吧，你太贪得无厌了。你的嘴张得太大，就像吞下了一条大蟒似地整个地吞下了一个女人。唾液还能忍受，但别流得像洪水那么多。”她刻毒地张开手捂在嘴上，“你使我想呕吐！卢克·奥尼尔，了不起的人是我！你一钱不值！”

她走了以后，他坐在床边上，呆呆地盯了半天那关上的门。随后，他耸了耸肩，开始穿衣服。在北昆士兰，穿衣服用不了多大工夫，只是一条短裤而已。要是他着急的话，他可以乘阿恩和伙计们的车回工棚去。好心的老阿恩，亲爱的老伙计。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傻瓜。性生活是一回事，可男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第五部

1938—1953

菲奥娜

雜著

（一九二一—一九二五）

雜文

15

梅吉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她回来了。她和老布鲁伊·威廉姆斯一起坐着邮政卡车向德罗海达而来，朱丝婷放在她座位旁的一个篮子里。布鲁伊见到她十分高兴，急于想知道她在过去的四年中都做了些什么。但是，当他们接近庄园的时候，他陷入了沉默，推想她一定是希望安安静静地回家。

又回到了棕色和白色之中，回到了尘土之中，回到了北昆士兰如此缺乏的令人惊叹的纯洁和闲适之中。这里没有恣意横生的植物，再也用不着耗神费力，手脚不停地收拾房间了。这里只有像灿烂的星空一样缓慢转动的老一套的生活。袋鼠比以往更多了。还有那可爱的、匀称的小芸香树，如此丰满、安详，几乎显得忸怩。卡车上空的粉翅鹦鹉在喧闹着，翅膀下露出一片粉红色。鸸鹋在飞奔着。兔子连蹦带跳地从路上跑开，身后蹬起一团白土烟。褪了色的死树干兀立在草原中。森林的蜃景滞留在远方弧形的地平线上，它们是从迪班—迪班平原上折射过来的，只有那森林底部飘忽不定的蓝影才说明它们并非真景。乌鸦凄凉地、令人焦虑地聒噪着，这声音她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但却从来没有想到会听不到这声音。干燥的秋风卷起的朦胧尘雾像是在下着一场暴雨，而这片草原，大西北银灰色草原就像在感谢天恩似地逶迤直接天穹。

德罗海达，德罗海达！魔鬼桉和懒洋洋的、高大的花椒树上，翻飞着嗡嗡叫的蜜蜂。畜牧围场和乳黄色砂岩的建筑依然如故，迥然一色的绿草坪围绕着大宅。花园里盛开着秋天的花卉，香罗兰和百日草，紫菀和大丽花，金盏草和金盏花、菊花、月季

花、玫瑰花。史密斯太太目瞪口呆地站在砾石面的后院里，随后，她便大笑着喊了起来。明妮和凯特跑了过来。有力的胳膊拥着她，就像链条缠绕着她的心。德罗海达是家，这里就是她的心脏，永远是。

菲走出来看看她们在这里为什么大惊小怪。

“嗨，妈。我回来了。”

那灰色的眼眼神色未变，但是梅吉从她的眼神里仍然可以看出，妈妈是感到高兴的，只不过她不知该怎么表达出来而已。

“你离开卢克了?”菲问道，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才使史密斯太太和女仆们发觉她是孑然一身回来的。

“是的。我再也不会回到他身边去了。他不想要一个家，不想要他的孩子或我。”

“孩子?”

“是的。我又要生另一个孩子了。”

仆人们发出了一片噢噢哟哟之声。菲用那审慎的声音说出了她的看法，把高兴压在心底。

“要是他不想要你，那你回家来是正确的。在这儿我们会照顾你的。”

这是她旧日的房间，能眺望家内圈地和花园。新婴儿生下来以后，将和朱丝婷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哦，在家里多好啊!

鲍勃见到她也很高兴。他越来越像爸了，变成了一个有点驼背的、肌肉发达的人，好像太阳把他的皮肤和骨头都烤出了颜色。他也同样有一种温和的力量，但也许是由于他从来也没有当过一个大家的长者，因此缺乏爸爸那种慈父的风度。而且，他也像菲。沉静，富于自制力，感情不形于色，见解不闻于声。梅吉猛然间惊讶地想到，他已经三十过半了，仍然没有成婚。随后，杰克和休吉也回来了，他们俩就像和鲍勃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没有他那种权威。他们用腼腆的微笑欢迎梅吉回家。她

想，一定是这样的，他们太腼腆了，这是大地的性格，因为大地不需要感情的表达或社交的风度。它只需要他们给予它的东西，那就是默默无言的爱和全心全意的忠顺。

这天晚上，克利里家的男人全都呆在家里，卸那辆詹斯和帕西在基里装上了玉米的卡车。

“梅吉，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旱的天，”鲍勃说道，“两年没下雨了，一滴都没下。兔子的祸害比袋鼠还严重，它们吃的草比绵羊和袋鼠加在一起还多。我们想试着人工喂养，可你知道绵羊是怎么回事。”

梅吉最了解的就是绵羊。它们是一群白痴，连理解生存的基本之道的能力都没有。这些带毛的贵族老爷在繁殖选育中完全被培养成了一种智力低下、平平庸庸的畜牲。除了草或从它们天生的环境中割来的灌丛以外，绵羊什么都不吃。但是，这里偏偏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割灌丛来满足上 10 万只绵羊的需求。

“我可以派上用场吧?”她问道。

“可以呀！梅吉，要是你还像以前那样骑马在内围场干活的话，就可以多一个男人去割灌丛了。”

那对双生子的话是对的，他们在家里很快活。14 岁的时候，他们永远离开了里弗缪学院，那时，他们还不能以足够的速度跑过这片黑壤平原呢。他们的相貌已经像青少年时代的鲍勃、杰克和休吉了。老派的斜纹布和法兰绒的衣服已逐渐被大西北牧场主的服装替代：白色的厚毛头斜纹棉腰布，白衬衫，宽边的平顶灰毡帽，平跟的半腰松紧帮马靴。只有那一小撮住在基里棚屋区的土著居民才模仿美国西部的牛仔，穿着流行一时的高跟靴，戴着 10 加仑重的斯特森帽[①]。对一个黑壤平原的人来说，这身打扮是一种无用的装腔作势，是异域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人穿着高跟靴

① 一种耷拉着宽帽檐、帽顶很高的帽子。

是无法穿过灌木丛的，而他却不得不常常穿过灌木丛，而一个10加仑重的斯特森帽又太热、太沉了。

栗色牝马和黑阉马已经死了，马厩里空空如也。梅吉坚持说，她骑一匹牧羊马也很好，可鲍勃还是到马丁·金的牧场去为她买了两匹有部分纯种血统的役用马——一匹是黑鬃黑尾的米色牝马，一匹是长腿的栗色阉马。由于某种原因，失去了那匹栗色老牝马对梅吉的打击比她和拉尔夫的分手还要大。这是一种滞后反应，栗色牝马的死似乎使他已离去的事实显得更为揪心。但是，再次到围场上去，骑马带狗，吸着被咩咩叫的羊群踏起的灰尘，望着飞鸟、天空和大地，这真是太好了。

天干旱得厉害。在梅吉的记忆中，德罗海达的草地总是能设法挺过每次干旱的，但这次就不同了。现在，草地显得斑斑驳驳，在一丛一簇的草之间露出了黑色的地面。地面上网着细密的裂纹，就像是一张张干渴的嘴。弄到这步田地是兔子的过错。她不在的四年中，它们突然在一年之中大量地繁殖了起来，尽管她认为在这之前，它们就已成为了一大祸害。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它们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饱和点。到处都是兔子，它们也吃宝贵的牧草。

她学会了下兔夹子，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不愿看到那些可爱的小东西被钢齿弄得血肉模糊。但她是一个相当热爱土地的人，不会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面前畏葸不前。在要活下去的名义下开杀戒算不得残酷。

“上帝惩罚思乡恋井的‘波米’吧，是他第一个把兔子从英国运来的。”鲍勃抱怨地说道。

兔子不是澳大利亚的土产。它们被多愁善感的人们引进过来，大大破坏了这个大陆的生态平衡。在这里，绵羊和牛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这些东西在它们被引进来的那一刻起就有熟练的吃草的技巧。澳大利亚没有天生的食肉兽来控制兔子的数量，进

口的狐狸繁殖不起来。人肯定是一种非天然的食肉者。但是这里人太少，兔子太多了。

在梅吉的肚子大得不能再骑马之后，她的日子都是在庄园里和史密斯太太、明妮、凯特一起度过的，为那在她肚子里蠕动的小家伙做衣服，打毛衣。他（她总是把那小家伙想成“他”）是她的一部分，朱丝婷永远不会成为这部分的。她没有受恶心或情绪低落的折磨，急切地盼望把他生下来。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个缘故，朱丝婷被忽视了。现在，这个浅色眼珠的小东西已经由一个没头脑的婴儿变成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小姑娘。梅吉发现自己对这个变化过程和这孩子着了迷。从她对朱丝婷淡然处之以来，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现在她渴望给她女儿以无限的爱，紧紧地抱着她，吻她，和她一起笑。被人有礼貌地拒绝是一种打击，可是，朱丝婷正是这样对待她的每一个充满柔情的表示的。

詹斯和帕西离开里弗缪学院的时候，史密斯太太本打算把他们再置于她的羽翼之下，后来她沮丧地发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的围场上。于是，史密斯太太便转向了小朱丝婷，并且发觉她也像梅吉那样被拒之于千里之外。朱丝婷似乎不想让人紧抱，亲吻或逗着笑。

她走路和说话都开始得很早，九个月的时候就会了。她一旦能够用腿站起来，能支配那发音清晰的舌头，就自己走路，能准确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既不吵吵嚷嚷，也不反抗，只是性格极其刚强。关于基因梅吉根本不懂，但是，假如她懂的话，她也许就会知道这是克利里、阿姆斯特朗和奥尼尔血统混合的结果。

但是，最让人吃惊的是，朱丝婷竟顽固地拒绝微笑或放声大笑。德罗海达的每一个人都曾绞尽脑汁地做出怪样，想让她稍稍咧嘴笑笑，但都没有成功。说到这种天生的一本正经，她倒是胜她外祖母一筹。

10月的第一天，朱丝婷正好16个月的时候，梅吉的儿子在

德罗海达降生了。他几乎早生了四个星期，而且使人措手不及。她很厉害地宫缩了两三次，便破水了。他是由刚刚给医生挂完电话的史密斯太太和菲接生的。梅吉几乎没有时间扩张盆骨。疼痛微乎其微，折磨很快就过去了，以前恐怕很少有过这样快的。尽管她不能不感到一阵剧痛，但由于他如此突然地降生到世界上，梅吉还是觉得好极了。生朱丝婷的时候，她的乳房完全是干瘪的，这次奶水却充足得直往外流。这回不再需要奶瓶了。

他长得真漂亮！个子又大又苗条，完美无缺的小脑壳上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鬈发，活灵活现的蓝眼睛，这双眼睛后来丝毫也没有改变颜色。它们怎么会变化呢？它们是拉尔夫的眼睛，就像他长着拉尔夫的手，拉尔夫的鼻子和嘴，甚至拉尔夫的脚那样。梅吉未免太过分了，她竟然十分感谢卢克的身材和肤色与拉尔夫十分相像，面貌也十分相像。但是那双手，那眉毛的样子，那毛茸茸的额前发尖，那手指和脚趾的形状却更像拉尔夫，不像卢克。希望最好谁都不记得是哪个男人长着这种样子吧。

“你想好了他的名字吗?”菲问道，孩子好像很喜欢她。

当她抱着他站在那里的时候，梅吉望着她，心里十分高兴。妈妈又要去爱了，哦，也许她不会像爱弗兰克那样去爱他，但至少她会产生某种感情的。

“我打算叫他戴恩。”

“多古怪的名字！怎么？这是奥尼尔家族的名字吗？我想你和奥尼尔家的缘分尽了吧?”

“这和卢克毫无关系。这是他的名字。不是别人的。我讨厌家族的姓氏。这就好像希望把某个不同的人的一部分安到一个新人的身上。我直截了当地管朱丝婷叫朱丝婷，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名字，而我管戴恩叫戴恩也是同样道理。”

“唔，确实很有道理。”菲承认道。

梅吉疼得缩了一下，她的乳房奶水过足了。“妈，最好把他

给我。哦，我希望他饿了！而且，我希望老布鲁[①] 能把吸奶器拿来。不然，你得开车到基里去买一个。”

他饿了。他使劲拉着她，笨拙的小嘴把乳房吮得发疼。她低头望着他，望着他那紧闭的眼睛和乌黑的、尖梢金黄的睫毛，望着他那酷肖其父的眉毛和那不停地吮动着的小脸蛋。梅吉爱他爱得心发疼，比他吮奶产生的疼痛还要厉害。

有他就够，也只能满足于他一个。我不会再有孩子了。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你爱那个上帝胜于爱我，你决不会知道我从你——从他那里偷来了什么。我永远也不会把戴恩的事告诉你的。哦，我的孩子！把他换到枕头上去要比躺在她的臂弯里舒服得多，也更容易看到他那张完美无瑕的小脸儿。我的孩子！你是我的，我永远不会把你的身世泄露给别人。最不能泄露的就是你的父亲，他是一个教士，他是不能承认你的。这样不是妙极了吗？

4月初，轮船抵达了热那亚港。拉尔夫大主教在百花怒放、一派地中海春光中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乘上了一趟开往罗马的火车。本来他提出要求是可以乘一辆梵蒂冈的小汽车去罗马的，但是，他害怕感觉到教会的气氛再次紧紧地包围他，他想尽可能把这一刻推迟。不朽城[②] 真是名不虚传，他想道。他透过出租汽车的窗子凝视着那些钟楼和穹顶，落满了鸽子的广场和罗马的圆柱——柱基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好几个世纪。哦，对他来说，它们都是多余的。对他重要的是罗马那称之为梵蒂冈的一部分。在那里，除了豪华的公共建筑外，就是豪华的私邸。

① 布鲁伊的昵称。
② 罗马的别称。

一位穿着黑色和米色相间的长袍的多明我会[1] 修道士领着他穿过了高大的大理石走廊，这里面的青铜雕像和石雕像抵得上一座博物馆。他们经过了一些风格各异的画像，有乔托[2] 的、拉斐尔[3] 的、波堤切利[4] 的、弗拉·安吉利科[5] 的。他现在是在一位大红衣主教的接待室里，无疑，家境富裕的康提尼—弗契斯家族给它可敬的后代子孙们的环境大增光彩。

维图里奥·斯卡班扎·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坐在一个房间里，这房间里布置着象牙和金制的摆设，色彩富丽的挂毯和画，铺着法国地毯，陈列着法国家具。那只戴着闪闪发光的红宝石戒指的光滑的小手向他伸了出来，欢迎他。拉尔夫大主教高兴地垂下目光，穿过房间，跪了下来，接住那只手，吻着那戒指。他把自己的面颊贴在那只手上，知道他不能说谎，尽管在他的嘴唇触到那超世俗的权力和世俗权威的象征之前他曾打算恢复往日的神态。

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将另一只手放在那弯下去的肩膀上，向那位修道士点了点头，示意他退下去。随后，当门轻轻地关上时，他的手便从那肩膀向头发上移去，停在了那黑密的头发上，轻轻地把那半挡在前额上的头发向后弄平。这头发已经发生了变化，用不了多久，就不再是乌黑如漆，而是铁灰色了。那弯下的脊背直了起来，两肩向后移去，拉尔夫大主教直直地抬头看着他主人的脸。

---

① 又称“布道兄弟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13 世纪初西班牙人多明我（1170? —1221）所创立。该会成立之后不久，即受罗马教皇委派，主持异端裁判所。

② 乔托·迪·班东（1267—133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

③ 拉斐尔·桑其奥（1483—1520）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和建筑师。

④ 桑德罗·波堤切利（1445—1510）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⑤ 弗拉·安吉利科（1383—1455），俗称古依多·第·彼埃特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僧侣画家。

啊，起变化了！那张嘴瘪了进去，显得十分痛苦，更加无助了。那双颜色、形状和相互搭配如此漂亮、优雅的眼睛，和他记忆中的那双似乎永远是他身体一部分的眼睛完全不一样了。维图里奥红衣主教总是有一种幻想，认为耶稣的眼睛是蓝色的，和拉尔夫的眼睛一样：镇定，不为他所目睹的一切所动，因而能囊括一切，理解一切。不过，这也许是一种错误的幻想。没有眼神的表达，一个人怎能感知到人性和自己的痛苦呢?

“喂，拉尔夫，坐下吧。”

“阁下，我想忏悔。”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谈一谈，用英语谈。这些天，到处都是耳朵，不过，感谢耶稣，幸亏没有听得懂英语的耳朵。请坐，拉尔夫。哦，见到你太高兴了！我失去了你那聪慧的忠告、推理能力和你那至高无上的友谊。他们没有给我一个能及我爱你一半的人。”

他能感觉到自己脑子已经猛地一下子变得发僵了，觉得自己的头脑是在用呆板的语言进行着思维。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比大部分人都清楚地了解一个人在交往中的变化，甚至讲话时语言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那些偷听的耳朵对极其流畅的英语口语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他在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正对着那穿着鲜红波纹绸的瘦小的身影。这件衣服的色彩变幻不定，鲜红的色泽与其说是其本身色彩醒目，倒不如说它与周围的环境融成了一体。

几个星期来他所感到的极度的厌倦似乎减轻了一些。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渴望这次会面。这时，他心里已经有了底，他会被理解、被宽恕的。由于他的失节，由于他的为人处世不像他原来所渴望的那样，由于他使一位风趣、仁慈而又忠实的朋友大失所望，他感到神明内疚。他的罪愆就在于他走进了这个纯洁的地方时，自己再也不是个纯洁的人了。

“拉尔夫，我们是教士，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是另一种东西，

一种我们没有成为教士之前的东西。尽管我们是孤傲的，但我们也无法逃避这一点。我们是男人，有男人的弱点和失算之处。无论你告诉我什么，也无法改变我们在过去的年代的共事中我对你形成的印象。无论你告诉我什么也不能使我低估你，或减少对你的爱。因为这许多年来，我知道，你已经摆脱了我们那种内在的弱点和人性，但是我知道，这种东西肯定在你身上苏醒过，因为我们大家同样有过这样的事。甚至连教皇本人亦是如此。他是我们之中最谦恭、最富于人性的人。”

“我违背了我的誓言，阁下。这是不能轻易宽恕的。这是亵渎神圣。”

“当你许多年之前接受了玛丽·卡森太太的财产时，你就已经违背了安贫乐穷的誓言。那是遗留给慈善事业和管区众教徒的，不是这样吗?”

“那么，三个誓言都被破坏了，阁下。”

“我希望你叫我维图里奥，就像以前那样！拉尔夫，我既没有感到震惊，也没有感到沮丧。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意旨。我想，你也许已经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这种教训通过危害性较小的途径是学不到的。上帝神秘莫测，他的天机超乎我们可怜的理解力。不过我认为，你所做过的事不是轻佻的，你誓言的遗弃不是无价值的。我太了解你了。我知道你是个禀性高傲的人，极其热爱成为一个教士的想法，有强烈的独往独来的意识。你需要这种特殊的教训来压压你那傲骨，使你明白你首先是一个男人，并非像你想象的那样孤高，这是可以允许的，对吗?”

“是的，我缺少人情味，并且相信，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渴望成为上帝那样的人。我犯下的罪孽是深重的、不可原谅的。我不能宽恕自己，所以，我怎能希望神的宽恕呢?”

“这是傲慢，拉尔夫，**傲慢**！宽恕不是你的职责，你还不明白吗？只有上帝才能宽恕。只有上帝！对于诚心诚意的忏悔，他

是会宽恕的。你知道，他曾经宽恕了那些伟大得多的圣徒，以及名副其实的恶棍所犯下的罪孽。你认为恶魔撒旦就不会被宽恕吗？他在他反叛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宽恕了。他之所以遭罹地狱之苦的命运，是他自己的过错，不是上帝要这样的。他不就是这样说的吗？‘宁为地狱之王，不作天堂之仆！’因为他不能克服自己的傲慢，不肯使自己的意志服从另一个人的意志，尽管那另一个人就是上帝本人。我不想看到你犯同样的过错，我最亲爱的朋友。人情味是你所缺少的一种素质，但这正是造就一位大圣人——或一个伟大的人的素质。在你没有把宽恕这种事留给上帝去做之前，你是不会获得真正的人性的。”

那坚定的脸庞抽动了一下。“是的，我知道您是对的。毫无疑问，我必须承认我的现状，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把我身上现存的这种傲慢彻底根除的人。我忏悔，因而我将坦白，等候宽恕。我确实感到痛悔。”他叹了口气；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他那审慎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在这个房间里无法表达的——内心冲突。

“但是，维图里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我是无能为力的。我既不能毁灭她，又不愿这灭顶之灾落到我的头上。当时，似乎不存在着选择的问题，因为我确实爱她。这不是她的过错，我从来没有想把这种爱情发展到肉体的程度。你知道，她的命运变得比我的命运更重要了。在那一刻之前，我总是首先考虑到自己，认为我比她更重要，因为我是一个教士，而她则是低人一等的人。但是，我明白我要对她的生存负责……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本来可以让她在我的生活中消失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把她珍藏在我的心中，而她已知道这一点。倘若我真的把她从我心中驱除，她是会知道的。那样，她就会成为我无法影响的人了。”他笑了笑，“您知道，我已经坦白了许多情况。我稍稍尝试了一下我自己创造出的东西。”

“就是那玫瑰吗?”

拉尔夫大主教的头往后一仰，望着那制作精巧的天花板以及天花板上那镀金的装饰和莫兰诺吊灯。“那还能是谁呢？她就是我唯一企图塑造的人。”

“那么她，这朵玫瑰将会安然无恙吗？你这样做不会比拒绝她使她受到的伤害更大吧?”

“我不知道，维图里奥。我希望我知道就好了！那时，好像那样做是唯一可行的。我没有普罗米修斯① 那样的先见之明，卷进狂热之中使一个人的判断力极低。此外，那也很简单……就发生了！不过我想，也许我所给她的，她大部分都需要，认识到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我并不是说她不知道她是一个女人。我是说我不知道。要是我第一次认识她时她是一个女人的话，事情也许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可是我认识她的许多年中，她只是个孩子。”

“拉尔夫，你的话听起来倒挺一本正经，而不像是做好了接受宽恕的准备。这很伤感情，对吗？你是能够有足够的人性去屈服于人类的弱点的。这件事确实是由于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才做出来的吗?”

他吃惊地望着那双黑如深潭的眼睛，看到那双眼睛中反映出了自己的身影，像是两个身量极小的侏儒。“不，”他说道，“我是个男人，就像男人一样在她身上发现了我未曾梦想到的快乐。我不知道一个女人的感觉是那种样子，也不知道女人会成为穷欢极乐的来源。我曾想过永远也不离开她，这不仅是由于她的身体，也是由于我就是愿意和她在一起——和她谈话，或不和她谈

① 希腊神话中的神祇，因把天火偷给人类而受到了宙斯的惩罚，被锁在高加索的悬崖上，每天有一只鹫鹰啄食他的肝脏，然而他的肝脏又旋即长成，直到有人自愿替他受罪为止。

话，吃她做的饭，向她微笑，分享她的思想。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思念她的。”

那灰黄色的苦行僧的面容竟然使他想起了在离别的那一刻梅吉的脸，流露出了精神上的重负，但是，尽管那脸上带着重重心事，哀伤和痛苦，依然显出要坚决走到底的神情。他了解什么呢？这位穿着红绸衣的红衣主教唯一醉心的人性似乎就是钟爱他那只没精打采的埃塞俄比亚猫。

“我不能忏悔我和她在一起的那种方式，”由于红衣主教没有开口，拉尔夫便接着说道，“我忏悔我打破了像我生命一样神圣和具有约束力的誓言。我再也不能以一如既往的那种见解和热情来履行我教士的责任了。我心怀凄楚地忏悔。”但是梅吉呢？在他说到她的名字的时候，他脸上的那种表情使维图里奥红衣主教转过身去，他的思想也开始激烈斗争起来。

“忏悔梅吉就是杀害她。”他把疲倦的双手捂在眼睛上，“我不知道这话是否说清楚了，或是否接近于说出了我的意思。我似乎一辈子也无法充分表达出我对梅吉的感觉。”在红衣主教转过来去的时候，拉尔夫从椅子上俯身向前，看见自己那一对身影变得大了一些。维图里奥的眼睛像镜子，它们将看到的东西反射回来，丝毫也看不到它们背后的东西。梅吉的眼睛恰好相反，它们可以直通深处，一直通到她的灵魂。“梅吉就是一种天福，”他说道，“是我的一个神圣的东西，一种不同的圣物。”

“是的，我理解，”红衣主教叹了口气，“你这样的感觉很好。我想，在我们上帝的眼中，这将使大罪减轻。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最好去向乔吉奥神父忏悔，不要去找吉勒莫神父。乔吉奥神父不会曲解你的感情和你的推论。他会看到真相的。吉勒莫神父的认识能力差一些，也许会认为你由衷的忏悔是有问题的。”一丝微笑像淡淡的阴影一般掠过他的嘴角，“我的拉尔夫，他们，那些倾听所有这些忏悔的人，也是男人。只要你活着，就不要忘

记这一点。只有在他们从事教士职业的时候，他们才是上帝的容器。除此之外，他们也都是男人。他们所给予的宽恕是来自上帝的，但那些倾听和判断的耳朵都是属于男人的。”

门上传来谨而慎之的敲门声。维图里奥红衣主教默默地坐了下来，望着被端到有镶嵌装饰的桌上的茶盘。

“你知道吗，拉尔夫？从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些日子起，就养成了喝午茶的习惯。他们在我的厨房里把茶弄得相当不错，尽管一开始他们还不习惯。”当拉尔夫大主教向茶壶走去的时候，他自己动起手来，“啊，不！我自己来倒。这使我能开心地当‘母亲’。”

“在热那亚和罗马的街道上，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穿黑衬衣的。”拉尔夫大主教一边望着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倒着茶，一边说道。

“那是领袖[①] 的特殊追随者。我的拉尔夫，我们将面临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教皇毫不动摇地认为，教会和意大利世俗政府之间没有任何龃龉，而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是正确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保留对我们所有的孩子予以帮助的自由，哪怕是出现一场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将以天主教上帝的名义发生分裂，互相厮杀的战争。不管我们的心和感情站在哪一方，我们必须永远尽力保证教廷超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争端之外。我希望你到我这里来，是因为我相信，不管你眼睛看到了什么，你脑子里的想法是不会形诸于色的，是因为你具备我所见到过的最佳的外交头脑。”

拉尔夫大主教苦笑着。“不管我这个人怎么样，您还是要让我继续我的生涯，对吗？我真不知道，假如我不是碰到您的话，我将会怎样？”

① 法西斯统治时期对墨索里尼的称谓。

“哦，那你会成为悉尼大主教的，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职位，”红衣主教粲然一笑，说道，“但是我们的生活道路并不是由我们掌握的。我们当年能相遇是命该如此，就像我们现在注定要在一起为教皇工作一样。”

“在这条道路的尽头我看不到成功的可能，”拉尔夫大主教说道，“我认为，结局终将是那种永远公正的结局。谁都不会喜欢我们的，所有的人都将谴责我们。”

“这个我明白，教皇陛下也明白。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然而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在私下为领袖和元首① 的早日垮台而祈祷，对吗?”

“您真的认为将要发生战争吗?”

“我看不出避免这场战争的任何可能性。”

红衣主教的猫轻手轻脚地从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里走了出来，它刚刚在那里大睡了一觉。它跳到了那鲜红的、闪闪发光的衣襟上，动作有些笨拙，因为它太老了。

“啊，谢芭！向你的老朋友拉尔夫打个招呼，你曾向我表示过你宁愿要他。”

那凶恶的黄眼睛傲然地注视着拉尔夫大主教，随后便合上了。两个人都纵声大笑起来。

德罗海达有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文明进步终于随着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的广播电台来到了基兰博，群众的乐趣中终有了可

① 指希特勒。

与共用电话线相匹敌的东西。这台无线电是个装在胡桃木盒子中的挺丑陋的玩艺儿，它放在会客室里的一个精巧的小橱上，提供电源的汽车干电池藏在下面的餐具橱里。

每天早晨，史密斯太太、菲和梅吉都要将它扭开，收听基兰博地区的新闻和天气预报。每天晚上，菲和梅吉都要把它扭开收听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的国内新闻。它在一瞬间就把边区同外界连接在一起了，多么奇怪呀。可以听到这个国家每一部分发生的洪水、火灾和降雨的消息，听到动荡的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政局，用不着老布鲁伊·威廉姆斯和他那过时的报纸了。

9月1日，星期五，国内新闻广播里报道了希特勒已经侵入波兰的消息。只有菲和梅吉在家里听到了这条新闻，她们两人都没有在意。几个月以来，就已经有关于欧洲的种种揣测了；此外，欧洲是在另外一个半球，和德罗海达毫无关系。这里就是荡荡乾坤的中心。但是，9月3日，星期日的时候，为了听沃蒂·托马斯神父做弥撒，所有的男人都从围场回来了。男人们对欧洲都很感兴趣。菲和梅吉没有想到把星期五的新闻告诉他们，可是，或许已经听到这条新闻的沃蒂神父却匆匆离开，到奈仁甘去了。

像往常一样，人们在晚上扭开了收音机收听国内新闻。但是，传来的不是播音员那地道牛津音的悦耳声音，却是罗伯特·戈登·孟席斯总理那斯文的、不会被人误解的澳大利亚嗓音。

“澳大利亚同胞们，我有责任忧伤地正式通知诸位，由于德国坚持其对波兰的侵略，大不列颠王国已向它宣战，其结果，澳大利亚也加入了战争……

“可以认为，希特勒的野心不仅是要把全体德国人民置于其统治之下，而且也要把那些凡是能用武力可以征服的国家都置于这种统治之下。假若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不会有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这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大不列颠在哪里，哪里就

有英联邦全体人民……

“我们赖以支持的那个政权，亦即我们的祖先之邦，将通过我们生产的继续进行，我们的副业和商业的继续进行和保证就业——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得到最好的援助。我知道，无论我们现在正在体验着什么样的感情，澳大利亚已准备把战争进行到底。

“仁慈的、怜悯苍生的上帝也许会答应，世界不久就会摆脱这种痛苦。”

客厅里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短波传来的内维尔·张伯伦通过麦克风对英国人民讲话的声音打破了这沉寂。菲和梅吉望着家里的男人们。

“要是算弗兰克，我们有六个人，”鲍勃打破了沉默，说道，“除了弗兰克以外，我们全都在土地上，这就是说，他们不会要求我们去服役的。至于我们现有的牧工，我估计有六个人愿意去，两个人愿意留下来。”

“我想去！”杰克说道，两眼灼灼放光。

“还有我。”休吉急切地说道。

“还有我们呐。”詹斯代表他自己和不善表达自己意思的帕西。

可是，他们全都望着鲍勃，他是头儿。

“我们得放明白一些，”他说，“羊毛是战争需要的大宗用品，不仅仅是用来做衣服的。它可以用来包装弹药和炸药，我敢肯定，它还可以用在我们闻所未闻的一切千奇百怪的东西上。再加上我们有菜牛，可以当食品，老阉羊和母羊可以剥皮、熬胶、取油脂和羊毛脂——这些都是战争物资。

“所以，我们不能走，不能离开德罗海达而随它放任自流，不管我们想要做什么。随着战争的进行，我们很难替换到我们将要失去的牧工。干旱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我们的工作是在这

儿，在德罗海达。比起参加战斗来，这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在这里竭尽我们微薄的力量。”

男人的脸都拉了下来，而女人的脸上放出了光。

“要是战争比‘生铁鲍勃’预计的时间要长该怎么办呢?”休吉问道，他叫起了总理那举国皆知的绰号。

鲍勃伤脑筋地想着，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堆满了皱纹。“要是局势变得严重起来，仗要打很长时间的话，那我想，只要咱们能雇到两个牧工，就能余出两个克利里家的人。要是梅吉愿意回来参加适当的管理工作，在内围场干活就好了。那将会十分艰苦的，年景好的时候，我们很难应付下来，但是在这种干旱的年头，我估计五个男人加上梅吉，一个星期干七天就能经营德罗海达了。但是这对梅吉的要求就太高了，她还带着两个小孩子呢。”

“鲍勃，要是事情不得不这样的话，也就只能这么办了，”梅吉说道，“史密斯太太费点心照看朱丝婷和戴恩，她是不会介意的。只要你发话，让我参加德罗海达的生产，我就骑上马管理内围场。”

“那时候，能节省下来的两个人就是我们啦。”詹斯满面笑容地说道。

“不，是休吉和我。”杰克很快地说道。

“按理说，应该是詹斯和帕西，”鲍勃慢条斯理地说，“你们最小，当牧工的经验也最少，但是当兵，咱们大家都没有经验。可你们只有 16 岁呀，小伙子们。”

“到形势严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 17 岁了，”詹斯说道，“我们的样子会比现在显得大一些的，所以，如果你能写一封信并让哈里·高夫证明，我们就会毫无麻烦地入伍。”

“唔，反正眼下谁也不走。咱们看看是不是能在旱灾、兔灾之年提高德罗海达的生产吧。”

梅吉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向楼上的儿童室走去。戴恩和朱丝

婷已经睡着了，每个人都躺在一张白漆的儿童摇床里。她没有注意女儿，却站在儿子的旁边，低头把他看了很久。

“感谢上帝，你还是个孩子。”她说道。

差不多过了一年，战争才惊扰了德罗海达这小小的天地。在这一年中，牧工们一个个地离去了，而兔子在继续增加，鲍勃为了使牧场的账簿与战时的努力显得相称而勇敢地奋斗着。但是，1940年的6月初，传来了英国的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离了欧洲大陆的消息。希望参加第二批澳大利亚皇家武装力量的志愿人员成千上万地拥进了征兵中心，他们中间就有詹斯和帕西。

四年以来，四季都在围场上策马驰骋的生活已经使这对双生子的脸上脱尽了稚气，眼角的鱼尾纹和鼻子两边直垂嘴边的纹路，使他们显得总是那样沉稳镇定。他们呈上了他们的信件，无庸烦言便被接受了。丛林居民入伍的人很多。他们通常枪法准确，恪守军纪，吃苦耐劳。

詹斯和帕西在杜博服役，但是兵营却在悉尼外围的因格里本，所以，大伙儿全都到夜班邮车上去给他们送行。在应征出动的时候，伊登的最小的儿子科马克·卡迈克尔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在同一趟列车上，并且去的是同一个兵营。因此，两家的人便把他们的孩子安置在舒适的头等车厢里，笨拙地围站着，恨不得哭一场，或吻一吻他们，做些值得记忆的热烈之举。但是，由于不列颠人那种特殊的不愿感情外露的性格却使他们抑制着自己。大型的C—36型蒸汽机车令人断肠伤地吼叫起来，站长吹起了哨子。

梅吉不自然地探过身子匆忙地吻着她的弟弟们，随后，又吻了科马克，他长得和他的大哥康纳一模一样。鲍勃、杰克和休吉使劲地握着三个年轻人的手，史密斯太太哭了起来，大家都渴望着吻他们，和他们拥抱，但只是她一个人这样做了。伊登·卡迈

克尔、他的太太，以及仍然和他住在一起的那个年岁不小还未结婚的、犹存风韵的女儿也同样拘谨。随后，大家都走到了基里车站的月台外面，火车的缓冲器猛地一拉，徐徐向前开动起来。

“再见，再见啦!”大家全都喊了起来，挥舞着白色的大手帕，直到火车在远处落日的余晖中变成了一列冒着烟的线条。

在詹斯和帕西的共同请求下，他们被编入了没有经验的、未受过充分训练的澳大利亚第九师，于 1941 年初开往埃及去了。他们正好赶上了班加西① 大溃退。刚刚抵达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② 在轴心国的跷跷板的一端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他开始了迅速扭转大局的第一步行动，横扫了北非。在不列颠军队余部可耻地在新编的非洲军没有到达的情况下撤回埃及的同时，澳大利亚第九师被派出占领并坚守托布鲁克③，这是面对着轴心国占领区的前哨阵地。这项计划得以行得通的唯一依靠就是该地与大海相接，只要英国船只能进入地中海，它就可以得到补给。托布鲁克的那些新兵在这里守了八个月，他们顶住了隆美尔运用各种武器和弹药向他们发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无法把他们赶走。

“你知道你为啥要守在这儿吗?”二等兵科尔问道，他舔着一张纸条，懒洋洋地卷成了一支烟。

鲍勃·马路伊军士把他的迪格帽往上推了推，能从帽檐下看着他的提问者。“呸，不知道。”他露了露牙齿，说道。这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疑问。

“嗯，这总比戴着白生生的鞋罩呆在该死的暖房里强。”二等兵詹斯·克利里说着，把他同胞兄弟的短裤往下拉了拉，这样自

① 利比亚一港市。

② 埃尔温·隆美尔（1891—1944），法西斯德国元帅。早年参加国社党，曾为党卫军将领。1940 年组织非洲军团，并指挥德意联军侵入北非。有“沙漠之狐”之称。1944 年 7 月自杀。

③ 利比亚一港市。

己就能舒舒服服地把头放在他那柔软、暖和的小肚子上了。

“是啊，可呆在暖房里却用不着吃枪子儿。”科尔反驳道，他把熄灭的烟头向阳光下的一只蜥蜴弹去。

“这我很明白，伙计，”鲍勃重新整理了一下帽子，遮住了自己的眼睛，说道，“我宁可吃枪子儿，也他妈的不愿厌烦死。”

他们被舒适地安置在一个干燥、阴暗的掩蔽部里，掩蔽部正好对着雷区和切断了环形阵地西南角的、装着倒刺的铁丝网。在另一方面，隆美尔紧紧地咬住了托布鲁克地区这唯一的弹丸之地。一挺口径0．5的大型勃朗宁机关枪和他们一起呆在这个洞子里，紧挨着它的是一箱箱的弹药。可是，对遭到进攻的可能性似乎谁都没有精力或兴趣去关心。他们的步枪倚在墙上，刺刀在托布鲁克的阳光下闪着寒光。到处都是嗡嗡叫的苍蝇，但是这四个人全是澳大利亚丛林地带的人，所以，托布鲁克和北非的暑热、干燥、苍蝇并不使他们感到意外。

“詹斯，就好像你们是双生子一样，”科尔说着，向那只蜥蜴扔着小石子，它似乎没有动的意思，“你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儿粘在一起的糖，棒打不散。”

“你这是嫉妒。”詹斯露齿一笑，敲了敲帕西的肚子，“帕西是托布鲁克最好的枕头。”

“是呀，对你是好极了，但是可怜的帕西怎么办呢？喂，哈普，说话呀！”鲍勃逗弄着。

帕西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保持着沉默。大伙儿全都试图让他说话，可是，除了听个“是”或“不”以外，谁都无法成功。于是，就像叫沉默寡言的马克斯兄弟那样，几乎人人都管他叫哈普。

“听到新闻了吗？”科尔突然问道。

“什么新闻？”

“第七师的‘莫梯尔达’们[①] 在哈尔法雅被击溃了百分之八十八。在沙漠里只有用炮才打得败‘莫梯尔达’呀。这些大笨蛋遭到了密密麻麻的坦克的进攻。”

“哦，是的，再说点别的吧！”鲍勃带着怀疑的态度说道，“我是个军士，什么小道消息都听不到，你是个二等兵，满耳朵都是小道消息。喂，伙计，德国兵根本就没有打败‘莫梯尔达’的能耐。”

“我是在‘莫梯尔达’的帐篷里从指挥官那儿得到这个消息的。是从无线电里传出来时我听到的，没错儿。”科尔坚持道。

有那么一阵子，谁都没说话。对于像托布鲁克这样遭到包围的前哨阵地中的每一个人来说，使他盲目地相信自己一方有足够的推进能力，可以使他得以突围，这是必要的。科尔的消息不太受欢迎，此外，这也是因为托布鲁克的士兵们没有把隆美尔放在眼里。他们顶住了他对他们的全力进攻，因为他们坚信除了廓尔喀[②] 人之外，澳大利亚的战士是所向无敌的，信心是力量的源泉，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是难以战胜的。

“狗东西们，”詹斯说道，“在北非，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澳大利亚人。”

异口同声的赞许声被掩蔽部旁的一声爆炸打断了，那条蜥蜴被炸了个无影无踪，四个士兵被猛地推到了机关枪和步枪上。

“该死的达戈人的枪榴弹，”鲍勃望了一眼步枪，说道，“这玩艺儿要是个希特勒特制的炸弹，咱们准得全玩完了，你不觉得是这样吗，帕西，嗯?”

军事讨伐行动一开始，经过了这场使人筋疲力尽的、倒霉

① 此词是澳洲无业游民对他们所携带的一捆东西的爱称，亦指无业游民，此处戏指第七师的官兵。

② 尼泊尔的主要居民，以强悍善战著称。

的、似乎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的包围之后，澳大利亚第九师便从海路撤到了开罗。但是，就在第九师被包围在托布鲁克的时候，在北非稳步壮大的英国军队已组成了第八军，它的新任司令官是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

菲戴上了一个银质的小胸针，样子像是一轮初升的太阳，这是国际妇女同盟的徽章。胸针的下面的两条链子上是一个银条，她在银条上镶了两颗金质的星，每一颗星代表一个在军旅中的儿子。这使她所遇上的人确信，她也为国家尽了自己的本分。由于梅吉的丈夫和儿子都不是当兵的，所以她没有资格佩戴这种胸针。卢克写来了一封信，告诉她，他将继续割甘蔗。他认为，在她担心他可能参军的情况下，她恐怕想知道他的情况。信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还记得那天早晨她在因盖姆旅馆讲的话。她笑着，厌倦地摇了摇头，把信扔进了菲的字纸篓。她这样做的时候，心里感到迷惑，菲是否为她参军的两个儿子担忧。她对这场战争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尽管菲每天都戴着那胸针，整天地戴着，但她从来没说过一个字。

有时，会从埃及寄来一封信。当他们展开信纸的时候，往往已经是破烂不堪的了，这是因为检查官一遇上地名或团队的番号，便在上边剪出整齐的长方形的洞。阅读这些信是一件大伤脑筋的事，得把那些实际上什么也看不出的信拼凑到一块儿，但是，他们都乐此不疲地干着，别的一时也顾不上了：只要有信来，就意味着孩子们依然活在世上。

天没有下雨。好像神圣的风雨合谋要让希望枯萎似的，1940年是这场灾难性的干旱的第五个年头了。梅吉、鲍勃、杰克、休吉和菲感到十分绝望。德罗海达在银行账户中的款子足够买来必不可少的饲料使绵羊活下去，但是大部分绵羊都不愿吃饲料。每群羊都有一只天生的领头羊。只要他们能设法使头羊吃的话，其

他的羊就有希望吃了。但有的时候，即使羊群看见头羊咀嚼着那些饲料，其他的羊也不受影响。

于是，德罗海达也得流血了，这是件令人嫌恶的事。草全都枯死了，大地变成了龟裂的黑色荒原，只有树林在闪着灰色和暗褐色的光。他们用刀子和步枪把自己武装了起来。看到一头牲口倒下，便割断它的喉咙，让它快些死去而不让其他的羊看见。鲍勃又添了一些牛，买饲料来喂养它们，保证德罗海达对战争的支援。由于饲料的价格很高，养牛是无利可图的。远处的农区和远处的牧区一样，受到了缺少雨水的严重打击。庄稼的收成低得可怜。但是，从罗马方面得到了指令，他们可以不计成本地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最让梅吉厌恶的就是她在围场中干活的这段时间。德罗海达想方设法也只挽留了一个牧工，到眼下还没有可替换的人。澳大利亚最缺少的永远是人力。这样，除非鲍勃注意到她的烦躁和疲劳，让她星期日休息一天，否则梅吉一个星期就得在围场上干七天。不过，假使鲍勃给她休息时间的话，那就意味着他本人要干得苦一些，所以，她竭力不使自己的精神抑郁流露出来。她从来也没想到过拿孩子做借口，而拒绝骑马到围场去干活。孩子们被照顾得十分周到，而鲍勃对她的需要比孩子们对她的需要迫切得多。她也没有那个洞察力去理解孩子们对她的需要。她认为在他们得到爱与精心照顾时，她渴望和他们在一起是自私的。这是自私的，她对自己说。她没有这种把握，使她可以对自己说，她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一如孩子们在她心目中那样占有特殊的位置。于是，她驰骋在围场上，过好几个星期才在他们上床之后去看看他们。

梅吉不管什么时候看到戴恩，她都会心潮起伏。他是个漂亮的孩子，菲带着他进城的时候，就连基里大街上的陌生人都对他的漂亮品头论足。他习惯性的表情是面带微笑，他的天性是一种

文静、深沉和毋庸置疑的幸福感的奇妙结合。他似乎在发展个性和获得知识方面没有经历儿童通常要经历的那种痛苦，他极少弄错人或东西，任何事都不会使他激怒或不知所措。对他妈妈来说，他酷肖拉尔夫有时使她非常害怕，但显然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拉尔夫离开基里已经很久了，尽管戴恩与他面貌相同，身材一般，但是有一点差别很大，这就有助于掩盖真相了。他的头发不像拉尔夫那样是黑色的，而是淡金黄色的。不是麦子或落日的那样金黄，而是德罗海达草地的那种颜色，金黄中有银白，还略带米色。

从朱丝婷看到这个小弟弟的那一刻起，就喜欢他了。对戴恩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特别好或特别糟，因而使他丧失自尊或感到荣幸。他一开始学步，她就从不离开他的左右。梅吉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她担心史密斯太太或女仆们太老了，无法用令人满意的敏锐目光照看小娃娃。在一个难得休息的星期天，梅吉把女儿抱到膝上，千叮咛，万嘱咐地说着照看戴恩的事。

“我不能亲自在庄园这里照看他，”她说道，“所以就全靠你啦，朱丝婷。他是你的小弟弟，你必须时刻注意着他，千万不能让他遇着危险或麻烦。”

那双浅色的眼睛显得十分聪慧，根本没有四岁孩子的那种典型的注意力涣散的表情。朱丝婷很有把握地点点头。“别担心，妈，”她活泼地说道，“我会时刻为你注意他的。”

“我要是能亲自照料他就好了。”梅吉叹了口气。

“我可不希望，”女儿沾沾自喜地说道，“我愿意自个儿看着戴恩。所以，你就别发愁啦。我不会让他出任何事的。”

梅吉并没有觉得这种再三的保证是一个安慰。这个早慧的小不点儿要把她的儿子从她的身边偷偷地占去了，而她对此却毫无办法。在朱丝婷忠实地护卫着戴恩时，她得回围场去。她被自己的女儿撵走了。女儿真可恶啊。她到底像谁呢？既不像卢克，又

不像她自己，也不像菲。

至少她在这些日子里笑逐颜开了。四岁之后，她才发现了有趣味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从婴儿时期便笑个不止的戴恩才使她这样吧。因为他笑，所以她才笑。梅吉的孩子们总是互相学样的。但是，看到他们没有妈妈在身边也能过得很好，真叫人冒火。眼下，这种令人沮丧的内心矛盾已经结束。梅吉想，他会长大，并知道他应该怎样对待我的。他将永远和朱丝婷更亲密。为什么每次我自以为已经控制了命运时，总会有意外的事发生呢？我并不需要这场战争或干旱，可我却偏偏碰上了。

也许，德罗海达还是碰上这么一段步履维艰的时期为好。要是局面好过一些的话，杰克和休吉早就去应第二批征兵了。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除了老老实实地干活，从这场可以称之为奇旱的旱灾中尽可能抢救出一些东西以外，是别无选择的。百万平方英里以上的农区和牧区全都受到了干旱的打击，从南方的维多利亚州到北部地区牧草齐腰深的米切尔草原。

但是，战争转移了他们对干旱的注意力。由于家中的双生子在北非，庄园的人们心情痛苦、焦灼地追踪着那场席卷了利比亚的、你进我退的战斗。他们的传统是劳动阶级的传统，所以，他们是工党的热烈支持者，厌恶现政府。现政府名为自由党，其实是保守主义。当 1941 年 8 月，罗伯特·戈登·孟席斯下台，并承认他无法执政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当 10 月 3 日，工党领袖约翰·柯廷被请求组阁的时候，这成了几年来德罗海达听到的最好消息。

整个 1940 年和 1941 年，对日本感到不安的情绪愈来愈强烈了，尤其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切断了对它的石油供应之后。欧洲远在天边，为了侵略澳大利亚，希特勒得让他的军队远征 1 万 2 千英里才行。可是，日本就在亚洲，这黄祸就像是悬在澳大利亚那

富庶、空旷、人烟稀少的心脏上空的一个将要落下来的钟摆。故此，当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澳大利亚谁都没有感到丝毫意外，他们简直是在等待着它有朝一日落到某个地方。战争突然之间就近在眼前了，而且甚至可能就在他们的后院。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并没有隔着深洋大海，只有一些大岛和狭窄的海面。

1941 年的圣诞节，香港陷落了。可是，大家全都宽心地说，日本鬼子是决不会成功地拿下新加坡的。随后，传来了日本人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登陆的消息。马来亚半岛顶端的庞大的海军基地中的巨型平射炮不断地在海上训练，舰队已枕戈待旦。但是，1942 年 2 月 8 日，日本人渡过了狭窄的柔佛海峡，在新加坡岛的北边登陆，扫过了不堪一击的枪炮守卫下的城市，新加坡都没有挣扎一下便沦陷了。

后来，又传了一桩大新闻！在北非的全部澳大利亚军队在回国途中。柯廷总理毫不动摇地顶住了丘吉尔的狂怒，坚持澳大利亚首先要召回澳大利亚人。第六和第七澳大利亚师很快在亚历山大港上了船。因为托布鲁克的激战而留在开罗休整的第九师也要在船只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回国。菲露出了笑容，梅吉也欣喜若狂。詹斯和帕西就要回家啦。

可他们偏偏没回来。在第九师等待运兵船的时候，跷跷板又倾斜了。第八军全部从班加西撤了回来。丘吉尔首相和柯廷总理做成了一笔交易。第九澳大利亚师将留在北非，以派遣一个美国师保卫澳大利亚作为交换。可怜的士兵们被办公室里做出的决定害得东跑西颠，连附属于自己的国家都办不到，东一堆，西一摊的。

但这对澳大利亚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人们发现母亲之国[①]把她在远东的小鸡倾巢端了出去，就连澳大利亚这样又肥又有出

① 指英国，因澳大利亚人为英国人之后裔。

息的小鸡也概莫能外。

1942年10月23日夜晚，沙漠中一派寂静。帕西略略欠起了身子，发现他的兄弟在黑暗中就像一个小孩似地靠在他的肩头上。詹斯伸过手搂着他，一起坐在那里，友爱地沉默着。军士鲍勃·马路伊用肘轻轻地推了推二等兵科尔·斯图尔特，露出牙齿笑了笑。

“一对儿黏糖。”他说。

“去你妈的。”詹斯说道。

“喂，哈普，说点儿什么吧。”科尔咕哝着。

幽暗中只见帕西天使般地冲他一笑，张开嘴，惟妙惟肖地模仿着哈普·马克斯的声音。几码外，所有的人都发出嘘声，要帕西闭上嘴。现在正处于不得有任何动静的戒备状态。

“基督呀，这种等法要憋死我了。”鲍勃叹息道。

帕西亮开嗓门说道：“要憋死我的是这种沉默！”

“你这套鬼把戏真他妈讨厌，我会动手杀人的！”科尔嘶哑着嗓子说道，伸手就去抓刺刀。

“看在基督的分上，安静下来！”传来了少校的低语声，“是哪个该死的傻瓜在喊叫？”

“帕西。”六七个声音一齐说道。

一阵表示肯定的哄堂大笑飘过了布雷区，少校一连串压低嗓门的不堪入耳的臭骂使笑声停止了。马路伊瞟了一眼手表，分针恰好指在晚上9时40分。

882门英国的大炮和榴弹炮一齐开火了。天空在旋转，大地在跳动，在膨胀，坐都坐不住。接二连三的猛击继续着，令人头脑欲裂的响声一秒钟也未减弱过。用手指堵住耳朵也没用。巨大的爆炸声是从地下来的，通过骨头直传入脑袋。隆美尔的前沿部队会有怎样的感受，在战壕里呆过的第九师官兵能够想象得到。通常辨别出这种火炮的型号和规格是可能的，可是今晚它们那钢

铁的喉咙却是以一片浑然的声音一齐开火的，并且不停地轰鸣着。

榴弹炮的火光和白昼的光不一样，而是像太阳的火光。一大片滚动的土烟就像翻卷的烟雾，直上数千英尺。爆炸的炮弹和地雷的闪光，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的、正在爆炸的箱子以及燃烧着的运输工具上跳动着的火苗，把腾起的烟雾映得一片通红。蒙哥马利手中的一切都在瞄准了布雷区——大炮，榴弹炮和迫击炮。蒙哥马利手中的一切都以汗流浃背的炮兵们能做到的最快的速度射出。这些苦工就像疯狂的小鸟一般填装着他们火器的弹膛。炮筒变热了。当炮兵们头脑已经发昏的时候，退弹和装弹的时间越来越短。疯了，全疯了，他们用一种毫无变化的动作程式侍奉着他们的野战炮。

这真是美极了，棒极了——这是炮兵生活中最非凡的时刻，在以后突然重归于平静的日子里，炮兵们不管是睡着还是醒来，都在不断地重温着这非凡的时刻。渴望着再经历一次蒙哥马利的大炮齐吼的那 15 分钟。

沉默，寂然而绝对的沉默被那使耳膜鼓发胀的波涛打破了。它们打破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沉寂。恰好差 5 分 10 点。第九师的官兵从战壕里跃了出来，在空无人迹的土地上向前运动着。他们安上了刺刀，摸索着子弹夹，打开了保险，检查着水壶、军用干粮、手表和钢盔，检查鞋带是否系好，检查着支放重机枪的地点。在可怕的灼灼火光中，在熔成了玻璃的炽热的沙子中，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在他们和敌人之间悬着一道尘幕，使他们安然无事。此时此刻是安然无事的。每到一片布雷区的边缘，他们就停下来，等待着。

晚 10 时整。马路伊军士把哨子放在两唇之间，尖锐的哨声在队伍里忽起忽伏。少校大喊着前进的命令。两英里宽的第九师前沿部队踏进了布雷区，身后的大炮又开火了，炮声隆隆。他们

看到了自己前进的目标。就像在白昼一样，榴弹炮瞄准了最近的一片地区，炮弹就在他们前面几码的地方开花。每隔三分钟，炮火范围都延伸百十码。每次前进百十码的时候，幸好只碰上了反坦克地雷或S型地雷，散兵地雷已经被蒙哥马利的大炮炸得无影无踪了。阵地上依然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机关枪阵地，50毫米小型火炮和迫击炮。有时，有人会踏上未爆炸的S型地雷，在它还未来得及把人炸成两半的时候，还有时间看到它从沙子里跳出来。

除了在大炮射击时匆忙缩在那里、每三分钟前进百十码和祈祷之外，根本没时间去思索，没时间去做任何事情。噪音、闪光、尘土、烟雾，使人五内俱颤的恐惧。布雷区还没到尽头，从他们这边到那一边约有二三英里宽。有时，在两次轰击的短暂的间歇，从沙砾炎热的空气中隐隐传来风笛凄厉的尖叫声。在澳大利亚第九师的左侧，第五十一苏格兰高地师由一个风笛手引导着每一个连队的指挥官，缓慢地通过布雷区。对一个苏格兰人来说，由一个风笛手带领他参加战斗具有世界上最动人的吸引力，而对于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说，则具有极大的鼓舞和慰藉的力量。但是，对一个德国人或意大利人来说，风笛会使他们勃然大怒。

这场战斗进行了12天，12天的战斗就不算短了。第九师开始很走运。在通过布雷区以及进入隆美尔占领区的头几天，他们的伤亡相对来说是小的。

“你知道，我宁愿吃枪子儿，也不愿意当扫雷工兵。”科尔·斯图尔特靠在铁锹上，说道。

“我可不这么想，伙计。我想他们美透了，”他的军士长咆哮着，“他们等在该死的战线后面，直到咱们把一切都干完，然后他们就摇摇摆摆地带着该死的扫雷器为那些混账坦克扫清糟糕透顶的小路。”

“鲍勃，不是坦克有毛病，是大头头们调度无方，”詹斯说

着，用铁锹的平面拍着新战壕中他那一段工事上的土，“基督啊，尽管这样，我真希望他们能决定让我们在一个地方就呆上一小段时间！前五天我比一个该死的食蚁兽挖的土还要多。”

“接着挖吧，伙计。”鲍勃毫不同情地说道。

“嘿，瞧呀！”科尔指着天空，喊道。

18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轻型轰炸机以标准的航空学校的编队队形飞到了洼地上空，非常准确地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中间投下了一批炸弹。

“真他妈漂亮。”鲍勃·马路伊军士说道，长脖子上的脑袋翘望着天空。

三天之后，他死了。在一次冒失的推进中，一大块弹片削去了他的一只胳膊和半个身子，除了从他嘴里把留在那里的哨子拔下来之外，谁都没有时间停下来。现在，人们就像一群苍蝇似地前进着，疲劳得已无法保持初期那种警惕性和敏捷了。但是，他们坚守的是一块多么凄楚荒漠的土地，面对着一支战绩赫赫的部队的精华，进行一场艰苦的保卫战。对于他们来说，除了进行一场沉默、执拗、拒绝被战胜的战斗之外，什么都顾不上了。

在坦克部队向南突击的同时，第九师顶住了格拉夫·冯·斯庞尼克和朗格豪森的部队，隆美尔终于被击败了。到11月8日时，他试图在埃及境外重整残部，而蒙哥马利则受命指挥整个战场。第二次阿拉曼战役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战术胜利。隆美尔被迫丢下了大量的坦克、大炮和装备。“火炬行动”可以更安全地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向东推进了。“沙漠之狐”仍在顽强战斗着，但是他的大部分实力都断送在了阿拉曼。北非战区最大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打响了，而阿拉曼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是胜利者。

第二次阿拉曼战役是澳大利亚第九师在北非的最后一战。他们终于要回家，到新几内亚岛和日本人对垒去。从1941年3月

起，他们或多或少总是处在最前线，训练不足，装备缺乏。但是，现在都满载着只有第四印度师才能超过的荣誉重返乡井。詹斯和帕西安然无恙，毫毛未损地随着第九师回来了。

当然，回国去，回德罗海达去，他们是满怀兴奋的。鲍勃开着车到基里把他们从贡的维底开来的列车上接了下来。第九师就驻扎在布里斯班，经过丛林地区的训练之后将开往新几内亚岛。当罗尔斯汽车飞快地转过车道时，所有的女人都走出草坪，等候着他们。杰克和休吉稍迟了一步，但是他们也同样渴望见到他们的小弟弟。要是在往常，德罗海达的每一只愿意活下去的羊都能逃脱死刑，但今天是例外，因为今天是节日啊。

汽车停下，他们走了出来，可是居然没有人动一动。他们的样子变化太大了。在沙漠中呆了两年使他们最初穿上的那套军衣已经全完蛋了。他们换了一身丛林绿的新军装，看上去判若两人。他们似乎长高了几英寸。他们确实长高了。过去两年他们是在远离德罗海达的地方成长的，已经比哥哥们高了。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大人了，尽管是和鲍勃、杰克、休吉气质不一样的大人。艰难困苦、闻战辄喜和充满了暴亡横死的生活赋予了他们某种德罗海达决不能赋予的气质。北非干燥的阳光把他们晒成了赤褐色，儿时的皮色已经褪尽。是的，可以相信，这两个穿着简朴的军服、有朝日的国际妇女同盟标志的帽子耷拉在左耳边的男人曾经杀过人。他们那蓝色的眼睛和帕迪一样，可是悲伤之色更重，没有他那种温和。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呀！”史密斯太太哭喊着，跑向他们，泪流满面。不，他们干过什么事她不在乎，不管他们有多大变化，仍然是她的小宝宝。她曾为他们洗洗涮涮，换尿布，喂吃的，替他们擦干泪水，吻过他们的伤口，使他们觉得好受一些。只是现在他们受过的那些伤，她已经没有能力去治愈了。

随后，所有的人都围住了他们，英国人的那种自我克制被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大笑着，哭着，甚至连可怜的菲也拍着他们的后背，竭力笑着。接着史密斯太太吻他们的是梅吉、明妮、凯特。妈妈不好意思地紧紧抱着他们，杰克和休吉也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攥着他们的手。德罗海达的人是决不会体验到重返故里是什么滋味，决不会体验到他们是多么渴望又是多么畏惧这一时刻的到来。

看这对孪生子吃东西时的样子吧！军队里决没有这样的食物，他们笑着说道。小巧玲珑的粉色和白色的蛋糕，浸巧克力的薄饼中卷着椰肉，带斑点的蒸小红肠布丁，撒着水果片和德罗海达母牛产的奶油的酥皮糕。他们早年的胃口被勾起来了。史密斯太太一口咬定他们会病上一个星期的，可是由于他们没完没了地喝着茶水，把食物冲了下去。他们似乎在消化方面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和沃格面包有点不一样吧，呃，帕西?”

“是的。”

“沃格是什么意思呀?”

“沃格是一个阿拉伯人，沃普是一个意大利人，对吧，帕西?”

“对。”

这太罕见了。他们很乐意说话，或至少詹斯愿意说话。说起北非，一扯就是好几个钟头：城市呀，人民呀，食物呀，开罗的博物馆呀，运输舰甲板上的生活呀，宿营军帐的生活呀。但是，一说到真正的战斗是怎么回事，加撒拉、班加西、托布鲁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任你提多少问题，除了得到含糊其辞或顾左右而言其他的回答之外，什么也休想问出来。后来，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女人们发现说起这些时，情况总是这样的。参加过激烈战斗的男人们总是绝口不提这些战斗，拒绝参加退役军人俱乐部和社

团，根本不想和那些使人永远无法忘记这场战争的团体打任何交道。

德罗海达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同在第九师的阿拉斯泰尔·麦克奎恩也回家了，因此，鲁德纳·胡尼施牧场也理所当然地举行了一次宴会。多米尼克·奥鲁尔克的两个最小的儿子正在新几内亚的第六师，尽管他们不能出席，比班—比班牧场还是举行了宴会。这个地区的每一个有子参军的庄园都想为第九师的三个孩子平安归来而庆贺一番。女人们和姑娘们成群地围着他们，可是克利里家的凯旋英雄们却试图抓住一切机会逃之夭夭，在任何一个战场上他们都没这样慌过神。

事实上，詹斯和帕西似乎根本不想和女人有什么瓜葛，他们想和鲍勃、杰克和休吉呆在一起。后半夜，女人们都睡觉之后，他们坐下来，和适才被迫留在后面的哥哥们说着话。他们那烦恼、惊惶的心才平定了下来。他们骑着马跑遍了德罗海达那些被烤干的牧场——大旱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他们很高兴穿便装。

尽管这片土地是这样的贫瘠，这样的令人苦恼，但是对詹斯和帕西来说，它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动人之处。绵羊使人心旷神怡，花园中迟放的玫瑰散发着一股令人乐不可支的清香。不知怎的，他们不得不深深地吸收着这永远不会忘怀的一切，因为他们第一次离家是无忧无虑而去的。他们这次再离去的时候，将把这一切每时每刻珍藏在记忆中，要把德罗海达的玫瑰和几片珍贵的德罗海达的草叶夹在皮夹子里。他们对菲既和善又怜悯，而对梅吉，史密斯太太，明妮和凯特却充满了爱，对她们十分温柔。她们是他们真正的母亲。

最让梅吉欣喜难抑的是他们喜爱戴恩的那种方式。他们和他一玩就是几个钟头，带着他骑马，和他一起纵声大笑，把他在草坪上滚来滚去。朱丝婷好像怕他们。而他俩则怯于和任何女性接

触，他们怯于和任何一个女性，不管是不认识的，还是认识的。此外，可怜的朱丝婷对他们独占了戴恩，和他一起作伴，嫉妒得发狂，因为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和她一起玩了。

“梅吉，他是个了不起的小家伙。”有一天，在梅吉走到外面的游廊里时，詹斯对她说道。他正坐在一把藤椅中看着帕西和戴恩在草地上玩。

“是呀，他是个小美男子，对吗?”她微微一笑，坐在了能看到她最小的弟弟的地方。她的眼睛中含着怜爱的柔情。他们曾经也是她的小宝宝啊。“怎么回事，詹斯？能告诉我吗?”

他抬眼望着她，由于一种深深的痛苦而显得很可怜，但是，他却摇了摇头，好像没有兴趣似的。“不，梅吉，这不是一件能对女人讲的事。”

“等这一切都结束，你结婚之后，你会怎么办呢？连你的妻子都不想告诉吗?”

“我们结婚？我不这么想。战争把一个男人的一切都拿去了。我们曾渴望去打仗，可现在我们明智多了。我们要是结了婚，就会有孩子，要孩子干什么呢？看着他们长大，被推出去干我们已经干过的事，去见我们已经见过的东西吗?”

“别这样，詹斯，别这样!”

他的眼光随着她的眼光转向了快活得格格大笑的戴恩。帕西正上下举着他。

“千万别让他离开德罗海达，梅吉。在德罗海达，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詹斯说道。

德·布里克萨特大主教从漂亮、高大的走廊里跑了过去，没有在意那些吃惊地转过来看他的面孔。他冲进了红衣主教的房间，猛地收住了脚步。红衣主教大人正在招待波兰流亡政府驻教廷大使帕皮先生。

“嗨，拉尔夫！怎么啦?”

“事情发生了，维图里奥。墨索里尼被推翻啦。”

“亲爱的耶稣啊！教皇知道了吗?”

“我亲自给卡斯泰尔·甘多尔福打了电话，尽管电台随时都会获得这个消息。是德军司令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真希望教皇陛下已经把细软都打点好了。”帕皮先生极隐约地带着一种打趣的口吻说道。

“要是我们把他乔装成一个芳济各会① 的托钵僧，他也许会脱身的，别无他法。”拉尔夫大主教急匆匆地说，“凯瑟林已经把城市围得铁桶一般了。”

“他无论如何是不会走的。”维图里奥红衣主教说道。

帕皮先生站了起来。“阁下，我得离开您了。我是一个德国的敌对国政府代表。要是教皇陛下不安全的话，我也就有危险了。我的房子里还有一些文件，我得去照料一下。”

一本正经的外交官离开了，留下了两个教士。

“他是在这儿为他那受到残害的人民说情吗?”

“是的。可怜的人，他是这样关心他们。”

“我们就不吗?”

“我们当然关心，拉尔夫！但是，局势比他了解的要困难。”

“实际情况是，他得不到信任。”

“拉尔夫!”

“唔，这不是实际情况吗？教皇早年是在慕尼黑度过的，他曾经热爱德国人，现在他仍然不顾一切地爱着他们。要是那些被杀害的可怜的尸体作为证据放在他的眼前，他会说，这一定是俄国人干的。不是那些可爱的德国人干的，谁都不会像他们那样富

① 一译“法兰西斯派”，亦称“小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主要派别之一，麻衣赤脚，云游各地。

于文化教养，那样文明！”

“拉尔夫，你不是耶稣会[1] 的成员，但是，你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已经立下了忠于教皇的个人誓言。你具有你的爱尔兰人和诺曼底祖先的满腔热血，但是我恳求你，要放聪明些！从去年9月以来，我们就等待着斧子[2] 倒台，祈祷领袖将留下来保护我们，免受德国人的荼毒。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性格中有一连串的矛盾，他认为能够成为他的敌人，然而又希望尽一切可能保护下来的，就是两样东西：即不列颠帝国和罗马天主教廷。但是，在事情逼到头上来的时候，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压垮不列颠帝国。你认为，倘若我们也把他逼到那种地步，他不会打垮我们吗？只要我们说出一句谴责的话，就像波兰发生的事那样，他肯定会打垮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你认为我们的谴责到底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们没有军队，没有士兵。报复顷刻可至，而教皇将被送往柏林，这正是他害怕的。你不记得几个世纪前在阿维尼翁[3] 的那个傀儡教皇吗？你希望我们的教皇在柏林当傀儡吗？”

“对不起，维图里奥，我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谴责希特勒，应该站在屋顶上大声说出他的暴行！要是他把我们枪杀了，我们就是殉难而死，那样影响就更大了。”

“你简直太愚钝了，拉尔夫！他根本不会枪杀我们的。他明白，殉难的影响正中我们的下怀。可是，教皇将被送往巴黎，而我们将被悄悄地送到波兰去。波兰，拉尔夫，波兰！你愿意死在波兰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发挥作用吗？”

拉尔夫大主教坐了下来，在两膝之间紧攥着双手，倔犟地凝

① 天主教修会之一，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内顽固地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创立。1540年，经罗马教皇批准。该会会规强调会士绝对忠于教皇，无条件执行教皇的一切命令。

② 法西斯的标志上有斧子，故云。

③ 法国一城市名。

视着窗外那些在高空翱翔的鸽子。它们披着落日的余晖，向自己的家园飞去。他49岁了，比以往更显得清癯，大部分事情都办得老练得体。

“拉尔夫，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人，但这只能作为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是教士。”

“这和我从澳大利亚回来时你排列的次序不一样，维图里奥。”

“那时我指的是不同的东西，这你是知道的。你变得难对付了。现在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像人那样去思考。我们必须像教士那样去思考，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不管我们作为人是怎样想的，或愿意做什么，我们的忠诚是献给教会的，而不是献给世俗政权的！我们的忠诚只能献给教皇！拉尔夫，你发过誓要服从。你想再一次打破誓言吗？教皇在所有能影响上帝教会利益的事上是一贯正确的。”

“他错了！他的判断有偏见。他所有的精力都被引导到与共产主义作对上去了。他把德国看作是共产主义最大的对手，是防止共产主义西渐的唯一确实可靠的因素。他希望希特勒牢牢地骑在德国的鞍子上，正如他看到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而感到十分满意那样。”

“请相信我，拉尔夫，有些事情你并不了解底细。他是教皇，他是绝对正确的！倘若你否认这一点，你也就否认了你的忠实。”

门被谨慎然而却是急匆匆地打开了。

“大人，凯瑟林将军阁下到。”

两位高级教士站了起来，他们的脸上浮起了微笑，与刚才的表情截然不同。

“见到您真是荣幸，阁下，请坐，来些茶吗？

谈话是用德语进行的，因为梵蒂冈的许多高级成员都说德语。教皇喜欢说，也喜欢听德语。

“谢谢，阁下，请来些茶。在罗马任何地方都搞不到这样上好的英国茶。”

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坦然一笑。“这是我在澳大利亚做教皇使节时养成的习惯，尽管我是天生的意大利习惯，可是我没有抛弃这个习惯。”

“你呢，大人?”

“我是爱尔兰人，将军阁下，爱尔兰人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阿尔伯特·凯瑟林将军总是觉得和德·布里克萨特大主教打交道像是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打交道。在与这些瘦小而又圆滑的高级教士打过交道之后，他显得是这样的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他是一个坦率的人，毫无令人难以捉摸或狡狯的作风。

“大人，我一直对你地道的德国口音感到惊讶。”他赞叹道。

“我对语言听觉灵敏，将军阁下，也就是说，这和所有的天分一样——没什么可值得赞扬的。”

“我们能为阁下效些什么劳呢?”红衣主教和蔼地问道。

“我想，眼下你们已经听到有关领袖命运的消息了吧?”

“是的，阁下，听到了。”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了。我是来向你保证一切平安的，也许能请你向在甘多尔福堡避暑的那些人转达这一信息吧？眼下我忙得不可开交，我亲自造访甘多尔福堡是不可能的了。”

“这个信息会转到的。你很忙吗?”

“自然啦，你一定能认识到，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现在这里是一个敌国了。”

“这里，阁下？这里不是意大利的土地，除了那些坏人，这里谁都不是敌人。”

“请原谅。我自然指的是意大利，而不是梵蒂冈。但是，在

意大利的事情上，我必须按照我的元首的命令行事。意大利将被占领，到目前为止还是盟军的我的部队将要成为警察。”

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中的，表面看去似乎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思想斗争的拉尔夫大主教密切地注视着来访者。他知道他的元首在波兰正在干些什么吗？他能不知道吗？

维图里奥红衣主教脸上做出了一副焦急的表情。“亲爱的将军，肯定是不占领罗马本身了？啊，不！以罗马的历史和她的无价的艺术珍品，她不会被占领吧？倘若你把部队带进罗马城的话，那里的七座小山上就会发出冲突，会被毁灭的。我求求你，不要那样做！”

凯瑟林将军显得很不自在。“我希望事情不要到那种地步，阁下。不过，我也宣过誓，我也是奉命行事，我必须按照元首的愿望去做。”

“阁下，你会为了我们而竭尽全力吧？请你一定尽力周全！几年前我曾到过雅典。”拉尔夫大主教向前一俯身，很快地说道。他那富于魅力的眼睛睁得很大，一绺花白的头发落在额前。他很了解自己对这位将军的影响力，并且毫无内疚地运用着这种影响。“你去过雅典吗，先生？”

“是的，去过。”将军干巴巴地说道。

“那么，我肯定你是知道这段故事的。你知道历史上那些后来者们是怎样破坏卫城的。将军阁下，罗马像以前那样屹立着，她是一座人所关心、注目和热爱的2000年的纪念碑。我求求你！不要危害罗马。”

将军讶然而赞赏地盯着他。他的军服和他本人十分相宜，但是比不上那威严的紫红色的法衣和拉尔夫大主教相配。他也有一副军人的仪表，军人的清瘦而优美的身材和天使一般的脸庞。米迦勒天使长的模样一定是这样的。他不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温和的少年，而是一个成熟完美的男人，曾爱过撒旦，和他斗争

过，放逐过亚当和夏娃，杀死过巨蛇，他站在上帝的右边。他知道他的相貌是什么样吗？他确实是个值得记住的人。

“我将尽力而为，大人，我答应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承认做决定的是我。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是个文明的人。不过，你所要求的太多了。假如我宣布罗马是个不设防城市的话，这就是说，我不能轰炸它的桥梁或强占它的建筑物作为要塞，这将最终对德国人是不利的。假如我待罗马以仁慈，那么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保证，她不以背叛来对待我呢?”

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噘着嘴唇，向他的猫发出了亲吻的声音——现在这只猫已经换成一只暹罗猫了。他温和地笑着，望着拉尔夫大主教。“罗马绝不会以背叛对待仁慈的，阁下。我可以肯定，当你确实有时间去访问一下甘多尔福堡的时候，你也会得到同样的保证。喂，肯茜，我的宝贝儿！啊，你是个多么可爱的姑娘啊!”他用双手把它按在自己那鲜红的膝头，抚摸着它。

“一只非同一般的动物，阁下。”

“一个贵族，将军阁下。我和大主教的姓氏都是古老而历史悠久的姓氏，可是比起她的门第来，我们的就一钱不值了。你喜欢她的名字吗？这是中国人对绢花的称呼。很贴切，对吗?”

茶已经端上来了，正在分派着。他们默默不语，直到摆茶的女仆离开房间。

“你不会为宣布罗马是不设防城市而感到后悔的，阁下。”拉尔夫带着温柔的微笑，对这位意大利的新主人说道。他转向了红衣主教，那迷人的魅力就像脱下了伪装一样地消失了，对这位可敬的人是用不着来这套的。“阁下，你打算做‘母亲’，还是我来掠美?”

“‘母亲’?”凯瑟林将军茫然地问道。

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大笑起来。“这是我们这些独身人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不管是谁倒茶，都被称之为‘母亲’。一

个 **英国**的说法，将军阁下。”

那天夜里，拉尔夫大主教十分疲倦，不得入睡，紧张不安。对于帮助结束这场战争，他似乎无能为力，只是在保护古迹方面尽了绵薄之力。他越来越厌恶梵蒂冈的这种惰性了。尽管他天性保守，但是占据着教会最高位置的那些人蜗牛般的谨慎有时使他感到一种无法容忍的恼怒。除了那些当侍者的低级修女和教士之外，几个星期以来，他只是和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说着话，这个人无论在政治上、宗教上或军事上都别无所图。这些日子，似乎连祈祷对他都变得不那么顺心了，上帝似乎也躲到了几光年之外的地方，仿佛退而任人类放手毁灭这个他为他们创造的世界。他觉得，他需要的是来一帖梅吉和菲的那种兴奋剂，或是某个对梵蒂冈和罗马的命运毫无兴趣的人的兴奋剂。

大主教阁下走下了秘密的台阶，走进了圣彼得[①] 的方形大教堂，漫无目的地随便走着。这些天来，夜幕一降临，它的门就全都锁上了，笼罩着罗马城的一派宁静比一队队身穿灰军服的德国人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更令人不安。一丝微弱幽暗的光照亮了空荡荡的东边的圆室。当他走动的时候，那空室足音在石头地面上回响着。他停下来在高圣坛前屈膝时，足音便消失在静寂之中，随后，又回响起空荡荡的脚步声。这时，他在脚步声之间听到了一阵喘息声。他手中的电筒猛地抬了起来，把光柱平平地照着发出声音的地方，好奇心大于恐惧。这是他的地方，他可以无须恐惧地保护它。

他认为所有的雕塑中最漂亮的一件是米开朗基罗[②] 雕塑的圣母玛利亚抚耶稣的尸体而哭的雕像。现在，手电筒的光柱就在

---

①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原为渔夫。见《圣经·彼得书》。

② 布奥耶罗提·米开朗基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和诗人，与达·芬奇、拉斐尔和提提昂并称“文艺复兴四杰”。

这座雕像上晃动着。那静止的、极漂亮的手指下面多了一张面孔，这面孔不是大理石雕成的，而是肉的，完全隐没在空荡荡的阴影里，像死人的脸一般。

“你好。①”大主教微笑着说道。

没有回答，但是他看到那衣服是一件军阶最低的德国步兵的军服，一个普通的人！不要紧，他是个德国人。

“你好。②”他依然笑着问道。

那人一动，朦胧中那宽宽的、知识分子式的额头上的汗水闪了一下。

“你病了吗?③”他随后问道。由于那人没有再动，他心里怀疑这家伙是不是病了。

终于，传来了一个声音：“没有。④”

拉尔夫大主教把手电放在了地上，向前走去，把手放在那士兵的下巴下面，托了起来，望着那双黑眼睛，这眼睛比周围的黑暗还要黑。

“怎么啦?”他笑了起来，用德语问道。“喂!”他接着用德语说着。“你不了解，这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任务——问人们：怎么啦。我告诉你吧，这个问话使我在生活中遇上了许多麻烦。”

“我是来祈祷的。”那小伙子用一种深沉得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声音说道，他带着浓重的巴伐利亚⑤ 口音。

“出什么事了，你被锁在了里面?”

“是的，不过要紧的并不是这个。”

大主教拾起了手电。“喂，你不能整夜呆在这里，我没有拿

---

① 原文是意大利语：Ciao。

② 原文是德语：Wie geht’s。

③ 原文是德语：Du bist krank?

④ 原文是德语：Nein。

⑤ 德国的一个州。

着门的钥匙。跟我来吧。”他一边往回向通往教皇宫的秘密楼梯走去，一边慢吞吞地说着，声音柔和。“事实上，我也是来祈祷的。感谢你们的最高统帅部，今天是一个令人相当不愉快的日子。这儿，从这儿上……我们不得不希望教皇的职员们不要认为我已经被捕了，明白我正在搞护送工作，而不是你护送我。”

说完这番话之后，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十来分钟，穿过走道，走到一个露天的庭院和花园里，在一个门厅中走上了台阶。那年轻的德国人似乎并不急于离开他的保护者的身边，而是紧紧地挨着他。最后，大主教打开了一道门，把他的迷路人让进了一间空荡荡的、陈设简陋的小起居室，拧亮了一盏灯，关上了门。

他们站在那里互相凝视着，谁都能看清楚谁了。德国兵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面容清秀，一双湛蓝的、洞察一切的眼睛；拉尔夫大主教看到的是一个小青年，身上穿着整个欧洲看到都会感到恐怖和畏惧的服装。这是一个孩子，肯定不超过 16 岁。中等个，少年的身材十分清瘦，他的身量日后肯定是个大块头，气力过人，胳臂很长。他的脸庞颇有些意大利人的特点，黧黑而有教养，极有吸引力。大大的、深棕色的眼睛上长着长长的黑睫毛，头部漂亮得惊人，满头黑色的波浪发。尽管他的地位普普通通，但他浑身上下无不显出非同寻常的样子。大主教很感兴趣，也顾不上他本来是渴望和一个普通老百姓谈一谈的事实了。

“坐下吧。”他对少年说着。走到一个橱子前，找出了一瓶马沙拉酒[①]。他往两只玻璃杯里倒了一些酒，给了那少年一杯，拿着自己的酒杯向一把椅子走去，在那里可以舒舒服服地望着那迷人的面庞。“他们艰难到要派孩子们给他们打仗了吗?”他交叉起两腿，问道。

“我不知道，”那少年说，“我以前是在一家孤儿院里，所以，

① 产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种白葡萄酒。

无论如何我很早就会被征入伍的。”

“小伙子，你叫什么?”

“雷纳·莫尔林·哈森。”那少年极其骄傲地说了出来。

“一个极好的名字。”教士郑重地说道。

“是吗？是我自己起的。在孤儿院的时候，他们管我叫雷纳·施米特，可是，参军之后，我就把它改成了我一直想叫的名字。”

“你是个孤儿?”

“修女把我称作私生子。”

拉尔夫大主教使劲忍着，没有笑出来。这孩子是如此的自尊，镇定，现在他已经不再害怕了。刚才他怕什么呢？既不是怕被人发现，也不是怕被锁在方教堂里。

“雷纳，你刚才为什么那样恐惧?”

那少年小心地啜着他的酒，带着愉快的表情抬起头来。“这酒不错，真甜呐。”他使自己更轻松了一些。“我想看看圣彼得教堂，因为修女们常常对我们说起它，并且给我们看过照片。所以，在他们把我们派驻到罗马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我们是今天早晨到这儿的。我一能离营，就来了。”他皱了皱眉。“可是，它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本来以为，在我们上帝自己的教堂里，我会感到离他更近些。可它只是又大又冷。我感觉不到他。”

拉尔夫大主教微微一笑。“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你知道，圣彼得教堂实际上并不是一座教堂。和大部分教堂的概念不一样。圣彼得教堂是教廷。我记得，我是用了好长时间才对它习惯的。”

“我想为两件事祈祷。”那孩子说道。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听到对方的话了，但那并不是他希望听到的。

“为了使你恐惧的事而祈祷吗?”

“是的，我想，呆在圣彼得教堂里是会得到帮助的。”

“雷纳，使你恐惧的是什么事?”

“他们会判定我是犹太人，而且，我的团最终会被派到俄国去。”

“我明白了。难怪你害怕。确实存在着他们会判定你是个犹太人的可能性吗?”

“嗯，请看看我吧!”那孩子直截了当地说，“在他们记下我的特征时，他们曾说，他们得查一查。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查，不过我想，修女们对我的了解比她们告诉我的要多。”

“要是她们说了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件事的，”大主教安慰他道，“她们会明白为什么问她们这事的。”

“你真这么想吗？哦，我希望这样就好了!”

“有犹太血统的想法使你这样心烦意乱吗?”

“我的血统是什么倒无关紧要，”雷纳说，“我是德国人生的，这是唯一重要的事。”

“可他们偏偏不这么看，对吗?”

“是的。”

“那么，俄国呢？肯定，现在没有必要担心俄国了。你现在在罗马，南辕而北辙。”

“今天早晨我听我们司令官说，我们早晚会被派到俄国去。在那儿情况就不妙了。”

“你是个孩子，”拉尔夫大主教突然说道，“你应该上学。”

“不管怎么样，现在是不行的。”那少年笑了。“我 16 岁了，所以我愿意工作。”他叹了口气。“我本来一直是想上学的。学习可是件重要的事。”

拉尔夫大主教大笑起来，随后，站起身，又将杯子斟满。“别总是注意我，雷纳。我没有任何意义。沉思吧，一件事接一件事地想。我就是用沉思来打发时光的。我不是个很好的主人，是吗?”

“你很好。”那孩子说道。

“那么，”大主教又坐了下来，说道，“给你自己下个定义吧，雷纳·莫尔林·哈森。”

那脸上浮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骄傲。“我是个德国人，一个天主教徒。我想使德国成为这样的国度，在那里不会因为种族和信仰而遭受迫害，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为这个目标而献出我的生命。”

“我将为你祈祷——你会活着，会成功的。”

“你?”少年腼腆地问道，“你真的愿意以你的名字为我个人祈祷吗?”

“当然。事实上，你已经教给了我一些东西。在我的职位上，我所能支配的唯一武器就是——祈祷。我没有其他职责。”

“你是谁?”雷纳问道，酒劲开始使他昏昏然地眨着眼睛了。

“我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大主教。”

“噢！我还以为你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士呢!”

“我就是个普通教士。别无其他。”

“我和你商定一件事吧!”那孩子说道，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你为我祈祷，神父，要是我能活到实现我的目标，我会回到罗马来，让你看看你的祈祷起了什么作用的。”

那双蓝眼睛闪着温柔的笑意。“好吧，就这么说定了。你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在我祈祷时，我想了些什么。”他站起身来，“在这呆一会儿，小政治家。我去给你找些吃的。”

他们一直谈到曙光照在穹顶和钟楼上。鸽子在窗外啪啪地扇动着翅膀。这时，大主教领着他的客人穿过了宫殿的公共房间，看到了他带着欣喜和敬畏之情，走进空气清冷的外面的世界。尽管拉尔夫不知道，但那姓名响当当的少年确实到俄国去了，带着异常愉快的回忆，并且肯定：在罗马，在上帝自己的教堂中，一个人正在以他的名字每日祈祷。

眼下，第九师已经作好开往新几内亚岛去的准备了，除了扫尾工作，一切都已就绪。令人不安的是，澳大利亚军事史上这支最精锐的师只盼着在其他的地方再建功勋，希望到印度尼西亚把日本人赶回去。瓜达尔卡那尔一仗完全粉碎了日本人争夺澳大利亚的希望。然而，他们像德国人一样，是满怀悲痛地、不情愿地屈服的。尽管他们的供应线拉得很长，部队由于缺少供给和增援而垮了下来，但是，他们使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每夺回一寸土地都要付出代价。在退却中，日本人放弃了本纳、高纳和塞拉蒙，悄悄地溜到了北部海岸，溜回了北海岸和弗英斯加芬。

1943 年 9 月 5 日，第九师在里依正东的海上登陆了。天气很热，湿度达到了百分之百，虽然离雨季还足足有两个月，可是每天下午都要下雨。疟疾的威胁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得服用阿的平[①]，这种小黄药片使大家就好像真得了疟疾似的，总是感到恶心。毫无变化的湿度就意味着靴子和袜子总是湿的。脚变得像海绵，脚趾之间露出了血痕，血淋淋的。毒虫和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开始发炎、溃烂。

在莫斯比港，他们曾见过新几内亚岛土著居民的悲惨的状况，而他们如果不能顶住这里的气候，不使雅司病[②]、脚气病、疟疾、肺炎、各种慢性皮肤病、肝肿大和忧郁症蔓延起来的话，对白人来说就没有多大希望了。在莫斯比港还有科科达的幸存者，牺牲在日本人枪下的倒不多，可是死于新几内亚岛的各种炎症和因发烧而谵言妄语的倒不少。由于只穿着热带的衣物，在 9000 英尺高的地方寒气侵入肌骨，得了肺炎而死的人比被日本人打死的多 10 倍。泥浆粘稠而阴冷，天黑以后，神秘莫测的森林中含磷的真菌闪着幽冷的鬼火，顺着一条扭曲盘结的树根攀上

① 治疟疾的药。

② 一种热带的痘状慢性皮肤传染病。

壁立的山崖，意味着一个人一秒钟也无法抬头往上看一看。这简直是狙击手的活靶子。任何一个地方和北非都迥然相异。然而第九师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宁愿和科科达的崎岖小路搏斗，也不愿意打两次阿拉曼战役。

里依是一个被茂密的森林和草原包围的海滨城镇，是远远低于海拔1万1千英尺的腹地。作为一个盆地，它比科科达更有益于健康。这里只有寥若晨星的几幢欧式房子，一个加油站和一片土著人的棚屋。日本人还是采取以往的那种战略。不过，他们人数少，给养枯竭，像和他们打过仗的澳大利亚人一样，筋疲力尽，被疾病折磨着。他们在北非经过与重炮和机械化程度极高的部队较量过之后，很奇怪在这儿连一门迫击炮或野战炮都看不到，只有时刻上着刺刀的欧文枪和步枪。詹斯和帕西愿意肩并肩地打仗，挨得紧紧地前进，互相保护。在经过打退非洲军团的战斗之后，这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虽然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矮个子的黄种人似乎全都穿着草绿色的衣服，长着龅牙，根本没有军人的威武气派。

第九师在里依登陆两个星期以后，再也看不到日本人了。春天已经来到了新几内亚岛。这一天，风和日丽，湿度下降了20个百分点。阳光普照，雾蒙蒙的天空突然变成了瓦蓝，城外的分水岭上一片姹紫嫣红。纪律已经松弛下来了，每个人似乎都想趁着这一天玩玩板球，散散步，逗弄着土著人，让他们大笑，露出血红的、无齿的牙龈，这是嚼槟榔的结果。詹斯和帕西在镇外的深草中散着步，这使他们想起了德罗海达。这草也像德罗海达的草地那样，淫雨季节过后，就如同被洗了一遍，黄褐色的，非常深。

“帕西，现在离回去的日子不远啦，”詹斯说道，“我们已经把日本人和德国人赶跑了。回家，帕西，回德罗海达的老家去！我简直等不得了。”

“是啊。”帕西说道。

他们肩并肩地走着，比一般男人们之间允许的程度要近乎得多。有时，他们愿意互相抚摸，他们并没有发觉这一点，只是觉得像一个人抚摸着自己的身体，有种痒酥酥的感觉，似乎使他们肯定了自己的存在。太阳不再像是土耳其浴室[①] 中的模糊不清的圆球了，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这有多美啊！他们不时仰脸冲着太阳，张着鼻孔饱吸着灼热的阳光照射在像德罗海达一样的草地后所散发出来的香气。他们有些沉入梦想了，梦想着自己回到了德罗海达，在令人迷茫的正午，向一棵芸香树走去，全身完全松弛地躺在那里，看看书，打个盹儿。他们在草地上打着滚，透过皮肤感觉到了友好而又美丽的大地，觉得在地下某个地方有一颗巨大的心脏在搏动着，就好像沉睡的婴儿感觉到了母亲的心脏一样。

“詹斯！看！一个地道的德罗海达长尾鹦鹉！”帕西惊讶地说道。

长尾鹦鹉可能也是里依本地的鸟类，但是，今天的心情和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令人回忆起乡井的东西，突然在帕西身上触发了一阵狂喜。他大笑着，觉得草棵弄得他那裸露的腿直发痒。他追赶着那只鹦鹉，一把从头上抓下了破旧的、软塌塌的帽子，伸了出去，好像他真的相信他能捕捉住那只逐渐消失的鸟似的。詹斯微笑着，站在那里望着他。

当一挺机关枪把他身边的草叶打得乱飞的时候，他大概离帕西有 20 码远。詹斯只见他两臂向上一扬，身子一转，那伸出的胳臂就像在祈求一样。从腰间到膝盖都是一片殷红的血，汩汩流动的血。

“帕西，帕西！”詹斯惊叫着。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挨

① 即蒸汽浴室。

了子弹，感到他自己正在垮下来，就要死去。

他大步流星地跑了过去，越跑越猛，随后，他那军人的警惕心发生作用了。恰好在机关枪又开火的时候，他一头向前趴在了草地上。

“帕西，帕西，你没事吧?”他看到了血，竟愚蠢地喊了起来。

然而，真是叫人难以置信。“没事。”传来了微弱的回答声。

詹斯一寸一寸地穿过芬芳的草丛，吃力地向前爬着，听到了由于自己向前爬而发出的喘息声。

当他爬到兄弟的跟前时，他的头靠在那裸露的肩头上，哭了起来。

“别哭，”帕西说道，“我还没死。”

“严重吗?”詹斯问道，他拉下那鲜血浸透的短裤，看着流着血的肉，浑身发起抖来。

“不管怎么样，我好像没觉得要死。”

人们全都出现在他们周围了，板球手们还戴着护腿和手套。有的人跑回去取担架，与此同时，其他的人把空地远处的那挺机关枪打哑了。这一行动进行得极其残忍，因为大家全都很喜欢哈普。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詹斯就再也不会是老样子了。

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长尾鹦鹉已经远远地飞去了，其他的鸟儿在啁啾鸣啭着。它们毫无畏惧地叽叽喳喳，只是在战斗打响时才无声无息。

“帕西真走运，”过了一阵儿，军医对詹斯说道，“他身上一定有十来颗子弹，可是大部分都打在大腿上了。有两三颗打高的似乎嵌入了骨盆或肌肉。就目前我能判断的，他的肚子里有一颗子弹，膀胱里也有一颗。唯一的麻烦是……”

“呃，什么?”詹斯等不及地催问着。他依然在颤抖着，嘴周围发青。

“当然，现在这个阶段，要肯定什么是困难的，而且我可不像莫尔斯比的某些家伙那样，不是个天才的外科医生。他们会告诉你更多的情况的。不过，他的尿道受了伤，会阴部的许多小神经也受了伤。他会痊愈如初的，这我相当有把握，也许除了那些神经以外。遗憾的是，神经不会恢复得很好。”他清了清嗓子，“我试图说明的是，他的生殖器部位恐怕再也不会有多少感觉了。”

詹斯垂下头，透过朦胧的泪幕望着地面。“他至少能活了。”他说道。

他得到批准，和他的兄弟一起飞往莫尔斯比，并且呆到帕西脱离危险期为止。那些伤口不大可能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子弹散布在下腹部，没有穿透。但是，第九师的军医是对的，下骨盆的神经伤得很厉害。日后能恢复得如何，谁也不能打保票。

“没什么太要紧的，”帕西在担架上说道，他将要躺在这个担架上飞回悉尼去，“反正我对结婚从来都不很在意。现在，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詹斯，听见了吗？我真不想离开你啊。”

“帕西，我会照顾自己的。基督啊！”詹斯咧嘴笑了笑，紧紧地握着他兄弟的手，“想不到在失去了我最好的伙伴的情况下去打剩下的仗了。代我向史密斯太太、梅吉、妈妈和哥哥们问好，嗯？你真有点儿幸运，要回德罗海达老家了。”

菲和史密斯太太飞到了悉尼，去接从汤斯威尔运帕西来的美国飞机。菲只停留了几天，但是，史密斯太太却在紧挨着威尔士亲王军医院的一家兰德维克旅馆住了下来。帕西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他在战斗中的任务算是结束了。史密斯太太洒了许多泪水，但是对此也感到谢天谢地。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再也不能过完满的生活了，但是他可以做其他所有的事：骑马啦，走路啦，跑啦；毕竟，克利里家族在成双配对这类事上似乎是不大行的。在他出院的时候，梅吉开着罗尔斯汽车从基里来了。两个女人把他

安顿在后座的毯子和杂志中，祈祷着另一个恩赐：詹斯也会回家的。

17

裕仁天皇的代表还没有签署日本的官方投降书，基兰博的人就相信战争终于结束了。消息是 1945 年 9 月 2 日传来的，这个日子正好是战争开始六周年。这是极其痛苦的六年。许许多多的位置都已空缺，永远不会再填补上了；他们是多米尼克·奥鲁尔克的儿子罗利，霍里·霍普顿的儿子约翰，伊登·卡迈克尔的儿子科马克。罗斯·麦克奎恩最小的儿子安格斯再也不能走路了，安东尼·金的儿子大卫还能走路，可再也看不到他所去的地方了。帕迪·克利里的儿子帕西永远不会有孩子了。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创伤是肉眼看不到的，可他们的伤痕却同样深。他们欢天喜地，心情急切，仰天大笑而去，但回家后却沉沉默默，慢言寡语，罕见其笑。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能想到这场战争如此旷日持久，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吗？

基兰博并不是一个特别迷信的地方，但是 9 月 2 日那个星期天，就连最愤世嫉俗的居民也都战栗了。因为，在这一天战争结束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长的干旱也在同一天结束了。近十年来没下过一场有补于事的雨，可是那天，布满天空的云层却厚达数千英尺。黑云压顶，雨水破云而来，在干涸的土地上倾注了 12 英寸的雨水。也许，一英寸的雨水尚谈不上缓解旱情，过后根本无济于事，可 12 英寸的雨水却意味着青草啊。

梅吉，菲，鲍勃，杰克，休吉和帕西站在外廊中，望着夜幕中的大雨，使劲地吸着雨水落在焦干、龟裂的土壤上所发出的令

人应接不暇的香气。马、羊、牛和猪用腿在渐渐变稠的地面上乱扒着，任雨水冲刷着它们那颤抖的身体。它们大部分都是在上一次像这样的雨浇淋过世界之后才出生的。在墓地里，雨水冲走了灰尘，使一切都露出了白色，冲走了那平淡无奇的波梯赛利天使伸展的双翅上的灰土。小河里掀起了浪头，洪水的咆哮与暴雨的抽打声相和。雨，雨，雨！它就像是长期掌握在一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手中的天恩，终于赐与了人间。这赐福的、令人叫绝的雨。因为雨就意味着草地，而草地就是命根子啊。

浅绿色的茸茸小草露头了，小叶片直指青天，分开叉，往上蹿，随着草叶的生长，渐渐变成了深绿色。随后，深绿渐次褪去，勃发茂盛，变成了一片银米色的、深可没膝的德罗海达草原。家内围场看上去像是一片麦田，清风起处，草浪起伏。庄园的花园里百卉争妍，群芭怒绽，魔鬼桉在经过九年蒙尘之后，突然之间又变成了蓝色和浅绿色。尽管迈克尔·卡森发疯似地安装的许多水箱依然足以维持庄园的花园，但是，这九年来灰尘落在每一片叶子上和花瓣上，使它们显得色彩黯淡，毫无生气。而一个流传很久的传说被证实了：德罗海达确实有足够的水可以熬过10年大旱，但仅够庄园之用。

鲍勃、杰克、休吉和帕西回到了围场中，看看怎样才能使家畜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兴旺起来。菲打开了一瓶崭新的黑墨水，恶狠狠地拧上红墨水的瓶盖[①]。梅吉明白，她的鞍马生活将要结束了，因为，用不了多久詹斯就会回家，而且男人们也要转而寻找工作了。

九年之后，绵羊和牛已经所剩无几，只有最好的种牲畜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关在栏圈里，用人工喂的，它们是第一流牲畜的精华，第一流的公羊和公牛。鲍勃到坐落在东边的西部山地顶上去

① 在记账中，红墨水是表示支出大于收入的赤字的。

了，在那里从一些受旱灾打击不那么严重的产业地内收购母羊。詹斯回到了家中，德罗海达的工资单上又添了八个人。梅吉挂鞍而退。

在这之后不久，梅吉接到了卢克的一封信。这是自她离开他以来接到的第二封信。

“我估计，”他写道，“从现在开始，我在甘蔗田里再也干不上几年了。这些日子来，衰老的后背有点儿疼，可是，我还是能和他们中间最棒的人一样地干，一天割八吨或九吨。我们还有另外 12 队人为我和阿恩割甘蔗，都是些好家伙。钱挣得很容易，欧洲需要糖，希望我们尽快地生产出来。我一年能挣 5000 多镑，差不多全节省下来了。梅格：现在离我搞到基努那附近的地方用不了多久了。也许，在我把一切都弄妥之后，你就想回到我身边了。你想要的小孩儿我给你了吗？真有意思，女人是怎样的把心都扑在孩子身上啊。我想，这就是我们破裂的真正原因，对吗？告诉我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德罗海达的旱情怎样。你的卢克。”

菲走到了外廊上，梅吉正坐在那里，手中拿着信，嗒然若失地望着庄园葱茏葳蕤的草坪。

“卢克怎么样啦？”

“和以前一样，妈。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还要在那该死的甘蔗田里干一段时间，打算终有一天搞到基努那附近的地方。”

“你认为他真会那样做吗？”

“我想会的，总有一天。”

“梅吉，你会去和他呆在一起吗？”

“过 100 万年也不去。”

菲在她女儿旁边的一把藤椅上坐下，把椅子拉转过来，这样她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梅吉了。远处传来男人们的叫喊声和锤子的敲打声。外廊和庄园上层的窗户上终于装上了挡苍蝇的细铁纱网。许多年来，菲一直顽固地坚持不让装。不管有多少苍蝇，房

子的造型设计决不能让这些丑陋不堪的纱网给破坏了。可是，干旱持续得越久，苍蝇就越猖獗，直到两个星期之前，菲才让步。她雇了一个承包商，把牧场的每一个建筑物都围上了铁纱网，不仅仅是庄园本身的建筑，而且也包括所有的职工的房子和工棚。

尽管从 1915 年以来这里就有了一台牧工们称之为“驴”的机器，但是她还是不愿意在剪毛棚里通上电。德罗海达难道不需要那些光线柔和的灯吗？恐怕是不要的。但是，这儿有一个新的煤气炉，使用订购的罐装煤气，还有十来个煤油冰箱。澳大利亚的工业尚未因进入一个和平时期而起步，但是，新的设备终究会来的。

“梅吉，你干吗不和卢克离婚，再嫁人呢?”菲突如其来地问道。“伊诺克马上就会娶你的。他从来就没看上过其他的人。”

梅吉那可爱的眼睛迷惑不解地打量着母亲。“老天爷呀，妈，我相信你实际上是在用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口气在对我说话!”

菲没有笑，她是极少笑的。“唔，要是到现在你还不是一个女人的话，你就永远不是了。我有资格这样说你。我一定是老了，变得爱啰嗦了。”

梅吉大笑了起来，并且对妈妈这种多事感到高兴，极不想破坏这种新的情趣。“下雨了，妈。一定是下雨了。哦，看到德罗海达又成了一片草原，庄园附近的草坪一派葱绿，不是很好吗?”

“是的，是这样的。可是，你岔开了我的问题。为什么不和卢克离婚，再嫁人呢?”

“这是违背教规的。”

“蠢话!”菲大声说道，但是很和蔼，“你的一半是我的，我可不是天主教徒。别跟我说那个，梅吉。要是你真的想结婚的话，就和卢克离婚吧。”

“是的，我想我愿意结婚。可是我不想再结婚了。和我的孩

子在一起，留在德罗海达，我很幸福。”

附近的荆棘丛里传来了一阵和她的声音十分相似的格格笑声，那枝叶垂挂的圆柱形的树丛掩盖着那发出笑声的人。

“听！他在那儿，是戴恩！你知道吗？他这个年龄就能像我那样骑在马上了。”她向前一探身子，“戴恩！你在干吗呢？马上出来！”

他从树丛枝叶最密的地方爬了出来，两手满是黑土，嘴旁沾着叫人起疑的黑泥。

“妈！你觉得土壤的味好吗？真好呀，妈，真的！”

他走了过来，站在她面前。七岁的他个头儿就算高的了，身材颀长，优美而健壮，面容精巧俊秀。

朱丝婷出现了，走过来站在他的身边。她个子也很高，但与其说是苗条倒不如说是皮包骨头，满脸雀斑。在那棕色的斑点下，很难看清她的面貌，但那令人气馁的眼睛还是像婴儿时期那样浅淡。在雀斑之中很难看到那双过于浅淡的沙色眉毛和睫毛，淘气的脸旁乱蓬蓬地长着像帕迪那样极红的鬈发。谁也不会把她称之为一个俏孩子，但是谁也不会忘记她，这不仅是由于她那一对眼睛，而且也是由于她那极强烈的特点。严峻、直率、坚定而聪慧，大伙都觉得八岁的朱丝婷还是像婴儿时期那样小。只有一个人和她特别亲密：就是戴恩。她依然溺爱他，依然把他看做是她的财产。

这就导致了她和她母亲在愿望方面的许多冲突。当梅吉挂起了马鞍，重新回来做母亲的时候，这对朱丝婷是个不堪忍受的打击。有一件事，自从朱丝婷确信她在任何事上都是正确的时候起，她似乎就没有需要一个母亲的愿望了。她是个既不需要知已女友，也不需要别人的热烈赞同的小姑娘。她所萦心挂怀的是，梅吉几乎是个打扰她和戴恩愉快相处的人。她和外祖母处得要好得多，外祖母正好是朱丝婷由衷赞赏的那种人。她保持着距离，

对一个人有点儿小算盘觉得很好玩。

“我告诉过他不要吃土。”朱丝婷说道。

“晤，这不会使他丧命的，朱丝婷，不过，对他也没啥好处。”梅吉转向儿子。“戴恩，干吗要吃土呢?”

他煞有介事地想了想这个问题。“它就在那儿，所以我就吃啦。要是它对我没啥好处，为什么它的味道还不错呢？它的味道真好。”

“不一定吧，”朱丝婷傲然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向你打包票，戴恩，真的。有些味道最好的东西是毒性最大的东西。”

“举个例子吧!”他针锋相对地说。

“糖蜜!”她洋洋得意地说道。

戴恩曾在史密斯太太的食品室里发现了一罐糖蜜，吃了许多，过后便大倒其胃。他承认了这个讽刺，可是却反唇相讥。“我还活得好好的，可见它不是那么有毒。”

“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呕吐了。要是你没吐的话，早就死啦。”

这是无可置辩的。他和他的姐姐个头儿一般高，于是，他用胳臂友好地挽着她的胳臂，漫步穿过草坪，向他们的小房子走了过去。这小房子是他们的舅舅在枝叶低垂的花椒树中建起来的。这地方对面的蜜蜂对成年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可事实证明对孩子来说却毫无危险。蜜蜂和他们相安无事。孩子们说，花椒树是所有的树里最好的树。它们的气味又干爽又芬芳，树上结满了像葡萄似的、小小的粉红色花簇，用手一捻压，就变成松脆、气味辛辣的粉片片。

“戴恩和朱丝婷差别这样大，可处得却这么好，”梅吉说道，“我一直对此惊讶不已。我不记得看见他们吵过架，尽管戴恩总是避免和朱丝婷这样坚决、固执的人争执，我真是不理解。”

可是，菲的心中却在想着别的。“老天爷，他简直活脱像他父亲。”她说道，望着戴恩一低头钻进了最低的前排花椒树，从

视线中消失了。

梅吉觉得自己身上发冷，这几年来一听到人们说起这样的话就抑制不住产生这种反应。当然，这只不过是她自己心里发虚罢了。人们总是指卢克的。为什么不是呢？卢克·奥尼尔和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基本相像。但是，当人们说起戴恩和他父亲相像时，她虽然竭力掩饰，可还是做不到那样自然。

她竭力随随便便地吸了口气。“你这么想吗？妈？”她漫不经心地晃着脚。“我自己根本看不出来。戴恩的天性和生活态度根本不像卢克。”

菲笑了起来。这笑声是从鼻子里出来的，但却是真正的笑。她那双由于年纪已大而显得没有生气的、渐渐长起了白内障的眼睛停在了梅吉吃惊的脸上，显得十分严厉，带着讥讽的神情。“你把我当成傻子了吗，梅吉？我指的不是卢克·奥尼尔。我的意思是，戴恩活脱是个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

沉重。她的脚就像灌了铅，落在了西班牙花砖地面上。灌了铅般的身子在下沉，胸膛里那灌了铅般的心沉甸甸的，挣扎地搏动着。跳呀，该死的，跳呀！为了我的儿子你必须跳。

“什么，妈？”她的声音也像是灌了铅，“什么，妈，你说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啊！**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神父**？”

“你知道多少个人的名字呀？卢克·奥尼尔决不会生那孩子的。他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儿子。他出生时，我一接过他的那一刻，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你没说什么啊？为什么等到他七岁的时候才发出这样发疯似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呢？”

菲把腿伸了出来，优雅地交叠起了双脚。“我总算是老了，梅吉。人事沧桑不会再使我深受打击。年老真是一种福气啊。看到德罗海达恢复了生机，真是叫人高兴，因此我心里也觉得好多了。这些年来，我头一次想说说话。”

“好吧，我得说，当你决意说说话的时候，你实在应该明白挑个什么样的话题！妈，你说这样一件事是绝对错误的。这不是事实!”、梅吉绝望地说道，心里拿不准，妈妈是打算继续折磨她，还是同情她。

突然，菲的手伸了过来，放在了梅吉的膝头上，她在微笑着——既不是抱怨，也不是蔑视，而是一种令人不解的同情。“不要对我说谎，梅吉。你可以对普天下任何人说谎，但是不要对我说谎。什么也不会使我相信卢克·奥尼尔是那孩子的父亲。我不是傻瓜，我有眼睛。他身上没有卢克的血统，根本没有，因为实际上不可能有。他是那个教士的形象。看看他的那双手，发际在前额形成 V 型的那样子，他的脸型和眉毛、嘴的形状吧。甚至连他走路的姿态都像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梅吉，像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啊。”

梅吉屈服了，现在她坐的姿势松弛了下来，这姿势表明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还有那眼睛中的冷漠。这是我自己最注意的一点。是那么显著吗？大家都知道吗，妈?”

“当然不知道，”菲肯定地说道，“人们除了注意眼睛的颜色，鼻子的形状，整个身材，别的就注意不到了。这些长得确实像卢克。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曾经观察了你和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很多年。他不得不自饮苦酒，喝喝威士忌酒，而你则不得不跑开，所以，谈到离婚的时候，你说的什么‘这是违背教规’是毫无道理的。你曾经渴望过违背比离婚更严重的教规。伤风败俗，梅吉，你就是这么回事。伤风败俗!”她的声音略带着几分严厉。“可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他一心想的是当一名教士。你可悲地成了一个第二位的人。哦，白痴！这对他毫无益处，对吗？某些事件的必然发生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外廊的拐角处有人在敲着锤子，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菲缩了一下，浑身发着抖。“仁慈的上苍啊，他们要是把纱网安好的

话，我真是要谢天谢地了！”她又言归正传了。“你以为你嫁不成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才嫁给卢克的时候，就能把我骗过去吗？我早就明白。你想让他作新郎，而不是司仪的教士。后来，当他去雅典之前回到德罗海达的时候，你不在这里，我就知道他早晚会找你去的。他在悉尼复活节庆祝活动会上，就像个怅然若失的少年似地徘徊彷徨着。梅吉，嫁给卢克是你采取的最聪明的行动。只要拉尔夫知道你钉住他不放，他就不想得到你。可是，当你成了别人的人时，他又拿出了一副典型的自己不吃又不让别人吃的样子。当然，他确信他对你的依恋就像雪那样纯洁，但事实却是，他需要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对他是必不可少的。以前别的女人没有这种力量，而且我想，将来也不会有的。奇怪的是，”菲带着真正迷惑的神情说道，“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瞧上了你什么。不过我想，做母亲的在没有衰老到嫉妒年轻人的地步之前，对女儿总是有点儿视而不见的。朱丝婷之于你，正像你之于我。”

她靠回了椅子上，轻轻地晃着，半闭着眼睛，但是，她就像个科学家看标本似地望着梅吉。

“不管他看上了你什么，”她继续说着，“那是在他头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看上的，这种魅力一直使他着迷。他不得不正视的最困难的事就是你长大成人了。但是，当他到这来，发现你已经离开，嫁了人的时候，他正视这个问题了。可怜的拉尔夫！除了找寻你之外，他别无选择。而他确实找到了你，对吧？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在戴恩出生之前，我就知道了。一旦你得到了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就没有必要再和卢克一起呆下去了。”

“是的，”梅吉叹息道，“拉尔夫找到我了。但对我们来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对吗？我知道，他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的上帝的。正因为这样，我决心得到我仅能从他身上得到的那一部分。那就是他的孩子，就是戴恩。”

“就像听到了回音一样，”菲说着，刺耳地笑了起来，“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也许就像我一样。”

“弗兰克?”

椅子吱嘎刺耳地响着，菲站了起来，在花砖地上踱了几步，又走了回来，紧紧地盯着女儿。“哦，哦！梅吉，真是针锋相对呀，是吗？你知道有多久了?”

“从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从弗兰克逃走的那时候起。”

“他的父亲是个已婚的人，他比我大得多，是一个有地位的政治家。要是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你就会认出这个名字的。全新西兰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也许还有一两个市镇。不过为了说明问题，我就叫他帕克哈吧。毛利人① 的话就是‘白人’的意思，不过这样称呼就行了。当然，现在他死了。我身上有一点儿毛利人的血统，可是弗兰克的父亲是半个毛利人。这在弗兰克的身上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他从我们俩的身上得到了这个特点。哦，可是我爱那个人！也许这是我们血统的感召力，我说不清。他很漂亮。身材高大，一头黑发，一双最明亮的、含笑的黑眼睛。他具有帕迪所没有的一切——有文化，非常老练，极有魅力。我爱他到了疯狂的程度。而且，我想，我决不会再爱另外一个人了。我是这样长久地耽溺在这种幻觉中，我把它抛弃得太迟了，太迟了!”她的声音变了。她转身望着花园。“有许多事情我是要负责的，梅吉，请相信我。”

“这么说，那就是你为什么爱弗兰克胜过我们了。”梅吉说道。

“我想是的，因为他是帕克哈的儿子，而其余的是属于帕迪的，”她坐了下来，发出了一阵古怪的、悲哀的声音，“所以，历史又重复了。告诉你吧，当我看到戴恩时，我暗自笑了。”

---

① 澳洲的土著居民。

“妈，你真是个叫人惊奇的女人！”

“我吗？”椅子吱吱嘎嘎地响着，她往前一俯身子，“梅吉，我悄悄地告诉你一桩小秘密吧。不管是惊人还是平凡寻常，反正我是个不幸的女人。不管是因为这个还是因为那个，反正从我遇上帕克哈的那天起，我就开始了不幸。基本上是我的错。我爱他，但是，他对我所做的对其他女人来说是决不会发生的。于是就有了弗兰克……我一心扑在了弗兰克身上，忽视了你们，忽视了帕迪，他是我能碰上的最好的人！只是我没有明白罢了。我总是一个劲儿地把他和帕克哈进行对比。哦，我感激他，除了发现他是个好人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她耸了耸肩。“哦，全都是旧话了。我想说的是，那是错误的，梅吉，你是明白的，对吧？”

“不，我不明白。依我看，教会是错误的，只要看看她的教士们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了。”

“真可笑，我们怎么总是把教会当成女性呀。梅吉，你偷了一个女人的男人，就像我一样。”

“除了我以外，拉尔夫绝对没有效忠任何一个女人。妈，教会不是一个女人。它是一个东西，一个机构。”

“用不着费心在我面前为你辩护。我全都明白。那时候，我曾经和你想的一样。对他来说离婚是办不到的。他是他那个家族中能达到政治高位的第一流人物中的一个。他必须在我和他的家族之间进行选择。男人怎能抵抗那种显达的机会呢？就像你的拉尔夫选择了教会一样，对吗？所以我当时想，我不在乎。我要从他那里得到我能得到的东西，我终究会得到他的孩子，让我去爱的。”

可是，梅吉突然间对她母亲能怜悯她感到恼火，对她那种麻烦都是自找的结论感到恼火。于是，她说，“妈，我比你做的要巧妙得多。从我儿子的名字上谁也看不出什么，甚至连卢克都在

内。”

菲的牙缝里发出嗞嗞声。“呸！哦，那是靠不住的，梅吉！你想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是吗？哦，当初我的父亲买通了我的丈夫，给弗兰克取了个名字，并且还把我赶走了。我也会打赌，认为你是决不会知道的！可你怎么就知道了呢?”

“那是我的事。”

“梅吉，你会付出代价的。相信我吧，你会付出代价的。你不会比我更好。我以一个母亲能碰上的最糟糕的方式失去了弗兰克。我连见他一面都不行，而我渴望见他一面……你等着吧！你会失去戴恩的。”

“要是我有办法的话，就不会失去的。你失去了弗兰克，那是因为他和爸合不来。可我却能把他拴在德罗海达。我已经在逐步把他造就成一个牧工了，你怎么看？他在德罗海达会安然无事的。”

“那爸爸呢？斯图尔特呢？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倘若戴恩打算走的话，你就无法把他留在这儿。爸爸约束不住弗兰克，这是事实。弗兰克是不可能被管住的。而假使你认为你，一个女人，能拴住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儿子，那才是错打了算盘呢。这是合乎情理的，难道不是吗？要是我们连他们的父亲都保不住的话，我们怎能希望保住儿子呢?”

“我失去戴恩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的嘴不严，妈。我可警告你，那样我会先杀了你的。”

“用不着操心，我是不值得上绞刑架的。你的秘密在我这儿是安全的。我不过是个有兴趣的旁观者罢了。是的，确实，我就是这样一个旁观者。”

“哦，妈！是什么使你那样呢？为什么要像那样不肯屈服呢?”

菲叹了口气。“是那些在你出生前发生的事情。”她凄婉地说

道。

可是，梅吉却激烈地晃着拳头。“哦，不，你不是因为那些事。你并没有放弃和我时时翻那笔老账的打算！废话，废话，废话！听见我的话了吗，妈？你大半生都沉溺在这上面，就像一个苍蝇在糖浆里打滚一样！”

菲宽容地微笑着，着实感到愉快。“我以前常常想，养女儿怕不像养儿子那样重要，可是我错了。我很欣赏你，梅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儿子身上根本得不到这种享受。女儿是相同的人，而儿子却不是，你知道。他们只不过是我们装配起来，供我们空闲的时候拆着玩的、无法自卫的玩偶罢了。”

梅吉目不转睛地望着。“你太冷酷了。那么告诉我，我们是在哪里走错了呢?”

“一生下来。”菲说道。

男人们成千上万地返回了家园，脱下卡其布军服和软檐宽边帽，换上了便服。依旧在执政的工党政府始终紧盯着西部平原上的产业和附近的一些较大的牧场。在已经为澳大利亚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的人们需要房子容纳他们的所有物的时候，当国家需要对它的土地进行进一步的精耕细作的时候，这样广袤的土地属于一个家族是不对的。在像美国一样大的土地上有 600 万人民，但是，600 万人中只有一小撮人顶着仅有的几个姓氏，却占着广阔的土地。最大的一批产业必须再进一步细分，必须放弃一些田畴，给那些战争中的老兵。

布格拉从 15 万公顷减到了 7 万公顷。两个退役的士兵各得了马丁·金的 4 万公顷的土地。鲁德纳·胡尼施地方有 12 万公顷的土地，因此，罗斯·麦克奎恩失去了 6 万公顷，捐献给了另外两个退役士兵。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着。当然，政府给了这些牧场主赔偿，但价格要比公开的市场给的低。这是使人痛心的。哦，

这是使人痛心的。再多的争论也说服不了堪培拉，像布格拉和鲁德纳·胡尼施这样大的产业将要被瓜分。基里地区有许多不到5万公顷的、兴旺发达的牧场，因此，谁也不很需要这个，这是不言而喻的。

最伤人心的是人们得知这一次似乎非得安排那些退役士兵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的大牧场曾经历过这样的部分再分配，可是干得很拙劣。那些初出茅庐的牧场主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经验。渐渐地，那些牧羊场主用最低的价格从灰心丧气的老兵手中买回了被窃据的土地。这一回，政府准备自己出资训练和教育这些新的定居者。

几乎全部牧羊场主都是狂热的农民党成员，原则上厌恶工党政府，认为它和工业城市中的蓝领阶级、工会分子和毫无责任心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一回事。最使人痛心疾首的，是看到著名的工党拥护者克利里家那令人咋舌的德罗海达的广田漠野却一分也丢不掉。因为天主教会拥有它，它自然就免于被分掉了。堪培拉方面听到了这些抱怨，但不为之所动。对于那些一直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院外集团的牧羊场主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而在堪培拉掌权的人则发现政权的运用不能得心应手。澳大利亚是个相当松散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事实上是没有权力的。

这样，德罗海达就像利利帕特[①] 世界中的巨人那样继续经营着百万公顷中的每一块土地。

雨时有时无，有时很适当，有时太多，有时太少。但是谢天谢地，再也没碰上像那样的大旱。羊的数量渐渐增长起来了，羊毛的质量比旱前也提高了，剪羊毛无需特别熟练的技艺。饲养牲

①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所著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

畜是一件“招财进宝”的事情。人们谈到了养兔场附近的霍顿·里戈为了拿到在悉尼举办的复活节庆祝活动上公羊和母羊的头奖而和他的雇主麦克斯·福基纳开始了积极的竞争。羊毛的价格开始上升，随后便扶摇直上。欧洲，美国和日本都渴望得到澳大利亚所能生产的每一批细羊毛。其他国家的那些较粗劣的羊毛是做厚重织物、地毯和毡子的。只有来自澳大利亚的那种发着丝光的长纤维才能做出极细的、手感像最柔软的草坪一样的羊毛织物。而新南威尔士州的黑壤平原和西南的昆士兰州出产的羊毛是这类羊毛中的极品。

就好像经过了所有这些劫难之后，应得的报偿已经到来。德罗海达的盈利完全出人意料地猛增。每年都有数百万镑。菲坐在写字台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鲍勃在花名册上又添了两名牧工。要不是因为闹兔灾的话，放牧的条件本来是很理想的，但是兔子为害之烈还是不减往年。

在庄园里，生活突然变得愉快起来。铁纱网把苍蝇都挡在了德罗海达的房子之外。大家对它们的出现已经司空见惯了，现在没有了它们反而觉得奇怪。人们在热天里能够在户外的廊子中和摇曳的紫藤叶下吃着东西了。

青蛙也喜欢这些铁丝网。它们是些小东西，绿色中带着淡淡一层闪亮的金光。它们用有吸附力的脚慢慢爬到铁纱网的外面，不动声色地凝视着吃饭的人。一只青蛙会蓦地一跳，抓住一只几乎比它还要大的蛾子，利用惯性重新站住脚，露出三分之二的蛾子在它那塞得过满的嘴里拼命地扑打着。青蛙完全吞下一只蛾子的时间之长使戴恩和朱丝婷觉得很有趣，他们一本正经地盯着铁纱网的外面，每 10 分钟蛾子便有一点被吞下去。那蛾子残喘苟延了很长时间，而且当翅尖的最后一部分被吞没的时候，它还不时挣扎一下呢。

“哎呀！什么样的结局呀！”戴恩格格地笑着，“想不到你的

一半在被消化的时候，另一半还活着。”

贪婪地读书——这是德罗海达的爱好——使奥尼尔的两个孩子在小小的年龄便掌握了大量的词汇。他们十分聪敏，对一切都很注意，都感兴趣。生活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愉快的。随着他们个头儿的长高，他们也得到良种的小马。他们在史密斯太太那绿色的炊事桌上温习他们函授的功课；他们在花椒树下的小房子里玩耍；他们有自己宠爱的猫和狗，甚至还有一只心爱的杂色大金丝雀，它步态优美地在皮条上走动着，一叫它的名字，它就答应。他们最宠爱的是一只粉红色的小猪娃，像狗一样聪明，名叫伊格—皮格。

由于远离都市的拥挤喧嚣，他们很少得病，从来没有伤过风或得过流感。梅吉非常害怕小儿麻痹症、白喉，以及不知来自何方的、能夺去孩子生命的病症。因此，不管是什么疫苗，他们都注射。这是一种令人称心如意的生活，拥有体力上的充沛和精神上的兴奋。

在戴恩 10 岁，朱丝婷 11 岁的时候，他们被送到悉尼的寄宿制学校去了。按照传统，戴恩去了里弗缪学院，朱丝婷去了金科帕尔学校。当梅吉第一次把他们送上飞机的时候，看着他们那苍白而勇敢的小脸从机舱窗口向外望着，挥动着手帕，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她极想和他们一起去，亲眼看着他们住进新居。但是，反对的意见如此强烈，她屈服了。从菲到詹斯和帕西，人人都说让他们自己行事要好得多。

“不要溺爱他们。”菲严厉地说道。

但是，当 DD—3 型飞机扬起一团尘雾，摇摇晃晃地飞上闪光的天空时，她确实觉得自己就像变了个人。失去戴恩使她的心碎了，而对失去朱丝婷她感觉很淡漠。对于戴恩，她在感情上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他所表现出来的欢快、平和的天性和那公认的爱，就像呼吸那样自然。可朱丝婷却是个既可爱又可怕的怪

物。人们不由得不爱她，因为她身上有许多可爱之处：她的力量、正直、自信——许多东西。麻烦在于，她既不容许像戴恩那样接受爱，也没有梅吉所需要的那种渴望爱的情感。她不平易近人，也不爱开玩笑。她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可悲的习惯，而且似乎主要对她母亲是这样的。梅吉在她身上发现了许多令人恼火的、与卢克相同的地方。不过，朱丝婷至少不是一个守财奴。这可真是谢天谢地啊。

一条兴旺的航线就意味着孩子们所有的假期，哪怕是最短的假期，都可以在德罗海达度过。但是，经过初期的判断之后，他们发现两个孩子都喜欢上学。回过一次德罗海达之后，戴恩总是想家，可是朱丝婷却喜欢呆在悉尼，就好像她一直住在那里似的。在德罗海达度假的时候，她总是渴望回到那座城市去。里弗缪教会学院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不管是在教室里，还是在操场上，戴恩都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学生。另一方面，金科帕尔修女院学校肯定是一个毫无乐趣的地方。像朱丝婷那样目光锐利、伶牙俐齿的人是不会受到喜爱的。她比戴恩高一个年级，也许两个人中，她是个更好一些的学生，但只是在课堂上。

1952 年 8 月 4 日的《悉尼先驱晨报》非常有趣。一整页头版只登了一幅照片，通常这一版都是登一些文学性的短文和重大事件，以及当日趣闻轶事的。而那天的照片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英俊的肖像。

目前充任罗马教廷国务大臣助手的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大主教阁下，今日已被教皇庇护七世陛下封为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

拉尔夫·拉乌尔·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从 1919 年 7 月以新任命的教士身份赴澳直到 1938 年 3 月去梵蒂冈为止，曾长期地、

杰出地将罗马天主教廷与澳大利亚联系在一起。

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于 1893 年 9 月 23 日生于爱尔兰共和国，是一个血统可以追溯到拉诺夫·德·布里克萨特的家庭的次子。这个家族是随征服者威廉一世的队伍到英国来的。根据传统，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加入了教会。他在 17 岁时进入神学院，受委任派至澳大利亚。最初几个月，他在温尼穆拉的迪奥西斯为前主教迈克尔·克莱比服务。

1920 年 6 月，他调至新南威尔士州西北的基兰博当教士。嗣后被任命为神父，继续留任基兰博，直至 1928 年 11 月。从那时起，他成了克卢尼·达克大主教阁下的私人秘书。最后又任教皇使节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阁下的私人秘书。当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调往罗马，在梵蒂冈从事他那引人注目的生涯时，德·布里克萨特主教被擢升为大主教，并作为教皇使节从雅典返回澳大利亚。他担任梵蒂冈的这项重要职务，直到 1938 年调往罗马。从那时起，他在罗马天主教廷的中心统治集团中声誉日高，引人瞩目。他现年 58 岁，据悉是决定教皇政策的少数几个有活动能力的人之一。

一名《悉尼先驱晨报》的代表和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以前在基兰博地区的一些教区居民进行了交谈。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他，并且对他怀着钟爱的心情。这个富庶的牧羊区由于其坚定的宗教信仰而素为罗马教廷所重视。

德·布里克萨特神父创立了“圣十字丛林文学藏书协会”，基兰博的律师哈里·高夫先生说：“尤其在当时，这是一项著名的服务。已故玛丽·卡森夫人首先慷慨捐助，在她去世之后，由红衣主教本人捐助。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和我们的需要。”

“德·布里克萨特神父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英俊的人，”目前新南威尔士最大、最鼎盛的牧场德罗海达的老前辈，菲奥娜·克利里太太说，“在基里期间，他是他的教区居民的一个巨大的精

神支柱，特别是对我们德罗海达人。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天主教会的。在洪水泛滥期间，他曾帮助我们转移牲畜。在火灾期间，他赶来援助我们，尽管只是为了埋葬我们的死者。事实上，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位杰出的人，比我所遇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魅力。人们可以看出，他是注定要做大事情的人。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可是我们却清楚地记得他。是的，我想，说基里附近有人依然十分怀念他，这不是假话。”

战争期间，德·布里克萨特大主教忠诚地、坚贞不渝地为教皇服务。由于对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瑟林施加影响，在意大利已成为德国的敌人之后，仍然使凯瑟林元帅做出决定，使罗马保持不设防城市的地位。因此，拉尔夫大主教备受赞扬。与此同时，徒劳地要求同样特权的佛罗伦萨市则损失了许多宝物。这些宝物只是由于德国人战败才得以复还。战后，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立即帮助成千上万名颠沛流离的人在新的国家中找到了收容处，尤其热情地支持澳大利亚的移民事务。

尽管从出生地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尽管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似乎将不会像他在澳大利亚时那样发挥影响，我们依然感到，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澳大利亚认为这位名人是属于她的。这种感觉也许是恰当的。

梅吉把报纸递还给了菲，冲着她的母亲苦笑着。

“正像我对《先驱报》记者说过的那样，人们得向他表示祝贺。他们没有发表这话，是吧？尽管他们几乎逐字逐句地发表了你那一小段颂词。你的话多刺人呐！我终于知道朱丝婷是从哪里继承下这个特点的了。我怀疑有多少人能读懂你说的那番话字里行间的意思？”

“不管怎么样，要是他看到的话，他会懂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咱们？”梅吉叹息道。

“毫无疑问。他毕竟还是抽空亲自支配德罗海达的事务呀。梅吉，他当然记得我们。他怎么能忘掉呢?”

“真的，我曾经忘掉过德罗海达。我们正处在赚钱的顶峰，对吧？他一定很高兴。在拍卖的时候，咱们的羊毛一磅顶一磅，今年德罗海达的羊毛股票一定使金矿都相形见绌。人们都在说羊毛如金呢。光是剪小羊的毛，就超过四百万镑了。”

“梅吉，不要冷嘲热讽，这和你不相配。”菲说道。这些天来，她对梅吉流露出了尊重和钟爱的神态，尽管常常使梅吉略感到羞惭。“咱们干得够好的了，不是吗？别忘了，无论好歹，咱们每年都是赚钱的。难道他没有给鲍勃 10 万镑，给我们每个人 5 万镑作为奖金吗？要是他明天把我们赶出德罗海达的话，即使是今天这种飞涨的地价，我们也买得起布格拉了。而他给了你的孩子多少钱呢？成千上万的呀！对他要公平一些。”

“可是我的孩子却不知道，也不会发现的。戴恩和朱丝婷将会长大成人，以为他们必须得自己去闯世界，用不着受亲爱的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恩惠。想不到他的第二姓是拉乌尔！极富于诺曼底味儿，是吗?”

菲站了起来，走到火边，把《先驱报》的头版扔进了火焰中。拉尔夫·拉乌尔·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冲着她战栗着，眨着眼，随后便消失了。

“梅吉，要是他回来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梅吉嗤之以鼻。“可能性微乎其微!”

“也许会的。”菲莫测高深地说道。

11 月，他回来了，极秘密地回来了，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亲自开着一辆阿斯顿·马丁牌赛车。从悉尼一路而来。澳大利亚的新闻界丝毫风声也没得到，所以，在德罗海达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来。当汽车停在房子一侧的砾石地面上的时候，四周静悄悄的阒无一人。显然，谁都没有听见他的到来，因为没人从外廊里走

出来。

从基里来的一路上，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感情，呼吸着丛林、绵羊和在阳光下不停地闪动着的干草的气息。袋鼠和鸸鹋，白鹦鹉和大蜥蜴，成千上万的昆虫嗡嗡叫着，盘旋着；蚂蚁排着队穿过道路寻找糖浆；到处都是矮矮胖胖的绵羊。他是这样热爱这个地方，不知为什么，这和他所热爱的一切都是如此水乳交融。过去的那些年月似乎根本不能将这一切从他心头抹去。

唯一与先前不一样的是安装的防蝇网。不过，他注意到菲没有允许大宅面向通往基里那条道路的廊子像其他地方那样被挡起来。朝着这个方向的只有洞开的窗户，他觉得很有意思。当然啦，她是对的。一大片纱网会破坏这座可爱的乔治时期房屋正面的造型。这些魔鬼桉高寿几何了？一定是 80 年前从边疆地区移植来的。那枝叶高张的紫茉莉藤是一团摇曳不定的黄铜色和紫红色。

时序已入夏季，再过两个星期就到圣诞节了，而德罗海达的玫瑰正开得热闹。到处都是玫瑰花，粉红的、白的、黄的，那深红的恰似胸膛里的鲜血，猩红得犹如红衣主教的法衣。蔓生在一派葱茏掩映的紫藤中的玫瑰是无精打采的粉红色和白色，藤蔓从廊子的顶棚垂下来，落在铁纱网上，亲昵地紧附着二楼的黑色百叶窗，延展的卷须越过它们伸向天空。现在，水箱架被掩盖得几乎看不到了，水箱本身也是一样。在玫瑰花中到处都有一种颜色，一种浅淡的粉灰色。是玫瑰灰吗？对，这就是这种色彩的名称。一定是梅吉种的，一定是梅吉。

他听到了梅吉的笑声，他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心中充满了恐惧。随后，他迈步向那声音的方向走去，向着那悦耳的格格笑声走去。她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是这么笑的。就在那儿！在那边，在花椒树房一大片粉灰色的玫瑰花丛后面。他用手拨开了怒放的花簇，馥郁的馨香和那笑声使他头脑晕眩。

可是，梅吉不在那里，只有一个男孩蹲在葱翠的草坪上，逗着一头粉红色的小猪。它正在拙手笨脚地奔向他，他迅速地侧身退着。那孩子没有发觉他的观众，他甩着闪闪发光的头，大笑着。梅吉的笑声是从那生疏的喉咙里发出来的。拉尔夫红衣主教下意识地放开了玫瑰花枝，迈步穿过了它们，也没有注意上面的棘刺。那少年约摸在 12 岁到 14 岁之间，正处在发育期前夕。他抬起头来，吓了一跳。那只猪尖叫着，紧紧地卷起尾巴，逃之夭夭了。

这小伙子除了一条卡其布短裤之外，什么都没穿，赤着脚，皮肤呈金棕色，像丝缎一样光滑。那细嫩的、孩子般的身体已经隐约可以看出将来会有一副强健有力的宽肩膀，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发达，腹部扁平，臀部狭窄。他的头发有点儿长，蓬蓬松松地鬈曲着，恰似德罗海达那褪了色的草地，厚密得出奇的黑睫毛中闪动着热烈的光芒的蓝眼睛。那样子就像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逃出天庭的天使。

“你好。”那孩子微笑着说道。

“你好，”拉尔夫红衣主教说道，发现那微笑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你是谁呀?”

“我是戴恩·奥尼尔，”那孩子答道，“你是谁?”

“我的名字叫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

戴恩·奥尼尔。那么，他是梅吉的孩子了。她终究没有离开卢克·奥尼尔，她已经回到他的身边了，生下了这个本来也许是他的漂亮的小伙子，倘若他不是首先舍身教会的话。当他和教会结合的时候，他是多大来着？比这孩子大不了多少，还不太成熟呢。要是他当年等一等的话，这孩子几乎肯定是他的了。别胡扯啦，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要是你没有和教会结合的话，你就会留在爱尔兰养马，根本不会知道你的命运将如何，决不会知道德罗海达或梅吉·克利里的。

“我能为你效劳吗?”那孩子温文尔雅地问道，那轻快优雅的步伐拉尔夫能认得出来。他觉得那步态和梅吉一样。

“戴恩，你父亲在这里吗?”

“我父亲?”那漆黑、纤细如画的眉毛皱了起来，“不，他不在这儿。他从来没到这儿来过。”

“哦，我明白了。那你妈妈在这儿吗?”

“她到基里去了，但是过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不过，我姥姥在家。你愿意去看看她吗？我可以给你带路。”那双像矢车菊一样蓝的眼睛看着他，时张开时眯上，“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我听说过你。啊！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阁下，对不起！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尽管他脱下了教士的服饰，穿上了他所喜爱的靴子、马裤和白衬衫，可那红宝石的戒指仍然戴在手指上，只要他活着，是永远不会摘下来的。戴恩·奥尼尔跪了下来，用自己那细嫩的手拿起了拉尔夫红衣主教细嫩的手，恭恭敬敬地吻着那只戒指。

“好啦，戴恩。在这里我不是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在这里我是你母亲和外祖母的朋友。”

“对不起，阁下，本来我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应该认出你的。我们在这里常常说到这个名字。只是你的发音稍有些不同，你的教名使我糊涂了。我知道，妈妈见到你一定会非常高兴。”

“戴恩，戴恩，你在哪儿?”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喊着。这声音非常深沉，喑哑得使人着迷。

低垂的花椒树枝被分开，一个约摸 15 岁的姑娘弯腰而入，又直起了身子。从那双令人惊讶的眼睛上，他马上就知道她是谁了。这是梅吉的女儿。长满了雀斑，尖脸儿 ，鼻眼秀小，完全不像梅吉，令人失望。

“哦，你好。对不起，我不知道来了客人。我是朱丝婷·奥尼尔。”

“朱茜[①]，这是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戴恩高声耳语道，“吻他的戒指去，快！”

那双色泽很淡的眼睛闪着轻蔑的光。“戴恩，你真是个宗教迷，”她根本没打算放低声音地说道，“吻戒指是不卫生的。我可不愿意吻。此外，我们怎么知道这位就是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呢？我看他倒像是个老派的牧场主。你知道，就跟戈登先生一样。”

“他是，他是！”戴恩坚持道，“朱茜，请仁慈些！对我好些！”

“我会对你好的，但只对你。可是，即使是为了你，我也不愿吻那戒指。令人作呕。我怎么知道最后一个吻它的是谁？他们兴许还得了感冒呢。”

“你用不着非吻我的戒指不可，朱丝婷。我是在这儿度假的；眼下我不是红衣主教！”

“那好，因为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我是个无神论者，”梅吉·克利里的女儿镇定地说道，“在金科帕尔学校呆了四年之后，我认为宗教完全是一大套骗人的东西。”

“那是你的特权。”拉尔夫主教说道，极力摆出像她那样庄严、认真的样子来。“我可以去找你们的外祖母吗？”

“当然可以。需要我们带路吗？”朱丝婷问道。

“不，谢谢。我认识路。”

“好吧。”她转向她的弟弟，可眼睛依然在盯着来访者，“来，戴恩，帮帮我。来呀！”

可是，尽管朱丝婷使劲地拉他的胳臂，戴恩还是留在那里望着拉尔夫红衣主教那高大、挺直的身影消失在玫瑰花丛的后面。

“戴恩，你真是个傻瓜。他有什么特别稀罕的？”

---

① 朱丝婷的昵称。

“他是一位红衣主教啊!”戴恩说道,“想想吧!一个活生生的红衣主教在德罗海达!”

朱丝婷说:“红衣主教是教廷的权贵,我想你是对的,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事。可是,我不喜欢他。”

菲除了坐在写字台旁,还会在什么地方呢?他迈步穿过窗式门,走进了客厅。这几天,打开一扇铁纱网还是必要的。她一定听到了他的声音,但还是继续工作着,弯着后背,那头可爱的金发已经变成银丝了。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记起来,她一定足足有72岁了。

“你好,菲。”他说道。

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发现她的神色有某种变化,他无法准确地肯定这种变化实质上说明了什么。她的神态还是那样冷淡,但同样还有另外一些神情在其中。似乎柔和与刚毅同时在她身上并存着,变得更富于人情味儿了,然而这是一种玛丽·卡森式的人情味。上帝啊,这些德罗海达的女家长!当轮到梅吉的时候,她也会这样吗?

“你好,拉尔夫,”她说道,就好像他每天都在迈进这些门似的,“见到你很高兴。”

“见到你也很高兴。”

“我不知道你在澳大利亚。”

“谁都不知道。我度几个星期的假。”

“我希望,你会和我们在一起的吧?”

“还能去哪儿呢?”他的眼睛在豪华的墙壁上扫动着,停在了玛丽·卡森的画像上。“你知道,菲,你的情趣真是无懈可击,毫无差错。这个房间可以和梵蒂冈的任何东西相匹敌。那些带玫瑰花的黑色椭圆形图案是一种天才的手法。”

“哟,谢谢你啦!我们竭尽了我们卑微的努力。就个人而言,我喜欢那间餐厅。自从上回你到这儿以来,我又把它布置了一

遍。有粉红、白色和绿色。听起来很可怕，可是等会儿你看看吧。尽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试一试。这是你的房子，对吗?”

“只要有一个克利里家的人活着，就不是，菲。”他平静地说道。

“真叫人感到安慰。唔，自从离开基里以后，你肯定是平步青云了，对吗？你看到《先驱报》上关于你荣升的那篇文章了吗?”

他畏缩了。“看过。你的嘴真够尖刻的，菲。”

“是啊，更重要的是，我对此很得意。这些年来，我紧闭着嘴，从来不置一辞！我不知道我在怀念些什么。”她笑了笑，“梅吉在基里，不过一会儿就要回来了。”

戴恩和朱丝婷穿过窗式门走了进来。

“姥姥，我们可以骑马到矿泉那儿去吗?”

“你们是知道规矩的。除非你们的母亲亲口答应，否则不许骑马。我很遗憾，可这是妈妈的命令。你们的礼貌都到哪去了?过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客人。”

“我已经碰到过他们了。”

“噢。”

“我本来以为你在寄宿学校呢。”他微笑着对戴恩说道。

“12 月份的时候不去，阁下。我们有两个月的假——是暑假。”

年头隔得太久了；他已经忘记了南半球的孩子们在 12 月和 1 月要度一个很长的假期。

“阁下，你打算在这里呆很长时间吗?”戴恩依然感到着迷，他问道。

“戴恩，阁下能呆多久就会和我们呆多久的，”外祖母说，“不过我想，他会发现，总被人称为阁下是会有点儿厌烦的。叫

什么好呢？拉尔夫舅舅？”

“舅舅！”朱丝婷嚷了起来。“你知道，‘舅舅’这个称呼是违背家里的规矩的，姥姥！我们的舅舅只是鲍勃、杰克、休吉、詹斯和帕西。因此，那就是说应该叫他拉尔夫。”

“不要无理，朱丝婷！你的礼貌都跑到哪去了？”菲指责道。

“不，菲，这很好，我倒愿意人人都简简单单地管我叫拉尔夫呢，真的。”红衣主教很快地说道。这古怪的小家伙，为什么她这样讨厌我呢？

“我不干！”戴恩气呼呼地说道，“我不能只叫你拉尔夫！”

拉尔夫红衣主教穿过房间，双手抓住了那裸露的肩头，低头笑着。他那双湛蓝的眼睛非常和善，在屋子的阴影中显得十分鲜艳。“你当然可以，戴恩。这不是一桩罪孽。”

“来，戴恩，咱们回小房子去吧。”朱丝婷命令道。

拉尔夫红衣主教和他的儿子转向了菲，一同看着她。

“真没法子！”菲说道，“去吧，戴恩，到外边玩去，好吗？”她拍了拍手。“真吵人！”

孩子们跑去玩了，菲慢慢地转向了她的账簿。拉尔夫红衣主教很怜悯她，便说他要到厨房去。这地方变化真是太小了！显然，灯光照明还是依旧。这儿依然弥漫着蜂蜡和大花瓶中插着的玫瑰的芳香。

他呆在那里和史密斯太太，女仆们谈了很久。他离开后的这些年里，她们已经老多了，但不知为什么，比起菲来，年龄和她们显得很相配。很幸福，她们就是这样的。真的，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幸福。可怜的菲，她是不幸的。这使他急于看到梅吉，看看她是否幸福。

可是，在他离开厨房的时候，梅吉还没有回来。于是，他便穿过院子，向小河漫步而去，以此消磨时间。墓地是多么宁静啊。陵墓的围墙上有六块青铜饰板，和上次来这里时一模一样。

他一定要看到自己葬在这里，返回罗马以后，一定要做出这项指令。在陵墓附近他看到了两座新坟，一座是园丁老汤姆的，另一座是一个牧工的妻子的，这个牧工从 1946 年起就被雇用了。此人一定有某种贡献。史密斯太太认为他会继续在这里和他们呆下去的，因为他的妻子就躺在这里。中国厨师那按祖墓式样建成的伞形墓由于这些年毒烈的阳光已经褪色了，从最初他所记得的那种浓淡不一的威严的红色褪成了眼下这种粉中透白的颜色，几乎像是玫瑰灰。梅吉，梅吉。你在我之后又回到了他的身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天气暑热难当，飘来了一阵微风，拂动了小河边的依依垂柳，摇动着中国厨师伞状墓上的铃铎，发出哀然低回的响声。“坦克斯坦德·查利，他是一个好人。”这行字迹已漫漶失色，实际上难以辨认了。哦，这样是对头的。墓场应该没入大地母亲的胸膛中去，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退出人类的生活，直到完全消失，只有清风才记得它们，为它们而叹息。他不愿意被安葬在梵蒂冈的地下墓穴里，置身在与他相同的人之中。他愿意葬在这里，在真正生活着的人们中间。

他转过身来，眼光碰到了大理石天使那灰蓝色的眼神。他举起一只手，向它打了一个招呼，眼光又越过草地，望着大宅。梅吉，她来了。腰身苗条，生气勃勃，穿着马裤和一件与他的一模一样的男式白衬衫，后脑勺上扣着一个男式的灰毡帽，脚蹬一双棕黄色的靴子。她就像是一个翩翩少年，像她的儿子，那本来应该是他的儿子。

他是一个男人，当他将来也躺在这里的时候，世上不会留下任何活着的东西证明他的存在。

她来了。跨过了白栏杆，越走越近，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她的眼睛，那双仍然十分美丽、紧紧抓住了他的心的、秋水一般的灰眼睛。她的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他的冤家就在他的怀抱里，

就好像他未曾离开过她似的，那生气盎然的嘴就在他的嘴下，不是在做梦。长相思啊，长相思。这是另一种神圣的东西，像大地一样神秘而不可测，和上天毫不相干。

“梅吉，梅吉。”他说着，他的脸贴着她的头发，她的帽子落在了草地上。他的双臂搂着她。

“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吗？什么都没有改变。”她合上双眼，说道。

“是的，什么都没有改变。”他说道，深信这话。

“这儿是德罗海达，拉尔夫。我曾警告过你，在德罗海达，你是我的，不是上帝的。”

“我知道。我承认这一点。可是我来了，”他把她拉倒在草地上，“为什么，梅吉？”

“什么为什么？”她的手抚摩着他的头发，现在，这头发比菲的还要白，依然是那样厚密，依然是那样美丽。

“你为什么又回到了卢克身边？给他生儿子？”他嫉妒地问道。

从那明亮、灰色的窗口中是可以窥见她的灵魂的，而她的思想却瞒过了他。“他强迫我的，”她温和地说道，“只有一次。可我就有了戴恩，所以我并不感到遗憾。戴恩是我值得花任何代价去得到的。”

“对不起，我没有权利说的。是我先把你让给了卢克，不是吗？”

“没错，你是这样做的。”

“他是个极好的孩子。他长得像卢克吗？”

她偷偷地乐了，猛地躺在草地上，把她的手放进了他的衬衫，贴在他的胸膛上。“实际上并不像。我的孩子看上去既不像卢克，也不大像我。”

“我爱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孩子。”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多情善感。年龄和你很相配，拉尔夫。我早知道会这样的，我曾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你的这种样子。我已经认识你 30 年了！好像只有 30 天似的。”

“30 年？有那么久吗？”

“我 41 岁了，亲爱的，所以肯定是这样的。”她站了起来，“我是被一本正经地打发来叫你进屋去的。史密斯太太正在摆着向你表示敬意的好茶呢。等过一会儿茶凉了，还有烤得噼啪作响的猪腿。”

他和她一起慢慢地走着。“你儿子的笑声就和你一样，梅吉。他的笑声是我到德罗海达后听到的第一个人的声音。我还以为是你呢，便走去找你，可是却发现是他。”

“这么说他是你在德罗海达看到的第一个人喽。”

“嗯，是的，我想是的。”

“拉尔夫，你觉得他怎么样？”她着急地问道。

“我喜欢他，他是你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不喜欢呢？可是，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你的女儿远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她也不喜欢我。”

“说起来朱丝婷是我的女儿，可她却是个脾气坏到家的女人。我在这么大年纪也学会骂人，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朱丝婷哩。而你的影响，有一点儿，卢克的，有一点儿，战争的，也有一点儿。它们一起发作起来，该多有意思啊。”

“梅吉，你已经变多了。”

“我吗？”那柔软丰满的嘴一弯，笑了，“我不这么想，真的。这只是由于大西北使我厌倦了，就像莎乐美[1] 揭去了七层面纱一样，剥去了一切伪装。或者说是像剥洋葱一样，朱丝婷就爱这样形容。那孩子没有什么诗意。拉尔夫，我还是往日的那个梅

① 见《圣经·马太福音》，莎乐美是希律王的侄女。

吉，只是更赤裸裸了。”

“也许是这样吧。”

“啊，可是你变了，拉尔夫。”

“什么样的变化呢，我的梅吉?”

“就像是日益剥蚀的受人尊重的雕像，如果从上往下看，会令人失望的。”

“是的。”他哑然失笑，“想想吧，有一回我曾经轻率地说你是个寻寻常常的女人。我收回这话。你是个独一无二的女人，梅吉。**独一无二的!**”

“你怎么啦?”

“不知道。我发觉过教会的偶像是泥足的吗？我是出卖了我自己，付出了高昂的精神代价而换取物质利益吗？我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吗?”他蹙起了眉头，仿佛很痛苦，“一句话，也许就是这么回事。我是一堆陈腐的东西。梵蒂冈的世界是一个古老、酸腐、僵化的世界。”

“我更现实一些，而你当年却根本不明白。”

“真的，我当时是无能为力的。我知道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我办不到。和你在一起我也许是一个好男人，虽然不会这样威仪赫赫。可是我偏偏做不到，梅吉。哦，我多希望能使你明白这一点啊!”

她的手偷偷地摸着他裸露着的胳臂，非常轻地摸着。“亲爱的拉尔夫，我是明白这一点的。我明白，我明白……我们各自的心中都有某些不愿摒弃的东西，即使这东西使我们痛苦得要死。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就像古老的凯尔特传说中那胸前带着棘刺的鸟，泣血而啼，呕出了血淋淋的心而死去。因为它不得不如此，它是被迫的。有些事明知道行不通，可是咱们还是要做。但是，有自知之明并不能影响或改变事情的结局，对吗？每个人都在唱着自己那支小小的曲子，相信这是世界从未聆听过的最动

听的声音。难道你不明白吗？咱们制造了自己的荆棘丛，而且从不停下来计算其代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忍受痛苦的煎熬，并且告诉自己，这是非常值得的。”

“这正是我所不理解的痛苦。”他低头瞟了一眼她的手，那手如此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胳臂，使他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为什么要痛苦呢，梅吉？”

“问上帝吧，拉尔夫，”梅吉说道，“他有播种痛苦的权力，对吗？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了整个世界。因此，他也创造了痛苦。”

鲍勃、杰克、休吉、詹斯和帕西回来吃饭了，因为是星期六的晚上。明天，沃蒂神父按预定要来做弥撒，可是鲍勃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谁也不会去听弥撒了。这是一个毫无恶意的谎言，是为了不走漏拉尔夫红衣主教的风声。这五位克利里家的男人比以前更像帕迪，更显老了，说话也更慢声慢气，就像土地那样坚忍持久。他们多爱戴恩哪！他们的眼睛好像一刻也不离开他，甚至他去睡觉时，也要从这个房间目送着他。看到他们生活在一起，等待着他长大到能够和他们一起在德罗海达奔驰的那一天，心里是很受用的。

拉尔夫红衣主教也发现了朱丝婷满怀敌意的缘由，戴恩对他着了迷，渴望听他说话，总是缠在他的身边。朱丝婷嫉妒坏了。

孩子上楼去之后，他望着留下的人：众兄弟，梅吉，菲。

“菲，从你的写字台旁离开一会儿吧，”他说，“到这儿来和我们坐一坐。我想和你们大家谈一谈。”

她自我保养得依然很好，身材没有变化，只是胸部松弛了，腰部略有些发胖。实际体重的增长并没有破坏老年时期的体型。她默默无言地在红衣主教对面的一把乳白色大椅子上坐了下来，梅吉在她的一边，那几个兄弟坐在紧挨着的一张石凳上。

“是关于弗兰克的事。”他说道。

这个名字在他们中间飘荡着，好像是远处的回音。

“弗兰克怎么样了?”菲镇定自若地问道。

梅吉放下她的针织活儿，望了望妈妈，然后又望了望拉尔夫红衣主教。“告诉我们吧，拉尔夫。”她很快地说道，一刻也不能再容忍她母亲的镇定了。

“弗兰克在一个监狱里差不多已经服刑 30 年了，你们想到这一点了吗?”红衣主教问道，“我知道我的人按照安排好的那样一直给你们通风报信，我要求他们不要使你们过分地忧伤。老实讲，我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处理弗兰克的事，也不知道你们听到关于他的孤独和绝望的细节后会怎么想，因为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要不是他在古尔本监狱中的暴力行为和三心二意，他在几年前已经被释放了。可是迟至这场战争，当一些囚犯被释放去服兵役的时候，可怜的弗兰克依然被排除在外。”

菲从她的手上抬起头来瞟了一眼。“他就是这个脾气。”她不动声色地说道。

红衣主教似乎在寻找恰当的词汇方面颇费踌躇。在他沉吟的时候，一家人都在用又畏惧又盼望的眼光望着他，尽管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弗兰克的利益。

“我为什么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又回澳大利亚来，这一定使你们迷惑不解吧。”拉尔夫红衣主教终于说道，他没有看梅吉，“我并没有总把你们的生活放在心上，这我是知道的。从我认识你们的那天起，我就是首先想到我自己，把我放在首位的。当教皇以红衣主教的法衣报答我担任教廷代表的辛劳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我是否能为克利里家效些什么劳。从某种程度上这样做可以告诉他们，我对他们的关切是多么深。”他吸了一口气。眼光集中在菲的身上，而不是梅吉的身上。“我返回澳大利亚，看看在弗兰克的事情上我能够做些什么。菲，你还记得帕迪和斯图死

后我和你谈过的那次话吗？那是20年前的事了，我一直无法忘记那时你眼中的表情。活力和朝气都不见了。”

“是的，”鲍勃冷不丁地说道，他的眼睛盯着他的母亲，“是的，是那么回事。”

“弗兰克就要被假释了，”红衣主教说道，“这是我唯一能办到的表示我对你们由衷关切的事情。”

要是他本来盼望能从菲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看到猛地异彩大放的话，那他会大失所望的。起初，那双眼睛不过微微一闪，也许，年岁的磨蚀实际上已经永远不能使那双眼睛异彩大放了。但是，他在菲的儿子们的眼睛中却看到了一种真正的事关重大的神情，使他感到了自己所采取的行动的意义。这种感觉自从战争和那个年轻的、名字令人难以忘怀的德国小兵谈话以来还未曾体验过呢。

“谢谢你。”菲说道。

“你们欢迎他回德罗海达吗?”他向克利里家的男人们问道。

“这是他的家，是他应该来的地方。”鲍勃简单明了地说道。

除了菲以外，每个人都点了点头，她似乎独自沉浸在幻想中。

“他不是以往的那个弗兰克了，”拉尔夫红衣主教继续温和地说道，“我到这里来之前，在古尔本监狱见到了他，并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还告诉他，德罗海达的人对他的遭遇一直都是非常清楚的。倘若我告诉你们，他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难于接受的话，你们也许就能够想象得到他的变化了。他简直是……非常高兴。急切地盼望着再见到家里人，尤其是你，菲。”

“什么时候释放他?”鲍勃清了清嗓子，问道。他为母亲显然惧怕见到弗兰克回来时的情形的那种矛盾心理而感到高兴。

“就在一两个星期之内。他将乘夜班邮车到达，我本来希望他坐飞机，可是，他说他愿意坐火车。”

“我和帕西去接他，”詹斯热切地说道，可随后脸又拉了下来，“噢！我们不知道他的模样！”

“不，”菲说道，“我亲自去接他，就我一个人去。我还没有老糊涂，自己能开车去。”

“妈妈是对的，”梅吉坚定地说道，抢先堵住了兄弟们的齐声反对，“让妈自己去吧。她是应该第一个见到他的人。”

“好啦，我还有工作要做。”菲生硬地说道，她站了起来，向写字台走去。

五兄弟一起站了起来。“我想，该到睡觉的时候了。”鲍勃煞费苦心地挤出了一个哈欠，说道。他腼腆地冲着拉尔夫红衣主教笑了笑。“又像往日那样，早上由你给我们做弥撒了。”

梅吉叠起了针织活儿，放在一边，站了起来。“我也要向你道晚安了，拉尔夫。”

“晚安，梅吉。”他目送着她走出房间，然后转过来，向菲一欠身。“晚安，菲。”

“你说什么？你说了些什么吗？”

“我说晚安。”

“哦！晚安，拉尔夫。”

他不想在梅吉刚刚上楼的时候到楼上去。“我想，在上床睡觉之前去散散步。有些事你知道吗，菲？”

“不知道。”她声音冷漠。

“你连一分钟也骗不过我。”

她大笑起来，声音中充满了不安。“是吗？我不知道是什么。”

夜色已深，星斗阑干。南半球的星斗，缓缓转过天穹。他已经永远不再痴迷于它们了，尽管它们依然在天上，迢迢万里，但却无法暖人心胸，冷漠难接近，不能使人得到慰藉。上帝要离得近一些，难以捉摸地横亘在人与星辰之间。他久久地伫立在那

里，翘首仰望，侧耳倾听着风声在树林中穿行着，沙沙地笑着。

他不愿走近菲。他站在房子尽头的楼梯上。她那张写字台上的灯依然在亮着，可以看见她俯着身的侧影，她在工作。可怜的菲。她一定是太怯于上床睡觉了，尽管弗兰克回来以后也许会好一些。也许吧。

楼梯顶上静极了，窄窄的高桌上放着一盏水晶玻璃灯，投射出一片模糊的光晕，使夜间的漫游者感到宽慰。夜风掀动着桌旁窗户上的窗帘，灯光摇曳不定。他从灯旁走了过去，脚步落在厚厚的地毯上，无声无息。

梅吉的门大敞着，从里面倾泻出一片亮光。他的身体挡住了灯光，过了一会儿，他关上了身后的门，上了锁。她披着一件宽松的睡衣，坐在窗旁的椅子上，望着外面那看不见的家内圈地。但是，当他向床上走去，并且在床边坐下来的时候，她转过头看着他。她缓缓地站了起来，向他走去。

“喂，我帮你把靴子脱掉。这就是我从来不穿高帮鞋的缘故。不用鞋拔子我脱不下来，可是鞋拔子把好皮靴都弄毁了。”

“梅吉，你是有意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吗?”

“玫瑰灰吗?”她莞尔一笑，“这一直就是我喜爱的颜色。它不会破坏我头发的色调。”

当她拉下一只靴子时，他就把另一只脚放在了她的背后，随后，换一只脚。

“你对我来找你就这么有把握吗，梅吉?”

“我告诉过你了。在德罗海达，你是我的。你要是不来找我，我就去找你，没错。”她把他的衬衫从他的头上拉了下来，有那么一阵工夫，她的手极其敏感地放在他那赤裸的后背上。接着，她走到灯前，将它扭灭，与此同时，他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了椅子背上。他能听到她在走动着，脱去了睡衣。明天早上，我还要做弥撒。但那是明天早晨，弥撒的魔力早就不复存在了。这里依然

是黑夜和梅吉。我曾经想得到她。她也是一个神圣的东西。

戴恩大失所望。“我以为你会穿红法衣呢!”他说。

“有时我穿的，戴恩，但只是在宫墙之内。在宫墙的外边，我就穿一件有腰带的黑法衣，就像这件。”

“你真的有一座宫殿吗?”

“是的。”

“里面挂满了枝形吊灯?”

“是的，可是德罗海达也是这样呀。”

“哦，德罗海达!”戴恩厌恶地说道，“我敢打赌，比起你的来，我们的吊灯要小。我真想看看你的宫殿，和你穿红法衣的样子。”

拉尔夫红衣主教笑了笑。“谁知道呢，戴恩? 也许有一天你会看到的。”

在那孩子的眼睛深处有一种奇特的表情，一种冷淡的表情。做弥撒时，当戴恩一转身时，拉尔夫红衣主教看得更真切了，可是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似曾相识。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真身。

路迪和安妮如期来过圣诞节，而且确实是年年不误。大宅里到处都是无忧无虑的人，盼望着这些年来最快活的一次圣诞节。明妮和凯特一边干着活儿，一边走了调地唱着歌。史密斯太太那胖乎乎的脸上笑逐颜开，梅吉不置一辞地任戴恩缠着拉尔夫红衣主教；菲似乎也快活得多了，不那么一个劲儿地粘在写字台旁了。每天晚上，男人们抓住每一个借口往回跑，因为晚饭之后，客厅里谈得热火朝天，史密斯太太则准备着就寝前的小吃，有吐司涂奶酪，热奶油烤饼和葡萄干烤饼。拉尔夫红衣主教抗议说，这么多好吃的，会使他发胖的，但呼吸了三天德罗海达的空气，

和德罗海达的人一起呆三天，吃了三天德罗海达的饭之后，他初来时那憔悴枯槁的面容似乎已经不见了。

第四天的时候，天气变得十分热。拉尔夫红衣主教和戴恩出去把一群绵羊赶回来，朱丝婷在花椒树下独自生闷气，梅吉懒洋洋地坐在廊下的一张加垫的藤靠椅中。她觉得浑身的骨头发软、放松，感到非常幸福。一个女人在多年的紧张生活中没有这种东西也能过得不错，但是这种东西是美好的——当这种东西是她所爱的男人给予的时候。她和拉尔夫在一起时，除了属于戴恩的那一部分以外，她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变得充满了活力。麻烦的是，当她和戴恩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属于拉尔夫的那一部分以外，她身上的每一部分也是充满活力的。只有他们俩同时存在于她的生活中时，就像现在这样，她才感到十足的圆满。哦，这是自有道理的。戴恩是她的儿子，而拉尔夫是她的男人。

但有一件事使她的幸福美中不足：拉尔夫没有看出来。于是，她对她的秘密缄口不言。他自己瞧不出来，她为什么要告诉他呢？他凭什么让她说出个中底细？有那么一阵儿，他居然会认为她是心甘情愿地回到卢克的身边，这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倘若他把她看成这种人的话，那就不应该告诉他。有时，她感觉得到菲那双失色而嘲讽的眼光在她身上转。她就转过头去，泰然自若。菲是理解的，非常理解。她理解这种半怨半恨，理解这种不满，理解这种向孤独凄凉的年月进行报复的愿望。徒劳地追逐绚丽缤纷的彩虹，那彩虹就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她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交给他这个可看而不可得的彩虹呢？剥夺他的这个权利吧。让他受折磨，而又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受着折磨吧。

代表德罗海达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梅吉漫不经心地听着，随后便想到她母亲一定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她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走过去接电话。

“请找菲奥娜·克利里太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梅吉喊了一声菲，她转过身来，接过话筒。

“我是菲奥娜·克利里。”她说道。当她站在那里听电话的时候，脸上的颜色渐渐褪去，看上去就像帕迪和斯图死后那几天的样子。她显得那样瘦小，那样脆弱。“谢谢你。”她说着，挂上了电话。

“怎么了，妈?”

“弗兰克已经被释放了。乘今天下午的晚班邮车到达。”她看了看表，“我必须赶快去，已经过两点钟了。”

“我和你一起去吧。”梅吉提议道。当她自己心中充满幸福的时候，不忍看到母亲灰心丧气。她明白，对菲来说，这次会面不纯然是快乐。

“不，梅吉，我会很没事的。你照顾一下这里的事情，把饭留到我回来。”

“这难道不是大好事吗，妈？弗兰克正好赶上圣诞节回家!”

“是的，”菲说道，“好极了。”

人们若能乘飞机的话，谁都不会坐晚班邮车的，因此，当火车喷着气从悉尼而来的时候，沿途小城镇下来的大部分都是二等铺的旅客，有几个人一到基里就呕吐了起来。

站长和克利里太太有点头之交，但是决不敢梦想和她攀谈，因此，他只是看着她从过顶的天桥上沿着木台阶走下来，任她独自直直地站在那高高的站台上。她是个漂亮的老太太，他想道，穿着时髦的衣服，戴着时髦的帽子，还蹬着高跟鞋呢。身条真不赖，对一个老太太来说，她脸上的皱纹委实不算多。这足以说明牧场主那种舒心的日子对一个女人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弗兰克也是从母亲的脸上认出她来的，而他母亲认他则没这么快，尽管她的心马上就认出了他。他已经 52 岁了，他不在的这些年正是使他从青年过渡到中年的年头。站在基里的夕照中的这个男人非常瘦，几乎是形容枯槁，苍白至极。他的头发剃掉了

一半，那透出力量的矮小的身体上穿着一件走了样的衣服，形状很好看的手捏着一顶灰毡帽的帽檐。他背不弯腰不驼，也不显病态，但却不知如何是好地站在那里，两手扭着帽子，似乎既不盼望着有人来接他，也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菲控制着自己，快步走下了月台。

“你好，弗兰克。”她说道。

他抬起了那双曾经灼灼有光的眼睛，落在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脸上。那完全不是弗兰克的眼睛了，枯涩、有耐性、极其疲惫。但是，当那双眼睛看到菲的时候，一种非同寻常的表情在其中闪动着，这是一种受伤的、毫无自卫能力的眼光，一种即将死去的人哀诉似的眼光。

“哦，弗兰克。”她说着，便把他搂在了怀里，摇动着那放在她肩膀上的头。“好啦，好啦，”她低低地、依然十分柔和地说道，“一切都好啦！”

起初，他萎靡不振，默默无言地坐在汽车里，但是，当罗尔斯加快速度开出市镇的时候，他开始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兴趣了，看着车窗的外面。

“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他喃喃地说道。

“我想是这样的吧。时间在这里过得很慢。”

他们轰轰地开着车，从狭窄而又混浊的河面上的木板桥上开了过去。两岸垂柳依依。满是盘结的树根和砾石的河床大部分都露了出来，形成了平静的、棕色的水洼，乱石嶙峋的干河滩上到处都长着桉树。

“巴温河，”他说道，“没想到今生还能见到它。”

他们的后面扬起了一大团土雾，他们的前面笔直的道路就像是一幅透视图一样，跨过了缺少树木的、绿草茵茵的大平原。

“妈，这条路是新修的吧？”他似乎竭力在找话说，使局面显得正常起来。

“是的，战争刚结束，他们就从基里到米尔帕林卡铺起了这条路。”

“他们也许就铺上了一点儿柏油，却还是留下了旧有的尘土。”

“有什么用呢？我们已经习惯吃尘土了，认为把路弄得能够抗住泥浆，这样做花费太大。新路是笔直的，他们把路面筑平了，这条路省去了我们 27 个大门中的 13 个。在基里和庄园之间只有 14 道门了，你等着看我们怎样对付这些门吧，弗兰克。用不着把这些门开开关关了。”

罗尔斯爬上了一道斜坡，向着一道懒洋洋地升起来的铁门开去，汽车刚刚从门下钻过，它便沿着滑轨下降了几码，大门自己关上了。

“真是让人惊讶！”弗兰克说道。

“咱们是附近第一家安装了自动斜坡门的牧场——当然，只装在米尔帕林卡和庄园之间。其他围场的门还得手工开关。”

“唔，我估计发明这种大门的那个家伙一辈子一定开关了许多门，是吗？”弗兰克露齿一笑。这是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可是，他随后又陷入了沉默之中。于是他母亲便集中精力开车，不愿意过快地逼他说话。当他们钻过最后一道门，进入家内圈地的时候，他惊叹了起来。

“我已经忘记它有多可爱了。”他说。

“这就是家，”菲说道，“我们一直照料着它。”

她把罗尔斯开进了车库，随后和他一起走回了大宅，只是在这时，他的箱子才由他自己提着。

“弗兰克，你是愿意在大宅里占一个房间，还是愿意单独住在客房？”他母亲问道。

“我住客房，谢谢。”那枯涩的眼睛停在了她的脸上。“还是和人们分开好。”他解释道。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提及监狱的环境。

“我想，这样对你要好些，”她说道，带着他向自己的客厅走去。“眼下大宅住得挺满，因为红衣主教在这里。戴恩和朱丝婷在家，路迪和安妮·穆勒后天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她拉了拉铃要茶，很快地在房间里走着，点起了煤油灯。

“路迪和安妮·穆勒?”他问道。

她停下了扭灯心的动作，望着他。“弗兰克，说来话长啦。穆勒夫妇是梅吉的朋友。”灯调整到了她满意的程度，她坐在高背椅中。“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开饭，不过咱们先喝杯茶吧。我要把路上的尘土从嘴里洗掉。”

弗兰克笨拙地坐在了一个乳白绸面的矮凳的边上，敬畏地望着这间屋子。“这屋子和玛丽姑姑那时候不大一样了。”

菲微微一笑。“哦，我想是的。”她说道。

这时，梅吉走了进来，看到梅吉已经长成一个成年妇女比看到母亲变老更令人难以接受。当妹妹紧紧地拥抱着他，吻他的时候，他转开了脸，松垂如袋的衣服中的身体畏缩着，眼睛越过她找寻着他的母亲。母亲坐在那里望着他，好像在说：没啥关系，不久一切都会正常的，只要过一段时间就行了。过了一会儿，正当他还在搜肠刮肚地想对这个陌生人说些什么的时候，梅吉的女儿进来了。她是一个高个、清瘦的年轻姑娘。她拘谨地坐在那里，一双手捏着衣服上的衣褶，那双浅色的眼睛从一个人的脸上转到另一个人的脸上。梅吉的儿子和红衣主教一起进来了，他走过去坐在姐姐身旁的地板上，这是一个漂亮、平静而冷淡的少年。

“弗兰克，这太好了。”拉尔夫红衣主教说着，和他握了握手，随后转向菲，一扬左眉。“喝杯茶吗？好主意。”

克利里家的男人一起走了进来，空气是很紧张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宽恕他。弗兰克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当年使他们的母亲伤心的那种行径。可是，他不知道说些什么才能使他们

有所理解。他既无法向他们倾诉他的痛苦和孤寂，也不会恳求宽恕。唯一真正关键的人是他的母亲，而他从未想到有什么可让她去宽恕的。

这天晚上一直在竭力打圆场的是红衣主教，在晚餐桌上他引着话题。饭罢回到客厅里以后，他带着一种自如的外交风度聊着天，有意给弗兰克创造机会，让他介入谈话。

“鲍勃，我一到这儿就想问你——兔子都到什么地方去了?”红衣主教问道，“我看到了无数的兔子洞，可是一只兔子也没有。”

“兔子都死啦。”鲍勃答道。

“死了?”

“是啊，是因为得了一种叫什么粘液肿瘤的病。到 1947 年的时候，因为兔子和连年大旱，作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澳大利亚几乎完蛋了。我们都绝望了。”鲍勃说道，他热烈地谈着他的话题，很高兴能讨论一些把弗兰克排除在外的事。

在这一点上，弗兰克很不明智地发表了和他大弟弟不一致的看法。“我知道情况很糟，但还不至于糟到那种地步。”他倚坐在椅子上，希望他对这次讨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能使红衣主教感到高兴。

“哦，我并没有言过其实，相信我的话!”鲍勃刻薄地说道。弗兰克怎么会知道呢?

“发生了些什么事?”红衣主教很快地问道。

“前年，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在维多利亚州进行了一项实验，用他们培育出来的这种病毒使兔子得了传染病。我不能肯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只知道是一种微生物。反正他们管这种东西叫粘液瘤病毒。起初，这种病毒的传播似乎不太理想，尽管兔子染上它就丧命。可是大约一年之后，这场试验性的传染就像野火一样传播开了。他们认为蚊子是载体，但是和藏红色蓟草

也有关系。从那时候起，兔子上百万上百万地死去了，它们被一扫而空。有时，你会看到几只病歪歪的兔子，脸上都是肿块，难看透顶。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拉尔夫，真的。其他的动物都没有得粘液肿瘤病，甚至连种属相近的动物都没得。多亏了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那些人，兔子再也不能成灾了。”

拉尔夫红衣主教望着弗兰克。“弗兰克，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知道吗?”

可怜的弗兰克摇了摇头，希望大家能让他不起眼地退在一边。

“这是大规模生物战。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的人是否知道，就在这里，在澳大利亚，从 1949 年到 1952 年对数不清的兔子进行了一场病毒战，并且成功地消灭了它们。哦！这是对头的，是吗？这完全不是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而是科学的事实。他们还是把他们的原子弹和氢弹埋掉的好。我知道不得不进行这场生物战，这是绝对必要的，也许这项重要的科学成就还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赞扬。但这也是非常可怕的。”

戴恩一直竖着耳朵听着这场谈话。“生物战？我从来没听说过。到底是怎么回事，拉尔夫?”

“这是一个新词，戴恩，但我是一个教皇的外交家，可悲的是我不得不与‘生物战’这样的词汇打交道。一句话，这个词就意味着粘液性肿瘤病。培养出一种只杀死或重创一种生物的病毒。”

戴恩有些下意识地划了一个十字，又靠在了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膝头上。“我们最好祈祷，对吗?”

红衣主教低头看着他那漂亮的头，微笑着。

多亏了菲，弗兰克才终于完全适应了德罗海达的生活，尽管克利里家的男人态度生硬，可她却若无其事，好像她的长子只是

离开了短短一段时间，从来没有使这个家庭蒙羞受辱，或深深地伤过他母亲的心似的。她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把他送到他似乎想占有的空间里，离开了她其他的儿子。她并没有鼓励他重新恢复往日的那种活力。因为那一切已经都是昨日黄花了。当她在基里车站的月台上看到他的那一刹那，她就明白，那一切已经被一种他拒绝和她详述的生活所吞噬了。她能为他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使他尽可能幸福。毫无疑问，做到这一步的途径就是像接受往日的弗兰克那样接受现在的弗兰克。

不存在着让他到围场去干活的问题，因为他的弟弟既不需要他，他也不想去过那种他一直厌恶的生活。看到那些蓬勃生长的东西，使他感到高兴，因此，菲就让他在大宅的花园里干些闲事，使他得到宁静。对弗兰克回到家庭中间，克利里家的男人逐渐习惯起来了，开始明白，以前曾在弗兰克身上存在的那种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一切都不能改变他们的母亲对他的感情，不管他是在监狱抑或是在德罗海达，都没有关系。她对他的感情都是不变的。重要的事情是，让他留在德罗海达会使她感到快活。他没有干扰他们的生活，和往日一样。

然而对菲来说，弗兰克重返家中并不是一种快乐。这又能怎么样呢？每天看到他和根本见不到他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哀伤罢了。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一种被毁灭的生活和一个被毁灭的人是令人悲痛欲绝的，这人是她最钟爱的儿子，而他一定是在忍受着她所无法想象的痛苦。

弗兰克回家六个月之后的一天，梅吉走进了客厅，发现她母亲坐在那里，透过高大的窗户望着正在修剪着沿车道的一大排玫瑰花的弗兰克。她转过身来，那故作镇定的脸上带着某种表情，使梅吉双手捂在心口上。

“哦，妈！”她不知如何是好地说道。

菲望着她，摇了摇头，微笑着。“没什么，梅吉。”她说道。

“要是我能尽点儿力就好了!”

“能。只要保持你往日的样子就行了。我很高兴，你已经成为我的助手了。”

第六部

1954—1965

戴恩

18

“喂，”朱丝婷对母亲说道，“我已经决定我要做什么事了。”

“我想，这是早已决定的了。到悉尼大学去学艺术，对吗?”

“哦，那不过是在我制定我的计划时让你对这个秘密产生错觉的诱饵罢了。不过，现在事情都安排好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啦。”

梅吉从她的活计上抬起头来——她正在用面团做着枞树形的甜饼。史密斯太太病了，她们正在厨房里帮忙。她认为女儿不过是感到疲劳、不耐烦、不知如何是好罢了。人们对朱丝婷这样的人有什么法子呢，要是她声称，她打算到悉尼学着当妓女，梅吉也怀疑是否能让她改变主意。天哪，可怕的朱丝婷，这个摧毁一切的力量中的佼佼者。

“往下说呀，我急着听呢。”她说着，又低头做甜饼去了。

“我要去当演员。”

“当什么?”

“演员。”

“老天爷呀!”枞树饼又被撂到一边去了，“喂，朱丝婷，我讨厌当一个扫兴的人，我实不想伤害你的感情，可是，你认为你——嗯，具备当演员的身体条件吗?”

“哦，妈!”朱丝婷厌恶地说道，“不是当电影明星，是当演员！我可不愿意去扭着屁股，挺着乳房，噘着讨厌的嘴唇！我想搞艺术。”她把一块块脱了脂的牛肉推进腌肉桶里。“不管我选择接受什么样的训练，我都有足够的钱了，对吗?”

“是的，多亏了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

“那就全说定啦。我要到卡洛顿剧院向艾尔伯特·琼斯学表演去，我已经给皇家艺术专科学校写过信了。这是伦敦的艺术学校。我要求把我列在候补名单上。”

“你有把握吗，朱茜?”

“很有把握。他们已经认识我很久了。”最后一块该死的牛肉被塞进了腌肉桶中。朱丝婷把盖子砰的一声盖在了桶上。“唉!我希望只要我活着就决不要再见到一块腌牛肉。”

梅吉把满满一盘甜饼递给了她。“把这些放到烤箱里去，好吗？烧到400度。我得说，它们会变成令人惊奇的东西的。我觉得那些想当演员的小姑娘总是在没完没了地表演着各种角色，可是我见到你扮演的唯一的人就是你自己。”

“嗐，妈！你又来了，老是把电影明星和演员混为一谈。老实讲，你真是没救啦。”

“哦，影星就不是演员吗?”

“是一种非常劣等的演员。除非他们最初在舞台上表演过，才是好演员呢。我的意思是说，连劳伦斯·奥列弗偶尔也会拍一部片子的。”

朱丝婷的梳妆台上有一张劳伦斯·奥列弗亲笔签名的照片。梅吉只是简单地把那个看成是少年人迷恋的玩艺儿，尽管这时她想起来，她曾经想到过朱丝婷对此至少是有兴趣的。有时她带到家中，并在这里住上几天的朋友常常珍藏着泰伯·亨特和罗丽·卡尔霍恩的照片。

“我还是不明白，”梅吉摇着头说道，“演员!”

朱丝婷耸了耸肩。“哦，除了舞台我还能在什么地方放声大笑、喊叫和大哭呢？在这里，在学校，或者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允许我这样的！我喜欢大笑、大叫、大哭，妈的!”

“可是你在美术上很有才能，朱茜！为什么不当一个画家呢?”梅吉坚持道。

朱丝婷从大煤气炉旁转过身来，手指在气罐表上轻轻敲着。“我得告诉厨房杂工换煤气瓶了。压力太低。但是，今天还凑合。”那双浅色的眼睛带着怜悯看着梅吉，“妈，你太不现实了，真的。我想，这会被看成那种不肯切实地考虑人生道路的孩子们的想法的。告诉你吧，我不想饿死在阁楼上，死后才名扬天下。我想活着的时候就享有点儿小名气，经济上也宽裕。因此，我将把绘画当作业余消遣，把演戏当作一种谋生手段。怎么样?”

“你在德罗海达已经有一份收入了，朱茜，”梅吉绝望地说道，打破了自己那不管天塌地陷都保持沉默的誓言，“决不会有饿死在阁楼上那种事的。要是你愿意绘画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画。”

朱丝婷警觉了起来，很感兴趣。“妈，我有多少收入?”

“要是你乐意，是够你用的，根本不需要去做任何工作。”

“那多烦人呐！我将要在电话上聊聊天，玩玩桥牌而了此一生，至少我在学校的朋友们的母亲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想住在悉尼，而不是德罗海达。比起德罗海达，我更喜欢悉尼。”她的眼中闪出了一线希望的光芒，“我有足够的钱去做新式电疗，去掉我的雀斑吗?”

“我想是的。可是为什么?”

“因为到时候有人会看我的脸，这就是为什么。”

“我以为容貌对于一个演员无关紧要呢。”

“再紧要不过了。我的雀斑是一种痛苦。”

“你肯定你不愿意当画家吗?”

“相当肯定，谢谢你。”她来了一个舞蹈动作，“我要去当演员啦，沃辛顿太太!”

“你怎么设法进卡洛顿剧院呢?”

“我试演过了。”

“他们录取你了?”

“妈，你对你女儿的信心太叫人伤心啦。他们当然把我录取了！你知道，我演得棒极了。总有一天我会天下闻名的。”

梅吉把绿食品色打成了一碗糊状的糖霜，细细地撒在已经烤好的枞树饼上。“朱丝婷，这对你是很重要吗？出名？”

“我应该这样说。”她将白糖撒在奶油的上面，奶油很软，已经溶在碗壁上了。尽管已经用煤气炉代替了柴炉，可厨房里还是很热。“我已经横下一条心要名扬天下了。”

“你不想结婚吗？”

朱丝婷显出了一副蔑视的样子。“根本不可能！哭天抹泪，像叫花子似地度过我的一生吗？向某个连我一半都不如，却自以为不错的男人低眉俯首吗？哈，哈，哈，我才不干呢！”

“老实说，你真是糊涂到家了！你这一套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朱丝婷开始用一只手迅速地打着鸡蛋，灵巧地打进一个盆子里。“当然是从我那独一无二的女子学校学来的啦。”她用一个法国打蛋器毫不留情地打着鸡蛋，“实际上我们是一群相当正派的姑娘。很有文化教养。并不是每一个少女都能欣赏拉丁文五行打油诗的：

维尼来了一个罗马客，
他的衬衫用铱做，
问他为啥穿这个，
回答说：“‘Id est
Bonum sanguinem praesidium。’”

梅吉撇了撇嘴。“我会恨我自己开口问你的，可是那个罗马人到底说的是什么呀？”

“‘这是一件顶呱呱的保护服。’”

“就是这个？我以为这话要难听得多呢。你真让我吃惊。不过，亲爱的姑娘，还是谈咱们刚才说的那事吧，尽管你想方设法改变话题。结婚有什么不好的呢?”

朱丝婷模仿着外祖母那罕见的、从鼻子里发出来的嘲弄的笑声。“妈！真的！我得说，你问这个再合适不过了。”

梅吉觉得血液在皮肤下涌流着，她低头看着装满了绿油油的枞树甜饼的盘子。“尽管你是个 17 岁的大人了，可是不许这样无礼。”

“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朱丝婷看着搅蛋碗问道，“一个人在冒险闯入了双亲严密防范、不让人窥见的那块领地的那一刻起就会变得无礼的。刚才我说过：你问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没错儿。哼！我没有必要暗示你是一个失败者，或是一个罪人，或者更糟糕的人。事实上，我认为你已经表现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观念，不需要你的丈夫也行。你要丈夫干什么呢？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男人和舅舅们一起影响着你的孩子，你有足够的钱生活下去。我赞同你的做法！结婚毫无意义。”

“你和你父亲一模一样!”

“又是一个借口。每当我惹你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成了和我父亲一模一样。好吧，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位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话。”

“你什么时候走?”梅吉绝望地问道。

朱丝婷露齿一笑。“等不及地要摆脱我啦？好吧，妈，我一点儿也不怨你。我可不是忍不住要这样做，我就是爱叫大家大吃一惊，尤其是你。明天把我带到飞机场去怎么样?”

“后天走吧。明天我要带你到银行去。你最好知道你已经有多少钱了。而且，朱丝婷……”

朱丝婷正在撒着面粉，熟练地调着。听到母亲的声音变了，她抬起头来。“怎么?”

“要是你碰上了麻烦，就回家来。我们永远在德罗海达为你留着房子，我希望你记住这个。没有比无家可归更糟糕的事了。”

朱丝婷的眼光变得柔和了。“谢谢，妈。原来你不是一个不动声色的、糟糕的老榆木疙瘩，对吗?”

“老?”梅吉倒吸一口冷气，“我不老，我才43岁。”

“老天爷，才那么大吗?”

梅吉猛地掷出一块小甜饼，打中了朱丝婷的鼻子。“哦，你这个小坏蛋!”她大笑起来，“你是个什么样的鬼哟！现在我都觉得自己是个百岁老人了。”

女儿露齿一笑。

正在此时，菲走进了厨房，看到了刚才厨房里的那一幕。梅吉松了一口气，向她打了个招呼。

“妈，你知道朱丝婷刚才告诉我什么来着?”

菲除了以最大的努力管理账目之外，再也不抬眼看任何事了，但是对那些自命不凡的孩子内心在想着什么，还是像以往那样能一眼看穿。

“我怎么能知道朱丝婷刚才告诉你什么?”

她温和地问道，看着那些绿色的甜饼，微微地耸了耸肩膀。

“因为有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你和朱丝婷对我保守着一些小秘密，可是现在，我女儿已经把新闻都告诉我了，你走进来却说什么都不知道。”

“嗯——至少这些甜饼的味道比看上去的要好，”菲啃了一点儿，评论道，“我向你保证，梅吉，我可没撺掇你女儿和我一起背着你搞阴谋。朱丝婷，你干了些什么事打破了别人的计划?”她转向正在把疏松的混合物倒进加了黄油和面粉的罐里的朱丝婷，问道。

“我告诉妈妈，我要去当演员，姥姥，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吗？这是真话，还是一个含糊不清的笑话?”

“哦，是实话。我要从卡洛顿剧院开始我的演艺生涯。”

“哦，哦，哦!”菲说道，她靠在桌子上，嘲讽地望着女儿，“梅吉，孩子们自己多有主意，这难道不叫人吃惊吗?”

梅吉没有答话。

“姥姥，你赞成吗?”朱丝婷嚷着，做好了争论的准备。

“我？赞同？你怎样生活和我不相干，朱丝婷。此外，我认为你会成为一个好演员的。”

“你**这样认为吗**?”梅吉喘不过气来了。

“她当然会的，”菲说道，“朱丝婷不是那种做不明智选择的人，对吗，我的姑娘?”

“是的。”朱丝婷露齿一笑，掠开了挡住眼睛的一绺鬈发。梅吉看着她，觉得她外祖母带着一种从来没有对她母亲表现出来的一种钟爱之情。

“你是个好姑娘，朱丝婷，”菲说道，她毫无情绪地摆着甜饼，把它们摆好，“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过我希望你在这上面弄上白酥皮。”

“你没法把枞树饼弄成白酥皮。”梅吉反对道。

“要是做枞树饼的话，当然是可以的。上面的白糖就是雪。”她母亲说。

“现在太迟了，它们已经成了让人恶心的绿色了。”朱丝婷笑了起来。

“**朱丝婷!**”

“噢！对不起，妈，我没有惹你生气的意思。我总是忘记你胃弱。”

“我才不胃弱呢。”梅吉激怒地说道。

“我是来瞧瞧，能不能弄杯茶喝喝的，“菲插了进来。她拉出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把水壶放上，朱丝婷，做个听话的姑娘。”

梅吉也坐了下来。“妈，你当真认为这个计划对朱丝婷来说行得通吗?”她急切地问道。

“为什么行不通呢?”菲答道，她望着外孙女侍弄着茶水。

“这也许是一时高兴。”

“朱丝婷，这是一时高兴吗?”菲问道。

“不是。”朱丝婷简洁地说道，把杯子和茶盘放在了那张陈旧的绿案桌上。

“用盘子盛饼干，朱丝婷，别放在饼干筒外边，”梅吉机械地说道，“发发慈悲吧，别把一罐奶全都倒在桌子上，倒一些在午茶罐里吧。”

“是，妈，对不起，妈，”朱丝婷应道，也同样机械，“我对厨房里的女人干的事弄不来。我能干的不过就是把吃剩下的东西从哪儿拿来，再拿回哪儿去，把剩余的两三个盘子给洗好。”

“按着吩咐你的去做吧，那样就会好多了。”

“再说说那个话题儿吧，”菲继续说道，“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我的看法是，应该让朱丝婷去试试，兴许会干得很不错呢。”

“我真希望我心里有底就好了。”梅吉闷闷不乐地说道。

“朱丝婷，你想到过出名得意吗?”外祖母问道。

“千真万确。”朱丝婷说道，挑战似地把那个旧的棕色厨房茶壶放在桌上，匆匆忙忙地坐了下来。“别抱怨啦，妈。我不会再在厨房里用银壶烹茶了，这是最后一遭。”

“这壶茶正到家。”梅吉笑了笑。

“哦，真好！什么也比不上一杯好茶，”菲叹息着，啜了一口茶，“朱丝婷，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对你妈妈讲得这么糟呢?你知道，这不是一个成名和前途的问题，这是一个本性的问题，对吗?”

“本性，姥姥?”

“当然是啦。演戏是你认为你打算要去做的事，对吗?”

“对。”

“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对你母亲解释呢？为什么要用一些轻率的胡说让她心烦意乱呢?”

朱丝婷耸了耸肩，把茶水一饮而尽，将空杯子推到妈妈面前，还要添茶。“我不知道。”她说道。

“**我—不—知—道**，”菲纠正着她的发音，“我相信，你在舞台上会发音清晰的。你想当演员就是出于本性，对吗?”

“我想是的。”朱丝婷不情愿地答道。

“哦，一种固执而又愚蠢的克利里家的自尊！朱丝婷，这也会成为你垮台的原因的，除非你学会控制它。一种怕被人笑话，或是被人嘲弄的愚蠢的恐惧心理。尽管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你母亲是个冷心肠的人。”她拍了拍朱丝婷的后背，“让让步吧，朱丝婷，要合作。”

可是，朱丝婷却摇了摇头，说：“我做不到。”

菲叹了口气。“好吧，祝你一切如意吧，孩子，你会得到我为你的事业的祝福的。”

“谢谢，姥姥，我感激你。”

“那就请你去找弗兰克舅舅，告诉他厨房里有茶，用具体行动来表示你的感激吧。”

朱丝婷走了，梅吉凝视着菲。

“妈，你真叫人感到吃惊，真的。”

菲微微一笑。“哦，你得承认，我从来没有试图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孩子应该去做什么。”

“是的，从来没有，”梅吉温柔地说道，“我们对此也很感激。”

朱丝婷回到悉尼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法把她的雀斑去除。不

幸的是，这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这要占用她约12个月之久的时间，此后，她一生都得呆在避阳光的地方，否则雀斑还会去而复来。她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给自己找一个房间。那时候，人们都在营造私房，认为在公寓大厦里杂居而处是一件很讨厌的事，因此，找房子在悉尼是一件大事。但是，她终于在纽特拉尔海湾找到了一套两间的公寓，在一幢坐落在古老而巨大的海滨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楼房里。这座楼房在困难的日子里经营惨淡，被改造成了许多肮脏的、半开间的房间。房租是一个星期5镑10先令。叫人不能容忍的是，浴室和厨房是公用的，全体房客共而用之。但是，朱丝婷感到相当满意。虽然她受过良好的家政训练，但是她还是缺少做家庭主妇的本能。

住在波兹维尔花园比她在卡洛顿剧院当艺徒更令人着迷。剧院的生活似乎就是躲在道具布景后面，看着其他人排戏，偶尔跑个龙套，熟记莎士比亚、肖伯纳和谢立丹[①] 的大量作品。

连朱丝婷的公寓在内，波兹维尔花园有六套公寓，其中还得算上老板娘迪万太太的那一套。迪万太太是一位65岁的伦敦人，总是阴郁地吸着鼻子，两眼凸出，非常蔑视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人，尽管她仍然要敲他们竹杠。她一生中最关心的似乎就是煤气和电的费用，而她最主要的弱点就是抵挡不住朱丝婷的隔壁邻居，一个很乐意以自己的国籍而揩她的油的英国小伙子。

“我可不在乎在我们一起话旧的时候偶尔让这个老宝贝儿高兴一下，”他告诉朱丝婷，“你知道，她对我干着急，摸不着。你们这些姑娘即使在冬天也不准用电热器，可是她却给了我一个，只要我乐意，夏天我都可以用。”

“荡妇。”朱丝婷平心静气地说。

他的名字叫彼得·威尔金斯，是个漂流四方的海员。“请赏

① 理查德·布林斯利·谢立丹（1751—1816）是英国的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光，有时我会给你来杯好茶的。”他在她身后喊道，相当欣赏那双浅淡、迷人的眼睛。

朱丝婷到他那里喝过茶，但谨慎地选择了一个迪万太太不会暗中嫉妒的时间，并且对挡退彼得也习以为常了。这些年在德罗海达骑马、干活，使她的气力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就是让她用拳头打皮带下的那个部位，她也不在乎。

“你真该死，朱丝婷！”彼得喘着气，擦去了眼睛上疼出的泪水。“投降吧，姑娘！你总有一天会失去它的，你知道！现在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了，你别指望留着它等到结婚。”

“我没打算把它保留到结婚，”她整了整衣服，答道，“我只是还没有肯定谁将得到这份荣幸，就是这样。”

“你也没什么可值得大吹特吹的！”他怒气冲冲地说道。这话可真伤了她的感情。

“是的，我是没什么了不得的。你说什么都行，彼蒂[①]。你休想用话来伤我。处女没有几个，可想乱搞的男人却有的是。”

“这样的女人也有的是！看看前面那套公寓吧。”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朱丝婷说道。

前面公寓里的两个姑娘是同性恋者，她们为朱丝婷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后来才明白她不仅对此不感兴趣，甚至连和人私通都没搞过。起初，她对她们的暗示不甚有把握，但是，当她们赤裸裸地说明白之后，她便耸了耸肩膀，毫无所动。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她就成了她们共鸣板，中立的知己女友，危难时的避风港。她曾把比丽从监狱中保释出来过。当波比不愿意和帕特、艾尔、乔治和罗妮那样挨着个在地上大呕大吐的时候，她便把波比带到玛特医院去洗胃。她觉得，这确乎是一种危险的感情生活。男人是够坏的了，但是，他们至少有本质不同的风味。

① 彼得的昵称。

于是，她在卡洛顿剧院，波兹维尔花园和姑娘们中间就像在金科帕尔时一样被人熟悉了。朱丝婷交了不少朋友，而且都是她的好朋友。当她们向她倾诉自己的苦恼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苦恼相告。她只向戴恩诉说过自己的苦恼，尽管承认有一点儿苦恼的事看来并不会使她受到什么损害。她身上最让她的朋友们着迷的东西就是她那种杰出的自制力。仿佛她从孩提时代起就锻炼自己不让环境影响她的身心健康。

被称之为朋友的每一个人的主要兴趣就是想看看朱丝婷最终决意如何，在什么时候，是何许人将使她成为一个完满的女人的，但是她却不紧不慢。

阿瑟·莱斯特兰奇是艾尔伯特·琼斯太太那里资格最老的演青少年的主角，尽管在朱丝婷到卡洛顿剧院一年之前，他已经惆怅地告别了自己的 40 岁生日。他的体型很好，是个沉着、可靠的演员。他那轮廓分明，富于男子气的脸庞和那一头密密的黄色鬈发总是能博得观众的满堂喝彩。头一年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沉默寡言、一丝不苟地按着吩咐干事的朱丝婷。但是在年底，她的去雀斑疗程结束的时候，她开始从布景道具中显得突出醒目，而不是和布景混在一起，令人难以察觉了。

去掉雀斑，描起黑眉毛和黑睫毛之后，她变成了一个俊姑娘，颇有小精灵般的、含而不露的风采。她既没有卢克·奥尼尔的那种醒目的美，也没有她母亲的那种优雅雍容。她的身材虽然并不惊人，但还算说得过去，只是略显单薄，但那头鲜艳的红发十分醒目。可是在舞台上，她就不大一样了。她可以使人们认为她美如特洛伊的海伦，或丑如巫婆。

阿瑟是在一次教学中第一次注意到她的，当时要求她用不同

的音调朗诵康拉德[1] 的《吉姆爷》中的一段台词。她朗诵得实在是棒极了！他能感到艾尔伯特·琼斯心中非常激动，并且终于理解戈尔为什么专心致志地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了。这是个天生的摹仿者，但还远不止如此。她使自己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带上了特色。还有那嗓音，具有任何一个男演员的那种非凡的素质，深沉、喑哑、具有穿透力。

因此，当他看见她捧着一杯茶，膝头上摊着一本书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走了过去，坐在了她的身边。

“你在读什么呢?”

她抬起头来，微笑着。“普鲁斯特[2] 的书。”

“你不觉得他有点儿枯燥无味吗?”

“普鲁斯特枯燥吗？肯定不是，除非一个人对杂谈不感兴趣，你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老杂谈家。”

他不舒服地确信，她在以她的聪敏傲视他，但是他原谅了她。不过是个爱走极端的年轻人罢了。

“我已经听到你朗诵康拉德的剧本了。好极啦。”

“谢谢。”

“也许我们可以不时一起喝喝咖啡，讨论一下你的计划。”

“如果你愿意的话。”她说着，又低头看普鲁斯特了。

他宁愿相约去喝咖啡也不愿请人吃饭。他的太太总是满足不了他，不过，请朱丝婷吃饭是否能让她产生感激之情，他心里不甚有把握。但是，他还是坚持履行了他那非正式的邀请，把她带到了伊丽莎白大街下边的一个又暗又小的地方，自信他的太太不会找到这个地方来。

---

①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是英国小说家，原籍波兰。作品多以海上生活为题材。

② 马歇尔·普鲁斯特（1871—1922）是法国小说家，擅长描写超越时空概念的潜意识。

出于一种自卫，朱丝婷已经学会了吸烟，她对总是一本正经地拒绝别人递过的烟已经感到厌烦了。坐定之后，她从提包里拿出了自己的烟，这是一盒未开封的烟，她小心翼翼地剥去了顶部转圈撕开的玻璃纸，使大一些的玻璃纸依然包着烟盒的下部。阿瑟看着她那谨慎的样子，觉得好笑，很感兴趣。

“干吗要这么麻烦？全扯掉算了，朱丝婷。”

“那多不整洁呀！”

他拿起了那个烟盒，若有所思地敲着那完整的封套。“倘若我现在是赫赫有名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个门徒的话……”

“倘若你是弗洛伊德的门徒又怎么样？”她瞟了一眼，看见女侍者正站在她身边。

使他恼火的是，她只给她自己叫了一份，但是他把这件事放了过去，更愿意抓住自己脑子中的那个想法。“请来一杯清咖啡。现在咱们还是回到刚才我说到的弗洛伊德吧。我不知道他对此会有什么想法？他也许会说……”

她从他手中拿过了烟盒，打开，取出一支香烟，没容他翻出火柴，她就给自己点了烟。“说什么？”

“他会认为你愿意保持膜状物的完整，对吗？”

她那格格的笑声穿过了烟气蒙蒙的空气，几个男人莫名其妙地转过头来。“他会这样讲吗？阿瑟，要是想问我是否依然是个处女，你就这样兜着圈子问我吗？”

他的舌头恼怒地响了一下。“朱丝婷！我看我得在其他一些事上教教你搪塞的高明技巧。”

“在哪些事上呢，阿瑟？”她把双肘支在桌上，眼睛在昏暗中闪着光。

“嗯，你需要学什么？”

“事实上我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

“在所有的事情上？”

“老天爷，你很了解应该怎样强调你的话，对吗？很好，我一定记住你是怎样说那种话的。”

“有些事情只能通过直接体验才能学到。”他温和地说道，伸出一只手去把她的一绺鬈发塞在她的耳后。

“真的吗？我总是认为有观察就足够了。”

“啊，但是涉及到爱情又怎么样呢？”他用一种柔和而深沉的声音说出了那个词，“如果你不懂得爱情，怎么能演好朱丽叶[①]呢？”

“说得好。我同意你的看法。”

“你以前恋爱过吗？”

“没有。”

“对爱情你有什么了解吗？”这次“什么”这个词比“爱情”要说得重。

“一点儿不了解。”

“啊！那弗洛伊德是对的了，是吗？”

她拿起了烟盒，看着它的封套，笑了笑。“在某些事上，也许是对的。”

他很快地抓住玻璃纸套的底部，将它拉了下来，放在自己的手中，夸张地把它揉成一团，扔到了烟缸里，封套在烟缸里吱吱地响着，扭曲着，伸展开来。“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教给你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有那么一阵工夫，她什么也没说，目不转睛地望着烟灰缸中那可笑地蠕动着的玻璃纸。随后，她划了一根火柴，小心地将它燃着。“可以，为什么不行呢？”

“它将是一件充满了月光、玫瑰和热烈的追求的妙事呢，还是既短暂又急剧的事，就像箭一样呢！”

---

① 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主角。

她笑了起来。“真的，阿瑟！我自己希望它又长又急剧，但是请不要来什么月光和玫瑰。我的胃口不适合热烈的追求。”

他有些凄恻地凝眸望着她，摇了摇头。“哦，朱丝婷！每一个人的胃口都是适合热烈追求的——甚至你，你这个冷心肠的、年轻的处女也不例外。总有一天的，你等着瞧吧。你会渴望得到它的。”

“呸！”她站了起来，“来吧，阿瑟，咱们就行动吧，在我没改变主意之前把它完成。”

“现在？今天晚上？”

“那有什么不行？要是你缺钱的话，我带了不少钱，够租一个旅馆房间用的。”

麦特罗波尔旅馆离得不远。他们穿过了沉寂的街道，她的胳臂小心翼翼地挽着他的胳臂，笑着。此时去下馆子吃饭已经太迟，而离剧场散戏又尚早，所以，附近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只有一小群逗留此地的一支美国特遣部队的水兵，和一些看着橱窗并不时向这些水兵瞟上一眼的年轻姑娘。谁都没有注意他们，这正中阿瑟的下怀。他匆匆地走进了一家药店，朱丝婷在外面等着，脸上放出快乐的光芒。

“现在一切都妥了，心爱的。”

“你买什么去了？是避孕套吗？”

他做了一个怪相。“我希望不是。用避孕套就像是裹着一张《读者文摘》的书页——弄得黏糊糊的。不，我给你买了些药冻。不管怎么样，你是怎么知道避孕套的？”

“我白在天主教寄宿学校上了七年学吗？你以为我们在那里干些什么？祈祷吗？”她露齿一笑，“我承认我们做得不过分，可是我们什么都谈。”

史米斯先生和史米斯太太严密地看守着他们的领地，这对那

个时代的一家悉尼的旅馆房间来说倒不是坏事。希尔顿饭店[①]的时代尚未到来。这间房子非常大，能遥望到悉尼港栈桥的壮丽景色。当然，浴室是没有的，但是在大理石台的顶上有一个浴盆和一个大口水壶，和硕大的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家具十分相配。

“喂，现在我做什么?”她把窗帘拉上，问道，“景色很美，是吗?”

“是的。至于你现在做什么，当然，你得把心跳平静下来。”

“还做什么?”

他叹了口气。“全脱光，朱丝婷！要是你没有感到皮挨着皮，肉贴着肉，那就不怎么带劲了。”

她灵巧、轻快地脱去了衣服，也用不着扭扭捏捏地被人推推拉拉，便爬上了床……

在许多年中，朱丝婷和戴恩的关系要比和她母亲的关系密切得多，他们对母亲的感情归对母亲的感情，这对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妨碍，也不冲突。这种感情很早就建立起来了，并且是与日俱增，而不是与日俱减。到了妈妈从德罗海达的劳役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长大到能够坐在史密斯太太的厨房桌旁，温习函授的功课了。这些时间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寻求安慰的习惯。

尽管他们的性格迥异，但是他们也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对那些没有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东西，他们则以一种出自本能的尊重而相互谅解，这是弥合差别的必要的调和。他们确实相知甚深。她的天性倾向于为其他人的弱点而感痛惜，但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他的天性倾向于理解和宽恕其他人身上的弱点，并

① 美国一著名的现代化联号大饭店。

且无情地看到自己身上的弱点。她认为自己强大无比，他觉得自己软弱至极。

所有这些东西莫名其妙地结成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友谊，要确切地找出这种友情的名称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自从她变得能言善谈以来，戴恩不得不总是听她大谈自己和她的感觉，而不是相反。在某些方面，她辨别是非的能力有点儿低，因此对她来说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他则明白他的作用是向她指出她本身所缺乏的那些道德上的顾忌。因此，他安于自己那种带着体贴和怜悯之感的顺从的倾听者的地位，这种怜悯感本来会使朱丝婷大为恼火并引起了她的猜疑的。但是她并没有起疑。自从他长大到能够关心世事的时候起，她就毫无保留地把一切事情都附耳相告。

“猜猜我昨天晚上做了些什么?”她小心地整了整草帽，完全遮住了她的脸和脖子，问道。

“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戴恩说道。

“大傻瓜！好像我不告诉你，你就不明白似的。再猜。”

“把吵得不可开交的波比和比丽劝开了。”

“真是让人扫兴。”

他耸了耸肩膀，烦了。“一点儿也摸不着边。”

他们正坐在高大的哥特式圣玛丽亚教堂下边的多米恩草地上。戴恩事先打电话通知了朱丝婷，他要到这里来参加教堂里的一次特别仪式，问她能否先在多姆[①] 和他见见面。她当然可以，她正急于把最新情况告诉他呢。

他在里弗缪学院的最后一年已快结束了，戴恩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头，板球队的队长，以及橄榄球队、手球队和网球队的队

① 多米恩的简称。

长，此外，还是他那个班的班长。17 岁时，他身高 6 英尺 7 英寸[①]，他的声音已经最后变成男中音，并令人不可思议地躲过了粉刺、笨拙和亚当苹果诱惑的苦恼。由于他肤色白净，所以他实际上还没有刮过脸，但是不论从哪方面看，与其说他像一个男学生，毋宁说他像个年轻男子。只有里弗缪学院的校服才表明了他的身份。

那是一个温暖的、充满阳光的日子。戴恩将学校的硬草帽摘了下来，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朱丝婷蜷坐在那里，双臂抱着膝盖，把暴露的皮肤全部遮了起来。他懒洋洋地睁开一只蓝色的眼睛，看了看她那个方向。

“昨天晚上你干么来着，朱丝[②]?”

“我失去了我处女的童贞。至少我认为我失去了。”

他的两只眼睛都睁开了。“你是个真正的大傻瓜。”

“呸！我说，失去的正是时候。要是我连男女之间的事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盼望成为一个好演员呢?”

“你应该把童贞留给娶你的男人。”

她的脸气恼地抽动了一下。“坦率地说，戴恩，有时你的陈腐不堪叫我为难！想想吧，要是我到 40 岁还没碰上我可嫁的男人怎么办？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我就干等这么多年？除了结婚以外，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打算结婚。”

“哦，我也不打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要用蓝色的绸带把它扎住，牢牢地放进我那不存在的希望之箱中呢？我不想糊里糊涂地死去。”

他咧嘴一笑。“你现在不能这样。”他一轱辘趴在地上，一只

① 约合 1．89 米。

② 朱丝婷的爱称。

手支着下巴，镇定地望着她。他的脸上带着温和、关切的表情。“顺利吗？我的意思是，那可怕吗？你厌恶这种事吗？”

她撇了撇嘴，回忆着。“至少我不感到厌恶。也不可怕。另外，恐怕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要语无伦次地叫唤。跟我原来想象的一样令人快活。我并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就行。我选择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他的年龄足以使他对自己干的事心里有底。”

他叹了一口气。“你是一个大傻瓜，朱丝婷。要是听到你说，‘他并不很起眼，我们相遇了，我难以自禁了’，我倒会高兴一些的。我可以接受你不想等到结婚的想法。但是在人品方面你仍然应该有某些要求才是，而决不能只是由于向往这种行为，朱丝。你没有欣喜若狂，我并不感到意外。”

得意洋洋之色从她的脸上渐渐褪去。“哦，你真该死，现在你已经使我感到可怕啦！要不是我很了解你的话，我会认为你是在千方百计地贬低我——至少是贬低我的动机。”

“可是，你确实很了解我，对吗？我决不会瞧不起你的，可有的时候你的动机是直率、欠考虑、愚蠢的。”他的声音节奏缓慢，十分单调，“我就是你良心的声音，朱丝婷·奥尼尔。”

“你也是大傻瓜。”她已经忘记自己不能晒太阳，猛地挨着他躺在草地上，这样就看到他的脸了，“瞧，你是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干的，对吗？”

“哦，朱茜。”他哀伤地说道，但是不管他原来打算接着说些什么，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她又开了口，有些怒气冲冲。

“我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爱任何人！倘若你爱人们，他们就会使你痛苦之极。倘若你需要人们，他们也会使你痛苦之极。告诉你吧，人们就是这样的！”

当她认为可以不要爱的时候，他总是感到痛心，而他明白这种想法是他所引起的时候，就愈感痛心。如果有一条压倒一切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她在他的心目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就是因

为她对他的爱足以化解怨恨。他从没感到她对他的爱会因为妒嫉或怨恨而减弱。他站在爱的中心，而她却站在远离中心的圈外。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他曾经祈祷过，祈祷事情会有所转变，可是，情况却根本没有任何变化。这并没有减少他的忠实，只是使他更清醒地意识到，在某些地方，在某种时候，他将不得不为自己得到过分施与的感情而朱丝婷却因而被忽视付出代价。她对此持乐观态度，设法使自己确信她在圈外也干得很好；但是他能感到她的痛苦。他是知道的。她身上有那么多值得爱的东西，而在他的身上值得爱的东西却少得可怜。他不能理解不同的事物。由于他的俊美，他温顺的禀性，他那种与母亲和德罗海达的其他人沟通感情的能力，他获得了许许多多的爱。而且这也由于他是男人。除了他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之外，他没得到的东西是很少的。他以别人未曾得到过的方式得到了朱丝婷的信任和友谊。妈妈对朱丝婷的重要性比她愿意承认的要大。

但是，我会偿还的，他想。我已经得到了一切。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偿还，使她得到补偿。

突然，他碰巧看了一下手表，两腿无力地站了起来。尽管他承认他对姐姐所欠甚多，但是，对天上的那个人他所欠更多。

“我得走了，朱丝。”

“你和你那该死的教会！你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它呢?”

“我希望永远不摆脱。”

“我什么时候再见你?”

“嗯，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当然还可以见面。11 点钟吧，还在这里。”

“好吧，乖小子。”

他已经走出几码远了，里弗缪的硬草帽扣在脑后。但是，他回过头来，冲她一笑。“我还是什么?”

她露齿一笑。“保佑你，什么也不是了。你可实在太好了，

我总是个麻烦缠身的人。明天见。”

圣母玛丽亚教堂前厅中巨大的门上都蒙着红色的革面。戴恩悄悄地推开一扇，溜了进去。严格说来，他离开朱丝婷稍微早了一点儿。但是，他总是愿意在教堂里还没有挤满人的时候进去，那时它还没有成为人们目光、咳嗽声、衣服窸窣声和低语声集中的中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觉得好得多。教堂里有一个司事正在点着高高的祭坛上的一支支蜡烛。这是一位副主祭，他准确地判断着。他低下头，走过圣体盘时，曲了曲膝，划着十字，随后，很快地轻手轻脚走向了靠背长椅。

他跪在那里，头放在交叠的手上，让自己的头脑随意遐想起来。他并没有有意识地祈祷什么，反而愿意成为周围环境内在的一部分，尽管他感到周围熙熙攘攘，然而他依然觉得这气氛有一种缥缈的意境，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神圣和沉静。就好像他变成了小小的红色祭坛玻璃灯中的一团火焰，总是在濒于熄灭的状态下闪动着，虽然只靠着一点点必不可少的香油而延续着它的火光，放射出短暂的光晕，但是却能永久照亮无边的黑暗。宁静、缥缈，恍然迷失了自身的存在。这就是戴恩置身于教堂时的感觉。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感受不到如此的井然协调，气宁神息，痛苦皆消。他低垂着睫毛，闭着双眼。

风琴台上传来了脚步的滑动声，管风琴发出试音的呼呼声和琴管排气的声音。圣母玛丽亚天主教童子学校的唱诗班先行进来一步，插在眼下到即将举行的宗教仪式之间这段时间中练习一下。这仅仅是星期五的一次午间祝福式，但是，戴恩在里弗缪学院中的一些朋友和教师要来参加赞美活动，他也就想来了。

风琴试了几声和弦，便徐徐奏出了一曲绝妙的伴奏。幽暗的、石头镶边的穹顶下回响着神秘的童声，尖细、高亢、甜美，充满了天真无邪的纯洁。空旷高大的教堂中的少数几个人合起了眼睛，为那种失而不可复得的纯真而感到哀伤。

天使圣餐兮化吾糗粮，
佑吾民人兮免罹咎殃，
厥食丕圣兮克绍神祇，
赞吾显主兮诚恐诚惶，
嗟乎！大哉灵哉我天堂。

贵也亦食矣，
贱也亦食矣，
同沾彼天香……①

天使的圣餐，天国的圣餐，哦，奇妙之物。赞美你非我之力所及，哦，上帝。主啊，倾听我的声音吧！请你的耳朵俯就一闻我的祈求。请不要转过脸去，哦，上帝，不要转过脸去。因为你是我至高无上的君主，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是你卑微的仆人。在你的眼睛中，只有一件东西是有价值的，那就是仁慈德行。你并不计较你仆人的美貌或丑陋。对于你，只有感情是至关重要的。你能治愈一切，你使我懂得了内心的平和。

上帝啊，人生是孤寂的。我祈祷，但愿人生的痛苦不久就会结束。他们不理解，我资质得天独厚，却在生活中发现如此之多的痛苦。可你是理解的，你的抚慰就是一切，是它在支持着我。无论你需要我做什么，哦，上帝，我都将俯首听命，因为我热爱你。倘若我斗胆对你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你的存在使我永远将其他的一切忘却……

“你很沉默，妈，”戴恩说道，“想什么呢？想德罗海达吗？”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不是，”梅吉懒洋洋地说，“我在想我变老了。今天早晨我发现了六七根白发，而且我的骨头也在发疼。”

“你永远不会老的，妈。”他安慰道。

“我倒希望这是真的，亲爱的，可不幸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开始需要矿泉水了，这肯定是老年的标志。”

他们正躺在几块铺在德罗海达草地上的毛巾被上，靠近矿泉，沐浴着暖洋洋的冬日。这个大池子的尽头，沸腾的水在轰响着，飞溅着，硫磺味的雾汽缓缓漂动，渐次消逝。在矿泉里游泳是冬季的一大乐事。梅吉觉得，由于年纪增大而产生的疼痛全都消失了。她转回来，面朝上躺着，她的头放在那根很久之前她和拉尔夫神父曾一起坐过的圆木的阴影里。凭着幻想她丝毫也无法再体味到拉尔夫当年吻她时的感受了。

这时，她听见戴恩站了起来，她睁开眼睛。他永远是她的宝贝，她可爱的小宝贝。尽管她怀着一种特殊的骄傲看着他身上起了变化，长大起来，但她还是在想象中在他那成熟的脸上添上婴孩的笑容，把他当成孩子。她还从来没有想到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

但是，在她望着在晴朗的天空衬托下，他那穿着三角游泳裤的身影的一刹间，梅吉认识到这一点了。

我的上帝，都结束了！婴儿时代，婴儿时代。他是一个男人了。骄傲，愤懑，一个女性对事物本质的伤感，某种危机迫在眉睫的可怕的感觉，愤怒，敬慕，凄伤。所有这些都是梅吉在抬眼望着儿子的时候感觉到的。创造一个男子是件可怕的事，更可怕的是创造了这样一个男子。一个令人目眩的男性，令人目眩的美貌。

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再加上几分她自己的样子。看到这个和她的爱情相联系的、极其年轻的男子的身体时，她怎能不感动呢？她闭上了眼睛，心烦意乱，厌恶把她的儿子想成一个男

子。这些天来，他望着她，是把她看成一个女人呢，还是依然把她当作那个无足轻重的好妈妈？他真该死，真该死！他怎么竟敢长大成人？

“戴恩，关于女人你了解些什么吗？”她突然问道，又睁开了眼睛。

他微微一笑。“你指的是那些小丫头片子吗？”

“你有个朱丝婷那样的姐姐，这你是了解的。当她发现了生理学课本中的内容时，逢人便讲。不，我的意思是，你把朱丝婷那套冷静的理论付诸过实践吗？”

他很快否定地摇着头，挨着她慢慢地坐在草地上，望着她的脸。“妈，你问起这个，真有意思。很久以来我就想和你谈谈这个，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起头。”

“你只有 18 岁，亲爱的。想把理论付诸实践，不是有点儿太早了吗？”只有 18 岁。只有。他是个男子汉了，难道不对吗？

“我想和你谈的正是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付诸实践的事。”

从主分水岭吹来的风真冷啊。真怪，在这之前她居然没有发觉。她的浴衣在哪儿呢？“根本没有把它付诸实践。”她干巴巴地说道，这算不上是一个问题。

“对啦。我决不想这样。我不仅不想这样做，而且也不想要妻子和孩子。我想过，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既爱她们，又爱上帝，没有足够的余地。我所希望的热爱上帝的方式不是这样的。我这么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似乎没有过一次不理解这一点，而且年龄愈长，对上帝的爱就愈深。热爱上帝是一件了不起的，难以思议的事情。”

梅吉望着那双镇定、漠然的蓝眼睛。这是拉尔夫的眼睛，就像以前那样。但是，这双眼睛中却闪动着和拉尔夫的眼睛不一样的某种东西。他在 18 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是吗？也许，这

只是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才能体验到的某种东西吧？在她踏进拉尔夫的生活时，他已经超出这个年龄10个春秋了。然而，她一直就知道，她的儿子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她并不认为拉尔夫在他生活的任何一个阶段有过神秘的倾向。她咽了口唾沫，把浴衣紧紧地裹在她那孤单的身子上。

“因此，我问过我自己，”戴恩继续说道，“我怎样才能向上帝表达我对他的深爱呢？为了这个答案我斗争了许久，我不愿意使这个答案明确起来。因为我也想过男人的生活，非常想。然而，我知道这种献祭是什么，我知道……我只有把一样东西献给他，才能够在他的面前显示出除了他以外，一切在我心中都是不存在的。我只能献给他能与之相匹敌的东西，这就是他要求于我的牺牲。我是他的仆人，他是无与伦比的。我不得不进行抉择。除了那一点之外，所有的东西他都会让我得到、享用的。”他叹了一口气，拔下了一根德罗海达的草叶。“我必须向他表示，我理解他为什么在我降生之日就赐予我这许多东西。我必须向他表示，我明白，我的生命作为一个男人是多么微不足道。”

“你不能这样做，我不会让你这样做的！”梅吉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喊道。那胳膊的感觉十分光滑，隐隐能感到那皮肤下面力量非凡，就像拉尔夫一样。**就像拉尔夫的一样！**难道就不能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正正当当地把手放在这胳臂上吗？

“我要做一名教士，”戴恩说道，“我要作为他的教士，完全彻底地侍奉他，把我得到的一切和我自己奉献给他。安贫守穷，贞洁高雅，恭顺服从。他对他选择的仆人所要求的就是这些。这不会轻而易举的，但是我要这样做。”

她眼睛中的表情，就好像他已经杀死了她，把她抛在了他脚下的尘埃中似的。他不知道，她会因为这种想法而受到如此的折磨，本来还以为她会为他感到骄傲，并且会由于把儿子献给了上帝而感到快乐呢。人们众口一辞地说过，她会感到激动，欢欣鼓

舞的。然而正好相反，她呆呆地望着他，他那教士职业的前景就好像宣判了她的死刑。

“我一直就想这样做的，”他绝望地说道，望着她那垂死的眼神，“哦，妈，你难道不理解吗？除了当教士以外，我从来就没想到要成为任何一种人！除了当教士，我什么都当不了的！”

她的手从他的胳臂上落了下来。他低头瞟了一眼，看见她十指苍白，她的指甲在他的皮肤上捏出了深深的小弧形痕迹。她一扬头，大笑了起来，一阵紧似一阵，那凄厉、嘲弄的大笑中显示出彻头彻尾的歇斯底里。

“哦，说实话真是太好了！”当她又能讲出话的时候，她喘息着，用发抖的手揩去了眼角上的泪水，“这是难以置信的嘲弄！玫瑰的灰烬，那天夜里他骑马来到矿泉边上时曾这样说过，而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你是灰烬，必复归于灰烬。你属于教会，也将归顺教会。啊，真是绝妙，绝妙！我要说，上帝嘲弄了上帝！上帝是无情草木！女人最大的仇敌，就是上帝！我们追求的一切，他都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

“哦，别！哦，别！妈，别这样！”他为她，为她的痛苦而涕泪横流，但是对她的痛苦和她说的那一番话却不理解。他的泪水落了下来，心在抽搐着。牺牲已经开始了，以他所未曾想到的方式开始了。但是，尽管他为她而哭泣，可即使为了她，他也不能舍弃这牺牲。这奉献是一定要做到的，完成得愈是艰难，在上帝的眼中就愈有价值。

她使他哭泣了，在此之前，她从来没使他流过泪水。她果断地抛开了自己的狂怒和伤心。不，把自己的痛苦加在他的身上是不公平的。他的遗传基因，或者是他的上帝，或者是拉尔夫的上帝造就了他。他是她的生命之光，是她的儿子。决不能由于她而使他受折磨。

“戴恩，不要哭，”她喃喃低语着，抚弄着他胳臂上由于她的

愤怒而留下的痕迹，“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使我感到震惊，就是这样。当然，我为你感到高兴，真的！我为什么不高兴呢？我只是感到震惊，没有想到，就是这样。”她有些发抖地抚摸着他。“你就像对我扔了一块石头似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

他的眼睛变得明亮了，毫不疑心地相信她的话。他为什么要想象是自己使她痛苦之极呢？那是妈妈的眼睛，是他一向熟悉的妈妈的眼睛。充满了爱，生气盎然。年轻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她，紧紧地搂住了她。“你肯定不介意吗？”

“介意？一个天主教的好妈妈介意她的儿子成为一个教士？这是不可能的！”她跳了起来，“喂！天多冷啊！咱们回去吧。”

他们没有骑马来，而是开着一辆类似吉普的兰德—罗沃牌汽车。戴恩爬到了方向盘的后面，他母亲坐在了他的身边。

“你知道你将要到什么地方去吗？”梅吉抽噎地吸了一口气，掠开了散落在眼前的头发，问道。

“我想是圣帕特里克学院吧。至少在我能独立行动之前要在那里。也许随后我将信奉一个修会。我挺愿意当耶稣会会士的，但是我不敢太肯定从那里能直接进入耶稣会。”

梅吉透过落着几只虫子的挡风玻璃凝视着上下跳动的黄褐色的草地。“戴恩，我倒有个好得多的主意。”

“噢？”他不得不集中精力开车。道路有些变窄了，总是有些新倒下来的树干横在路上。

“我把你送到罗马找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去。你还记得他，对吗？”

“我还记得他？这叫什么问题啊，妈！我想，过100万年我也不会忘记他的。他是我的完美无缺的教士榜样。要是我能成为他那样的教士，我会非常幸福的。”

“就算完美无缺吧！”梅吉尖刻地说道，“不过，我将把你交给他管教，因为我知道，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会照顾你的。你可以

进罗马的一所神学院。”

“你真是这个意思吗，妈？真的吗？”他的脸上露出了急不可耐的神色，“有足够的钱吗？要是我留在澳大利亚，会少花好多钱的。”

“托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的福，亲爱的，你永远不会缺钱用的。”

在厨房门口，她把他推了进去。“去告诉女仆和史密斯太太吧，”她说，“她们绝对会激动不已的。”

她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然而，她还是吃力地抬着脚，慢慢地走上了通往大宅的斜坡，向菲坐着的客厅走去。她令人惊讶地没有在工作而是和安妮·穆勒谈着天，啜着午茶。当梅吉走进去的时候，她们抬起头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刚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穆勒夫妇 18 年来一直到德罗海达探望，并且希望这种探望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路迪·穆勒去秋突然去世，梅吉马上就写信给安妮，问她是否愿意永久地住在德罗海达。这里房子很宽裕，有一套客房可供隐居独处。如果她很好面子的话，可以付食宿费，尽管他们养得起上千位永久的房客。梅吉把这个看作是一个报答在昆士兰那些孤独日月的一次机会，而安妮则把这个看作是一种救助。失去了路迪，黑米尔霍克孤寂得可怕，尽管她已经雇了一个经理，没有把这个地方卖掉。在她去世之后，它将归于朱丝婷。

“怎么啦，梅吉？”安妮问道。

梅吉坐了下来。“我想，我受到了报应的雷劈。”

“什么？”

“你们是对的，你们俩都是对的。你说过，我会失去他。我不相信你们的话，实际上我认为我能战胜上帝。但是世上没有一个女人能挫败上帝的。他是一个男人。”

菲给梅吉倒了一杯茶。“喂，喝了这个。”她说道，就好像茶和白兰地具有恢复精神的作用似的，“你怎么失去他了?”

“他要去当教士。”她开始大笑起来，与此同时又失声痛哭起来。

安妮拄起了双拐，蹒跚地走到了梅吉的椅子前面，笨拙地坐在了扶手上，慈爱地抚摸着那可爱的金红色的头发。“哦，亲爱的！但是，事情不像那样不可收拾。”

“戴恩的事你了解吗?”菲问安妮。

“我一直就知道。”安妮说道。

梅吉清醒了过来。“事情不像那样不可收拾？你明白吗？这就是完结的开始，这是报应。我从上帝那里偷到了拉尔夫，我正在用我的儿子偿还。妈，你告诉过我这是偷窃，你还记得吗？我不愿相信你的话，可是，像往常那样，你是对的。”

“他要去圣帕特里克学院吗?”菲现实地问道。

梅吉的笑声正常多了。“妈，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当然，我打算送他去找拉尔夫。他的一半是拉尔夫的，让拉尔夫最终享有他吧。”她耸了耸肩，“虽然对我来说，他比拉尔夫更重要，但我知道他是想去罗马的。”

“戴恩的事你告诉过拉尔夫吗?”安妮问道。这是一个从来没商讨过的话题。

“没有，我决不会告诉他的。决不!”

“他们长得太像了，他兴许会猜到的。”

“谁？拉尔夫？他永远也猜不着！这就是我要保守住的秘密。我送给他的是**我的**儿子，如此而已。我送给他的不是**他的**儿子。”

“梅吉，当心诸神的嫉妒，”安妮温和地说道，“他们也许还没和你完事呢。”

“他们还要拿我怎么办?”梅吉哀痛地说。

当朱丝婷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大为震怒，尽管最近三四年来

她私下里怀疑这种事终会临头的。对梅吉来说，像是炸开了一个晴天霹雳，但是对朱丝婷来说，就像是降下了一阵意料之中的冰雨。

首先，是因为朱丝婷和他一起在悉尼上学，作为他的知己，她曾经听到他说起过未曾对妈妈讲过的事情。朱丝婷知道戴恩的宗教信仰对他来说是如何至关重要。不仅仅是上帝，还有神秘而意味深长的天主教仪式。她认为，如果他在一个信基督教的家庭里出生、长大的话，他也会最终转向天主教以满足灵魂中的某种需要的。对戴恩来说，他信奉的不是严厉的、加尔文教派① 的上帝。他的上帝是勾画在彩色玻璃中的，香烟缭绕，包覆着彩色花边和金色的刺绣，伴以配器复杂的圣歌，在抑扬顿挫的悦耳的拉丁语声中受到顶礼膜拜。

具有如此惊人天赋美貌的人认为这种美貌是痛苦的象征和缺陷，并时时对此感到苦恼，这也是一种富于讽刺意味的反常现象。戴恩就是这样的。他对任何涉及到相貌的评论都唯恐避之不及；朱丝婷觉得他要是生来丑陋，根本不讨人喜欢反倒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她理解他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也许是由于她自己从事的那种声名狼藉的自我陶醉的职业，她倒颇为赞许他对自己的容貌采取的那种态度。她逐渐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如此厌恶自己的容貌，而不是干干脆脆地漠视之。

他性的要求也不强烈。这到底是由于什么缘故，她没有把握：不知是由于他告诫自己要把自己的情欲升华到近乎完美无瑕的地步，还是由于他缺乏某些必要的脑髓，虽然他天生英质。也许是前者吧，因为他每天都要做那些剧烈的体育运动，以保证他在上床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她非常了解，他的倾向是“正常”

① 以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教会（如长老会、归正会等），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

的，亦即是爱异性的，她也知道哪一种姑娘对他的脾气——个儿高，肤色深，妖娆。但是他偏没有肉欲的要求。当他掌握着女孩子的时候，当脂粉气弥漫在他周围的时候，或当他认识到体形和红颜是一种特殊的快事的时候，他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的触摸感。在他实际体验异性的吸引力之前，富于挑逗性的东西的冲击一定是不可抗御的，只有在那些难得的片刻中，他似乎才认识到了大部分男人只要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地踏入的世俗境地。

这件事他是在一次演出之后，在卡洛顿剧院的后台告诉她的。他去罗马的事是在那天定下来的。他急于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然而他知道她不会喜欢这个消息。他的宗教抱负是一件他决不愿和她讨论又同样热切地希望和她讨论的事。她会恼火的。但是，那天夜晚他到后台去的时候，再也压抑不住他内心的喜悦了。

“你是个大傻瓜。”她厌恶地说道。

“这正是我的愿望。”

“白痴。”

“不管你称呼我什么也不会使事情改变，朱丝。”

“你认为我不懂这个吗？骂你两句是我稍微发泄一下感情的需要，就是这样。”

“我本来以为你在台上扮演厄勒克特拉[①] 时已经发泄够了呢。”

“听完你这句话，我就好受些了，”她严厉地说道，“你要上圣帕特里克学院吗？”

“不。我要去罗马，去找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是妈安排的。”

---

① 希腊传说中的人物，阿伽门农和克泰涅斯特拉的女儿、俄瑞斯忒斯的姐姐，曾帮助他为父报仇。

“戴恩，不！那儿太远了！”

“哦，你干吗不去呢，至少到英国去。以你的背景和能力，你应该能够不费什么麻烦就可以在某个地方找个位置的。”

她在一面镜子旁坐下，揩去厄勒克特拉的化妆油彩，依然穿着厄勒克特拉的长袍。她的眼睛周围涂着深黑色的图案，那双古怪的眼睛显得更古怪了。她缓缓地颔首。“是的，我可以这样，是吗?”她若有所思地问道。“我已经干得差不多了……澳大利亚显得有点儿太小了……对，伙计！你说得对！去英国！”

“好极啦！想想吧！你知道，我会有假日的，一个人在神学院就像在大学里一样，总是会有假日的。我们可以一起计划如何度假，在欧洲转一转，到德罗海达老家去。哦，朱丝，我已经都想好啦！你离我不远，只要你在我的附近，这件事就圆满了。”

她微笑着。“是这样吗？要是我不能和你说说话，生活就不会是老样子了。”

“我就怕你说这个。”他露齿一笑，“可是认真讲，朱丝，你使我感到不放心。我愿意让你呆在我能常常见到你的地方。此外，谁能当你良心的代言人呢?”

他在地板上的一个古希腊甲兵的头盔和一个可怕的女巫面具之间坐了下去，这里可以看到她。他身子不占地方地蜷了起来，完全不挡别人的路。卡洛顿剧院只有两个主角化妆室，朱丝婷还没有资格使用它们。她是在公共化妆室里，周围的人熙来攘往。

“该死的老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她尖刻地说道，“自打我一看见他的那工夫，我就讨厌他!”

戴恩抿着嘴轻声笑着。“你并不讨厌他，你要知道。”

“我讨厌！我讨厌!”

“不，你并不是这样的。安妮婶婶在圣诞节时告诉过我一件事，我敢打赌，你是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什么?”她警惕地问道。

“在你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他曾经拿奶饼喂过你，拍你的后背，让你打奶嗝，摇你睡觉。安妮婶婶说，你是个特别古怪的孩子，不愿意让别人抱，可是当他抱你的时候，你却很喜欢。”

“荒诞不经的谎言！”

“不，不是这样的，”他露齿笑了笑，“不管怎么说，你现在为什么这样讨厌他呢？”

“我就是讨厌。他是个劣等的老贪婪鬼，他使我干呕。”

“我喜欢他，一直都喜欢。一个完美无缺的教士，这就是沃蒂神父对他的称呼。我也这样想。”

“唔，我说，滚他的蛋吧！”

“朱丝婷！”

“这回让你震惊了，是吗？我敢打赌，你决不会想到说这个词的。”

他的眼光闪动着。“你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吗？告诉我，朱茜，说下去，我量你不敢！”

当他取笑她的时候，她一向是抵挡不住的。她的眼睛也闪动起来。“你会成为一个卢巴波[①] 神父的，你这个大傻瓜。不过，要是你还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你最好还是别打破砂锅问到底。”

他倒认真起来了。“别担心，我不会这样的。”

一双非常匀称的女人大腿停在戴恩身边，转了过来。他抬起头来，脸刷地红了。他扭开脸，漫不经心地说道：“哦，你好，玛撒。”

“你也好。”

她是一个绝顶漂亮的姑娘，表演能力稍差一些，但是在任何一次演出中她都是一个撑门面的演员。她也偶尔和戴恩喝上一杯

① 意为喜欢激烈争论的人。

茶，朱丝婷不止一次听到他对她的夸奖。个儿高挑（电影杂志则总是会用“性感”二字），头发和眼睛都十分黑，肤如凝脂，乳房极其动人。

她往朱丝婷的桌角上一坐，一条腿挑逗地在戴恩的鼻子前荡来荡去，以毫不掩饰的欣赏的眼光打量着他。这显然使他十分窘迫。老天爷，他还真是一表人才哩！朱丝婷这个平淡无奇的老辕马怎么会有这么一副相貌的弟弟？他也许刚刚 18 岁，这也许是勾引年幼者，可是谁还管得了那许多？

“到我那儿去喝点儿咖啡什么的，好吗？”她低头望着戴恩，问道。“你俩一起去吧？”她不情愿地补充了一句。

朱丝婷否定地摇了摇头，她的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眼睛亮了起来。“不啦，谢谢，我不能去。戴恩和你去就行了。”

他也否定地摇了摇头，但是表情颇为遗憾，好像真的受到了诱惑似的。“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了，玛撒，可是我不能去。”他求救似地看了一眼手表，“天哪，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还要多久，朱丝？”

“大约十分钟。”

“我在外面等你，好吗？”

“胆小鬼。”她嘲弄地说道。

玛撒的眼光跟着他。“他真是漂亮极了。他为什么对我不屑一顾？”

朱丝婷失望地露齿一笑，终于把她的脸擦净了。雀斑去而复来。也许在伦敦会好些，那里没有阳光。“哦，别发愁，他留意到了。他也喜欢。不过他会干吗？戴恩不会的。”

“为什么？他怎么了？你决不会跟我说他是个搞同性恋的人吧！呸，为什么我遇上的每一个漂亮男子都是同性恋者呢？不过，我决不认为戴恩是。他根本没给我这种印象。”

“说话留神点儿，你这个骚货！他当然不是同性恋者。事实

上，我们的小鸟儿，在他看上三色堇[①] 的那天，也就是我把他和那三色堇的喉咙割断的一天。”

“哦，如果他不是个三色堇，又喜欢我，为什么他不凑趣呢？他没有看出我的眼风吗？他是嫌我对他来说太老了吗？”

“亲爱的，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说，你决算不上老，别为这个担心。不是的，戴恩已经立誓戒绝生活中的性行为，这个傻瓜。他要当教士了。”

玛撒的芳唇张开了，把漆黑浓密的头发往后一掠。“看你再瞎说！”

“真的，真的。”

“你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一切都要被废弃？”

“恐怕这样。他把这些都奉献给上帝了。”

“那么，上帝是个比三色堇更大的同性恋者。”

“也许你是对的，”朱丝婷说道，“不管怎么说，他当然不会太喜欢女人的。咱们是平庸之辈，就像在楼上厅座的后面。而那些严于律己的男人却是在正厅前座和楼厅前座。”

“哦。”

朱丝婷扭着身子脱去了厄勒克特拉的长袍，匆忙从头上套下一件薄的棉布衣服。她想起外面有些冷，又加上了一件羊毛衫，和蔼地拍了拍玛撒的头。“别为这个发愁啦，宝贝儿。上帝对你格外照顾，没有给你任何脑子。请相信我，这样要好得多。你是决不会和万物之灵进行任何竞争的。”

“我不知道。和上帝争夺你弟弟我是不会反对的。”

“忘掉吧。你是和国教争斗，不会成功的。你还是勾引三色堇要快得多，记住我的话吧。”

① 喻搞同性关系的男子。

一辆梵蒂冈的小汽车在飞机场接到了戴恩，载着他飞驰过阳光渐逝的街道，街道上的人川流不息。一个个都是相貌俊美、满面笑容。他的鼻子贴在窗口上，饱览着一切，亲眼看到以前只在画片上看到过的东西使他难抑心头的激动——罗马圆柱，洛可可式[①] 的宫殿和圣彼得教堂那文艺复兴时代的壮观的建筑。

在那里等待着他的、从头到脚都穿着鲜红色服装的是拉尔夫·拉乌尔·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他伸出手来，指环在闪闪发光。戴恩双膝跪下，吻着指环。

“起来吧，戴恩，让我瞧瞧你。”

他站了起来，满面微笑地望着那几乎和他一般高的、身材魁伟的人。他们面对面地互相望着。对戴恩来说，红衣主教具有一种灵气无限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与其说是使他想到一位圣徒，毋宁说是使他想到了一位教皇。然而那双充满了极端忧伤的眼睛却不像教皇的眼睛。显露出这样的表情说明他一定是饱经忧患，而他一定是豁达地把这些忧患升华为成为最高尚完美的教士的动力。

拉尔夫红衣主教凝眸望着这个孩子，他不知道这就是他的儿子。他觉得，他之所以爱他，因为他是亲爱的梅吉的孩子。正因为如此，他想要看到一个属于他自己骨血的儿子，也是这样高，这样相貌出众，这样优雅大方。他一生中从来没看见过一个男人举手投足如此高雅。但是，比他那形体优美更令人满意的，是他灵魂的质朴美好。他具有天使般的力量和某种天使的超凡入圣的气质。他自己在 18 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吗？他竭力回想着，回想着 30 年生活中的如烟往事。不，他从来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职业确确实实是这孩子自己选择的，所以才有这样的气质吗？他自己却不是这样的，尽管已经从事这个使命，并且肯定还要继

① 欧洲 18 世纪的一种建筑艺术风格，其特点是纤细、浮华、烦琐。

续下去。

“坐下吧，戴恩。你是按照我告诉你的那样开始学意大利语了吗?”

“眼下，我可以流利地讲了，但是说不了土语，我的阅读能力很好。也许是由于我会四种语言才使我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步的。我似乎在语言方面有天分。在这儿呆上两三个星期，我大概就可以讲方言了。”

“是的，会这样的。我在语言方面也有天分。”

“唔，用意大利语比较方便。”戴恩拙口笨舌地说道。那令人敬畏的鲜红的身影使人有些怯生生的。突然之间，要把德罗海达的那骑着栗色阉马的人与红衣主教联系在一起变得困难了。

拉尔夫红衣主教俯身向前，望着他。

“我把管教他的责任交给你了，拉尔夫，”梅吉的信中写道，“我把他的安宁和幸福交给你了。我偷来什么，就归还什么。这是我的要求。我只需要答应我两件事，我将认为你已经尽你所能做了最合适他的事，也就心安了。首先，请你答应我，在你接受他之前肯定这是他真正、绝对想得到的。其次，倘若这是他所想得到的，你要照料他，并且搞清楚他对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有朝一日会动摇。要是他对此失去了信心，我希望他回来。因为他首先是属于我的。把他交给你的是我。”

“戴恩，你有把握吗?”红衣主教问道。

“绝对有。”

“为什么?”

他的眼睛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是那令人不安地熟悉，但却是一种熟悉的、属于过去的神态。

“因为我对我主的爱。我想终生作为他的教士侍奉他。”

“你明白他的仆人永远不可动摇的信条是什么吗，戴恩?”

“明白。”

“你明白在他和你之间决不能产生其他的爱，你是他独有的，为了他要摒绝其他一切吗?”

“明白。”

“你明白他的意志存在于万物之中，侍奉上帝你就必须将你的个性、个人的存在以及你对自己的概念这些无比重要的东西都彻底埋葬吗?”

“明白。”

“你明白，一旦需要，你必须以他的名义面对死亡、监禁和饥饿吗？你明白你必须一无所有，不看重任何可能使你对他的爱减弱的东西吗?”

“明白。”

“你坚强吗，戴恩?”

“我是个人，阁下。我首先是个人。我知道，这将是艰苦的。但是我祈祷，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会找到力量的。”

“戴恩，肯定会这样吗？除了这个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使你感到满意的东西了吗?”

“再也没有了。”

“要是今后你改变了主意，你将会怎么办呢?”

“呃，我会要求离开的，”戴恩感到意外地说道，“倘若我改变了主意，那一定是因为我确实错选了我的职业，不会有其他原因。因此，我会要求离去。我不会把我对上帝的爱减少一分，但我会明白，这不是他希望我侍奉他的方式。”

“但是，你明白，一旦立下最后的誓约，被授予圣职，就没有回头路可走，没有豁免，绝对没有豁免吗?”

“我明白，”戴恩耐心地说道，“要知道，我在来此之前就已下了决心了。”

拉尔夫红衣主教靠回椅中，叹了口气。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把握吗？他曾经有过这样坚定的决心吗？“戴恩，你为什么要找我?

为什么你想到罗马来？为什么不留在澳大利亚呢？”

“是妈妈建议来罗马的，但长久以来这就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足够的钱。”

“你母亲是非常明智的。她没有告诉过你吗？”

“告诉我什么，阁下？”

“没有告诉你，你每年有5000镑的进项，银行中在你的名下已经有数万镑吗？”

戴恩一怔。“没有。她从来没告诉过我。”

“非常明智。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只要你想的话，你就能来罗马了。你想到罗马来吗？”

“是的。”

“你为什么想到我身边来，戴恩？”

“因为你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教士，阁下。”

拉尔夫红衣主教扭动了一下。“不，戴恩，别这样高抬我。我远不是个完美无缺的教士。我曾经打破过我的所有誓言，你明白吗？由于我打破了我的誓言，我不得不以一个教士能忍受的最痛苦的方式去学习你似乎已经懂得的东西。因为我曾经拒绝承认我首先是一个凡人，然后才是个教士。”

“阁下，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戴恩柔和地说道，“你所说的话，丝毫没有影响你是我心目中完美无缺的教士的形象。我觉得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如此而已。我指的不是一种非人性的下意识行为，不是肉体的弱点。我指的是你饱历忧患，并且成熟得炉火纯青了。我的话听起来太放肆了吧？我并没有这个意思，真的。假如我冒犯了你，请你原谅。这只是因为要表达我的思想是如此困难！我的意思是，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教士必须经历许多年月，经历可怕的痛苦，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信念和我主摆在自己的面前。”

电话响了起来。拉尔夫红衣主教用微微颤抖的手抓起话筒，

讲着意大利语。

“是的，谢谢你，我们马上就去。”他站了起来，“到喝午茶的时候了，我们要和我的一位非常老的老朋友一起喝茶。他也许是教廷中仅次于教皇的最重要的教士。我告诉他你来了，他表示了要见一见你的愿望。”

“谢谢你，阁下。”

他们步行走过楼道，随后穿过了一个令人神爽的花园。它和德罗海达的花园风格迥异，栽着高高的柏树和白杨，整洁的、长方形的草地周围是带柱子的走道和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他们经过了哥特式的拱门，穿过文艺复兴时代的桥楼。戴恩饱览着这一切，很喜欢它。和澳大利亚如此不同的世界，如此古老、永恒。

穿过这样一片令人耳目一新的空地到宫殿，他们走了 15 分钟。他们走了进去，踏上一座旁边挂着价值连城的挂毯的宽大的大理石楼梯。

维图里奥·斯卡班扎·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如今已经是 66 岁了，他的身体由于风湿痛而部分丧失了活动能力，但是，他头脑的聪睿敏捷还是一如往昔。现在他养的是一只俄国猫，名叫娜塔莎，正咪呜咪呜地叫着，蜷在他的膝头。因为他无法站起来迎接他的来访者，只好满足于动容一笑，就算向他们打过招呼了。他的眼睛从拉尔夫那可敬的脸上转到了戴恩·奥尼尔的脸上，一睁一眯地瞧着他。他只觉得胸膛里的心在颤动着，那只伸出去迎接他们的手以本能的保护姿态按在了心口上，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那个年轻的翻版。

“维图里奥，你没事吧?”拉尔夫红衣主教焦灼地问道，手指捏着他虚弱的手腕，按着他的脉搏。

“当然没事。一阵暂时的微疼，没什么。坐下，坐下!”

“首先，我希望你见一见戴恩·奥尼尔，正像我告诉过你的，他是我的一个非常密切的朋友的儿子。戴恩，这位是迪·康提尼

—弗契斯红衣主教阁下。”

戴恩跪了下去，嘴唇压在了那只戒指上。维图里奥红衣主教的眼光越过了那弯下去的、黄褐色的头，在拉尔夫的脸上探看着，这几年他还没这么仔细打量过拉尔夫呢。他稍感放心。这么说，她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当然，对每一个看到他们在一起就会即刻产生猜度的表情他是不会产生什么疑窦的。当然，他们不是父与子，只不过是血统相近罢了。可怜的拉尔夫！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走路，从来没有观察过自己脸上的表情，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左眼皮往上一扬时的样子。确实，上帝是仁慈的，他使男人都像是睁眼瞎。

“请坐。茶就来。喂，年轻人！你想当教士，并且找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来求助的吧?”

“是的，阁下。”

“你的选择是明智的。在他的照顾下，你不会受到伤害。可是你显得有点紧张，我的孩子。是因为陌生吗?”

戴恩现出了拉尔夫式的笑容，也许还多一些有意识的魅力。但是，那和拉尔夫如此相似的微笑却像带倒刺的铁丝在他那衰老、疲惫的心脏上猛地刺了一下。“我不知怎么办才好，阁下。我未曾想到红衣主教们有多重要，从来没有梦想过会有汽车在机场接我，或是和您在一起喝茶。”

“是呀，这很平常嘛……不过，这也许是引起麻烦的根源，我明白这个。啊，咱们的茶来啦!”他愉快地看着茶水摆好，警告地举起一个手指，“啊，不！我来当‘母亲’。你的茶怎么喝，戴恩?”

“和拉尔夫一样，”他答道，脸羞得像块大红布，“对不起，阁下，我不是有意那样说的!”

“没关系，戴恩，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是理解的。咱们头一次见面就是直呼戴恩和拉尔夫的，这样咱们就能更好地互

相了解了，对吗？不拘形式对我们的关系是新鲜的。我倒宁愿在私下保持称呼戴恩和拉尔夫。红衣主教阁下是不会介意的，对吗，维图里奥？”

“是的。我喜欢称教名。但是，还是转回去谈我刚才说到的在高等学府找朋友的事吧，我的孩子。不管决定让你去上哪个神学院，由于你和我们的拉尔夫有这种源远流长的友谊关系，你进去后都会碰上一点儿不快的事的。每次都得解释一番你们之间复杂的关系是非常令人厌烦的事。有时，上帝允许来点儿无害的小谎言，”他笑了笑，牙齿上的镶金闪了一下，“为了大家都愉快，我主张编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言。因为令人满意地解释一种联系微妙的友谊十分困难，而解释血统关系却很容易。因此，咱们就对所有的人说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是你的舅舅吧，我的戴恩，就让事情这样好了。”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和蔼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戴恩显得十分震惊，拉尔夫红衣主教服从了。

“我的孩子，不要对大人物感到失望，”维图里奥红衣主教温和地说道，“他们也有自己的泥足，并且要编个无害的小谎言藉以自慰。这是你刚刚学到的十分有用的一课。不过，观察一下你，我怀疑你能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但是，你必须明白，我们这些红衣绅士是精于世事的外交家。我确实是在为你着想，我的孩子。在神学院里，嫉妒和怨恨并不比世俗大学里少。你会受点儿罪的，因为他们认为拉尔夫是你的舅舅，是你母亲的哥哥。但是，假如他们认为你们之间没有血统联系，你要大受其罪了。我们是最上层的人，而你将在这个领域中打交道的人和你在其他领域中打交道的人是一样的。”

戴恩低下了头，随后，一倾身子抚摸着那只猫，手就那样伸着。“可以吗？我喜欢猫，阁下。”

他发现，和那颗衰老然而坚定的心相通没有比这更快的办法了。“可以。我承认，对我来说她长得太肥了。她是个饕餮之徒，

是吗，娜塔莎？到戴恩那儿去，他是新一代人。”

要把朱丝婷本人和她的所有物像戴恩那么快地从南半球送到北半球去是不可能的。到她干完了卡洛顿剧院的演出季节，毫无遗憾地告别了波兹维尔花园的房客的时候，她弟弟到罗马已经两个月了。

“我是怎么攒起这么多破烂货的？”她问道，四下里摆满了衣服、报纸、箱子。

弯着腰的梅吉抬起头来，手里拿着一铁盒羊毛肥皂片。

“这些放在你的床下是干什么用的？”

女儿那涨红的脸上掠过了莫名其妙的表情。“哦，老天爷！它们是在那儿吗？我以为迪万太太的鬈毛狗把它们吃掉了呢。它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精打采的了，我没敢冒险提到我丢了肥皂片。可是，我认为是那可怜的畜生把它给吃了。不管是什么，只要一个东西不去吃它，它就去吃那东西。不，”朱丝婷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我不愿意看到它完蛋的。”

梅吉一仰身子，大笑起来。“哦，朱丝！你知道你多有意思吗？”她把那只盒子扔到了东西已经堆积如山的床上，“你对德罗海达不信任，对吗？我们竭尽全力使你想起那里是整齐、井井有条的，但也不能博得你的信任。”

“我已经跟你说过，那是一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事业。你想把肥皂片带回德罗海达去吗？我知道我要坐船去，行李是不受限制的，可是我敢说，伦敦有成吨的肥皂片。”

梅吉把那只盒子送进了标着“迪万太太”的纸箱子里。“我想，我们最好把它们赠给迪万太太吧。她得为下一个房客把这里整理得能住人才行。”桌子尽头放着一摞摇摇晃晃的未洗刷的盘子，盘子上长出了令人恶心的毛毛。“你洗过盘子没有？”

朱丝婷毫无改悔之意地笑着。“戴恩说，我根本不用洗，得

给它们刮脸了。”

“你首先得给它们理理发了。你用盘子，为什么不洗呢?”

“因为那就意味着又要在厨房里吃力地干活了，而且，由于我一般是在半夜之后吃东西，谁也不会欣赏我那点残渣剩汤长出的花纹了。”

“把空盒子给我一个。我会把它们带走的，现在我把它们整理整理。”妈妈无可奈何地说道。在自愿来履行义务为女儿打点行李之前，她就知道会这样的，她渴望来干这些。任何人都很难得找到机会帮朱丝婷干些什么。梅吉不论什么时候想帮朱丝婷做些事，都因为觉得自己完全像个白痴而罢手。但是，在家庭事务上局面正好倒了过来。她可以心中有底地帮助她，而不会感到像个傻瓜。

不管怎么样，事情总算是干完了，朱丝婷和梅吉便把行李搬上了梅吉从基里开来的牧场货车，动身去澳大利亚旅馆。梅吉在那里租了一套房间。

“我希望你们德罗海达的人在棕榈海滩和阿威伦买一幢房子，”朱丝婷把她的箱子放在房间的里间卧室里，“正好住在马丁广场的上面，真是太可怕了。你就想想在拍岸的浪花中蹦蹦跳跳的滋味吧！难道这不比你们坐飞机匆匆忙忙地从基里来更有吸引力吗?”

“我干吗要到悉尼来？过去的七年中我已经来过两次了——给戴恩送行，这次是给你送行。要是我们在这里有一幢房子的话，也是根本用不上的。”

“真笨。”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世界上还有比德罗海达更丰富的东西。哼！那个地方快叫我发疯了！”

梅吉叹息着。“请相信我，朱丝婷，总会有你渴望回到德罗

海达老家的时候。”

“戴恩也会这样吗?”

沉默。梅吉没有看女儿，从桌子上拿起了提包。“咱们晚了。罗彻太太说是两点钟。要是你想在启程前买些衣服的话，咱们最好快点儿。”

“我可是安分守己的呀。”朱丝婷咧嘴一笑，说道。

“朱丝婷，你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呢？在波兹维尔花园除了迪万太太之外，我连个人影也没看到。”当她们坐在杰曼·罗彻的大厅里，望着那些没精打采的时装模特儿衣着华丽，痴笑着的时候，梅吉说道。

“哦，它们有点儿害臊了……我喜欢那件桔黄色的，你呢?”

“和你的头发不配。灰色的好。”

“呸！我觉得桔黄色和我的头发很相配。穿上灰衣服，我那样子就有点儿让人想起猫来，色泽浑浊，陈腐不堪。要随潮流，妈。红头发不一定非配白色、黑色、艳绿或你所欣赏的那些可怕颜色——那是什么颜色，玫瑰灰？维多利亚时代的式样!”

“这种颜色的名称你说对了，”梅吉说道。她转身望着女儿。“你是个怪物。”她嘲讽地说道，但却充满了慈爱。

朱丝婷根本没在意。她不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话了。“我要买桔黄色的、鲜红色的、紫红印花的、苔藓绿、勃艮第红的衣服……”

梅吉哭笑不得地坐在那里。拿朱丝婷这样的女儿有什么办法呢?

三天之后，“喜马拉雅”号从达令港启航了。这是一艘可爱而又陈旧的轮船，平底，非常适于航海。它是在没有任何人匆匆忙忙的时代，和任何人都承认经好望角到英国有四个星期的路程或经苏伊士到英国需五个星期这一事实的那个时代建造的。而今，甚至连流线型的、船身像驱逐舰的远洋定期客轮到英国也要

快得多了。但是，它们使敏感的胃口所受的折磨，连久经锻炼的海员也望而却步。

“多有意思啊!”朱丝婷笑着，“头等舱的那伙人全都单纯得可爱，所以这不是像我原来想的那样枯燥无味。其中有些人帅极了。”

“现在你对我坚持要订一等舱不会感到不高兴了吧?”

“我想是的。”

“朱丝婷，你对我刻薄之极，一直是这样。”梅吉气冲冲地说着，为她的忘恩负义而大发其火。这小坏蛋这次至少对即将离去不会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了吧?“固执、愚蠢、任性！你真叫我恼火。”

有那么一阵工夫，朱丝婷没有回答，反而扭过头去，好像对那些正在喊叫的、挤满了岸边的人比对妈妈说的话更感兴趣。她咬住了在颤抖的嘴唇，朝着那些人开朗地笑着。“我知道我使你恼火，”当她面对着她母亲的时候，她愉快地说道，“别在意，我就是我。正像你一直说的那样，我随我爸爸。”

在梅吉匆忙走进挤在跳板上的人群之中，并消失在那里之前，她们不自然地拥抱了一下。朱丝婷走上了日光甲板，站在舷栏旁，手里拿着一卷彩色飘带。在下面码头的远处，那穿着浅粉色衣服，戴着浅粉色帽子的身影站在指定的地点上，手遮在眼睛上。真有意思，从这么远的地方都能看清妈妈已经近 50 岁了。从别的方面还看不出来，但她站立的姿势最能说明她的年龄。她们同时挥起手来，朱丝婷把第一卷彩带扔了出去，梅吉灵巧地接住了彩带的一端。一条红的，一条蓝的，一条黄的，一条粉红的，一条绿的，一条橙黄色的。盘绕着，盘绕着，被微风拉直。

一个管弦乐队在给足球队送行，他们站在飞扬的三角旗和翻滚的方格呢裙之中，风笛吹出了一支古怪的、经过改编的乐曲《时候到了》。船舷边上挤满了身上挂着、手里拼命攥着那细细的

纸彩带的人。码头上，数百人引颈翘首，恋恋不舍地望着那些行将远去的人的面庞，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面孔，他们是要去看看世界另一面的文明中心实际上是个什么样子的。他们会在那里生活、工作，也许三五年中就会回来，也许根本不回来了。人人都明白这个，感到惶惑不解。

瓦蓝的天空布满了银白色的云絮，刮着悉尼的疾风。温暖的太阳照在那些仰起的头上和俯下的肩胛上。一条巨大的、五彩缤纷的彩带摇摇晃晃地把轮船和海岸连接在一起。随后，在陈旧的轮船的一侧和码头的木桩之间突然出现了一道空隙，空中充满了喊声和呜咽声。成千上万的彩带一条接一条地断开了，偏斜地飘动着，款款地下垂，像一片散乱交织的织物杂然漂浮在水面上，和桔子皮、水母一起漂走了。

朱丝婷固执地留在舷栏边上，直到港口变成了远处的几道刺眼的线条和粉红色的小点点。“喜马拉雅”号的拖船搅得她心神不安，眼巴巴地望着它牵引着她从悉尼港桥熙熙攘攘的桥面下穿过，驶进了这次优美的航程中那洒满了阳光的主流之中。

这次出行和摆渡完全是两码事，虽说他们要走过同样的道路，经过纽翠尔湾、玫瑰湾、克里蒙内和范克路斯。但事情还是不一样。这次要穿过海岬，驶出森欲搏人的峭壁，拖着泡沫翻腾的扇形划水线，驶入大洋之中。跨过1万2千英里，到达世界的另一面。而且，不管他们是否会重返故里，他们将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边，因为他们将生活在两个大陆上，体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朱丝婷发现，金钱使伦敦成为一个最诱惑人的地方。她是不会分文不名地依附于“伯爵宫”的——他们称它为“袋鼠村”，因为许多澳大利亚人都在这里设立自己的总部。她也不会遭罹澳大利亚人在英国的那种典型的命运：开小本经营的青年招待所，为了一份菲薄的薪俸在某个办公处、学校或医院工作，贫困地住

在一间冰冷、潮湿的房间中，在半温不凉的暖气边上瑟瑟发抖。相反，朱丝婷在紧挨着爵士桥的肯星顿有一套公寓，暖气是中心供暖。她在克莱德·达尔蒂汉—罗伯特公司里有一个位置。这家公司属于伊丽莎白·塞恩财团。

夏天到来的时候，她乘火车到罗马去了。此后的几年中，她会含着微笑回忆起这次跨越法国赴意大利的长途旅行中几乎没有看到什么景致。她的脑子里完全塞满了那些她非要告诉戴恩不可的事，回忆着那些她简直无法忘记的事情。事情太多了，她肯定会漏掉一些的。

那是戴恩吗？那个站在月台上的身材高大、面目清秀的男人是戴恩吗？他的外表没有任何变化，然而又是如此陌生。他再也不属于她的世界了。她打算引起他的注意，但却喊不出口来。她在座位上往后退了退，望着他，因为火车停在离他站立的地方只有几码的地方，他那双焦急的眼睛在车窗上扫动着。待她把自己从他离去之后的生活告诉他的时候，恐怕只会是一次一头忙的谈话，因为现在她已经明白，他心中没有和她共享他自己的经历的热切愿望。真该死！他再不是她的小弟弟了。他现在的生活已不像德罗海达的生活那样，和她没什么关系了。哦，戴恩！一天24小时的生活，你是怎样过来的？

“哈！想想吧，我白叫你到这儿来接我了，对吗？”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了他的背后。

他转过身来，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微笑着低头望着她。“大傻瓜。”他快活地说着，接过了她那只大箱子，让她那只空着的胳臂挽着他的胳臂。“见到你太高兴了。”他一边把她扶上了他那辆走到哪儿开到哪儿的红色“拉根达”汽车，一边补充道。戴恩总是喜欢开赛车，自从他长大到能领行车执照的时候，便有了一辆赛车。

“见到你也很高兴。我希望你给我找了一家好饭店，因为我

给你写的信是算数的。让我呆在一个梵蒂冈的修道密室里，置身一大堆独身生活的人中，我可不干。”她大笑起来。

“他们还不要你呢，他们不愿意和小魔鬼呆在一起。我已经给你在离我住处不远的一家小公寓订了房间，他们讲英语，因此你用不着为我不在的时候发愁。在罗马，四处逛逛，讲英语是没问题的。总会有某个人能讲英语的。”

“在这种时代，我真希望我能有你那种语言天才。不过我会想办法的。我在演哑剧和猜字谜方面很有能耐。”

“我有两个月的假，朱丝，这不是太棒了吗？所以，咱们可以到法国和西班牙去看看，仍然可以有一个月呆在德罗海达。我真怀念故土啊。”

“是吗?”她转过脸来望着他，望着那双熟练地驾驶着汽车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罗马大街上穿行的那双漂亮的手，“我根本不想。伦敦太有意思了。”

“你别把我当傻瓜，”他说，“我可知道德罗海达和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在衣服下摆上紧攥着拳头，但是没有回答他。

“今天下午和我的几个朋友一起喝茶，你介意吗?”当他们到了地方之后，他问道，“我已经事先把接待你的事安排得差不多了。他们都急于见见你，因为在明天之前我还不是个自由人，所以我不愿意回绝。”

“大傻瓜！我干吗要介意呢？如果这里是伦敦，我也会让我的朋友弄得你招架不住的，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你给我一个观察神学院里的这些家伙的机会，我很高兴，尽管这对我来说有点儿不公平，对吗？好，管不了这许多啦。”

她走到窗前，望着下面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广场，那铺着路面的四方形小广场上有两棵无精打采的梧桐树，树下点缀着三张桌子。广场的一边，是一座谈不上有什么特殊建筑美的教堂，顶

上覆盖着斑斑驳驳的灰墁。

“戴恩……”

“怎么?”

“我理解了，我确实理解了。”

“是的，我知道。”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希望妈也能理解，朱丝。”

“妈可不一样。她认为你抛弃了她。她不明白你并没有抛弃她。别为她担心啦。她会及时回心转意的。”

“我希望如此，”他笑了，“顺便提一下，今天下午你要见的人不是神学院的。我不愿意让他们或你受到诱惑。和我们一起喝茶的是德·布里克萨特神父。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可是你要答应态度好些。”

她的眼睛闪着极有魅力的光芒。“我答应！我甚至会吻伸给我的每一个戒指的。”

“哦，你想起来啦！那天我被你的话差点儿气疯了，使我在他的面前感到羞愧。”

“唔，从那以后，我吻过许多比戒指还要不卫生的东西。在演剧班里有一个长满了可怕的粉刺的小伙子，他还有口臭和扁桃体腐烂，我不得不吻了整整 29 次，都快反胃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伙伴，在吻过他之后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了。”她拍了拍头发，从镜子前转过身来，“我有换衣服的时间吗?”

“哦，别为这个发愁。你看上去很好。”

“还有谁一起喝茶?”

太阳偏得太低，无法温暖这古老的广场了，梧桐树干上那像麻风病似的瘢迹显得陈腐，令人作呕。朱丝婷哆嗦了一下。

“还有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

她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睁大了眼睛。“唷！你是在一个相当高贵的圈子里活动，是吗?”

“是的。我试图抛弃它。”

“戴恩，这意味着你在这里的其他领域活动的时候，有些人因此和你过不去吗?”她机敏地问道。

“不，不真正是因为这个。认识某某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其他人也没这样想。”

这房间！这些披着红衣的人！当朱丝婷走进那个除了地位低下的修女之外简直没有女人的世界的一刹那，她一生中还从来没感到过在某些男人的生活中女人是这样多余的呢。她依然穿着那件在都灵城外就换上的橄榄绿的亚麻衣服，在火车上时弄得有些皱了。她一边在深红色的地毯上向前走着，一边骂着戴恩那样急如星火地到这里来，害得她连换一件像样些的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站了起来，面带微笑。他是个多么美貌的老人呐。

“亲爱的朱丝婷。”他说着，伸出了他的戒指，脸上带着顽皮的表情，这说明他还记得上回的那件事。他在她的脸上细细察看着什么，这使她感到迷惑不解。“你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你母亲。”

她单膝跪下，吻了吻那戒指，谦卑地笑着，站起身来，那笑容更谦卑了。“是的，我不像。在我选择的职业中，我要是有她的那种美貌就好了，但是在舞台上我还是设法获得了成功。你知道，因为演戏不需要一张实实在在像什么人的面孔，而是要让你和你的艺术使人们相信这就是某某人的脸。”

从一把椅子上传来了一声干笑。她又一次吻了戴在另一只上了年纪的、嶙峋的手上的戒指以表示敬意。但是，这次她抬起头来看到的是一双黑眼睛，而且奇怪地在那双眼睛中看到了爱。这是对她的爱，对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一个难得闻其名的人的爱。她现在对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的喜爱丝毫不多于她在 15 岁时

对他的喜爱，但是她却喜欢这个老人。

“坐下吧，亲爱的。”维图里奥红衣主教指着自己旁边的一把椅子，说道。

“你好，小猫，”朱丝婷说着，抚弄着他那红色衣襟上的蓝灰色的猫，“她很好看，是吗?”

“确实很好看。”

“她叫什么名字?”

“娜塔莎。”

门打开了，但进来的不是茶车，而是一个男人，穿着宽大的衣服，像一个俗人。如果又是一件红法衣，朱丝婷想，我会像公牛那样吼起来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尽管他是红尘之中的人。他们也许在梵蒂冈有一幢专门把俗人挡在外面的小房子，朱丝婷不由自主地继续想道。他的个头不矮，体魄强壮，这使他似乎显得比他实际的样子更矮粗。他两肩宽厚，胸膛宽阔，硕大的狮子头，两臂很长，像剪毛工。他浑身洋溢着聪颖，他的步态使人觉得这是一个想得到就干得出的人。除此之外，他就像一头类人猿了。他能够抓住一样东西，把它撕成碎片，但决不会毫无目的，决不会掉以轻心，而是老谋深算的。他长得很黑，但那头浓密的头发却和钢丝绒的颜色一模一样，而且也差不多是那样韧，钢丝绒也能够鬈成那样细小、整齐的波浪纹的。

“雷纳，你来的正是时候。”维图里奥红衣主教说着，指了指他另一边的椅子，他仍然在说英语。“亲爱的，”当那人吻了他的戒指，站起身来的时候，他转向朱丝婷，说道，“我愿意让你见一位非常好的朋友，赫尔·雷纳·莫尔林·哈森。雷纳，这位是戴恩的姐姐，朱丝婷。”

他弯了弯腰，拘谨地碰了一下鞋跟，向她毫无热情地微微一笑，便坐了下来，正好坐在那一侧很远的地方，看不到他了。朱

丝婷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尤其是当她看到戴恩随随便便地按照习惯坐在拉尔夫红衣主教椅子旁边的地板上，正在她的视线中。在她能看到她认识的和喜欢的人时，她感到心安理得。但是，这房间、披红袍的人和那个皮肤黧黑的人激怒了她，并把戴恩给她带来的宁静感破坏了。她对他们把她甩在一边的方式感到不满。于是，她歪向一边，又逗起那只猫来，心里明白维图里奥红衣主教会觉察到，而且会被它的反应逗乐的。

“她被骗过了吗?”朱丝婷问道。

“当然喽。”

“当然喽！尽管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操心，但是，仅仅长期住在这地方就足以阉割掉任何东西的卵巢了。”

“正相反，亲爱的，”维图里奥红衣主教说道，对她的话感到很开心，“在心理上阉割自己的是我们这些男人。”

“恕我难以苟同，阁下。”

“这么说，我们这小小的天地使你感到烦恼了?”

“哦，还是说我感到自己有一点儿多余的好，阁下。我拜访了一个美好的地方，但是我可不想住在这儿。”

“我不能怪你。我也怀疑你愿意拜访这地方。不过，你会对我们习惯起来的，因为你得常常来看我们了。”

朱丝婷露齿一笑。“我讨厌举止斯斯文文的，”她说出了心里话，“这把我的坏脾气暴露出来了——我用不着看戴恩就知道他对我的坏脾气担心呢。”

“我不知道这坏脾气还要持续多久，”戴恩毫不恼火地说道，“只要稍微研究一下朱丝婷，你就会发现她是个叛逆者。这就是为什么她是我的一个好姐姐。我不是叛逆者，可是我确实欣赏他们。”

赫尔·哈森把他的椅子挪了挪，这样，在她直起身子，不玩猫的时候，也能使她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中。就在这工夫，那漂

亮的小动物对这只带着一种古怪的女人香味的手感到厌烦了，毫不客气地从红衣服上爬到了灰衣服上去，在赫尔·哈森那有力的大手的抚摩下蜷起身子，大声地呼噜着，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请原谅我的存在。”朱丝婷说道，甚至她做了它的牺牲品的时候，也拦不住她开个玩笑。

“它的运动神经还是像以往那样好。”赫尔·哈森说道，这个逗人的场面使他的脸上换上了一副迷人的表情。他的英语说得极好，几乎没有什么怪味，不过是一种美音的变音，在发 r 的时候是卷舌音。

大家还没有平静下来，茶就送上来了，奇怪的是，倒茶的人是赫尔·哈森。他把朱丝婷的杯子递给了她，脸上的表情比刚才被介绍时要友好得多了。

“在英国社会中，”他对她说道，“午茶是一天茶点中最重要的一次。事情都是在喝茶的时候进行的，对吗？我想，由于它的特性，在两点到五点半之间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要茶，啜上一杯，说话是一件令人口干舌燥的事。”

随后的半个小时似乎证实了他的观点，尽管朱丝婷并没有加入他们的聚会。谈话从教皇不妙的健康状态扯到了冷战，随后又扯到经济衰退。四个人轮流说着、听着，朱丝婷被深深吸引住了，暗中捉摸着他们共同的素质，甚至连戴恩都包括在内。他是如此陌生，具有这样多未知的东西。他积极地谈着自己的看法，这一点也没逃过朱丝婷的眼睛。那三个年长的男人带着一种令人难解的谦卑的神情倾听着他的话，似乎他使他们感到敬畏。他的评论既不显得无知也不显得幼稚，而是别具只眼，见解独到，至善至圣。是由于这种圣洁他们才如此一本正经地注意他吗？他具备这种圣洁，而他们不具备吗？这实际上是他们所赞赏的一种美德，他们渴望自己也有这种美德吗？它是如此珍贵吗？这三个男人相互之间区别甚大，然而，他们任何人之间的联系都比和戴恩

的联系远为密切得多。要她像他们这样认真地看待戴恩真非易事！因为在许许多多方面，他的行为举止与其说是像一个老成的兄弟，倒不如说是像个小弟弟。这倒不是她没有意识到他的才能、智力或他的圣洁。但是，在此之前，他曾是她的世界的一部分。她不得不习惯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不再是她的世界的一部分了。

“如果你希望直接去做祈祷的话，我会照顾你姐姐回她的旅馆的。”赫尔·雷纳·莫尔林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便要求道。

于是，她发现自己开口不得地在这位矮胖有力的男人的陪伴下走下了大理石楼梯。在一派罗马夕阳绚烂的金光中，他挽着她的肘部，领着她上了一辆“莫斯迪斯”牌大型高级轿车。司机侍立在一旁。

“喂，你不希望单独一个人度过你在罗马的头一个夜晚，而戴恩又抽不出身来，”他跟着她坐进了汽车，“你又十分疲乏，不熟悉情况，所以你最好有个伴。”

“看来你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选择的余地，赫尔·哈森。”

“我倒情愿你叫我雷纳。”

“你有这样一辆豪华的汽车和自己的司机，一定是个重要人物吧。”

“要是我当上了西德总理，还要更显贵哩。”

朱丝婷哼了哼鼻子。“你居然还没当上，真使我吃惊。”

“放肆！我太年轻了。”

“是吗?”她半转过身来，更切近地望着他，发现他那黧黑的皮肤上还没有皱纹，显得很年轻，那双深陷的眼睛周围没有老年人的那种肉眼泡。

“我长得胖，头发也白了，可是我从 16 岁时头发就白了，从我能吃到足够的东西时就发胖了。眼下我只有 31 岁。”

“我会相信你的话的，”她说着，踢掉了自己的鞋。“可对我

来说还是太老了——我风华正茂，21岁。”

“你是个魔鬼。”他微笑着说道。

“我想我一定是的。我母亲也说过同样的话。只是我不敢肯定，你们俩说的魔鬼是什么意思，所以，请你把你的高见告诉我好吗?”

“你已经知道你妈妈的高见了吗?”

“要是我问她的话，我会被她的痛骂弄得发窘的。”

“你不认为你在使我进退两难吗?”

“我非常怀疑，赫尔·哈森，你也是个魔鬼，所以，我疑心是否会有使你发窘的东西。”

“一个魔鬼，”他又屏着呼吸说道，“那好吧，奥尼尔小姐，我试着为你给这个词下个定义吧。这就是喜欢威胁他人；爬到别人头上有恃无恐；感情如此坚定，只有上帝才能挫败他；没有道义上的顾虑，道德观念很少。”

她格格地笑了起来。“听起来这就像是你。我的道德观念和顾虑太多了。我可是戴恩的姐姐呀。”

“你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他。”

“这尤属憾事。”

“他的面孔和你的个性对不上号。”

“毫无疑问，你是对的，但是，即使我长着他那样的面孔，我也可能有不同的个性。”

“那要看先有什么了，呃，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 穿上鞋吧。我们要走路了。”

天气暖洋洋的，天色渐黑。但是灯火通明，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似乎都有拥来挤去的人群，街道上塞满了响声刺耳的低座摩托车，横冲直撞的小菲亚特汽车，而高戈莫比尔汽车看起来就像是惊惶失措的青蛙。终于，他在一个小广场中停了下来。数百年来，无数只脚把广场的鹅卵石踩得十分光滑。他领着朱丝婷

走进了一家饭店。

“你愿意在户外吗?”他问道。

“你带到哪儿就算哪儿，我不太在乎是在室内、室外或者是半室内半室外。”

“我可以为你点菜吗?”

也许，那双浅色的眼睛闪动着几分厌倦，但是，朱丝婷心里还是有斗争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那些专横傲慢的男人的作风，”她说道，“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呢?”

“别胡闹，”他嘟哝着，“那么，你就告诉我你喜欢什么吧，我保证使你高兴。要鱼？还是小牛肉?”

“和解了吗？好吧，我就迁就你吧，为什么不这样呢？我要馅饼，来一点大虾，一大盘蔬菜，在这之后，我要一份果仁冰淇淋和一份加奶咖啡。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就在这儿穷泡时间吧。”

“我应该给你一巴掌。”他说道，他的幽默没引起什么反应。他一丝不差地把她点的菜吩咐给了侍者，但说的是很快的意大利语。

“你说过，我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戴恩。我就丝毫没有像他的地方吗?”她喝着咖啡，略带几分忧郁地问道。当桌上摆满了食物的时候，她饿坏了，不想在谈话上浪费时间。

他给她点上了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了烟，靠在阴影之中，静静地望着她，回想着几个月之前他头一次看见戴恩时的情形。活脱是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减去 40 岁的模样，这一点他马上就看出来了。后来，又听说他们是舅甥，那孩子和这姑娘的母亲是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妹妹。

“有的，有相似之处，”他说道，“有时，面部也像。表情比相貌要像得多。至于眼睛和鼻子周围，你睁眼闭嘴的时候神态有些像他。真是够怪的，你和你那红衣主教的舅舅却没有共同之

处。”

“红衣主教的舅舅?”她茫然不解地重复道。

“就是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他不是你舅舅吗?我肯定人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那个老秃鹫吗?谢天谢地,他和我们可没有亲戚关系。许多年之前,他是我们那个教区的教士,在我出生之前很久的时候。”

她非常聪敏,但她也太疲劳了。可怜的小姑娘——因为她就是这样的,是个小姑娘。他们之间 10 岁之差就像差 100 年似的。怀疑会使她的世界遭到毁灭的,而她却如此勇敢地保卫着怀疑一切的观点。也许她拒绝明白这一点,尽管已经直截了当地向她讲明了。怎样才能使这种怀疑一切的观点显得无足轻重呢?她是不会为这种观点过分耗精力的,肯定不会的,但是也不会马上抛弃这种观点。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问题了。”他轻轻地说道。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戴恩和红衣主教基本相像的事实——身高、肤色、身材。”

“噢!我外祖母跟我说过,我们的父亲外貌和红衣主教很相像。”朱丝婷宽慰地说道。

“你见过你父亲吗?”

“连照片都没见过。在戴恩出生之前,他就和妈分开了。”她召唤着侍者,“请再给我来一份加奶咖啡。”

“朱丝婷,你真是个蛮子!让我给你点吧!”

“不,该死,我不愿意!我完全有能力为我自己思考,我不需要某个该死的男人告诉我,我想要什么,我什么时候得到它。你听见了吗?”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叛逆者。这是戴恩讲

的。”

“他说得对。哦，要是你知道我是怎样讨厌让人家宠爱、娇惯和为我瞎忙就好了！我愿意自己行动，我不愿意让人家吩咐我！我不会请求宽恕，但也决不让步。”

“我能看出这一点，”他干巴巴地说道，“是什么使你这样的，我心爱的姑娘？是你家里的遗传的吗？”

“是这样吗？老实说，我不知道。我想，家里没有什么女人好说的。一代只有一个。姥姥，妈妈和我，其余一大堆都是男人。”

“你们这一代可没有一大堆男人，只有戴恩。”

“我想，这是因为妈妈离开了父亲。她似乎从来没对另外的男人发生兴趣。我觉得这真可惜。其实，妈是个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人。她本来是愿意有个丈夫让她瞎忙乎的。”

“她像你吗？”

“我不这么想。”

“这一点更重要，你们互相喜欢吗？”

“妈和我吗？”她毫无任何怨意地笑了笑，正如任何人问她母亲是否爱她女儿时，她母亲也会这样做一样。“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相互喜欢，但是还是有某种东西的存在。也许是一种简单的生物联系。我不知道。”她的眼睛充满了善意。“我一直希望她能用和戴恩说话的那种方式和我说话，希望能以戴恩的那种方式和她相处。但是，或者在她身上都有某种不足，或者在我身上有所不足。我想，是我身上有所不足吧。她是个比我好得多的人。”

“我没有见过她，所以我无法赞同或是反对你的判断。如果这对你是一句可以理解的安慰的话，好姑娘，我倒宁愿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我不愿意改变你身上的任何东西，甚至连你那种可笑的好斗。”

“这使你很不高兴吗？因为我冒犯了你？实际上我并不像戴

恩，是吗?”

“戴恩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像。”

“你的意思是，因为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我想是这样的。”他向前一俯身，从阴影中出来了，奇安蒂瓶中那小蜡烛的微光照亮了他，“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宗教信仰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使我失望的一样东西，尽管我多次使它失望。我不愿意谈戴恩，因为我的心灵告诉我，有些事情最好是置而不论。当然，你对生活或上帝的态度和他不一样。咱们不谈它，好吗?”

她好奇地望着他。“好吧，雷纳，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我和你定个契约吧——不管咱们讨论什么，都不要讨论戴恩或宗教的本质。”

自从 1943 年 7 月雷纳·莫尔林·哈森和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见过面以来，他经历了许多事情。一个星期之后，他的团开到了东部前线，这场战争剩下的时间他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在战前和平的日子里，他由于年龄太小没有被吸收进希特勒青年团，因而感到烦恼，心里没着没落的。他们已经弹尽粮绝，困在冰天雪地之中，面临着希特勒的穷途末路，战线拉得如此漫长，以致上百码的阵地上只有一个士兵。这场战争给他留下了两个记忆：凄寒苦雪中艰苦的战斗和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面庞，恐怖和美好，魔鬼和上帝。一半狂热，一半冰冷，毫无防御地眼巴巴看着赫鲁晓夫的游击队从低飞的飞机上不用降落伞落在雪堆上。他曾捶胸顿足，咕咕哝哝地祈祷。但是，他不知道他在为什么祈祷：为他的枪能有子弹？为能从俄国人那里逃生？为他那邪恶的灵魂？为长方形教堂里的那个人？为德国人？为减轻哀痛?

1945 年春，他赶在俄国人之前撤过了波兰，和他的战友们一样，只有一个目标——赶回英国人或美国人占领下的德国。因为，倘若俄国人抓住了他，他会被枪毙的。他把自己的个人文件

撕成了碎片，付之一炬，埋掉了他的两个铁十字勋章，偷了几件衣服，向兰麦边境上的英国当局报了到。他们把他送到了比利时的一个为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设置的一个营地。在那里，他吃了一年左右的面包和薄粥。这就是元气大伤的英国对他们统治下的成千上万的人能提供的一切。他在那里等待着，直到英国认识到对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释放他们。

营地的官员召见了他两次，给他做了最后的结论。在奥斯顿港，有一条船正等待着装运去澳大利亚的移民，他将被发给新的证件，并被免费运到新的土地上去。作为报答，他不论选择什么职业都将为澳大利亚政府工作两年，此后，他的生活便完全由自己作主了。这不是奴隶劳动，他当然会得到标准工资。但是，在这两次召见的机会中，他都设法谈到他自己不愿意当移民。他恨希特勒，但不恨德国人，并且不以做一个德国人为耻。故土就意味着德国。三年以来，他对它魂牵梦萦。那种滞留在一个既没有人讲他的语言，也没有一个人和他同种同宗的国家的想法也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在 1947 年初，他发现他已经分文不名地置身在亚琛[①] 的街道上了。他知道，他极渴望修补起被粉碎的生活。

他和他的灵魂幸存下来了，但不能再回到那种饥寒交迫、地位卑微的生活中去。因为雷纳不仅仅是个有抱负的人，而且还是个有某种天才的人。他去为格伦迪格工作，并且研究他头一次接触雷达就使他入迷的那个领域：电子学。他装了一脑子的计划，但是他连这些计划的百万分之一的价值都不愿卖给格伦迪格。相反，他却谨慎地窥测着市场，随后，他娶了一个寡妇。这寡妇有两家小小的收音机工厂，他以此为基点开始了自己的事业。那时，他刚刚 20 岁，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然而，他的头脑却成熟得多。德国战后的混乱为年轻人创造了机会。

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的工业城市，与比利时接壤。

由于他的婚姻是世俗婚姻，教会允许了他和他妻子的离婚。1951年，他按着当时流行的价格付给了安妮莱斯·哈森恰好相当于她前夫那两家工厂的两倍的钱，而也从此和她离了婚。但是，他没有续娶。

这小伙子在俄国那冰天雪地的恐怖环境中所遇到的事情没有造就一个毫无灵魂的、丑角式的人。相反，这种生活倒抑制了他那温和、可爱的性格的发展，使他具备的其他素质长足发展起来——聪敏、无情、意志坚定。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会得到一切，一个毫无感情的人无法使其受到伤害。实际上，他与他1943年在罗马遇上的那个人有惊人的相似。他就像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那样，明知干得不对也还是去干了。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罪恶片刻也阻挡不住他行事，只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痛苦和自我折磨作为代价的。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付出这样的代价不值得，但对他来说，付出两倍的痛苦折磨也是值得的。总有一天，他将要统治德国，把它变成他所梦寐以求的那种国家。他准备粉碎雅利安人路德① 的伦理道德，发展一种更为不受限制的伦理道德。他不能答应停止罪孽的行径，这一点他在几次忏悔中完全予以拒绝了。但不知怎的，他和他的宗教糊里糊涂地贯通起来，直到万贯资财和重权高位使他超越罪孽之上时，他才会去做忏悔，以求得到牧师赦免。

1955年，作为西德最富有、最强有力的人之一和波恩国会的一位新人，他重返罗马了。他是去寻找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并向他显示他的祈祷的结果的。在他的想象中，这次会面他事后也许不会有什么可铭记在心的，因为在这次会面中，从头到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基督新教路德宗教的创始人。他否定教皇的权威，认为人民要得到上帝的拯救，不在于遵行教会规条，而在于个人的信仰。

尾他只有一种感觉：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对他感到失望。他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没有必要去问。但是，红衣主教临别时的那番话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我曾经祈祷，你将比我干得好，因为你是这样年轻。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千方百计去追求的。但是我想，我们毁灭的种子在我们降生之前就已经播下了。”

回到自己的旅馆房间之后，他哭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镇定了下来，想：已经过去的事是不能挽回的，将来他要按照他的希望去做。有的时候，他成功了。有的时候，他失败了。但是，他是尽力而为的。他和梵蒂冈的那些人的友谊成了他现实生活中最弥足珍贵的东西。罗马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去处：在他需要他们的安慰，否则便会绝望的时候，他便飞到那里去。安慰。他们的安慰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安慰。他们的安慰不是按着双手，说些绵言软语，倒像是一种出自灵魂的镇痛剂，好像他们理解他的痛苦似的。

把朱丝婷安顿在她的公寓中之后，他在温暖的罗马夜色中走着。他想，他决不会停止向她献殷勤。在今天下午的会见中，当他克服着心中的折磨望着她的时候，他感到了一种缭乱心房的柔情蜜意。一个该死的但不可屈服的人，这个小魔鬼。不论在哪方面，她都可以和他们相匹敌而毫不逊色。他们发觉这一点了吗？他感到了，他断定他的感觉是一种为女儿感到自豪的感情，只是他没有女儿罢了。于是，他便把她从戴恩那里僭据了过来，将她带走，去观察她那种对压倒一切的教会主义的反应，以及对这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戴恩的反应。这个戴恩不会，也不可能全部占据她的生活。

他继续想到，他个人的上帝的最美好的东西，这个上帝能宽恕一切，能宽恕朱丝婷那天生的不信神和他自己那种一直关闭着感情闸门，直到他确信应该重新打开的时候才打开的做法。他只

感到了片刻的惊慌，想到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打开闸门的钥匙……他笑了笑，扔掉了他的香烟。钥匙……哦，有时，钥匙的形状是千奇百怪的。也许，为了摔倒不倒翁，需要用每一种妙法制服那红头发上的每一个发卷。也许在一间深红的房间里，他的上帝已经递给他了一把深红色的钥匙。

这一天转眼就过去了。但是，当他看了看表的时候，发现天还早。他知道，那位在如此强大的教皇陛下的教会里拥有仅次于教皇的最高权力的人物已经起来了，玩弄着那只和他一样保持着夜间活动习惯的猫。甘多尔福堡中的那个小房间里充满了可怕的打嗝声，那清瘦、苍白、苦行者的面庞在扭动着，人们曾看到这张脸如此之久地戴着那白色的皇冠。倘使他热爱他的德国人，倘若他依然听到他周围的人讲德语，这又能改变什么呢？雷纳认为什么也改变不了。

但是眼下，雷纳需要了解的是，甘多尔福堡已不再是力量的源泉了。登上那大理石的台阶，走进那鲜红的房间，和维图里奥·斯卡班扎·迪·康提尼—弗契斯谈一谈去吧。谈一谈谁会成为或不会成为下一个教皇。因为几乎有三年时间了，他曾经注视着那双聪慧、可爱的黑眼睛停留在它们最愿意停留的地方。是的，与其从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那里寻找答案，倒不如从他那里寻找答案。

“我决不会认为我说过这话，不过，谢天谢地，我们将要去德罗海达，”朱丝婷说着，拒绝往特莱维泉中投硬币，“本来以为我们要到法国和西班牙去看看。可是我们却仍然呆在罗马，我像肚脐那样成了摆设了。”

“嗝——这么说你认为肚脐是不必要的了。我记得，苏格拉底也是这样认为的。”雷纳说道。

“苏格拉底也这样看吗？我可想不起来了！有意思，我认为

我也读过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她扭过身子望着他，觉得他在罗马穿着这身随随便便的度假者的服装比他为梵蒂冈的那些听众而穿的那身严肃的衣服要和他相配得多。

“事实上，他绝对确信肚脐是多余的。为了完全证实他的论点，他取下了他的肚脐，扔掉了。”

她撇了撇嘴。“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长袍掉下来了。”

“瞧！瞧!”她格格地笑着，“不管怎么样，那时候他们在雅典是不穿长袍的。但是，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你的故事中有一种寓意。”她的脸严肃起来了。“雷恩，你为什么要为我操心呢?”

“真难办！我以前告诉过你，我的名字的发音是雷纳，不是雷恩。”

“啊，可是你不理解，”她说着，若有所思地望着那闪光的汩汩流水，肮脏的水池里满是肮脏的硬币，“你到澳大利亚去过吗?”

他晃了晃肩膀，但是没有弄出声音来。“我差点儿去了两次，好姑娘，不过我想方设法躲过去了。”

“哦，要是你去过的话，你就会理解了。像我那样读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便会对澳大利亚人有一种魔力。雷纳，雷恩[①]。荒漠之地的生命。”

他吃了一惊，烟卷掉在了地上。“朱丝婷，你莫不是在爱我吧?”

“男人是什么样的利己主义者啊！我不愿意叫你失望，可是我并没有爱上你。”随后，似乎是为了使她话中的无情变得柔和一些，她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紧紧地握着，“是一种更美好的东西。”

---

① 此种读法在英文中是雨水的意思。

“还有什么能比恋爱更美好呢?”

“我认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我从来不想要任何那一类的东西。”

“也许你是对的。暴露得过早，自然是一种极不利的事情。那么，更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找到了一位朋友。”她的手在他的手上轻摩着，“你是我的朋友，对吗?”

“是的。”他微笑着往泉水里投了一个硬币。“喂！仅仅为了保证使我不断地感到南方的温暖，过去几年中我一定花掉了1000块德国马克。可有时在我的噩梦中，又感到了寒冷。”

“你应当感受到真正的南方的温暖，”朱丝婷说道，“就是在阴凉里温度也有华氏115度。”

“怪不得你不觉得热哩。”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无声地笑着。当高声笑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对命运的蔑视，这是一个古老的遗风。“那种暑热就说明了你为什么是个锤不扁、砸不烂的铜豌豆。”

“你的英语很地道，不过带美国味儿。我本来以为你在某个第一流的英国大学学过英语呢。”

“不。我是在比利时的一个集中营里从伦敦佬、苏格兰人和英国中部的那些英国大兵那里开始学英语的。有一个词儿，一个人说一个样，真让人糊涂。有人说‘abaht’，有人说‘aboot’，有人说‘aboat’，可它们都是‘about’[①] 的意思。因此，当我回到德国的时候，我就看我能看到的每一部电影，一个劲买英语唱片，这些唱片是美国喜剧演员灌的。我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它们，直到我能讲足够的英语词汇，以便进一步学习。”

她又像往常那样把鞋脱掉了。他敬畏地望着她光脚在其热足

① 英语“在……周围”，“关于”，“近于”，“从事于”的意思。

以烫熟鸡蛋的路面上走着，走过坚硬如石的地方。

“小淘气！把鞋穿上。”

“我是个澳洲佬。我们的脚太贱了，穿着鞋不舒服。我们是生长在实际上并没有寒冷天气的地方的，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是光脚赤足。我能光着脚走过长着栗刺的牧场，然后，满不在乎地把它们从我的脚上拂去，”她自豪地说道，“我也许能在热煤上走呢。”随后，她突如其来地改变了话题。“雷恩，你爱你的妻子吗?”

“不。”

“她爱你吗?”

“是的。她嫁给我是没有其他原因的。”

“可怜的人！你利用了她，又把她甩了。”

“这使你感到失望吗?”

“不，我不这么想。实际上，我倒为此而赞赏你。不过我确实为她难过，这使我比以往更加坚定了此生此世不蹈她的覆辙的决心。”

“赞赏我?”他的声音既茫然又吃惊。

“为什么不呢？现在，我在你身上寻求的并不是她寻求的那种东西，对吗？我喜欢你，你是我的朋友。她爱你，你是她的丈夫。”

“我想是的，好姑娘，”他有点儿凄然地说道，“我想，那些有雄心的男人对他们的女人都是不好的。”

“那是因为他们迷恋女人那种完全的低眉俯首，那种‘是，亲爱的，不，亲爱的，三个包都满了，亲爱的，你愿意把它们放在哪儿?’之类的人。我要说，这完全是倒了邪霉。要是我是你的妻子，我就会跟你说，滚到一边去吧。我打赌，她从来没这么说过，对吧?”

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没有，可怜的安妮莱斯。她是那种

能够献身的人，所以，她几乎没有这样直截了当的武器，也不能表达得这样妙。我真希望他们能拍一些澳大利亚的影片，那样我就能懂得你们的土语了。‘是，亲爱的’之类的话我还能说上几句，可是，‘倒邪霉’我却一点儿不知道。”

“虽然你有几分幸运，但是这个词是很无情的。”她那宽宽的脚趾就像有力的手指似地紧贴在水池壁的缝里，令人担忧地往后摇着。轻而易举地保持着身体的平稳，“哦，你最后对她是发了慈悲的。你把她摆脱了。没有你她会过得好得多，尽管她也许不这样想。然而我却能把你保住，因为我决不会让你俘虏我的感情。”

“无情。你确实是这样的，朱丝婷。我的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问过戴恩。自然，作为戴恩，他只会给我一些纯粹的事实，但剩下的是我推断出来的。”

“由于你过去的那些丰富的经验，这是毋庸置疑的。你是个什么样的骗子啊！他们说，你是个极优秀的演员，但是我发现那令人难以置信。你怎么能模仿出你从未体验过的感情呢？作为一个人，你的感情还不如一个 15 岁的孩子。”

她跳了下来，坐在围栏墙上，俯身穿上了鞋，沮丧地扭动着脚趾。“我的脚变大了，该死的。”听了他最后的那几句话，她并没有流露出恼怒和愤慨。好像当诽谤和批评对准她的时候，她只是简单地把内心的助听器一关了事。令人惊奇的是，她根本不恨戴恩。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她说道，“我一定得体验角色所要求的感情，不然就演不好，对吗？但是，这就像是……是在等待。我指的是我舞台之外的生活。我要保存我自己，我不能在舞台之外浪费它。我们只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献出，对吗？而在舞台上，我就不是我了，或更正确地说，我是许多自我的延续。我

们必须完全是许多自我的一种深刻的混合体。你不这样认为吗？对我来说，演戏是第一位的，是最首要的智力活动，其后才是感情。一个人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并且使之更臻于完善。这比起简简单单的哭喊、尖叫，或发出一阵令人信服的大笑要丰富得多。你知道，这真是妙极了。想想吧，我成了另外一个自我，我可以变成其他人，周围的气氛环境也都十分协调。这是神秘的事情。其实我并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却把角色融合在我的身上，好像她就是我自己一样。于是，她就变成我了。”她心情十分激动，按捺不住地跳了起来。“想想吧，雷恩！有 20 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对我自己说，我曾经搞过谋杀，我曾经自杀过，我曾经发过疯，我曾经挽救过男人或毁掉过男人。啊！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是无穷无尽的。”

“而她们又全都是你。”他站起来，又抓住了她的手，“是的，你说得对，朱丝婷。你不能在舞台下浪费它。要是对另一个人，我会说，你何必那么多事。但是对你，我就不那么肯定了。”

19

倘若依着德罗海达的人，他们会认为罗马和伦敦并不比悉尼远，而已经长大成人的戴恩和朱丝婷仍然是上寄宿学校的孩子。大家都承认，他们在短期假日之中是不能回家的，但是，一年至少可以回家一个月。他们通常在 8 月或 9 月回家，看上去和往常一样，非常年轻。15 岁、16 岁还是 22 岁、23 岁，这有啥了不起的呢？在早春的那个月份里，德罗海达的人决不会颠来倒去地总在说，哦，只能一起过几个星期！或，仁慈的老天，他们走了还不到一个月呢！但是，在 7 月里，每个人的脚步都变得轻松活泼

起来了，大家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从厨房到围场，到客厅，都在商量着如何款待他们，送他们什么礼品。

与此同时，还有信件的往来。这些信，大部分都能反映出写信人的个性，但有的时候，二者是不那么协调的的。譬如说吧，人们会觉得：戴恩是个细心的、规规矩矩的记者，而朱丝婷是个散散漫漫的记者；菲是从来不写信的；克利里家的男人一年写两封；而梅吉恨不得每天都要去邮局寄信，至少要给戴恩写信；史密斯太太、明妮和凯特每逢生日和圣诞节寄明信片去；安妮·穆勒常常给朱丝婷写信，但从来不给戴恩写。

戴恩的用心是好的，也确实定期写信。唯一麻烦的是，他总是忘了把他努力写好的信寄出去。结果两三个月过去了，却未有片言，随后，德罗海达将在同一辆邮车上收到十来封信。善谈的朱丝婷，写的信又长又厚，那纯粹是思想意识的直接流露，粗率得足以叫人面红耳赤、惊慌得啧啧而叹，但又感到着迷。只有梅吉每两个星期给她的两个孩子写一封信。尽管朱丝婷从来没有接到过外祖母的信，但戴恩却常常收到。他也定期地收到他所有舅舅的信，谈到土地、绵羊和德罗海达女人们的健康状况。他们似乎觉得向他保证家中确实一切如意平安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没有向朱丝婷提及这些，反正她对此会几乎不知其所以然的。至于其他人，史密斯太太、明妮、凯特和安妮·穆勒，则正如预料的那样写信来。

读信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而写信则是负担。除了朱丝婷之外，大家都有此感。而朱丝婷却尝够了由于恼怒而引起的痛苦，因为没有一个人给她寄来她所希望的丰富内容——一大堆唠唠叨叨的话，一大堆直率的话。大部分有关戴恩的情况，德罗海达的人都是从朱丝婷的信中得知的，因为他的信从来不把他的读者们带到舞台的正中去。可是朱丝婷却是这样做的。

雷恩今天飞到伦敦来了（有一次她写道），他跟我说，他上个星期在罗马见到了戴恩。哦，比起我来，他倒常常和戴恩见面，因为罗马总被放在他的旅行日程表的首要位置上，而伦敦是垫底的。因此，我必须承认，每年回家之前我都要到罗马去和戴恩会齐，是因为雷恩在那里。戴恩喜欢到伦敦来，只是我不让他来，如果雷恩在罗马的话。他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能给我指出一条花钱途径的人之一，我希望我们的见面更频繁一些。

在某些方面，雷恩比我要幸运。他开始见到戴恩的同学了，我却见不到。我想，戴恩认为我会当场强奸了他们。或许他认为他们会强奸了我。哈。只有当他们看到我穿着查米恩[①] 的戏装时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亲人们，真的。有几分像现代的西达·巴拉。暗褐色的乳头像是两个圆形的小青铜盾，戴着许许多多的链子和一条我认为是贞洁带的带子——不管怎么样，你得用一对开听刀才能进到带子里去。戴着长长的黑色假发，身体涂成棕黄色，再戴上几块金属片，我俨然像个假造出来的妙人。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是的，上个星期雷恩在罗马见到了戴恩和他的伙伴。他们一起出去花天酒地。雷恩执意要付账，挽救了戴恩的窘境。那是某一天夜晚。一应俱全。当然，除了女人。你们能想象出**戴恩**在某个下流的罗马酒吧里，双膝跪在地下，对着一瓶黄水仙说："美丽的黄水仙，我们急急忙忙来看你，为芳华早谢而哭泣"是什么样子吗？他试图把这种话有板有眼地说上 10 分钟，可是他没办到，随后，他便作罢了，却把一枝黄水仙叼在牙缝里，跳了

① 埃及皇后克莉奥佩特拉的侍女，见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与肖伯纳的《恺撒与克莉奥佩特拉》。

一个舞。你们能想象得到戴恩做这种事吗？雷恩说，这无伤大雅，是必要的，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等等。没有女人在场。接下去的最妙的事就是灌一肚子黄汤。大概是雷恩坚持要这样。别以为常有这种事，不是的。我猜想，每当这么干的时候，雷恩一准是祸首，这样，他就能站在一边观察他们这伙天真的、毫无经验的大傻瓜了。可是，我一想到戴恩叼着黄水仙跳吉普赛舞的时候，头上那神圣的光环便不知去向了，总忍不住大笑。

戴恩在罗马度过了八个春秋，获得了教士的职位。一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八年居然还有熬到头的那一天。然而，这八年过得比德罗海达任何一个人想象的都要快。他们除了设想他将返回澳大利亚之外，他们所想到的就是，在他得到圣职之后，他们不知道他将会做什么。只有梅吉和朱丝婷怀疑他将留在意大利。不过，每当梅吉回忆起他一年回家一次的情景时，便会少一份疑心。他是澳大利亚人，他会希望返回乡井的。至于朱丝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谁也不会想象她将一劳永逸地回家来的。她是个演员，她的生涯在澳大利亚会走人穷途末路的，而戴恩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他的事业都一样。

因此，在这八年中，当孩子们返家消磨一年一度的假期时，对于他们将来怎么办是没有什么打算的。相反，德罗海达的人们却计划去罗马旅行一趟，看看戴恩被授予教士的圣职。

“我们终于失败了。”梅吉说道。

“你在说什么，亲爱的?”安妮问道。

她们正坐在外廊的一个暖洋洋的角落中读着书，可是梅吉的书却落在了膝盖上，被忘到一边去了。她心不在焉地望着草坪上两只黄鹡鸰的滑稽动作。这是一个多雨的年头。到处都是蠕虫，

人们从未见过鸟儿这样肥，这样快活。从黎明到迟暮，总能听到鸟儿的啁啾。

“我说，我们终于失败了，”梅吉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一个受了潮的爆竹。这个指望全都落空了！当我们1927年到德罗海达的时候，谁能够猜想得到呢?”

“你的意思是什么?”

“总共有六个儿子，加上我。一年之后，又多了两个儿子。你会怎么想呢？会有十来个孩子，五十来个孙辈吗？现在看看我们吧。哈尔和斯图死了，活着的似乎没有一个打算结婚。而我，这个唯一没有资格延续姓氏的人，成了唯一给德罗海达生了继承者的人。即使这样，诸神还是不乐意，对吗？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你也许会想，至少会有一个孙辈孩子的。可是怎么样呢？我的儿子接受了教士的圣职，我的女儿是一个当职业妇女的老姑娘。另一个德罗海达的死胡同。”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奇怪的，”安妮说道，“你能从男人们那里指望到什么？腼腆得像袋鼠似地死钉在这个地方，从来不和他们有可能娶来的姑娘见面。至于詹斯和帕西，他们又打过仗。当詹斯知道帕西不能结婚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结婚吗？他们太相敬相爱了，不会结婚的。此外，这土地需要一种中性状态。它把他们所给予的都接收了，因为我并不认为他们有多少东西。我是说从一种体力的角度来看。梅吉，它不是也曾使你无力他顾吗？直截了当地说吧，你们的家庭并不是一个情欲十分强烈的家庭。这也使戴恩和朱丝婷受了影响。我是说，有某些人就像雄猫似地非追求性生活不可，但你们这些人不是。尽管，朱丝婷兴许会结婚。世上还有雷纳这个德国小伙子，她好像非常喜欢他。”

“你说在点子上了，”梅吉说道，她并没有感到宽慰，“她好像非常喜欢他。不过如此而已。她毕竟认识他七年了。要是她想嫁他的话，几年前早就嫁了。”

“是吗？我相当了解朱丝婷，”安妮如实地答道，因为她确实是这样的。她比德罗海达的其他人，包括梅吉和菲，都要了解朱丝婷。“我认为，因为她害怕使自己承担恋爱结婚所必须承担的那种责任。我得说，我很欣赏雷纳。他好像很理解她。哦，我并不是说他肯定爱上了她。但如果他真爱她的话，他至少会有意识地等待，等到她准备接受这种冒险。”她向前一俯身，她的书落在了花砖地上，被忘到一边去了。“哦，你在听那只鸟的叫声吗？我敢肯定，夜莺也比不上它哩。”随后，她便开始说起了几个星期来就一直想说的话。“梅吉，你为什么不到罗马去看戴恩接受圣职呢？那不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吗？戴恩——**授予圣职**。”

“我不会到罗马去的！”她从紧咬着的牙关说道，“我决不会再离开德罗海达。”

“梅吉，别这样！你不能让他这样大失所望！去吧！要是你不去的话，那里就连一个德罗海达的女人都没有，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个年龄尚可以乘飞机的女人。但是我告诉你，要是我有一分钟认为我的身体能熬下来，我马上就会上飞机。”

“到罗马去，看到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吗？我反倒会死的！”

“哦，梅吉，梅吉！你为什么要把你的挫折归罪于他和你的儿子呢？你有一次说过——这是你自己的过错。所以，收起你的自尊心，到罗马去吧。求求你！”

“这不是自尊心的问题。”她颤抖着，“哦，安妮，我害怕到那儿去！因为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我一想到要到那里去，我就汗毛直竖。”

“在他成为教士之后，他要是回不来该怎么办？你没有想过吗？他很可能不会被赶走，离开他在神学院的生活的，所以，倘若他留在了罗马，你还是得亲自到那里去，假如你想看望他的话。到罗马去吧，梅吉！”

“我不能去。要是你知道我有多恐惧就好了！这不是因为自尊心，不是因为拉尔夫会因此比我高一头，也不是因为我会说出什么使人们不再诘问我的事情来。天知道，我是这样思念我的两个男人，要是有一分钟我想到他们需要我的话，我愿意用膝盖爬着去见他们。哦，戴恩见到我会很高兴的。可是拉尔夫呢？他已经忘记我的存在了。告诉你，我害怕。我打心眼里就知道，要是我到罗马去，会发生某些事的。所以我不打算去。”

“天可怜见，会发生什么呢？”

“不知道……要是我去了，我会和某种东西搏斗的。一种感情，我怎么能和感情一争高低呢？因为这感情从未泯灭。这是一种预感。就像诸神在聚拢着。”

安妮笑了起来。“你真的变成一个老太太了，梅吉。算了吧！”

“我不能去，不能！而且我是一个老太太了。”

“瞎扯，你恰当风华中年。实在是年轻得足以跳上飞机。”

“哦，让我独自呆一会儿！”梅吉粗鲁地说道，拿起了她的书。

偶或会有一群人为了一个目的而在罗马聚会。他们不是为了旅游观光，从现存的遗址中窥见畴昔鼎盛繁荣时期荒淫的场面；也不是为了从甲地到乙地时，把罗马作为一个消磨中途暂停时间的地方。这是一群有着一致的感情的人：他们充满了自豪，因为他们是来看儿子，看外甥，看表兄弟或朋友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教堂的长方形廊柱大厅中被授予圣职。这群人有的住在低等的公寓里，有的住在豪华的饭店里，有的住在朋友或亲戚的家中。但是他们都非常和睦，彼此相安无事，与世无争。他们克尽本份

地做着一系列的事情。参观梵蒂冈博物馆尽头的西斯廷教堂[①]就像是对人们路途之苦的一种奖赏。还有古罗马市镇广场，圆形剧场，罗马的军用大道，西班牙台阶，贪婪无度的特莱维泉，古迹声光表演。他们消磨时日，等待着那一天。他们将得到教皇亲自接见的殊荣，对他们来说，罗马没有比这更精彩的东西了。

正如以前一样，这次在月台上接朱丝婷的不是戴恩。他已经开始静修了。接她的是雷纳·莫尔林·哈森，他像一头大兽一样在花砖地面上徘徊着。他迎接她的时候没有吻过她，从来没有吻过。他只是把一只胳臂搭在她的肩上，紧紧地压着。

“你就像一头熊。”朱丝婷说道。

“一头熊?”

“我头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像是一个人与猿之间的过渡生物，可是，我最后断定，与其说你像猿，倒不如说像熊。猿是一种刻薄的对比。”

“比作熊就宽厚了吗?”

“嗯，也许它们也能迅速地把人弄死，不过它们要笨得多。”她用胳臂勾住了他的胳臂，步幅和他一样大，因为她几乎和他一样高。“戴恩怎么样了？在他静修之前你见过他吗？我恨不得宰了克莱德，他不让我早点走。”

“戴恩还和往常一样。”

“你没有引他走邪道吗?”

“我？当然没有。你显得很漂亮，好姑娘。”

“我可行为极其检点，我把伦敦每一个时髦女服商店的老板娘的产权都买下了。你喜欢我这条新裙子吗？他们管它叫超短裙。”

---

① 梵蒂冈著名的教堂，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家兼画家米开朗琪罗的天顶画及其他艺术家的壁画著称。

“走到我前面去，我会告诉你的。”

那条全丝的裙子只齐她的大腿中部，当她转身走回他身边的时候，那条裙子打了一个旋。“雷恩，你觉得怎么样？丑吗？我发现在巴黎还没有人穿这种长度的裙子呢。”

“好姑娘，它证实了一个观点——以你这样漂亮的腿，裙子就是长一毫米也会显丑的。我相信罗马人会同意我的观点。”

“这就是说，我的屁股在一个钟头之内而不是在一天之内就会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滚他们的吧！不过，你知道一件事吗？雷恩?”

“什么事?”

“从来没有一个教士捏过我一下。这些年来，我在梵蒂冈进进出出，根本就没有挨一下捏，使我脸上增增光。所以我想，也许穿上超短裙，我还能勾引上某个可怜的高级教士。”

“你倒让我神魂颠倒了。”他笑了笑。

“真的吗？穿这种桔黄色的裙子？我以为，由于我的头发是桔黄色的，你讨厌我穿桔黄色的东西呢。”

“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颜色使人的感觉变得炽热。”

“你在取笑我，”她讨厌地说道，匆匆忙忙地爬上了他那辆“莫斯迪斯”牌轿车，车子前罩的饰物杆飘着一面德国的小三角旗，“你什么时候弄了这面小旗子?”

“我在政府中就任新职的时候。”

“难怪我有幸在《世界新闻报》上被提了一笔呢！你看到了吗?”

“你知道，我是从来不看报的，朱丝婷。”

“哦，我也是的。是有人拿给我看的。”她说道，随后，她把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死要面子的音调。“某个极有希望的、桔红色头发的澳大利亚女演员希望和西德内阁的某个成员结成异常真挚的友谊。”

“他们不可能了解我们互相认识有多久了。”他平静地说着，伸了伸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

朱丝婷带着赞同的眼色上下打量着他的衣服，非常随便，很有意大利味。他浑身上下颇带欧洲风格，敢于穿一件鱼网纹的衬衣，这种衬衣能使意大利的男人显露出他们的胸毛。

“你不应该再穿西服，露着硬领，打着领带了。”她突然说道。

“是吗？为什么？”

“你肯定是富于男子气概的人——你知道，你现在就是这样，毛茸茸的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团花和链子。西服使你显得像是有一副水桶腰，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有那么一阵工夫，他惊讶地望着她，随后，在他那被她戏言为“全神贯注的思想者的脸”上，眼睛变得警觉起来了。“破天荒第一回。”他说。

“什么第一回？”

“我认识你七年了，以前你从来没有评论过我的相貌，也许除了蔑视我的相貌之外。”

“哦，亲爱的，是吗？”她显得有些惭愧地问道，“老天爷，我是常常这样想的，从来没有蔑视的意思。”由于某种缘故，她又急忙补充道，“我是说，从来没有蔑视过像你穿西服后的外貌之类的事。”

他没有回答，但是他在微笑着，好像在想着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和雷纳一起骑马似乎是几天中最后一件闲适悠然的事情。他们拜访过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和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后不久，雷纳租的轿车把德罗海达来的一小队人马送到了他们的旅馆。朱丝婷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雷纳对她家人，对她所有的舅舅的反应。直到眼下，她的眼睛还没有找到她母亲的面孔，朱丝

婷本来确信她会改变主意，到罗马来的。然而她没有来，这真是一个无情的打击。朱丝婷不知道她是对戴恩感到更痛心呢，还是对母亲感到更痛心。但是，舅舅们却都到这儿来了。毋庸置疑，她是他们的女主人。

哦，他们多腼腆呐！分不清谁是谁了。他们年龄愈大，长得就愈像。在罗马，他们引人注目得就像——嗯，像澳大利亚的牧场主在罗马度假。每个人都穿着富裕的牧羊场主们进城时穿的那种制服：棕黄色的，侧面有弹性的马靴，灰不溜秋的裤子，非常厚重的棕黄色运动夹克，侧面的开气处露出毛绒绒的羊毛，缝缀着许多革饰片，穿着白衬衣，针织的毛领带，平顶宽边灰帽子。在东部大博览会期间，这套服装在悉尼的大街上是平平常常的，但是在罗马的夏末，却显得十分奇特。

我可以带着两倍的真诚说，谢天谢地，多亏了雷恩！他和他们处得多融洽呀。我本来是不相信谁能引得帕西开口说话的，可是他却办到了，赞美他吧。他们就像老朋友似地谈个没完，他是从哪儿给他们搞来的澳大利亚啤酒？他喜欢他们，我想，他也感兴趣。一切到一个德国工业家兼政治家那里都会磨得粉碎的，对吗？像他这个样子，他怎么能坚持他的信义呢？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这就是你，雷纳·莫尔林·哈森。教皇和红衣主教的朋友，朱丝婷·奥尼尔的朋友。哦，倘若你不是这么丑的话，我会吻你的，我真是感激不尽哪。上帝，想想吧，没有雷恩而和舅舅们呆在罗马该是什么样啊！你真是及时雨。

他靠在他的椅子中，倾听着鲍勃向他讲关于剪羊毛的事。没有任何其他事好做，因为他把一切都照顾到了。朱丝婷好奇地望着他。大多数情况下，她能够马上注意到别人身体上的一切，但是，只有很偶尔的情况，她的警惕性会放松下来，让人们钻了空子。还没来得及做出极其重要的最初的估价，便被人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下了划痕。假如放过了做出这种最初的估价，有的时候，

当他们重新作为陌生人闯进她的思想时，几年的时间便一晃而过了，就像现在注视着雷恩这样。当然，这要怪第一次见面，周围都是教会人员，敬畏仰止，战战兢兢，她是厚着脸皮在那里混的。她只注意到了显而易见的东西：他那强壮有力的体魄，他的头发，他有多黑。随后，当他带她去吃饭的时候，矫正的机会已经失去了，因为他强迫她去注意除了他身体特征之外的品质。她当时对他那张嘴讲的东西兴趣甚大，反而不注意那张嘴了。

其实他根本不丑，现在她断定。也许，他的外貌就是那样子，一种最佳与最糟的混合，就像是个罗马的皇帝。难怪他热爱这座城市呢。这是他的精神故乡。他的脸庞很宽，颧骨又高又大，鼻子小而呈勾状。两眉浓黑，直直的，而不是随着眼眶的曲线而弯曲。黑睫毛非常长而且富于女性感，一双黑眼睛相当可爱，通常都能掩饰他的思想。最好看的是他的嘴，双唇不厚不薄，不大不小，但是形状非常好，嘴唇的轮廓清晰，他使那嘴唇带着一种坚定的神态。就好像他把那股劲一放松，也许就会把他的真实面目的秘密暴露出来似的。把一张既熟悉又完全不熟悉的脸仔细剖析一遍，真是有趣。

她从自己的出神发怔中清醒了过来，发现他觉察到了她在注视着他。她觉得自己在他的面前把一切都暴露无遗了。有那么片刻，他的眼光停留在她的眼睛上，睁得大大的，充满了警觉。他倒不完全是感到吃惊，而是被她吸引住了。随后，他镇定地把眼光转向鲍勃，在剪羊毛方面提了一个十分贴切的问题。朱丝婷心里震动了一下，告诫自己不要意马心猿。但这真是太迷人了，突然之间把一个多年朋友的男人当成情人来看，而且毫无憎厌之感。

在阿瑟·莱斯特兰奇之后曾经有几个步其后尘者，但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乐趣可言。哦，自从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夜以来，我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但是，我不知道我实际上是否前进

了？有一个男人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但是像戴恩说的那样，应该跟一个男人，那太可怕了。我可不打算把这事弄成只跟一个男人，所以我不打算和雷恩睡觉。哦，不。这将使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变化，我就会失去了我的朋友。我将像享有戴恩那样享有他，一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肉体意义的男性。

教堂能够容纳两万人，所以并不拥挤。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在建造一座上帝的庙堂之上投入了如此之多的时间、思想和创造才能。它使异教徒的古代建筑相比之下黯然失色。它就是这样的。恣肆洋溢着爱，沛然充盈着柔情。布拉曼特长方形教堂，米开朗琪罗的天顶画，伯尼尼柱廊。这不仅是上帝的纪念碑，也是人的纪念碑。在一个小石屋的下面埋葬着圣徒彼得。查理大帝就是在这里加冕的。苍老的声音似乎在倾泄进来的银白色的光线中低低回响着，在高耸的祭坛后面，麻木的手指把青铜磨得发光，抚弄着华盖上扭曲的青铜柱。

他正躺在台阶上，头低垂着，好像死了似的。他在想什么？是因为他母亲没来，他没有权利到那儿去而感到痛苦吗？拉尔夫红衣主教透过泪水望着他，他知道，他并不痛苦。在事前，是痛苦的。事后，当然也痛苦。但是现在却没有痛苦。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那伟大的一刹那。在他的心中，除了上帝再也没有任何东西的地位。这一天和往常是一样的，除了眼前担负的艰苦工作——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献给上帝——之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他也许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其他许多人实际上都是怎样的呢？拉尔夫红衣主教没有做到全心全意，尽管他依然以充满了圣洁的惊异之情回忆着他自己的圣职授任。他竭尽全力试图做到这一点，然而他总是有某种保留。

我的圣职授任不像这次这样庄严、隆重，但是在他身上我又体验了一次圣职授任。不知道他实际上是怎样的人，虽然我们为

他担心，但是他在我们之中生活了这么久，没有和任何人恶颜相向，更别说有一个真正的敌人了。人人都热爱他，他也热爱大家。他的头脑中连一刻也未曾想过，这个上层社会的事情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当他头一次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他对自己并不是这样有把握的。我们给了他信心，对此，也许我们的存在被证明是正确的。这里造就了许多教士，成千上万。然而对他，总是有些另眼相待。哦，梅吉！为什么你不来看你奉献给我主的这个礼品——这个我无法亲自奉献的礼品？我想，这就是今天他能在这里摆脱痛苦的原因。因为今天已经能够由我来代他受苦，使他从中解脱出来了。我为他而挥泪，我替他而哀痛。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

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来望着那一排穿着异国情调的黑衣服的德罗海达人。鲍勃，杰克，休吉，詹斯，帕西。一把空椅子是梅吉的，接下去是弗兰克。朱丝婷那火红的头发在一条黑花边的头巾下隐约可见，她是克利里家唯一在场的女性。雷纳在她的旁边。随后是一群他不认识的人，但是他们也像德罗海达人那样全体都来了。只有今天是不同的，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他几乎感到好像他也有一个儿子似的。他微微一笑，叹了口气。授予戴恩教职，维图里奥会做何感想？

也许是由于戴恩强烈地感到了他母亲的缺席，在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和拉尔夫红衣主教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想方设法把朱丝婷安排在紧靠他的位置上。她想，他穿着黑法衣，衬着高高的白领，显得极其动人，根本不像是一个教士。在没有看他的眼睛之前，他就像是一个演员在扮演着教士。那双眼睛中有一种内在的光芒，这光芒能使一个非常俊美的男子变成一个无可匹敌的人。

“奥尼尔神父。”她说道。

“朱丝，我还不是名副其实的神父呢。”

“这没什么难理解的。我从来没感到自己以圣徒彼得的方式

行事，所以，这对你是个什么滋味我无法想象。”

“哦，我认为你是能够想象到的，在你内心的某个地方。要是你真的想象不出的话，你就不会成为这样一个好演员的。不过，朱丝，在你身上它是无意识地发生的。在你需要运用它之前，它不会进入你的思想。”

他们坐在屋子尽头角落中的一个小长沙发上，没有人走过来打扰他们。

过了一会儿，他说：“弗兰克来了，我真高兴。”他望着弗兰克正在和雷纳谈话的地方，他的脸上的勃勃生气是外甥女和外甥前所未见的。“我认识一个避难的罗马尼亚教士，”戴恩接着说道，“当他说‘哦，可怜的人！’时，声音里充满了怜悯……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莫名其妙地发现我总是用这种口气说咱们的弗兰克。可是，朱丝，这是为什么呢?”

可是，朱丝婷没有搭这个话碴，她径直向十字架走去。“我真能把妈给杀了!”她从牙缝里说道，“她没有权利对你这样做!”

“哦，朱丝，我能理解。你也得设法理解才是。如果这事是由于怨恨或对我进行报复，我会感到伤心的，但是你对她的了解和我一样。你知道这并不是由于这两个原因。不久我就要到德罗海达去。那时，我会和她谈谈，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想，做女儿的决不像做儿子的那样，对母亲如此耐心。”她沮丧地往下拉了拉嘴角，耸了耸肩。“也许，我还是当个索然离群的人好，以免当了母亲得受那份罪。”

那双湛蓝的眼睛显得非常慈善，柔和。朱丝婷觉得她的火气来了，她认为戴恩是在怜悯她。

“你为什么不和雷纳结婚?”他突然问道。

她的下颚落了下来，她感到透不过气。“他从来没开口问过我。”她无力地说道。

“这只是因为他认为你不会答应。不过，也许可以安排一

下。”

她连想都没想，便揪住了他的耳朵，就像他们童年时那样。“你还敢不敢，你这个该死的大傻瓜。一个字也不准提，听见没有？**我不爱雷恩！**他只是个朋友，我就想让事情保持这个样子。要是你为这件事瞎忙乎的话，我发誓，我会坐在那里，把眼一闭，痛骂你一顿。你还记得你以前是多么害怕充满生气的白昼离开你吗？”

他把头挣脱了回来，大笑着。“那不灵了，朱丝婷！这些天我的魔力比你大。不过，你没有必要为此这么挖苦人。我搞错了，就是这样。我以为你和雷纳之间有事呢。”

“不，没有。在交往了**七年**之后吗？要真是那样，猪猡都能飞起来了。”她顿了顿，好像找话说，随后，几乎是腼腆地望着他。“戴恩，我真为你感到幸福。我想，要是妈在这儿，她也会有同感的。让她看看你现在这样子，这是完全必要的。你等着吧，她会回心转意的。”

他很快地用双手捧起了她那尖尖的脸，情挚爱真地微笑着低头望着她，以致她抬起手来抓住了他的手腕。这种爱透过了每一个汗毛孔，好像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沛然而来，令人珍重。

但是，从他那双眼睛的背后，她意识到了一种隐隐的疑虑。也许疑虑这个词太夸张了，这更像是一种忧虑。他相当有把握，妈妈最终会理解的，但是，他是一个人，除去他打算忘记这个事实以外，他具备人的一切特点。

“朱丝，你能为我做点儿事吗？”他一边放开她，一边说道。

“什么事都行。”她说道，这并非虚言。

“我已经得到了一个短期的休息时间，思索一下我将来要做些什么。有两个月。在我和妈妈谈过之后，将要在德罗海达的马背上苦思苦想一番——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在我和妈妈谈过之前，无法把任何事整出头绪。可是，首先，嗬……我不得不鼓起

回家的勇气。所以，如果你能想想办法的话，就陪我到希腊半岛去两三个星期，把我的怯懦痛痛快快地指责一通，直到我对你的声音感到厌倦，我就坐上飞机离开那里。”他冲她微微一笑，“此外，朱丝，我绝对不想让你认为我打算把你从我的生活中逐除出去，我更不愿意妈这样想。你需要偶尔唤醒你旧日的道德心。”

“哦，戴恩，我当然会这样做的！”

“好，”他说道，随后露齿一笑，调皮地看着她，“我确实需要你，朱丝。有你揪我的耳朵，就像回到了从前似的。”

“喂——喂——喂！别说难听话了，**奥尼尔神父**！”

他用胳膊揽住了她的头，满意地往长沙发上一靠。“我就是！这不是妙极了吗？也许，在我见过妈之后，我就能一心一意侍奉上帝了。你知道，我认为这正是我爱好之所在。一心只想着上帝。”

“戴恩，你应该拥护一个修道会。”

“我还能办到，我也许会这样的。我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不用着急。”

朱丝婷是和雷纳一起离开宴会的。在她说到她要和戴恩一起去希腊之后，他说他要去在波恩的办公室。

“该到时候了，”她说道，“作为一个内阁部长你好像没有做多少工作，是吗？所有的报纸都管你叫花花公子，昏头涨脑地和红头发的澳大利亚女演员周旋，你呀，你这个老狗。”

他冲她挥了挥硕大的拳头。“我得到乐趣的办法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呢。”

“咱们走一走你在意吗，雷恩？”

“要是你穿鞋的话，我就不在意。”

“这两天我不得不穿鞋。超短裙也有缺点。可以轻而易举地脱掉的长统袜时代结束了。他们发明了一种极薄的演戏用的紧身衣裤，由于高迪娃太太的缘故，一个人要在公共场合把它脱下来

而又不引起极大的愤怒是办不到的。因此，除非我想毁掉五个几尼[①] 一条的紧身衣裤，否则我就得受鞋的约束。”

“至少你使我在妇女服装方面的了解增加了，这方面的知识我既不够标准又是门外汉。”他温和地说。

“再胡编！我敢打赌，你有一打情妇，而且你还给她们脱衣服呢。”

“只有一个，像所有的好情妇一样，她是穿长睡衣等我的。”

“你知道吗？我相信咱们以前从来没说起过你的性生活。真有意思！她是什么样？”

“又白又胖，40岁，很自负。”

她一动不动地站住了。“噢，你在戏弄我，”她慢慢地说道，“我看不出你有那样一个女人。”

“为什么呢？”

“你的口味很高。”

“各有所好嘛[②]，亲爱的。我本人没有任何起眼的地方——为什么你认为我能迷住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女人，使她成为我的情妇呢？”

“因为你能！”她愤慨地说道，“哦，你当然能！”

“你指的是我的钱财吗？”

“不，不是你的钱财！你在捉弄我，你总是这样！雷纳·莫尔林·哈森，你非常清楚你的魅力，要不然你不会穿金色团花和网纹衬衫的。外貌并不是一切——倘若是的话，我会感到奇怪的。”

“你对我的关心是令人伤感的，好姑娘。”

“为什么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我似乎永远在后面赶，可总赶不上呢？”她那突然爆发的怒火熄灭了。她站在那里，拿

---

① 旧英国金币，1几尼合现在的21先令。

② 原文是法文：“Chacun à son goût”。

不准地望着他。“你不是认真说的，对吗?”

“你认为我不认真吗?”

“不，你并不自负，可是你确实知道你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不管我知道还是不知道，都没什么了不起的。重要的是，你认为我是有吸引力的。”

她想说：当然，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久之前，我在内心试图把你当作情人，但是后来我断定，这是行不通的。我宁愿把你当作朋友。要是他让她把这番话讲出来，他便会推论时机尚未成熟，行动也就会不一样了。事情正如发生的那样，在她没有说出口之前，他已经搂住了她，正在吻着她。她至少站了有 60 秒钟，一动不动，张开了嘴，完全垮下来了。那欣喜若狂时的喊叫的力量被另一种足以之匹敌的力量所代替。他的嘴——真**漂亮**啊！而他的头发厚得令人难以置信，充满生气，某种东西强烈地支配着她的手指。随后，他双手捧起了她的脸，微笑着望着她。

“我爱你。”他说。

她抬起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但并不是轻轻地攥着，像攥着戴恩的手腕那样。她的指甲嵌了进去，猛地嵌进了他的皮肉里。她往回退了两步，恐惧地睁大了眼睛，胸脯起伏着。

“这行不通的，”她气喘吁吁地说道，“这是决行不通的，雷恩!”

她脱掉了鞋，弯腰捡了起来，转过身去，跑了。在两三秒之内，她那脚拍打地面的轻柔而迅速的声音逐渐消失了。

他根本没打算去追她，尽管她显然认为他会这样的。他的两只手腕都渗出了血，它们受伤了。他用手绢在一只腕子上按了按，又在另一只腕子上按了按，耸了耸肩膀，扔掉了那块沾了血迹的手绢。他站在那里，精神都集中在那疼痛上。过了一会儿，他掏出烟盒，取了一支烟，燃着，然后开始慢腾腾地走着。从身边经过的人从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他的感情。他得到了想得到的

一切，又失去了。愚蠢的姑娘。什么时候她才能成熟起来呢？她感受到了它，对它作出反应，又拒绝了。

但他是个赌徒，是那种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在尝试运气之前他已经等了七年，在这次圣职授任的时候才感到时机到了。然而，他的行动显然太早了。啊，好吧。总会有明天的——或许要了解朱丝婷得到明年、后年。当然，他并不打算放弃。要是他谨慎地看住她，总有一天他会走运的。

无声的笑使他身上直颤。又白又肥，40 岁，自负。不知道是什么神使鬼差地叫他说出这些话来的，除了很久之前，他的前妻曾对他讲过这个。这四个“F”① 描画出了典型的胆结石患者的样子。她就是一个胆结石的长期患者，可怜的安妮莱斯，尽管她皮肤黑，骨瘦如柴，50 岁，像瓶子中的阿拉伯妖怪那样受着管制。现在我想安妮莱斯干吗？我多年来捺性定心的活动被搞成了一团糟，我所能做的几乎和可怜的安妮莱斯一样。好吧，朱丝婷·奥尼尔小姐！咱们走着瞧吧。

宫殿的窗子里依然灯火通明。他要上去呆几分钟，和拉尔夫红衣主教聊聊。他显得苍老了。他的身体不好，也许应该说服他去做一次医学检查。雷纳心头在发疼，但并不是为了朱丝婷。她是个年轻人，还有的是时间。他是为拉尔夫红衣主教而心疼，他已经看到自己的儿子得到了圣职，可是还不知底蕴呢。

天还早，旅馆的门厅里人来人往。朱丝婷已经穿上了鞋，快步穿过门厅向楼梯走去，低着头，跑了上去。随后，有那么一阵工夫，她那只发抖的手在提包里找不到房间的钥匙。她甚至想，不得不再下楼去，鼓起勇气挤进服务台旁边的人群中。可是，钥

① 英语中“皮肤白皙”（Fair），“肥胖”（Fat），“四十岁”（Forty）和“自负”（Flatulent）都是“F”开头。

匙在包里。她的手指一定在上面来回摸了十几遍。

终于进了房间，她摸到床边，在床沿上坐下来，逐渐恢复了思想的条理。她告诉自己，她感到了厌恶、恐惧和幻灭。她一直忧郁地呆望着透过窗户投进户内的长方形的苍白的夜光，她想要咒骂，想哭。再也不能重演了，这是一场悲剧。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这是背叛。

空洞的言词，虚假不实。突然之间，她一下子全然明白是什么使她如此恐惧，使她连吻都没吻他，便从雷恩的身边飞跑而去，就好像他有杀人企图似的。这是由于这件事是正当的！是因为她觉得返回故乡和承担爱情的责任都差不多，这时候她反倒起了归家的感觉。家是令人灰心丧气的，爱情也同样如此。还不仅是这样，尽管承认这一点使人觉得丢脸。她不敢肯定她是否能爱。如果说她能爱的话，那肯定是有那么一两次她的警觉性放松了。肯定是有那么一两回她在她那有数的情人那里体验到的是某种肉体的痛苦，而不是某种能够容忍的钟爱之情。她从来没想到过，她所选择的情人对她没有任何威胁——她想分手就分手，她能够完全自主地保持着自认为很重要的独立判断。她觉得失去了主心骨，这在她一生中还是第一次。过去，能使她从中得到慰藉的时刻是没有的，不管是她还是那些不明不白的情人一次都没有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德罗海达的人们帮不了她的忙，因为她自己一直拒绝他们的帮助。

她不得不从雷恩身边跑开。让她表示赞同，使她对他承担义务，随后，当他发现她爱的程度不充分的时候，让她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他甩手而去吗？这是不能容忍的！她要告诉他她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那样就能斩断他对她的爱了。以明确的答应开始，以终生的冷漠而结束，这是令人不能忍受的。还是拒绝此事更好。这种做法，至少可以满足自尊心，而朱丝婷一分不差地继承了她母亲的自尊。雷恩一定是从没发现在她那表面的轻率浮躁

之下她到底是怎样的人。

他爱上的是他眼中所看到的那个朱丝婷。她不允许他有任何机会去觉察到她内心深处那种多疑泛猜的禀性。这些只有戴恩觉察到了——不，是了解到了。

她向前一俯身，前额顶着床边那张冰冷的桌子，泪落滔滔。当然，这就是她为什么这样爱戴恩。他了解朱丝婷其人，但依然爱她。他倾力相助，同样分享一生中的回忆、难题、痛苦和欢乐。然而雷恩却是个陌路人，既不是戴恩，也不是她家里的其他人。他没有什么义务去爱她。没有任何东西非要他爱她不可。

她直起了身子，用手掌在脸上擦着，耸了耸肩，开始做另一件不同的事，把她的苦恼推回到她头脑中的某个角落中去，在那里它可以平平安安地呆着，不会被记起。她知道她可以办到这一点。她用了一生的时间纯熟地掌握了这种技巧。它仅仅意味着不停地活动，持续不断地沉溺在身外事中。她伸出手去，打开了身旁的灯。

一定是一位舅舅把这封信送到她房间里来的，因为它放在桌子旁边。这是一封淡蓝色的航空信，信封的上角印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头像。

“亲爱的朱丝婷，”克莱德·达尔蒂汉—罗伯特在信中写道，“赶快归队，需要你！立刻！新的演出季节的剧目中正在征求一个角色，一个瘦小的姑娘告诉我说，你正想扮演这个角色。是苔丝德蒙娜，怎么样，亲爱的？由马克·辛普森演你的奥赛罗如何？[①] 主角排练下个星期开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如果她有兴趣！苔丝德蒙娜！在伦敦演苔丝德蒙娜！而且由马克·辛普森配演奥赛罗！这是一生中的一次机遇哪。她的情绪猛涨，以致有关雷恩的事失去了意义，或者说反而赋予了一个她

① 苔丝德蒙娜和奥赛罗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主角。

能够保住雷恩的爱的借口。一个极其叫座走红的女演员是非常忙的，没有多少时间和她的情人们一起生活。这值得一试。要是他表现出要看透她的真面目的迹象时，她总还可以退而离去嘛。要想把雷恩保持在她的生活中，尤其是这个新雷恩，那么除了拉掉这层面具外，她就得准备做一切事情。

与此同时，像这样的消息是应该用某种方式庆祝一下的。但是她还没有感到自己能面对雷恩，但是身边又没有其他人能分享她的喜悦。于是，她穿上鞋，来到楼道中，向她舅舅们共同的起坐间走去，当帕西把她让进去的时候，她站在那里张开了两臂，满面喜色。

“把啤酒打开，我要演苔丝德蒙娜了！”她用歌唱般的嗓音宣布道。

有那么一阵工夫，无人搭话，随后，鲍勃热烈地说道，“太好了，朱丝婷。”

她的欢喜并没有消失。反而变成了一种难以控制的得意兴奋。她大笑着，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中，望着她的舅舅。他们真是可爱的人哪！当然，她的消息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根本就摸不清苔丝德蒙娜是何许人。要是她告诉他们她要结婚的话，鲍勃的回答也会是同样的。

从能记事的时候开始，他们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令人悲伤的是，就像她对德罗海达的一切都傲然相向那样，也从来不把他们放在心上。舅舅们是一群和朱丝婷·奥尼尔不相干的人，腼腆地向她微笑着，如果见面意味着要说话的话，他们宁愿躲开她。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她，现在她明白了。只是由于他们发觉她落落寡合，这使他们忐忑不安。但是在罗马这个对他们如此生疏而对她又是如此熟悉的世界里，她开始更加理解他们了。

朱丝婷感到他们身上洋溢着一种可以称之为爱的感情，她逐次望着那些皱纹纵横、带着微笑的脸。鲍勃是这群人的生命中

枢，德罗海达的首领，但却是这样谦逊；杰克似乎只是跟着鲍勃转，也许正是这样他们才在一起处得如此和睦；休吉有一种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调皮的特点，然而和他们又是如此相似；詹斯和帕西是一个自我满足的整体的正反面；可怜而又冷漠的弗兰克似乎是唯一被恐惧和危险折磨过的人。除了詹斯和帕西之外，他们现在都已经头发花白了。确实，鲍勃和弗兰克已经是白发苍苍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容貌和她还是个小姑娘时记忆中的样子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一瓶啤酒。”鲍勃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瓶冰凉的“天鹅牌”啤酒，犹疑不定地说道。

这话要是在半天之前也会叫她非常恼火的，但是眼下，她太高兴了，没有感到生气。

“瞧，亲爱的，我知道咱们和雷恩一起聚会的时候，你从没想到要给我一瓶，可是，老实讲，我现在是个大姑娘了，一瓶啤酒我对付得了。我保证这不是一种罪孽。”她微笑着说道。

“雷纳在哪儿呢?”詹斯从鲍勃手中接过一满杯酒，递给了她，问道。

“我和他吵架了。”

“和雷纳?”

“嗯，是的。不过都是我的错。以后我会见他，告诉他我很抱歉。”

舅舅们都不吸烟。尽管她以前从来没有要过啤酒，但早些时候，当他们和雷恩聊天的时候，她曾偶尔坐在那里挑战似地抽着烟；现在，她的勇气比亮出她的香烟更大了。于是，对于在啤酒上的小小胜利使她对自己感到很满意。她口很渴，极希望把啤酒一饮而尽，但是又要留意他们那将信将疑的注视。朱丝婷像女人那样小口地啜着，尽管她比一个喋喋不休的卖旧货的人还要口干舌燥。

“雷恩这家伙棒极了。”休吉两眼熠熠闪光地说道。

朱丝婷大吃一惊，蓦地发觉她为什么在他们的心中变得如此重要了：她已经抓住了一个他们愿意接纳到他们家中的男人。“是呀，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她简洁地说着，改变了话题，“今天天很好，对吗?”

大家都点了点头，连弗兰克都在点着头，但是他们似乎都不想谈这个话题。她看得出来他们是如何疲劳，但是并不后悔自己这次一时冲动的拜访。他们那几乎萎缩的官能和感觉缓了半天才恢复了正常，舅舅们是一个很好的练戏的目标。这种困境就如同孤悬在一个海岛上。海岸以外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已经被忘记了。

“什么是苔丝德蒙娜?”弗兰克从阴影中问道。

朱丝婷便活灵活现地讲述起来，当他们得知她每天晚上将被扼死一次时①，他们那恐怖的表情使她很着迷，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帕西打起了哈欠，她才想起他们有多疲劳了。

“我得走了。”她说着，放下了她的空杯子。他们没有给她添第二杯酒。显然，人们对妇女得有节制才行。“谢谢你们听我胡诌一气。”

使鲍勃大为吃惊和慌乱的是，她道晚安的时候吻了他一下。杰克蹭着要溜，可是轻而易举地就被她抓住了，而休吉则欣然地接受了一吻。詹斯脸变得通红，笨拙地、受罪似地受了一吻。对帕西来说，拥抱和接吻是一样的，因为他本身就有点儿像那海岛。她没有吻着弗兰克，他把头扭开了。然而，当她双臂搂着他的时候，她能感到其他人所没有的某种强烈感情的微弱的共鸣。可怜的弗兰克。他为什么那样呢?

在他们的门外，她在墙上靠了一会儿。雷恩爱她。但是，当

① 指《奥赛罗》一剧中，奥赛罗扼死他的妻子苔丝德蒙娜的情节。

她试图给他的房间打电话的时候，接线员告诉她，他已经结了账，回波恩去了。

没关系。不管怎样，等到伦敦再见他也许要好些。写信向他悔悟地道个歉，下次他到伦敦的时候，再请他吃顿饭好了。雷恩的许多事情她并不了解，但是有一个特点她完全有把握：他会来的，因为他这个人没有怨恨之心。由于外交事务成了他最重要的事，所以英国是他最经常定期访问的地方。

“你等着瞧吧，我的伙伴，”她说道，凝视着自己在镜子中的身影，她看到他的面孔代替了她的面孔，“我一定要把英国变成你的外交事务中最重要的地方，不然我就不叫朱丝婷·奥尼尔。”

她没有想到，也许在雷恩关心的事情中，她的名字确实是最重要的。她的行动方案已经定下来了，但结婚不包括在其中。她甚至连想都没想，雷恩可能会希望这事以她成为朱丝婷·哈森而告结束。她急忙回忆着他亲吻的特点，并且希望更多地得到他的吻。

只有一件事还没完成，还得通知戴恩，她无法陪他到希腊去了。但是这件事她并不感到棘手。戴恩会理解的，他总是理解。只是不知怎的，她并不想把她不能去的全部理由都告诉他。正如她对弟弟的热爱一样，她觉得自己不愿意领教他以往的那些最严厉的说教。他希望她和雷恩结婚，所以，倘若她把她关于雷恩的计划告诉他，就算是强迫劫持，他也会亲自把她用车送到希腊去的。戴恩耳不闻，便心不烦了。

“亲爱的雷恩，”那便笺上写着，“那天晚上我像个粗鲁的山羊一般逃开了，很对不住，别以为我想到了什么。我想，这是因为那天闹哄哄的。请原谅我那天的举动完全像个傻瓜。我对自己为这么一点儿小事就大惊小怪感到很惭愧。我敢说，那天你也够傻的，说了些什么爱呀之类的话。因此，请你原谅我，我也会原

谅你的。让我们做朋友吧。在咱们的交往中和你闹别扭我受不了。下次到伦敦来，请你到我这儿来吃饭，咱们正式制定一个和平条约吧。”

像往常一样，便笺上只简简单单地签了“朱丝婷”，甚至连表达感情的词都没有。她从来不使用这些词汇。他皱着眉头研究着这些天真而又随便的词句，透过它们他似乎能够看到她在写字时头脑里的真正想法。这当然是在主动表示友好，但是还有些什么呢？他叹了一口气，不得不承认很少有其他的意思。他把她吓坏了。而她却仍然希望保住他的友谊，这说明了他对她是多么重要，但是，他非常怀疑她是否确切地理解她自己对他的感情。现在，她毕竟知道他爱她了。要是她已经充分地理清了思路，认识到她也爱他的话，她会直截了当地在信里写出来的。然而，她为什么要返回伦敦而不陪戴恩到希腊去呢？他知道，由于戴恩的缘故，他不应该盼望她返回伦敦。但是，尽管他心中不安，愉快的希望之光仍然在心中升起。他给自己的秘书打了个电话。现在是格林威治时间上午 10 点，是在家里找到她的最佳时间。

“请给我接奥尼尔小姐在伦敦的公寓。”他指示道，眉心紧蹙着，等候着中间接线的几秒钟。

“雷恩！”朱丝婷说道，显然很高兴，“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刚收到。”

稍微停顿之后，她说道：“你不久就会来吃饭吗？”

“这星期五和星期六我就要去伦敦。通知得是不是太仓促了？”

“要是在星期六晚上和你在一起的话，就一点儿也不仓促了。我正在排练苔丝德蒙娜的戏，所以星期五没空。”

“苔丝德蒙娜？”

“是呀，你不知道！克莱德写信到罗马给我，把这个角色派给我了。马克·辛普森演奥赛罗。克莱德亲自导演。这不是棒极

了吗？我乘头一班飞机赶回了伦敦。”

他用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谢天谢地，幸亏他的秘书坐在外面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坐在能看到他的脸的地方。“朱丝婷，好姑娘，这个消息太好了！”他努力热情地说道，“我正摸不清是什么使你回伦敦去的呢。”

“哦，戴恩是理解的，”她轻松地说道，“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认为他倒是很乐意独自一人。他编排出了一个需要我逼他回家的故事，但是我认为这不过是他次要的理由。他是不愿意让我感到现在他成了一个教士，就把我从他的生活中排除出去了。”

“也许吧。”他彬彬有礼地赞同道。

“那就定在星期六晚上吧，”她说道，“6点钟左右，随后咱们就可以在一两瓶啤酒的帮助下，从从容容地来一次和平条约的会议。在咱们达成了满意的和解之后，我会让你吃个饱的。好吗？”

“当然可以。再见！”

随着她话筒放下的声音，联系蓦地切断了。他手中依然拿着话筒，坐了一会儿，随后耸了耸肩，把话筒放回了支架上。该死的朱丝婷！她又开始夹缠在他和他的工作之间了。

在随后的几天中，她继续夹缠在他和他的工作之间。星期六晚上6点钟刚过，他就到了她的房间。像往常那样：他两手空空，因为在送礼方面她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她对鲜花不感兴趣，从来不吃糖果，会把一件相当贵重的礼物毫不经意地扔到某个角落里去，随后便忘个一干二净。似乎朱丝婷只珍视戴恩送给她的那些礼物。

“吃饭前有香槟吗？”他吃惊地望着她，问道。

“哦，我想，这种场合需要它，对吗？那次是咱们交往中的第一次破裂，这次是咱们的第一次和解。”她口齿伶俐地答道，向他指了一把舒适的椅子。她自己坐在了一张黄褐色的袋鼠皮毯

上，两唇分开，似乎已经练习好了对他可能说出的任何话的回答。

但是，他并不打算讲话，至少在他能够更确切地摸清她的情绪之前。于是，他一言不发地望着她。在他上一次吻她之前，使自己保持一定的冷淡是很容易的。可是现在——自从那时以后头一次见到她——他承认，事情将会难办得多。

也许，她即使成了一个高龄老妪，她的脸上和举止也依然会保留着某种相当不成熟的东西，尽管人们总是忽视她身上的基本的女子气质。那冷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富于逻辑的头脑似乎完全控制了她。然而对他来说，她有一种强烈的魅力，他怀疑他是否能用任何一个其他女人来替代她。他对她是否值得如此长期的奋斗从来没有产生过一次疑问。也许从一种哲学的观点来看，她是不值得如此的。这是重要的事吗？是的，她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是一个令人渴望得到的人。

“今天晚上你显得特别漂亮，好姑娘。”他终于说道，用一种半带祝酒，半带明白遇上了一个对手的姿态向她歪了歪他的香槟酒杯。

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小火炉中，炉火毫无遮盖地烧着，但是朱丝婷对那热气并不在意，紧挨着它蜷着身子，眼睛盯着他。随后，她把自己的杯子放在了炉边上，“啪”地发出了清脆的一声。她向前一坐，双臂抱着膝头，光着的脚掩在深黑色的长袍褶边的下面。

“我可受不了旁敲侧击，”她说道，“你是那个意思吗，雷恩？”

他突然深深地松弛了，靠在了椅子上。“什么意思？”

“你在罗马说过的话……就是你爱我。”

“就是这些吗，好姑娘？”

她转开了目光，耸了耸肩，又转回来望着他，点了点头。

“嗯，当然。”

“可是，为什么又提起这件事？你已经把你的想法告诉过我了，我以为今天晚上的招待不会涉及往事，只是安排将来呢。”

“哦，雷恩！你的举动就好像我是在大惊小怪似的！就算我是这样，你肯定明白这是为什么。”

“不，我不明白。”他放下杯子，弯腰向前更切近地望着她，“你使我极为强烈地感到，你并不需要我的爱，我本来希望你至少会合乎体面地制止讨论这件事的。”

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次会面——不管它会有什么结果——会这么不痛快。毕竟，他原来是处在哀求者的位置上，应该谦卑地等待着她彻底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是，他似乎灵巧地扭转了局面。在这里，她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淘气的女学生因干了某个愚蠢的恶作剧被叫来接受惩罚。

“瞧，好家伙，改变现状的人是你，不是我！今天晚上请你来，我并不是因为伤害了伟大的哈西姆的自负而恳求原谅的！”

“让我采取守势吗，朱丝婷？”

她不耐烦地扭了扭身子。“是的，该死！你怎么能想方设法对我这样呢，雷恩？哦，我希望你哪怕有一次让我占上风也好啊！”

“要是我这样做的话，你会把我像一块臭不可闻的旧抹布似地扔出去的。”他微笑着说道。

“可是我还是能把你扔出去的，伙计！”

“瞎扯！要是你到现在还没那样做的话，你也永远不会那样做。你会继续喜欢我，因为我使你着迷——你从来都摸不准从我这儿会得到些什么。”

“这就是你说你爱我的原因吗？”她痛苦地问道，“那仅仅是一种使我着迷的手法吗？”

“你认为是什么呢？”

“我认为你是个了不起的坏种!”她从牙缝里挤着说道，跪在那皮毯上，双膝挪动向前，直到她近前到足以使他完全领略到她的愤怒，“再说一遍你爱我，你这个德国大傻瓜，你老是蔑视我!”

他也火了。“不，我不会再说的！这不是你叫我来的原因，对吗？我对你一点感情也没有了，朱丝婷。你让我来是为了让你测试你的感情，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对我是否公平。”

她还没有来得及移开，他就向前一俯身，抓住了她的肩膀，把她的身子夹在了他的两腿之间，牢牢地把定了。她的怒火一下子化为乌有了。她的手掌平放在他的大腿上，仰起了脸。但是他并没有吻她。他放开了她的胳臂，扭过身子关掉了身后的灯，随后放松了对她的夹持，自己的头靠在了椅子上，以致她无法肯定他把屋子里弄暗，只剩下煤火的微光，是要采取他求欢的第一步行动呢，还是仅仅为了掩饰他的表情。她犹疑不定，害怕遭到完全的拒绝，便等着他告诉她该做些什么。她本来早应该明白，不应该向雷恩这样的人发火的。他们一动不动地木然坐在那里。她为什么不能把头放在他的膝头上，说：雷恩，爱我吧，我是这样需要你，我感到十分抱歉呢？哦，肯定如果她能让他向她求欢，某种感情的钥匙就会转动，那么这种感情便会一泄而出，释放出来……

他依然向后靠着，态度冷漠，随她脱去了自己的短上衣和领带，可是在她开始解他衬衣的扣子时，她知道她解不开那扣子。刺激起人的本能爱欲的技巧她并不拿手。这种技巧是如此重要，而她把它弄成了一团糟。她的手指在颤抖着。她瘪了瘪嘴，泪水迸流了出来。

“哦，别！我的好姑娘，宝贝儿，别哭!”他把她拉到了自己的膝头上，把她的头转向了他的肩头，双臂搂着她，“对不起，好姑娘，我不是想把你弄哭。”

“现在你知道，”她抽抽噎噎地说，“我在这方面太不行了。我告诉过你，这是行不通的！雷恩，我是这样希望保住你，但是我知道是行不通的，如果让你知道我是个多么糟糕的人的话！”

“是的，当然是行不通的。怎么能行得通呢？因为我没有帮助你，好姑娘。”他拉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拉到了自己的脸边，吻着她的眼睑、湿漉漉的面颊和嘴角。“是我的错，好姑娘，不是你的错。我是在报复你，想要看看你在没有鼓励的情况下能走多远。可是，我想我误解了你的动机，是吗，亲爱的？”他的声音变得浑浊了，更带德国味了。“我说，如果你想得到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也正是咱们俩都想得到的。”

“求求你，雷恩，咱们放弃这种事吧！我没有这种能力，我只会让你失望的！”

“哦，你有，好姑娘，我在舞台上已经看到了。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能怀疑你自己呢？”

这话太对了，她的眼泪没有了。

“像你在罗马那样吻我吧。”她喃喃地说道。

可是他的吻和在罗马时完全不一样。那次的吻有些生疏，使人吃惊，富于感情的迸发。这次却极其温柔、深沉，是一次能够尝其美、嗅其味、体其情的机会，纠缠拥抱着倒在那里，达到了一种引起情欲的、怡悦的境界。她的手指又伸到了他的纽扣上，他的手指向她的衣服上的拉锁伸了过去。随后，他用手压在她的手上，把她的手插进了他的衬衣，滑过了他那长满了又细又软的毛的皮肤。他那贴在她喉部的嘴突然变紧，使她隐隐感到他产生了一种极强烈的、无法自持的反应，尽管她身上也已瘫软，并发现自己也无法自持了。她平躺在光滑的皮毯上，雷恩隐隐约约地在她的上方。他的衬衫已经脱去，也许还脱去了什么衣服，她无法看到，只有那炉火的光掠过他那呆在她上方的肩头和他那漂亮而又坚定的嘴。她决意这回一定要从头到尾打破对这件事的束

缚，她把手指紧紧地插进了他的头发，让他再吻她，更紧地吻，更紧地吻！

这就是他的感觉！就像回到了极其熟悉的家中一样，她能用她的嘴唇，她的双手和她的身体辨别出他的每一部分，然而又叫人难以置信，如此陌生。当世界沉入到那在黑暗中闪着光的小小的炉火中时，她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向他公开了自己，并且明白了某种从她认识他的时候起他就严严实实地掩盖着的东西。他一定在自己的想象中和她云云雨雨几千次了。她自己的经验和刚刚产生的直觉是这样告诉她的。她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倘若和其他任何一个男人，这种私通和令人惊讶的淫荡会把她吓坏的，可是他却迫使她明白，这些东西只有她才有权拥有。而且她确实拥有了。在她终于哭着求他完成高潮之前，她的胳臂如此有力地搂着他，以致她都能感觉得到他骨头的轮廓。

那高潮的片刻过去了，四周是一片令人心满意足的宁谧。他们进入了一种呼吸节奏相同的、迟钝而又舒适的状态。他的头靠在她的肩上，她的腿搭在他的身上。她对他的紧紧拥抱渐渐地松弛下来，变成了一种轻柔的、反反复复的爱抚。他叹了口气，翻过身来，换了一个躺着的姿势，不知不觉地引得她更加陷入了和他在一起的愉快之中。她把手掌放在他的肋部，感受着他的皮肤组织。她的手在那温暖的肌肉上滑动着，把手扣在他那柔软而又多毛的腹股沟上，感受着手掌中奇妙地充满了活力的、不受约束的活动。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相当新奇的感觉。她以前的情人对于她想在这种倦怠而又无要求的余波中充分延续她的性的好奇心是从来不感兴趣的。然而，这余波突然间变得完全不是疲惫不堪、没有要求的了，而是如此激动欲狂，使她想再次全部得到他。

她又被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当他的双臂滑过她的后背，两只手捧住了她的头部，把她拉近。她看到他的嘴唇。那嘴唇在为了她而颤动着，只有她才能得到。此刻，她的心中确实产生出了一

种温柔而又谦卑的感情。这种感情一定从脸上流露出来了。因为他在凝眸望着她，那双眼睛变得如此明亮，使她受不了。她弯过身去用自己的双唇含住了他的双唇。思想和感觉终于消失了，但是，她的哭泣是无声的，透不过气来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的呻吟。她如此厉害地发着抖，以致除了冲动和无意识在支配着每一个急切的瞬间外，她什么都意识不到了。世界上已经收缩到了最小的限度，收缩到自身之内，完全消失了。

一定是雷纳添了柴，火才没有熄灭，因为当伦敦柔和的日光从窗帘的褶缝里倾泻进来的时候，屋子里依然是暖洋洋的。这一次，当他动了一下的时候，朱丝婷发觉了，她恐惧地抓住了他的胳臂。

“别走！”

“我不走，好姑娘。”他从沙发上又扯过一个枕头，把它推到了自己的头下，把她移到靠近他肋部的地方，轻轻地叹了口气。“好吗？”

“好。”

“你冷吗？”

“不冷，不过，你要是冷的话，咱们可以到床上去。”

“和你在皮毯上欢爱了几个小时之后吗？多没劲呀！即使你的被单是黑绸的也还是没劲。”

“它们是普普通通的白色旧被单，棉布的。这一小块德罗海达的东西很不错，是吗？”

“一小块德罗海达的东西？”

“就是这块皮毯！它是德罗海达的袋鼠皮做的。”她解释道。

“几乎算不上异国情调或引起性欲的东西。我会从印度给你定购一张虎皮的。”

“这使我想起了以前听到过的一首诗：

你是愿意和
埃莉诺·格林在虎皮上
陷入罪恶?
还是愿意和她
在别的皮子上
走入歧途?

“哦，好姑娘，我得说，现在应该是你恢复旧性的时候了。在厄洛斯① 和莫菲斯② 的需求下，有半天的时间你不是那样粗暴无礼的。”他微笑着说。

“此刻我觉得还不需要那样。”她报之一笑，说道，把他的手舒舒服服地放在了她的两腿之间。“那首关于虎皮的打油诗是脱口而出的，因为它写得太好了，叫人忍不住要念出来。可是，我已经全都是你的了，因此，粗率怠慢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对吗?”她直起了身子，突然间隐隐地闻到了空气中飘着一股不新鲜的鱼味。“老天爷，你一点儿东西都没吃过呢，现在都到吃饭的时候了！我可不能指望你靠爱情为生!”

“不管怎么样，要是你认为应该这样热烈地表示爱情的话，我就能办到。”

“瞧你再瞎说！爱情的每一刻你都过得很快活。”

“确实是这样的。”他叹了口气，伸了伸懒腰，打着哈欠，“我不知道你是否能体会到我有多幸福。”

“哦，我想是这样的。”她很快地说道。

他用肘部把身子撑了起来，望着她。“告诉我，苔丝德蒙娜

①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② 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

是你回伦敦的唯一理由吗?”

她一下子揪住了他的耳朵，使劲地扭着。“现在该轮到我报复你那些中学校长似的问题了！你是怎么想的?”

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扳开了她的手指，露齿一笑。“好姑娘，你要是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要比马克还要久地扼住你。”

“我回伦敦是为了演苔丝德蒙娜的，但也是因为你。由于你在罗马吻了我，我自己无法正确地预见到我的生活，这你是很清楚的。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雷纳·莫尔林·哈森。”

“聪明到足以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希望你做我的妻子。”他说道。

她迅速地坐起身来。“**妻子**?”

“妻子。要是我希望你当我的情妇，几年前我就把你搞到手了，而且我能办得到。我知道你的脑子是怎么转的。那样做相对来说要容易。我唯一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我早就知道你不准备接受要一个丈夫的想法。”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怎么想的。”她容忍了他的这种说法。

他站了起来，把她拉起来，贴着他站着。“哦，你给我弄点儿早饭，稍微实践一下吧。假如这是我的家，我就有这份荣幸了，可是在你的厨房里，你是厨师。”

“今天早晨给你做早饭，我是不介意的，但是，从推论的角度讲，我要承担这个责任，直到我死的那一天吗?”她摇了摇头，“我想，我可没这个兴趣，雷恩。”

他又摆出了那副罗马皇帝的面孔，对反抗的威胁露出了傲然而又镇定自若的样子。“朱丝婷，这可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事情，我也不是可以嘲弄的人。时间还很宽裕。你十分清楚，我是会有耐心的。但是，把这个想法完全从你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吧，别以为除了结婚，怎么办都行。我不希望人家认为我对你来说，重要性还不够当一个丈夫。”

“我不能放弃演戏!”她顶撞道。

“该死的榆木脑袋，我要你放弃了吗？成熟些吧，朱丝婷！谁会认为我要宣布你干围着洗碗槽和火炉子转的终生苦役！你知道，我们根本不是在领救济品的穷人。你可以想要多少仆人就有多少仆人，可以有保姆照料孩子以及任何必要的东西。”

“哟!”朱丝婷说道，她还没想到孩子呢。

他的头往后一扬，大笑起来。“哦，好姑娘，这就是今天早上报复过之后所认识到的东西！我知道，我是个傻瓜，这么快就提出了现实情况，但是，这个阶段你所要做的不过是想想它们罢了。尽管我给了你合理的警告——同时你正在做自己的决定，可是，请记住，要是我不能使你成为我的妻子，那我根本就不会要你的。”

她扬起胳臂搂住了他，使劲地贴着他。“哦，雷恩，别说得这么冷酷无情!”她哭着说道。

戴恩独自一人驾着他那辆“拉根达”汽车奔驰在靴形的意大利土地上，经过比鲁及亚、佛罗伦萨、波洛亚、佛伦拉、帕多伐北上，最后绕过威尼斯，在德尔斯特过夜。这是他所喜欢的城市之一，所以他在踏上去卢布尔雅那① 的山路之前，在亚得里亚海岸多盘桓了两天。另一个晚上他是在萨格勒布② 过的。经过遍野蓝色的菊苣花的大萨瓦河谷到比依加得，从那里再到尼斯③ 过夜。由于两年之前的地震，马其顿地区和斯科普里仍然是一片倾圮的瓦砾场。度假城市梯托维尔斯城里的清真寺和光塔使这座城市有一种古雅的土耳其风味。在南斯拉夫的一路上，他吃得很

① 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

② 南斯拉夫一城市。

③ 法国城市。

俭省，当这个国家的人民满足于吃面包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大盘肉。

希腊边境在埃弗卓纳，它的远处是港城萨洛尼卡。意大利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希腊酝酿着革命的消息。他站在旅馆的窗口，望着成千上万的火把一行行地在萨洛尼卡的夜色中川流不息，他为朱丝婷没来而感到高兴。

“帕—潘—德—里—欧！帕—潘—德—里—欧！[①]”熙熙攘攘的人群吼叫着、唱着，和火把混成了一片，一直到午夜之后。

但是，革命仅仅局限在城市中，那里人口稠密，生活困苦。满目疮痍的萨洛尼卡乡村看上去一定仍然和恺撒军团时期一样。牧羊人在皮帐篷的阴影下睡觉，鹳单腿站在陈旧的、白色小建筑物顶上的巢中。到处都是可怕的贫瘠。高远晴朗的天空，使他想起了澳大利亚的棕色而无树的荒原。他深深地呼吸着它的空气。一想起回家，他脸上就涌起了笑容。在他和妈谈过之后，她是会理解的。

越过拉瑞沙，他来到了海边，停住车，走了出来。像家乡一样的深紫色的大海，海岸近处是一片柔和清澈的蓝绿色。当延伸到弯曲的地平线处的时候，海水就变成了葡萄一样的深紫色。在他的下方，远处的草地上有一座带圆柱的小庙，在阳光下白得耀眼。在他的身后，山峦的高岗上有一座饱经风雨的十字军要塞。希腊呵，你太美丽了，比意大利还要美丽，虽然我热爱意大利。但是，这里永远是文化的滥觞之地。

由于计划去雅典，他继续前进，加大了那辆红色赛车的油门，开上了杜莫何斯要塞的之字形路，从另一侧开下，进入了波依奥泰山脉。眼前是一片动人的橄榄树丛和赭色的、高高低低的

① 帕潘德里欧（1888—?）是希腊政治家，“全希腊解放运动”主席，曾任希腊总理。

山坡。然而，尽管他行色匆匆，但还是停下来看了看纪念勒奥尼达斯及斯巴达士兵在温泉关的好莱坞式的纪念碑[①]。那石碑上写着："陌生人，请去告诉斯巴达人，遵照着他们的命令，我们长眠在这里。"这铭文触动了他的心弦，他好像听到了这句话中暗藏着的不同的上下文。他颤栗起来，迅速赶路去了。

在一派柔和的阳光中，他在明那弗拉停了一会儿，在清澈的水中游着泳，越过狭窄的海峡遥望着依波亚。那里的成千艘轮船一定是从奥利斯来的，正在去特洛伊的途中。涡急漩涌，所以他们一定用不着吃力地划桨前进。海滨更衣室里那个干瘪的老太婆欣喜若狂地嘀咕着，在他身上摩挲着，搞得他很尴尬。他无法很快地离开她。人们从来没有当着他的面谈及他的美貌，所以，大部分时间他都能忘记这一点。他只耽搁了一下，在商店里买了两三块很大的、涂满了奶油蛋糊的蛋糕，便继续向雅典海滨进发。在日落时分，他终于赶到了雅典。巨大的岩石和岩石山珍贵的柱子顶部都洒上了一片金色。

但是，雅典是个生活紧张而又堕落的城市，女人们毫不掩饰的赞美使他感到受了侮辱。罗马的女人要更为复杂，更叫人难以捉摸。在老百姓中有一种情绪，支持帕潘德里欧的人在酝酿着制造骚乱，以表明他们的决心。不，雅典已经不是老样子了。最好呆在别的地方。他把他的"拉根达"放进了一个车库，乘摆渡到克里特岛去了。

终于，在橄榄树林之中，在野生的百里香和群山之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宁静。经过长途汽车的旅行，听够了捆绑的鸡的尖叫声，闻够了大蒜臭气之后，他找到了一家漆成了白色的、带有弧

① 公元前486年，波斯王薛西斯统领大军侵犯希腊，雅典和斯巴达组织了一个希腊同盟，反对波斯人，斯巴达王勒奥尼达斯以一万人扼守天险温泉关。后由一希腊叛徒带路，波斯人绕小道奇袭斯巴达人，最后，斯巴达人全军覆没。

形柱廊的小旅馆，外面的石板上摆着三张没有遮阳伞的桌子，色彩明丽的希腊提包像灯笼似地挂在那里。地上栽着花椒树和澳大利亚桉树。新垫的南方土壤太干燥了，无法栽种欧洲的树。知了的腹部在鸣响着。尘埃卷起了红色的土雾。

夜晚，他睡在一间斗室之中，没有上门栓。在寂静的曙光中，他做了一次孤独的弥撒。白天，他四处散步。没有人打扰他，他也不打扰任何人。可是，当他经过的时候，农民们那黑色的眼睛就带着一种迟钝、惊愕的神色追随着他，每一张脸都在微笑着，带着深深的皱纹。天气很热，这里是如此宁静，如此沉寂。这是完美无缺的安宁。一天接一天，日子就像从坚韧的克里特珠串上滑落的珠子。

他不出声地祈祷，一种感情扩及了他的全身。思想像珠子，日子像珠子。主啊，我确实是属于你的。我感谢你赐福甚多。赐予我那位伟大的红衣主教，他的帮助，他的深情厚意，他那不渝的爱。赐予我罗马，使我置身在你的心脏，在你自己的教堂中匍匐在你的面前，感到你的教会的基石就在我的心中。你把我的价值赐予了我。我所能为你做的就是表达我的感激吗？我还没有经过足够的磨炼。自从我开始侍奉你以来，我过的是一种长期的、完全快乐幸福的生活。我必须受苦，而受过艰苦磨炼的你是知道什么是受苦的。只有通过苦难的磨炼我才能使自己升华，更深切地理解你。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的：这是通往理解你的玄奥的途径。把你的矛尖刺进我的胸膛吧，把它深深地埋藏在那里，使我永远无法把它取去吧！让我受苦受难吧……为你我抛弃了其他一切，甚至抛弃了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那位红衣主教。你就是我的痛苦，我的快乐。使我谦卑低下吧，我将歌颂你那敬爱的名字。使我毁灭吧，我将欣然受之。我热爱你，只有你……

他来到了一片他喜欢在那里游泳的小海滩，这是两块突出的峭壁之间的一片月牙形的地方。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越过地中

海遥望着远处地平线，那边想必是利比亚的地方。随后，他轻捷地从台阶上跳到了海滩上，甩掉了他的旅行鞋，把它们拾起来，踩着柔软弯曲的水线痕迹向他通常放鞋、衬衫和外面的短裤的地方走去。两个讲着慢吞吞的牛津音的英国人像一对大龙虾一样躺在不远的地方，在他们的远处，有两个女人懒洋洋地操着德语。戴恩瞟了那两个女人一眼，不自然地匆忙穿着游泳裤，发觉她们已经停止了交谈，坐起来轻轻拍打着头发，冲他微笑着。

“这地方游泳怎么样?”他向那两个英国人问道，尽管在心里他像所有的澳大利亚人称呼英国人为“波米”那样称呼着他们。他们似乎就在当地工作，因为他们每天都到这片海滩上来。

“棒极啦，老兄。看看那潮头吧——对我们来说太猛了。一定是远处什么地方起了风暴。”

“谢谢。”戴恩龇牙一笑，跑进了那无害的、卷起的小浪之中，就像一个熟练的冲浪运动员一样，干净利落地潜进了浅水之中。

真叫人吃惊，平静的水面会这样哄骗人啊。那海潮是险恶的，他感到海流把他腿往下拉，但他是个十分优秀的游泳者，对此并不感到担心。他一埋头，平稳地从水中滑过，自由自在地在水中游动使他甚得其乐。当他停了一下，扫了海滩一眼时，他看到那两个德国女人拉上了游泳帽，大笑着跑进了浪花中。

他把两手在嘴边卷成了一个话筒，用德语向她们喊着，说海潮不安全，让她们呆在浅水区。她们笑着，挥着手表示感谢。随后，他把头埋进了水中，又游了起来，并且觉得听到了一声喊叫。不过，他游得稍微远了点儿，然后停下来，在一个底流不是很糟糕的地方踩着水。那里有叫喊声，当他转过身时，看见那两个女人在挣扎着，她们面部抽搐，尖声叫着，一个人举着双手，正往下沉。在海滩上，那两个英国人已经站了起来，勉强地接近着海水。

他腹部一折，飞快地潜入水中，越游越近。那惊惶失措的胳臂够着了他，紧紧缠住了他，把他往水下拖着。他设法夹住了一个女人的腰部，直到手能在她的下巴上迅速地一击，把她打昏，随后又抓住了另外那个女人游泳衣上的带子，用膝使劲地顶住了她的脊骨，抱住了她。他咳嗽了起来，因为他在往下沉的时候喝了几口水。他仰身躺在水中，开始拖着他的那两个无能为力的负担。

那两个“波米”垂着肩膀，恐惧至极，没敢再往前走，对此他最终也没有责怪他们。他的脚趾触到了沙子。他宽心地叹了一口气。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竭力做了最后一次超人的努力，猛地把那两个女人推到了安全的地方。她们很快就恢复了知觉，又开始尖叫起来，狂乱地打着水。戴恩喘着气，尽力咧了一下嘴。现在，那两个“波米”可以把责任接过去了。正在他休息，胸部吃力地起伏着的时候，海流又把他向外海吸去，当他把脚向下伸去的时候，再也擦不到海底了。这是一次侥幸脱险，要是他不在场，她们肯定会被淹死。“波米”们没有这个力量或技术拯救她们。但是，顺便说一句，她们之所以想游泳是为了能靠近你。在看到你之前，她们根本没有下水的意思。她们陷入险境是你的过失，是你的过失。

当他毫不费力地漂着的时候，一阵可怕的疼痛在他的胸内涌起，真像是被矛枪刺中的感觉，一根长长的、炽红的矛枪刺中的令人震惊的剧痛。他喊了出来，两手往头上一扬，身体僵硬，肌肉痉挛。但是，那疼痛愈加厉害了，迫使他的胳臂又放了下来，两个拳头插在了腋窝中，蜷起了膝盖。我的心脏！我发生心力衰竭了，我要死了！我的心脏啊！我不想死！在我没有开始我的工作之前，在我没有得机会考验自己之前还不要死！亲爱的主，帮助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那痉挛的身体静止了，松弛了。戴恩转身仰在水上，他的双

臂随流张开了，软弱无力，尽管他感到很疼痛。这就是它，这就是你的矛枪，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我还自豪地乞求它呢。我说过，给我受苦受难的机会，让我经历磨难。现在，当它临头的时候，我却在抵抗，没有纯然的爱的能力。最亲爱的主啊，你在痛苦！我必须接受它，我决不能和它搏斗，我决不能和你的意志搏斗。你的手是强有力的，这是你的痛苦，正像你在十字架上所感受到的那样。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我是你的！如果这就是你的意志，那就让它这样吧。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把自己放到你那无边无际的手中。你对我太仁慈了。我做了些什么使我从你那里受惠如此之多，使我从那些热爱我胜于其他任何人的人那里受惠如此之多？当我还不值得如此受惠的时候，你为什么已经给了我这样多？**疼痛，疼痛！**你对我太仁慈了。我请求，不要让它这样久，它已经不会久了。我的磨难将是短暂的，将迅速完结。不久我就要看到你的面容了，但是现在，依然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感谢你。疼痛！我最亲爱的主啊，你对我太仁慈了。**我爱你！**

那静止、等待的身体剧烈地震颤了一下。他的嘴唇在翕动着，喃喃地说着那伟大的名字，试图微笑着。随后，瞳孔扩散，他那双眼睛中的蓝色永远地消失了。那两个女人终于完全地呆在了海滩上，两个英国人把他们的两个哭哭啼啼的包袱扔在了沙滩上。站在那里望着他。但是，那平静、蓝色的深海是如此空阔广大；海浪冲刷而来，又悄然退去。戴恩去了。

有人想起了美国空军基地就在附近，便跑去求援。戴恩消失后还不到 30 分钟，一架直升飞机便起飞了，狂热地在空中旋动着机翼，扑向在海滩附近的一些不断扩展的水圈，搜寻着。谁也不指望能看到任何东西。被淹溺的人沉到了海底后几天之内是浮不上来的。一个小时过去了。后来，在 15 英里以外的海面上，他们看到戴恩静静地漂在深海之上，两臂张开，脸庞向着青天。有那么一阵工夫，他们以为他还活着，感到一阵欣喜，但是，当

直升飞机降低，吹得水面冒起了咝咝的泡沫时，便明白他已经死去了。直升飞机上的电台将此处的坐标发了出去，一艘汽艇迅速开来，三个小时之后，它返航了。

消息已经传开。克里特人曾很喜欢看着他从旁边经过，很乐意和他腼腆地谈上几句。尽管他们喜爱他，但是并不认识他。他们成群结队地向海边走来，女人全都穿着黑衣服，像是邋邋遢遢的群鸟。男人们穿着老式的宽松下垂的裤子，白衬衫敞着领口，卷起了袖子。一群一群地默默站在那里，等待着。

当汽艇开到的时候，一个五大三粗的警长跳到了沙滩上，转身接过了一个毯子裹着的人形的东西，用胳臂抱着。他向海滩上走了几码，离开了水线，在另一个人的帮助下，把他的负担放了下来。那毯子散开了。从克里特人中发出了一片很响的、嘁嘁喳喳的低语声。他们挤成了一圈，把十字架压在了饱经风霜的嘴唇上。女人们柔声地痛哭着，发出了含混的“噢”，这声音中几乎带着一种悦耳的旋律，令人哀恸。它富于忍耐力。尘世味和女子气。

这时大约是下午 5 点钟。被遮挡住的太阳在令人惆怅的悬崖后面西沉了，但光线依然足以看清海滩上的这一小群黑黝黝的人影。那颀长而平静的身体躺在沙滩上，金黄色的皮肤，双眼紧闭，睫毛由于干燥的盐分已变得又长又尖，发青的嘴唇上含着微笑。一个担架被拿来了，随后，克里特人和美国军人一起将戴恩抬走。

雅典处在打翻一切秩序的混乱和骚动之中，但是，美国空军的上校通过一个特制的频率和他的上级通了话。他手中拿着戴恩那本蓝色的澳大利亚护照。正如它上面所写明的那样，没有详细证明他身份的记录。他的职业只简单地注明“学生”，在背面列着他的近亲朱丝婷的名字，以及她在伦敦的地址。他对护照期限

的合法性不感兴趣。他记下了她的名字，因为伦敦比德罗海达离罗马要近得多。在客店中他那小小的房间里，那个装着他教士器具的方形黑箱子没有被打开，和他那只衣箱一起等待着被送到它应当送去的地方。

电话铃在上午9点钟响起来的时候，朱丝婷翻了一个身，睁开了惺忪的眼睛，咒骂着电话机，发誓这准是为了一件毫不相干的该死的事。世界其他部分的人认为他们在早晨9点钟不管开始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正常的，他们为什么因此就认为她也是这样的呢?

但是，电话在响着，响着，响着。也许是雷恩吧。这个想法使她变得清醒了。朱丝婷爬了起来，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到了外面的起居室。德国议会正在开紧急会议。她有一个星期没见到雷恩了，在下个星期能有机会见到他，但她对此至少是不抱乐观态度的。但也许危机已经解决，他打电话来告诉她，他已经赶到了。

“喂?”

“是朱丝婷·奥尼尔小姐吗?”

“是的，请讲吧。”

“这里是澳大利亚办事处，在奥德维奇路，你知道吗?”这声音带着一种英国式的变音，说出了一个她懒得去听的名字，因为这个声音不是雷恩，这使她大为懊恼。

“哦，澳大利亚办事处。”她站在那里，打着哈欠，用一只脚的脚尖蹭着另一只脚的脚板。

“你有一个弟弟叫戴恩·奥尼尔吗?”

朱丝婷的眼睛睁开了。“是的，有。”

“朱丝婷小姐，他现在是在希腊吗?”

两只脚都踩在了地毯上，紧张地站着。“是的，对极了。”她

想到了去纠正那声音所说的话，解释说是神父，不是先生。

“奥尼尔小姐，我不胜抱歉地说，我的不幸的职责是给你带来了坏消息。”

“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啦？”

“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你，你的弟弟，戴恩·奥尼尔先生昨天在克里特岛溺水而死，我听说他是壮烈而死，死于一次海上营救。但是你知道，希腊正在发生革命，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不完全的，也许是不准确的。”

电话机放在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朱丝婷倚在墙上，靠它支撑着自己。她的膝头弯曲了，开始非常缓慢地向下滑动，在地板上瘫软成了一堆。她发出的既不是笑也不是哭，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声音，是一种听得见的喘息声。

“奥尼尔小姐，你还在听吗，奥尼尔小姐？”那声音固执地问着。

死了。淹死了。我的弟弟！

“奥尼尔小姐，请回答我！”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哦，上帝，我在这儿！”

“我听说你是他的近亲，因此，关于如何处理这具尸体，我们必须得到你的指示。奥尼尔小姐，你在那儿听吗？”

“在，在！”

“奥尼尔小姐，你希望怎样处理这具尸体？”

尸体！他变成了一具尸体，而他们甚至都不说是他的尸体，他们不得不说这具尸体。戴恩，我的戴恩。他是一具尸体了。

“近亲？”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着，又细又弱，被粗气弄得断断续续的。“我不是戴恩的近亲。我想，我母亲是。”

稍稍停顿。“这太难办了，奥尼尔小姐。倘若你不是近亲的话，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了。”那彬彬有礼的同情变得不耐烦了。“你似乎不理解希腊正在发生革命，而意外事件是发

生在克里特岛的，那地方更加遥远，更加难以联系。真的！和雅典的通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奉命转达近亲的个人要求，以及对如何马上处理尸体的指示。你母亲在吗？请让我和她通话可以吗？”

“我母亲不在这儿。她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上帝呀！这事越弄越糟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往澳大利亚打一个电传电报了，又要多耽搁时间。假如你不是近亲，奥尼尔小姐，为什么你弟弟的护照上写着你的地址？”

“我不知道。”她说着，发现她笑了起来。

“把你母亲在澳大利亚的地址告诉我。我们马上给她发电传。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处理这具尸体！到此刻，电传打一个来回，这就意味着得耽误 12 个小时，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没有这种混乱，事情已经够难办了。”

“那就给她打电话吧。别在电传上浪费时间了。”

“我们的预算中没有国际电话这一项，奥尼尔小姐，”那生硬的声音说道，“现在请你把你母亲的姓名和地址告诉我好吗？”

“梅吉·奥尼尔太太，”朱丝婷详述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基兰博，德罗海达。”她拼出了那些对方十分生疏的名字。

“真是抱歉极了，请再说一遍，奥尼尔小姐。”

话筒啪地响了一声，开始发出了连续不断的拨号盘的嗡嗡声。朱丝婷坐在地板上，听凭话筒滑落到腿上。一定是搞错了，这件事会被彻底查清的。戴恩被淹死了，在他游泳技术是第一流的情况下？不，这不是真的。可是，它是真的，朱丝婷，你知道，它是真的。你没有和他一起去，保护他，他就被淹死了。从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起，你就是他的保护者，你本来应该到那儿去的。要是你救不了他，你就应当在那里和他一起淹死。你没有去的唯一原因就是你想到伦敦来，这样你就可以让雷恩和你做爱了。

思绪是如此激烈，一切是这样无情。似乎天地万物都停止了活动，甚至她的腿部也失灵了。她站不起来，她情愿再也站不起来。她的头脑中，除了戴恩，任何人的位置都没有了。她的脑海中出现戴恩周围渐次减弱的水圈，一直到她想到了母亲，德罗海达的人们。哦，上帝。这消息会传到那里的，会传到她那里的，会传到他们那里的。妈妈甚至都没有在罗马最后愉快地看一看他的脸庞。我想，他们会把电报打到基里警察局的，老警官厄恩会爬上他的汽车，一路开到德罗海达，去告诉我的母亲，她唯一的儿子已经死了。他不是做这件事的合适的人，他差不多是一个陌生人。奥尼尔太太，我怀着最深切的、最由衷的歉意通知您，您的儿子死了。敷衍塞责，殷勤谦恭，语辞空洞……不，我不能让他们对她这样，不能对她这样，**她也是我的母亲**！不能采取那种方式，不能采取我听到这消息时的那种方式。

她把留在桌上的电话机拉到了她的腿上，把话筒贴在耳朵上，拨接线员的号码。

“接线台吗？请接中继线，要国际电话。喂？我要接加急电话，澳大利亚，基兰博，1—2—1—2。请务必快一些。”

电话是梅吉亲自接的。天色已晚，菲已经上了床。这些天她总是不想早上床，宁愿坐在那里谛听蟋蟀鸣、青蛙叫，抱着一本书打盹儿，回忆着。

“喂？”

“奥尼尔太太，伦敦的长途电话。”基里的黑兹尔说道。

“你好，朱丝婷。”梅吉说道，并没有感到不安。朱丝打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真是稀罕。

“妈？是你吗，妈？”

“是啊，是妈妈在这儿讲话。”梅吉温和地说道，她意识到了朱丝婷的忧伤。

“哦，妈！哦，妈！”声音听起来像是喘息，又像是抽泣，“妈，戴恩死了。戴恩死了！”

一道深渊在她的脚下裂开。下沉，下沉。它在往下沉，无边无底。梅吉滑进了这个深渊，感到它的边缘在她的头顶上合拢，并且明白，只要她活在世上，就永远不会再出来了。诸神能怎么样呢？当她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丝毫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她怎么能这样问？她怎么能不知道答案呢？诸神不喜欢人们触犯他们。由于这次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她没有去看他，没有和他共享这一时刻，她认为她终于付出了代价。戴恩现在解脱了，从报复中，也从她那里解脱了。由于没有看到那张比谁都亲切的脸庞，她受到了报复。梅吉站在那里，明白这已经太迟了。

“朱丝婷，我最亲爱的，镇静，”梅吉坚定地说道，声音一点儿也没有发颤，“你镇静下来，告诉我，你有把握吗？”

“是澳大利亚办事处给我打的电话——他们以为我是他的近亲。有个可怕的男人，他只想知道我希望怎样处置那具尸体。‘那具尸体’，他一直就是这样称呼戴恩的。好像他再也不能想出别的称呼，好像那随便是什么人似的。”梅吉听见她在抽噎，“上帝啊！我想那可怜的人厌恶他所做的事情。哦，妈，戴恩死了！”

“怎么死的，朱丝婷？在哪里？在罗马吗？为什么拉尔夫没给我打电话？”

“不，不是在罗马。关于这件事，红衣主教也许什么都不知道呢。是在克里特岛。那个男人说，他是在海上救人的时候被淹死的。他是在度假，妈，他曾经要求我和他一起去，而我没去，我想演苔丝德蒙娜，我想和雷恩在一起。要是我和戴恩在一起就好了！要是我去了，也许不会发生这件事的。哦，上帝，我怎么办啊？”

“别这样，朱丝婷，”梅吉严厉地说道，“不要那样想，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戴恩会厌恶这样的，你知道，他会厌恶的。现

在，最重要的是你安然无恙，我不能失去你们两个人。现在我剩下的就是你了。哦，朱丝，朱丝，山高水远！世界很大，太大了。回德罗海达老家来吧！我不愿意想到你孑然一身。”

“不，我必须工作。对我来说，工作是唯一的补偿。要是我不工作，我会发疯的。我不想要家里人，不想要舒适的生活。哦，妈！”她开始剧烈地抽泣起来，“我们失去了他怎么生活下去呀！”

确实，怎么生活下去呢？就是那种生活吗？你从上帝那儿来，又返回上帝身边。出于尘土而归于尘土。生活是让我们这些失败的人过的。贪婪的上帝，把优秀的人聚集在身边，把世界留给了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我们这样堕落的人。

“我们将会活多久，不是我们任何人能说得来的，”梅吉说道，“朱丝，非常感谢你亲自打电话告诉我。”

“妈，想到由一个陌生人来透露这个消息，我无法忍受。不能像那样，让消息来自一个陌生人。你打算怎么办？你能做些什么？”

她全部的希望就是试图跨过这千山万水把她的温暖和慰藉注入到她那在伦敦的、精神上已经垮下来的女儿心中。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她的女儿依然活着。她一定要做得圆满，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朱丝婷一生中似乎只爱过戴恩，没有爱过其他人，甚至她自己。

“亲爱的朱丝，别哭了。控制自己，不要悲伤。他不会希望这样的，对吗？回家来，把一切都忘掉吧。我们也会把戴恩带回德罗海达家中的。在法律上他又属于我的了，他不属于教会，他们无法阻止我。我要马上给澳大利亚办事处打电话，如果接得通的话，也给在雅典的大使馆打电话。他必须回家。我不愿意想到他躺在远离德罗海达的某个地方。他属于这个地方，他必须回家。和他一起回来，朱丝婷。”

但是，朱丝婷瘫软在那里，摇了摇头，好像她母亲能看到似的。回家？她决不能再回家。要是她和戴恩一起去的话，他是不会死的。回家，在她一生剩下的日子里每天看着她母亲的脸？不，连想想都受不了。

“不，妈。”她说道，泪水扑簌簌地落在了身上，就像熔化的金属一样滚烫。到底是谁曾说过大部分人是不会采取哭泣的行动的？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哭泣。“我将留在这里工作。我会和戴恩一起回家的，但随后我将回来。我不能生活在德罗海达。”

有三天的时间，他们漫无目的地在空虚中等候着，朱丝婷在伦敦，梅吉家里人在德罗海达，他们把官方的沉默曲解为一种微弱的希望。哦，肯定，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此事将会被证明是一个错误，肯定，倘若此事是真的，到现在他们总该获悉了！戴恩会满面笑容地从朱丝婷的前面走进来，并且说，这完全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希腊正在发生叛乱，所有愚不可及的错误都会弄出来的。他会走进这道门，轻蔑地嘲笑着关于他死去的说法。他身材高大，身强力壮，活生生地站在那里，而且他会大笑的。希望在增长，并且随着他们等待的每一分钟在增长着。这是令人莫测的、可怕的希望。他没有死，没有！**没有被淹死**，戴恩不会死的，他是个优秀的游泳者，足以在任何一种海水中游泳，并且活下来的。因此，他们等待着，不肯承认在希望中会有错误存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息终于被证实了，罗马也已经获悉了这个消息。

在第四天的早晨，朱丝婷得到了消息。她就像一个老年妇女似地又一次拿起了话筒，要求接澳大利亚。

“是妈妈吗？”

“朱丝婷？”

“哦，妈，他们已经把他埋葬了。我们不能把他带回家了！我们怎么办？他们所能说的只是，克里特岛是个大地方，不知道

那个村庄的名字，在电传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已经被悄悄弄到了某个地方，被处理了。他正躺在某个地方的一个没有标志的墓地里！我弄不到去希腊的签证，没有人想帮忙，那里乱成了一锅粥。妈，我们怎么办呢?”

“到罗马接我，朱丝婷。”梅吉说道。

除了安妮·穆勒之外，所有的人都在电话机旁，依然没有从打击中缓过劲来。在这三天中，男人们似乎平添了20岁，皱缩得像鸟一样的菲脸色煞白，爱发牢骚，在房间里四处走着，一遍又一遍地说：“为什么这事不落在我的头上？为什么他们把他带走了？我是这样老，这样老！我不会在乎去的，为什么是他呢？为什么不是我呢？我是这样老了!”安妮身体已经垮了，史密斯太太、明妮和凯特走着，悄悄地抹着眼泪。

当梅吉把电话放下的时候，她默默地望着他们。这里是德罗海达，所有这一切都被留下来了。一小群年老的男人和年老的女人，不生不育，心灰意懒。

“戴恩已经丢失了，”她说道，“谁也找不到他；他被葬在了克里特岛的某个地方。隔得这样远！他怎么能安息在离德罗海达这么远的地方？我要到罗马去，找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帮助我们的话，那就是他。”

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的秘书走进了他的房间。

“阁下我很抱歉打扰您，不过有位太太想要见您。我解释说，这里正有一个会议，您很忙，什么人都不能见，可是她说，她要坐在前厅里，直到你有时间见她。”

“她有什么苦恼吗，神父?”

“十分苦恼，阁下，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她说，要我告诉您，她的名字叫梅吉·奥尼尔。”他说这名字时发音带着明显的外国味儿，所以说得像梅伊·翁尼尔。

拉尔夫神父站了起来，脸上的血色尽褪，变得像他的皓首一样苍白。

“阁下！你病了?”

“没有，神父。我非常好，谢谢你。取消我的约会，直到我另行通知你，立刻把奥尼尔太太带到我这儿来。除非是教皇本人之外，不要打扰我们。”

那教士弯了弯腰，离开了。奥尼尔。当然！那是小戴恩的姓氏，他本来应当想起来的。在红衣主教的宅邸里是省略这个姓氏的，大家只说戴恩。啊，他出了一个严重的差错，让她在等候。如果戴恩是阁下至亲至爱的外甥，那奥尼尔太太就是他至亲至爱的妹妹了。

当梅吉走进房间时，拉尔夫红衣主教简直不认得她了。自从他最后一次见到她，迄今已有 13 年了。她已经 53 岁，他已经 71 岁了。现在，他们两人都上了年纪。她的面孔还是那样子。她变化不很大，她的气质已经变得和他在想象中赋予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一种犀利尖锐的神态代替了那种令人惬意的可爱劲儿，几分刚毅代替了温柔。与其说她像一个精力充沛、上了年纪、固执的殉难者，毋宁说是像一个放弃了梦想的、顺从的神殿里的圣徒。

她的美丽还是像以往那样引人注目，她的眼睛还是那种清澈的银灰色，但是却变得严峻了。那一度鲜艳的头发已经褪成一种单调的米色，像戴恩的头发失去了生气那样。她非常惶乱，没有长久地望着他，以满足他那充满了急切和挚爱之情的好奇心。

他无法神态自若地迎接这个梅吉，拘谨地指了指一把椅子。

“请坐。”

“谢谢你。”她说道，也是那样不自然。

只有当她坐了下来，他能俯看到她整个人的时候，他才看到了她的脚和脚脖子肿成了什么样子。

“梅吉！你是从澳大利亚一路飞来的，中途连歇都没歇吗?

怎么回事?”

“是的，我是直接飞来的，”她说道，“过去的 29 个小时里，我就一直坐在从基里到罗马的飞机里，除了从舷窗望着云彩，思索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她的声音又刺耳又冷漠。

“怎么回事?”他耐心地重复了一遍，又焦急又恐惧。

她的目光从脚上抬了起来，坚定地望着他。

在她的眼睛里有某种可怕的神态。某种如此阴郁、令人寒心的东西，以致他脖子后面的皮肤上直起鸡皮疙瘩，他下意识地抬起手摩挲着。

“戴恩死了。”梅吉说道。

当他往椅中一沉的时候，他的手滑了下来，就像破布娃娃的手一样蓦地落在了腿上。“死了?”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戴恩死了?”

“是的。他是六天前在克里特淹死的，为了从海里搭救几个女人。”

他身子向前一俯，两手盖在了脸上。“死了?”她听见他含混地说道，“戴恩死了？我俊美的小伙子！他不能死！戴恩——他是个完美无瑕的教士——我完全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具备我所没有的东西。”他的声音哑了，“他一直具备这种东西——这就是我们大家能辨认出的东西——所有我们这些不是完美无缺的教士的人。死了？哦，亲爱的上帝!”

“用不着为你亲爱的上帝操心，拉尔夫，”坐在他对面的那个陌生人说道，“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是来请求你帮助的——不是来目睹你的悲伤的。我要告诉你这一点，我在空中一路上已经度过了这段时间，在那段时间中我只是呆呆地从窗口望着云朵，想着戴恩已经死了。在这之后，你的悲伤没有力量使我动心。”

然而，当他的脸从他的手中抬起来时，她那麻木而冰冷的心

却怦然一动，抽搐着，跳了起来。那是戴恩的脸庞，带着一种戴恩活在世上时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忧患的神态。哦，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已经死了，现在他决不会在经历这个人所经历的和我所经历的那些忧患了。与其让他忍受这样的磨难，莫不如让他死了的好。

“我怎么帮忙，梅吉？”他平静地问道。他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拿出了她的精神顾问的那种直人灵魂的神态。

“希腊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他们把戴恩埋在了克里特岛上的某个地方，我无法搞清是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埋的，为什么要下葬。我只能认为我要把他用飞机运回家的指示被内战无限期地耽搁了，而且克里特像澳大利亚一样热。在没有人认领他的时候，我想，他们以为他不会有人认领了，便埋葬了他。”她在椅子中紧张地向前一俯首，“拉尔夫，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我希望找到他，把他带回故土，长眠在他所归属的地方，长眠在德罗海达。我答应过詹斯，我会让他长眠在德罗海达的，如果我不得不用我的双手和膝盖爬遍克里特的每一片墓地的话，我会这样做的。别幻想在罗马为他建一座教士墓，拉尔夫，只要我活着进行一场法律搏斗，就别想办到这一点。他将回他的家乡。”

“梅吉，谁也不会拒绝你这个要求，”他温和地说道，“这是天主教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正是教会所需要的。我也已经请求把我葬在德罗海达了。”

“我搞不通那些烦琐拖拉的公事程序，”她继续说道，仿佛他没讲过话似的，“我不会说希腊语，我没有权力和影响。所以我来找你，运用你的权力和影响，找回我的儿子，拉尔夫！”

“别担心，梅吉，我们会把他找回来的，尽管也许不那么迅速。现在是左派掌权，他们是极其反对天主教的。但是，我在希腊并不是没有朋友，因此事情会办成。让我马上把我们的机构动员起来吧，不要担忧。他是天主教会的教士，我们会把他找回来

的。”

他的手已经伸到了拉铃的绳子上，但是，梅吉那凛然严厉的目光制止住了那只手。

“你不明白，拉尔夫，我不想让机构动员起来。我想要我的儿子回来——不是下周或下个月，而是现在！你会讲希腊语，你能为你和我搞到签证，你会办出结果来的。我希望你和我现在就到希腊去，帮助我找回我的儿子。”

他的眼睛中流露出许多表情：温柔，同情，震惊，哀伤。但是，它们也早已变成了一双教士的眼睛，稳健，有条理，有理智。“梅吉，我爱你的儿子就好像他是我的儿子一样，但是，眼下我不能离开罗马。我不是一个毫无约束的代理人——对此你应该是再了解不过的。不管我对你有多少感情，不管我个人有多少感情，我也无法在开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的中途离开罗马。我是教皇的助手。”

她直起了后背，不知所措，愤懑不平。随后，她摇了摇头，半笑着，好像在嘲弄着某种在她的影响力之外的空洞虚幻的东西。然后，她颤抖着，舔了舔嘴唇，似乎做出了一个决定。她抬起身来，僵直地坐着。“拉尔夫，你当真像爱你自己的儿子那样爱我的儿子吗？那么，你能往后一坐，对他的母亲说，不，非常抱歉，我不可能腾出时间吗？你能对你儿子的母亲说那样的话吗？”

那双戴恩的眼睛，然而又不是戴恩的眼睛在望着她，大惑不解，充满了痛苦，不知如何是好。

“我没有儿子，”他说，“但是，从和你的许多许多事情中我所学到的是，不管事情多么困难，我首先的、唯一的忠诚是属于全能的上帝的。”

“戴恩也是你的儿子。”梅吉说道。

他茫然若失地盯着她。“什么？”

“我说，戴恩也是你的儿子。当我离开麦特劳克岛的时候，我就怀孕了。戴恩是你的，不是卢克·奥尼尔的。”

“**这——不是——事实！**”

“我从来就没打算让你知道，即使是现在，”她说道，“我会对你说谎吗？”

“把戴恩找回来？是的。”他虚弱地说道。

她站了起来，走过去密切地注视着坐在红锦缎面椅子中的他，把他那瘦小、像羊皮纸似的手放在她的手中，弯下腰吻着那戒指。她说话的气息在红宝石上蒙上了淡淡的一层水雾。“拉尔夫，对着你珍视的一切至神至圣，我发誓，戴恩是你的儿子。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卢克的。我以他的死对此发誓。”

一阵失声恸哭，这是一个灵魂穿过地狱入口时发出的声音。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从椅子中向前跌落在地上，哭泣着，在深红色的地毯上蜷成一团，像是一汪刚刚流淌出来的鲜血。他的脸埋在交叠着的胳膊中，他的手抓住了头发。

“是的，哭吧！”梅吉说道，“哭吧，现在你知道了吧！这正是他双亲中的一个能够为他抛洒的泪水。哭吧，拉尔夫！我得到了你的儿子26年，而你却不知道，甚至看不出来。看不出他完完全全又是一个你！当他出生时，我母亲从我这里一接过他，她就明白了，可是你却从来没有发觉。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脸庞，你的眼睛，你的身体。只有他头发的颜色是他自己的。其他的都是你的。现在你明白了吧？在我把他送到你这儿来的时候，我在我的信中说过，‘我所偷来的，我还回去。’记得吗？只有咱们俩才偷了，拉尔夫。我们把你向上帝发过誓的东西偷来了，我们两人都得付出代价。”

她毫不宽恕和怜悯地坐在她的椅子中，望着地板上那极其痛苦的鲜红的身影。“我爱你，拉尔夫，但你从来不是我的。我所从你那里得到的，是我不得不偷来的。戴恩是我的一部分，是我

所能从你那里得到的一切。我曾发誓决不让你知道，我曾发誓决不让你得到把他从我身边带走的机会。可是后来，他自己把他给了你，这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称你是完美无瑕的教士。对这话我曾怎样嘲弄过啊！但是，我不愿意给你任何像知道他是你的这样一件武器。除了这种情况。**除了这种情况！**因为我告诉你横竖也是一样。他再不属于我们俩了。他属于上帝。”

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在雅典包租了一架私人飞机。他、梅吉和朱丝婷把戴恩带回了故土德罗海达。活着的人默默地坐着，死去的静静地躺在尸体架上，于人世再也无所求了。

我不得不为我的儿子做这次弥撒，这次追思弥撒。我的亲骨肉，我的儿子。是的，梅吉，我相信你。就算我咽了气，我也会相信你的，而用不着你发那样可怕的誓。维图里奥看到这孩子的那一刻便明白了，而我在内心里也一定是知道的。你躺在玫瑰花的后面嘲笑那孩子——但是我的眼睛却只盯着我自己，就像它们过去只望着我的清白一样。菲知道。安妮·穆勒知道。但是我们男人却不知道。我们只配别人告诉我们。因为你们女人也是这样想的，紧紧地抱住你们的秘密，把你们的后背冲着我们，因为掉以轻心的上帝没有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你们。维图里奥是知道的，但是他身上的女子气质使他保持着缄默。这也是一个巧妙的报复。

说出来吧，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张开你的嘴，动手做祝福，开始为这个去世的人吟诵拉丁文吧。他是你的儿子。你对他的爱甚于对他的母亲的爱。是的，要甚于对他母亲的爱！因为他完完全全又是一个你，具备更完美的气质。

“天堂在上，以我圣父、圣子、圣灵之名……”①

① 原文为拉丁文：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小教堂里挤得满满的。那些能到场的人都在这里。金一家人，奥鲁尔克一家人，戴维斯一家人，皮尤一家人，麦克奎恩一家人，戈登一家人，卡迈克尔一家人，霍普顿一家人。还有克利里一家人，德罗海达的人们。希望凋零了，光明消失了。在前面，戴恩·奥尼尔神父躺在一具铅皮衬里的棺材里，覆盖着玫瑰花。为什么在他回到德罗海达的时候，玫瑰花总是盛开？现在是10月，正当仲春。它们当然是一片怒放了。时令正对头。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①

小心，至神至圣的地方就是在你的上面。我的戴恩，我美丽的儿子。最好是这样。我不希望你变成这种样子，我现在的这种样子。为什么我要对你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不需要这个，永远不需要。我在求索什么，你凭本能就知道了。不幸的人不是你，而是在这里的我们这些人，这些留下的人。怜悯我们吧，当我们的大限到来的时候，请帮助我们。

“纯洁灵魂，皆克安息……”②

人们穿过了外面的草坪，经过了魔鬼桉、玫瑰花、花椒树，来到了墓地。安息吧，戴恩，因为只有早夭才是美好的。我们为什么要哀痛？你是幸运的，这样快就从这令人疲惫的生活中逃遁而去了。也许，地狱就是长期地被束缚在红尘之中。也许，我们是活着遭受地狱之苦。

一天过去，送葬者离开了，德罗海达的人在房子里缓缓走动着，互相闪避着。拉尔夫红衣主教起先望了望梅吉，就不忍再看她了。朱丝婷和珍妮、博伊·金一起离开，赶下午的飞机到悉尼去了，并乘夜班飞机去了伦敦。他完全不记得曾听见她那沙哑而迷人的声音，或看到了她那双古怪的浅色眼睛。从她在雅典与他

① 原文是拉丁文：Sanctus..... Sanctus..... Sanctus.....

② 原文是拉丁文：Ite, Missa est..... Requiescat in pace.....

和梅吉会面的时候到她和珍妮、博伊·金一起离开的时候，她像是一个幽灵，这层伪装把她裹得紧紧的。为什么她不给雷纳·哈森打电话，请他陪伴着她？她肯定知道他是多么爱她，他现在是多么希望陪伴她的吧？但是，由他给雷纳打个电话的念头根本没有在拉尔夫红衣主教那疲惫的头脑里转多久，尽管自从他离开罗马以来曾几次转过这个念头。德罗海达的人是奇怪的。他们不愿意挤在一堆伤心，宁愿独自忍受着他们的痛苦。

只有菲和梅吉在一顿杯箸未动的饭后，在客厅里陪拉尔夫红衣主教坐着。谁都没说一个字。壁炉架上的镀金钟格外清晰地嘀嗒嘀嗒地响着，画像上的玛丽·卡森带着一种无言挑战的神态，两眼越过房间望着菲的祖母的画像。菲和梅吉一起坐在一个米黄色的沙发上，肩膀轻轻地靠在一起。拉尔夫红衣主教从来不记得她们往日里曾如此亲密过。但是，她们一言不发，既不互相看，也不看他。

他试图搞明白他做错了什么事。错误太多了，麻烦正在于此。自负、野心勃勃、某种程度的不道德。对梅吉的爱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之中开花的。但是，这爱情最值得赞美的硕果他却始终不知道。要是当时他知道戴恩是他的儿子会有什么差别呢？他对那孩子的爱可能会超过他过去的那种爱吗？要是他当时了解他儿子的情况，他会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吗？是的！他的心在痛哭。不，他的理智在嘲笑。

他激烈地指责着自己。傻瓜！你本应该明白梅吉是不可能回到卢克的身边去的。你本应该马上就明白戴恩是谁的孩子。她是这样为他而自豪！这就是她能够从你这里得到的一切，她在罗马就是这样对你说的。哦，梅吉……在他的身上你得到了最美好的东西。亲爱的上帝啊，拉尔夫，你怎么能不明白他是你的呢？如果以前不明白的话，那么，当他已经长大成人，来到你的身边的时候，你本应该发觉的。她是在等待着你自己明白过来，急切地

等待着你明白过来。只要你明白了，她会双膝跪在你的面前的。可是你却瞎了眼。你不想明白。拉尔夫·拉乌尔·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这就是你所希望的。这种希望胜过了她，胜过了你的儿子。**胜过了你的儿子！**

房间里已充满了低声的哭泣、窸窣声和喃喃低语。钟表和他的心同时啪啪地跳动着。随后，这跳动便不再是同时的了。他和它的步调已经不一致了。在一片飘忽不定的雾霭中，梅吉和菲似乎站在那里漂动着。她们那惊惶万状的脸浮来浮去，对他说着一些他似乎听不见的话。

“啊——”他大喊着，心里已经明白了。

他几乎没有意识到痛苦，只是对梅吉的胳臂搂着他，以及他的头倒在她怀中的这种状况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他竭力转动着身体，直到他能看到她的眼睛，看到她。他想说，宽恕我吧，但是他明白，她很久以前就已经宽恕他了。她知道，她从中已经得到了最美好的东西。随后，他想说一些非常快乐的话，使她能得到永远的慰藉，但是他明白，这也是不必要的。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她会承受任何事的。**任何事！**于是，他合上了双眼，听凭自己的感觉所至，在最后的一刻，他忘掉了梅吉。

第七部

1965—1969

朱丝婷

20

雷纳坐在波恩的写字台旁，喝着一杯早咖啡，他是从报纸上得悉德·布里克萨特逝世的消息的。前几个星期的政治风暴终于平息下来了，因此，他可以安然坐下来，带着不久就能见到朱丝婷以改变他的心境的期望看看报纸了。她最近一个时期的杳无音信丝毫没有使他感到惊慌。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有代表性的，她还远没有准备接受对他承担义务。

但是，红衣主教逝世的消息把所有关于朱丝婷的思绪都赶跑了。10分钟后，他已经坐在“莫斯迪斯280SL”型汽车的方向盘后面，开上了高速公路。那可怜的老头儿维图里奥将孤独无靠了，在这最美好的时代里，他的负担是沉重的。汽车开得愈加快了。此时，他已经在四处闲逛着，等候着班机到达机场，以便去梵蒂冈。这是一件他做来有信心的事情，是一件他能够控制自己的事情，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总是有一件重大的、需要考虑的事情要去做。

从维图里奥红衣主教的口中，他获悉了整个事情的始末。起初，他也非常吃惊，不知道为什么朱丝婷没有想到和他联系。

“他来找过我，并且问我，是否知道戴恩是他的儿子?”那温和的声音说道，与此同时，那只温和的手把娜塔莎蓝灰色的后背抚平。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已经猜到了。我不能告诉他太多的东西。可是，哦，他的脸啊！他的脸啊！我哭了。”

“当然，是这件事害了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

得他的身体不好，可是，他对我要他去看病的建议不屑一顾。”

“这是上帝的意旨。我觉得，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是我所认识的最受折磨的人之一。在死亡中他会找到他在这种生活中所无法找到的安宁。”

“那孩子，维图里奥！一个悲剧啊。”

“你这样想吗？我倒宁愿认为这件事是美好的。戴恩除了欢迎死之外，我不相信他会觉得死有其他任何意义。如果说我们亲爱的主再也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地把戴恩召到了他的身边，这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我感到哀痛，是的，然而并不是为这孩子而悲痛，而是为他的母亲，她一定受尽了痛苦折磨！我为他的姐姐，为他的舅舅，为他的外祖母而哀伤。奥尼尔神父曾经生活在几乎是完全纯洁的思想和精神之中。为什么死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进入求生的入口呢？对我们其他的人来说，这条道路不是这样轻而易举的。”

雷纳从自己的旅馆往伦敦发了一个电传电报，在这封电报中，他没有让自己流露出他的愤怒、伤心和失望。电报仅仅写着：**“非返回波恩不可但周末将去伦敦你为什么怀疑我的一片挚爱而不告诉我霭恩”**

在他的波恩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封朱丝婷的快邮信和一个挂号的封套，他的秘书告诉他，这是德·布里克萨特红衣主教在罗马的律师寄来的。他先打开了这个封套，得知在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遗嘱条款之下，那份已经非常庞杂的董事名单上又增添了新的名字。这里面有米查尔公司和德罗海达。他感到激动，然而又好奇，他明白这是红衣主教向他表明，在最后权衡中他没有发现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事，在战争期间所进行的祈祷已经结出了果实。他把梅吉·奥尼尔和她家人将来的利益交到雷纳的手中了。反正雷纳是这样理解的，因为红衣主教遗嘱的措词并非特指某人的。无法斗胆将它做别的解释。

他把这个封套扔进了必须即刻作答的、一般性非保密信件筐中，打开了朱丝婷的信。它的开头很糟糕，没有任何客气的称呼。

谢谢你的电传。你想象不到，在最近的两三个星期里我们没有联系，我有多高兴，因为我讨厌有你在身边。整个这一段时间，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我都想了些什么，谢天谢地，你是不知道的。你也许会觉得这很难理解，但是我不希望你呆在我的身边。雷恩，悲伤没有任何可爱之处，你亲眼目睹我的痛苦也不能使我的痛苦得到缓解。的确，你会说，这已经证实了我对你的爱是如何淡漠。倘若我真爱过你的话，我会本能地求助于你的，对吗？可是，我却发现自己转身走开了。

因此，我倒宁愿咱们把它一劳永逸地恢复原状为好，雷恩，我没有任何东西给你，我对你也一无所求。这件事情使我得到的教益是，如果人们在你的身边生活了26年，他们对你的意义该有多大啊。我无法忍受再经历一次这样的事了。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要么结婚，要么一切皆休。哦，我选择一切皆休。

我母亲告诉我，那位老红衣主教在我离开德罗海达几小时之后就死去了。真有意思。妈对他的死倒是很痛心。倒不是她说了什么，但是我了解她。她、戴恩和你为什么这样喜欢他，这使我迷惑不解。我一直就不喜欢他，我认为他的言辞过于讨好别人。这是一个我不准备加以改变的看法，正因为他已经死了。

就是这样。事情都写在这里了。我说话是完全算数的，雷恩。我所从你那里选择的是一切皆休。注意照顾自己。

她的签名还是像往常那样，是一个粗黑醒目的“朱丝婷”，签名用的是一支新的纤维笔芯的钢笔。他把这支笔送给她的时候，她曾欣喜得惊叫起来，这件东西又粗又黑，使她非常满意。

他没有把它折起来，也没有把它放在皮夹子里或烧掉。他就像处理所有那些无需答复的邮件那样处理了这封信——一读完便扔进了字纸篓中的废电报稿中。他心中想道，戴恩的死实际上已经把朱丝婷被唤起的激情断送掉了，这令他感到极其不幸。这是不公平的，他已经等了这么久。

周末他还是飞到伦敦去了，但不是为了去看她，虽然他见到了她。他是在舞台上看到她的，她正在扮演那位摩尔人[①] 的可敬的妻子苔丝德蒙娜。真是可怕。凡是他为她办不到的，舞台都为她办到了。**那是我的好姑娘啊！**她把自己的感情全都倾注到舞台上去了。

她只能把感情全都倾注到舞台上，因为她要扮演赫卡柏[②] 还太年轻了。舞台简直为宁静和忘却提供了一个场所。她可以只需告诉自己：时间可以愈合一切伤口——同时又不相信这话。她自问为什么这件事如此不断地伤害着她的感情。戴恩活着的时候，除了她和他呆在一起之外，她并没有真正多想过这个问题。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有限了，他们的职业几乎是对立的。但是，他的死却留下了如此巨大的一道裂口，对填平这个裂口她感到绝望。

由于一时的冲动使她变了卦，没有去希腊。这个打击是她最感到伤心的事。因为她常常想起这件事，因而她的哀痛久久难以去怀。如果他去世时的情景不那么可怕，她也许会很快恢复过来

① 指奥赛罗。

② 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国王底玛斯的女儿，特洛亚王普里阿摩斯的后妻。这里喻朱丝婷作雷纳的后妻。

的，可是那几天发生的事情却像梦魇一样清晰地留在她心中。她无法忍受失去戴恩。她的思想会重新陷入那时的状态中，再一次陷入到戴恩已经死去，戴恩再也不会回来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中去。

随后，她便认为她是有罪的，她没有充分地帮助他。除了她以外，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个完人，没有经历过其他男人所经历过的麻烦。但是，朱丝婷却知道他曾经受过怀疑的折磨，曾为自己的拙劣而感到痛苦，曾经为人们看不到他的脸盘和身体之外的东西而感到惶惑。可怜的戴恩，他不理解人们爱他，是爱他的美好的东西。现在，一想起要帮助他也来不及了，真是让人感到可怕。

她也为她的母亲感到悲伤。如果他的死使她自己尚且如此，那妈妈又该怎么样呢？这种想法使她哭喊着逃避着自己的回忆和意识。还有舅舅们在罗马参加他的圣职授任仪式时照的那张照片，他们就像胸脯突出的鸽子那样骄傲地挺着胸膛。这件东西是最糟糕的，它使她母亲和德罗海达人的空虚凄凉历历可见。

要诚实，朱丝婷。难道这种诚实就是最糟糕的事吗？就没有更加扰人心绪的事了吗？她无法把关于雷恩的念头，或背叛了戴恩的感觉赶开。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她让戴恩独自一人去了希腊，倘若和他一起去的话，也许就意味着他能活下来。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解释这件事。由于她自私地一心扑在了雷恩的身上，戴恩便死了。要使她弟弟起死回生现在为时已晚，但是，如果再也不见雷恩，她可以赎回某些罪愆。忍受渴望和孤独的折磨是为此应付的代价。

于是，几个星期过去了，随后，几个月过去了。一年，两

年。苔丝德蒙娜、莪菲利娅[1]、鲍西娅[2]、克莉奥佩特拉[3]。她非常满意自己的起点，从外表来看，就好像在她的个人生活中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毁灭性的事情，她对自己的一言一笑都十分谨慎，和人们打交道相当正常。如果说有一点变化的话，她比以前变得和善了，因为人们的不幸就好像是她的不幸一样，能使她为之动情。但是，正如已经讲过的那样，她外表上还是那个朱丝婷——轻率、精力充沛、傲慢、超然物外，尖酸刻薄。

她有两次试图回德罗海达的家中去看望一下，第二回甚至都买好了飞机票。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个临时突然冒出的、极其重要的理由使她无法成行。但是，她心里明白，真正的理由是一种有罪和怯懦相混杂的感情。她只是无法忍受面对她母亲时的紧张。这样做就意味着那整个令人懊悔的事情又重新出现，也可能会在一种她迄今设法避免的一种伤痛的暴风雨中重新出现。德罗海达的人们，尤其是她的母亲，肯定一直由于确信朱丝婷好歹总算是安然无恙、相对来说没有受到损失地活下来而感到安心。所以，最好呆在远离德罗海达的地方。这样要好得多。

梅吉把一声长叹忍住，压了下去。要是她的骨头不这么痛的话，她也许会搭上马鞍，骑骑马的。但是，今天仅仅想一下去骑马就感到疼痛了。等到她的关节炎不像现在这么厉害的时候再说吧。

她听到了一辆汽车开来，有人轻轻地敲着前门上的黄铜羊头门环，传来了低低的说话声，她母亲的声音和脚步。不是朱丝婷，所以这有什么要紧的？

---

① 莎士比亚剧《哈姆莱特》中的女主角。
② 莎士比亚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角。
③ 莎士比亚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女主角。

“梅吉，”菲在外廊的入口处说道，“来了一位客人。你能来一下吗?”

来者是一位刚到中年、外表高贵的人。尽管他的年龄可能比他的外表还要小一些。他和她所见到过的男人迥然相异，除了他所拥有拉尔夫当年曾拥有过的能力和自信之外。当年曾拥有过的。但拉尔夫已经不在了。

“梅吉，这位是雷纳·哈森先生。”菲站在她的椅子旁边说道。

“噢!”梅吉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对雷恩的外表感到十分惊讶，在朱丝婷过去写的信中他是个魁梧的人。随后，她记起了她的礼貌。“请坐，哈森先生。”

他也直勾勾地看着，感到十分吃惊。“你一点儿也不像朱丝婷!”他颇有些茫然地说道。

“是的，不像。”她面对着他坐了下来。

“我让你和哈森先生单独谈吧，他说他想单独见见你。你们想喝茶的时候，就打铃好了。”菲说着，退了出去。

“当然，你是朱丝婷的德国朋友。”梅吉不知所措地说道。

他拿出了自己的烟盒。“可以吗?”

“请自便。”

“你想来一支吗，奥尼尔太太?”

“谢谢，不。我不抽烟。”她把自己的衣服抚平，“你从德国赶来，有好长的路吧，哈森先生。你在澳大利亚有事吗?”

他笑了笑，不知她一旦知道他实际上是德罗海达的主人的话，她将会说些什么。但是，他不打算告诉她，他宁愿所有的德罗海达人认为他们的利益是在他雇来当中间人的、完全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那位绅士的手中。

“对不起，奥尼尔太太，我的名字是雷纳。”他说道，把这个名字读得和朱丝婷的发音一样，同时幽默地想着，这个女人在一段时间之内是不会很自然地叫这个名字的。她不是个在陌生人面

前挥洒自如的人。“不，我在澳大利亚没有任何官方事务，但是，我此来确实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我想见见你。”

“见我?”她惊讶地问道。好像是为了掩饰突如其来的慌乱，她马上谈起了另一个较为有把握的话题。“我的哥哥们常常说起你。他们在罗马参加戴恩的圣职授任仪式的时候，你对他们非常好。”她毫无悲痛地说着戴恩的名字，好像她常常说到它似的，“我希望你能住几天，看看他们。”

“可以，奥尼尔太太。”他毫无难色地应道。

对梅吉来说，这次见面证明了出乎意料的尴尬。他是个陌生人，他声称他迢迢1万2千英里而来仅仅是为了看她，而且他显然并不急于解释其原因。她觉得她最终会喜欢他的，但是她发现他有点咄咄逼人。也许，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使她张惶失措。此时，一个十分新奇的想法闪过了她的脑海：她的女儿实际上和雷纳·莫尔林·哈森这种人十分容易相处！她终于把朱丝婷当作一个女伴来想了。

当她坐在那里彬彬有礼地望着他的时候，他想，尽管她已经上了年纪，鹤发皓首，但依然十分漂亮。正像戴恩使人强烈地联想到红衣主教那样，他依然对她的外貌一丝一毫也不像朱丝婷而感到惊讶。她一定极为孤独！然而，他在她身上感受不到朱丝婷的那种悲伤。她已经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了。

“朱丝婷怎么样?”她问道。

他耸了耸肩。“恐怕我不知道。从戴恩死前我就没有见到她。”

她没有显出惊讶的样子。“从戴恩的葬礼之后，我也没有见到她，”她说道，叹了口气，“我希望她会回家，但是，看起来她似乎永远不会回来了。”

他发出了一声安慰人的声音，她似乎没有听见，因为她在接着讲话，但是声音变了，与其说是在对他讲，倒不如说是在对自

己讲。

“这些年来，德罗海达好像变成了上年纪人的家。”她说，“我们需要年轻的血亲，朱丝婷是唯一留下来的年轻的血亲了。”

怜悯使他动容，他很快地向前一俯身，两眼闪闪发光。“你说起她来，就好像她是一项动产似的，”他说道，现在他的声音并不严厉，“我提醒你注意，奥尼尔太太，她**不是**！”

“你有什么权利判定朱丝婷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她气愤地问道，“毕竟，你自己说过，从戴恩死前你就没有见过她，而这是两年前的事了！”

“是的，你说得很对。这完全是两年以前的事了。”他更加温和地说道，又一次认识到她过着怎样的生活。“你完全承受住了这件事，奥尼尔太太。”

“我吗？”她问道，不自然地试图微笑，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

突然之间，他开始理解红衣主教一定是看上了她什么，以致如此地爱她。朱丝婷身上没有这种东西，但话又说回来，他也不是拉尔夫红衣主教。他寻找的是不同的东西。

“是的，你完全承受住了。”他重复道。

她马上就明白了那弦外之音，畏缩了。“你怎么知道戴恩和拉尔夫的事的？”她不安地问道。

“我猜到的。别担心，奥尼尔太太，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所以猜到，是因为在我认识戴恩之前很久就认识红衣主教了。在罗马，大家都以为红衣主教是你的哥哥，戴恩是他的外甥，但是，我头一次遇上朱丝婷的时候，她就把这件事点破了。”

“朱丝婷？不会是朱丝婷！”梅吉喊道。

他伸手抓住了她那只激动得发狂似地敲打着膝盖的手。“不，不，不，奥尼尔太太！朱丝婷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但愿她永远不会知道！请相信我。她是无意之中漏出来的。”

“你肯定吗?”

“是的，我发誓。”

“那么，以上帝的名义告诉我，为什么她不回家？她为什么不愿意来看我？为什么她不愿意看我的脸?”

不仅仅是她的话，而且是她那声音中的极度痛苦向他表明，朱丝婷这两年不露面，对她的母亲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他自己的事情的重要性减少了，现在，他有了一个新的任务，减轻梅吉的恐惧。

“关于这一点，应该怨我，”他坚定地说道，“朱丝婷本来是打算和戴恩一起去希腊的。她确信，如果她和他一起去了，他现在仍然会活着。”

“胡扯!”梅吉说道。

“很对。尽管我们知道这是胡扯，但朱丝婷却不这么想。应该由你来使她明白这一点。”

“由我？你不明白，哈森先生，朱丝婷活这么大也没听过我一句话，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也许曾经拥有过的影响已经完全丧失了。她甚至不愿意望我的脸。”

她的声音是沮丧的，但是并不悲伤。“我觉得我落进了和我母亲一样的陷阱，”她继续平平淡淡地说道，“德罗海达就是我的生活……这房子，这些书……这里需要我，生活中依然有某种目的。这里的人们信赖我。你知道，我的孩子们从来不信任我，从来不。”

“事实不是这样的，奥尼尔太太。如果是的话，朱丝婷就能心安理得地回家找你来了。你低估了她对你所抱有的爱的实质。当我说我有责任，是因为朱丝婷为了我才留在伦敦的。但你却认为，她是为了你而受着折磨，并不是为了我。”

梅吉直起了身子。“她没有权利为我受折磨。要是她一定要受苦，就让她为自己受苦吧，但是不要为我。决不要为了我!”

“那么，当我说她根本没有想到戴恩和红衣主教的事的时候，你相信我了?”

她的神态为之一变，好像她想起了还有其他存亡攸关的事，而她忽视了它们。“是的，”她说道，“我相信你。”

“我来看你，是因为朱丝婷需要你的帮助，但她又不能寻求这种帮助，”他说道，“你必须使她相信，她需要再次毅然面对生活中的威胁——不是德罗海达的生活，而是她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和德罗海达毫不相干。”

他往椅子后一靠，叠起了腿，又燃着了一支烟。“朱丝婷已经穿上了苦行者的马毛衬衣，但是其理由是大错而特错的。如果说有什么人能使她明白这一点的话，那就是你。然而我警告你，倘若你选择这样做的话，她也许永远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

“舞台对朱丝婷这种人来说是不够的，”他继续道，“当她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一天就来到了。这时，她就要对人们进行选择——或是选择她家里人和德罗海达，或是选择我。”他带着深为体谅的表情向她微笑着。“但是，一般人是不能满足朱丝婷的，奥尼尔太太。如果朱丝婷选择了我，她还可以在舞台上表演，这是德罗海达无法给她的好处。”这时，他坚定地望着她，就像望着一个敌手一样。“我是来请求你使她务必选择我的。说这话似乎很残酷，但是，我对她的需要超过你可能对她的需要。”

生硬的神态又回到了梅吉的身上。“德罗海达并不是这样糟糕的一种选择，”她反驳道，“听你这么一说，就好像这里的生活走上了穷途末路似的，但是你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她可以留在舞台上。即使她嫁给了博伊·金——正如这些年来他的祖父和我所希望的那样——她的孩子在他不在的时候也会像她嫁给你所生的孩子那样受到很好的照顾。这是她的家！她熟悉、理解这种生活。如果她选择了这种生活，她肯定十分清楚这种生活的含义。你能说你向她提供的生活也有同样的东西吗?”

“不能，”他毫不激动地说，“但是，朱丝婷好奇心太盛，在德罗海达她会感到寂寞的。”

“你的意思是，她在这里会不幸福。”

“不，不完全是这样。我并不怀疑，要是她选择回到这儿来，并且嫁给这位博伊·金——顺便问一句，这位博伊·金是谁?”

“是邻近产业布格拉的继承人，是一个愿意超出朋友关系的童年的老朋友。他的祖父因为继承产业的缘故希望成就这门亲事。我希望成就这门亲事，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朱丝婷所需要的。”

“我明白了。嗯，要是她回到这里，并且嫁给博伊·金，她是会渐渐幸福的。但是，幸福是一种相对的状态。我并不相信她会认为博伊·金比我还好。因为，奥尼尔太太，朱丝婷爱我，而不是博伊·金。”

“那么，她表现这种爱的方法也太奇特了，”梅吉说着，拉了拉要茶的铃索，“此外，哈森先生，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认为你把我对她的影响估计得过高了。她对我说的话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更甭说需要我的影响了。”

“你是谁都骗不了的，”他答道，“你知道你能影响她，只要你愿意的话。我不要求别的，只请求你考虑我说的话。你可以从从容容地考虑，不必着急。我是个有耐性的人。”

梅吉微微一笑。“那么你是个罕见的人。”她说道。

他没有再提起这个话题，她也同样如此。在他停留的一个星期中，他的举止和其他的客人没有什么两样，虽然梅吉感到他试图向她表明他是哪一种人。她的兄弟们对他的喜欢是显而易见的。他到来的消息一传到牧场，他们就全都回来了，一直呆到他回德国。

菲也喜欢他。她的眼睛已经坏到无法管理账簿的程度了，但是，她还远远谈不上年老力衰。去年冬天，史密斯太太在安睡中去世了。与其麻烦明妮和凯特中的一位当新管家妇——两个人虽

然已经老了，但仍然精神矍铄——倒不如把账簿全部交给梅吉，而她自己或多或少地替补了史密斯太太的位置。雷纳与戴恩共同度过的那一段生活德罗海达的人都不了解。首先看到这一点的是菲，因此，她就要求他讲一讲那段生活。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并且很快地注意到，德罗海达的人都愿意听他谈戴恩，并从这些新鲜事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

尽管梅吉表面上彬彬有礼，但她并不能摆脱雷恩向她讲的那些话，他向她提供的选择使她无法忘怀。她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了朱丝婷回转乡井的希望，她只不过是想迫使他承认如果朱丝婷真的回来的话，是会幸福的。而对另外一件事她是十分感激他的：他驱除了朱丝婷已经发现戴恩和拉尔夫之间的关系的莫名其妙的恐惧。

至于说到和雷恩的婚姻，梅吉不知道她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把朱丝婷推到她显然不愿意去的地方。或许是她不想知道吧？她终于非常喜欢雷恩了，但是，他的幸福在她的心中不可能像她女儿的利益、德罗海达的人们和德罗海达本身那样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雷恩对朱丝婷将来的幸福有多重要？尽管他认为朱丝婷爱他，但是，梅吉记不起她的女儿说过任何话可以表明雷恩对她有拉尔夫对梅吉那样的重要性。

“我认为你早晚会见到朱丝婷的。”当梅吉开车送雷恩去机场的时候，她对他说道，“见到她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提起这次对德罗海达的拜访。”

“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他说，“我只请求你考虑考虑我说过的话，从容不迫地考虑。”但是，即使在他提出他的请求时，他还是禁不住感到梅吉从他这次拜访中得到的收益比他得到的要多。

3月中旬来到的时候，戴恩死去已有两年半了。朱丝婷产生

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愿望，她不想看这些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和熙来攘往的行动迟缓的人了。在这个春风和煦、艳阳高照的佳日，都市的伦敦突然叫人无法忍受。于是，她便坐市郊线的火车到国立植物园去了，使人满意的是，那天是个星期二，她可以置身在一个几乎只有她一人的地方。那天晚上她也没有工作，因此，她要是在小路上逛累了也没有关系。

当然，她非常熟悉这个公园。伦敦和它那许许多多的花坛对任何一个德罗海达人都是一种乐事，但是，国立植物园完全是自成一格。早年，从3月底到10月，这里是她常到的地方，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植物群争奇斗艳。

3月中旬是她所喜爱的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黄水仙、杜鹃花和其他各种花竞相怒放的时期。有一个地方，她自认为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可爱的、属于私人的小胜地之一。在那里，她可以坐在潮湿的地面上，只有她一个观众，饱餐着它的秀色。在目光所及的地方，是一片绵延的黄水仙，稍近的地方，一株开得正盛的大杏树干上随风飘动的密密层层的钟状的黄花在微微点着头，而树枝上却开满了白色的花，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完美无瑕，静止不动，就像是一幅日本画。万籁俱寂。要是有人从旁边经过，那真是叫人难以容忍。

随后，她的思绪从这片黄色花海中的那株繁花满枝的杏树的无与伦比的美之中拉了回来。某种远为不美的东西闯进了视线。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雷纳·莫尔林·哈森小心翼翼地从黄水仙丛中穿了过来，他那件从不离身的德国皮外衣在凉飕飕的小风中保护着他的身体，阳光在他那银白色的头发上闪闪发光。

“你会使肾脏受凉的。”他说着，脱掉了自己的外衣，展开，里子朝上地铺在地上，这样他们便可以坐在上边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她问道，扭了扭身子，坐在了棕色的缎子衣角上。

“凯利太太告诉我你到国立植物园来了。剩下的就容易了。我只需走，直到发现你就是了。”

“我猜，你以为我应该高高兴兴地回到你的身边，啊，啊?”

“你是这样高高兴兴地回到我身边吗?”

“还是老样子的雷恩，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一个问题。不，我见到你并不高兴。我想，我愿意想方设法让你永远在一根空心的木头上慢慢地爬。”

“让一个好男人永远在一根空心木头上爬是很难的。你身体怎么样?”

“很好!”

“你已经把伤口舔够了吗?”

“没有。”

“嗯，我想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是，我开始认识到，你一旦抛开了我，你就决不会再放下自尊心向和解迈出第一步。然而，好姑娘，我是很聪明的，明白自尊心会使一个同床人非常孤独的。”

“别打算把事情踢开，好为你自己让出活动余地，雷恩，因为我要警告你，我不打算给你机会。”

“我现在不想要你给我什么机会。”

他的这个干脆的回答激怒了她，但是她采取了缓和的态度，说道：“是老实话吗?”

“如果我说的不是老实话，你认为我能容忍你离开我这么久吗？你离开我以后，你就好像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过，我依然认为你是个好朋友，失去你就像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

“哦，雷恩，我也是这样的!”

“那好。那么，承认我是个朋友啦?”

“当然。”

他仰面躺在外衣上，把两手垫在脑后，懒洋洋地向她微笑

着。“你多大了，30岁？穿着那身不光彩的衣服就像是个难看的女学生。朱丝婷，要是你因为其他理由而在生活中不需要我的话，你当然是要做你个人风度的仲裁人喽。”

她笑了起来。“我承认，在我想到你也许会突然平地里冒出来的时候，我确实对我的外表多加了几分注意。可是，如果我有30岁的话，那你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你至少也有40岁了。现在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是吧？你瘦了。身体好吗，雷恩?”

“我根本就不胖，只是身架子大，所以，任何时候坐在写字台旁都得缩起身子，使我没法展体伸腰。”

她滑躺了下来，一转身，肚子贴着地趴着，把她的脸靠近了他的脸，微笑着。“哦，雷恩，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向我提供一条花钱的路子。”

“可怜的朱丝婷！这些年你得到了许多，是吗?”

“钱吗?”她点了点头，“奇怪，红衣主教可能把他所有的财产都遗留给我了。哦，一半给我，一半给戴恩，但是，我当然是戴恩唯一的遗产承受人。”她的脸不由自主地扭动了一下。她把头闪开了，假装看着花海中的一株黄水仙，直到她能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你知道，雷恩，我愿意以失去我的犬齿的代价得知红衣主教和我们家是什么关系。一个朋友，仅仅如此吗？从某种神秘的意义上讲，不仅仅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关系。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不，你不会知道的。”他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手，“喂，好姑娘，你认为在哪里人们能看到红头发的澳大利亚女演员和德国内阁的某个成员之间重修旧好，我就在哪里请你吃一顿饭。自从你抛弃我以来，我那花花公子的名声已经荡然无存了。”

“你还会得到这名声的，我的朋友。他们不再叫我红头发的**澳大利亚**女演员了——这些年来，我成了脍炙人口的、美丽出众

的、金黄头发的英国女演员了，这还要感谢我那淫荡不堪的克莉奥佩特拉的表演呢。你不会跟我说你不知道批评家们称我是这些年来最富于外国情调的克莉奥[①] 吧?”她竖起了胳臂和手做出了一个埃及象形文字式的姿势。

他的眼睛闪着光。“异国情调?”他疑惑地问道。

“是的，异国情调。”她坚定地说道。

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已经去世，因此，现在雷恩不那么常到罗马去了。相反，他常来伦敦。起初，朱丝婷很高兴，她没有看到他有任何超出友谊关系的表示，但是，几个月过去之后，他的言词顾盼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涉及他们以前的那种关系的意思，而她那并不厉害的愤慨便变成了某种不安。这并不是她想要恢复另一种关系，她不断地对自己说，她已经完全结束了那一类事情，不需要，也不再想要它了。她不允许她的头脑中总盘旋着雷恩的形象，因此，她成功地压下了这件事，只是在身不由己的梦中才想起它来。

戴恩死后的最初几个月是非常可怕的，她抵御着去找雷恩的渴望，和希望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她非常清楚，只要她让他这样的话，他是会这样的。但是，她不能允许他的面孔遮住戴恩的面孔。让他离开是正确的，经过斗争忘却想耀找他的最后一闪的愿望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他将永远留在她的生活之外了，她的身体陷入了无法唤醒的麻木之中，她的思想被束缚起来，忘却了过去。

但是，雷恩现在回来了，事情变得非常难办了。她渴望问问他，他是否还记得另一种关系——他怎么能忘掉呢? 当然，对她自己来说，她已经结束了这种事情，但是，得知他并没有忘记这

① 克莉奥佩特拉的简称。

些事是令人高兴的。这当然就证明了，在这些事上他迷上了朱丝婷，只迷上了朱丝婷。

想入非非的白日梦。雷恩不是那种在不需要的爱情上空耗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的人，他从没有表示过重新开始他们生活中的那一方面的丝毫愿望。他希望她做一个朋友，像一个朋友那样欣赏她。好极了！这也是她的愿望。只是……他**能够**忘记吗？不，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已经忘记了，那他可真该死！

那天晚上，朱丝婷的思想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她扮演的麦克白夫人[①] 和往日的表演大不一样，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残酷。此后，她睡得不太好，第二天早晨便接到了一封她母亲寄来的信，这封信使她心中充满了一种隐约的不安。

妈妈现在不常写信了，这是她们俩长期离别的一种现象，凡是往来的信件都是呆板而贫乏的。但这封信可不一样，信中带着一种老年人的淡淡的艾怨，一种隐隐的厌倦，这种厌倦之情像冰山一样潜藏在表面十分空洞的一两个词中。朱丝婷不喜欢这封信。老了。**妈妈**老了！

德罗海达出了什么事？妈是否在遮盖着什么严重的麻烦？是姥姥病了？是一位舅舅病了？但愿没有此事，是妈自己病了？自从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已经是三个寒暑了，在这些年中会发生许多事情的，尽管朱丝婷·奥尼尔没有出什么事。她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生活是停滞而又枯燥的，就认为其他人的生活也是如此。

那天晚上是朱丝婷“完事”的一夜，只有一次《麦克白》的演出了。白天过得慢吞吞的，叫人无法忍受，甚至连想到和雷恩吃饭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带来预期的快乐。她一边匆忙穿着那件恰好是他最讨厌的橙黄色的衣服，一边对自己说，这种友谊是毫无用处的、无益的、寂如死水的。保守的老古板！要是雷恩不喜欢

① 莎士比亚剧《麦克白》中的女主人公。

她这种样子的话，他也得忍着点儿。随后，她把围在她那清瘦的胸脯上的紧身围腰的饰边松开，眼睛往镜子里看了看，沮丧地笑了起来。哦，简直是茶杯里的风暴！她的行动正像她所看不起的那种女人。也许事情是很简单的。她疲惫不堪了，她需要一次休息。谢天谢地，麦克白夫人的演出结束了！**可是妈妈怎么了?**

近来，雷恩在伦敦度过的时间愈来愈多，朱丝婷对他轻而易举地在波恩和伦敦频繁往来感到十分惊异。毋庸置疑，一定有一架私人飞机帮忙，不过，这样一定使人非常疲劳。

“你为什么要这么经常地来看我?”她蓦地问道，“欧洲的每一个传布流言蜚语的专栏作家都认为这是件大事，坦白地说，我有时很疑惑，你不是利用我作为访问伦敦的一个借口吧。”

“确实，我时常利用你做挡箭牌，”他镇静地承认道，“事实上，你已经是某些人的眼中钉了。不过，这对你没有什么伤害，因为我愿意和你呆在一起。”他那双黑眼睛若有所思地停在她的脸上。“你今天晚上很沉默，好姑娘，有什么事叫你发愁吗?”

“没有，真的没有。”她玩弄着自己的那份甜点心，一口没吃地推到一边去了，“至少，只有一件愚蠢的小事。妈和我现在不是每个星期都通信——有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们都互相看出我们没有任何可谈的——可是，今天我接到了她的一封很奇怪的信。根本不是那种象征性的信。”

他的心头一沉。梅吉确实从从容容地考虑了这件事，但是，本能告诉他，这是她的行动的开端，但不是他所喜欢的那种行动。梅吉开始要弄把她的女儿弄回德罗海达，以使那个王朝传之久远的把戏了。

他从桌子上伸出胳臂抓住了朱丝婷的手。他想，尽管她穿着那套糟糕透顶的衣服，但是，她更显出一种成熟的美。瘦小的身条开始使她那山雀般的脸带上了端庄的神态，这正是那张脸极其需要的，并且使她隐约显出了一种绰约的风姿。但是，她这种表

面的成熟究竟有多深？朱丝婷的全部麻烦正在于此。她甚至连看一看这种麻烦的要求都没有。

“好姑娘，你母亲很孤独。”他破釜沉舟地说道。如果梅吉需要的就是这个，他为什么要继续认为他是对的，而她是错的呢？朱丝婷是她的女儿。她一定远比他要了解她。

“是的，也许吧，”朱丝婷皱了皱眉，说道，“但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在这下面还有更多的东西。我是说，她这些年来一定很孤独，所以，究竟为什么突然提起这话头来了呢？雷恩，我无法正确地指出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最叫我发愁的。”

“她日渐衰老了，这一点我想你恐怕忘记了吧。很可能许多事情都使她感到苦恼，她很容易发现这些事情和过去是矛盾的。”他的眼睛突然之间显得冷漠了，好像他的思想非常艰难地集中在与他说的话不同的事情上，“朱丝婷，三年之前，她失去了她唯一的儿子。你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痛苦会减轻吗？我认为会变得更厉害的。他已经去了，而她现在肯定感到你也去了。说到底，你连回家看看她都没有做到啊。”

她闭上了眼睛。“我会去的，雷恩，会去的！我保证我将去看她，而且不久！当然，你是对的，可是，你总是对的。我从来不认为我会到思念德罗海达的地步，可是，最近我对它的热爱好像增加了。好像我毕竟是它的一部分似的。”

他突然看了一下手表，苦笑了一下。“好姑娘，恐怕今天晚上又是我要拿你做挡箭牌了。我极不愿意请求你自己回去，但是，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我要在一个绝密的地点会见某个非常重要的先生。为此，我必须坐我的车去，是由三名甲等保护警卫兵驾驶的。”

“阴谋活动！”她掩盖着自己受伤的感情，轻松地说道，“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有那些突如其来的出租汽车了！我只配委托给一个汽车驾驶员，我决定不了共同市场的前途。好吧，我偏要让你

看看我是如何不需要一辆出租汽车或你那甲等警卫兵的。我要坐地铁回家去。现在天还早。”他的手指有些无力地放在她的手上，她抓起了他的手，贴在自己的面颊上，然后吻了吻它。“哦，雷恩，我不知道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他把他的手放进了口袋里，站了起来，走过去用另一只手拉出了她的椅子。“我是你的朋友，”他说道，“交朋友就是这样的，没有朋友就办不成事。”

但是，朱丝婷一和他分手，便陷入沉思之中，这种情绪迅速地变成了一种郁悒的心情。今天晚上，是他所涉及的最关系到个人事情的讨论，而它的要点是他觉得她母亲极其孤独，已经衰老了，她应当回家。他说的是让她回家看看，但她情不自禁地感到疑惑，他实际的意思是不希望她在老家长住下去。这就表明，不管他以前对她的感情如何，这种感情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过去了，他没有使它再复活的愿望。

她以前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疑虑：他是否认为她是个讨厌的人，是他过去生活的一部分，他愿意看到它被体面地埋葬在某个像德罗海达这样偏僻的地方。也许他是这样的。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在九个月之前重新进入她的生活呢？因为他觉得对不住她吗？因为他觉得他对她欠着某种债吗？是因为他觉得为了戴恩的缘故，需要有某种力量把她推向她的母亲吗？他非常喜欢戴恩，谁知道在他长期拜访罗马的过程中，当她不在场的时候他们谈了些什么？也许戴恩曾要求他照顾她，而他正是这样做的？体面地等上一段，确信她不会把他赶走，随后便重新返回她的生活之中以实现他对戴恩的许诺。是的，这个答案很有可能。当然，他不再爱她了。不管她曾经对他有什么样的吸引力，肯定已经早就烟消云散了。毕竟，她待他太坏了。她只能自怨自艾。

想到这些，她立刻就凄楚地哭了起来。她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傻，于是便成功地抑制住了自己。她扭动着身子，捶着枕头，徒

劳无益地想入睡，随后，她无可奈何地躺在那里试图读一个剧本。读了几页之后，字迹便开始不听话地变得模糊起来，搅成了一团。她又试图用她那老习惯强迫绝望退到思想深处的某个角落中去，她终于静了下来。最后，当伦敦最早的一线懒洋洋的曙光透进窗口时，她在书桌旁坐了下来，感到寒气阵阵，倾听着远处车水马龙的喧嚣，嗅着潮湿的空气，心中体味着辛酸苦恼。突然，回德罗海达的想法变得十分诱人了。那新鲜纯净的空气，深沉的静谧。安宁。

她拿起了一支黑色的纤维芯笔，开始给她母亲写信，在她写着的时候，她的泪水干了。

我只希望你理解为什么自戴恩死后我就没有回家（她写道），可是，不管你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你听到我要永远纠正我的失职时是会高兴的。

是的，这是对的。我要永远地返回故土了。你是对的——我渴望着德罗海达的时刻已经来到。我虽经奔波而不愿稍安，现在我发现这对我毫无意义。在我的余生中追名逐利于舞台对我有什么用？在这里，除了舞台以外，对我来说还有什么呢？我需要某种安全，某种持续而永远的东西，所以，我要回到故乡德罗海达去，它就是所有这些东西。我不再做虚无缥缈的梦了。谁知道呢？也许我会嫁给博伊·金，如果他依然想要我的话，最后用我的生命做一些值得做的事，譬如养一群大西北的小平原居民。我厌倦了，妈，厌倦得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但愿我有把我的感受写下来的能力。

哦，下次这种想法又会在我心里斗争起来的。麦克白夫人已经演完，我还没有决定下个季节做什么，因此，我不愿意以放弃演戏的决定打扰任何人。伦敦的女演员有的是。克

莱德要换掉我，有两秒钟就足够了，可是你不会这样的，是吗？我用了31年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我很难过。

要不是雷恩帮助我，也许还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他是个感觉极其敏锐的人。他从来没见过你，然而他似乎比我还要理解你。当然，人们说旁观者清。这对他来说自然是千正万确的。我已经对他感到厌倦，他总是从他那奥林匹亚顶峰上监视着我的生活。他似乎认为他欠戴恩的某种债或承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照顾我。我终于认识到**我是**个讨厌的人。要是我平平安安地住在德罗海达，这欠债、承诺或不管什么就都一笔勾销了，对吗？不管怎么样，对于这次将会挽救他的飞机旅行，他是应该感激的。

我一把自己的事安排妥当，就会再给你写信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接我。与此同时，请记住，我确实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在爱着你。

她的签名不是往常那种龙飞凤舞的字迹，更像是她在寄宿学校的监督修女的锐利目光下写在信下方的恭而敬之的字母“朱丝婷”。随后，她折起了信纸，放进了一个航空信封，写上了地址。在到剧院去演最后一场《麦克白》的路上，她把这封信寄了出去。

她义无反顾地执行着自己离开英国的计划。克莱德心烦意乱，冲她发了一阵让她发抖的雷霆之怒。随后，一夜之间他完全改变了态度，气冲冲的，但通情达理地让步了。处理那套小公寓的租借权毫无困难，这类房子的需求量很大。事实上，消息一透露出去，每五分钟就有人来电话，直到她把话筒从支架上拿掉。从很久以前她头一次到伦敦时就和她“混熟”的凯利太太带着悲哀之色在乱七八糟的刨花和板条箱之间吃力地干着，为她的命运

淌着泪水，偷偷摸摸地把话筒放回了支架上，希望某个能有力量劝说朱丝婷回心转意的人会打电话来。

在一片混乱之中，某个有这种力量的人打电话来了，只不过不是劝说她改变主意的。雷恩甚至还不知道她要走呢。他仅仅是来请她在他将于莱恩公园他的房子里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当女主人。

“你说什么，莱恩公园的房子?”朱丝婷惊讶万分地尖声说道。

“唔，随着英国在欧洲共同市场作用的日益增加，我得在英国度过很多时间，在当地有某种歇脚处[①] 已经成为更加现实的事情了，所以，我就在莱恩公园租了一幢房子。”他解释道。

“天哪，雷恩，你这个叫人吃惊、守口如瓶的家伙！你租下它有多久了?”

“大约一个月。”

“而你什么都不讲，却要我去参加那天晚上那个愚蠢的字谜?滚你的吧!”她愤怒之极，以致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了。

“我是要告诉你的，可是，你连脑子都没往这边转，以为我一直是飞来飞去，所以我忍不住想再多装一段时间。”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笑意。

“我真能宰了你!”她咬牙切齿地说着，眨着眼睛挤掉泪水。

“别，好姑娘，求求你！不要哭！来做我的女主人吧，那时你就能心满意足地参观那幢房子了。”

“当然，还得有 500 万客人一起伴随着！怎么啦，雷恩，和我单独在一起，你是不相信自己呢，还是不相信我?”

“你不是客人，”他回答着她那长篇指责的前一部分，“你将是我的女主人，这是大不一样的。你愿意吗?”

---

① 原文是法文：Pied-a-terre。

她用手背擦去了泪水，气冲冲地说："愿意。"

结果，事情比她所希望的更叫人愉快。雷恩的房子实在漂亮，而他自己情绪很好，朱丝婷不禁受了他情绪的影响。她是穿着打扮合乎体统地到这里的，尽管从他的趣味看来长袍有点过于艳丽了。但是，在他头一眼看到她那身令人惊讶的粉红色缎子，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鬼脸之后，便让她挽住了自己的胳臂，在客人来到之前领她在这幢房子里转了一圈。随后，整个晚上他的举止都是无可挑剔的。他带着一种随便而又亲密的态度在其他客人面前款待她，这使她感到自己是个有用的、必不可少的人。他的客人都是政界中十分重要的人物，她的头脑不愿意想到那些他们不得不做出的决定。他们是如此平平常常的人。这使事情显得有些逊色。

"哪怕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表现出出类拔萃之辈的特点，我也不会这样介意，"他们走了之后她对他说道，很高兴能有机会单独和他在一起，并且对他这么快就要送她回家而感到不解，"你知道，就像拿破仑或丘吉尔那样。有许多事情使人确信，如果一个人是个政治家，就能掌握命运。你认为你是个能掌握命运的人吗?"

他退缩了。"朱丝婷，当你挖苦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你应该选择一个更好的问题。不，我不能掌握，对政治家来说，自认为命运不佳是不利的。我很少产生这种想法。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她没有就这个观点进行争论的愿望。让谈话按照某种方式进行下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她可以不太显眼地改变话题了。"那些太太真是一群五花八门的人，是吗?"她直率地问道，"她们中间大部分人还不如我中看呢，尽管你不赞赏这身热烈的粉红色衣服。惠特茜太太还不太糟糕，胡贾太太简直让她那身精选羊毛的

糊墙纸压没了，但是古姆芙兹勒太太叫人厌恶。她丈夫怎么样才能设法容忍她呢？哦，男人在选择妻子上真是傻瓜！”

“**朱丝婷**！你什么时候学会记住名字的？这样一来，你把人对你的看法全扭过来了，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妻子的。我听说，当你想不起人们谁是谁的时候，你就嗯嗯啊啊的。许多娶了让人厌恶的妻子的人是非常成功的，同样有许多娶了无可挑剔的妻子的人却毫无成就。在长期的生活中这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接受考验的是男人的能力。纯粹由于政治原因而结婚的男人是寥若晨星的。”

往日那种使她不敢无礼的能力依然是惊人的。她向他模仿了一个额首礼，藏起了她的脸，随后坐在了炉边小地毯上。

“哦，快站起来，朱丝婷！”

她却挑战地把脚缩到了身子下面，靠在了壁炉一边的墙上，摩挲着娜塔莎。她是到这里之后才发现，维图里奥红衣主教死后雷恩已经把他的猫拿来了。他似乎很喜欢它，虽然它已经老了，而且脾气古怪。

“我告诉你我要永远回德罗海达老家去了吗？”她突然问道。

他从烟盒里取了一支烟。那双大手既没有犹豫，也没有发抖，反而运用灵活。“你很清楚你没有告诉我。”他说道。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了。”

“你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

“五天以前。我希望这个周末我能离开。这一天来得真够慢的。”

“我知道了。”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吗？”

“除了希望你不管做什么，只要能幸福就好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带着一种叫她畏缩的镇定说道。

“哦，谢谢你！”她轻快地说道，“我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

“你并没有惹我生气，朱丝婷。”他答道。

她放下了娜塔莎，拿起了火钳，开始有些粗鲁地戳着碎裂的木柴，那些木柴已经被烧成空壳了。在短暂的火星飞舞中，它们坍了进去，火的热力突然减弱了。“它一定是我们毁灭的恶魔，是把这些中空的柴戳灭的动力。它只是加速了结局的到来。但这是多么美好的结局啊，对吗，雷恩?”

显然，雷恩对戳火时发生了什么情况没有兴趣，因为他只是问道：“到这个周末，是吗？你不会浪费许多时间的。”

“耽搁有什么意义呢?”

“你的事业怎么办?”

“我厌恶我的事业了。不管怎么样，演完麦克白夫人之后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哦，成熟些吧，朱丝婷！你说出这种幼稚的废话来，我会向你挥拳头的！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说，对剧院还能否对你提出任何挑战你是没把握的，而且你想家呢?”

“很对，很对，**很对**！你想怎么说就随你怎么说吧！我还照常是粗率无礼的我。对我的冒犯很抱歉!”她跳了起来，“该死，我的鞋到哪儿去了？我的外衣哪去了?”

警卫兵拿着两件衣服出现了，开车把她送了回去。雷恩对不能陪她道了歉，说他还有事要做。但是，当她离开的时候，他在重新升起的火旁坐了下来，娜塔莎放在他的膝头上，根本没显出忙的样子。

“哦，”梅吉对她母亲说道，“我希望咱们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

菲凝视着她，点了点头。“啊，是的，肯定是对的。朱丝婷的麻烦是，她没有做出这种决定的能力，所以我们就别无办法

了。我们必须为她做出这个决定。”

“我不敢肯定我是不是总爱要弄上帝。我认为我知道她实际上想怎么做，即使我面对面地指责她，她也不会承认的。”

“克利里家的自傲，”菲淡淡地一笑，说道，“大部分爱自行其是的人身上都有这种自傲。”

“算了吧，不完全是克利里家的自傲！我总是想，其中还有一点儿阿姆斯特朗家的东西。”

可是菲却摇了摇头。“没有。不管我所做的事是为了什么，但很少带着自傲心。梅吉，这就是老年时期的目的，在我们死前给我们一个呼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去反省我们所做过的事。”

“首先，变得老态龙钟并不会使我们变得无能为力，”梅吉冷淡地说，“你没有任何危险。我想，我也是的。”

“也许，老态龙钟对那些不能面对往事的人是一种宽恕。不管怎么样，你还没有老到能说你已经躲过了老态龙钟的地步。再过 20 年吧。”

“再过 20 年！”梅吉惊愕地重复道，“哦，听起来是这么久！”

“哦，你可以使这 20 年的孤独减轻一些的，是吗？”菲问道，起劲地打着毛衣。

“是的，我可以办到。可是不值得如此，妈，对吗？”她用一支旧毛衣针的头敲了敲朱丝婷的信，在她的声音中有一丝疑虑。“我已经犹豫得够久了。自从雷纳到这里来的时候起，我就坐在这里，希望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希望做决定的责任不要落在我的身上。然而他是对的。最终还是要由我来做。”

“嗯，你也许得承认我也出了一点儿力，”菲伤心地抗议道，“这就是，你曾经一度放弃了你的自尊心，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是的，你帮助了我。”梅吉温和地说道。

那只陈旧的座钟滴答滴答地响着。两双手不停地在她们那玳瑁杆的衣针上迅速地动着。

“妈，告诉我一些事情吧，”梅吉突然说道，“为什么在戴恩的事情上你被弄懵了，而在爸，弗兰克或斯图的事上却不是这样?”

“弄懵?”菲的手停了一下，把织针放了下来。她依然可以像她视力正常时那样织得那么好。“你的意思怎么讲，弄懵?”

“就好像它使你悲痛欲绝似的。”

“梅吉，他们都使我悲痛欲绝。可是，早先那三个人去世的时候我要年轻一些，所以，我有能力把感情隐藏得好一些。还有一个理由，就像你现在那样。可是，爸爸和斯图死的时候我的感情拉尔夫是知道的。你还太小，没看出来。”她笑了笑，“你知道，我很喜欢拉尔夫。他是个……有些特殊的人。和戴恩像极了。”

“是的，他是这样的。我从来不知道你也看到了这一点，妈——我指的是他们的性格。有意思。你对我来说是个云笼雾罩的人。你的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希望这样!”菲高声大笑地说道。她的手停住不动了。“还是谈最初那个话题吧——梅吉，要是你现在能这样对待朱丝婷的话，我要说，你会从你的麻烦中得到比我从我的麻烦中更多的教益。在拉尔夫要求照顾你的时候，我是不情愿这样做的。我只关心我的记忆……除了我的记忆之外，什么都不关心。然而你也没有选择，你所得到的就是记忆。”

“唔，一旦痛苦消失，它们就是一种慰藉。你不这么想吗?我得到了戴恩整整 26 年，我已经学会了告诉我自己，他去世了反而好，不然他就得体验某种也许是他难以抵挡的可怕的折磨。也许就像弗兰克，只是痛苦不同罢了。世上还有比死更糟糕的事，咱们俩都懂得这个。”

“你一点儿也不痛苦了吗?”菲问道。

“哦，起初是这样的，但是为了他们，我告诫我自己不要痛

苦。”

菲又重新织了起来。“所以，当我们去世的时候，就什么人都没有了，”她柔和地说道，“德罗海达将不复存在。哦，人们将在历史书上提到一笔，而某个认真的小伙子将到基里去见他所能找到的尚能记忆的人，为他将要写的有关德罗海达这个新南威尔士州最后一个巨大的牧场的书提供材料。但是，他的读者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只能了解它的一部分。”

“是的，”梅吉手中的毛线活儿连停都没停，说道，“他们只能了解它的一部分。”

用一封信向雷恩道别，用痛苦和震惊去折磨他，这是很容易的。事实上，用一种无情的方法去叫人心碎是痛快的，因此她反击了——我痛苦至极，所以你也应该悲伤欲绝。但是，这次用绝交信已无法动摇雷恩了。必须在他们所喜欢的饭馆里吃一顿饭才行。他没有建议在莱恩公园中他的房子中吃饭，这很令人扫兴，但并没有使她感到意外。无疑，甚至连他最后一声再见他都打算在他那个警卫兵的宽厚的目光下进行。当然，她不会得到任何机会的。

她的一生中第一次注意到要用自己的外表让他高兴。那个通常促使她穿上橙黄色镶边衣服的小魔鬼似乎可恨地隐退了。由于雷恩喜欢朴素的衣服，她穿上了一件长及地面的绸子针织衣服，暗红色，领口直抵脖子，两袖又长又紧。她又加了一个大平领，上面装饰着石榴石和珍珠，曲曲弯弯，闪着金光，手腕上戴着和衣服相配的手镯。多么令人厌恶的头发。她的头发从来就没有约束得叫他满意过。为了掩饰她精神的郁悒，她的化妆品用得比往常要多。好啦。要是他不靠得太近看的话，她这样就行了。

他似乎并没有仔细看。至少他没有说到她精神疲乏或可能有

病，甚至连行李都没提到。这一点儿也不像他。过了一会儿，她开始体验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感觉。他和他平时的样子大不一样。

他不能帮助她把这顿饭吃好，使它成为那种可以在旅行中缅怀往事的时候感到愉快、有趣的事情。只要她使自己相信他只是为她的离去而感到烦恼，也许事情就好办了。但是，她做不到。他也没有那种情绪。相反，他显得这样冷淡，使她觉得自己似乎和一个纸人坐在一起，薄薄的，真让人担心会让一阵清风吹走。以前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

“你又接到过你母亲的信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没有，不过老实讲，我不想再接到信了。她也许没词儿了。”

“你愿意让警卫兵明天把你送到机场去吗?”

“谢谢，我能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她冷淡地说道，“我不想他不在你身边。”

“一整天我都有会，所以，我向你保证，一点儿不会让我感到不便的。”

“我说过，我愿意租一辆出租汽车!”

他抬起了眼皮。“没有必要喊叫，朱丝婷。不管你想怎么办于我都是无所谓的。”

他再也不管她叫好姑娘了。最近以来，她已经注意到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下降了，今天晚上他一次也没用这个旧日的昵称。哦，这真是一顿沉闷无趣、气氛压抑的饭！让它尽早结束吧！她发现自己在看着他的那双手，试图记起那双手的感觉，可是记不起来。为什么生活不是编织得井井有条，为什么非要发生戴恩那种事情？也许因为她想到了戴恩，她的情绪突然急转直下，到了一刻也坐不下去的地步了，她把两手放在椅子扶手上。

“要是咱们下车步行，你在意吗?”她问道，“我的头在剧烈

地发疼。”

在高速公路的交叉点，朱丝婷的小房子面前，雷恩帮助她下了汽车，吩咐警卫兵把汽车绕着街区开一圈；然后便把他的手礼貌地放在她的肘下，为她引路。他的触摸是相当冷静的。在阴冷潮湿的伦敦蒙蒙细雨中，他们缓缓地走过鹅卵石地面，踩着水的脚步声在他们周围回响着。哀伤、孤独的脚步声。

“好啦，朱丝婷，咱们道别吧。”他说道。

“哦，无论如何，是暂时的，”她欢快地答道，“你知道，不是永远啊。我会常常来的，我也希望你能抽空到德罗海达去。”

他摇了摇头。“不，朱丝婷，这就是道别了。我并不认为我们互相之间再有什么用处了。”

“你是说你对我再也没用处了，”她说道，挤出了一个爽朗的笑声，“好吧，雷恩！不要宽恕我，我能受得了的！”

他拿起了她的一只手，弯腰吻了吻，又直起身来，微笑着望了望她的眼睛，走开了。

在她房间的擦脚垫上有一封母亲的来信，朱丝婷俯身将它捡了起来，她放下了提包，把提包和外套放在一起，鞋子脱在一旁，走进了起居室。她沉重地在一个行李板条箱上坐了下来，咬着嘴唇，她的眼睛充满了奇怪而又茫然的同情，在戴恩为了纪念他的圣职授任而试画的一张动人而又相当有造诣的画上停留了一会儿。随后，她发现自己那光着的脚趾在蹭着已经卷起来的袋鼠皮毯，她索然无味地做了一个怪相，迅速站了起来。

走几步到厨房去吧，这才是她所需要的。于是，她便走了几步来到了厨房，打开电冰箱，伸手拿奶油罐，又打开了冷冻室的门，拉出了一听过滤咖啡。她一只手伸在冷水的水龙头上接了些水煮咖啡，一边张大眼睛四下看着，好像她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房间似的。她望着糊墙纸上的裂隙，望着挂在天花板上的篮子中的整洁的黄蘗，望着那只黑色的猫型钟摇着尾巴，转着眼睛，似

乎对时间以毫无意义地浪费掉感到惊讶。黑板上用大写字母写着：**把发刷打进行李**。桌子上放着一幅她几个星期前给雷恩画的铅笔素描像。还有一盒香烟。她取出一支，燃着，把水壶放在炉子上，她想起了母亲的信，它还攥在她的一只手中呢。她在厨房桌旁坐了下来，把雷恩的画像扔到了地上，两只脚踩在上面。也在你身上呆一会吧，雷纳·莫尔林·哈森！看我是不是在乎，你这个固执己见、穿着皮外衣的大德国佬。对我再也没有用处了，是吗？好吧，我对你也不再有用了！

我亲爱的朱丝婷（梅吉写道）：

无疑，你正在以你通常那种爱冲动的速度行事，因此，我希望这封信能及时到你的手中。倘若是我上一封信中写的话引起你做出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那就请你原谅我吧。我并没有引起这样一个激烈反应的意思。我想，我只不过是寻求一点儿同情，但是，我总忘记在你那粗暴的外表下，心肠是相当软的。

是的，我孤独，孤独得可怕。然而它不是你回家就可能医治的。倘若你停下来想一会儿，你就会明白这是怎样的实话了。你希望回家达到什么目的呢？我所丧失的东西，你是无力恢复的，你也无法做出补偿。这纯粹是**我的**损失。这也是你的损失，姥姥的损失，其他所有人的损失。你似乎有一个想法，一个相当错误的想法，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说你是有责任的。目前的这种冲动，在我看来像是一个悔悟的行动，是值得怀疑的。朱丝婷，这是自尊心和自以为是。戴恩是个成年人，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小孩。是**我**放他去了，对吗？要是我让我自己按照你的方式去想，我会坐在这里怨恨自己，直到进精神病院的，因为是我让他去过自己的生活的。但是，我并没有坐在这里怨恨我自己。我们都没有自己的上

帝，尽管我认为我比你有更大的机会学到这一点。

在回家的事情上，你正在把你的生活像祭品一样献给我。**我不需要它**。我从来不想要它。现在我拒绝它。你不属于德罗海达，从来不属于。要是你依然没有想好你属于哪里，我建议你立刻坐下来，开始苦思苦想一番吧。有些时候，你真是愚蠢到家了。雷纳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他那样的利他主义者，这也许是你想象不到的。看在戴恩的分上，确实是这样的。成熟一些吧，朱丝婷！

我最亲爱的人，一道光明已经消失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一道光明已经消失了。对此你是绝对无能为力的，你难道不理解吗？我不打算极力装出一副完全幸福的样子来损害你，这样是不合人情的。但是，如果你以为我们在德罗海达这里靠哭泣而过日子，你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有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你这团火光依然在燃烧着。戴恩的光明永远熄灭了。亲爱的朱丝婷，请尽力承认它吧。

务必要到德罗海达老家来，我们愿意见到你。但不是永远地回来。永久地定居在这里，你是不会幸福的。你所要做出的不仅是一种不需要的牺牲，而且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在你的事业上，即使离开一年也会让你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留在你所归属的地方吧，做一个你的世界的好公民吧。

痛苦，就像戴恩死后最初几天的痛苦一样。同样徒劳无益，无法规避的痛苦。同样令人极端苦恼的软弱无能。不，她当然是无法可想的。没有办法弥补，没有办法。

尖叫！水壶已经响起了哨音，嘘，水壶，嘘！为了妈妈安静一下吧！水壶，作为妈妈唯一的孩子的感情是怎样的呢？问朱丝

婷吧，她知道。是的，朱丝婷完全懂得作为一个独子的感情。但是，我并不是她所需要的孩子，那可怜的、日渐衰老的、呆在大牧场里的女人。哦，妈！哦，妈……我不知道，你认为我是否能成为一个通人情的人？新的光要为旧的而闪亮，我的生命是为了他！这是不公平的，戴恩是个死去的人……她是对的。我回到德罗海达无法改变他这个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尽管他已经安息在那里了，但是他永远无法改变。一线光明已经消逝，我是无法把它重新点燃的。但是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我的光明依然在她的心中燃烧。只不过不在德罗海达燃烧罢了。

来开门的是弗里茨，他没有穿他那身洒脱的海军司机制服，而是穿着他那套漂亮的男管家的衣服。但是，当他微笑着，刻板地一躬身，以优美的德国老派风度一碰鞋跟，这时，一个想法在朱丝婷心中油然而生：他在波恩也担任这种双重职务吗？

“弗里茨，你只是赫尔·哈森的小仆人呢，还是实际上是他的监督人？”她把外套递给他，问道。

弗里茨依然毫无表情。“赫尔·哈森在他的书房里，奥尼尔小姐。”

他正微微向前倾着身子，望着火，娜塔莎蜷在炉边呼呼大睡。当门打开的时候，他抬起头来，但没有讲话，似乎见到她并不高兴。

于是，朱丝婷穿过房间，跪了下来，把前额放在他的膝头上。“雷恩，这些年来真是对不起，我是无法弥补我的过失的。”她低低地说着。

他没有站起来，把她拉到自己的身上，他也跪倒在她旁边的地板上。

“这是一个奇迹。”他说道。

她向他微笑着。“你从来也没有中止过对我的爱，是吗？”

“是的，好姑娘，从来也没有过。”

“我一定使你的感情受了很多伤害。”

“不是你想的那种方式。我知道你爱我，我可以等待。我总是相信，一个有耐性的男人最终会胜利的。”

“所以，你打算让我自己做出决定。当我宣布我要回德罗海达老家的时候，你有一点儿担心，是吗?”

“哦，是的。除了德罗海达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想到的男人？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是的，我担心。”

“在我告诉你之前你就知道我要走了，是吗?”

“是克莱德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我的。他打电话到波恩，问我是否有办法阻止你。于是我告诉他，无论如何让他和你周旋上一两个星期，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事。好姑娘，这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是个利他主义者。”

“我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可是这幢房子呢！你是一个月之前搞到的吗?”

“不，它也不是我的。但是，如果你要继续你的生涯，我们在伦敦就需要一幢房子，我最好看看我怎么能搞到它。如果你真心实意地答应不把它弄成粉红色或橙黄色的话，我甚至会让你去装饰它的。”

“我从来没想到你肚子里还有这么多弯。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说你爱我？我希望你这样说的!”

“不。爱的迹象就摆在那里，要你自己看出它是给你的，如果它是给你的，你一定会明白的。”

“恐怕我长期以来视而不见。其实我自己不了解我自己，不得不需要某种帮助。我母亲终于迫使我睁开了眼睛。今天晚上我接到了她的一封信，告诉我不要回家。”

“你母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知道你见过她了——什么时候?”

“我大概是一年前去看她的。德罗海达真是壮观，但它不是你的，好姑娘。那时候，我到那里去，是试图让你母亲明白这一点的，尽管我认为我说的话并不很有启发性。”

她把手指放到了他的嘴上。“雷恩，我怀疑我自己。我一直是这样的。也许将来永远是这样。”

“哦，好姑娘，我希望不会这样！对我来说，世上再无其他人了。只有你。这些年来，整个儿世界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蜜语情话是一钱不值的。我可以一天向你说上几千遍，但对你的疑心丝毫不会有影响。因此，我没有说起过我的爱情，朱丝婷，我就是活生生的爱情。你怎么能怀疑你最忠诚的求爱者的感情呢?”他叹了口气，“哦，至少这促进不是来自我的。也许，你将会继续发现你母亲的话是相当正确的。”

“请不要这样说吧！可怜的雷恩，我想，我甚至把你的耐性都快磨没了。别因为这决定是我母亲促成的而感到伤心！这没关系！我已经低眉俯首地跪在你的脚下了！”

“谢天谢地，这种低眉俯首只是在今晚，”他更加高兴地说道，“你明天就会蹦出去的。”

她开始解除紧张了。最糟的事情已经结束。“我最喜欢——不，最爱——你的是你有花钱的好主意，这一点我从来赶不上你。”

他摇了摇肩膀。“那么，就这样看待将来吧，好姑娘。和我同住在一幢房子里，也许会使你有机会看到它的结果会怎么样的。”他吻着她的眉毛、脸颊和眼皮。“朱丝婷，我不会让你改变现在的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就连你脸上的一个雀斑或大脑里的一个细胞都不会变的。”

她用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手指插进了他那令人满意的头发里。“哦，要是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这样就好了！”她说道，“我一直无法忘怀这一切。”

电传电报上写着：刚才已成为雷纳·莫尔林·哈森太太已在梵蒂冈举行了非公开的典礼。这地方到处都是教皇的祝福。总之，明是结婚了！我们将尽快去度已经被耽搁的蜜月，但是，欧洲将是我们的家。爱你们大家，雷恩也爱你们大家。朱丝婷。

梅吉将电报放到了桌子上，睁大眼睛透过窗子凝望着花园里四处盛开的玫瑰。馥郁芬芳的玫瑰，蜜蜂翻飞的玫瑰。还有那木槿、问荆、魔鬼桉、正在怒放的紫茉莉、花椒树。这花园是多么美丽，多么生气盎然啊。眼看着小东西长成大的，变化、凋萎，新的小东西又开始了同样无穷无尽的、生生不息的循环。

德罗海达的时代要终止了。是的，不仅仅是时代。让未知的后人去重新开始这种循环吧。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谁都不怨恨。我不能对此有片刻的追悔。

鸟儿胸前带着棘刺，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当我们把棘刺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

初译稿完成于 1980 年 10 月 31 日

二译稿完成于 1986 年 8 月 17 日

三译稿完成于 1989 年 12 月 24 日

圣诞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荆棘鸟
作者＝（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著
页数＝６９２
ＳＳ号＝１２５９７９９０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部　１９１５—１９１７　梅吉
第二部　１９２１—１９２８　拉尔夫
第三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２　帕迪
第四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８　卢克
第五部　１９３８—１９５３　菲奥娜
第六部　１９５４—１９６５　戴恩
第七部　１９６５—１９６９　朱丝婷